民國叢書

第四編

·80·

歷史·地理類

上海研究資料

上海通社編輯

上海書店

上海研究資料敘

上海市通志館開辦到現在，已經有三個半年頭了。最初以為一年可以完成的草稿，現在是覺得非四年沒有辦法。——注意：這是草稿，並非定本——為什麼這樣的遲緩呢？我覺得我們的研究是太深刻而同時也是太廣大了。這四十萬

字的「上海研究資料」，由我們的編輯部中正是九牛之一毛呢！

上海通社是徐蔚南吳靜山幾位先生所發起的，通志館編輯部的同事們差不多完全加入。講句地道話，上海通社和市通志館的關係，還是孿生的姊妹呢。這四十來萬字的「上海研究資料」，表示了上海通社

的成績，同時也表示了本通志館的成績，我們是應該何等的欣慕呀！

尤其值得報告讀者諸君的，這四十萬字的鉅著，卻是本通志館編輯部同人業餘之作呢。我希望讀者諸君於讀我們的成績，尤其希望讀者諸君能了解我們的

拚着犧牲的精神！

來寫，不因困難的增多，還得請讀者

諸君賜以指導，不勝感謝之至！

是為敘。

一九三五，一二，二〇，孟子。

葉序

我國有一句古話，叫做：「知彼知己，」我近幾年來，屢次發表意見說：不但不能知彼，而且不能知己，所以與外人接觸，無往不敗。因此苦勸國人：一、多多的游歷內地；二、多多的搜集史實。這幾年來游歷內地的人，漸漸加多，而且有很多調查資料介紹給一般民衆，這是很可喜的現象；但注意一切史實的，仍舊不多。我國人雖是一種善忘的民族，又習慣忽略事實，（如乘馬三年，不知牝牡之類。）但可以供參考的資料，實在亦並不少，不過沒有人去蒐集、整理、保存，以致逐漸失散。二十年來許多學者對於晚明史料，清文字獄史料，太平天國史料，漸漸知道他的重要，但對於許多近數十年有價值的官廳、社團、及私人的檔案、記載，却一面聽其毀失，不能不說是矛盾：蓋世界是遷流的，今日的事，明日便成史實，如不保存，使無法可以追述。我國人往往重於考古，而輕於知今，尤不知過去之最近者，與現狀有極密切之因果關係，以致當前的記錄，尙多失實，已往的追溯，更屬杳茫，所以演成不能知己的現象，這是無從諱言的事；不過知己兩個字，本甚不易，譬如一個人終日循例吃飯睡覺，是否就可以說你

知道吃飯睡覺,本係疑問,不過知道若干,總比完全不知道爲好而已。

我住在上海已有七年,連以前過往勾留,總共亦有十年,但上海之爲上海,我知道的不到百分之一,但連我這樣都趕不上的,仍舊甚多,這不能不說是不肯留心,但亦因缺少一部比較可靠的書,所以考查起來十分困難,坊間那些粗製濫造的書,又多訛說,不能據爲典要,近年上海市通志館出了各種刊物,蒐羅很廣,亦很有用,這是很可喜的事。現在又看見上海通社新出上海研究資料,把我們想知道的事,一一羅列,而且都很有選擇和根據,我敢說這是很可以供應我們的需要的,雖然不能說是一部完善的著作,但比之一般的上海指南、上海一覽等等,確是迥乎不同,很可以做知己的一個大幫助,因此我很願把他介紹給上海人們,和願意研究上海的人們。

廿年十二月七日 葉恭綽

凡例

一　本書係將本社自民國二十三年二月十五日起在大晚報上海通週刊及各報等陸續發表之各種文字加以取捨，修訂，彙印而成。

一　本書編次，分爲寫眞、事物原始、氣象概要、政治、地政、租界、學藝、宗教、金融、工商業、交通、建築、新聞事業、體育娛樂、風土、人物等十六門，俾便於檢查。

一　本書所列各文，如有時間性者，皆在篇末註明寫作日期，以便查考。

一　本書所列各文中之紀時，均以公元爲主，下註中曆，但因事實上之困難，偶有例外。

一　本書各文之材料，爲整個上海通社所搜集，但材料之整理，由各社員分任，故於書末附著者索引，以明文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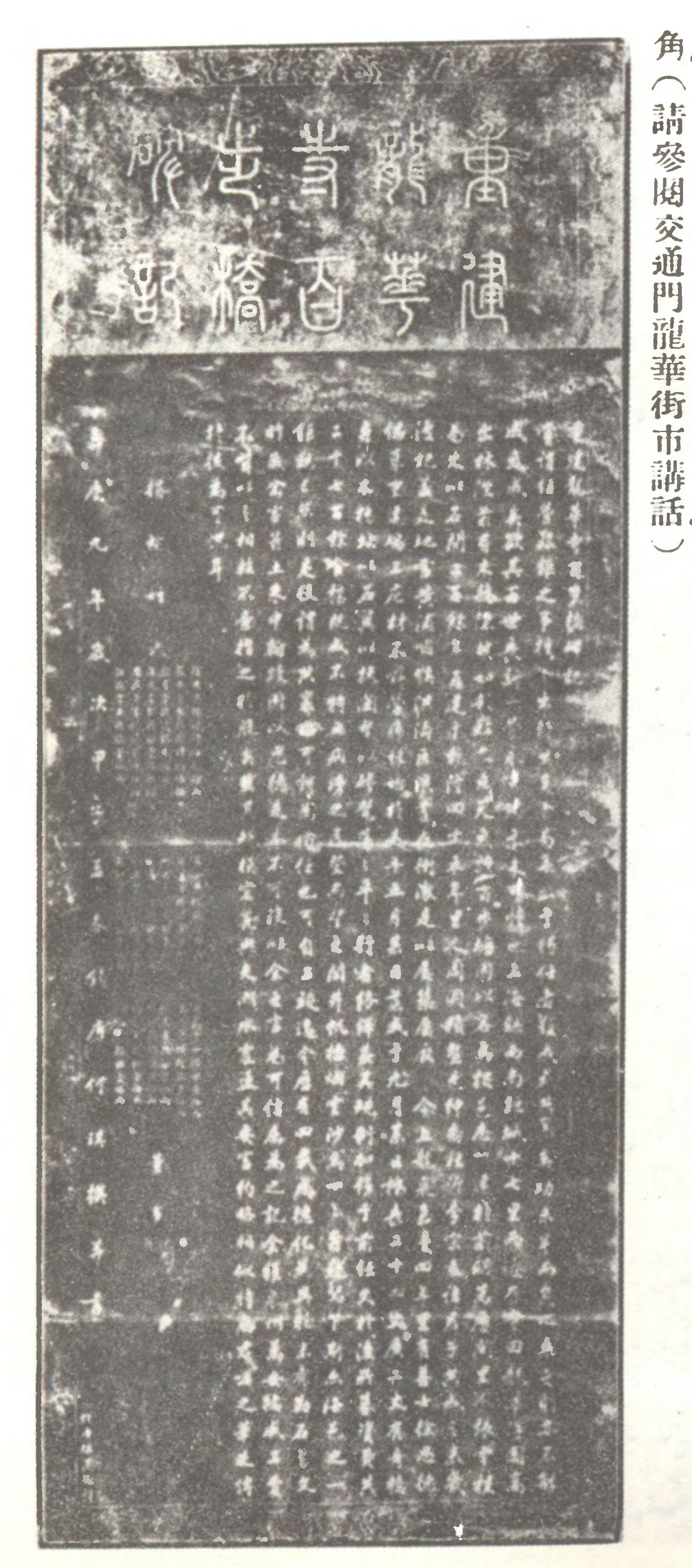
明萬曆曹湖廟碑

漕河廟，在漕河涇，明代稱曹湖廟。創建年代已無考。至嘉靖間里人張道用不忍古廟之湮廢，乃創募重修，於一五六四年八月十八日（明嘉靖四三年七月十二日）建成。迨一五六九年（明隆慶三年）復由道友等拓地二畝餘，至一五七三——八〇年（明萬曆初），再修，張道用爲之勒石。該碑現尚存廟中，惜保存不善，已大半毀壞，字蹟可辨認者甚少。原碑高九十三公分，廣三十六公分，左圖爲該碑之拓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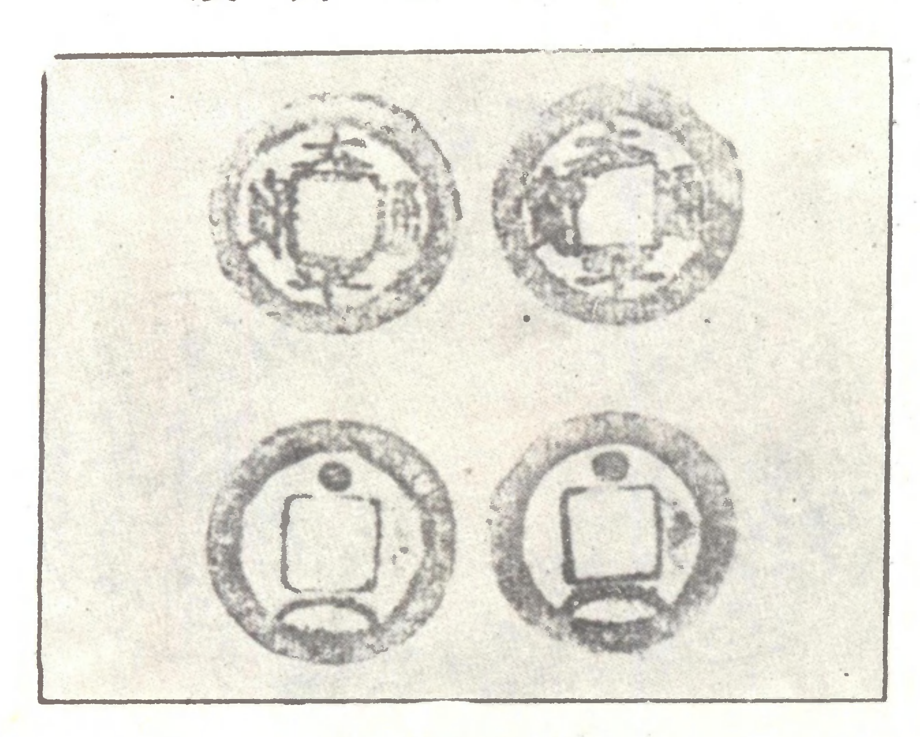


清嘉慶百步橋碑

百步橋在龍華，橫跨於龍華港之百步塘上，故名百步橋。始建於一五七三——一六一九年間（明萬曆間），再建於一七八〇年（清乾隆四十五年。）至一七九九年（清嘉慶四年，）又由里人徐思德倡募重建，閱四年後至一八〇四年（清嘉慶九年，）始由錢塘何琪爲之撰記勒石。該碑原高一公尺四五公分，廣七三公分碑額高三三公分。共十五行每行四十字。現尚存於百步橋堍之施相公廟內。左圖爲拓本之一角。（請參閱交通門龍華街市講話。）



小刀會日月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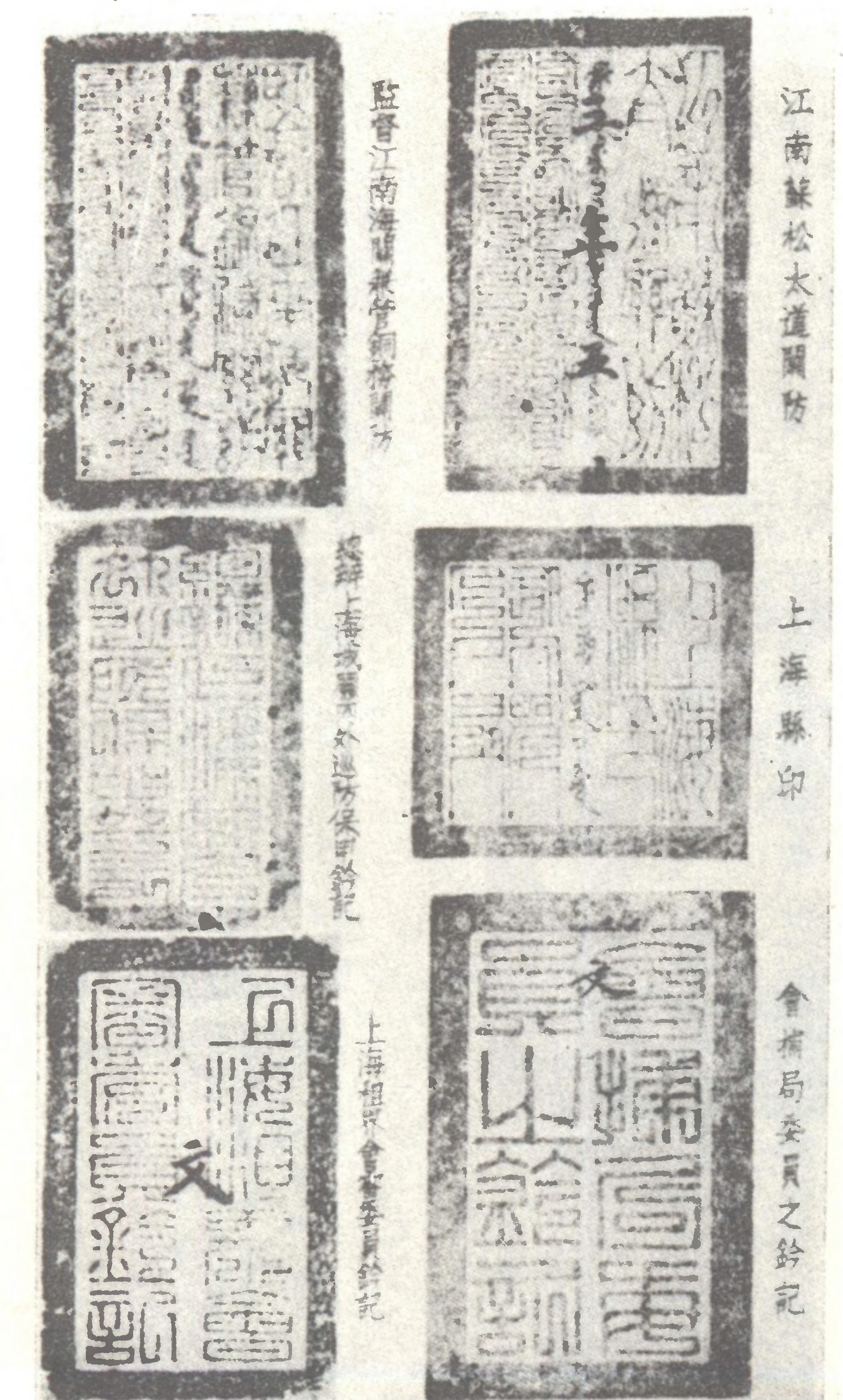
小刀會，係反抗滿清之太平天國之支派，於一八五三年（清咸豐三年）佔領上海縣城，共十又七月，除力抗清軍外，復努力政治建設；惜以無後援而覆亡。當時曾鑄有銅錢，正面鑄「太平通寶」四字，反面鑄日月花紋，人稱之曰日月錢。

馬劍大洋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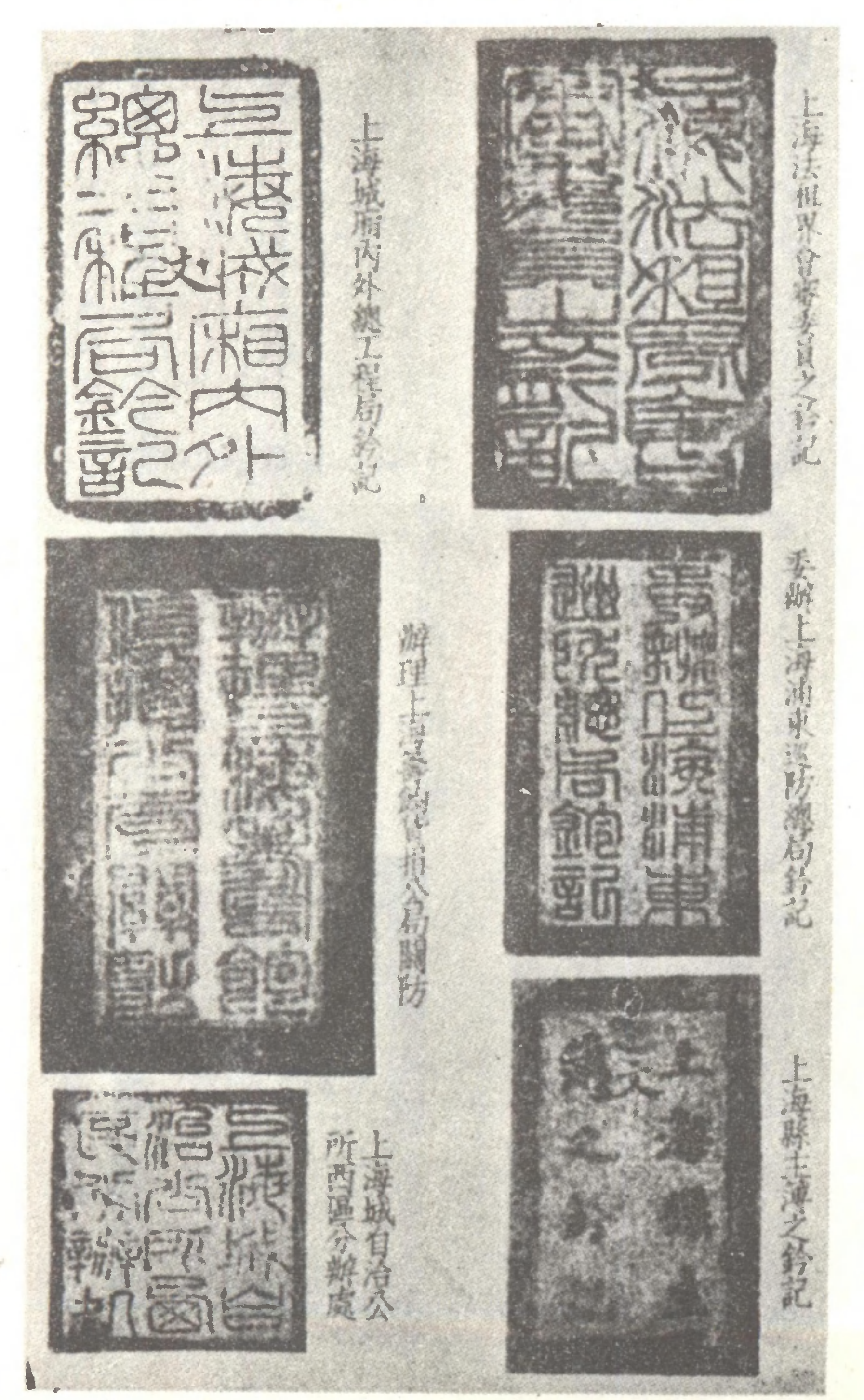


申曲小珠天中屢屢提起之馬劍大洋錢，係西班牙銀幣，有大小兩種，因幣面有武士執劍馳馬之圖案，故俗稱馬劍，而面積較墨西哥銀幣爲大，故稱大洋錢。乾嘉時代輸入上海，上圖爲拓本，大者係一七六三年（清乾隆二十八年）造；小者係一七八〇年（清乾隆四十五年）所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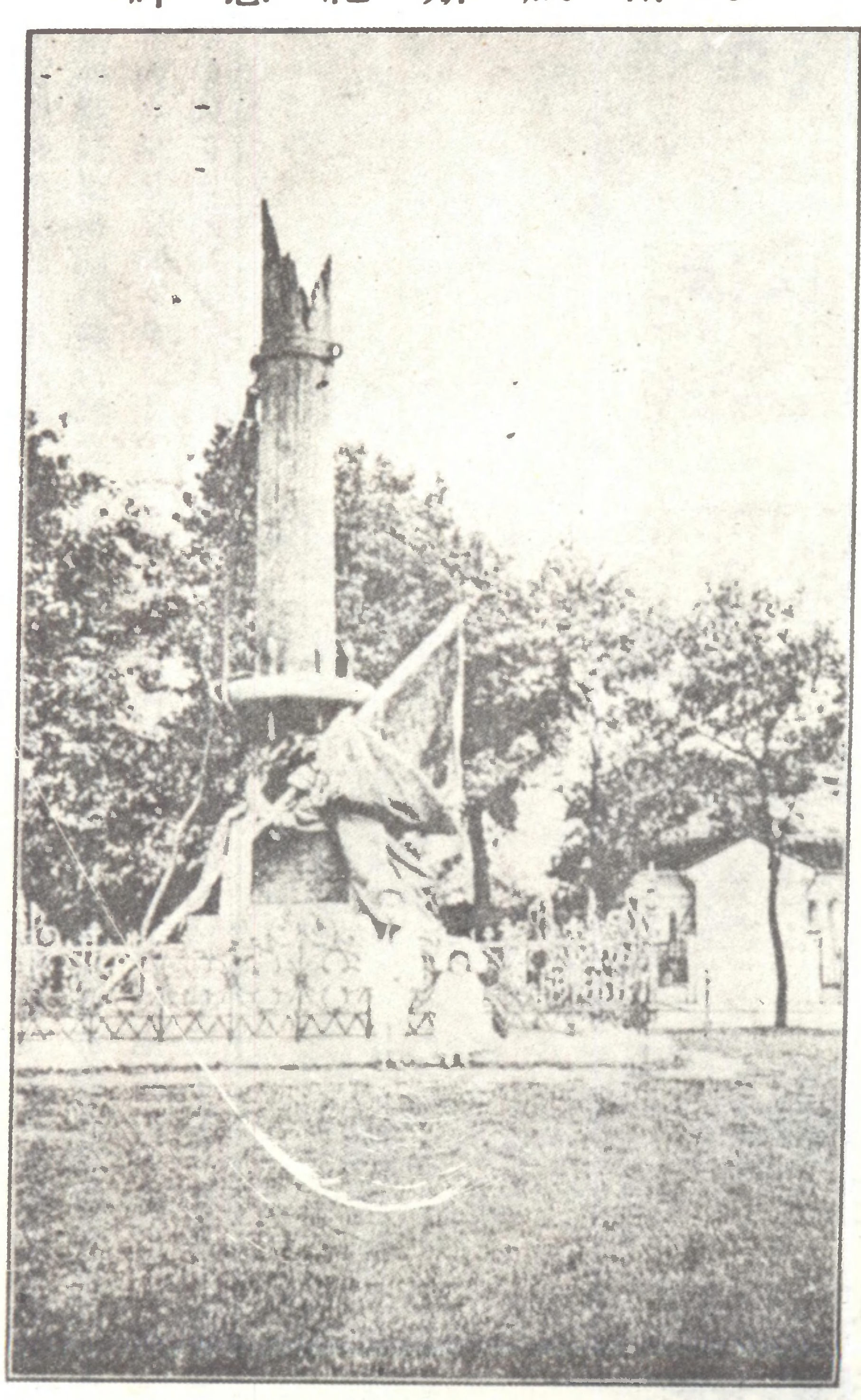
上海衙署關防及鈐記(一)


江南蘇松太道關防
監督江南海關兼管銅務關防
上海縣印
總辦上海城廂內外巡防保甲鈐記
會審局委員之鈐記
上海租界會審委員鈐記

上海衙署關防及鈐記（二）



伊爾底斯紀念碑



（參閱建築門上海的紀念建築物）

工部局書信館郵票

上海書信館創辦於一八六五年八月一日，（清同治四年六月初十日）係公共租界工部局設立，專理本地信件遞送事務，同時發行郵票及明信片等物。總館在現今的四川路，分館在城內大東門大街，信箱分設租界內各地，最盛時計共二十三處，並於福州、廈門、汕頭等地設有代理處所。一八九六年（清光緒二十二年）中國正式郵局成立，該館即於翌年十月三十一日（清光緒二十三年十月初六日）結束，移交



中國郵局辦理。總計書信館發行的郵票不下一百八十餘種，明信片亦有十餘種，概在英國印刷。前圖和下圖即爲工部局書信館郵票及明信片之式樣。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第二百八十三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第二百八十三　律三

唐三藏法師玄奘奉　詔譯

初分難信解品第三十四之一百二

善現一切智智清淨故四靜慮清淨四靜慮
清淨故不還果清淨何以故若一切智智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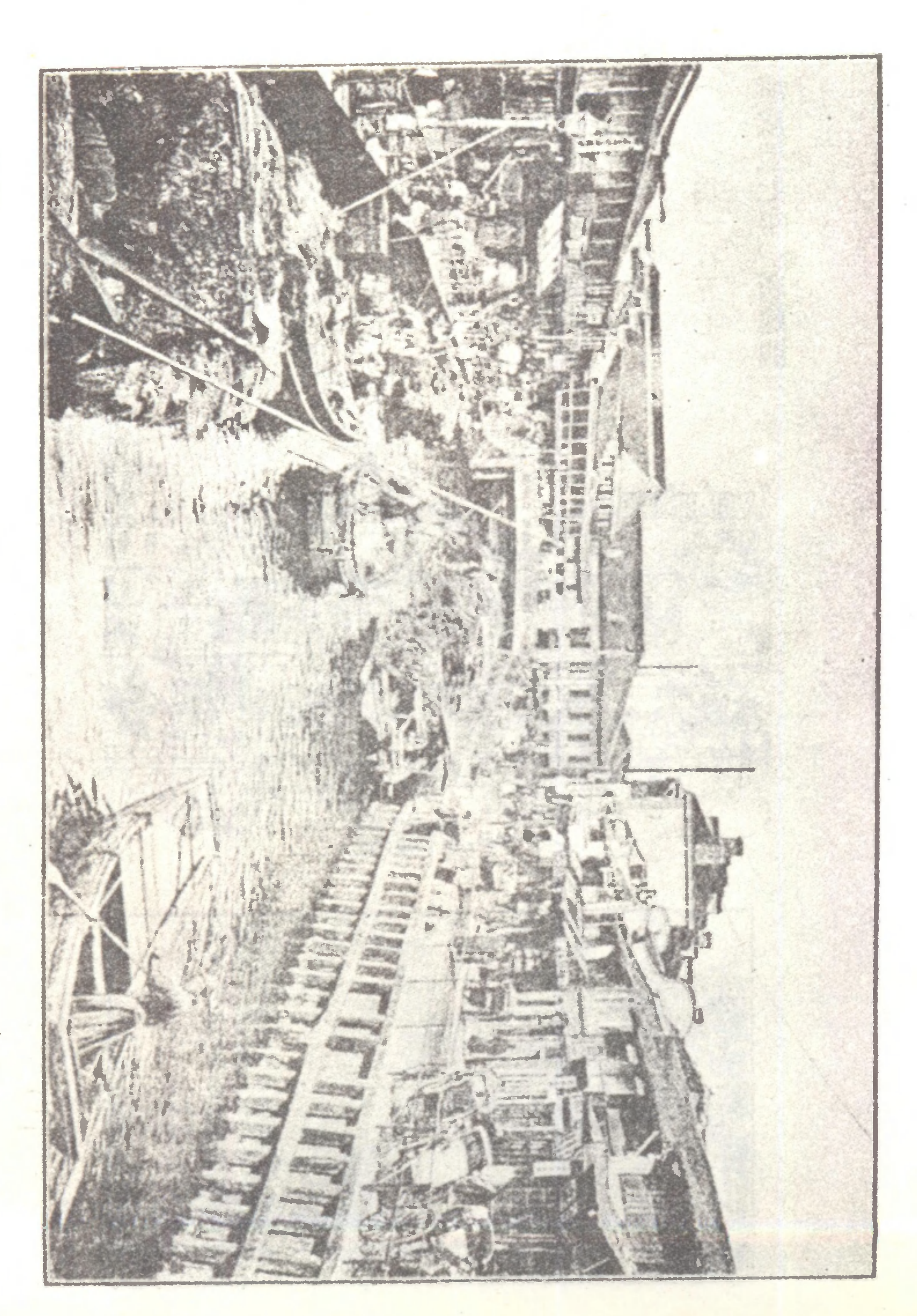
淨若四靜慮清淨若不還果清淨無二無二
分無別無斷故一切智智清淨故四無量四
無色定清淨四無量四無色定清淨故不還
果清淨何以故若一切智智清淨若四無量
四無色定清淨若不還果清淨無二無二分

龍華寺藏經

龍華寺，爲滬地古刹之一。該寺於明代曾頒給藏經一部，惜因年代久遠，毀失無考。一八七四年（清同治三年，）該寺住持觀竺禪師又向部領到藏經一部，共七百三十五函。左圖即爲該藏經之一頁。（請參閱宗教門龍華講話中之龍華訪古記及龍華寺藏經考兩文。）

洋涇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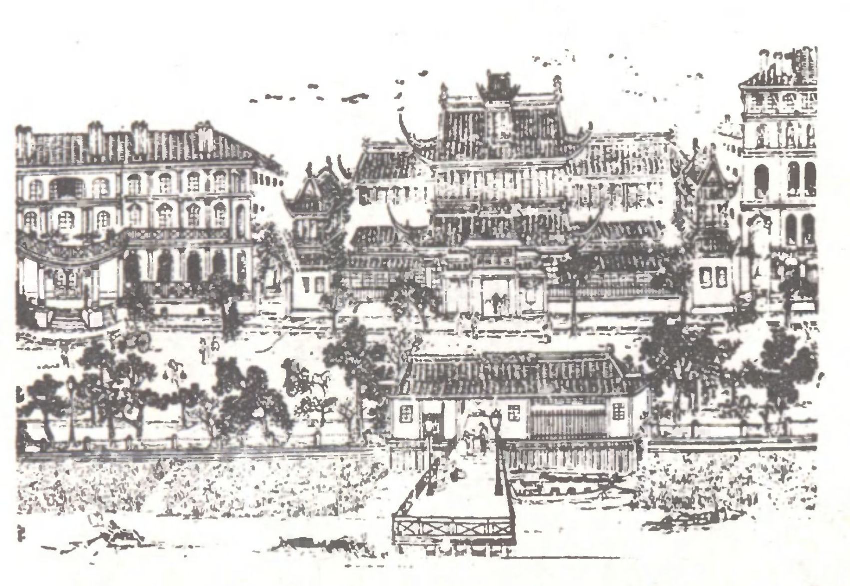
洋涇浜、爲黃浦江之支流、西接周涇。英租界及法租界，先後開闢後，該浜適介於兩租界之間。沿浜道路在英租界者稱松江路，在法租界者稱孔子路。浜上築橋，以便兩租界交通。至一九一四年（民國三年，）兩租界當局鑒於浜水汚濁，有礙衛生，且浜上架橋，於交通殊不便利，遂決定塡浜築路。是年六月十一日，開始動工、至翌年完成，卽現今之愛多亞路。左圖爲洋涇浜未築路以前之情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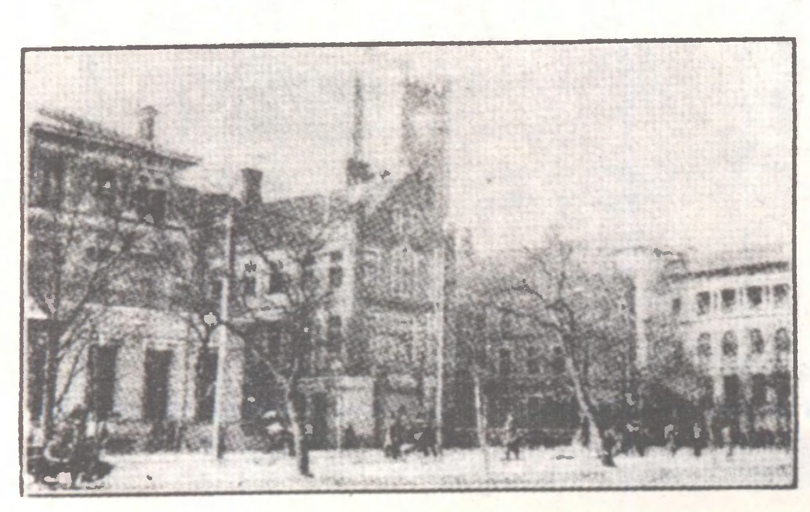
寫眞

江海關關署

江海關關署，建於一八四六年（清道光二十六年）。一八五三年（清咸豐三年）燬於兵，至一八五七年（清咸豐七年）再建。其後或因年代遠久，署屋坍敗，或因房屋狹窄，不敷辦公，又重建兩次。下圖（一）爲一八五七年（清咸豐七年）所建關



（一）



（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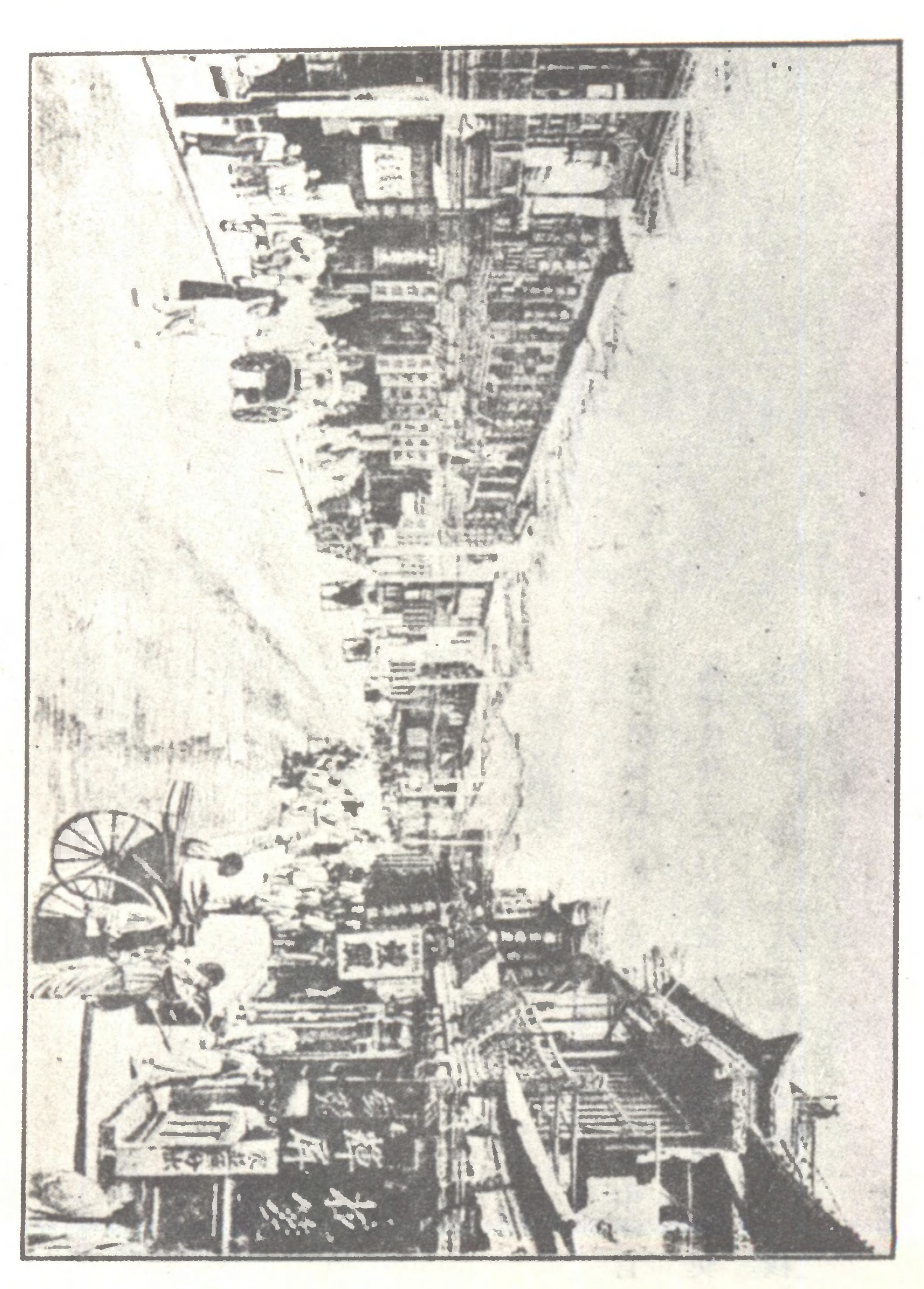
署之寫眞;圖(二)爲一八九一年(淸光緖十七年)所建;圖(三)爲一九二五年(民國十四年)所建,卽現今之關署。(請參閱政治門衙門講話江海關關署建築沿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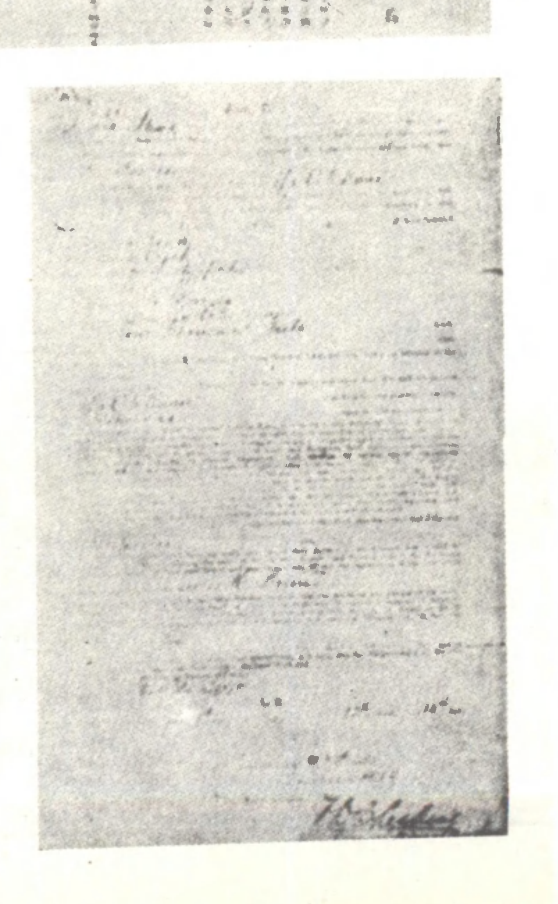
(三)

南京路

南京路爲公共租界中區最繁盛之街道，東接黃浦灘路，西接靜安寺路，各大百貨公司及著名商店，均開設於此。高樓大廈，櫛比鱗次。左圖爲一八九八年（清光緒二十四年）時之情形，路旁房屋，純係中國式建築，途中交通工具，僅馬車與人力車兩種。三十餘年來租界之進展，由此可見一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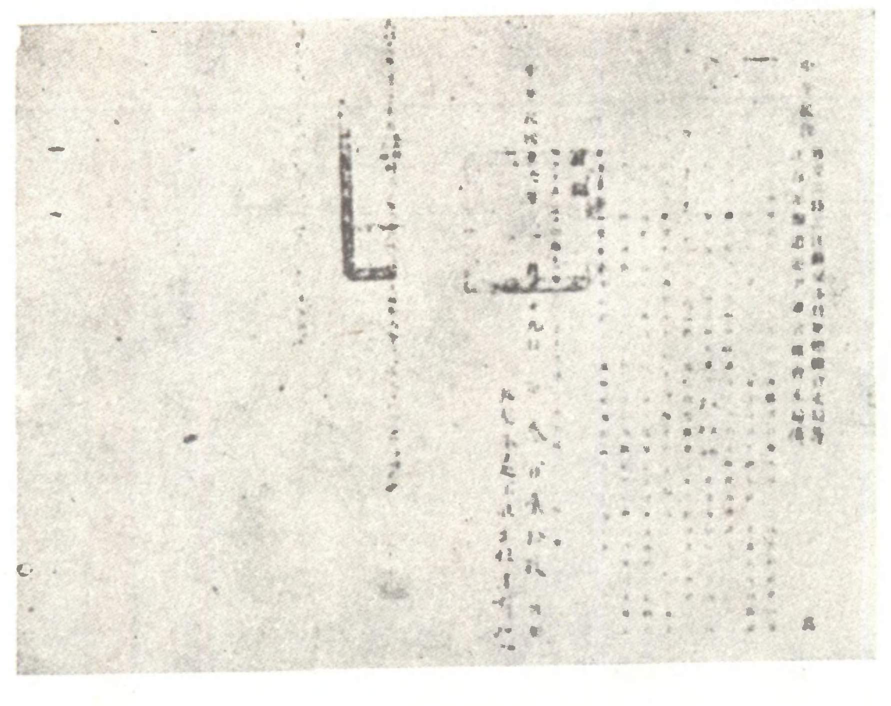


（圖一）



道契

道契，爲外人向華民租賃土地而由中國官廳所核發之一種契紙。詳情請參看地政門道契究竟。圖（一）爲一八八二年（清光緒八年）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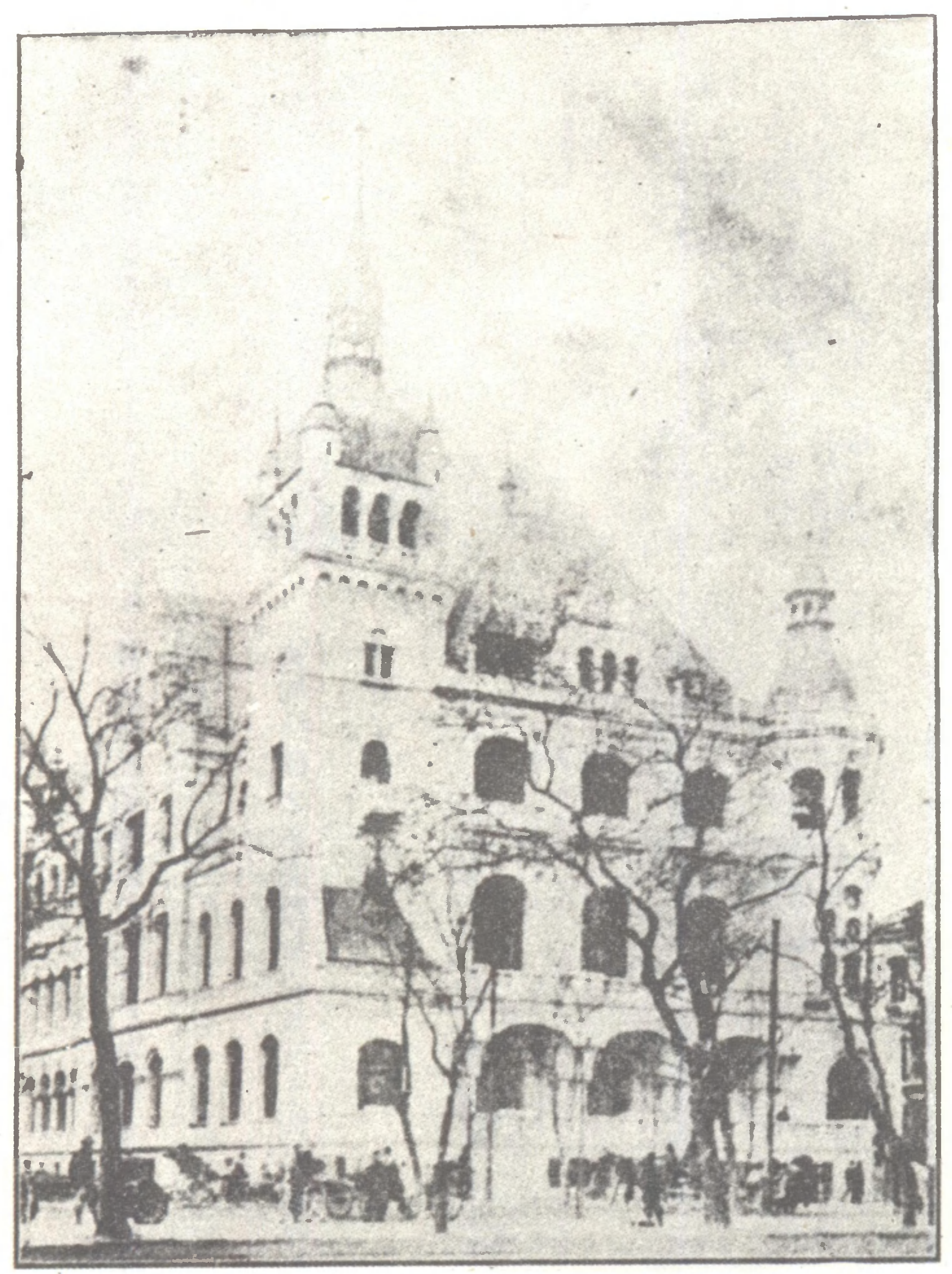


（圖二）

發之美卌道契，直長三十二公分半，橫闊四十二公分，圖(二)爲一九二七年（民國十六年）會丈局核發之華商道契，直長三十四公分，橫闊四十五公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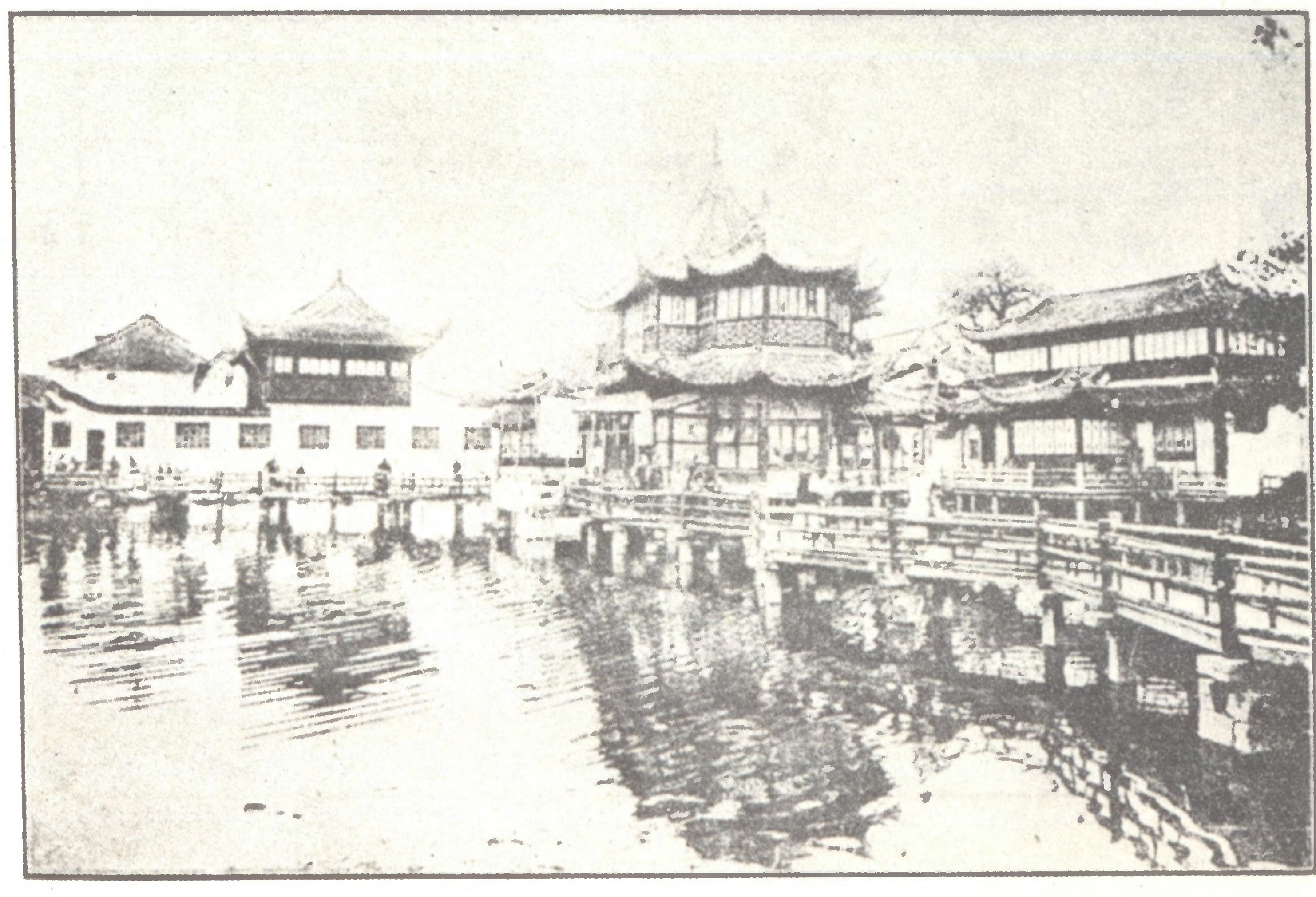

財政部執照
財政部爲

德國總會



(請參閱體育娛樂門德國總會小史)

城隍廟九曲橋



城隍廟九曲橋，爲明潘允端所建豫園遺址之一部，爲城隍廟內諸名勝之一。橋本爲石基木欄，自一九二六年（民國十五年）火燬重建後，已改爲水泥鋼骨。左圖爲未改建以前之情形。

潘恩像



(請參閱人物門潘恩的言行和政績)

陸深像及其手蹟



(請參閱人物門陸深事蹟考證)

王韜像



(請參閱人物門王韜事蹟考略)

上海研究資料目錄

地政

租界

學藝

宗教

金融

工商業

交通

建築

新聞事業

外文報紙史話

體育・娛樂

風土

人　物

附著者索引……六九三

上海研究資料

事物原始

引言

作爲現代文化策源地的上海，我們曾經努力從範疇不同的史實作過充實的指證。可是，在上海，新興的、動力的文化是怎樣出動的呢？這就是現在這裏企圖解答的一點。

新的典型創造的原始，新的事物發現的年份，我們是從下列各個部門分開來說明了。當我們開始搜集史料，比較研究的時候，我們只是爲找出原始的根苗之工作目的而努力着。但等到我們收攏這紀錄的累積時，我們可以得到如下的推論：

（1）有許多不同範疇的事物在同一年份內發現；

（2）事物相互間的聯繫在年份的先後發現，以致發展姿態銳化或鈍化。

因之，我們感覺此項工作雖是吃重，却是實用的、重要的，爲發掘上海歷史文化第一下有力的鋤頭。

黨史

第一個祕密機關爲東文學社，於一九〇〇年（清光緒二十六年，）由唐才常等組織，設立愛文義路、

白克路梅福里內。

第一次祕密組織爲正氣會，亦由唐才常主持，與東文學社在一年內先後成立。

第一種革命宣傳刊物爲大陸報月刊，鼓吹改革，排斥保皇；於一九〇一年（清光緒二十七年）發刊，由秦鼎彝、楊廷棟等任筆政。

第一次革命運動係一九〇三年（清光緒二十九年，）在張園召集拒俄大會，官方曾有「名爲拒俄，實則革命」的電文指令査緝。

第一個革命團體爲愛國學社，於一九〇三年（清光緒二十九年，）由蔡元培、章炳麟等創設。

第一部革命黨人著作單行本爲鄒容的「革命軍」，於一九〇三年五月（清光緒二十九年四月，）在上海大同書局出版。

第一個革命宣傳機關爲蘇報館，於一九〇三年（清光緒二十九年）起，開始標明主旨，鼓吹革命。

第一個革命黨人被捕的爲章炳麟，時在一九〇三年六月三十日（清光緒二十九年閏五月初六日，）鄒容聞訊，自往會審公廨投案，竟死獄中。

第一次革命黨人大暗殺案爲萬福華槍擊廣西巡撫王之春於四馬路金谷香西菜館，時在一九〇四年十一月二十日（清光緒三十年十月十三日）。

第一個有統一的主旨和顯明的政綱的革命集團，中國革命同盟會上海中部總會，於一九〇九年七

月底（清宣統元年閏六月初六日）召集第一次會議。

市政

第一次行政區域的區劃，係於一八六〇年（清咸豐十年）由上海縣劉郇膏規劃實行；今上海市區的分劃，實由此嬗變而來。

第一個市政機關爲上海馬路工程局，設於一八九五年十二月（清光緒二十一年十一月），由上海道台黃祖絡委任候補知縣朱瑣會同上海縣黃承暄主辦。

第一項市政工程，係上海馬路工程局就南市浦灘一帶於一八九七年（清光緒二十三年）開築完成的南市外馬路。

第一種市政法規，係一八九七年（清光緒二十三年）上海南市馬路工程善後局公佈的馬路善後章程。

第一個警政機關爲上海警察總巡局，設於一九〇四年（清光緒三十年），由上海道台袁樹勛請准督撫，派員會同上海縣汪懋琨主辦；以保甲總巡改稱警察總巡。

第一個地方自治機關爲上海城廂內外總工程局，設於一九〇五年（清光緒三十一年），由地方士紳郭懷珠、李鍾珏、姚文柟、莫錫綸等，向上海道台袁樹勛建議開辦，承繼南市市政機關的系統，接收上海南市馬路工程善後局，改組成立。

第一回正式市選舉，係一九〇九年六月（清宣統元年五月）由上海城自治公所在城區首先舉行。

第一度正式市制的規定，係採用分權市制，由上海城自治公所根據城鎮鄉地方自治章程暨選舉章程實行。

第一次市長名稱的實現，係於一九一一年（清宣統三年）上海光復以後，由上海民政總長李鍾珏委莫錫綸充任；組織成立上海市政廳。

第一次市政公報的發行，係於一九一二年（民國元年）九月，由上海市政廳編輯出版。

第一次特別市名稱的實現，係於一九二五年（民國十四年）一月三十日，江蘇省長韓國鈞電致上海市公所總董李鍾珏等，令改組特別市。

第一個衞生行政機關爲淞滬商埠衞生局，於一九二六年（民國十五年）八月合併淞滬警察廳內衞生科，南市上海市公所的衞生處，閘北滬北工巡捐局的巡務課組織成立；以淞滬警察廳長兼任局長，胡鴻基任副局長。

第一次勞動法規的公佈，係淞滬商埠督辦公署於一九二七年（民國十六年）擬定的淞滬商埠惠工條例；當時，因時局混亂，淞滬商埠惠工局未及組織成立施行。

第一次今上海市的行政組織體系，係於一九二七年（民國十六年）七月七日根據上海特別市暫行條例的規定，組織成立。

第一任今上海市的市長爲黃郛，任期僅兩月，後因病乞退，由張定璠繼任。

公共租界.

第一個租界是英租界，一八四五年（道光二十五年）所開闢。

第一次地皮章程是一八四五年十一月二十九日（道光二十五年十一月初一日）道台宮慕久公佈的。

第一屆工部局董事會於一八五四年七月十一日（咸豐四年六月十七日）選出是克能海 (E. Cunningham)，麥都思(Dr. W. H. Medhurst)等五人。

第一屆董事會的第一次會議於一八五四年七月十七日（咸豐四年六月二十三日）舉行。

第一年度的工部局預算，總數爲二萬五千元。

第一年有巡捕房是一八五四年（咸豐四年），捕房第一個總巡是叫克列夫頓 (S. Clifton)。

第一年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務處成立日本巡捕隊，是一九一六年（民國五年），是從日本招聘警官三人巡捕二十七人來滬組成的。

第一隊萬國商團是後來改組爲所謂A隊者，在一八五三年（咸豐三年）組織成立。

第一年商團中有中華隊是一九〇七年（光緒三十三年）。

第一年商團中有日本隊是一九〇〇年（光緒二十六年）。

第一年萬國商團成立輕騎隊，是一八六二年（同治元年。）

第一年萬國商團成立砲隊，是一八七〇年（同治九年。）

第一年萬國商團成立海關隊，是一九〇〇年（光緒二十六年。）

第一年萬國商團成立機關鎗隊，是一九〇三年（光緒二十九年。）

第一年萬國商團成立葡萄牙隊，是一九〇六年（光緒三十二年。）

第一年萬國商團成立蘇格蘭隊，是一九一四年（民國三年。）

第一年萬國商團成立意大利隊，是一九一四年（民國三年。）

第一年萬國商團成立工程隊，是一九〇九年（宣統元年。）

第一年萬國商團成立水巡隊，是一九一五年（民國四年。）

第一個工部局日籍董事是石井明，一九一五年（民國四年）因歐戰關係德籍董事於十月下旬辭職離滬後，以次多數遞補上去的。

第一年工部局日籍董事由一人增至二人，是一九二七年（民國十六年。）

第一年工部局中有華顧問委員會的設立，是一九二一年（民國十年。）

第一屆工部局華顧問委員是宋漢章、謝永森、穆湘玥、余日章、陳光甫。

第一年工部局中有華董，是一九二八年（民國十七年。）

第一屆工部局華董是貝淞蓀、袁履登、趙晉卿三人。

第一年華董增至五人的，是一九三〇年（民國十九年）。

第一年巡捕房中有華副總巡的設置，是一九二八年（民國十七年）由姚曾謨充任。

第一年工部局中有華會辦，是一九三一年（民國二十年），充任者爲何德奎。

第一屆工部局華籍地產委員二人是馮炳南和陳蓮鋭，於一九三三年（民國二十二年）十一月九日就職。

第一條西式「馬路」是靜安寺路，跑馬會中西人所築，在一八六二年（同治元年）。

第一本關於租界歷史的西文專著，是「上海史話」(The Story of Shanghai)著者麥克倫(Mclellan)出版於一八八九年（光緒十五年）。

法租界

第一年法租界有市政機關是一八六二年（清同治元年），當時稱爲大法國籌防公局，於四月二十九日（四月初一日）設立。

第一次擴充法租界是在一八六一年十月三十日（清咸豐十一年九月二十七日）。

第一任公董局董事爲徐密德(Schmidt)、皮少耐(Buissonnet)、米勒(Meynard)、馬里開(Maniguet)、法查(Fajard)等五人。

第一任公董局總董是皮少耐。

第一次法公董局公債發行於一八六二年（淸同治元年，）債額五千六百五十兩，期限兩年，年息一分。

第一只裝置在建築物的四面鐘是公董局屋上的大自鳴鐘，於一八六五年（淸同治四年）落成。

第一個法公董局有薪給的總辦是奧特門（Ortmans）於一八六四年六月一日（淸同治三年四月二十七日）就職。

第一任法公董局巡捕房總巡爲龍德（Londe）。

第一任法公董局華董是陸伯鴻及吳馨（即辛亥革命時代上海第一任縣長，）於一九一四年（民國三年）增設。

第一次法租界的面積是五十六公頃，而現在已有一千零二十二公頃。

第一次法公董局的預算是成立於一八六三年（淸同治二年，）計收入爲銀二〇、三七八・一六兩，又洋四六、一一四・五八元；支出爲銀一九、三七三・八二兩，又洋四四、三七三・四二元。

第一次法租界舉行人口調查是一八六五年（淸同治四年，）計華人五五、四六五人，外僑四六〇人。

第一次法租界馬路豎立路牌和房屋釘設門牌是在一八六九年（淸同治八年。）

第一次法租界的義勇軍，是創立於一八七〇年（清同治九年。）創立的原因，是爲了受天津教案的影響。

第一條法租界的馬路是法外灘，築於一八五六年（清咸豐六年。）

外交

第一任英國領事是巴爾福（George Balfour），於一八四三年十一月八日（清道光二十三年九月十七日）到上海。

第一個英國領事的翻譯是麥華陀（Mr. W. H. Medhurst），於一八四三年十一月八日（清道光二十三年九月十七日）與領事巴爾福同時到滬。

第一年有英領事署是一八四三年（清道光二十三年，）是租的城裏一條東西大街上顧姓的一個有五十二間房子的大宅子。

第一任法國領事是敏體尼（Montigny），於一八四八年一月二十五日（清道光二十七年十二月二十日）到上海。

第一年有法國領事署是一八四八年（清道光二十七年。）是由敏體尼到上海後兩日向天主教趙方濟主教（Mgr Maresca）租屋設立。

第一任美國領事是代理領事華爾考脫（H. G. Wolcott），於一八四六年（清道光二十六年）已

經在上海。

第一年有日本領事館是一八六九年（淸同治八年）。

第一件美人在滬殺斃華民案件是一八六四年（淸同治三年）美人麥加利殺傷船主身死案，交涉結果，處絞罪。

第一樁英人在滬殺斃華民案件，是一八六九年六月二十三日（淸同治八年五月十四日）英人卓爾哲在耶松船廠害斃匠人王阿然，交涉結果卓爾哲絞決抵罪。

軍用

第一次製造黑色火藥，是在一八七四年（淸同治十三年，）由江南製造總局製造。

第一次製造九磅及四十磅彈子前膛快砲，是在一八七八年（淸光緒四年，）由江南製造總局製造。

第一次製造前膛四十磅八十磅各種開花及實心彈，是在一八七九年（淸光緒五年，）由江南製造總局製造。

第一次製造箭式一百磅藥熟浮雷及生鐵沉雷，是在一八八一年（淸光緒七年，）由江南製造總局製造。

第一次製造林明敦中針鎗，是在一八八四年（淸光緒十年，）由江南製造總局製造。

第一次製造五十二噸四十七噸大砲，是在一八九一年（淸光緒十七年，）由江南製造總局製造。

第一次試造栗色火藥，是在一八九三年（清光緒十九年）由江南製造總局製造。

第一次試造無煙火藥，是在一八九五年（清光緒二十一年）由江南製造總局製造。

財務，

第一次南市車捐捐率，定小車每月捐錢二百文，東洋車每月捐銀七角，單馬車二元，雙馬車三元，野鷄馬車三元一角，其餘雙輪貨車等概捐銀八角。由馬路工程善後局在一八九八年一月二十二日（清光緒二十四年正月初一日）起開徵。

第一次南市地捐捐率是每地皮銀一千兩，年徵規銀四兩，由馬路工程善後局於一八九八年二月二十一日（清光緒二十四年二月初一日）開徵。

第一次南市房捐捐率為每房租一百兩，月抽捐銀八兩及清道燃燈費二兩，由馬路工程善後局與地捐同時開徵。

第一次南市船捐捐率，沿灘小船，每船每月捐洋二角半，貨船視船身大小，另行酌定。由馬路工程善後局於一八九九年二月十日（清光緒二十五年正月初一日）起徵。

第一個自治機關總工程局的第一年度收入為銀九萬二千六百八十八兩四錢四分三厘。

第一次地方公債發行於一九〇六年（清光緒三十二年），由上海城廂內外總工程局稟准上海道瑞澂，發行債額規銀三萬兩，分三年六期償還。

司法

第一個司法獨立機關，是上海縣司法署，由黃慶瀾任司法長，成立於一九一一年十一月九日（清宣統三年九月十九日）。

第一個華洋會審機關是洋涇浜北首理事衙門，成立於一八六四年（清同治三年。）由滬道專派理事一人，赴英領事署，會同英副領事滋棠會審。

第一天有會審公廨是一八六八年十二月十三日（清同治七年十月三十日。）

第一任會審公廨會審員是陳福勳，於開辦日到任。

第一天有法會審公廨是一八六九年四月十三日（清同治八年三月初二日。）

第一任法公廨會審員是魏秀芝，於開辦日到任。

第一年有江蘇第二監獄是一九一九年（民國八年。）

第一年有法租界監獄（即今第二特區監獄）是一九一一年（清宣統三年。）

第一年有上海律師公會是一九一三年（民國二年。）

金融

第一家內國銀行是中國通商銀行，於一八九七年五月二十七日（清光緒二十三年四月二十六日）開幕，係盛宣懷奏准設立。

第一家中外合辦銀行是我國與俄國合辦的華俄道勝銀行於一八九六年二月十三日（清光緒二十二年正月初一日）先在上海設立分行，至是年九月二日（七月二十五日）我國與俄國正式簽訂入股合同，該行遂成爲中外合辦銀行。

第一家外國銀行是東方銀行（Oriental Banking Corporation），分設於一八四八年（清道光二十八年），係英商組織開辦。

第一家儲蓄銀行是信成儲蓄銀行。開幕於一九〇六年四月二十八日（清光緒三十二年四月初五日），爲周廷弼發起組織。

第一家有獎儲蓄機關是萬國儲蓄會，開幕於一九一二年（民國元年）九月一日，係法商集資設立。

第一年有日商開設的上海取引所是一九一八年（民國七年），於十一月三十日開幕。

第一家華商交易所是上海證券物品交易所，於一九二〇年（民國九年）七月一日開幕。

第一次提議廢兩改元是在一九一七年（民國六年），由商會董事張智笙等提議。

第一家開辦信用小放款的銀行是上海日夜銀行，於一九二一年（民國十年）十月開始辦理。

第一家經營國外匯兌的內國銀行向外正式發表的是中孚銀行。

第一家發行準備公開的銀行是中國銀行，於一九二八年（民國十七年）四月一日由檢查委員及會計師公開檢查。

第一次發行輔幣券的銀行是中國及交通，於一九二六年（民國十五年）十二月一日發行，共有五角二角一角三種。

商業

第一個康擺渡是穆炳元。

第一次來滬的英商是怡和仁記等洋行，於一八四三年（清道光二十三年）到上海。

第一個到上海的美商是華爾考脫（H. G. Wolcott），於一八四六年（清光道二十六年）已到上海。

第一個到上海的法商是雷米（Remi），在一八五〇年（清道光三十年）已經到上海。

第一家買賣股票的公司是上海平準股票公司，於一八八二年十月二十四日（清光緒八年九月十三日）開幕。

第一本行名簿印於一八六五年（清同治四年），由字林報館刊印。

第一爿火油池由德商瑞記洋行於一八九三年（清光緒十九年）建造。

第一次抵貨運動是在一九〇四年（清光緒三十年）。

工業

第一所紡織工場是機器織布局，於一八九〇年（清光緒十六年）由李鴻章創辦，場址設於楊樹浦，

資本四十萬兩。

第一家機器繅絲廠是公和永，於一八八一年（清光緒七年）由黃佐卿首建，絲車一百部，廠址蘇州河岸。

第一家絹絲廠是怡和，爲英商創辦，於一九〇二年（清光緒二十八年）成立於楊樹浦。

第一家新式毛織廠是日暉氈呢廠，成立於一九〇六年（清光緒三十二年），由鄭孝胥集資二十六萬兩創設。

第一次輸入人造靛是在一九〇二年（清光緒二十八年），僅三千六百二十五擔。

第一家中國機製皮革公司是上海硝皮公司，於一九〇四年（清光緒三十年）成立。

第一家新式製紙廠是倫章造紙廠，於一八九一年（清光緒十七年）由李鴻章等發起設立，廠址楊樹浦。

第一家搪瓷廠是美商開設的廣大工廠，於一九一六年（民國五年）創立。

第一家國人設立的機製麵粉工廠是阜豐麵粉股份有限公司，於一八九六年（清光緒二十二年）籌設。

第一次創用機器碾米是洪盛米號，於一八六三年（清同治二年）創行。

第一家機器榨油廠是大德，於一八九六年（清光緒二十二年）由盛宣懷獨資創辦。

交通

第一道陸路電線設於一八六五年（淸同治四年）英人雷諾（Reynold）經營，架於上海吳淞間，使吳淞航業情報得以預達上海，但被鄉民將電桿悉行毀去，說是有礙風水。

第一道海底電線通至上海在一八七〇年（淸同治九年），大北電報公司自香港延展而來。

第一道國營陸線初通於一八八一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淸光緒七年十一月初四日），架於上海天津間。

第一架無線電報機安設於一九〇八年（淸光緒三十四年），是年吳淞至崇明島的海底電線既有毀損，江蘇省當局乃以官款組織淞崇無線電報局經營之。

第一架外人無線電報機亦安設於一九〇八年（淸光緒三十四年），上海匯中旅館(Palace Hotel)所置，當時輿論沸騰，謂其侵害主權，遂由郵傳部向英公使交涉，結果於一九〇九年（淸宣統元年）由我政府收買，撥歸上海電報局管理。

第一條鐵道爲淞滬路，通車於一八七六年七月三日（淸光緒二年閏五月十二日）。

第一次上海有人力車是在一八七四年三月二十四日（淸同治十三年二月初七日），由法商米拉(Menard)由日本輸入，得法公董局允許核發照會。

第一次汽車到上海在一九〇一年（淸光緒二十七年），共二輛，由匈牙利人李恩時（Leinz）輸入。

工部局捐務處不知汽車應歸入何種車輛，姑列爲馬車之一，從輕徵稅。

第一次公共租界有軌電車通車於一九〇八年三月五日（清光緒三十四年二月初三日）。

第一次公共租界無軌電車通車於一九一四年（民國三年）十一月。

第一次公共租界公共汽車通車於一九二四年（民國十三年）十月九日。

第一次法租界有軌電車通車於一九〇八年二月（清光緒三十四年正月）。

第一次法租界無軌電車通車於一九二六年（民國十五年）八月一日。

第一次法租界公共汽車通車於一九二七年（民國十六年）二月一日。

第一次南市有軌電車通車於一九一三年（民國二年）八月十一日。

第一次南市公共汽車通車於一九二八年（民國十七年）十月十日。

第一次閘北公共汽車通車於一九二八年（民國十七年）十一月十八日。

第一次雙層公共汽車於一九三四年（民國二十三年）四月一日行駛於公共租界。

第一架廣播無線電台建於一九二三年（民國十二年）美人奥斯邦(E. G. Osborn)組織之中國無線電公司所設，是年一月二十四日下午八時作滬上第一次播音。

公用

第一盞英美租界電燈發光於一八八二年七月二十六日（清光緒八年六月十二日）。

第一盞法租界電燈發光於一八九七年六月一日（清光緒二十三年五月初二日）。

第一盞南市電燈發光於一八九八年一月二十二日（清光緒二十四年正月初一日）。

第一次經營電話者爲大北電報公司在一八八一年（清光緒七年）。

第一次英美租界的路燈用煤氣在一八六五年（清同治四年），由上海自來火公司供給。

第一次法租界的路燈用煤氣在一八六六年八月十五日（清同治五年七月初六日），由法商自來火行供給。

第一口自流井開於一八六〇年（清咸豐十年），在黃浦灘畔其昌洋行（Russel Co.）內，深二五二英尺。

第一次上海自來水公司放水於一八八三年四月（清光緒九年三月）。

第一次法租界市辦自來水廠放水於一九〇二年一月（清光緒二十七年十二月）。

第一次閘北水電廠供應水電於一九一一年十月（清宣統三年八月）。

教育

第一所國人自辦的大學是南洋公學，於一八九六年（清光緒二十二年）由盛宣懷奏准設立，即現在的國立交通大學。

第一所教會創辦的大學是聖約翰書院，於一八七九年（清光緒五年）由美國聖公會將培恩度雅

兩校合組而成。

第一所由外人學校離校學生組織的高等學校是復旦公學，於一九〇五年（清光緒三十一年）由震旦學院離校學生組織設立於吳淞，即現在的復旦大學。

第一所獨立師範學校是蘇松太道官立龍門師範學堂，於一九〇四年（清光緒三十年）由上海道台袁樹勛等稟准督撫，將龍門書院改組而成（現已改爲省立上海中學）。

第一年有日僑專門學校是一九〇〇年（清光緒二十六年），由東亞同文會創設東亞同文書院於高昌廟，現已遷至虹橋路。

第一所縣立女學校是上海縣立第一女子中小學校，於一九一二年（民國元年）就吳馨創辦的務本女塾改組，現已改爲市立務本女子中學。

第一所教會設立的中學是徐匯公學，於一八四九年（清道光二十九年）由法國天主敎創設，翌年於徐家匯正式開學，現已改名私立徐匯中學。

第一次開辦市立小學於一九一一年（清宣統二年），即由自治公所設立之北區小學堂是。

第一所法公董局設立的學校是中法學校，於一八八六年（清光緒十二年）在公館馬路開辦，初名公董局法文學校，現已遷至敏體尼蔭路。

第一所日僑小學校是日本尋常高等小學校，於一九〇七年（清光緒三十三年）由日本僑滬協會

稟准日政府文部省在四川路設立。

第一所幼稚園是上海幼稚舍，於一九〇三年（清光緒二十九年）由吳馨等設立於西門外慶安里。

第一所國人創辦的聾啞學校係羣學會附設的聾啞學校，於一九二〇年（民國九年）設立。

第一所外人創辦的聾啞學校是徐家匯聖母院聾啞學校，於一八九一年（清光緒十七年）創辦。

第一所盲童學校係上海盲童學校，於一九一一年（清宣統三年）由傅蘭雅（Dr. Jhon Fryer）在四川路賃屋創辦，現已遷至虹橋路。

學藝

第一個輸入西洋學術的機關是廣方言館，一八六三年（清同治二年）李鴻章奏准清廷設立。招集生徒，專授自然科學、應用科學及外國語文。

第一次選派留學生出洋在一八七二年八月十一日（清同治十一年七月初八日），由陳蘭彬、容閎率廣方言館卒業生三十人赴美。

第一個講新學的團體是强學會，於一八九五年（清光緒二十一年）文廷式等人所發起，後來康有爲、梁啓超等人皆加入。總會在北京（今北平），上海是分會，一八九六年（清光緒二十二年）即被迫解散。

第一次石印書籍出現於徐家匯土山灣印書局，時在一八七六年（清光緒二年。）

第一版「上海指南」印於一九〇九年五月（清宣統元年），商務印書館出版。

第一本國文教科書是「蒙學課本」，此書係南洋公學（卽今交通大學）編印，一八九八年（清光緒二十四年）出版第一卷共一百三十課，每課先例生字，次爲課文。

第一個公立圖書館是上海圖書館(Shanghai Library)，一八四九年（清道光二十九年）成立。迨一九一三年（民國二年）由公共租界工部局接收維持，成爲工部局的公衆圖書館 (Public Library of S. M. C.)，俗稱之爲洋文書院。

第一所國人設立的圖書館是國學保存會藏書樓，成立於一九〇六年（清光緒三十二年）。

第一個愛美劇社是大英劇社 (Ametuer Drama Club, A. D. C.) 一八五〇年（清道光三十年）已開始活動。

第一個現代劇場是蘭心戲院，卽大英劇社的上演場所，初建於一八六六年（清同治五年），至一八七一年（清同治十年）燬於火，重建落成於一八七四年一月二十七日（清同治十二年十二月初十日。）

宗教

第一次到上海來傳播新教的教士，是一八四三年（清道光二十三年）從舟山來滬的麥都思和顉頡(Revs. Medhurst and Lockhart)同年倫敦會上海差會由他們兩人組織成立。

第一個教會醫院是仁濟醫院，領頡教士於一八四四年（清道光二十四年）設立。初在近縣城處，迨一八四七年（清道光二十七年）乃遷至麥家圈。

第一任英國聖公會浙滬教區傳敎師是麥克開拉啓（Rev. T. McClatchie）於一八四四年（清道光二十四年）到滬。

第一個英國聖公會敎堂是聖三一堂（Holy Trinity Church），在漢口路江西路口一八四七年（清道光二十七年）落成。

第一任美國聖公會江南教區主教是文惠廉（Bishop W. J. Boone），於一八四五年（清道光二十五年）到滬。

第一任美國南浸信會滬蘇教區布道師是晏馬太博士（Rev. Dr. M. T. Yates），於一八四七年四月二十六日（清道光二十七年三月十二日）自北喀維林那啓程，在同年九月十三日（八月初五日）抵上海。

第一個浸禮會教堂是在一八四七年十一月六日（清道光二十七年九月二十九日），由晏馬太夫婦、淑克夫婦、杜畢夫婦和兩位從廣東來的中國傳敎士組織成立的。這一個起點是今日民國路上第一浸會堂的基礎。

第一任美國監理會上海差會傳敎士是秦佑及戴樂（Revs. B. Jenkins and Taylor），於一八四七

年（清道光二十七年）到滬。

第一任美國長老會上海差會傳教士是克陛存及懷德(Revs. M. S. Culbertson and J. K. Wight)，於一八五〇年（清道光三十年）到滬。

第一任女公會上海差會傳教士是逄涅德及凱克倍 (Misses M. Burnett and Kirkby)，於一八八二年（清光緒八年）到滬。

第一年有上海中華基督教青年會是一九〇〇年（清光緒二十六年）此為市會。

第一任上海中華基督教青年會總幹事是路義思先生 (Mr. R. S. Lewis)。

第一年有上海中華基督教女青年會是一九〇四年（清光緒三十年）此為市會。

第一年有中華基督教女青年會全國協會是一八九九年（清光緒二十五年）此為全國協會；而設中央機關在上海。當初本名「中華基督教女青年會全國委員會」迨一九二三年（民國十二年）根據第一次全國大會的決議案始改今名。

第一任中華女青年會全國委員會職員為：會長路義思夫人(Mrs. R. E. Lewis)，副會長曹女士，書記來會理夫人 (Mrs. D. W. Lyon)，司庫顏女士。

第一年聖書會 (Religious Tract Society) 活動係在一八四四年（清道光二十四年），由倫敦會與英國聖公會的會友共同支持進行。迨一八八五年（清光緒十一年），這個老聖書會改組，定名為華東

聖書會(The East China Tract Society)。

第一個教會印書館是墨海書館(L. M. S. Press)，其開始活動即麥都思教士到滬之年，麥教士在麻六甲嘗實地工作於倫敦會印書館中。

第一年有海員布道會即在開埠之初，禮拜堂係設在黃浦江上的一隻浮船名叫 Bethel 之中。

第一年有人力車夫福音會在一九一三年（民國二年）。該會由長老會牧師范約翰博士發起。

第一個自立教會是中國基督徒會在一九〇四年（清光緒三十年）由高鳳池、宋耀如、黃宗[illegible]卌等組織。

第一個天主教正任駐滬江南主教的是一八四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清道光二十七年十月十五日）到任的趙方濟(Mgr Maresca)。

報業

第一種現代新聞紙是北華捷報(North-China Herald)，乃英文週刊，一八五〇年八月三日（清道光三十年六月二十六日）創始，至今繼續出版。

第一種華文日報是上海新報，字林洋行出版，創刊於一八六一年十二月（清咸豐十一年十一月），較申報早十年。

第一種英文日報是上海每日時報(Shanghai Daily News)，威脫洋行出版，一八六一年九月十五

日（清咸豐十一年八月十一日）創刊。較字林報早二年九個月。

第一種華文晚報是「夜報」爲字林滬報之夕刊，一八八二年（清光緒八年）創刊。

第一種英文晚報是黃昏快報（Evening Express），創刊於一八六七年十月一日（清同治六年九月初四日）。

第一次華文日報用國內電訊是申報，發表於一八八二年一月十六日（清光緒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第一架輪轉印報機是新聞報館採用的，時在一九一四年（民國三年）。

第一張套版印刷的報紙是一九二七年（民國十六年）六月一日的時報。

第一種用通俗文字編寫的報紙是民報，一八七六年三月三十日（清光緒二年三月五日）創刊，申報館發行。

電影

第一家電影院是虹口大戲院，係雷馬斯（Ramos）設立，成立於一九〇九年（清宣統元年）。

第一張影片爲虹口大戲院所放映的是「龍巢」（The Dragon Nest）。

第一張國產愛情影片是「海誓」，上海影片公司出版，一九二二年（民國十一年）一月二十三日公映於夏令配克影戲院。

第一張國產偵探影片是「紅粉骷髏」新亞影片公司出版，一九二二年（民國十一年）五月十日公映於夏令配克影戲院。

第一張國產倫理教育影片是「孤兒救祖記」明星公司出版，一九二三年（民國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公映於申江大戲院（即今之中央大戲院）。

第一次有聲電影公映於上海的是「特福萊聲片」(De Forest Phonofilm)於一九二六年（民國十五年）十二月十八日映於百星大戲院。

第一家電影院裝置聲片放映機的是夏令配克，時在一九二九年（民國十八年）二月。

第一張聲片爲夏令配克所映者是百代福托風「飛行將軍」(Captain Swagger)，時在一九二九年（民國十八年）二月九日。

第一張國產蠟盤發音有聲片是「歌女紅牡丹」明星百代合組之民衆公司製，一九三一年（民國二十年）三月十五日公映於新光大戲院。

第一張國產片上發音有聲片是「雨過天靑」大中國暨南合組之華光公司製，一九三一年（民國二十年）七月一日公映於新光大戲院。

第一家製片公司置備聲片攝製機者是天一影片公司，機件於一九三一年（民國二十年）七月十四日到滬，定名爲慕維通。

第一張天一慕維通有聲影片是「歌場春色」一九三一年（民國二十年）十月二十九日公映於新光大戲院。

第一張蘇聯影片試映於上海的是愛森史坦導演的鉅製「波特姆軍艦」(Man-of-war Potenkin)，一九二六年（民國十五年）夏由蘇聯駐滬領事館應南國電影劇社之約試映。

第一張蘇聯影片公映於上海的是「生路」(Road to Life)，一九三三年（民國二十二年）二月十六日在上海大戲院放映。

氣象概要

一　上海氣候總說

要明瞭一地方的氣候狀況，必須逐日紀錄氣象要素的變化，積多年的觀察，求得其平均數，方足推測其大概。上海的氣候怎樣？似爲上海住民不可少的一種常識，作者謹就徐家滙氣象臺六十年來的測候紀錄，作一概括敍述，俾供公衆參考。

氣候的變化，本因地球公轉而分四季，又因緯度高低，地形狀態，以及水陸分佈等種種差別，而互顯殊異。上海居亞洲大陸東部，揚子江下游，位置正當北緯三十一度十四分，在地理上屬於溫帶區域，在氣象學上則屬於副熱帶區域。地勢平坦，四周無山嶺環繞，氣候的變遷頗具一定規律，不過因受季風的支配，所以又屬於季風氣候。

就大體論，上海的四季區別甚爲明顯，氣候亦頗適宜於人類健康。冬季空氣乾燥，氣壓升高，朔風凛冽，時見霜雪，夜間溫度輒在華氏三十四度以下，偶遇大北風連作三四日之久，氣溫有時降至華氏十度附近；但轉南風，氣候便見和暖。春季天氣溫和，風向多從東及東南而來，乍晴乍雨，極少定象，江口時起濃霧。夏初潮濕多雨；七八月間氣壓極低，天氣酷暑，即在室內溫度亦常達華氏九十八度左右，有時有雷雨，間見颶風。秋季天晴氣爽，雲少露多，爲一年中天氣最佳的季節。至於各項氣象要素的變化，略如下述：

A.氣壓　在季風影響所及的區域，氣壓大都冬高而夏低，每年呈極大極小各一次。上海的地位既在季風區域以內，氣壓的變化，自不能獨居例外。由歷年觀察結果，得知上海氣壓平均是一月最高，七月最低。上半年自一月至七月，氣壓逐漸降落，七月以後，便漸增加，直至一月而達於極大。

上海氣壓與同緯度地方的氣壓相較，夏季恆稍低，而冬季恆稍高，其故蓋亦由於季風的影響。夏季風來自東南海洋，濕潤溫暖，故氣壓低而多雨；冬季風來自西北大陸，乾燥寒冷，故氣壓高而少雨。

一日內氣壓的變化，頗與潮汐的情形相彷，每日呈極大極小各二次。不過潮汐的漲落主因在月，氣壓的升降主因在日，所以氣壓呈極大極小的時刻，每日幾有定時。大約氣壓最高時刻常在上午十時及下午十時前後；最低時刻則在上午四時及下午四時左右，每次變動約歷六時，高低的較差多在一公厘至二公厘之間。

B.氣溫　空氣溫度與氣候的冷暖，關係最爲密切。上海的平均氣溫，每日在午前五時最低，午後一時後最高；每年以一月下旬至二月初旬爲最低，七月下旬至八月初旬爲最高，適與氣壓的極大極小正相反。

全年平均溫度爲華氏五九・二度。冬季氣候前時似頗寒冷，一八七八及一八八六年，黃浦江俱有凍冰的紀錄。近來地方繁榮，冬季似較和暖，但如一九一五年一月中旬，氣溫低至華氏十五度，市內自來水管破裂二百餘處，同年二月中降雪達十二公厘以上，爲近年稀有的嚴寒。夏季在七八月間，每年恆有數夜苦熱，吹西南風時暑氣更甚，但得東南微風，可以稍覺良爽。一八九二年八月十四日，一八九四年八月二十五

日，溫度俱至華氏一〇二・九度，一九三四年七月十二日更高至華氏一〇四・四度，可爲六十餘年來絕無僅有的酷熱。

C. 風　上海的風，自四月至八月是夏季風流行時季，八月以後便是冬季風盛行時季，所以一年中風向的變化頗有規律。冬令風向多自直北偏西而來，嗣後漸向東移，故春季有東北風、東風、及東南風；夏季多爲東南風；秋季復向北移而爲東北風。

在夏季風盛行時期，風向以東南居多，但每日在上午十時及日沒後，恆有轉變南風的趨勢。在冬季風盛行時期，早晨多爲西風，日出後漸轉北風，及夜則成東風；黃昏後逐漸逆轉，至翌晨又回復爲西向吹來的風。

風力自十月後漸增強盛，至三四月而達極點，此後漸弱，七月復趨強烈，八月又漸變和緩，至十月而呈極弱。在十二公尺高處，全年風力平均爲每時一三・三公里；在三十五公尺高處，平均爲每時一六・九公里；在四十一公尺高處，平均爲每時一九・八公里。

D. 濕度　濕度濃厚是上海氣候的特徵，全年相對濕度平均爲百分之八〇・二，當夏季數月，受太平洋吹來的夏季風影響，空氣潮濕特甚，相對濕度恆在百分之八十四以上。九月以後，冬季風漸強，濕度稍見減少，即至十二月空氣最乾燥時，仍有百分之七六・三。

絕對濕度以一月爲最小，每立方公尺空氣中含水蒸氣四・九克；七月最大，每立方公尺空氣中含水

蒸氣約二四・二克。

蒸發量的變化，亦以一月爲最少，七月爲最多。一年內各月的變化，亦極整齊而有規則，不過六月中因受梅雨影響，稍見減少而已。

F. 雲量　上海在十一二月間，天宇澄清，雲量最少；六月間雲量最多。每日以正午時的雲量比較最多。上海的雲種類極多，但最常見的有積雲及層雲兩種。積雲盛於夏季，層雲則多在冬季，一二月間尤其是層雲最盛的時代。

霧是高度極低的雲，常與地面相接觸。上海的霧，在三月至六月最多，十一月亦不少，但每月平均不過二次至三次。霧的發生，恆在上午三時至七時之間，日出後便漸消散。

F. 降水　雨雪雹霰霜露等現象，氣象學上常總稱爲降水。上海的地位雖在副熱帶區域以內，但因季風影響，降水量尙屬豐沛，全年平均可達一一三四・七公厘，約合四十四英寸。

一年內雨量最多的時季，常在夏季六月，此時冬季風已衰，夏季風漸盛，空氣潮濕，淫雨連綿，平均常有十四五日有雨，俗稱其時爲黃梅時節。雨量最少的時季，每年多在十二月，此時冬季風强盛，空氣乾燥寒冷，不特降雨日數甚少，卽雨量亦屬無多。

上海的雨水以一九三一年爲最多，全年共降一六〇二公厘；一八九二年最少，全年僅降七〇九公厘。一月內所降的雨量，以一八七五年六月的四九二公厘，爲歷年的最高紀錄。一日的最大雨量爲一八七五

年十月二十四日二十四小時內共降二百公厘之多；又一九二七年八月十一日下午一時的雷雨，一小時內所降竟達七一公厘，可爲六十年中唯一的大陣雨。上海連續降雨的紀錄，最多不過四十日，六十年來僅遇一次；連續乾旱滴雨不降的紀錄，最多不過四十二日，六十年中亦祇發生二次。

上海的雪，每年最多可以達十三次，最少則僅一次，平均以二月內降雪的次數最多。降雪最早在十一月二日（如一八九五年），最遲在四月四日（如一八八二年）。當一八六二年太平天國時代，連續降雪四十八小時，厚達四尺，殆爲異常稀少的現象。

雹與霰俱極稀少，雹在三月內較多，霰則一月內較多。但雹平均須四年始遇一次；霰約一年一次，最多亦有一年內發生六次者，如一八九五年三月降霰五次，十一月又降一次，可爲一例。

霜期自十一月起，至翌年四月止，最早如一八八二年十一月五日即見有霜，最遲如一九〇九年四月二十三日尚有微霜。但通常都在冬季，三月爲多，十二月尤爲特多，平均有霜日數約爲八日。

露雖終年俱有，但冬季甚少，夏末初秋最多。在八月內若天氣晴朗少雲，幾乎每夜有露，九十兩月亦頗不少。

G. 暴風雨　上海天氣的變動，不外兩種原因：在夏季風時令由於雷雨及颶風，在冬季風時令則由於大陸風暴。

雷雨的次數，平均每年在十四五次之間，十分之九發生於四月至九月，尤以七月爲最多；且發生的時

間，常在下午三時至四時，推其原因，蓋由空氣上下對流旺盛的結果。上海的雷雨大都屬於暑熱性雷雨，其移動方向多自西向東，速度每時不過一二十里，面積自數里至數十里不等，鮮有超過百里以外的。從東向西的回旋性雷雨，比較甚少。

颶風發源於太平洋中鄰近赤道的斐立濱、瓜姆島、及雅泊島一帶，或西北向經中國海吹至安南東京灣，或北行再東北轉，吹至中國海濱及日本海岸。颶風發生的時期春季最少，七八九十四月最多，亦惟在以上數月內，有侵襲上海的危險。但颶風發生的時候，極為稀少，卽如一九三四年八月兩次颶風，中心俱在吳淞口東六十哩外通過，然餘波所及，已足使潮水盛漲，馬路淹沒，同時狂風暴雨，給予公衆以不少的損害。

大陸風暴發源於西伯利亞及中國西部，每時恆以二十五哩至三十哩的速度，吹向東海，經上海東北折而至日本及太平洋。風暴的發生多在冬季風時令，每年平均約有四十次，三四月間尤為發達。當風暴過境的時候，寒風凜烈，氣候陡變，對於冬季上海的天氣，影響頗屬不淺。

縱觀以上所述各項要素的變化，殆無一不與季風有關，所以季風是上海氣候的主要因數。且不僅上海如是，凡沿海各省在季風區域以內的地方，亦莫不呈同樣情形，所以特稱季風氣候。

二　每月天氣

(1) 一月的上海天氣

公歷一月，太陽正從南回歸線漸次北移，天明時刻回早，白晝漸見延長。在這個月內，上海的天氣正是氣壓最高，氣溫最低，濕度最小，降霜最多的時季。茲記各項氣象要素的變化於左。

平均氣壓是七七〇·三六厘，一年中的氣壓要算本月的平均數最高。例外的變化，如一九一五年一月十四日高至七八三·四公厘，一八七三年一月三日低至七四八·五公厘，都是絕無僅有的紀錄，祇見一遭，還沒有發生過第二回。

平均氣溫是華氏三七·七度，算是一年中平均最冷的一月。實際上氣候冷到一〇·二度的低溫，也曾在一八九三年一月十九日發生過一次，不過普通的冬季，冷到華氏二十度左右，已經是很冷了。有時冬行夏令，天氣特別溫暖，竟和初夏不相上下，氣溫高至七三·九度，如一九〇八年同月十九日，和一九二一年的同月二十一日，便是兩個例子。露天草地溫度的變化尤見劇烈，平均約為二八度，最低紀錄是六·六度，最高紀錄是八八·九度。

平均風向是北偏西一三·七度，已經從西北漸漸地回轉向北來了。平均風速每時一九公里，偶遇大陸低氣壓過境，每時竟達八四公里的速度，在一八九六年也曾發生過一次。

平均雲量比十二月已大見增加，霧的頻度則見減少，平均每月不過兩次罷了。露的凝結較少，霜的現象特多，平均約見八次，但是也有終月無霜，和一月中見十八次霜的。

雪的頻度平均約見三次，比二月略少。六十多年中一月無雪的年份，共有十二年；降雪最多的年份，是

一八九三年和一九三〇年；各降了八次雪。降雪最大的紀錄是一八六二年（咸豐十一年）的一月下半月，從二十五日開始到二十九日纔止。那時候徐家匯還沒有設立天文台，據蔣恩所著的兵災紀略說，五天中共降了七尺；同治上海縣志說：「門戶被封，行人路絕。」其時又正值太平天國大軍壓境，一般被擄的人，紛紛乘雪脫逃，凍死和餓死的着實不少。因爲地上的雪太厚了，交通和農作都發生障礙，上海城中的青菜，一斤要賣三十文錢，稻柴豆梗等燃料，每擔竟賣到三千文錢。這眞是少有而値得紀錄的一場大雪！

平均雨量是四八・九公厘；最多如一八八七年竟降一九七・三公厘，冬季的雨量有這樣的多，確是少有的；最少如民國七年的點雨不下，也是難得遇見的。平均降雨日數約爲十日，最多是二十日；以時數計，最多是一七一小時。

一月的晴天，比了十一二月大見減少，平均不過十九日，快晴還不滿八日。陰天平均有十一日，最多可至二十一日，最少如民國三年祇陰了一日。降了二・六公厘的雨，可算是數十年中天氣最好的一月。

(2)二月的上海天氣

二月的太陽，漸漸的向赤道北移，但還沒有臨到赤道上方，所以氣候仍是寒冷，不脫冬季景象，可是比了上一月，却已稍見暖和了。據徐家匯氣象台經六十多年長期觀測的結果，得知二月的上海天氣，略如下表所示。

項別	平均數	最高紀錄	最低紀錄

氣壓	七六八・九公厘	七八二・四公厘	七四九・六公厘
氣溫	華氏三九・四度	華氏八三・三度	華氏一六・七度
草地溫度	華氏四五・九度	華氏九五・九度	華氏一一・一度
風向	北一〇・〇度東	南七二・〇度西	北八〇・五度東
風速	一八・八時公里	七九・八時公里	零時公里
相對濕度	七八・六	一〇〇	八
絕對濕度	〇・〇〇六四九	〇・〇一九六九	〇・〇〇〇六五
雲量	六・八	一〇・〇	〇
霜	六・二次	一二次	無霜
露	一・八次	六次	無露
霧	二・二次	一三次	無霧
雪	二・六次	一〇次	無雪
雨量	五九・〇公厘	一八〇・九公厘	無雨
降雨日數	一〇・二日	一九日	〇
快晴日數	四・六日	一一日	〇

晴日	一五・四日	二二日	九日
陰日	一二・九日	一九日	七日

(3)三月的上海天氣

三月太陽正從南半球移向北半球，已是臨到赤道上方，上海的天氣便脫離了嚴寒的冬季，轉變成暖和的春天。但春意未深，氣候時暖時寒，風風雨雨，極少定象。各項氣象略如下述。

氣壓因天氣轉暖的緣故，略較二月爲低，但平均仍有七六六公釐，非因大陸低壓或高壓中心通過，殆不發生多大變化。

氣溫平均在華氏四十七八度之間，不過有時可以熱到華氏八十五度，有時也可以冷到華氏二十二度以下。前者曾見於一九二九年三月二十八日，後者見於一八九五年三月十七日及一九〇一年三月四日。以上猶係就室內或蔭蔽地方的空氣溫度而言，若在露天草地，白晝可以熱至一百零五度，如一九一八年三月十八日的劇熱，夜間可以冷到十六度以下，如一九〇七年三月二日的嚴寒。這許多例子，雖是特別少有的例外，然而也不能斷定其必不發生。所以當此乍暖乍寒的時候，應當隨時留意珍攝。

三月內所吹的風，多自東北偏東的方向吹來，自東南向吹來的也不少。風力平均常在三級以下。有時因大陸低壓中心過境，風向轉爲西北風，力亦能達八九級之間，更不時有沙塵隨風飛至，成爲落沙天色。

三月內天氣的陰晴，就平均數論，陰天當有十四天，晴天當有十七天，其中五天且是快晴。全月雲量平

均是六・八，霧的頻度約共二次。

霜雪兩項現象本月內猶屢見不鮮，不過出現的次數已遠較二月爲少；霜的頻度平均是四次至五次，雪是最多不過一次罷了。

降雨的日數平均約爲十二日。但如一九三三年僅祇四日，可算是近六十年來的最低紀錄；又最多可降二十二日，如一八七四年一八九七年及一九〇三年的三月，都曾見過這個紀錄。三月的雨量，平均爲八十三公釐，在一九一〇年曾有一百六十公釐的紀錄，在一九二九年又有九公釐有餘的紀錄，所以降雨的變化，最爲複雜而不易捉摸。

(4) 四月的上海天氣

四月太陽直射赤道以北，晝晷漸長，氣候和暖。這時候春氣籠罩了全上海，可算一年中最好的時光；便是鄉間的景色，也正桃紅柳綠，日麗風輕，無怪龍華道上游屐如雲，踏春士女肩摩踵接了。但是三春天氣，陰晴寒暖俱少定象，氣候的變化大略如次：

四月的氣壓平均常達七六二公厘，比五月則稍高，比四月則略低。如一九一六年四月九日的氣壓，高至七七七公厘以上，及一九二〇年四月二十日的低至七四八公厘以下，都是特別例外，極少遇見的現象。

四月的平均氣溫約爲華氏五十六度，一月中氣溫的差度，平均有十七度的變化，但最高竟可以熱到華氏九十二度有餘，最低有時還不到華氏三十度，若是在露天草地，冷熱的變化尤形劇烈，例如一九二五

年四月五日的早晨草地溫度僅得華氏二十八度半；又如一九一八年四月二十五日的下午，草地竟見華氏一百十六七度的高溫，以上幾個例子，不過舉以表明氣溫變化的極度，並不是時常會遇見的。

四月所吹的風，以東風居多，實際的風向已自正東略偏於南約十一度不足；平均風速每時在十七八公里之間，與三月大致相彷，但偶遇大陸低氣壓過境時，有時亦能達每時八十公里。

四月內天氣的陰晴，就平均數論，陰天約佔十四日，晴天約佔十六日，其中有三日至四日是快晴。全月雲量平均是六·九；霧的頻度較三月爲高，但平均也不足三次。

霜雪兩項現象月內已極稀少：雪是六十年中僅見三次，霜的平均每月也不到一次。查歷年紀錄，自十七日以後未嘗見雪，自二十三日後未嘗見霜，俗有清明斷雪，穀雨斷霜的諺語，頗屬可靠。

降雨日數平均爲十三日，但如一九〇二年全月共降二十二日，又如一八八七年及一九二四和二五兩年全月僅降六日，都是例外的紀錄。三月的平均雨量是九十二公厘，不過在一八七八年曾經有過三三九·五公厘的紀錄，在一九二五年更有二十二公厘的紀錄，雨量的變化雖極劇烈而不可捉摸，但決不至有十分狂驟的暴雨，則可斷言。

其餘如雷、雨、雹、霰等現象，比較的俱甚稀少，可以略而不談。

(5) 五月的上海天氣

五月正當暮春時季，晝長日暖，霧重風輕，是一年中最有意味的時期。在這一個月內，上海的天氣有兩

個特點：一是氣溫的差度變化極大全月相差幾達華氏寒暑表十八度；二是迷霧次數特多，爲上半年任何月份所不及。今將各項氣象要素的大概列舉如次。

平均氣壓是七五八·七公厘但極高可達七六五·八公厘，遇有低氣壓過境，亦曾低至七四三·五公厘。

平均氣溫是華氏寒暑表六五·六度；但如一八七六年五月二十九日，一九〇三年五月三十日，及一九一五年五月二十八日俱達華氏九十六度的高溫，又如一八七三年五月五日，亦曾冷至華氏三七·四度。至於露天草地溫度的變化尤爲劇烈，最高如一九一八年五月二十八日竟升至華氏一一四度，最低如一九〇三年五月二日祇得三十六度。總之，五月的溫度，冷暖相差最鉅，注意衛生的人們，須要時時留意。

五月的平均風向，是正東偏南三十四度半；而時間吹拂得最久的，要算東南東風及南南東風兩種，每月平均時數恆在一百二十時以上。風速比較以前幾月俱小，在四十公尺高處，平均每時爲十七公里。

五月中極少大雨，六十年來僅民國十四年五月十二日及民國十八年五月六日兩次。全月雨量平均不過九十四公厘，陰濕最甚的年份曾經多至二百十二公厘，亢旱極甚的年份僅祇十二公厘；前者如民國二十一年的五月，後者如民國十七年的五月，便是兩個最近的例子。雷雨在五月內尚不多見，平均還發生不到三次。五月降霰六十餘年絕未見過，雹也不過在光緒二十八年見過一次就是了。

霜雪等現象因五月中天氣已熱，六十年來未嘗有所發見，不過露的頻率已大爲增加，每月約有十日

見露。濕度亦較以前幾月增加，雲量亦呈同樣情形。

五月的晴天平均有十七日半，但快晴無雲的時日，平均祇有三日半，三十年來最多未曾超過十日。陰天平均有十三日半，最多不逾二十一日，最少也不至少過八日，雨天平均有十二日，最多二十一日，最少三日。

(6)六月的上海天氣

六月正值黃梅時節，上海天氣的特色是濕度高，雲量大，降雨多，各樣東西容易霉爛，眞是一年中最惡劣而又最討人厭的時節。記得舊日習俗，是將芒種後第一壬日作爲入霉，要經二十天的長久纔算出霉，而每年交着芒種節的日期，用公曆計算起來，總不出六月的五六七等日，所以黃梅時節簡直佔據了六月中大部分的時日。月內各項天氣的大概，列舉於次。

上海的氣壓，在六月內僅有七五五公厘，雖較以前各月俱低，但天氣尚未至極熱，比較七月及八月還是高出少許。若遇天氣發生特別變化，遇有高氣壓或低氣壓來臨，高時能達七六六公厘，低時僅有七四三公厘。但此不過是偶然的、暫時的現象，不是常有的事。

六月的上海氣溫，平均是華氏七十三度稍多，一月中冷熱的相差，大概有十五度半。最熱的時候可以高至華氏一百度；若遇梅雨連綿，溫度低到華氏五十一度的時候，近六十年來也曾遇過一次，不過這種特別例外發生的可能程度是很少的。至於露天草地平均溫度是華氏八十五度，最高可至一百二十一度，最

低尙不足五十一度。

六月的風，自然是東南風最多，嚴格的說，平均風向應當是南偏東五十三度半，而最大風向和最小風向間，有五十二度的變化。風速的平均每時約有十九公里，非遇熱帶颶風來臨，不至發生大風。

平均相對濕度約爲八十四度，而最適宜於人體健康的濕度是在六七十度之間。本月因受梅雨的影響，濕度通常都在八十度以上，最低的年份也有七十六度半，潮濕的這樣利害，自然不會感覺舒服了。

說到黃梅時節的陰晴，古人有「黃梅天氣半陰晴」的詩句，這句詩頗和上海的天氣相符合。根據近三十年中每月陰晴的統計，上海的六月，陰天平均要佔十六天半，最多可以多至二十三日以上，最少也無過於九日。要在六月中尋滿天無雲的快晴日子，眞是稀少之至，固然也曾有過五天快晴的紀錄，但是平均不過一天半罷了。下雨的日子平均是十四日半，最多是二十三日，若是少到十天以下的，六十年來祇有一八九一年的八天，和一八九七年的七天兩次而已。

六月因爲多雨的緣故，所降雨量也特別比別的月份多，平均是一八四公厘。這許多雨水降下來，正好幫助一般農夫插種稻苗，所以就天氣說，固然惡劣難堪，就農業方面說，確是再好沒有的時雨。倘使雨水下得少，如一八九七年、一九二五年等，便要發生乾旱的恐慌，大足損害農民的經濟和勞力了。

(7) 七月的上海天氣

七月是氣壓最低，平均溫度最高，雷雨最盛，蒸發量最大的一月，有時還會發生颶風。

平均氣壓不足七五四公厘。設遇低氣壓過境，氣壓尤形低落，甚至不足七三二公厘的紀錄，也曾見過一次。

七月的平均溫度是華氏八〇・五度，最高溫度的平均數達九八度以上，絕對氣溫有時更達一〇二度，在一九二四年七月十二日竟熱到一〇四・四度，尤爲六十餘年來絕無僅有的紀錄。反之七月裏寒冷的時候也有，如一八七六年的一次，氣溫還不足華氏五九度。所以溫度的變化極難捉摸。至於露天草地，冷熱的變化尤較劇烈，最高可達一二六度，最低可低至五八度。

七月的風，大都自東南偏南的方向吹來：在三十五公尺高處的風速，平均每時約十八公里。熱帶颶風，祇本月及八九兩月能吹至上海附近，發生次數雖平均在三次以上，而實際眞能吹達上海的，必須數年纔會過到一次。

七月的雲量遠較六月爲少，所以就平均數論，陰天則較六月少，晴天則較六月多。雨天最多不出十九日，最少僅祇三日，通常恆在十一日左右。平均雨量約有一五〇公厘，但降水多的年份可達三百七十公厘，而在極旱年份所降不足十公厘的，也很有幾年。

本月因著熱過甚的緣故，時常有雷雨發生，次數平均十次，是一年中雷雨最多的一月。降雨前後的虹，也是在本月內發現的機會最多。

(8) 八月的上海天氣

八月的天氣和七月大致相彷，不過太陽高度漸低，氣壓略高，平均溫度稍減，晴夜的露特別盛結而已。

氣壓平均是七五四・六公厘，最高可至七六三・九公厘，最低僅爲七三三・九公厘。

平均氣溫是華氏八〇・五度。最高如一八九二年和一八九四年，都有一〇二・九度的紀錄，設使沒有一九三四年七月十二日一〇四・四度的高熱，這就是上海最熱的紀錄了。最低是一八八七年八月十五日的五十一度。草地溫度最高是一二四・三度，最低是六四度，不過這兩項紀錄都是三十年以內所記，和以上的六十年紀錄不同。

風的方向在上半年和鐘表上指針的方向一樣，自西北轉至東北，再轉至東南，但從七月以後風向便倒轉過來，所以本月的平均風向應當是東略偏於南，精密的說便是東偏南十八度。風速的平均每時約爲十九公里半。本月正在熱帶颶風發生極盛的時季，平均約有三次，時常有到臨上海及其附近區域的可能。

雲量、濕度、蒸發量等俱比七月稍少，雨量和降雨日數亦然。但例外也有，如一八八六年的八月曾經降過三百四十三公厘多的雨，而一九一一年的八月祇有十二公厘四。降雨日數平均是十一天，最多是一八九九年竟下了二十一天，後兩年的同月僅僅祇降了四天。本月雷雨發生的次數雖少於七月，然平均還有九次。

本月的露是一年中最多的一月，平均常在十五次以上，霧的發生雖略多於七月，但平均不足二次。

(9)九月的上海天氣

九月太陽南移漸達赤道上方，晝夜長短平分。天氣漸見涼爽，古人所謂「金風送暑，玉露橫秋，」便是這一個月的時令了。

氣壓因天氣漸趨涼爽的關係，常較八月略高，平均有七六四·七公厘，最高亦可至七六九公厘以上，設有颶風過境，亦嘗低至七三九公厘以下。

平均氣溫是華氏七十三度稍多，至於高至九九·八度，或低至四四·二度，六十三年來僅各發生一次，且多在四十年之前，在露天草地平均溫度要比普通氣溫高出九度左右，最熱時尤能超過一百二十度以上，最冷時三十多年來從未低過四十七度。

平均風向約爲北偏東四十八度，略近於正東北風。平均風速約爲每時十七公里，如遇熱帶颶風來臨，也曾發見過每時八十四公里的風速，不過這種例外僅見於一八九一年九月二日的一次，且所歷時刻異常短促，前後合計祇是一小時罷了。又九月仍在颶風發生極盛時季，時有吹經大陸，而影響及上海的可能。

九月的雲量比八月略增，霧的頻度尤爲激增，惟露的凝結較八月爲少，但平均每月仍有十四日有露。

平均雨量是一二六·八公厘，有幾年竟超出三百公厘以外，但遇雨量最少的年份，全月祇得二十公厘，降雨日數平均是十三日，最多十八日，最少二日，雷雨和暴雨雖比前兩月遠少，但是依然有得發生，甚至一天中下一九五·五公厘的雨水，也曾在九月裏頭發見過，雨水多寡的不常，卽此可見一斑。

(10)十月的上海天氣

時光到十月，秋意漸深，白晝也漸漸地減短了。天氣是晴多雨少，露重霜輕，颶風不再來臨，雷雨難得發作，過了前幾個月的天氣到此另變一番景象。不過氣溫的差度和五月相彷彿，乍暖乍寒，不大容易捉摸，對於健康的維護，須要時加留意。

十月的氣壓，因為氣候漸冷的緣故，比了九月要增高不少，平均是七六四・七公厘。但有大陸高壓或低壓過境時，亦常發見例外的變化，最高可至七七五・〇公厘，最低祇是七五三・七公厘。

平均氣溫是華氏六十七度，全月冷暖有十八度的相差。例外的極熱，如一九二七年十月十日，曾經見過九一・六度的紀錄，極冷如一八七七年的十月二十五日，溫度還不到二十度。在露天草地，平均溫度仍有七十一度多些，而在下午一二時間，依然會升到一百度以外，如一九〇九年十月二日，竟是見着一百十三度半的紀錄。又如一九〇三年十月三十一日早晨的溫度祇是三二・四度，幾乎冷到水要凍冰。草地氣溫的極冷極熱，相差到八十一度，也可見變化的劇烈了。

十月的平均風向是北偏東二九・三度，所以多東北偏北向的風。最大風向是北偏東七一・四度，最小風向是北偏西四四・八度。平均風速是每時約十五公里，可算是一年中最小的一月，就是遇着大陸風暴到來，其高風速從沒有超過每時七十公里以外。太平洋中的颶風雖然還在發生，但是六十多年來，從未在十月裏光顧過上海一帶的大陸，十月以後更不消說起了。

十月的雲量大見減少，所以是晴多於陰，平均祇有九天是陰天，其餘便多是晴天了，並且其中有三分之一的時日還是快晴。降霧的頻度比了上一月頗見激增從此又進入了多霧的時季。露的凝結依然極盛，不過比八月稍少一些而已。若是夜間氣溫降落得不多，這個月內也就可以見到霜，六十多年來十月見霜已經有過三次紀錄，近如一九二七年遠如一八七七年和一八八八年，都是在十月裏就見着霜，在一八七七年竟早到十月十二日，就有霜看見了；這是上海霜期的最早紀錄。

十月的平均雨量是七二·七公厘。因爲晴天多陰天少的關係，竟有一月中下不到十公厘雨的，例如一九一二年和一九二八年，祇有雨量一公厘，可以算是小到極點了。但是極大的陣雨，十月中也會得遇到，雖則是偶然的現象，然而竟有大得出乎常例以外的：例如一八七五年十月二十四日，一晝夜間下了將近二百公厘的雨，竟超過六月一月的平均雨量以外。這樣的大雨，自從一八七三年到現在，還沒有發見過第二回。不過話又說回來了，十月雖有極大的雨發生的機會畢竟極少，六十多年祇是兩次而已。

(11)十一月的上海天氣

白日漸短，草木都帶蕭瑟氣象，時節已到了深秋了。十一月天氣，晴多雨少，氣溫還不十分嚴寒，颶風固不會降臨，雷雨也幾乎絕跡，可以說是一年中最好的時光，不過早晨時起迷霧，未免有點美中不足罷了。

十一月的氣壓平均在七六八公厘左右，如遇大陸低氣壓來臨，有時竟會低至七五四公厘以下，但有時也會高至七八〇公厘以上。可是這種例外的變化，六十多年來，僅僅各見一次，不是時常發生的。

平均氣溫是華氏寒暑表五二·九度，全月有十六度的相差。但遇例外的劇變，如一九一四年的十一月三日熱至八五·六度又如一八八〇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冷至二三·七度，也不是不可能的事。若在露天草地變化尤較劇烈；最高紀錄是九九·八度，最低紀錄是十九度，前者見於一九一〇年十一月六日，後者見於一九〇三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十一月的平均風向是北偏西十度，所以多北向而略偏於西的風。東北風和西北風自然也是有的，不過比較稍少而已。風速每時平均爲一五·七公厘，最高紀錄曾於一八九三年見過每時八十七公里，原因在於大陸低氣壓的過境。

十一月的濕度和雲量都較前一月爲小，所以天氣開爽宜人。露的頻率每月約爲十次。霜是早晨已可看見，平均月內可遇三四次，但六十多年來十一月不見有霜的年份也很不少。雪雖有時下降，但最多不過一次，最近六十年中，十一月有雪的年份僅祇十年，而無雪的年份共有五十年，所以平均須六年纔見一次雪。十一月本是霧季，是一年中降霧最多的時候，頻率雖和五月相彷彿，同爲每月三次，但實際上比了五月還稍多幾次。

十一月不常下雨，所以平均雨量極少，祇有五〇·三公厘罷了，雖在最多的時候，也會降到一九五·五公厘，畢竟是稀有的事；最少如一八七三年僅降二·五公厘。大雨也不常有，一日夜間降水量達六十公厘以上的，六十多年中不過發見了兩次。降雨日數平均祇是八日，而快晴日數反有九日，全月的晴天可以

多至二十六日，所以一年中天氣要算十一月最好了。

(12)十二月的上海天氣

上海的十二月，天氣還和十一月相彷，也是晴天多陰天少，不過因氣壓的增高，氣候要降低華氏寒暑表十度的樣子。月內霧露都是大見減少，但霜的現象特別稱盛，平均每月要見八次稍多。大雨是從未下過，像一八九一年十二月三十日的一晝夜間雨量達四一·七公厘，已算是六十多年來最大的雨了。

現在爲說明上的便利，將十二月中各項氣象的平均結果，列一簡表於下，並附最高最低兩種紀錄，以便參考。

項別	平均氣象	最高紀錄	最低紀錄
氣壓	七六九·九六厘	七八四·四公厘	七五三·五公厘
氣溫	華氏四二·二度	華氏七五·四度	華氏一三·六度
草地溫度	華氏四七·八度	華氏八八·二度	華氏六·三度
風向	北二二·一度西	北三〇八·度東	北七〇·二度西
風速	每時一七公里	每時九五公里	零
相對濕度	七六·三	一〇〇度	七度
雲量	五·〇	一〇	無

雨量	三五・九公厘	一五三・四公厘	滴雨不下
降雨日數	七・七日	二二日	無
快晴日數	九・八日	一九日	二日
霜	八・三次	二一次	無
雪	〇・六次	四次	無

政治

衙門講話

上海縣治的三遷

現在的上海縣從立縣那年算起，直到現在，有六百四十四年的歷史。在年代的輪軸之輾動中，隨着文化經濟的開展，縣治所在地已經一遷、再遷、三遷。

第一次的搬場，係在一二九九年（元大德三年）。

當上海於一二九〇年（元至元二十七年）立縣的時候，縣治係設在前上海鎮守衙內，據永樂大典說係「松江總場」所在地，也就是明嘉靖上海縣志所載稱的「宋榷場故址。」那一個老衙門，不消說，規模是十分簡陋的。當時上海縣官因縣治初創，也就權宜的駐治下來。可是過了幾年，終究覺得不滿意，到了一二九八年（元大德二年）決定了要搬場。恰好，這時上海市舶司奉了政府的命令，歸併入於甯波市舶司，司署的房屋空起來。於是由夏縣官具文呈請江浙行省和松江府長官，將縣署移入司署。次年，縣裏纔奉到「上峯命令」准許，於是實行。

可是市舶司署雖較舊縣署寬敞得多，而衰老的程度很深。在平時，已經要大爲修葺。到了一三〇一年（元大德五年）又加颶風成災，署屋再不能支持，倒塌不少。幸得監縣官達魯花赤，名叫雅哈雅的（蒙古

人）捐資首倡改建，縣官鄉紳，當然贊同，於是在次年（元大德六年）上半年，將縣治房屋整理完竣，面目一新了。

第二次的搬場，係在一九一五年（民國四年）

從第一次搬場以後，直到這時，中間並沒有遷動。但在這六百十五年的時代嬗遞中，縣署房屋的增修或改建，總計有三十餘次。除了非人爲的災害外，歷代軍事，如明代的倭寇，清代的鴉片戰爭，太平天國時代的小刀會事變，縣治都受糟塌，爲修建的主要原因。

到了辛亥革命以後，當時縣行政司法雖然劃分獨立，但官署仍是合署辦公，司法署（後改組審檢兩廳）和縣民政長公署兩個機關設在一個原來的縣衙門裏。地方的偪促，引起縣官吳馨的不安，曾於一九一二年（民國元年）八月五日，電請蘇督程德全，准將審檢兩廳改設於前清海防同知衙門，旋即得着省方的許可。

但是，此項成議要是成功，搬場將無從說起。事實上，吳氏後來又改變了計劃，擬將海防署召變，以爲重新另建縣署和警局之費，而以舊縣署讓給審檢兩廳，經省方再度核准在案。

未久，吳氏去職，新來的縣官洪錫範未曾進行，直到一九一四年（民國三年）十一月沈寶昌接任以後，始克實現。

建築工費，除舊海防署變價項下餘款洋三萬三千元外，另由審檢兩廳貼撥八千元。作頭由陸伯鴻介

紹衛某以三萬五千元承包，規定五個月內完成。

新署地點，實卽舊提標右營基地，古稱楊家橋，今名蓬萊路。一九一五年（民國四年）五月十四日開工，屆期落成以後，於十二月二十日始正式遷入辦公。並由沈氏詳報江蘇都督馮國璋，巡按使齊耀琳以及本埠軍警機關查照。

第三次的搬場係在一九三三年（民國二十二年）

原來上海特別市政府（後改稱上海市政府）於一九二七年（民國十六年）七月七日成立以後，接着，縣市劃分治權。上海縣原轄有的十一市鄉，於一九二八年（民國十七年）七月一日被上海特別市政府接收。於是，上海縣僅剩八鄉，而遷治問題聯帶發生了。

遷治的地點，起初地方人士主張各異，最後決定了在滬閔路以西，北匯路以北的北橋。新治一切工程建築設計，由縣建設局負責。

經費一層，經上海縣政府分別向省市雙方幾度諍議，公文來往，時日躭擱不少。結果，規定辦法：係將原有的縣政府房屋基地由市方以八萬元價買，撥充經費，並分作三期撥付，如下：

（一）第一期，一九三〇年（民國十九年）三月，撥給三萬元；

（二）第二期，同年九月，撥給三萬元；

（三）第三期，就是遷治日期決定的時候，撥給二萬元。

新治基地，計共收買五十萬畝餘；房屋圖案，由大方建築公司設計；工程由仲華營造廠得標承造，於一九三二年（民國二十一年）六月十一日簽訂合同以後，即着手開工。

上海縣本定於一九三三年（民國二十二年）元旦實行遷治，但延至該年一月九日，纔正式實行。

會丈局小史

上海自一八四五年（道光二十五年）開闢租界，洋商租地勃興以後，關於租地丈量手續等事宜，初無一定機關辦理，一有洋商租地事件，滬道方面就臨時派員會同領事前往勘丈，土地勘丈無悞，各項手續清楚，即由滬道發給印契了事。但時至光緒年間，租界日廣，洋商租地日繁，而糾葛也就愈多，當時滬道龔照瑗有鑑於此，乃爲辦事便捷起見，向各國駐滬領事磋商，提議設局定章，以與知縣會銜辦理。這樣專管洋商租地事宜的上海會丈局便於一八八九年八月（光緒十五年七月）產生。據縣志所載：先是賃屋開辦，次年，遷往北關公所，到一九〇八年六月（光緒三十四年五月），始遷至天后宮出使行轅。

局方人員均係滬道所委，委員以下，更有丈繪人等。關於會丈事務，最初，仍係與領事署派員雙方會同辦理，後來一因租界東區發生一樁租地糾葛，(註)二因工部局於一九〇〇年（光緒二十六年）成立清丈局，於是規定由田單轉換道契時，在租界或隣近越界築路地段內，必須工部局（或公董局）加入會同丈量，核對畝數，更正界石，出立照會，自此會丈手續，乃由雙方一變而爲三方矣。直到清季末年，三方會丈，大致按照下列定章辦理：

(一)凡丈量地段因而轉換道契者由上海租界工部局職員到會丈局會同前往該地段執行丈量一切。

(一)凡丈量地段之時,苟爲辦理英籍或美籍之道契者,即由英領署或美領署派繙譯員一人協同前往查驗以昭愼重。(惟法領署對此向不派員,日領署則派日本書記官,至其他之外國領署對此類皆派出繙譯員充任之,與英美領署同一辦法。)

(一)上海租界內之地段於丈量之後,由上海租界工部局負責繪圖。

(一)上海租界外之地段於丈量之後,由中國會丈局負責繪圖。

(一)上海公共租界之工部局所繪之圖樣,除該局存底備查外,須另謄二紙,以一紙送交英領署備查,以一紙送與中國丈繪生查驗。

(一)上海法租界公董局所繪之圖樣,除該局存底備查外,須另謄四紙,以二紙送交法領署備查,以一紙送與會丈局備查,其餘一紙送與丈繪生備查,並請查明核對。

(一)凡西人在公共租界與法租界內執有地產者,得領道契之權利。

辛亥革命,上海光復,滬道逃避租界,於是會丈局員因係滬道所委,亦不免星散,領事團乃乘機藉口該局關係租界租地事宜,未便無人管理,於一九一一年十一月初(辛亥年十月初),派員前往看管,其照會當時軍政府外交總長伍廷芳轉咨民政總長文云:

「查得該局尚未改定名稱，是以先派朱日宣前往看守卷宗，俟再會議妥章，接續辦理。」

管了兩年多，在這兩年多的看管時期以內，不但局方委員之任命須經領團的承認，而且僅僅蓋用局方關防，就此發給的契據，也竟達八百餘號之多。

一九一三年（民國二年）政府當局本前清道署成例，將該局收歸江蘇交涉署管轄；但領團一管就

一九一三年（民國二年）十一月，交涉員楊晟接任，照會領團，要求交還，領團置之不理。到十二月，楊交涉員以會丈局關係土地主權，長此為外人管理下去，實於主權國體，兩有妨礙，遂令該局員司遷至交涉署辦公，一面則照會領團，請勿再干涉，但領團却以為不能貿然遷移，覆稱：

「該局交還問題，必須開會公議，呈請使團核示後，方能定奪，此事未曾解決之前，不得將該局遷移！」

繼聞悉該局將實行搬遷，就飭令工部局立派中西探捕前往阻止，並留西捕華捕各一名，駐局看守。

然武力看守，究竟不是辦法，所以領團於是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召開會議，擬定交還條件，呈請公使團與外交部直接談判；一邊除將會議情形照會楊交涉員請其靜候解決，勿再飭遷外，並令工部局將看守巡捕撤回，免得多生交涉。

交還條件，據次年申報所載，計有七條，其最關重要者為第三條與第六條。

第三條：「寶山境內地契蓋用交涉使印。」

第六條「寶山會丈局應與上海會丈局合併。」

查寶山縣境，本非約開口岸，一九〇〇年（光緒二十六年）以後，當局特准洋商在該境內租地，實係約外通融，然僅允給縣契而已，與上海之蓋用道印，號爲道契者，迥不相侔，至此乃爲更進一步的要挾。而寶山會丈局因便利起見，原在上海租界貰房設立，由寶山縣委派員司及丈手人等到所辦事。至此領團乃企圖合併。

寶山紳士吳以義等，一看到報紙刊載條文，就上書江蘇民政長（省長）力爭，然爭亦無效。中央當局因洋商租地契據一向須蓋道印，且於一九一四年（民國三年）五月恢復前清滬道制，在滬設立滬海道尹公署，交涉員一職，即由道尹兼理。第一任道尹兼交涉員楊晟就職以後，就秉中央命令正式與領團訂立報載之七項條件，將會丈局收回。收回以後，第一件事，即合併上海、寶山兩會丈局，就在上海會丈局原址改設上寶會丈局，並於七月十二日委梁冠勛爲上寶會丈局局長。第二件事，即將前上海會丈局蓋用局方關防，權宜發給之契據，倒換道契。

一九一六年（民國五年）二月，道尹與交涉員分別任命，兩者對於此後會丈局之管轄權限，由外交內務兩部會訂如下：以交涉員爲會丈局總辦，以道尹爲會丈局會辦，道契應由交涉員核准轉送道尹蓋印，仍咨還交涉員發給。理由是「道契一項，向係蓋用道印，倘遽變更，恐生障礙，而事關對外，則由交涉員發給，係一定手續。」

是年五月底，交涉員楊晟，爲節省開支計，曾一度令該局遷至交涉公署（洋務局）內辦公，該局即於

六月三日遷移。其後，又因別項關係，復從交涉公署遷出。

一九二七年（民國十六年），國民政府成立，是年六月經中央政治會議決議，上寶會丈局應交上海特別市政府接管。旋以移轉管轄，關係交涉，不得不愼重考慮，致緩實行。到一九二九年（民國十八年）外交部有裁撤各省交涉員之議，即將該案併入裁撤交涉員善後辦法內籌辦。既而，外交部規定上海特派交涉公署於一九三〇年（十九年）一月一日裁撤，乃呈報行政院云：「該會丈局自應移交上海特別市政府接管。除令飭該交涉員辦理移交，並先期知照駐滬領團外，合將上寶會丈局移轉管轄各緣由備文呈請鈞院鑑核備案施行。」行政院據此呈報國府外，即令行市府知照。市府奉文再轉飭土地局籌備接管。土地局遵命辦理，並「擬於接收之後，將會丈局房屋繼續租用，改爲職局滬北辦事處，從事清理積案，暫以六個月爲期，一切公文仍由主管科核轉，所有新發生案件，一律由職局主管各科直接辦理，以清界限，而資整頓……職局於接收之時，雖不能不酌留熟手，以資接洽，而所有主任以上各員，擬一律予以解職……」呈覆市府，市府照准，令仰該局如期派員前往接收改組。但以江蘇特派交涉公署案卷太多，要求延長移交日期十日，故直到一九三〇年（十九年）一月十二日，始由土地局實行接收（卷宗、單契、款目），即在巨籟達路三六三號就前上寶會丈局原址，改組爲上海特別市土地局滬北臨時辦事處，並派接收委員陸祖彬爲該辦事處主任。

當實行接收之前，土地局曾於一九二九年（十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公函駐滬各國總領事（計

英、美、法、日、意、比、瑞士、德、瑞典、挪威、荷蘭、葡萄牙、丹麥、西班牙）云：

「敬啓者：敝局於十二月十一日奉市政府訓令轉奉中央命令接管上寶會丈（洋商租地）局，並經市政府函達在案。所有上寶會丈洋商租地局卷宗，業由敝局遵令派員接收，以後關於洋商租地會丈事務，悉由敝局照舊辦理，如有應行協商之處，當隨時與兩工部局主管人員推誠接洽，以期迅速而臻妥善。茲爲便於接洽起見，特繪由租界至敝局之詳細路線圖一張，送請貴總領事察收爲荷！」

（註）事爲東區以內有一田單基地，該業主於轉換過契時，暗自串通丈繪生，將貼鄰該地之公浜丈入充數，道契出後，計得地二十一畝餘，迨後售之他人，購之者復將該地分售於人，經此分售後，數度丈量，其畝數總計祇有十八畝餘，相差有三畝之鉅，因而發生交涉，理詞各執，由洋商轉呈領事署，復由領事署轉至道署，結果私行和解，由原業主賠償少地一半之值。

江海關

江海關史話

如果是在夜裏，又如果黃浦江上沒有一隻船，再如果黃浦灘路沒有第二個人，沒有一輛汽車、電車，以及其他各種車輛的時候，而同時如果你不是個聾子，那麽每當時間過去十五分鐘，你就有機會可以聽得一種幽揚的音樂從天空中發出來，散在黃浦江上，傳入你的耳中。你不怕我儘說「如果」吧！如果你不怕扭了你的頸子，將頭抬起來向發出音樂的所在去望一望，你一定能够看到像十五夜裏的月亮那樣圓，那樣皎潔的一個發光體在半空中懸着；但是你不要驚奇，以爲月亮一到黃浦灘路就會天天圓的，雖說洋人

的本領竟可以「偷天換月？」要是你果眞那樣想，那你雖然不是聾子，做瞎子却有資格了，告訴你：那是江海關大樓頂上裝着的報刻鐘；會得發光正是裏面燃着電燈的緣故呀！

提起江海關的鐘，差不多在上海住的人們同時身邊備有錶的，他們都知道這是上海的一隻標準鐘，它的時刻和徐家匯氣象台的天文鐘一樣準確；可是，再向他們提一提架這只鐘的江海關的歷史是怎樣？江海關對於我國關稅主權又是怎樣？那麽，我怕他們一定會向你瞠目，就是不「瞠」他的「目」，至多告訴你一點零碎的沒有考據過的歷史。好罷！我來一開方便之門罷。

拿時光倒回過去九十二年，在一八四三年（清道光二十三年）的時候，鴉片戰爭我國被英國戰敗，江甯條約成立，廣州、廈門、上海、甯波、福州五處開爲商埠，准許英國人民貿易通商，上海不久在洋涇浜北面設立盤驗所，檢查外船進口貨品。到一八四六年（清道光二十六年），滬道宮慕久又在北門外頭壩南面浦，建立洋關，稱爲新關，專司各國商船稅務。一八五一年（淸咸豐元年）上海英國領事阿利國（R. Alcock）指斥徵稅行政腐敗，說「商人舞弊，官吏納賄，谿輸漏稅，既損害關稅收入，又妨害正當商人營業，亟應整頓……」這些話，陳述駐滬公使，但是因爲事關內政，公使亦未便干涉，到一八五三年（淸咸豐三年）小刀會佔領上海縣城，海關長官滬道吳健章逃入租界，徵稅的事務就此停止。這時候阿利國認爲正是整理的機會，就和美法領事協商權宜辦法，由領事代表中國官廳向外商徵稅，不必繳納現金，而代以期票，到將來戰事平定以後，再行結算。這項辦法行了不久，因爲三國領事權力祇限於本國商人，不能及到別國所

以到第二年一月二十日，（清咸豐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美國首先脫離，這項辦法就此成爲泡影；而已經收得的期票稅項，亦發還原主。這一年二月九日（清咸豐四年正月十二日），滬道吳健章得英領事的援助在租界蘇州河北岸設立臨時徵稅機關，開始徵收關稅。不久，英國人又說臨時徵稅機關行政腐敗，雙方爭執了許多時候，結果英國的船隻首先自由出入，各國都看他的榜樣，上海就暫時成爲自由港。

後來，英國領事阿利國又創議徵稅機關引入外人勢力，以清積弊。當時吳道台因爲急於收得稅款，其他的利害並沒有想到，結果就在六月二十九日（六月初五日）決定組織關稅管理委員會 (Board of Inspectors) 由英、美、法三國領事與滬道簽訂關於上海江海關組織的協定九條，關於引用外人的，是第一和第五兩條：

「第一條　江海關監督，最困難事，爲不能廣羅誠實精明熟悉外國語言人員，以執行徵收事務及履行條約。惟一補救此點之法爲引用外邦人才於海關，由關道選擇任用，授與權柄以行使其職權。」

「第五條　外國委員，如有勒索賄賂，辦事疏忽等情，一經查出，即由道台會同英美法三國領事審理，以定去留。」

於是外人管理海關，就在這時候開始。

七月十二日（六月十八日）新制度開始實行。當時英國委員是威妥瑪(T. F. Wade)，法國是史密斯(A. Smith)，美國是卡爾 (L. Carr) 名義上規定是三個委員合議而行，實際上實權卻逐漸歸於英國

委員的掌中因爲威妥瑪華語是說得很流利，而辦事的才識與熱心又較法美兩委員來得好，因此在國際基礎上，漸漸地造成一個人獨裁的局面。第二年威妥瑪回復副領事原職，英國委員由領事館通譯官李國泰 (H. N. Lay) 接充，法美兩國委員亦有更動，而實權仍在英國人的手裏。

一八五八年（清咸豐八年）英法戰爭後，天津條約成立，在中英章程第十款裏曾有左列的規定：

「通商各口收稅如何嚴防偷漏，自應由中國設法辦理，條約業已載明；然現已議明各口劃一辦理，是由總理外國通商事宜大臣或隨時親詣巡歷，或委員代辦，任憑總理大臣邀請英人幫辦稅務，並嚴查漏稅，判定口界，派人指泊船隻，及分設浮樁號船塔表望樓等事，毋庸英官指薦干預。其浮樁號船塔表望樓等經費，在於船鈔項下撥用。……」

照這項條文看來，外人管理海關，遂成爲永久性質；而條文裏的一句「各口劃一辦理，」實際上已經含着將上海海關制度，推行於全國各商埠了。

上海海關，自從天津條約實行以後，上海關稅管理委員會就實行改組，第二年，兩江總督何桂清委派李國泰做總稅務司；同時陸續設立汕頭、福州、甯波、九江、鎮江、天津各關。一八六一年（清咸豐十一年）李國泰請假回國，費子洛 (G. H. Fitz-Roy) 和赫德 (Robert Hart) 二人，先後由南北洋大臣及總理衙門恭親王委派代理總稅務司。而重要的事務，完全由赫德主持。一八六三年（清同治二年）李國泰免職，總稅務司卽由赫德實授，這位赫君接任以後，就着手創設新關制度；第二年，赫德又與總理衙門訂定海關募

用外人幫辦稅務章程二十七條，到這時候，我國關稅主權，可以說完全落在外人手裏。你不看見嗎，江海關的前面那一個背着手低着頭的銅像，正是那位攫取我國關稅主權而外人以爲勞苦功高的赫德呢！

現在我國的關稅經過多次的奮鬪，是早就收回了，但是外人在海關行政上，仍是佔着很大的勢力；不過這些事似乎不是本篇的範圍，自有其他的人來告訴你的。現在我可以將江海關的現狀稍稍告訴你一點：

江海關現任的稅務司是羅福德，他是英國人，在今年一月八日才接任的。至於江海關內部的組織，大約可以分爲總務、驗估、會計、緝私、漢文祕書、英文祕書、監察、港務八課，及駐郵包裹、南市辦公兩處，各課處的重要職員是：

課處名稱	職別	姓名
總務課	署稅務司	周驪
	副稅務司	樸安西
	署副稅務司	裘倬其
	進口監事	魏士琦
	出口監事	王化民
驗估課	署稅務司	費安德

署副稅務司　吳耀祺
超等驗估員　狄　鬲
化　學　師　黃有識
糖類化驗師　周大瑤

會計課　副稅務司　富那根
　　　　署副稅務司　林國道

緝私課　署副稅務司　柏爾默
　　　　副監察長　貝　麒

漢文秘書課　署副稅務司　應信濟

英文秘書課　超等幫辦　哲爾滿

監察課　總監察長　魏比韓

港務課　港務長　谷利恩

駐郵包裹處　署副稅務司　包爾樂

南市辦公處　二等幫辦　胡樹人

（二十四年六月寫）

江海關關署建築沿革

當一八四三年（清道光二十三年）上海開爲商埠以後，關於稅務的徵收，祇是在洋涇浜北面設了一個盤驗所，並沒有建築關署，到一八四六年（清道光二十六年）纔由兼理海關事務的上海道台宮慕久在北門外面頭壩的地方建築了一所關署，稱爲「新關」或者是「北關」。至於爲什要稱爲新關或北關的理由，因爲在小東門外本來有一個海關，爲了建築時間和所在地點的關係，就有那兩個名稱的出現。一八五三年（咸豐三年），小刀會佔領上海縣，頭壩面浦的新關關署，就在那時候被他們燒掉；而徵稅的事務也就同時停止。到第二年上海縣城克復，當時道台很想仍舊在原來的地方建築關署，但是爲了英國領事的阻撓，始終也沒有成爲事實。後來因爲稅務行政一再變更；所以關署也始終租賃別人的屋子，由蘇州河北岸而蘇州河畔再由蘇州河畔而江西路南京路轉角的一個大堆棧裏。

一八五七年（清咸豐七年），江海關在漢口路外灘那所古廟式的關署落成，從那時候起江海關算是自己有了關署。

時間一過就是三十四年，這一所關署到了一八九一年（清光緒十七年）的時候，已經是「星霜屢易，風雨頻吹，」有些搖搖欲倒的現象，於是由道台聶緝槼和當時江海關的斐稅務司禀准了大憲，撥款與修；一面又聘請了一位英國的工程師來設計這一所新的關署。先後費了兩年的辰光，在一八九三年（清光緒十九年）的冬天纔完全竣工。因爲是外國工程師設計的關署的式樣也由古廟式而改爲西式了。至於內部的設備，當落成時去參觀的人曾有紀錄，現在不妨將它搬一點在下面：

「……前面以鐵欄圍繞，入其門，地甚寬廣，可以方軌並馳。由南首石梯歷級而升，則爲總寫字房，長十三丈，廣八丈餘，中設寫字檯二十餘隻，外設櫃檯凡三面，商人進出貨物，在此報稅，可容數百人；南北兩梯，皆可出入，藉免擁擠之虞。梯傍有石獅，蓋仿中國衙署式樣也。總寫字房之對面一小間，爲總理洋藥稅餉之所。復至樓上，北首爲稅務司辦公之所，及參贊、文案、管理銀錢諸所，南首爲河泊司辦公之所，及辦理船務人等所居。再上一層爲辦理冊籍處，方廣六丈，更躡梯而上，有數處爲儲放冊籍之所，其梯作螺絲形，盤旋而上，則爲鐘樓，……此鐘係英國倫敦京城製造，約銀五千餘兩，鐘擺以鋼、鐵、鉛三者合冶而成，取其行動較準。……此鐘每禮拜開一次，……報刻則有小鐘。……屋頂有鐵條，通入地中，使空中電氣，由此入地，以免震撼之虞。各處玻璃窗裝在外面，百葉窗裝在內，蓋辦公之處必如此乃形便利，遇雨時水不流入，如晴時嫌日光透入，逕將百葉窗掩上，玻璃窗可以不勞啓閉。樓下爲將來辦理書信館之處。……又有蒸氣之處，用鐵管徧達諸室，天寒時便可滿室溫和。……」

在這裏我們得提到另外一件事，據上海縣續志說：「江海關在公共租界漢口路東面浦，光緒十二年巡道邵友濂詳請改建，十七年竣工，巡道聶緝椝題江海北關額。……」

照上面的記載看來，可知江海北關關署在一八九一年（清光緒十七年）又建過一次，但是據我們反覆考究的結果，覺得上海縣續志的記載是錯誤的。因爲邵友濂的做上海道台，是從一八八二年（清光緒八年）起到一八八五年（清光緒十一年）爲止，在一八八六年（清光緒十二年）的時候，已經由湯

壽銘來接任了，那麼怎能再詳請改建關署呢？并且，在一八九三年（清光緒十九年）那所西式關署落成的時候，當時參觀的紀錄裏也曾說過，重建的原因是爲了「星霜屢易，風雨頻吹」，破壞不堪的緣故，如果在一八九一年（清光緒十七年）確是重建過一次，那有隔了兩年的屋子就會破舊不堪呢？所以我們斷定上海縣續志所說的在一八九一年（清光緒十七年）會重建過，正是一八九三年（清光緒十九年）這一次的錯誤。

一八九三年（清光緒十九年）關署的建築，照上面的記載是很考究的，有鐘樓，有避雷針，還有所謂「水汀。」但是到一九二五年（民國十五年）已經覺得房屋太狹窄，於是以二百萬兩的預算設計重建，這一年十二月奠定基石，到一九二七年（民國十六年）十二月十九日正式落成。這就是現在矗立在漢口路黃浦灘的江海關關署。　（二十四年六月寫）

領署史話

英領事署的來歷

一八四二年八月二十九日（清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二十四日）中英雙方代表在南京簽訂了南京條約，規定上海等五港口開放爲通商口岸之後，次年十一月八日（道光二十三年九月十七日）第一任駐滬英領巴爾福氏（George Balfour）到上海，接着上海便有了英領事署，是租的城裏一條東西大街上顧姓的一個有五十二間房子的大宅子。

到一八四五年十一月二十九日（道光二十五年十一月初一日），根據一八四三年十月八日（道光二十三年八月十五日）中英虎門條約限止英僑在五口通商須議定界址不許踰越的規定，上海創設了英僑居留區即所謂「英租界」，雖然這時的英租界西界尚未確定，但英領巴爾福頗覺有將領署遷入租界的必要，便進行「租地」，結果於一八四六年四月二十八日（道光二十六年四月初三日）定下了李家莊房地一百多畝，計價一萬七千元。這李家莊的房地，便是現在黃浦灘頭英領署所在之處，當時剛剛在英租界界址以外，要到一八四八年（道光二十八年）英租界擴充，北界推展到蘇州河的時候，才算是在租界範圍以內。

李家莊房地雖然定了下來，然而英領署並沒即行從城裏遷移出來，所以不即遷移的主要原因，是因爲當時英國法律不允許駐外領事「租」地建造領署。所以李家莊「租」地的定洋四千元，還是巴爾福私墊的。一八四六年十月（道光二十六年九月）巴爾福辭職，繼任英領阿利國（R. Alcock）繼續和其母國政府磋商這領署的未了問題；阿利國是一個又能幹又潑剌的傢伙，終於得到核准。一八四九年七月二十一日（道光二十九年六月初二日），英領署便遷入了黃浦灘頭的新址。

後來一八五二年（咸豐二年）領署房屋翻造。一八七〇年十二月（同治九年十一月）燬於火，所有擋案幾乎全部燒掉。一八七二年（同治十一年）才又造起新屋來。

法國駐滬總領事署建設史

法國第一任駐滬領事爲敏體尼(Montigny)氏，是於一八四八年一月二十五日(清道光二十七年十二月二十日)到上海，到後兩日便向天主教趙方濟主教(Mgr Maresca)租得一屋，作爲領事署。此屋原爲羅伯濟主教(Mgr Besi)住宅。但至是時屋宇已呈頽廢狀態，經加以修理後，——修理費計達一千三百二十元，——方才好住；而每年租金共爲四百元。

這時署址，是坐落於洋涇浜和縣城的中間；計有主屋一座，靠着現在朱葆三路至天主堂街間的公館馬路，供爲領事的寓所和辦公處之用；另有較小附屋一座，中分兩室，一爲書吏室，一爲客廳，更有前供天主堂用的小屋一座，坐落於天主堂街和公館馬路轉角處，則改僕役室。

署址面積，地盤頗大，計包含有現在的：聖若瑟堂，若瑟修院，以及附近各屋，直達老永安街、國民飯店等處。

領署的大門，是向東開的；南面即朝城牆一帶，後面爲墳地，且有若干破屋，錯叢其間；至於西北兩面，則爲松林。

到了一八五三年八月二日(清咸豐三年六月二十八日)，方由愛棠(Edan)領事，向法國外交部，提出建設駐滬領事署的建議；……但一八五四年(清咸豐四年)的小刀會亂事，暫時動搖了這建設領事署的計劃；而愛棠乃在一八五四年九月七日(清咸豐四年閏七月十五日)信中，答覆法外交部說：

『……願保留應造領事署的地盤，以俟外交部的新訓令……』

一八五四年九月間（清咸豐四年閏七月間，）英商沙遜洋行(Sassoon and Co)，要求承購法租界公館馬路至洋涇浜間的外灘一段，而此段已爲法領署書記吉利克高斯基(Kleckowski)，和法商人雷米(Remi)(利名洋行大班，）在一八五一年（清咸豐元年）時所預定；因此頗引起英法領事間外交上的爭執。

一八五四年（清咸豐四年）間，原有的法領署，又因對付小刀會軍事上的便利計，由法海軍司令辣格納(Laguerre)收爲軍用，其中一部份且經拆毀；……由是愛棠遂於一八五五年一月三十一日（清咸豐四年十二月十四日）函達法外部，力陳應急購得此地，以免沙遜事件的再起。

在尙未得到外部的覆文間，已有法商雷米出面以己名代購領署的用地；幷且約定：將來法國政府需要時，立卽可以原地奉讓。

這塊法領署的基地，乃於一八五五年二月十四日（清咸豐四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由雷米購得，代價共計萬元。

到了一八五五年十二月末，（清咸豐五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愛棠尙未收到法外部關於建設領事署的訓令，而舊日敏體尼所租的天主堂房屋，已不堪再住。

雷米既購得爲備建設領署用的地盤後，便暫以爲法國海軍煤棧；而在此地上，尙有一座華式房屋，係舊日某官的住宅。

由是愛棠乃向雷米商量，修理這舊官宅，改為領署之用；……而愛棠領事，遂於一八五六年初，（清咸豐五年底）將領事署移入其中。

愛國的雷米商人，對於此屋，不願收取任何租金，而且在此地基上，亦不願起造任何房屋，以靜待法外部的明令。這樣便經過了八年！

在雷米代法政府購地的時候，原是為愛國心所驅使，並無待價而沽的意思；……但是雷米後來離滬了，而繼之經營商業者，則為姪徐蜜德(Schmidt)此人個性，與其叔父卻是完全兩樣的。

一八六三年春（清同治二年），法外部終於承認確有應設領事署的必要，乃訓令此時駐滬的法領莫泊三(Maubousin)，即與徐蜜德訂立建造領署的合約；而建設的基金，則規定為八萬五千兩，其中四萬五千兩，係供為購地之用。

此時公董局已在一八六二年（清同治元年）成立，徐蜜德係董事會的董事而兼司庫；……他對於領事署的建設，便想乘機謀利。

當初雷米所購得的地盤，計有四畝九分三厘六毫，代價不過一萬元；而在此時，徐蜜德每畝卻索價一萬兩，更須加上升科費一萬九千兩；……經過再三的商榷，方允將升科費減為八千兩，而地價仍是每畝一萬兩。

購地的合約，終於在一八六三年七月十二日（清同治二年五月二十七日）簽訂；而每畝萬金的地

價，確是打破當時上海地價的紀錄；惟莫泊三領事所以高價購進的緣故，據其一八六三年九月十七日（清同治二年八月初五日）向法外部的聲明，則爲報答徐蜜德的叔父雷米多年借屋不收租金的恩惠。

法國政府購得的地皮仍嫌太小，不足以供建屋之用；此時乃有法國郵船公司慨然將其法外灘的地，捐贈四畝半；又有法商皮少耐(Buissonnet)亦樂助領事署建築費一萬兩。

但是法國當局，爲了維持政府的尊嚴起見，由外交部於一八六三年十二月八日（清同治二年十月二十八日）下令，拒絕法郵船公司和皮少耐的贈助！

此時，莫泊三領事已死，而由薛貝利(Chevrey Rameau)和葛多(Godeaut)繼任了。

關於建築領事署的工程，此時有法商徐蜜德和英商懷時斐歐特(Whitfiold)兩家投標；由法外部比較的結果，終於選定徐蜜德得標，標約係於一八六四年七月九日（清同治三年六月初六日）訂立，標價共爲六萬〇六百六十六兩六錢六分，限在二十四個月以內起造領署完成；延期一個月，罰銀五百三十三兩三錢三分。

在進行動工時，原有的領署，自當遷讓；……徐蜜德乃將其地產兩處，租與葛多，作爲臨時領事署。一處是在公館馬路天主堂街轉角，租費每年二萬八千佛郎，供爲領事辦公處用；一處是在洋涇浜旁法郵局內，租費爲二萬佛郎，供爲領事住宅用。

此座新總領事署，計有四層樓，後於一八六七年（清同治六年）春間落成；迨至是年五月中旬，法總

領事白萊尼蒙馬浪(Bren er Moumorand)乃行遷入辦公。

至一八八四年二月（清光緒十年三月），那座新總領署房屋已形欹側；此時任領事者爲李梅（Lemaire）乃租英租界廣東路爲住宅，又另租新北門街——就是現在的天主堂街洋房爲辦公處，而會審公堂和中國文案，則仍留居於那已欹側的領署內。

一八九四年一月，（清光緒十九年十二月）任領事者爲呂班(Dubail)，決定翻造領署，乃將會審公堂遷入八仙橋巡捕房發落處，——即現在的八仙橋中法學校原址，——而中國文案則遷併於天主堂街領事辦公處。

一八九五年六月，（清光緒二十一年五月）新領事署落成；是時任領事者，仍爲呂班，即率屬遷進居住辦公。

這就是現在我們所看見的法外灘法國總領事署的房屋了！今年是一九三五年，（民國二十四年）所以法領事署迄今是恰有四十歲。

市政講話

上海市制進化史略

上海市政，肇始於一八九五年（清光緒二十一年），但當時工程局組織，實在不能算是完善的制度。迄至光緒季年，經過戊戌庚子變故，清政府纔知道墨守舊章，再不能適合那時候政治環境的了，遂於一九

○五年（淸光緒三十一年）派遣專使，分赴歐洲、日本等友邦，考察政治，以期有所取法。翌年，各專員回國，卽條陳立憲重要各點，極蒙淸政府嘉許。

一九○七年（淸光緒三十三年），淸政府下詔預備立憲。次年，各省督撫也有請開國會的，於是淸政府於該年八月公佈九年預備召集國會的計劃，並將逐年籌備事宜，一一宣示。對於城鎭鄉地方自治章程的規定，列爲第一年應行籌備事項當中之一，故於一九○九年一月十八日（淸光緒三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將城鎭鄉自治章程完全頒佈。這就是中國第一次市制了。上海起先原有城廂內外總工程局的組織，並發佈章程，至是，卽遵照改組爲城自治公所。

城鎭鄉自治章程規定府、廳、州、縣治城廂爲城；城廂以外的市、鎭、村、莊、屯、集等，人口滿五萬以上的爲鎭；不滿五萬的爲鄉。各城的市權；計有學務、衞生、道路工程、農工商務、善舉、公共營業、財政，及其他因地方習慣向歸紳董辦理的事項。其組織，則有議事會和董事會：前者員額概爲二十名，凡人口在五萬以上的，每多五千，得增議員一名，至多以六十名爲限。各議員均由各該城鎭選民互選之。議事會選定以後，更互選議長、副議長各一人，議員及正副議長任期均爲二年，議員則每年改選半數。董事會係以總董一人，董事一人至三人，名譽董事四人至十二人組織之。董事以各該城議事會議員二十分之一爲額，名譽董事以十分之二爲額；均由議事會議員選舉之。總董的選舉，應選正、陪各一人，呈由該管地方官申請督撫遴選一人委任之；董事祇呈請地方官核准任用之；任期二年。名譽董事，毋庸呈請官廳核准，每年改選一半。

及至辛亥革命，起於武昌數月間，清政府推倒，民國成立。國家政體自君主變爲共和，上海市制因之亦行改易。但因當時中央軍事未定，無暇顧及地方政治，故各省各自爲政，自治制度自行訂定。蘇省於辛亥革命以後十一月二十一日（十月初一日）召集前諮議局議員，開臨時省議會於南京，議決江蘇暫行市鄉制，由都督公佈施行。一九一二年（民國元年）四月，江蘇臨時省議會又將市鄉制加以修正，迄次年六月，又行修改。但該項市制實係依據前城鎮鄉自治章程而擬定，除名稱外，不同之處很少。惜上海實行自治未久，袁世凱帝制自爲，於一九一四年（民國三年）二月三日，藉詞通令停辦。

此後，袁氏因爲避免摧殘自治的惡名，掩飾人民的耳目，重令當時內務部訂立地方自治試行條例，於該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公布；接着，又因自治成立有礙帝制的實現，復於次年四月十四日公布自治試行條例施行細則，規定地方自治試行條例的施行，分調查、整理、提倡與實行的三個時期，故意延緩時日，和滿政府的遲遲不肯宣布立憲，用意正同。袁氏旋經逝世，該項條例當然也未曾實行。

當時上海自治宣布停辦，官方即有工巡捐局的組織，但係秉承袁氏意旨，沿襲前清時代天津市政機關的形式，祇管馬路工程和捐務兩項，其他事務則委托地方官和地方經董管理，在市政制度上，仍舊不能稱爲完善。延及一九二四年（民國十三年）上海自治始經根據前市鄉制回復組織。次年春，北京政府爲欲免除上海此後災禍起見，明令撤廢上海兵工廠，規定淞滬爲特別商埠，永不駐兵。這時，蘇省省長爲因特別商埠的重要，特聘淞滬人士組織淞滬特別市籌備會，起草淞滬特別市公約。該公約規定市立法機關爲

特別市議會；其執行機關，除設市長一人外，更設董事會爲市長執行事務的輔佐機關。當經淞滬臨時市議會議決通過，並呈請省方備案。但北京政府不肯承認，未與實行。同時，另行規定淞滬爲市區，取消商埠計劃，並擬定淞滬市區自治制，將淞滬市區的行政組織規定有市議會及區議會爲議決機關；及市長、市董事會暨區長等爲執行機關。但市長地位，不能如特別市公約的規定，可以獨裁市自治事務。旋因浙奉用兵，此制也未實行。一九二六年（民國十五年）五月，孫傳芳來滬，有淞滬商埠督辦署的組織，爲官辦商埠市政性質，雖爲特別制度，市政機關有統一管理之勢，但設施未久，即行停頓。一九二七年（民國十六年）國民革命軍來到上海，復經有臨時市政府的擬定。上海特別市名稱由此確立，但當時政治情態，稍形混亂，地方秩序也未曾安定。迄至該年七月，上海特別市暫行條例頒佈，上海特別市政府（即今上海市政府）成立，上海市制始有現在的定型。（一九三五·五·二〇）

上海市政機關變遷史略

我們知道，清代的同光年間是中國近代史裏一個轉變期；同時，也要知道，那也是上海近代史裏一個轉變期。一八六五年（清同治四年）上海那時有所謂洋務，以曾李創辦江南機器製造總局開端。自是以後，上海風氣逐漸開明，士大夫的意識也逐漸變換過來。那麼上海的市政係怎樣起始的呢？請看下面的一段紀錄。

「小東門外，自十六鋪起，迤南沿江一帶浦灘，從前邊幅尙窄。迨後接漲新灘，經民一再升科，浦岸日

益廣闊。光緒五年間，奉前升憲劉飭委查勘，釘立界樁。界樁均係沿岸靠水而立，樁外本無餘地。乃歷時既久，浦邊淺灘漸次淤積，附近各租戶陸續塡佔成地。故浦灘愈接愈寬，江面日形淺狹，關礙實非淺鮮。前經會董查勘，議以淸出界址，塡築大路，首杜侵占，以保灘岸。』

以上係一八九四年六月（淸光緒二十年五月）上海縣知縣黃承暄因淸理南市浦灘而向滬道黃祖絡建議開築馬路的稟文。本來開築馬路的事，在一八九〇年（淸光緒十六年）間滬道聶緝槼任內時，早經計劃過，後來因爲中日戰爭發生，沒有能夠實現。這次算是舊話重提了。當經滬道黃氏轉稟兩江總督張之洞，奏請淸政府籌撥經費，有：

『一經馬路開築，市面既興，地價必昂。彼時察酌情形，定價出租。所收租價，先行歸還馬路經費，不敷再行另籌』

等語。於一八九五年十二月（淸光緒二十一年十一月），得淸政府核准。同時，上海南市馬路工程局即由滬道劉麒祥委員開辦。

該局要算是上海最早的市政機關，不過以職任和組織來說，祇能算是現代型的市政機關中工程處一小部份。一八九六年（淸光緒二十二年）勘定沿浦馬路用地，自方浜口起至陸家浜口止，共三十八畝七分六厘二毫弱。此項地畝係當時城廂區第二十五保屬地。馬路路綫計長八百〇四丈，闊三丈英尺。一八九七年（淸光緒二十三年）第一條馬路路工告成。這就是後來通稱爲南市的外馬路。

該項馬路完工以後，該局即改稱上海南市馬路工程善後局。除繼續清丈浦灘，開築裏馬路以及辦理附近居民領用馬路兩旁隙地印發執照管業事宜外，其行政設施係和租界情況相仿。該局總辦係由江督劉坤一派委，襄辦則由滬道劉氏札委。有巡捕，由局中分派到各馬路巡邏；後來並先後陸續雇用印捕六名。也有巡捕房專爲拘罰馬路行人違章而設。南市的電燈也由該局於一八九八年（清光緒二十四年）開辦。該局任務，比較工程局時代，係繁重一點的了。

當時上海市政可算已經開始向近代化方面追求。緊接着南市馬路工程善後局繼起創辦的，吳淞於一八九八年（清光緒二十四年）有督辦吳淞開埠工程總局的設置；由江督劉坤一委滬道蔡鈞爲督辦，志鈞爲總辦，向萬鑅爲會辦。閘北於一九〇〇年（清光緒二十六年）有閘北工程總局的設置，初由地方紳商陳紹昌、祝承桂，繼由沈鏞、錢康榮等主辦。然而，上海市政發展的重要關鍵，却還在於地方自治制度的倡行。

到了光緒季年，全國上下已經恍然大悟，爲人謳頌的「中學爲體」，「西學爲用」的口語係失去時代性的了，漸漸的都知道要從事於政體上基本的改革。上海當時官紳所謂得風氣之先，情緒當然更加熱烈。南市馬路工程善後局，即於一九〇五年（清光緒三十一年）由地方紳董姚文枏等接收，改組爲城廂內外總工程局，設議事會和董事會，分別爲議决和執行的機關，市政規模已漸具備。接着，到了一九〇九年（清宣統元年），該局因所轄區域範圍被劃爲城自治區域，即由李鍾珏等改組爲城自治公所。

其他，除吳淞開埠工程早經停頓外，閘北工程總局因經費不足，呈請官辦，於一九〇六年（清光緒三十二年）正式改組爲上海北市馬路工巡總局；接着，於次年又改組爲上海巡警總局。此後閘北市政，便轉入於警政範圍。浦東方面，也於一九〇六年（清光緒三十二年）由上海縣知縣汪懋琨准高行、陸行兩鄉紳董朱有恆、謝源深等呈請通詳立案，創設浦東塘工善後局，名義上像是水利工程機關，而實際上的設施，係屬於市政範圍的。

迄至辛亥革命以後，城自治公所改稱南市市政廳，市長先後爲莫錫綸、陸文麓兩人。閘北初成立自治公所，接着也同樣改組爲市政廳，錢允利、沈鏞被推舉爲正副市長。浦東該局名稱組織仍舊。當時，南北兩市政廳雖然各自獨立，權限却非常擴張，步伐也很一致。倘使不遭遇着中途的挫折，市政方面當然有較更好的成績。

無如，上海自陳其美於一九一三年（民國二年）辭去滬軍都督，滬軍都督府解散以後，政權落於袁系政客之手。上海地方紳士的抬頭，很引起官方的注目。加以二次革命在上海爆發，袁皇帝準備登龍種種原因，一九一四年（民國三年），北京政府就不顧一切，下了解散地方自治的命令。上海南北兩市政廳分別由官方接收。南市改稱爲上海工巡捐總局，閘北改稱爲閘北工巡捐分局，屬總局管轄，繼又緊縮範圍，改設爲閘北分辦處。浦東塘工善後局因爲地方較爲偏僻，幸還健在。

上海市政在此動搖時期，屢經掙扎奮鬥。一九一八年（民國七年），地方人士屢次請求恢復自治，政

府均延遲未准。滬南、閘北分治問題，總算接受地方人士的請求，而將滬南、閘北兩局分別改稱爲滬南工巡捐局、滬北工巡捐局，仍恢復其各自獨立的狀態。吳淞方面於一九二一年（民國十年）復一度有商埠局的設置，由張謇主辦。主旨係分租界之勢。惜未久，工作停頓。

齊盧戰爭結束，而上海自治恢復，說來也慘痛得很，彷彿這件事就是淞滬人士苦痛流離的代價。南市於一九二四年（民國十三年）改組爲上海市公所，閘北於其次年改組爲滬北市政局。一九二六年（民國十五年）又改爲上寶兩縣閘北市公所。自此，上海市政又重行活躍起來。一九二五年（民國十四年），江蘇省長韓國鈞有設置淞滬特別市的電令，北京政府另有淞滬市區自治制的明文，雖都未實現，但到次年，終於有淞滬商埠督辦公署的成立。

該公署由孫傳芳、丁文江分別爲督辦和總辦。這時，南市的上海市公所受該公署行政上的監督；而閘北係事先改組爲滬海道尹兼管滬北工巡捐局，至是即被接收。該公署自設置以來，上海市政頗有統一和擴大的趨勢，但未久，即告停頓。除上海市公所仍然存在外，閘北的滬北工巡捐局又經復活。一九二七年（民國十六年），上海特別市成立，兩機關俱被市政府派員接收。上海市政，自此就大踏步進入光明之路了。

爲史實顯明起見，茲將上海市政機關變遷經過，列表如下：

上海市政府沿革

上海市政府的成立，已經過八年；其組織體系，計有三次的不同樣。第一次的組織，係根據一九二七年（民國十六年）七月十四日國民政府頒佈的上海特別市暫行條例。

第一任市長黃郛在右項條例頒佈前，由國民政府任命，於該年七月七日就職，鑑於本市爲中外觀瞻所繫，關係至鉅，曾於就職時，發佈施政方針。未數日，右項條例頒佈，乃經一面委任祕書處及各局局長分別接收滬北工巡捐局、上海市公所、上海縣淸丈局、淞滬衞生局、浦東塘工善後局等機關，並先後成立祕書處暨財政、工務、公安、衞生、土地、公用、敎育、農工商、公益等九局；一面擬訂各項章則，公佈施行，以資遵守，並擬定本市區域範圍，呈請國民政府轉飭江蘇省府派員會勘，以明管轄而淸權限。黃氏悉心擘畫，頗見勞績，經過兩月，乃因舊恙復發，請辭，由國民政府任命張定璠繼任。張市長爲撙節經費起見，於該年九月底，將公益局裁撤，所有該局主管事務，分別按照性質，移交其他各局辦理。他如省市權限的確定，市行政區域的接收，也經在張氏任內，開始實現。

第二次的組織，係根據一九二八年（民國十七年）七月三日國民政府頒佈的特別市組織法。

此項法規，係通行的市政制度，和以前的上海特別市暫行條例只限於上海一市適用的性質不同。當時，上海特別市政府於該年八月一日起，遵照改組。除將農工商局改稱爲社會局，其餘各處局均仍照舊外，並於十二月二十五日成立港務局，辦理本市河港岸線碼頭船舶等事項。這時業務激增，各項建設，努力進

行，市政成績，頗有可觀。次年，即一九二九年（民國十八年）三月，張氏又因病乞退，繼任者爲市長張羣，又續有市中心區域的劃定。

第三次的組織，係根據一九三〇年（民國十九年）五月二十日國民政府頒佈的市組織法。此項法規，和特別市組織法同樣是通行性質，但含有地方自治組織性質的一點，又和特別市組織法不同。當時，市府方面，即於七月一日起遵照改稱上海市政府。除港務局奉令緩設，於同年十二月底裁撤外，其餘各處局內部組織略有變更。市中心區市府新屋由張氏舉行奠基典禮未久，張氏辭職去，今市長吳鐵城乃於一九三二年（民國二十一年）一月奉命繼任。突遭一二八滬戰發生，除救濟災區，撫輯流亡外，鑒於市區遼闊，維持治安不易，爲完成地方警衛，確保市區安平起見，於該年八月十八日成立保安處。市府新屋，繼續興築完成，同時進行市中心區建設，今後市政前途，正未可限量。（一九三五・一・一四）

吳淞自闢商埠的經過

一

吳淞之自闢商埠，是在一八九八年（光緒二十四年）。清廷所以要將吳淞自闢爲商埠，總括說一句，是爲免得外人藉口要求開闢租界，而謀自占先着起見。

吳淞地據海口，控制上海，又以上海水道淤泥日積，運輸不便，而吳淞灘地日漲，便於經營，外人於是都注意到吳淞了。

一八九六年（光緒二十二年），江督張之洞札飭滬道查勘吳淞灘地一文中就這樣說道：

『吳淞口爲通商首埠，江海要衝，進出要道，近來口內淤沙日甚，公司巨輪之噸位較重者，現均停泊近口，不能駛進上海，將來日益淺淤，通商大市必在吳淞，各國西人，莫不注意於此，現在地價之昂，不亞上海，而建設鐵路，運貨吳淞，亦爲通陸要道。……』

到一八九八年（光緒二十四年），外人要求吳淞闢爲租界的運動正式發端了，申報時評，把吳淞的重要與外人闢界的動機，更說得明白：

『吳淞一口，爲長江下流，崇明蔽其外，實七省鎖鑰，朝廷命宿將督重兵坐鎮此間，而近又練成自强一軍，自金陵移駐，蓋防江即以防海焉。然自上海通商，外洋輪船出入吳淞，爲咽喉要路，情形與天津之大沽口，甯波之鎮海口，福州之長門，廣州之虎門無異。惟他處沿海有山險可扼，而吳淞之砲台，則在平地，其形勢微有不同。第水路雖爲通商要道，而岸上未有租界，且地屬太倉州之寶山縣，又非上海所轄，西商欲於此間設棧起貨，格於成例，不克自由；而淞滬鐵路工程又未告竣，公司貨物必由駁船乘潮水漲落，未能迅速剋期，此西人之心所以必需闢租界於吳淞者，殆爲此也。……』

二

第一個看想吳淞的，當然是英國，一八七四年（同治十三年）一般英商藉口黃浦江淤塞，運輸不便，從事建築吳淞鐵路，卽爲明證。光緒中葉，僑滬英商因吳淞鐵路既拆毀，陸地已無運輸工具，而吳淞口外攔

又江沙淤漲，重載商船，不便駁運，乃稟由英領事轉駐京公使迭次要求清政府開放租界，却均未得允許。到一八九七年（二十三年）冬，英領事又照會當道，聲稱口外兵艦擬借用吳淞營地爲操場，實隱有開闢租界之要求，經自强軍營務處據理駁復，並電江督兼南洋大臣之劉坤一商請自動開埠

英美當時聯合一起，所以美國也有要求在吳淞開闢租界的意思。

美國之外，還有法國。一八九八年三月四日（光緖二十四年二月十二日），駐滬法領事白藻泰照會滬道，要求推廣租界的文中，也有「吳淞一部份」的提出。

但當時要求最烈的要算是日本。

因爲各國如此爭奪的緣故，江督劉坤一乃於一八九八年三月底四月初（光緖二十四年三月）奏請將吳淞自動添闢商埠，作爲滬關分卡，以便杜絕外人覬覦。淸廷准奏，着總理衙門規定地址自吳淞砲台起迤南至牛橋角止，咨行迅速辦理。劉督卽委滬道蔡鈞爲開埠督辦。蔡道受命以後，精密考量積極籌劃。考量籌劃結果，將下列五項最要辦法呈覆劉督：

『一、吳淞自我闢埠，須專自管之權，必須有切實可靠洋員會同籌商，悉照西法辦理，俾杜彼族藉口阻撓之漸。』

『二、淞埠通商後，華洋雜處，交涉繁滋，該處舊有砲台藥庫，必須設法遷移，以免意外危險之虞，並杜兵勇往來滋事之患。』

『三通商場界址，定以自砲台起迤南至牛橋角止，南北計十四五里之遙，倍於上海租界，不特工程需費較鉅，且照料亦恐難周，必須將外灘直入腹裏進深之界，量爲收束，定以兩里爲止，以示限制，而省工費。』

『四、日本屢請在淞埠自闢專界，英美各國亦思效尤，必須照會各國，作爲公共居住之地，力杜日本狡謀，以保我自主之權。』

『五、開埠經費，擔（文）律法官請撥一百二十萬兩，係連洋商所租沿灘地畝，應築駁岸碼頭，概歸我造，估計本不爲多，現因籌款爲難，祇請撥銀六十萬，實已竭力設法減省，萬難簡陋。』

上列五項辦法中，第一第四兩項，卽由江督轉商總理衙門辦理。總理衙門同意，咨飭會同稅司籌議辦理，並拒絕日使立界之議。第二端亦經奏准檄飭製造局將砲台拆卸，一併劃歸通商場。餘下定界及請款兩項，蔡道於四月十九日（三月二十九日）再呈稟劉督，「務請切實咨商總理衙門，如將來各國以獲益未優，商請開拓，擬懇極力堅持，俟數年後商務日旺，再行議展，以期工歸實際，款不虛糜。」

三

吳淞商埠，經蔡道悉心主持，遂切實進行，督辦以下，設有會辦一人，並設淸查灘地局，凡界內淸丈會丈事宜屬之。自强軍營務處沈敦和則勘定開埠地段，北自吳淞砲台（西砲台）起迤南至牛橋角止，北以泗涇河爲界，南以距浦三里爲界，自行築路設捕，作爲中外公共商場。其收用地畝，酌分三等給價，另擬吳淞開

埠租買地畝章程，凡在通商場界內，由清查灘地局先行清丈，發給執業田單後，所有華商洋商租地，一律仿上海租界章程，由海關道（卽滬道）會同各國領事換給華洋印契，每畝按地價之大小，酌收丈費八厘，但最多以二百兩爲限。其新契遇有轉移劃租分戶，例須覆丈，每契收費十元。埠工經費在江海關指撥，幷以官地領價及核提二厘丈費爲挹注。開埠工程總局在是年九月二十六日（八月十一日）正式成立。

但吳淞開埠，結果祇造了幾條馬路。一方面固因自己限於財力，無法發展；外人因自己不能闢界，對於遷地投資也不見踴躍。而另一方面，却實因庚子以後，訂立辛丑條約，黃浦江積極開濬，商船進出便利的關係，致使一般洋商營業趨勢，益集中於上海，（其實華商亦如此）而使淞口徒擁開埠虛名，無轉移希望。埠工會丈等各局到後來，因此也祇好次第撤銷。今者唯有幾條縱橫交錯的馬路，存了一些遺跡。

警政講話

上海市公安局沿革

上海市公安局初稱上海特別市公安局，於一九二七年（民國十六年）七月二十二日由前淞滬警察廳改組成立，繼於一九三〇年（民國十九年）七月一日奉令按照市組織法規定，改稱今名。其經過沿革，可分以下幾個時期說明：

(一)巡防保甲時期；

(二)設局招捕時期；

(三)警政啓蒙時期；

(四)警政孟晉時期。

(一)巡防保甲時期　上海縣在古時，原設有縣尉、巡檢等官，掌理巡捕盜賊、奸宄事宜，直到清代初年。還有該項職官名稱。那時是可以說係專管地方治安的人員，可是和現在警察行政比起來，當然差得很遠。倘然拿這句老話來說，「三間東倒西歪屋，幾個東西南北人，」眞形容盡致了。及至太平天國軍事以後，清吏對於地方行政大加整頓，推行保甲制度，頒佈保甲章程，因有巡防保甲局的設置。該局設總巡一人，由上海道委員派充，掌理城廂內外巡防保甲事宜。總局設在城中，初在沉香閣，後遷入縣署旁常平倉內。於城東、城南、城西、城北地方，俱各設一局。並於城外北新巡、引翔港、虹口、浦東等處，先後設置五局，俱歸總局管轄。局中員弁，分別由駐防軍營撥充。當時該局總巡告示略謂：「本總巡奉憲檄督辦城廂內外巡防保甲事務；向聞有等著名痞棍以及拆梢、蟻媒、拐騙、剪綹、竊賊並外來流氓，三五成羣，聚於茶坊酒肆，其名曰吃講茶，糾黨串詐，橫行不法，貽害地方，幷途假稱碰撞、訛詐、搶帽、竊物、攫取婦女首飾，揑造謠言。……尤有不肖之徒，聚衆開設賭場，抽頭漁利，即黃牌九、擲羊、押寶、翻天印諸色名目，不一而足。……本總巡爲民除害起見，本當按名立拿重辦，姑念無知，不忍不教而誅。若能從此斂跡，……則免其已往；如敢仍蹈前轍，……立即指名拿究……」等語，可見其管理一斑。

(二)設局招捕時期　巡防保甲時期，尚係軍警淆混未分，談不上什麼警察行政。到了一八九八年（

光緒二十四年）南市有由馬路工程局改稱的馬路工程善後局成立，因外馬路新近築成，關於彈壓巡查事宜，有「中國巡捕房」的創辦。計於浦灘一帶，酌定地段，分設三處。除由江蘇撫標滬軍營調派勇丁選充巡捕外，並定有招捕章程：「一、須身體强壯；一、年在三十歲左右；一、無論何省之人，皆須熟悉本地情形，並能操本地話言；一、須有妥當舖戶擔保；一、不准吸食洋烟、嗜酒、好賭；一、到局考驗，須親身不准頂替；一、一人不准報兩名，違者並扣；一、臨時不到，着卽於册內扣除，不准補考；一、本局僕役已經因事剔退者，不准充捕；一、另立捕勇章程，一律遵照，違者懲辦。」計經招選派定巡捕六十名。後來上海道又雇用印捕六名。同時，吳淞方面亦由清政府籌議開埠，由江督委員督辦。其計劃中，除勘地築路外，並擬設巡捕房，招用巡捕。到了一九〇四年（光緒三十年）閘北工程總局因商款不繼，呈請官辦，官方也有築路設捕的意思。（後來，吳淞設捕事，竟未實現，閘北方面到一九〇六年（光緒三十二年），實行改歸官辦，稱爲上海北市馬路工巡總局，不久，就改稱巡警總局了，這到後面再說。）

（三）警政啓蒙時期　設局招捕時期，尚係模仿租界章程，仍就談不上什麼警察行政。迄至一九〇四年（光緒三十年）淸政府舉辦新政，有巡警部的設立。上海那時恰在租界大加推廣以後，外人藉口我方梟匪橫行，地方不靖，市政設備俱付缺如等情由，竟不惜侵我主權，越界擅行收捐築路。上海道乃擬具辦法，詳准江督蘇撫，舉辦警察。卽經札委上海知縣爲總辦，駐營軍官一人爲會辦，並聘地方紳董五人佐理其事。先從訓練警士人才入手，將求志書院改設警察學堂，聘請留日專習警察學的回國學生一人爲教習。其駐

防營勇，一律汰弱留強，挑取一百名入堂習業，並招收學員，於一九〇五年（光緒三十一年）起，開放站崗，將前巡防保甲局撤銷，改稱警察總巡局。當時因經費所限，規模至小，訂定章程也很簡略。到了一九〇七年（光緒三十三年）江督因「滬地治安關係全局，必須全力貫注，方能自保主權，」乃電致上海道，推廣巡警，並委候補道一人爲總辦，將由閘北工程總局改爲官辦的上海北市馬路工巡總局改組爲上海巡警總局，計劃警區爲四路二十區。及次年，清政府改設民政部，電令蘇省設巡警道，江督蘇撫乃又電請將上海警察作再度的推廣。於是設巡警道一人於上海，四路二十區始實行設警。後來巡警道改駐蘇州，上海巡警總局改設局長。

（四）警政孟晉時期　民國紀元以來，除上海縣境四鄉屬於縣警察區域外，有商埠警察的確定，於是上海警政又進入孟晉時期。一九一三年（民國二年），袁政府頒佈劃一現行地方警察官廳組織令，即依照成立淞滬警察廳，管轄區域跨有上寶兩縣。在上海縣的，爲上海、閘北、蒲淞、洋涇等四市和法華、塘橋、引翔三鄉；在寶山縣的，爲吳淞市和高橋、殷行、江灣、彭浦、眞如等五鄉。內部設機要處、督察處，以及總務、行政、司法、衛生等四科；外部設一、二、三、四、五、六各區署，區以下設分所十九處。另設保安警察一隊，游巡警察四隊，水巡警察一隊，偵緝警察一隊，警察人員共爲三千餘人。當二次革命時，該廳曾一度分設爲兩分廳，因袁政府感覺警力薄弱，明令改委淞滬水陸警察督辦。又藉口警察人數不敷分派，陸續調來大批北洋警察，分別編組，於是上海警察始有北洋色彩。在江浙戰爭以前，因淞滬政權旁屬的問題，該廳長時爲徐國樑，竟被人刺死，

釀成嚴重的情勢。除以上兩事外，其商埠警察區域，實爲上海市區的最先雛型，適應環境需要而實現，值得我們加以注意的，直到現在上海特別市正式成立上海特別市公安局（後改稱上海市公安局）主管上海警政以來，一切設施，係更加改進的了。（一九三五・三・一一）

上海英法兩巡捕房小史

警察二字成爲專門名詞，是近代的事。它的定義，不外「警察是要來維持國家社會的秩序和安甯，並且預防公共一般的危害。」差不多人人都知道的。倒是「巡捕」的字面，現在公共租界工部局和法租界公董局都還照常引用，倒值得來說一說。

它的來源，倒很早。元朝上海立縣的時候，設置縣尉和巡檢司。這兩個官員的職掌，史書上明白寫着，前者係「巡捕」，後者係「巡捕盜賊奸宄。」到了明清兩代，除巡檢司外，設縣丞和主簿，史書上也說係「分掌糧馬巡捕等事宜。」

然而這還不過是「職掌」罷了，並非「職官」或「衙門」的稱謂。清代中葉，租界當局的雇用巡捕，外國人當然只曉得稱爲 Police Man，「巡捕」係中國人譯出來的。可是爲什麼就譯成「巡捕」了呢？

是這樣的吧，當時清朝在「京師」地方，設有「巡捕營」，掌理「詰禁奸宄，平易道路，肅清輦轂」等事項，長官是「提督九門巡捕五營步軍統領。」那麼所謂「巡捕」，就是現在的警察無疑。那時租界的Police Man被譯爲「巡捕」，却是確當的。

「到行裏去」是上海習見的一句說話。實際上，所謂「行」者，即係巡捕房。一九二七年（民國六年）出版的「上海閒話」也曾說起過，並指謂由來已久的意思。

按租界設立之初，僅雇用華人數名爲更夫以鳴警報更，屬於領事管轄；到了一八五四年（咸豐四年，）正適太平天國時代，小刀會占領上海縣城，租界方面由英、法、美三國合同組織了一個工部局，統一管理三國租界的事務。就在那年的七月十一日（六月十七日）租地人會通過工部局組織巡捕事件，接着就決定函聘曾任香港巡捕房職員克列夫登（S. Clifton）來滬，擔任「總巡」之職，並着令儘量羅致巡捕同來，是爲租界巡捕之始。

當時巡捕職務，係根據「服務規則」的規定，性質範圍，頗爲紛雜。其管轄地段，正和當時工部局一樣，包括英法美三國租界。工部局第一年度的預算，總數爲二萬五千元，其中預計巡捕方面開支爲一萬五千元，占總數五分之三。同年十月十七日（八月二十六日）租地人會並通過由工部局提出借款一萬二千五百元以爲建造巡捕房之用的議案。

但另一方面，巡捕常因工部局的指揮，侵害領事官以爲應有的職權，頗爲領事所不喜。到了一八五五年二月十七日（咸豐五年元旦）小刀會退城以後，縣城秩序恢復，英美領事便提出不滿於租界巡捕的意見，以爲工部局將軍火置於巡捕之手，很「不合法」。接着即於三月十三日（正月二十五日）開三國領事會議，磋商巡捕此後存在或解散的事件。當時，除法領愛棠（B. Edan）認爲制度根本不合，拒絕參加

外，會議結果，聯名出一佈告，約略說，現有巡捕官員事實上已經停止職權此後非得中外當局令准，不得執行職務等語。後來，到四月（二月）間，除中國當局外，英領阿利國（Rutherford Alcock）和工部局都簽字允准，自此，巡捕就成爲常備的了，這纔是公共租界巡捕眞正的開頭。

現在公共租界中央巡捕房，設於福州路和河南路江西路之間，坐南朝北一座新廈內，屬於工部局總辦處管轄，其經費仍占有所有捐錢三分之一，總計巡捕官員，西籍共五一三人，印籍共五九九人，日籍共二五六人，華籍共三、六四五人。現一併將各巡捕房名稱列下：

虹口巡捕房　老閘巡捕房　戈登路巡捕房　新閘巡捕房　靜安寺巡捕房　匯司虹口巡捕房　嘉興路巡捕房　狄思威路巡捕房　匯山巡捕房　楊樹浦巡捕房　普陀路巡捕房　成都路巡捕房　榆林路巡捕房

至於法租界方面，自小刀會失敗以後，逐漸繁榮，那時還在「地主參政」時期，關於界內事宜由法領召集地主開會決定執行。愛棠旣聲明不與聞當時公共租界工部局留用巡捕的事件，就在一八五六年（咸豐六年）於地主大會提出法租界組織巡捕房，雇用三個外籍巡捕日夜巡邏。到次年一月間（咸豐七年二月間）因地主反對，又暫時取消。但該年年度終於在十二月二十二日（十一月初七日）以十二名巡捕，正式成立了巡捕房。

一八六二年五月一日（同治元年四月初三日），法租界和公共租界行政關係完全劃分獨立，自己

組織了公董局董事由法領委任。從這時起，巡捕房卽劃歸該局管轄，對於那時雛形組織的巡捕，積極改進。第一件工作就是由董事會委任駐滬法國退伍軍人龍德(Londe)爲該巡捕房第一任總巡。此時捕頭已增至四名，巡捕二十名了。(一九三五・八・一二)

三個警政機關的現行組織

先說公共租界巡捕房

職別及人數計處長一人，副處長六人，幫辦處長八人。督察長二十人，助理督察長二人，正巡官十五人，正探長六人，巡官四十七人，探長二十三人，副巡官一百人，副探長六十四人，巡長五〇九人，探目二二六人，試用巡長七十四人，試用探目一人，巡士四、六六六人，探員二四五人。其官警分配情況如下：

1管理處　處長一人，副處長二人，幫辦處長一人，督察長一人，巡官一人，正巡長一人，巡長一人，巡士十二人。

2.緝捕股及特務股(罪案偵查總部)　副處長二人，督察長四人，助理督察長一人，正巡官二人，巡官九人，副巡官十七人，正巡長一人，巡長四十三人，巡士二十三人。

3.各警區總辦事處　副處長一人，幫辦處長六人，督察長十人，助理督察長一人，正巡官一人，副巡官二人，正巡長一人，巡長七人，試用巡長一人，巡士四人。

4.各區捕房　正巡官十五人，巡官四十四人，副巡官一一九人，正巡長三人，巡長五六五人，試用巡長

六十三人，印籍及代理巡長六十人，巡士三、四五七人。

5. 武裝後備隊　總辦事處副處長一人，督察長一人，巡官四人，副巡官九人，正巡長四人，巡長三十一人，試用巡長七人，印籍及代理巡長十七人，巡士二三一人。

6. 車務辦事處　幫辦處長一人，督察長二人，巡官二人，副巡官四人，巡長九人，巡士十二人。

7. 法庭及律師辦事處　督察長一人，正巡官一人，巡官四人，副巡官一人，巡長七人，試用巡長三人，巡士二十五人。

8. 材料儲藏及轉運處　督察長一人，正巡官二人，副巡官一人，巡長四人。

9. 特務股辦事處　巡官一人，巡士一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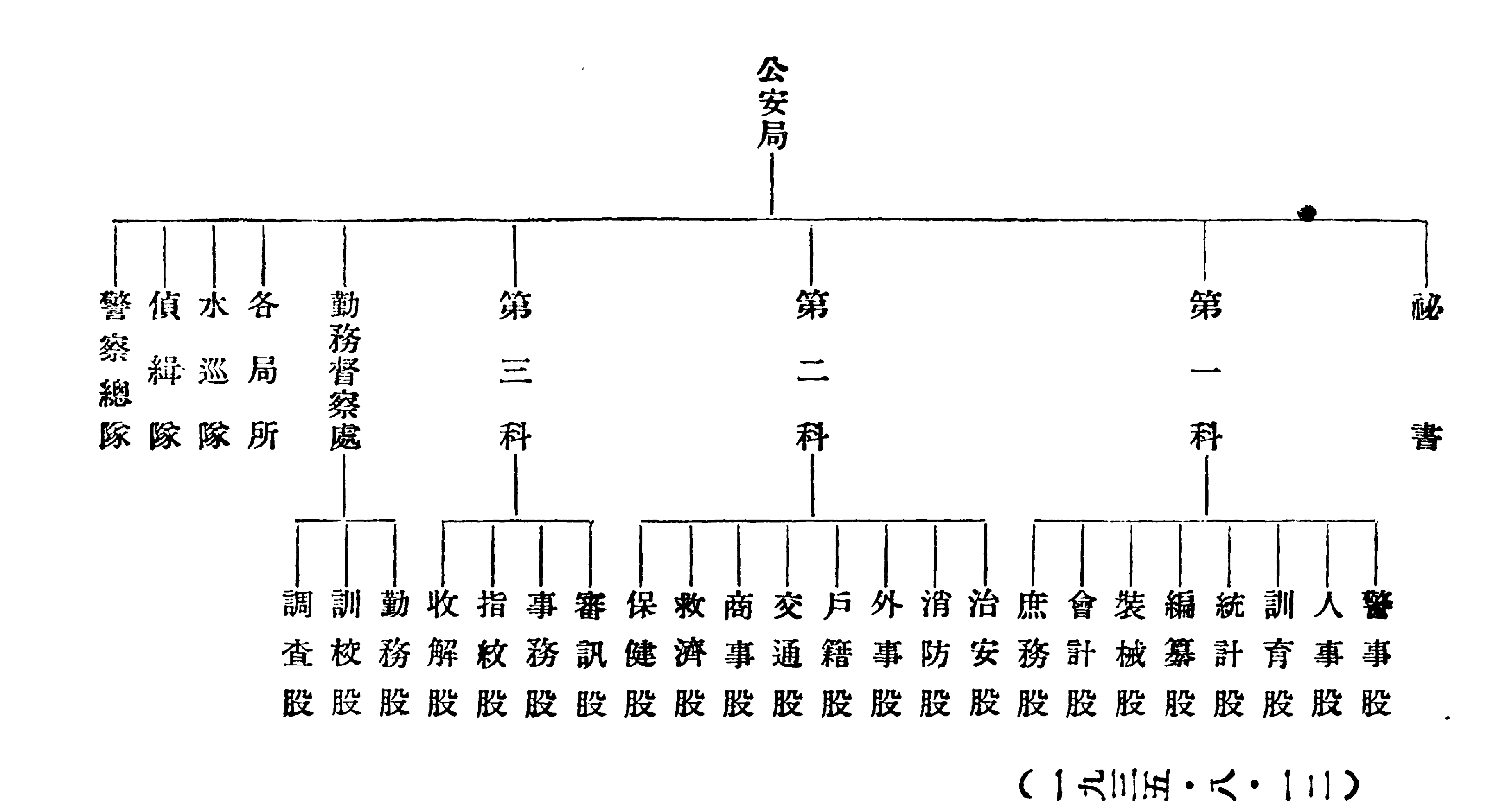
10. 馬巡　正巡長一人，巡長一人。

再說法租界巡捕房

職別及人數計警務總監及其屬員共一、七九四人，職員及工人共二一二人，司法警察三六人，捲菸統稅處五人，狗監四人，公園和碼頭警衛十五人，租界防衛隊一二七人。其組織系統略如下表：

- 警務總監
  - 警務處長
    - 人事科長
    - 警備副處長
    - 警備副處長
  - 文書課長
  - 法警課長
  - 政事治安處長
    - 政事科長
    - 治安科長
      - 治安副科長
    - 起訴傳譯科長

至於我方的市公安局，其內部人數，計分局長、祕書主任、祕書、科長、幫辦科長、督察長、各股主任、各科科員、督察員、專員、譯員、稽查員、辦事員、書記、密探員、實習員、女檢查員、服務員、攝影員等共三四五人；外部人數，計有區長、區員、所長、所員、教育長、隊長、中隊長、隊員、小隊長、特務長、辦事員、偵緝員、書記、巡官、警長、巡士等共五、五五七人。其組織系統如下：


公安局
秘書
第一科
警事股
人事股
訓育股
統計股
編纂股
裝械股
會計股
庶務股
第二科
治安股
消防股
外事股
戶籍股
交通股
商事股
救濟股
保健股
第三科
審訊股
事務股
指紋股
收解股
勤務督察處
勤務股
訓校股
調查股
各局所
水巡隊
偵緝隊
警察總隊

（一九三五・八・一二）

從印捕・越捕・日捕說到北洋警察

一八六〇年八月（咸豐十年七月）太平軍攻打上海縣城曾一度爲守城印兵擊退的一件史實，使我們取得這樣的概念就是在一八六〇年（咸豐十年）時已有印度兵到過上海而作爲我們所已知道的印人來滬最早的年份。

可是，什麼時候起纔有印度巡捕的呢？

看工部局年報的人口調查吧，在一八八〇年（光緒六年）說印度人纔只有四個，接着到了一八八五年（光緒十一年）便驟增至五十八人。這驟增的原因，是和印捕有關的。

據一八八三年（光緒九年）上海申報所載關於前一年工部局會計報告書的意見，說那年所用巡捕，總共二百名，內西捕三十名，華捕一百七十名。另又派出管理他事，不在巡街之列的有西捕五名，華捕十二名。這裏，只說西捕，沒有「印捕」字樣。

再看同年登載當時工部局整頓巡捕的紀錄，關於西捕，更分析得詳細，說：一八八三年（光緒十年）所用西人計總巡一人，分巡三人，副巡二人，並三道頭十一人，巡捕十六人，共三十三人。華人則包探九人，三道頭十九人，巡捕一百八十二人，文案二人。兩共中西人二百四十五人。每年需銀四萬八千二百三十三兩九錢六分，也只說西人，不曾說明「印捕」字樣。而紀載整頓辦法則說：擬定整頓巡捕新章，計劃延用西人七十四名，所有總巡人等均在其內，約需用洋五萬一千五百元；又擬用印度巡捕六十五人，需洋一萬二千

二百四十九元；再華人一百十人，需洋一萬三千一百元。到這裏纔說擬用印度巡捕，則以上所云西捕，顯係並不包括印捕在內，而新章規定華捕數目減少，則當然是添用印捕之故了。

同年該報接着又載所擬整頓巡捕章程——即係規定招用印捕的新章——由滬領出示通告，定期會議，結果將該項章程核准，而招雇新捕一事，關於薪俸的多少，合同的訂立等等的規定，均得由工部局自行處理之。於是次年，即一八八四年（光緒十年）該報登載該年工部局會計報告，就特別聲明其支出，又加多巡捕開銷銀八萬四千〇七十五兩五錢四分。而印捕在那年開始雇用的一事，也似乎可以斷定的了。

工部局年報也有這樣的紀載，大略說在中法戰爭發生的一八八四年（光緒十年）工部局認爲有設警保護界外道路外國居民的必要，即於靜安寺路及其鄰近諸路上，除原有管理交通的華捕以外，另行派設洋巡長一人，印巡長一人，印捕十五人，似亦爲印捕見於年報較早的紀錄。而另於一八八八年（光緒十四年）出版的「游滬筆記」裏，也看到這樣的紀載：「光緒十二年，又於四馬路胡家宅松嵐閣茶館之南首添設一處（按係指謂巡捕房），專居印度招來新捕，面黑如漆，頭纏紅巾，即華人呼爲紅頭蒼蠅是也。」所謂「新捕」，當然也是指稱一八八六年（光緒十二年）以前不久的事。

這樣，印捕到上海，倘從一八八四年（光緒十年）算起，到現在也有五十一年的歷史，其私生活的複雜，也就無足爲怪。他們的「紅頭」，却依然如故，不過現在都俗稱「阿三」，不做「蒼蠅」罷了。在一九〇七年（光緒三十三年）曾經有一度同盟罷工。原來印人在美在俄充當巡捕，每月可得工資六十元、八十

元、一百元不等，而在上海當時，工資只有十六元到二十二元之數。印捕平日，據云已不很滿意，又常得在美俄兩國的朋友來函勸說去此就彼，不免更加動搖起來。當時他們即經聲請工部局辭職離滬，雖未經得准，但結果，工部局終於允予加薪解決。

* * * *

法租界巡捕房所用的安南巡捕，到上海的年份，最先是一九〇〇年（光緒二十六年。）那一年，正當義和團在平津地方鬧事，上海人心惶惑不定，尤其是外國僑民。英、美、德、日等國，都調集兵艦，進泊黃浦江，聲稱保護租界。

法租界方面由公董局董事會議決，組織一個「防務委員會」，並推選總董賓昌(Brunat)，董事格洛克(Clarke)，薩坡賽(Chupsal)以及法僑義勇軍司令卜除(Bottu)等為委員，規定該委員會職權，為(一)有與董事會同樣的能力；(二)有採取緊急決議便宜行事的任務；(三)有撥用公款的權利等等。

但董事會本身，對於這種自衞的設施，並不就感覺圓滿，以為國人一致排外，而租界上雇用了許多華捕，使他們實在放心不下。為實行他們所謂「以黃制黃」的政策起見，始有僱用越捕的決定。

當該項議案通過後，即由法領白藻泰(Bezaure)執行，商請越南總督杜美(Doumer)，調派該地東京民團來滬。當經越督同意，派越捕二十九名，於該年七月二十七日（七月初二日）趁法國郵船公司的「愛來斯德西蒙號」(Eruest Simors)輪船首途，同時，由該總督府民政司卜羅里(Broni)來信通知，

並說明：「該捕等餉銀仍由越督負責，但其例外費用，如火食等項，則酌由公董局擔任」的意思。

白藻泰得信以後，當卽書面知照該局總董賓昌，隨由該董事會議決，規定到滬越捕每名津貼火食費洋九元，並請求白藻泰用法租界居留僑民的名義，向越督杜美致謝。後來並於一九〇二年（光緒二十八年）新開了幾條馬路，就將裏面的一條起名叫杜美路來紀念他。但這又是後話了。

當時來滬的越捕，本屬戰時性質。到了一九〇一年三月（光緒三十二年正二月）間，和平條約已經簽定，平時秩序逐漸恢復，此二十九名越捕，遂由公董局遣送回歸安南。至於現在我們通常看到的越捕，則係於一九〇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光緒三十二年十月二十五日）那天，由董事會決定招雇的，要說正式開始雇用越捕，却是這一年。

此外，法租界並有安南小學一所，和越捕有關，係專作爲訓育他們的子弟之用的。現有學生七十名，教員三人，共分三班教授課程，其畢業文憑和法國殖民地學校文憑有同等的效力。

* * * *

日捕之由工部局任用，係出於僑滬日本人士的要求，專爲保護他們的安全而設的，和印捕、越捕的雇用性質只係因爲便利指揮的一點完全兩樣。

在日捕以前，於一九一四年（民國三年）間，日本警官三人早由工部局聘用。據當時上海金風社出版的「上海案內」說：

「近年僑滬日人增多，其關係事件亦漸繁重，爲處理便利起見，（工部局）有日籍刑事巡查兼通譯三人之任命。素來中日人民發生爭執事故，每因駐在警士言語隔閡，國人（日人自稱）常感不便。此項警官之設置，對於國人，裨益匪淺。」

至於日本巡捕的由來，則於一九一六年（民國五年），係由當時駐滬總領事有吉明和工部局日籍董事篠村義朗，向工部局建議，被採納施行。該局警務處當卽從事於日本巡捕隊的特別組織，由日本東京延聘警官三人，巡捕二十七人來到上海，於該年十一月二十日成立該隊，分派於北四川路一帶，開始服務。關於此事，杉江房造在一九二七年（民國十六年）版的上海案內，說得也很詳細：

「居留虹口附近國人年增一年，而對於中國警察又頻頻發生爭執，輿論界因建言僱用本國（指日本）巡捕。一九一六年八月，工部局方面除前日人通譯外，另由東京招聘日籍警官等三十人。」

這樣，因僑民的增加，而引起警員額數的擴充，其因果關係，很屬自然。到了一九二六年（民國十五年）據同上書所載，日籍警官等計共九十六人。而最近的人數，據去年統計共二五六人。其在工部局警務處的地位，殊見重要，茲將其職務的分配，分別說明於下：(一)副處長一人；(二)幫辦處長一人；(三)督察長一人；(四)正巡官三人；(五)巡官四人；(六)副巡官七人；(七)副探長一人；(八)巡長三十四人；(九)探目七人；(十)巡士一八四人；(十一)探員十三人。

* * * *

據前上海市公安局長陳希曾所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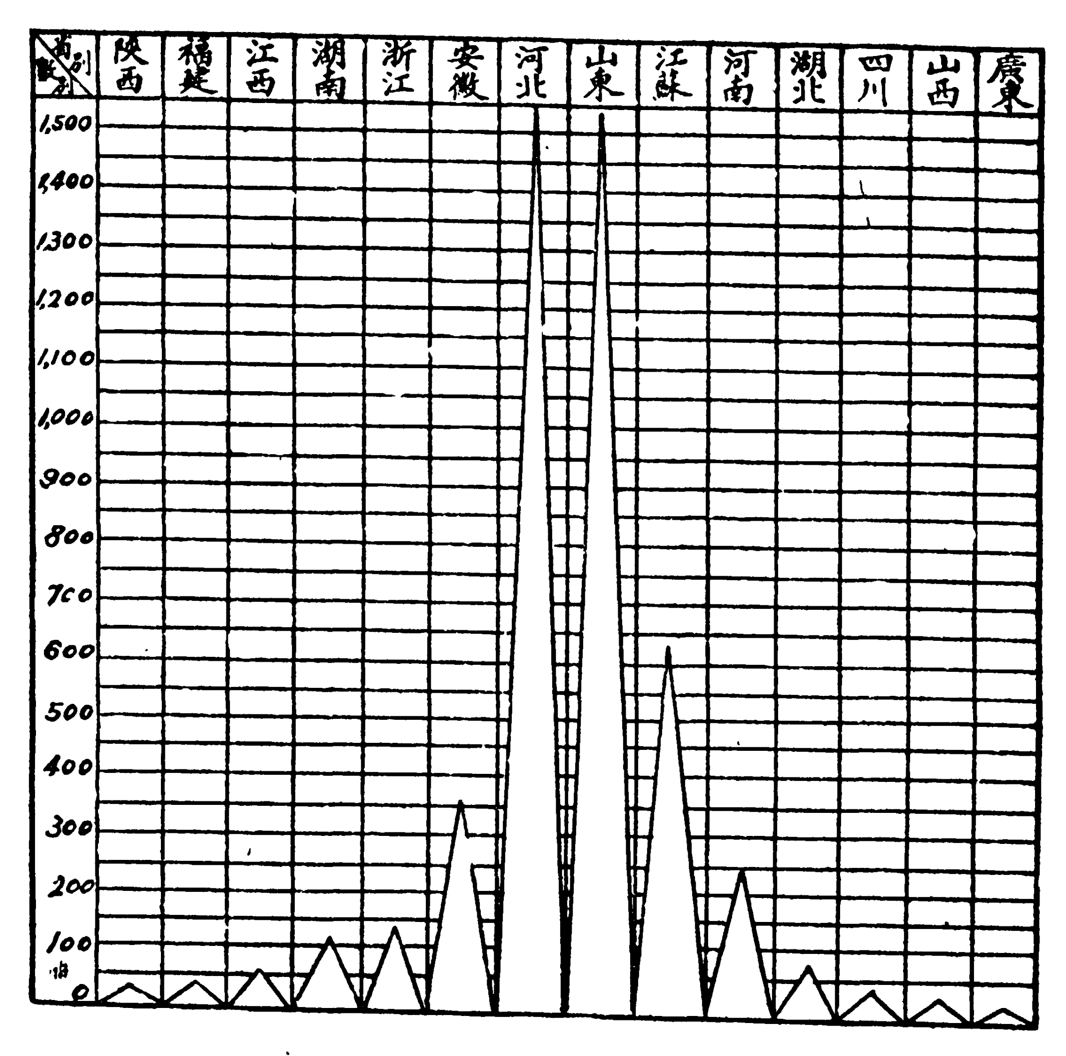
「中國之辦警察，蓋已幾三十年矣。其爲國內所稱道者，天津警察與北京警察而已，然兩地警察所以翹然特出者，則以袁世凱自淸末即爲北洋重臣，民國成立，被選爲元首。故所謂天津北京警察者，自警士以及各級警官，皆其一手造成，旁無他系，爲時較久，而財力亦能裕如。是以其成效較有可觀也。」

這就是北洋警察具體的說明，而和上海行政發生關係，是在一九一三年（民國二年）薩鎭冰任上海的「淞滬水陸警察督辦」那時起始。

上海警察自警察總巡局而淞滬警察廳，大都就地招募，以本地人及其他外省人爲多。自薩氏抵任後，卽指調已有警察不敷分派，經先後在平津等處陸續調來百人，自此北洋色彩十分濃厚。

其後警察仍感不足，再行就地招募，仍以來自華北的居多。直至最近一二八滬戰以後，市公安局又由北平調來保安隊官警先後計共兩批，除少數到後數天仍行回平外，餘均留在上海分區服務，計有警官二十五人，班長三十五人，警士四四四人，伙夫二十二人。

一九二八年（民國十八年）市公安局曾將長警籍貫比較統計一下，其數額以冀魯兩省人爲最高。倘若再加前面所說的保安隊留滬警額，那數目就要更大了，茲將該項圖表列下：



此圖爲市公安局第一科所繪製，並加以說明，錄下：

「本市警察，在民初開辦時，所有長警均係派員去河北山東兩省招募而來。歷來在滬募補者，仍以華北爲多。本市警務煩劇，倍極辛勞，北人體質健强，均能耐受。……」

（一九二五・八・一九）

指紋行政之史的考察

指紋的研究，歐美各國近時都很重視，列爲實用科學範疇之一。我國應用指紋，爲時雖久，但歷來只有箕斗之分；所謂手模脚印，也只用於行伍之間，或係買賣人口的契約，以及訊詢犯人的供詞，以資憑信，形同具文，無人注意

研究。

一八二三年，德人布奴景里（Pur Kenje）從生理學的探討，始得指紋組織的原理，曾著「觸覺及皮膚組織生理上的研究」一書。到一八九〇年，有英人葛爾登（F. Galton）著「指紋分析法」和「指紋」兩種書，自此，指紋學術，就逐漸「昌明」了。

首先應用的，是印度郵務局；接着，英國也採用。於是在一九〇九年，又由英國人在我國的租界地上海，使工部局巡捕房也實行指紋法。等到一九一八年，前京師警察廳（即今北平市公安局）因為所屬第一監獄初採用奧人佛包締克制，於一九一二年間，辦理罪犯指紋登記以來，設施規模還須改進，即派夏全印到上海來，在工部局巡捕房專習指紋學。經過二年，經夏氏根據英人亨利（Edward R. Henry）的方法，而加以變通，成「指紋學術」一書，並於內政部警官高等學校創設專科，訓練學員，分發各地任用。現在指紋學書籍，係以夏氏這一部在上海學習所得而能渾融貫串的著作為最普遍。

上海市公安局於一九二四年，由前淞滬警察廳創設指紋室，捺印人犯指紋，當時設備未能完美。改局以來，照舊設立，初時未遑改進。到了一九二九年，該局認為有擴充組織成立專股的必要，乃經呈准，設於第三科內。該股設主任一人，綜理指紋事宜；科員一人，辦事員一人，分掌分析、儲藏、檢查；司捺員二人，專司捺印，書記一人，專司紀錄，另設攝影員。計自成立以來，捺印指紋，鑑別累犯再犯，通有數千之多。

至於最近工部局巡捕房所特派管理指紋事宜的人員，計有西人八人，中國人十八人。目下保留的指

紋，已達三十二萬份。過去幾年，每日平均僅有七八十份。近來因不景氣的影響，刑事案件增多，其平均數竟達百餘份左右。前年人力車罷工時，其最高紀錄爲二百六十份。

而所經捺印指紋的罪犯，加以分析，係屬於竊盜及烟賭娼的爲最多。市公安局方面所得的情況，也差不多同樣。（一九三五・八・一九）

消防行政之史的發展

消防行政，本含有防水和防火兩種意義；而現在都市警察，大都側重火政，原係都市交通便利，人口集中，公私建築林立，此種人爲的災患，較易起發之故。

上海公共租界自咸豐年間華洋雜居以來，房屋激增，工部局因於各主要街道開井儲水，作爲消防之用。至一八六三年，除商家私有滅火機外，工部局從美國購來滅火機一架。旋於一八六五年，開始和各保險商人磋商組織消防隊的事宜。迄至次年一月七日，工部局火政處乃宣告成立。

其經費，由各保險公司和其他中外商家捐助；當時上海道台並認助年捐四百元。起先，派充負責人員，成立上海機隊、虹口機隊、金利源機隊，以及鈎梯隊，俱係義務性質。一八九九年租界擴充後，火警增加，消防隊乃改爲雇用制。

現在，工部局火政處，是直屬總辦間，和警務處平列，計轄有中央、虹口、楊樹浦、新閘、靜安寺、西蘇州路、天潼路、宜昌路、福州路、梵王渡、周家嘴、匯山等各分處。所歷年火警損失，據先後十年間調查比較如下：

年　別	百　分　率
一九一四年	一四
一九二四年	二·五〇
一九三四年	一·〇六九

法租界方面，於一八六三年時，僅有手抽水龍機一架，遇有火警，臨時召集工人幫助。到一八六六年間，巡捕房總巡安段禮（Antoine）纔向公董局提出組織消防隊的請求。經專設委員會討論，乃募捐三千多元，購辦新式滅火機。於一八六九年三月間到滬；同時，即以自願担任救火員二十九人成立消防隊，並加入於公共租界的火政處。法租界定爲第三火政區，該隊稱爲第六隊，由公董局按年津貼工部局一千兩左右。可是此項津貼，屢有增加，到一九〇七年時，已達五千兩，而工部局方面仍行要求增加一倍之數，每年一萬兩。公董局當時未曾允可，工部局卽函請解約，聲稱：「兩租界火政由「當局」各行自辦。」法租界的「當局」乃經開始考慮自辦的可能和方法，終於決定另組救火會，準備於一九〇八年一月一日起，和公共租界脫離關係，而在一九〇七年份內，公董局仍行依准公共租界「當局」要求津貼之數。

後來，解約事雖經延期幾個月，但該項救火會至一九〇八年五月一日，終竟組織成立，初仍用「義勇志願」制度，經過一九二九年愛多亞路火警事件，公董局乃決定改用有薪給的專任人員，組織火政處，作爲附屬機關之一，於一九三一年一月一日開始辦公；同時，將該救火會解散。

最近，公董局各機關改組，又將原屬市政總理處的火政處改隸技術總管部，稱消防隊。隊員計華籍一二七人，外籍四十五人；除法人外，俄國人居多。

至于市區消防設備，在一九三〇年以前，原屬地方人士自辦。當時全市共有救火會二十二處，開支費用均係向商店廠棧居戶徵收，名爲救火月捐，月計八千餘元。因各自爲政，缺乏統一指揮，實力恐礙消防事業前途的發展，本市政府當局乃經通令各救火會改歸市公安局管理，一切支出，均由該局向市金庫具領支撥。

全市消防地段，現經劃分十區：計滬南區駐有七隊；滬北區五隊；滬西區一隊；引翔區二隊；江灣區一隊；吳淞區二隊；眞如區一隊；浦東區一隊；洋涇區一隊。現有最新式以及機力强固的幫浦車三十四輛，扶梯車七輛，自動扶梯車一輛。

各消防員，仍大半係義務性質，因歷史悠久，消防技術，均很熟習。計共有消防員九百人，僱員一百五十人，共一千〇五十人。

最近，又因北四川路一帶市面日有起色，原有消防設備恐不敷應用，市公安局乃將閘北第三段消防隊添辦最新式理命牌五十五匹馬力幫浦車一輛。該車係美國著名出品。又因市中心區日見繁榮，消防設備，同關重要，計劃添設消防隊一處，卽經閘北救火會呈准撥給翔殷路、國濟北路轉角處三畝餘地方，作爲建造救火會房屋之用，其建築圖樣，很莊嚴美觀，造價計須十萬元左右。（一九三五・八・一九）

談談上海巡警的服裝

租界巡捕的服裝，據一八九四年（光緒二十年）的「上海彝場景緻」裏說：

「工部局所設巡捕，半爲西人，半爲華人。華人由有業者具保承充，衣有中西號數，左右圓圈內有中西號碼，使人易識，晝則分段查街，夜則腰懸暗燈，西捕掛刀，華捕執棒，通宵巡緝。」

直到後來在一九二三年（民國十二年）再版的「上海游覽指南」裏也這樣說：

「昔時上海華捕着平人之服，戴瓜皮之帽，惟短衣胸前有兩白綫繡成之圈，乃第幾名號碼之中西文字也。」

可見最先華捕的服裝，不過如此。但前書有這樣的文字補充：

「後易制，戴前淸之紅纓帽，夏則涼帽，胸前有光亮之銅鈕，腰束漆皮帶，夏白襪而冬皂靴，似威武矣。至近日，革靴軍帽而無辮，其情形則與軍人一式。今日華捕所戴之帽與昔日西捕所戴之帽一式，三十年前西捕乃易戴銅帽式之式，至今未曾改易。」

就此文看去，其經過大概，也不過如此。

至於我方警察服裝，在北京政府時代，規定共分三種：

（一）大禮裝；

（二）禮裝；

(三)常裝。

後來，國民政府成立，也曾特定服制，於一九二七年（民國十六年）十二月一日公佈。但不久，內政部據江浙兩省民政廳呈請，依照下列原則：

(一)資料——以堅樸為主，重在國貨；

(二)徽章——以醒目為主，重在簡明；

(三)顏色——以耐久為主，重在劃一。

重行擬定，於次年十一月四日，以部令公佈。旋因帽徽和現行中華民國國徽國旗法第一條以及服制條例第七條規定不符，乃又加以修正。

最近，因暫行警察官等官俸表頒佈施行，官級增多，現行服制，感覺不能適用，由內政部警政司函徵各省市公安機關改革意見。上海市公安局長蔡勁軍乃經根據經濟、嚴肅、美觀三項原則，擬具本市官警服制並圖，呈奉市府核定，並遵諭去京和內政部警政司接洽妥當，即經該局呈請市府轉咨內政部備案，准予試用。

新制係自去年六月一日起實行，茲特說明如下：

(一)上掛為國產品中山裝，夏白色，餘黑色，領口左右綴白銅號碼，鈕扣大小十一個，肩章也以銅製，左則標明分局所隊名稱，右則標明滬警字樣，臂章則在左綴人字形表示階級：

甲 一等警長，綴白條三道，下綴白銅五角星三粒；二等，白條兩道，星兩粒，餘類推。

乙　警士四級，一等綴人字形白條四道（無星；）二等三道；餘類推。

(二)制帽爲黑色布質，白帽套，中綴黨徽嘉禾。

(三)褲用國產品，馬褲式，冬黑色，餘白色；綁腿黑色，綿質。

(四)皮鞋，長統，革質，高過脚踝。

從前租界巡捕戴過紅纓帽，現在想像起來，覺得有趣。現在我方警察，也有白線條三道、四道，以及二道、一道之別，那麼租界上有俗稱做「三道頭」（卽捕頭下的巡目，）可以轉用到華界上來了，不更有趣嗎？

（一九三五・八・一九）

地政

道契研究

道契的由來

道契，卽外國人向中國人租賃土地而由中國官廳所發給的一種契紙，原名爲「出租地契」因爲最初由江南海關分巡蘇松太兵備道道署蓋印發給，所以俗名就簡稱爲「道契」。自一九三〇年（民國十九年）一月十二日上海市土地局接辦洋商租地事務以後，這項契紙的名稱已改爲「永租契」，而「道契」和「出租地契」，祇是歷史上的名稱罷了。

上海的開闢商埠，是根據一八四二年（淸道光二十二年）訂立的南京條約，但南京條約商訂的時候，對於外人居留地點，却不曾議及，就是第二年（淸道光二十三年）訂立的虎門條約，亦祇說：「中國地方官必須與英國領事官各就地方民情，議於何地方，用何房屋或基地，係准英人租賃」。所以關於這一件事，須由道台與領事會商。依當時中國的法律，所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不得以土地賣與外人，於是就在一八四五年（淸道光二十五年）訂立地皮章程的時候，想了一種變通的「永租」辦法，以解決這一種困難，所謂變通的辦法，就是由租地西人年納租金若干（每畝約租制錢一千五百文），另付約十倍於年租的數額叫作「押手」與原業主，退租時原業主須將押手退還租地西人。至於租地的手續，由租地西

人與原業主直接商議，議成之後，一面通知鄰近租地人，會同委員地保及領事官派員明定界限，以免糾紛及錯誤；一面由租地人陳報領事官，並將繕就的契紙陳請領事官轉送道台查核，如查明無礙，即由道台於契紙上加蓋鈐印，移還關係各方收執。這種契紙，就是「出租地契」，也就是俗稱的「道契」。

一八五四年（清咸豐四年），上海土地章程由道台與英法美三國領事改訂，關於租地手續亦稍有變更，據章程第二條至第四條的規定：凡欲向華人買房租地，須將該地繪圖註明四址畝數，稟報該國領事官，設無該國領事官，即託別國領事官，即查有無別人先議，以及別故，並照會三國（指英法美三國）領事官查問。如查明並無先議之礙，即議定價值，寫契二紙，繪圖呈報領事官，轉移道台查核，如無妨礙，即鈐印送還，歸價收用，付價後，仍照舊用道台全銜，填契三紙，鈐印，並由道台照會三國領事官，以便存案填圖備查。

關於成立道契之前的一種應有手續——測丈出租地畝的四址的事務，最初是由道台臨時派員會同領事勘丈，以後因為租地者日多，時有糾葛發生，遂於一八八九年（清光緒十五年）設立會丈局，與上海縣知縣會同辦理。嗣後又訂定章程六條，規定辦法，於是道契事務，遂由該局專管。茲將該局訂定的章程六條錄後：

（一）西人租地，以華民執業田單為憑，近來新租契地，每有單地不符以及轇轕不清等事，皆緣不查明於前，致有奸民勾串經中地保，但圖得費，遽行加戳立契，而租地之西人受其欺弊而不知也，迨經道契發勘，委員有經丈之責，輾轉根查，致多延擱，嗣後凡租賃一地，須各該圖地保於未立契以前，帶同租地

西人與出租之原業戶，將所執何號田單，赴局驗明，約以十日爲期，由會丈局吊查粮冊單地相符，並查無糾葛等情，即知照領事衙門，傳同租地西人，令出租原業戶當堂寫立出租契，由地保加蓋圖戳，一面塡寫道契，送請道憲發勘，一經發局，祇須訂期會同勘丈，便可禀復，蓋已查明事前，不致再有稽擱。

(一)所租契地，如查有單地不符以及糾葛不清等事，亦須於到局驗單後，儘十日期內，將因何單地不符，轇轕不清之處，知照領事衙門，轉飭該西人退租，倘係可以清理之事，應俟清理後再行核辦。

(一)西人租地價銀，每有於未經勘丈印立道契以前，但憑地保於出租契內加蓋圖戳，遽行付價，迨經送契發勘，查有單地不符或糾葛不清等事，委員將契禀銷，而租賃是地之西人，地價已先付過半，且有以爲抵有田單，價銀全付後竟無可追取者，經訟受虧，時所恆有，嗣後須俟會丈局查明相符，毫無糾葛於知照領事衙門，准其立契後，方可酌付銀兩，若未經會丈局查明知照，准其立契以前，不得先行付價，以杜欺朦。

(一)從前舊契未經勘丈各地，如一地兩契，或有侵佔官地，須令繳價升科，及有商令原業主遷改等事，非經丈委員所能自主，此外分割轉租，毫無糾葛之地，均隨到隨勘，斷不延擱。

(一)勘丈所租契地，向有勘費，係按照地價大小，以八厘計費，由原業華民付給，爲地保各役加戳紙張飯食車輛等費，今仍照舊歸原業華民承繳，惟不必由地保經手，因每有侵蝕等弊，擬請由租地西人於所付地價內代扣，繳由領事署所派會勘之員送局，當場照向章分派給領，倘費已送局分派，而該契或

有事故不能批印送還，自應仍由會丈局將所給分派之費，限一月內如數送還。

（一）勘丈舊契租地，向不給費，惟較之勘丈新契地，倍覺辛勞，因已造有房屋，難於分晰之故，茲既明定章程，擬除全地轉契不經勘丈毋庸給費外，如係劃租分立新契，擬每契酌定給費四元，交會丈局核收分給。

以上酌擬六條，如有未盡事宜，仍當隨時商辦。

辛亥上海光復以後，會丈局因無人負責，由領事團派員管理，關於外人租地，卽由會丈局暫給契據，直到一九一三年（民國二年）五月滬海道尹公署成立，會丈局才由滬海道尹向領事團收回，一面由滬海道尹楊晟將道契式樣呈部核准，頒由會丈局局長照塡發給，一面將領事團把持會丈局期內所發給的八百多張暫契倒換道契，倒換道契的手續，卽由楊氏照會領事團傳諭各洋商持契來局倒換。於是會丈局卽爲滬海道尹直轄之下的一個專理道契的機關。

一九二七年（民國十六年）上海特別市政府成立，市土地局於次年九月六日卽呈市政府整理道契，並呈請國民政府取消會丈局。一九三〇年（民國十九年）一月十二日，會丈局由土地局接收，洋商租地事務，卽由土地局接辦；而道契的名稱，亦由土地局正名爲永租契。

道契的式樣

道契的式樣，在第一次土地章程訂立的時候，並不曾規定，僅在章程的第一條裏說明：「出租人與承

租人之憑件採一種契紙形式。」及一八五四年（清咸豐四年）第二次土地章程改訂成立，在章程的後面就附着租地契式全文。

租地契式

江南海關道爲給出租地契事照得接准　國領事官　照會內開今據　國　人　稟請在上海按和約所定界內租業戶　地一段永遠租　畝　分　厘　毫北　南東　西　每畝給價　文其年租每畝一千五百文每年預付銀號等因前來本道已飭業戶　將該地租給該商收用務照後開各條遵行查核外國人按和約在界內租定地畝卻不由己便亦不得轉與別國未曾准住中國之人必須中國官憲與領事官查視其租地賃房無足妨礙方准租住又查向議章程雖外國人有通融得益之處但無准租地賃房與華民輾轉貨賣若華民欲在界內租地賃房須由領事官與中國官憲酌給蓋印憑據始可准行上列各條倘該商並後代管業之人將來以其地轉與不禀明本國領事官並道憲批准登籍將其地整段分段或己或人另造房屋轉租華民居住若未領兩國官憲允准憑據並每年不將每畝年租錢一千五百文預付銀號違犯斯章者則此契作爲廢紙地卽歸官須至租地契者

年　月　日給租地地契

民國成立以後，道契式樣雖曾由滬海道尹呈部核准，但仍沿用前清公文程式，故僅將發契機關長官

的官銜加以更改，其第一行仍署發契機關長官的銜及姓年月日之後並不署名。

道契向由各總領事館置備，如發生租地事務，卽送由中國辦理道契機關印給，有時幷由總領事館將應行塡註的中國文字代爲塡就。其大小直爲三十三公分半，橫爲四十二公分。

自土地局接辦洋商租地事務後，當卽將道契改名爲永租契，同時道契式樣，亦加以更改，根據現行公文程式，將道契（永租契）式樣改定如下：

中華民國上海市土地局永租契 第 號 正本

案准

國駐上海總領事　　函開據　　呈請按照條約在上海市　　區永租

圖　　圩　　號　　坵業戶　　土地一段計　　畝　　分　　厘　　毫東

至　　西至　　南至　　北至

共付租價銀　　一切承租手續均已辦妥請發給永租契前來等因核轉到局准此經本局查明屬實准予發給永租契嗣後該承租人對於所租地畝如有轉讓與他人情事務須將此契呈送該管總領事核明後函請本局核准註冊轉換永租契方爲合法若未經上開手續將承租之地私自轉租與他人及不遵照定章每年預繳年租銀兩卽將此契通告作廢所租土地由本局收歸市有合行塡給永租契發給該承租人收執爲憑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給

局長

轉換道契的手續

凡洋商欲向中國人民租地，最先與業主商定價值，商定之後，由業主將「執業田單」（執業田單係一八五五年（清咸豐五年）上海舉行清丈時發給的土地執業憑證）或「執業方單」（執業方單爲一九一一年（清宣統三年）清丈所發給的土地執業憑證）交與洋商，由洋商付給租價銀若干，同時雙方訂立永遠出租契二紙。（係屬一式，以前由上海縣印行，但實際上洋商租地時，大都用租界紙鋪私印發售的契紙；且此項出租契成立以後，何時轉換道契，向無規定，結果不會轉換道契的出租契爲數極多。）式樣如下：

立永遠出租基地文契　今將自置坐落　邑　保　圖　字圩　第　號
內糧地　正情願央中永遠出租到　洋商處爲業三面言明
憑中議定時值出租價銀計　正當立契日其價一併收清另立收據爲憑其地
自出租之後任從得主管業耕種收冊過戶承糧取租起造華洋房屋開溝築路概由得主之便與
失主永不干涉門房上下並無言阻如有重交疊賣來歷不清以及別項轇轕失主自願理直承租
人年租每年每畝制錢一千五百文須預付以供糧賦此係兩相允洽各無異言恐後無憑立此永

遠出租基地文契爲照

計開四址

年　　月　　日立永遠出租基地文契

中

圖

代筆

上項契紙訂立後，由當地當年值年地保蓋戳證明，附帶草圖，畫出地形，詳載四址。於是洋商卽將該田單（或方單）及出租契寄呈該管領事署，呈請轉換道契。（最初租地，無需交出田單及出租草契。）領事署收到該項單契後，一面函知洋商說明該項單契已經妥收，並先給與道契號碼；（道契號碼，向由各總領事館編定，中國官廳不另列號。）一面卽將該單契寄與中國辦理道契的機關，辦理轉換道契，一俟該機關查驗無訛之後，卽知照該領署，再由領署知照上海租界工部局（或公董局）約期丈量，丈量妥善之後，卽由工部局（或公董局）出具圖樣一張，寄交領事署轉給洋商查驗承認，如無錯誤，卽於圖樣上簽字蓋章，寄回領事署照辦。領事署收到此項圖樣之後，卽存於領署，以便日後附夾道契之用；同時領事署函知中國辦理道契機關，說明該圖樣已得洋商正式承認等情。該機關如對於該道契已無轇轕，所有丈量各費亦經繳訖，卽將道契三張，以一張保留該機關存據，以兩張交領事署，再由領事署通知承租洋商到署簽字領取

一張，（道契向無存根每份造同式三張，於角上註明上中下字樣，以中契存中國官廳，以上契存領事署，下契交租主，或以下契存領事署上契交租主，並無一定辦法。）這就是轉換道契的手續。

自洋商租地事務由土地局接辦後，關於轉換道契手續，亦較前稍有變動。凡洋商欲向華人租地時，須由業主（卽出租人）持同出租地畝之田單及最近三年糧串，送交上海市不動產契紙總發行所，並報明出租價值及洋商（卽承租人）姓名、國籍，請求立契。不動產契紙總發行所收到單串後，查明所報價值是否相符，并繪具出租地畝之地形圖，註明鄰近河浜、公路、小路或他地永租契與地冊號目，呈交土地局長核示，如奉令不能核准者，卽將單串退還請求人，若奉令核准者，卽照立永租草契。此項草契式樣，亦由土地局規定。茲列於左：

上海市政府土地局永租草契

立永租草契　今將　業坐落　圖　字圩第　號第　坵內糧地　正情願央中永遠出租與　洋商處為業三面言明按照時值共收出租銀　正當立契日其價一併收清另立收據為憑其地自出租之後聽憑現業主過戶承糧取租造屋均與失主毫無干涉如有重交疊賣來歷不清以及別項轇轕失主自願理直承租人每年照納年租抵完糧賦此係兩相允洽各無異言恐後無憑立此永租草契存照

計開

四址　東至　西至　南至　北至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立永租草契

中
地保
代筆

永租草契成立後，出租人須於兩個月內，到土地局繳納轉移稅、手續費、及塡契等費，並由地保具結蓋戳，領還田單、糧串、草圖、及永遠租地草契；然後交與洋商，洋商卽呈請該管領事轉換正式永租契。其手續與前大都相同，茲不贅。

道契過戶的習慣

道契過戶的習慣，普通分小過戶和大過戶兩種：

（甲）小過戶　道契的發給，原爲洋商在租界內租地的一種辦法，本國人民購置地畝，固無發給道契之必要。但因道契的四址明確，手續簡易，及其他種種的便利，往往對於道契有特殊的信用，於是遂委託洋商出面請求發給道契，由洋商簽一代管產業的憑證給委託人，卽所謂權柄單是；而道契的小過戶，亦卽指向出面洋商處過戶而言。照歷來的習慣，凡小過戶者，可由買賣雙方約定日期，同至掛號洋商處，由掛號洋商將原有之權柄單註銷，另立一新權柄單與買方，原道契可不必另易，僅由賣方移轉於買方，卽時銀契兩

交，過戶手續卽已完畢。

（乙）大過戶　道契買賣，照例須向洋商處過戶，將原有的權柄單註銷，另立新權柄單，謂之小過戶。但買方每有不信任賣方所委託的洋商，而另行委託別家洋商，則根本上必須調換掛號洋商，所以手續較繁，而此種手續，卽謂之大過戶。例如今有賣方甲，原在洋商乙處掛號，現甲欲將地產賣與買方丙，而丙所委託之洋商爲丁，則在買賣過戶時，雙方必須依照上述小過戶手續，向乙更換權柄單，俟小過戶手續辦妥以後，由丙向乙商聲請將道契大過戶於丁商，（亦有由賣方直接聲請過出，不先經過小過戶手續。）繳納過出費銀五十兩正。（因此次過出後，該契卽與乙商完全脫離關係，故取費較昂。洋商本人的產業，可無須此例。）然後由乙丁兩洋商向該管領事署聲請過戶註冊，該管領事署當將道契送請土地局過戶加批，俟一切手續辦妥後，復送回該管領事署轉交丁商，復由丁商出立權柄單連同道契交與丙，大過戶手續卽已完畢。

華商道契的開辦及廢止

（甲）辦理華商道契的動機　上海自開闢租界以後，凡洋商向中國人民租用地畝，皆經由各本國領事函請道台發給出租地契以憑執業，稱爲道契。至於本國人民購置地畝，向憑執業田單赴縣稅契，固無所謂「華商道契」的名稱。但是本國人民置地，既以田單爲憑，而田單却係一八五五年（淸咸豐五年）上海舉行淸丈時所發，既不是挨號塡給，又不曾註明四至；且照上海習慣，如該土地爲二人或三人所共有，可將田單任意分割，稱爲「割單」，所以上項土地，如果一經轉讓，往往僅憑保甲含混作證，弊竇叢生，而結果

發生糾葛，涉訟經年，所以人民購地時縱感痛苦，亦祇有含忍而已。嗣後見洋商換領道契，經局勘丈繪圖，手續簡單，於是每有假託洋商的名義，冒領道契，誰知此端一開，羣起效尤，結果連不是租界區域，亦託洋商代領道契。雖然明知喪失主權，但是冒領道契的事依然很多。後來滬地的紳商鑒於這項流弊的繼續發生，於是遂有開辦華商道契的動議。

(乙)華商道契處成立的經過　一八九〇——九四年間，(清光緒十六年至二十年間)上海道台聶緝槼徇滬地紳商之請，將華商轉立道契辦法，詳請南洋大臣核准後，即責成會丈局按照洋商租地的辦法，凡華商買地，其契紙必經會丈局立契，俟地畝勘丈明晰，稟陳道台覆核無訛，始由道印給，異常鄭重；並以創辦華契，純係挽回主權起見，特與洋商道契平等待遇，除繳年租每畝制錢一千五百文外，稅契銀兩，概免徵收。一九〇七年(清光緒三十三年)上海道台瑞澂因請領華契日見增加，特函咨上海商務總會，准照洋商租地由領事出面辦法，凡華商請領新契或請轉契，均飭業主將執業田單原契呈由商務總會挨號註冊，轉送道台核辦，並訂定辦法八條，於是華商道契處因以成立。

辛亥革命以後，官制變更，滬道撤除，其時商務總會已改稱上海總商會，即將華商道契辦法，呈奉財政部批准，按照上海習慣繼續辦理。自此以後，凡屬公共機關及商人等在上海寶山兩縣境內購置地畝者，均可呈送執業單據到會請領華契。

(丙)華商道契換領的辦法　凡中國商民在上寶兩縣境內購置田地，或祖遺地產在會丈局訂准換

道契圖保內者，均可託上海總商會轉請會丈局換給華商道契。各地主須先將原執單據契件全套，備具正式聲請函件，送交該會，由會發給印收暫交地主收執；一面由會備函將單契轉送會丈局核辦，如無糾葛，卽由局訂期會同勘丈，丈後給送草圖與地主查閱畝地是否與地相符，該圖憑地主承認簽字後，送還該局照塡道契上下兩紙，下契存局備查，上契送交總商會註冊後，地主卽可憑該會前給印收到會簽字領換道契。至原送單契，均由會丈局批銷作廢，上海縣境內的單契，送交總商會保存，寶山縣的則存於會丈局中。

（丁）華商道契的廢止　一九二七年（民國十六年）市土地局成立後，次年九月六日，卽呈請市政府整理道契，關於華商道契，第一步卽停止發給，當蒙市府核准。嗣後會丈局於一九三〇年（民國十九年）一月由土地局接收，關於華商道契，卽於是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布告，限三個月內一律請換土地執業證，如逾限不換，照發給土地執業證規則第十三條規定，加收證圖費。如自布告之日起滿足一年不換，則將該契地收歸市有，所以華商道契的名稱，如今早已不存在了！

掛名洋商道契的取締

什麼是道契，什麼又是華商道契，在前文裏都已經很清晰的解說過，現在所要說的，就是由華商轉託洋商出面領給的一種道契，因爲原業主是中國人，所以我們稱之謂「掛名洋商道契」。

掛名洋商道契產生的原因，在「華商道契」一文裏曾經說過是爲了勘丈繪圖手續簡單，但是另一方面因爲洋商道契的信用較中國原來的那些土地執業證——田單、方單、部照好得多，如有轉讓抵押，亦

較中國原有的土地執業證容易，因此，掛名洋商道契是應時而興。以後華商道契開辦，雖然領華商道契的亦有，但是從開辦以後到一九一二年（民國元年）九月間，爲數不滿百號，幷且地在租界內者，更是寥寥，因此可以知道一方面固然開辦華商道契，而另一方面掛名洋商道契領的還是很多，不但如此，反而在准轉道契區域之內，以華商道契爲請轉洋商道契的捷徑。因爲有以上種種的原因，上海市土地局在一九二八年（民國十七年）九月整理道契的時候，關於這項道契，決定先從勸告入手。一九三〇年（民國十九年）八月一日，土地局又發出佈告，說明掛名洋商道契，是「損及國土主權，玷辱國民體面」所以凡已經託洋商掛號而未領得道契者，可速向洋商取回單據，另請土地執業證管業。以後對於發給永租契如查出係本國人民託領的，一律停給，並予以相當處分，如事後發覺冒領，概不予以保護。（二十四年十月寫）

租界

公共租界沿革

——在上海青年會演講——

一 發端

各位先生。今天承蒙此地叫兄弟來演講「上海公共租界。」兄弟近一二年來，恰恰在研究上海的問題，可是我並不是專門研究「公共租界」的，這問題研究起來也很複雜，並且像這種演講一方面要講得一般的，一方面又要講到歷史的，自不能沒有點預備，然而我在匆促之間，竟也沒有什麼預備。我想各位中間，一定有專門研究「公共租界」的人，那末，我說的話，要請各位指正。

二 公共租界名稱的考察

我沒有辦法，對於「租界」兩字不得不說句外國話。「上海公共租界，」英文稱為：「The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 of Shanghai」或「Shanghai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但是「法租界，」牠就叫「Concession Francaise」。是不是應該叫「公共租界」呢？是不是應該叫「法租界」呢？Internatio-nal 」字是從 Nation 而來，意思就是「國際」的，普通將此字翻譯時亦作「國際」，但「International Settlement of Shanghai」的 International 一般稱為「公共；」這「國際」與「公共」相差還

不遠。最重要的却是我們稱爲「租界」而英文爲 Settlement 這個字是從動詞 Settle 而來，還是「安頓」「居留」的意思日本譯爲「居留地」，倒譯得很確切，我們譯爲「租界」實在不大對。因「租界」英文原叫 Concession，所以「租界」與「居留地」是很有分別的。我國上海租界，並不是中國政府將一個地方的界內土地整個租給外國政府，再由外國政府將這界內土地分租給外國僑民，不過祇容許外人在某處地方以私人資格租地居留罷了，其租地的手續，是應由外僑直接向中國原來的地主商租的。「上海公共租界」原就是這一類的「居留地」，所以「公共租界」這名稱，實在不大妥善，妥善的說法，應該稱牠爲「上海國際居留地」，或「上海公共居留地」，才算正確。不過現在一般人你也說「公共租界」，他也說「公共租界」，我們此地也就稱牠「公共租界」，爲什麼呢？從「俗」也惟「法租界」用 Concession 一字，是不是我國已把這塊地方租給法國呢？不是，是只是法國人專管的居留地罷了，所以法國人用 Concession 是錯誤的。

三　公共租界的由來

「公共租界」不是一下就有的，牠係經過變化而來的。上海在一八六三年（清同治二年）以前，原沒有什麼「公共租界」，那時，祇有「英租界」、「美租界」、「法租界」、三個租界。現法租界是獨立存在，因不在本講範圍以內，不去講牠。像「英租界」和「美租界」現在已是沒有了，實則不是沒有，因這兩個「租界」已經合併而成爲一「公共租界」了，所以現今且當談「公共租界」的前身「英租界」和「

美租界」(一)英租界——先說「英租界」的起源。一八四三年，(清道光二十三年)英人就到上海來開埠了。上海開闢商埠係因「鴉片之戰」中國打了敗仗，於是在一八四二年(清道光二十二年)訂立「南京條約」，在「南京條約」第二款內規定「五口通商」，把中國沿海的「廣州」、「福州」、「廈門」、「甯波」、「上海」五處港口闢為商埠，與英人貿易，上海便是其中的一個。那時到上海開埠的第一任英國領事是名巴爾福(George Balfour)。但「南京條約」並不是要上海設「租界」，祇不過允許外人在五口與我通商，及外僑得在該地寄居而已。等到訂立南京條約的下一年，即一八四三年(道光二十三年)中國與英國訂立「虎門附加條約」，在這條件第七款裏面載明，允准英人在中國的五處通商海口租地皮、造房子，惟此時關於租地辦法和租地界址，都未規定。到了一八四五年，(道光二十五年)上海道台宮慕久訂立「地皮章程」二十三條，後來又加上一條成為二十四條。英租界創設的法律根據是虎門條約；英租界創設時的狀態，則便規定在這「地皮章程」中。(二)美租界——「美租界」是在一八四八年(道光二十八年)成立的。美國人因看見英國人得到好處，就好像吃了好東西，你能吃，我不能吃嗎?於是老實不客氣，也就來同中國訂條約了，這條約叫「望廈條約」。叫我國劃分地段做「美租界」的發動人，恐怕現今上海人中有大部份都知道他的名字，而不曉得他是「美租界」的發動人。諸位曉得北四川路中間有條橫路叫「蓬路」，路牌上英文名 Boone Road 中文名叫「文監師路」，這位「文監師」是個「牧師」，他是美國聖公會的主教，因為那時蘇州河以北虹口一帶的地皮便宜，這位文監師要在虹口

地帶建造敎堂，他便向上海道交涉，要求劃地給他們做「美租界。」可是這位中國道台糊裏糊塗，略爲磋商一下，他就答應下來，把虹口一段地方劃給美國人做「美租界」了。這是「美租界」的由來。自「美租界」成立後，經過十五年，因爲界內「治安」發生問題，常常鬧事，在管理上生出了困難，於是美國人同英國人說：我們兩處「租界」一道合併罷。到一八六三年（同治二年）九月二十一日，他們便成了合併的事實。不過有一點要聲明，在一八六三年以前，有個年代，他們也曾經合併過一次，那是在一八五四年（咸豐四年）正當「太平天國」有一班「小刀會」占據上海，上海出亂子的時候，由「英」、「美」、「法」三國人在上海合組織了一個「工部局」，三國租界中事情，處於一個管理之下；但是等到後來平安的時候，又各自分開，及到一八六三年才算正式合併。可是「公共租界」這名字，是從一八九九年（光緒二十五年）才正正式式叫起來。

四　設立租界的原由

爲什麼要設立「租界」呢？豈是我們要有「租界」看外國人「耀武揚威？」抑是我們要劃「租界」給他們做侵略中國的「大本營」嗎？不然的。最初設立用意，原來爲「安頓」外國人的，因爲外國人不能同中國人混雜居在一起，要把他們完全隔開，並且要限制他們租地。所以設立「租界」的原則，是要外國人住在一個劃定的圈子裏，不准他們隨處亂住，出此圈子就不行。不料到現在「租界」中大部份居戶皆是中國人，而外國人租地的範圍也早超出租界以外，至原來設立「租界」的意義和理由，均已完全沒

有了

五　地皮章程與租界擴充

上海「英租界」創設時的狀態，係根據宮道台「地皮章程。」及至現在的「地皮章程，」已經他們幾經改變。最初的「地皮章程」是一八四五年（道光二十五年）由上海道台宮慕久與英人所訂，該「地皮章程」共二十四條，這是第一次的「地皮章程。」後來到一八五四年（咸豐四年），那是小刀會佔據上海時候，英、美、法三國人又來重訂新的「地皮章程，」計有十四條，這是第二次。但這第二次訂的「地皮章程，」既非中國政府所訂，也並未叫中國人去參加意見，同他們商訂，祇是由他們訂好之後，對中國方面說句這個章程現在已經成爲事實了，簡直只向中國報告一聲而已。到了一八六九年（同治八年）英、美等國又來合訂一個「地皮章程，」這是「地皮章程」的第三次。這次章程也沒有經過中國人的答應，也沒得中國政府的正式批准。一八九八年（光緒二十四年）後，他們又先後加以部份的修改，多次的變更，從沒有一次得到中國政府的批准。諸位想想，這種事情，還是怪外國人，還是由於自己糊鬧引來，這一點很值得我們注意。至於「租界」的面積，最先「英租界」的範圍，當一八四六年（道光二十六年）時，其面積祇有一百三十八英畝。後來到一八四八年（道光二十八年）擴充起來，「英租界」面積達到四百七十英畝，比原來面積擴充至三倍有餘。至舊「美租界，」當一八九三年（光緒十九年）時，其面積已經擴充至一千三百另九英畝。及到英美兩租界合併，至一八九九年（光緒二十五年）時，「公共租界」的

面積是擴充到了五千五百八十三英畝；這便是現有的面積，倘合中國算法，則有三萬三千餘畝，這算是正式面積。還有「越界築路，」如兆豐公園過去有好些地方皆是「越界築路，」除了上面所說正式的面積已有三萬三千多畝外，這「越界築路」區域的面積，另外還有四萬七千餘畝。外國人逢到中國國內生事的時候，他便就要來「越界築路，」凡是遇着機會他就來施其故技。最初是從「太平天國」時，清朝同洪秀全軍隊打仗他們就乘機「築路，」這是「越界築路」的開始。到了一九〇〇年（光緒二十六年）我國發生「義和團」之亂，他們在這時候又來「越界築路。」到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時期，他們也乘機築了許多的路。到一九一三年（民國二年）「二次革命，」以及後來一九二五年（民國十四年）發生「江浙戰爭，」在這幾次他們都是越界添了許多路。總之，他們一見着有機會可乘，就來「築路。」然自「一二八」以後，市政府對於外人「越界築路」一問題，曾向租界當局提出交涉，但是這問題迄今還沒有得着解決。

六　工部局組織

現在要講到「工部局」的組織。工部局是「公共租界」唯一的行政機關。「工部局」的組織系統，上面有個「納稅外人會；」另有「華人納稅會，」今天不能多講到牠。由「外人納稅會」產生「董事會，」「董事會」再組織各項事業的許多委員會，如「警備委員會、」「工務委員會、」「財政稅務及上訴委員會、」「衛生委員會、」「銓敍委員會、」「公用委員會、」「交通委員會、」「學務委員會、」「音樂

委員會、」「圖書館委員會、」「房租估價上訴委員會、」「電影檢查委員會」等。這許多委員會，每年時有更改，常常不同。「董事會」以下，設有一個「總裁」，主持「總辦間」與外面辦理各種事情。「工部局」中頂了不起的是「董事會」「董事會」的主席是最有權，除了「董事會」「主席」外，就是「總辦間」的「總裁」很有名氣。「總辦間」所屬事務，有「商團」、「警務處」、「火政處」、「衛生處」、「工務處」、「學務處」、「財務處」、「圖書館」、「音樂隊」、「情報處」、「華文處」等。不過像這許多處裏面，他們頗有高下之分與重要不重要之別。如對於「商團」、「警務處」、「火政處」都很重視，像「警務處」，他們把在上海收來的捐錢有三分之一皆放在「警務處」，爲的是要保護一班有身價的人們。至於「圖書館」老實不客氣講，就不大注意了，而且那種「圖書館」中的藏書，全是外國書，假使有人要看中國書，是找不到的，這樣的「圖書館」，說起來豈不是很好笑嗎？再講「外人納稅會」，他們是在每年四月間開大會一次，討論「預算」「決算」以及征收捐錢等事。做這「外人納稅會」的會員，是要憑他的地產與納捐的多寡而定資格的，假定這個外國人每年繳入「巡捕捐」或地稅有十兩銀子，（執照不算在內）本人所有地產估價在五百兩，那末就有資格做「外人納稅會」「會員」，反之便不行。要做「董事會」的「董事」，也要憑捐稅與房產或房租來定資格，做「董事」的人，每年納稅要到五十兩銀子，（執照也不在內）假使自己沒有地產，每年房租要能付到一千二百兩，那末才有資格被選爲「董事」。因爲「公共租界」內居戶，各國人皆有，所以「董事會」裏面的「董事」，也就是具有一種國際性的，「董事

人就是今年來上海的，祇要納過五十兩銀子稅，就有資格做「董事」這是講「工部局」組織大概情形。做董事也一樣，其間稍有分別的，是中國人要住居上海有五年才可做「董事，」不到五年是不行的；外國董事長，」做會內的主席。「華人納稅會」自民國九年就成立起來，中國人同外國人做會員資格差不多，會」中現設「董事」，十四人，其中華董五人，英董五人，美董二人，日董二人，由這十四人中再選出一位「

七　上海租界的司法

上海租界法院有三種：(一)「領事法庭，」(二)「領事公堂，」(三)「會審公堂。」所謂「領事法庭，」是根據「領事裁判權，」像比利時、丹麥、意大利、日本、荷蘭、挪威、葡萄牙、西班牙、瑞典、瑞士、巴西等國人以前都有。而「領事公堂」則係由幾個外國領事所組織，成立於一八八二年，是根據一八六九年「地皮章程」而設立；但每一國有每一國的法律，究竟依據那國法律為準來處決事情呢？眞是莫明其妙。至於「會審公堂」曾經改為「臨時法院，」現在是已改為「特區法院。」「會審公堂」到「辛亥革命，」便完全受外國人所支配了，等到「臨時法院」成立，權限收回一點，及全改為「特區法院，」又收回一點來，現在司法方面已經逐步漸漸在收回。

八　結論

各位想想，現在「工部局」「立法、」「行政、」「司法」三權統統都有了，這簡直就是一個「國中之國。」不料我們大家起居飲食之地，就在這「國中之國」裏面。不但有一個「國中之國，」而且有許多

「國中之國」在這樣狀況之下，我們國家怎能不倒霉呢？土匪、鴉片、娼妓，都在我們的周圍。從前曾經有個法國人他到黃浦灘一看就說：這許多高大的房子，皆是從內地人民身上榨取得來的金錢所造成。這話是很不錯的。上海的繁榮本是空虛的，從農村裏儘量運輸金銀出來給銀行家們造房子，二層樓不夠，造三層樓，三層樓不夠，造四層樓，五層樓，可是鄉下人便被這高樓大廈壓下來，而且這些房子越高，鄉下人苦痛益深。我們要繁榮這上海，一定要農村環境好，上海才能安安逸逸的來繁榮，假使四方八面一片荒涼，上海又怎能繁榮起來呢？關於「租界」，無論從法律上講，從事實上講，祇要我們中國人有決心，就可以把牠收回來。普通人以爲上海「租界」要到九十九年才滿期，然則我們還要等待嗎？且這種九十九年租借期的說法，我們查不出這項擋案，即是假定有這話，我們也應該把這「國中之國」收回來的。

公共租界戶口史話

十一月二十二日各報發表公共租界最近戶口統計。關於公共租界戶口，在歷史上，有沒有過什麼重大的事件或問題，爲我們所應該知道的？又歷年以來，公共租界戶口的增長，是怎樣一個情形？這些問題，也許有人想知道一個大概的吧。因草「公共租界戶口史話」。

一 華洋雜居的由來

租界開闢之初，本來採取華洋分居制度。所以公共租界戶口，包含着華洋雜居由來這一個歷史上的重大問題。

華洋分居制度，並無條約根據。規定五口通商的南京條約，固然僅准英人寄居五口，貿易無礙，連「租界」都未提及；即作爲上海設立英僑居留區根據的虎門附加條約，亦不以華人不得居住「租界」爲彼此免得多生事端的辦法，剛剛相反，却嚴格限制英僑，其租地貿易俱不得踰越中華地方官與英國領事就民情地勢而議定的居留區界址，「以期永久彼此相安。」中美望廈條約及天津條約，規定亦與之相彷彿。到一八四五年（道光二十五年），上海道台宮慕久公布「地皮章程」二十三款，創設「英租界」，該章程第十五款規定：「界內土地華人之間不得租讓，亦不得架造房舍租與華商；」第十六款又規定：「（英國）商人……不得架造房舍租與華人或供華人之用。」這才形成「英租界」華洋分居的制度。至於「美租界」誕生較後，發展尤遲，等到上海道台給美領事訂立章程的時候，已在「英租界」華洋雜居之後，故無所謂分居問題。

所以這華洋分居制度，只能算是宮道台，在創設「英租界」的當時，認爲適當的辦法。申言之，那不是條約所規定的中國方面應盡的一種義務，等到情勢有變，上海地方官本可毫無約束，取消分居。

因爲華洋分居，所以「英租界」最初僅有爲外僑服務，和開設店鋪以供外僑所需的華人。但到一八五三年九月七日（咸豐三年八月十五日）小刀會佔領上海縣城，華人於是「避難」租界，爲數甚衆。繼因清軍與小刀會繼續作戰，及太平天國軍隊的愈益東迫，租界華人，劇增不已。外僑積極建屋，租與華人，以謀厚利。英領阿利國（R. Alcock）欲禁止華人入居租界，又與洋商利益衝突，不能實行。各領事於是以衛

生和風紀問題，聯名致函滬道，請爲設法維持。滬道誤認條約禁止華洋雜居，出示禁止，無效。

一八五四年七月（咸豐四年六月），租界外僑開會通過英法美三國領事起草經三國公使簽字公布的地皮章程，以代替宮道台所訂者；新章默認華洋雜居，僅規定華人不得在洋房左近起造房屋草棚，以防火患而已。隨卽成立工部局，決定向華人徵收百分之八的房捐。但因遷入租界的華人，種類不一，各領事接着又叫工部局禁止華人遷入工部局，不肯幹這違反多數外僑意見的處置，說是這非其權力可及。英領阿利國乃自負處理責任，於一八五五年一月（咸豐四年冬）着令「不良」華人遷出租界。聚居於洋涇浜一帶茅棚內的華人居所盡被毀滅，在嚴寒的天氣下，流離無歸者不下數千人。

一八五五年二月十七日（咸豐五年正月初一日），淸軍恢復上海縣城。二十四日（初八日）上海道台頒佈華民居住租界內條例，須「地方官及各領事査視其人無礙，准其居住」租界。此項條例，未曾嚴格實行，宮道台於一八四五年認爲適當的華洋分居制度，至此遂因情勢變易，由中國地方官加以取消，華洋於是雜居。

然而歷來外人，不知是不明事實，還是故意歪曲，往往在關於租界的著作中，以及租界內華洋發生較大爭執時所發表的文字和演說中，津津有味地說到華人居住租界的所謂法律地位的問題，認爲華人無居住租界的合法權利。這眞是嚴肅得可怕的笑話。其實華洋雜居的由來，不過經過像上面那樣的一點曲折而已。

可憤的情狀來的。

二　歷年戶口統計

雖然關於華人居住租界外人會說出一些不合法理的話，然而華人入居租界才得所謂繁榮起來，這卻是鐵一般的事實。這事實可既不必像一些外國人那麼諱莫如深，更不該引以爲榮地常常掛在口上，或者甚至阿Q式地藉以自慰，彷彿租界終究還是我們的勢力所在；因爲我們實在應該從它想及一些可悲可憤的情狀來的。

華洋分居的最初的八年（一八四五——一八五三）中，英租界戶口十分稀少。一八五三年（咸豐三年）年初華人約僅五百人。同年九月小刀會佔據縣城，租界華人乃驟增，至次年，約在二萬人以上。小刀會敗潰以後，太平天國數次攻上海，租界華人增乃無已，計一八六〇年（咸豐十年）第一次攻打時，約有三十萬，一八六二年（同治元年）時，約五十萬；惟此約計是否包括法租界「避難」華人在內，實屬疑問。

英租界洋人戶口，最初若干年內，卻未因華洋貿易的增進而亦相當迅速的增加。一八四八年（道光二十八年）僅有一百餘人。次年爲一七五人。一八五五年（咸豐五年），亦僅增至二四三人。一八六〇年（咸豐十年），北華捷報（North China Herald）曾作一非正式洋人戶口統計，據云洋人共五六九人。北華捷報的統計，是否包括美租界洋人在內，不詳。

美租界於一八六三年（同治二年）始有確定的界址，雖然後來又生過問題。同年，英美租界正式合併，成爲洋涇浜北首外人租界。二年後，即在一八六五年（同治四年），工部局才第一次舉行正式的戶口

調查。自此以後，除了兩次例外，每五年舉行戶口調查一次。茲將歷年統計列下：

年份	華人	外僑	總計
一八六五(同治四年)	九〇、五八七	二、二九七	九二、八八四
一八七〇(同治九年)	七五、〇四七	一、六六六	七六、七一三
一八七六(光緒二年)	九五、六六二	一、六七三	九七、三三五
一八八〇(光緒六年)	一〇七、八一二	二、一九七	一一〇、〇〇九
一八八五(光緒十一年)	一二五、六六五	三、六七三	一二九、三三八
一八九〇(光緒十六年)	一六八、一二九	三、八二一	一七一、九五〇
一八九五(光緒二十一年)	二四〇、九九五	四、六八四	二四五、六七九
一九〇〇(光緒二十六年)	三四五、二七六	六、七七四	三五二、〇五〇
一九〇五(光緒三十一年)	四五二、七一六	一一、四九七	四六四、二一三
一九一〇(宣統二年)	四八八、〇〇五	一三、五三六	五〇一、五四一
一九一五(民國四年)	六二〇、四〇一	一八、五一九	六三八、九二〇
一九二〇(民國九年)	七五九、八三九	二三、三〇七	七八三、一四六
一九二五(民國十四年)	八一〇、二七九	二九、九四七	八四〇、二二六

一九三〇（民國十九年）	九七一、三九七	三六、四七一	一、〇〇七、八六八
一九三五（民國二十四年）	一、一二〇、八六〇	三八、九一五	一、一五九、七七五

三　統計中應加注意的幾點

上列統計，實不足以代表租界內華洋戶口的確數，其原因爲：

第一華人戶口中，一九二五年（民國十四年）及以前，均包含船戶居民在內，一九三〇年（民國十九年）起，始不算入船戶居民，因爲移動的性質而非比較固定的居民；但記者以爲應否算入租界居民，此問題的解答，或應求之於其他的觀點。查蘇州河與黃浦江，均不在租界界址以內。猶憶一九一五年（民國四年）擴充租界並將蘇州河劃入租界之議，曾爲上寶各界所竭力反對，未成事實。但歷年以來，租界當局在此非租界範圍以內的水上，行施警權，徵收捐稅，如値非常時期，尤多特殊處置，居民的算入租界，僅爲聯帶關係的一端罷了。此種狀態，似尙少爲人所注意。三十年來，該項船戶居民，爲數約一萬一二千人，至一九三〇年（民國十九年）增至一四、〇八二人。

第二華人戶口中，住在界內村莊及未列號或未估價的小屋裏的人，自一九三〇年（民國十九年）起，未經算入租界居民之內。所謂未列號或未估價的小屋，即爲貧賤華人所住不付捐稅的小屋。不付捐稅，即不能算爲居民，此亦有理論的根據，但此理論的是否健全，却係另一問題。因道路的開築，抽捐房屋的增多等原因，此項華居民，歷年以來，已自三萬六七千減至二萬餘，一九二五年（民國十四年）又減至一〇

三八一人。

第三，洋人戶口中，自工部局舉行第一次戶口調查，以迄一九一五年（民國四年），均包括居住浦東及雅片船上的洋人在內。惟此項人數不多，常僅數十以至百餘，最多時亦僅二百數十人。

第四，洋人戶口，歷年以來，均包括越界築路居民在內，這是較爲熟知的事。越界築路本身以及附帶的徵稅設警等均爲嚴重而繁複的問題，洋居戶的統計只是附帶又附帶的小節。此項越界築路洋人戶口，初僅四五十人，一八九五年（光緒二十一年）時已增至四四二人。一八九九年（光緒二十五年）租界大擴充，洋涇浜北首外人租界名義上一易而爲國際公共租界。租界於是年以前所築各越界道路，大部分均因租界界址的擴展而包入租界以內，故次年統計，越界道路洋人居民只有八十人了。但那年以後，因爲租界添築界外道路的可驚的速率和固執，因爲租界當局對於界外道路警權等的爭持愈形固定，因爲界外道路住宅區的發展等原因，越界道路洋居戶的增加，速率至爲可驚。從五百零而一千多，而二千五百多，而三千六百多，到一九二五年（民國十四年），又突增至七、〇九七人，一九三〇年（民國十九年）增至九、五〇六人，一九三五年（民國二十四年）爲一〇、三三二人。

因爲這種種原因，如果要分析或引用公共租界戶口統計，便不能如通常那樣，不加細察，根據工部局發表數字便算，還得另加整理。以最近二次統計所示租界內華洋人口言之，則：

一九三〇年（民國十九年），華人九七一、三九七人，洋人三六、四七一人，共計一、〇〇七、八

六八人。依比率核之，華人佔全人口百分之九六・四稍弱，洋人佔百分之三・六稍強。但華人未付捐小屋住民，未曾加入洋人越界道路居民，亦未去掉，前者無法推測，只得缺少；後者為數有九、五〇六人，減去之，則租界洋人僅二六、九六五人，合華人九七一、三九七人計之，共九九八、三六二人，華人佔百分之九七・三微弱，洋人僅佔百分之二・七微強。同樣，一九三五年（民國二十四年）華人一、一二〇、八六〇人，洋人連越界道路居民計三八、九一五人，兩共一、一五九、七七五人，華人佔百分之九六・六強，洋人百分之三・四弱；單言租界戶口，減去越界道路洋居民一〇、三三二人，洋人僅有二八、五八三人，連華人共計戶口一、一四九、四四三人，華人佔百分之九七・五微強，洋人佔百分之二・五微弱。

四　洋人戶口略說

據一九三五年（民國二十四年）戶口統計，洋人中為數最多的，依次為日本、英國、俄國、印度、美國、葡萄牙及德國等七種人。這七種人剛巧是公共租界和越界道路的戶口歷史上一向佔有重要地位的，不過此多彼少，情形頗有不同，試分別略說之。

本文前引一八六〇年（咸豐十年）北華捷報所作非正式洋人戶口統計，共五六九人，其中英人最多，計二九四人；美人次之，為一二五人。英美人民分佔租界及越界道路戶口中第一第二的地位，歷有年數。英人直至一九一〇年（宣統二年），始終是第一多數。一九一五年（民國四年）工部局舉行調查時，這才被日本人壓倒，頗多退居第二位，直到如今。美國人的第二多數的地位，僅維持到一八七六年（光緒二

年）爲止，一八八〇年（光緒六年）即爲葡萄牙人壓倒，退居第三。一八八五年（光緒十一年）日本人居第二，美國人又退而爲第四。一九二〇年（民國九年）忽躍爲第三，但一九二五年（民國十四年）又居第四，一九三〇年（民國十九年）更退至第五了。

日本人來滬較遲，但增加之速，至爲可驚。一八七〇年（同治九年），日人在公共租界及其界外道路僅有七人，但一八八〇年（光緒六年），即以一六八人而僅次於英、葡、美三國人了。一八八五年（光緒十一年）又以五九五人超過葡人、美人居第二。爾後十餘年雖曾減少，但一九〇五年（宣統二年）又躍居第二，一九一五年（民國四年）並以超過二千多人而壓倒英國人，從此常居第一，爲數且呈固定的增加傾向。

葡萄牙人初居第三，繼壓倒美人居第二，後又屈於日人，仍居第三，一九二〇年（民國九年）起則又少於美俄，一九三〇年（民國十九年）起並又少於印度人了。德國人於歐戰以前，逐年增加不少，到一九一五年（民國四年）已增至一、一五五人，居第五多數，但歐戰之後的一九二〇年（民國九年）只有二八〇人了，後始再增。俄人的增多，係俄國革命之後白俄流亡來滬的結果，一九二〇年（民國九年）突增至一、二六六人而居第五位，一九二五年（民國十四年）並以二、七六六人而居第三位。印度人則於一九三〇年（民國十九年）起始佔第四位的。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寫）

法租界沿革

——在上海青年會演講——

今晚的講題「上海法租界」原定由陳彬龢先生講，但陳先生昨日到「市通志館」去，却要叫鄙人來講，這差不多我好像被拉夫一樣的拉來。因爲時間倉促，所以來不及有什麼預備；而且有兩點必須聲明：（一）是私人資格來參加，且祇是講「法租界」歷史方面的擴充經過，以及「法公董局」的組織，至其他方面，不欲多講；（二）所講全就事實來敘述，決不加以批評。

一　法租界之來由

上海法租界是怎樣來的呢？想大家都知道，我國自「雅片戰爭」失敗於一八四二年（道光二十二年）同英國訂了開埠通商條約以後，中國門戶就大開，法國看見英國人得到中國的利益，他想，我也要求一下，於是就利用中國「門戶開放」的機會，派遣公使團來華，那位特派「全權公使」名字叫做「賴格納」（Lagrene）。賴氏等於一八四四年八月十三日（道光念四年七月初旬）到了澳門，向中國交涉，因爲那時候准許中外通商的地方是在廣東澳門一帶，交涉了兩個月，就在同年十月念四日（道光念四年九月十三日）訂立「黄埔條約」三十六條，即在次年八月（道光念五年七月）在澳門正式換文。這次條約比江甯條約訂得嚴密得多，該約第念二條大意是說：「中國准許法蘭西人來華「貿易」及「居住」由中國地方當局會同法領事官，接洽議定法蘭西人宜居住之處，及宜建造房屋之地；」也比「虎

門條約」簡捷，一口氣就這樣訂下了法國人在中國通商口岸可以租地居住造屋的明文。這樣，法國駐滬第一任領事卽在澳門交涉後的第四年一八四八年一月（道光念七年十二月）到上海，這位法領事名字叫「敏體尼」(Montigny)，他到了上海的第三天，便向天主教堂趙主教租了一所坐落在洋涇浜與上海縣城間的房子，做了領署。到該年七月間，方才有位法國商人「雷米」(D. Remi)來滬，他一到上海，就要租地經商，於是就由「敏體尼」馬上備了一個照會給中國道台要求租地，租的是洋涇浜一帶十二畝的地方。當時上海道是「吳健彰」，吳道台對英美人的感情倒還好，獨獨對於法國人，不知什麼緣故，却不大高興，因此便不答應法領租地。但是，租地的要求總算提出了。

二　法租界開闢與擴充

吳道台用了延宕政策，不答應法領的要求，隔不多時，上海道換了旗人「麟桂，」於是法領重申前議。「麟桂」這人倒很馬虎，但一班地主却不大肯馬虎，他們聽到消息，就趕緊把地皮價錢抬高，這樣一來，租地的事又不容易解決。直到一八四九年一月，（道光廿八年十二月）法國人始在（黃浦灘）購得荒地一小方。這筆交易並不大，其面積祇有兩畝三分八厘五毫；這一小方地，不過是把法人的要求先行解決了一點，其餘方面再行磋商。幾經磋商，到一八四九年四月六日，（道光二十九年三月十四日）始正式成立開闢「法租界」的協定，從此正式有了「法租界，」當時的面積約有五十六公頃左右，牠的四至界限是：南至城河，北至洋涇浜，西至關帝廟、褚家橋，東至潮州會館沿河至洋涇浜東角。協定中並訂明：「倘若以後

地方不夠，再議別地，隨至隨議，」因此到了一八六一年十月二十九日，(咸豐十一年九月二十六日)法租界就借端擴充。清廷方面，因爲法國人在一八五五年，(咸豐五年)幫助打退「小刀會」有功的緣故，就答應。擴充的地段，是在小東門外被「小刀會」焚燬的城廓一帶，計三十多畝，(約三公頃之譜)合上原來的五十六公頃，這時面積一共有五十九公頃。當時的上海道是「吳煦」法領事名「愛棠」(Eden)，這是第一次的擴充。再隔了好些年頭，到了一九〇〇年二月二十二日(光緒二十六年正月二十三日至)法租界又二次擴充，這次擴充得多了，比原來面積加倍有餘，東至城河浜，南至打鐵浜、晏公廟、丁公橋，西顧家宅、關帝廟，北至北長浜，原來的面積五十九公頃——一〇二三畝，此時再增加一一一二畝，共有一百四十四公頃。我國這次所以准許法租界擴充的原因，這一段話說起來很長，詳細說一說，恐怕三個鐘頭也講不完，因爲這裏面的糾紛實在太多了，總之：自「太平天國」以後，上海法租界就逐漸繁盛起來，因此人口加多，商業增盛，以致原來地方不夠容納。當時的上海道係「余聯沅」，法領事爲「日藻泰」(De Bezaure)，這是第二次的擴充。

到了一九一四年(民國三年)四月八日，法國又與我國在上海訂立條約，擴充界址。中國政府答應的條件是兩個：一是把「麋鹿路」及「肇周路」的一半歸民國管理，並將西門外自「方浜橋」迤南至「斜橋」所有前經法國鋪修的馬路，均交還中國；二是，便利捉拿法租界內政治犯的規定，因爲那時正是袁世凱時代。該約計十一條款，自該年七月十四日起發生效力，名稱上不叫做租界擴充，卻叫做「界外警

權劃分問題。」辦理這事的人中國方面是交涉員楊小川，法領事爲甘司東(Gaston Kang)。這一次算是第三次擴充，包括的全是越界築路地面。原來法公董局自一八九五年（光緒二十一年）以後，即築了許多「越界馬路」，除最早的「徐家匯路」不算外，一九〇〇年（光緒二十六年）築「呂班路」，一九〇一年（光緒念七年）築「寶昌路」，一（即現今霞飛路）「善鐘路」、「聖母院路」，一九〇二年（光緒念八年）築「華龍路」、「寶建路」、「杜美路」、「畢勛路」、「薛華立路」、「陶爾斐司路」，一九〇七年（光緒三十三年）築「巨籟達路」、「福開森路」、「姚主教路」、「金神父路」，一九一一年（宣統三年）築「寶隆路」即現今（亞爾培路）一九一二年（民國元年）築「祁齊路」、「福理履路」一九一三年（民國二年）築「賈爾業路」、「恩理和路」、「古拔路」一九一四年（民國三年）築「辣斐德路」、「馬斯南路」、「高乃依路」、「莫利愛路」等。這些馬路，諸位想想，已經有多少路了？越界築此許多馬路，現在正式承認，雖名義上不叫擴充，事實上還不是道道地地的擴充嗎？所以實際上面積擴充到一千另念二公頃之多，比原來租界要大到約二十倍，經這一次擴充，就成爲現在的「法租界」：一面到「黃浦灘」，一面到「徐家匯」一面到「民國路。」一面抵「愛多亞路」「福煦路」。現在我們再看看「法租界」中歷年人口的激增，也實在可驚！據調查，在一八六五年（同治四年）時，法租界「華人」祇有五萬五千四百六十五人，「外僑」祇有四百六十人，但到一二八後——一九三二年（民國念一年）法租界的「華人」却增加到四十六萬二千三百四十二人，「外僑」也增至一萬六千二百一十八人。七十年

來，人口激增的結果，「外僑」已比同治四年時多三十五倍，華人達九倍以上。以上是約略說說「法租界」的開闢與幾次擴充的大概情形。

三　法租界市政沿革和組織

「法租界」的市政沿革，約可以分為三個時期來說：（一）領事專政時期。從一八四九年四月（道光卅四年三月）到一八五六年一月（咸豐五年十二月）為止。那時候，租界裏沒有多少人，無事可辦，所以一切全由領事主持，這時期共有六年另九個月之久（二）地主參政時期從一八五六年一月（咸豐五年十二月）到一八六二年五月，（同治元年四月）其間曾由法領事「愛棠」召集過幾次地主大會，這時期計有六年另四個月。（三）「公董局」一八六二年（同治元年）以後創立，到現在也經過了許多變遷：自一八六二年五月（同治元年四月）起到一八六五年十月（同治四年八月）止，這段時期係「公董局第一次委任董事時代」，計由領事委出董事八人，繼因委任董事與法領不睦，遭遇解散的運命，為時僅三年另六個月；由一八六五年十月（同治四年八月）到一八六六年七月（同治五年五月底）為過渡時代，這九個月內，由領事主持「公董局」並有五個外僑參加在內；到一八六六年七月十一日（同治五年五月二十九日）法領始正式頒佈了一公董局組織法，「從此一直到一九一五年（民國四年）都用「選舉法」來選任董事；不過這組織法，在一八六八年四月（同治七年三月）經一度修改，重行頒佈過一次。董事改用選任制，到一九一五年為止，共有四十九屆。歐戰發生，在滬法人相率離滬，於是又改為第二

次委任，直到一九一九年（民國八年）歐戰停止，方才取消。從一九一九年起，復改為第二次選任，幷原來一共計算到一九二六年（民國十五年）為止，共五十七屆，原來每屆董事均為八人，但從一九二六年（民國十五年）四月廿三日起，第一次加入了華董二人：一是「陸伯鴻」，一是「陸崧侯」。之後，「公董局」董事於是有十個人了。一九二七年（民國十六年）一月起，因或種緣故，重行再改委任制，這是第三次改為委任了，一直到現在都是如此。現在「法公董局董事會臨時委員會」中，一共有董事十七人，中間華董有五人，原係二人，後來又加了三人。以上是粗枝大略地講一點「法租界」行政的沿革。至「法租界」組織方面，最高的機關是「法領事」，下面就是「法公董局董事會臨時委員會」；這「董事會」裏面，附屬有八個委員會：（一）工務委員會，（二）財政委員會，（三）教育委員會，（四）衞生委員會，（五）交通委員會，（六）醫院管理會，（七）地產委員會，（八）園藝委員會。「董事會」底下，設有「督辦」，這是從一九一八年（民國十七年）起才有的，因為那時鑒於租界市政日趨重要與麻煩，實有設一「督辦」之必要。「督辦」之下，設一「總辦」，主持「市政管理處」。這「市政管理處」內設有（一）財務訟事科、（二）祕書科、（三）出版科。財務訟事科裏面，又分設三股：（一）捐務股、（二）會計股、（三）金庫科。自「市政管理處」以下，所屬各科、各股，均係由「總辦」直接管轄，總辦權限，僅此一點。講到「督辦」，除管「總辦」外，還要管好些機關。一為「公共工程處」。公共工程處內設四科：（一）總務科——下設「總工程師辦公室」、「副總工程師辦公室」、「副工程師辦公室」。（二）管理科——下設「文牘股」、「丈量股」、「執照股」、「堆

棧股、」「會計股」。(三)技術科——下設「營造股」、「機械股」、「路政股」。(四)工務科——下設「運輸股」、「馬務股」、「清道股」、「修料股」、「善路股」、「路燈股」、「修造股」、「電機股」、「建築股」、「築路股」等。其次爲十二個獨立機關，牠們與「市政總理處」是平行機關，分別祇在一是屬於行政的，一是屬於技術的罷了。所謂十二個獨立的直接隸屬於督辦的機關是：(一)醫務處，(二)氣象台與無線電台，(三)火政處，(四)法國公學，(五)中法學校，(六)華童小學，(七)法國小學，(八)宰牲場，(九)公共衞生救濟處，(十)庶務處，(十一)種植培養處，(十二)司法顧問處。現在再分開來講：當初的「醫務處」本屬「市政管理處」，到了一八九四年（光緒廿年）始脫離「市政管理處」而獨立。「氣象台」是在一八七三年（同治十二年）成立；「無綫電台」始於一九二六年，（民國十五年）最初係由收買顧家宅花園內的「無綫電台」而來。一九二六年之後，又添設「汶林路」同「福履理路」兩處新電台。「火政處」係一九三一年（民國二十年）正式成立，在一九三一年以前叫做救火會，一九三〇年（民國十九年）十二月才解散改組。「法國公學」舊稱「法國學堂」，一九〇九年（宣統元年）創辦，本來校址在霞飛路，一九二七年（民國十六年）始遷至現在環龍路地址。「中法公學」以前是叫做「法文書館」，幾度遷移，到一九一三年（民國二年）始搬到「敏體尼蔭路」。「華童小學」是一九三一年（民國二十年）所倡辦，現在薩坡賽路。「法國小學」係一九三二年（民國二十一年）冬天開辦，名爲法國小學，而實際學生却多是俄國小孩，現在「金神父路」那裏。「宰牲場」每日宰牛羊很多，地點在「南陽橋」是

一九〇三年（光緒二十九年）辦的「公共衛生救濟處」平日做些「清潔」「防疫」等工作，最初是叫「衛生獸醫處」，一九一一年（宣統三年）簡稱「衛生處」，一九三〇年（民國十九年）起，改爲今稱。「庶務處」，諸位一聽這名字，也許要奇怪，怎麼單單一些庶務，就能成立一處呢？牠是在一九二八年（民國十七年）設立，大部份是管些關於「公董局」與「法領事館」的事務，譬如專門顧問員、教法國兵的英文教員、會場紀錄等那些事，就全都由庶務處來辦理。講到「種植培養處」，在一九三〇年（民國十九年」叫做「公園種植處」，到一九三二年（民國廿一年）縮小範圍，改爲此稱，牠所管理的，如「法國公園」等。說起法國公園，一名顧家宅花園，一九〇九年六月（宣統元年五月）造成，八月開放，最初華人不好進去遊覽，直至一九二七年（民國十六年）七月一日起，方始取消禁條，准許華人入內。「司法顧問處」這段話講起來很多，換句話說，就是要從這裏講到「法租界」的「司法」方面的事。法租界在一八五九年（咸豐九年）就成立了一個「違警罪裁判所」，到一八六九年（同治八年）繼公共租界會審公廨之後，設立一「法公廨」（就是法租界會審公堂）但會審很特別，雖由中國道台方面派了一個人去，却不論華人的「民事」「刑事」，都要由領事來會審，而且會審地點就在「法領事署」內，所以實際上並沒有獨立的會審衙門，直到一九一四年（民國三年）因劃分外馬路警權問題，始正式有「會審公廨」的設立規定，次年九月，廨所落成，地點在薛華立路，從那時起，才算有正式的「會審公堂」，一九二六年（民國十五年）中國收回公共租界會審公廨，於是法公廨的民事案件，法領公佈命令，劃歸華官獨審。

一九三〇年（民國十九年）公共租界的「臨時法院」三年期滿，由國民政府改爲特區法院，於是法公廨的「刑事」也經法領布告悉由華官審判。到一九三一年（民國二十年）七月二十八日，法公廨亦被收回，成立協定十四條，惟其中附件第三條規定法租界中應設「律師」一職，倘若「公董局」有了訴訟，「公董局」爲訴訟當事人時，他就代表「公董局」出庭；再在種種情形方面這位律師要做監察人，執行檢察職務，因此便組織了這個「司法顧問處」。裏面設法國律師一人，中國律師二人至四人，以及書記等職。現在再回轉來講講直屬法總領事的「警務處」。「警務處」裏面共分八科，即：（一）總務科（二）文計科（三）政事科——下有「搜索隊」——（四）警捕科——下設「中央捕房」（俗稱盧家灣捕房）「霞飛捕房」「小東門捕房」「福煦捕房」「老北門捕房」「貝當捕房」——（五）治安科（六）法警科（七）查緝科（八）俄捕科。至於「公董局」地點，一直在「大自鳴鐘」那邊，房子是一八六二年（同治元年）造的，至今已有七十一年歷史，到今年（一九三四年）六月十五日却搬了家，「市政管理處」等搬到「霞飛路」一二一二號，財務科屬下的「金庫股」「捐務股」等搬到「善鐘路」二三〇號。以上是法租界行政機關與技術機關的組織情形。

四　馬路講話

上面說得很枯燥，現在來說一點小小餘興罷。我們普通祇知道法租界上有一條中國人名的馬路，即「朱葆三路」；其實另外還有一條中國人民的馬路，有許多人却不大留意，因爲這條路，像弄堂差不多，也

實在不好認，地點是在巨籟達路那邊，名叫「麟桂路」這不用說是紀念滬道麟桂的。法租界也有馬房名字的馬路，像「善鐘路」善鐘兩字原來當初是個馬房名字，後來才一變而為路名。至於「敏體尼蔭路」是紀念「法租界」的創造者「敏體尼」領事，「愛棠路」是紀念法領「愛棠」（不過這條馬路現在還沒有造好，地段是在徐家匯附近）「白藻泰路」（現在恐怕已沒有，原在水電廠那邊）「甘司東路、」「雷米路、」也是紀念以上三個人的，固然也不用講了，但記住是必要的。「霞飛路」原叫「寶昌路」歐戰後改今名，以紀念「霞飛」大將。「福煦路」是紀念「福煦」大將，「貝當路」是紀念「貝當」大將，還有「環龍路」是紀念一九一一年（宣統三年）初次到上海來的一位法國飛行家「環龍」當他到了上海在江灣天空表演飛行術的時候，我曾經去看過，也曾經親眼看見他的飛機跌下來。「杜美路」是紀念「越南總督」杜美的，他曾在一九〇〇年（光緒廿六年）派了念九名安南巡捕到上海來，安南巡捕到上海此為第一次。再說英法兩租界，係以洋涇浜來做分界線，但這條洋涇浜，為了便利兩界交通起見，從一九一四年（民國三年）填起，到一九一六年（民國五年）填成現在的馬路了，取名英皇的名字 Edward VII Edward 照法文讀起來，是 Edourd 即成為「愛多亞」的譯名。法租界的馬路名字典故還多，關係也很重大，不過一時講不完，算了。（一九三四年）

學藝

上海學藝老話

一 抗淸失敗的李延昰

李延昰，明末上海人，曾至桂林參與唐王軍事。其後事敗遁歸，改名爲道士，以行醫自給。同治上海縣志收入藝術傳。因爲他知醫，所以在藝術傳中佔一個地位。但對於他的事蹟及著述等，不及朱彝尊明詩綜所載的較爲詳細。明詩綜小傳云：

『延昰初名彥貞，字我生，一字期叔，後更今名，字辰山。上海人。隱於醫。晚居平湖佑聖宮，自稱道士。有放鵬亭集。』

又附靜志居詩話云：

『辰山生長士族，人不知其門閥。策名士版，人不知其官資。博綜圖籍，人不知其儲藏。潔治酒肴，人不知其庖爨。所撰崇禎甲申錄，南吳舊話（按縣志作南吳舊話錄）足以裨國史之採擇。及病革，平居玩好，一瓢、一笠、一琴、一硯，悉分贈朋友，而以儲書二千五百卷畀予。誦其詩，知爲徐孝廉闇公之弟子，然其出處本末，終莫得而詳也。』

按，靜志居詩話中的話，極爲含糊。既然知他生長士族，又何以不知其門閥。既然知他策名仕版，又何以

不知其官資。臨死時，以藏書二千五百卷贈朱彝尊，兩人的交情，不可說不深，還有甚麼話不可談，他偏要說：「然其出處本末，終莫得而詳也。」這是甚麼話？這當然不是朱彝尊文章上的「語病，」這是他在清初時有不能直言的苦衷。然這種隱隱約約的話，很難叫讀者明白他的用意。我們是讀了上海縣志才知道李延昰是因參與反抗滿清的工作，因失敗而改名做道士的。總之，上海縣志及明詩綜所記，各有詳略。我們必須將兩書合看，方可知道李延昰這人的眞面目。

李延昰的南吳舊話、放鷴亭集，上海縣志、藝文志均已收入。但崇禎甲申錄却又遺漏了。這不知是搜羅未周？還是避忌諱而不載？南吳舊話最近有鉛字印本。放鷴亭集也有鉛印本，但不全。崇禎甲申錄存亡已不可知，但可想見他中間所保存的史料是不少的。

明詩綜選延昰詩十九首。但是有關於反抗滿清的詩，想都被屏棄不錄。所以從詩中也看不出延昰抗清的情形來。只有示道士閬風一首，大略可以窺見他的生世及思想的一斑。今錄如下。原題爲「蜜蜂投蛛網救之遭螫痛定後示道士閬風。」詩云：

「天地孕萬物，而各具殺機。大小互爲忍，其事嘗因依。蜘蛛尤巧惡，以坐而制飛。蜜蜂翩翩來，含芳昧所歸。忽在羅網中，蛛喜逞其威。但肆齒牙利，不嫌軀體肥。舉頭乍見之，手與解其圍。蛛既患得失，蜂詎解從違。賈勇螫吾手，負痛心力微。吾病蜂得生，兒童任相非。善且不可爲，斯言識者希！」

照我個人的意見，這首詩一定是有所寄託，決不是簡單的紀事。我們可以從此看出他的生世及其思

想的一斑。

一個文人因抗清失敗，不得已而改名做道士，其行事是怎樣的可敬，而其境遇又是怎樣的可悲。然上海縣志收入藝術傳，一般讀者只當他是一個診脈開方的醫生；明詩綜編入羽士類，一般的讀者只當他是個畫符念咒的道士。因此人家都把他忽略過。這不能說不是李延昰的不幸！

二 我已看不見科學進步了

中國人的性情實在是太懶，各種事情的進步實在是太慢。就翻譯西洋的科學書而言，在明末徐光啓已經開始了。這且不說，就單說上海製造局翻譯西洋科學書時，也不見得比日本爲遲。但到今日，日本是怎樣？中國是怎樣？我們兩相比較之下，實在是不能不慚愧。據上海縣續志云：

『徐壽無錫人究心格致。既入滬上翻譯館，與金匱華蘅芳譯述多種。日本聞之派柳原前光等來訪，講取譯本歸國倣行。』（上海縣續志游㝢傳徐壽傳）

按翻譯館附設於製造局內，開辦於一八六九年（淸同治八年）先後翻譯西洋科學書一百八十餘種。據上海縣續志所云，可知當時日本翻譯事業尚未大盛，猶須參考中國譯本，以資倣效。但到戊戌（一八九八年）以後，日本已超過中國，而自戊戌到今日，中國仍不過是如此。只是天天高唱著科學救國，大學注重理科，限制文科。但照以往的事做比例，則中國科學的發達，不知還要等多少年！像我四十歲以上的人是看不見了。

三　三寶太監與陳常

明永樂時鄭和出使西洋，（當時所謂西洋，卽今南洋羣島）征服各島國，今人多傳爲美談。所謂三寶太監的故事，尤爲今日研究南洋問題的人所稱道不倦。

當時與鄭和同去的人很多，但除了馬歡（此人曾著瀛厓勝覽）及費信（此人曾著星槎勝覽）而外，其他多不知姓名。今在上海縣志中找到一人，就是陳常。

『陳常字用恆，漢成里人。以醫名於時。永樂十四年，遣使下西洋，以醫士從。歷洪熙宣德間，凡三往返。所歷自占城至忽魯謨斯，凡三十國。』（同治上海縣志卷二十二）

按，當時鄭和出使，係由瀏河出發，和他同去的上海人一定還有，不單是陳常一個，不過紀載缺乏，無從查考罷了。

但是我們有了這條史料，可以得到兩點關於歷史的知識。

其一，是上海在那時候和南洋交通的情形。

其二，是當時一大批的人出發，船上帶了醫生，可想見他們設備的完美。

四　吳漁山在上海

吳歷，字漁山，號墨井。他是淸初著名的畫家，和王鑑，王原祁，王翬，王時敏，惲格，一同被稱爲「四王吳惲，」換一句話說，他就是淸初六畫家之一。他的名譽這樣大，他的事蹟，在以前的各種的記載裏卻都不十分

淸楚。

他原是常熟人，曾信天主敎，曾到澳門住了幾時，後來回到上海，在上海嘉定間傳敎三十年，到八十八歲，卒於上海，葬在上海南門外耶穌會墓中。這完全是事實。但是因爲他信天主敎，以前的人說到他往往把信敎的話一概抹煞了不提，因此對於他的行蹤也就不大明白。

蘇州府志說：「晚年絕人逃世，泛海，不知所之。」

琴川志說：「晚年絕人逃世，泛海，不知所之。」

辭源說：「晚年泛海，不知所之。」以上都是說他不知所之的。

同治嘉定志說：「後棄家浮海至西洋，後歸寓城（指嘉定）東十餘年。」

王韜瀛壖雜志說：「嘗再至歐羅巴。」

海上墨林云：「棄家浮海至西洋。」以上都是說他曾到歐洲的。

道光常昭合志說：「晚年浮海經數萬里，歸而隱於上海，或往來嘉定。」

同治上海縣志說：「屐遊數萬里，歸憩海上。」以上都是說他曾浮海遠遊而歸隱於上海的。

說他「不知所之，」最爲謬誤。說他曾到過歐洲，乃是由到澳門而訛傳的。說他曾浮海遠遊而歸隱於上海的是比較的最對。但沒有說出遠遊到何處。總之都是謬誤或含糊的話。所以然的原因，就是因爲要諱言他信敎的緣故。最初是有意諱言，到後來的人竟不知他曾經信敎了。我們對於信敎贊成不贊成，另是一

個問題，然不能因此而抹煞了事實。以前的關於漁山的記載，除了瀛壖雜志及海上墨林曾說他信教而外，其他的書都沒有說他信教。就是瀛壖雜志對於他信教也表示可惜。

前幾年東方雜誌中國美術專號，有向達君所作的一篇論文，曾說到吳漁山，這當然是不諱言信教了，而且說他是到過澳門，沒有到過歐洲。但他對於漁山信教的情形說得不多，而沒有說到他葬在上海。

吳漁山的遺著，有李問漁編的墨井集五卷。第一卷是李君所輯的漁山傳記；第二卷是墨井詩鈔；第三卷是三巴集；第四卷是墨井題跋；第五卷是吳漁山先生口鐸。三巴是在澳門的一個教堂的名字。這是一卷詩，是在那邊做的，所以稱爲三巴集。口鐸的性質等於儒家的語錄。三巴集和口鐸是漁山信教後的著作，所說的多是教理。此外再有桃溪集、寫憂集、暫永編，書名見於墨井詩鈔序文。原書存亡不可考。又有三餘集，爲李君編墨井集時所未見，今徐家匯天主堂藏書樓藏有鈔本。徐宗澤先生曾借給我轉錄過。原抄本中錯字很多，我已校正十幾個，但也有可疑而不能訂正的。

漁山入教後，西名西滿沙勿略，西姓雅台納。清康熙二十年到澳門。二十一年入教會。二十七年進司鐸職。後回上海，傳教於上海嘉定間，先後三十年。康熙五十七年卒於上海，以天主教禮葬於耶穌會墓中。教士孟由義爲立碑記。

漁山的畫，有人說他是受了西洋畫的影響，又有人不贊成此說。這話很長，現在不及詳說，後來如有機會，我再詳論。然可斷定，漁山在那時候是見過西洋畫的。

五　程譯上海通商史的錯誤

所謂上海通商史，原是英文，原名 Historic Shanghai 英國裘昔司著。中國程灝譯爲中文，題名上海通商史，民國四年出版，用中文寫的同性質的書，在民國四五年時，的確是少有的。譯者是根據英文而翻譯的，事實的錯不錯，應該先由原著人負責，不必單單責備譯者。但我在這裏所指出的錯誤，是單說譯者的錯誤。他的致誤的原因，就是對於其中所說的事，自己太不明瞭，又不參考別的書，只管照英文逐字逐句的翻譯過來，結果就造成一些錯誤，尤其是人名和地名，根據英文翻譯結果和原人原地不符，今列舉其誤點如下：

四十九頁至五十頁敍太平軍謀復攻嘉定，有幾句云：「李鴻章……禦敵白花港。」按，「白花港，」應作「白鶴江」

十二頁：「一八四九年，（道光二十八年）滬道去職，繼任者爲林某。」按，是時滬道爲麟桂，（滿洲人，）「林」應作「麟」。

四十三頁「聯軍攻浦東，太平之大軍，屯於郭橋。」按，「郭橋」應作「高橋」。

四十三頁：「……陁其南竄之道，至閔行，華爾以精兵會至西塘。」按「西塘」應作「俞塘」。

第二頁「知縣汪某。」按，所謂汪某，查縣志職官表，應是「温恩綸。」「汪」「温」聲相近，故誤「温」爲「汪」。

第三頁：「道台吳某」按，所謂吳某，查縣志職官表應是吳其泰。

十九頁，說到土匪小金子劉麗川，按小金子他書多作小鏡子。小鏡子是一人，劉麗川又是一人，今通商史誤認二人爲一人。

這種人名地名譯音的錯誤，是極難免的，在讀者應該加以充分的原諒。但爲了希望譯本的完美起見，就不得不怪譯者在下筆翻譯時，不去參考一下旁的書。這也不必多查他書，只要查一查上海縣志就够了。

我這裏也並不是苛責譯者，我只是寫我的兩種感想：

其一，讀上海通商史的人，最好是隨時檢查上海縣志或其他關於上海的書。否則不能知道事實的眞相。

其二，無論翻譯何書，必須把書中所說的事查清楚了，然後能譯，決不能只根據一本書逐頁翻譯，尤其是外國人談中國事的書。

六　學校生活與書院生活

前清末年，廢除科舉後，學校發達，而上海得風氣之先，公私各校皆比他處爲多。五四運動後，「大學」特別發達，一時私立大學如雨後春筍般的產生出來，不消說也是以上海爲最多。

因爲大學多了，就不免人品不齊，學校的本身也有帶一些營業性質的，教授也有濫竽充數的，學生也有爲了文憑而讀書的，種種奇怪現象早爲一般讀者所聞見習聞，我雖然要想爲之諱，也無從諱起了（當

然也有好的，不在此例。）

於是有一種人，看到現在大學鬧得不成樣子，便回想到當年的「書院」的好處，恍惚覺得舊時候的書院是有學校之長而無其短，十年前如胡適之等人還發表過許多議論，討論介紹書院的制度，在書院已經廢棄的時代，回想到書院，只想得到他的好處，卻忘記了他的壞處，好像書院眞是一種好制度；然而事實又何嘗是如此。

科舉未廢時，上海的書院也很發達，而且是很有名的，我們試翻一翻上海縣志，也只看見他說到書院的好處，卻沒說到當時考書院者各種可笑可鄙的情形，其實，當時的書院肄業生，和今日的大學生，又有甚麽兩樣呢？這不是我瞎說，是有事實做證明的。

瑞安孫鏘鳴在前清同治光緒間，曾做過上海好幾個書院的院長（舊稱山長）今讀到孫先生的遺詩，其中有幾首「竹枝詞」一類的詩，都是說上海書院情形，每首有附註，把事實記得很明白，據他的詩註，說到一件最可笑的事，大約說：當時投考書院的人太多，而所取的定額有限，於是一般自知投考難取的，都託要人寫保薦信，這也不算奇，最奇的，有一次，有某生投考，是先託了某外國領事寫了保薦信而來的，孫先生雖然把這人摒之門外，連信也不看，覺得這是一種極無聊的事；卻不曾知道這也是自己引誘外國人干涉中國內政的一斑。（就當時的情形而言，這樣的事，可算是外國人干涉中國的內政）

七　上海人逼走董其昌

明代末年的名書家董其昌，是誰都知道他的名字的，誰都知道他是華亭人。明史說他是華亭人，一切的關於書畫的書籍都說他是華亭人，董其昌自己也自稱華亭人。這樣，認他是華亭人，再也不會有疑問的了。那知他原是上海人，後來他逃出上海，才改籍爲華亭人。他所以要逃的原因，說起來也實在可笑。據說是上海人逼他逃的。據南吳舊話錄云：

「董思白只田二十畝，上海蠹胥將中以重役，思白遠遁得脫。後子丑連捷，遂占籍華亭。陳眉公誳之曰：後來讀「董逃行，」惟越境乃免。」

又據雲間雜識云：

『董思白爲諸生時，瘠田二十畝，區人亦令朋役，致棄家遠遁。後登翰苑，且別其籍，不敢認爲上海人』。

按，董其昌本爲上海人，不但有以上兩書的記載，而且有同時候的陳眉公的諢言爲證，乃是千眞萬確的事情了。有二十畝田，如在今日的上海，也未始不能算是一個小富戶，但當日情形，却不是如此，所以董先生在那時候依然是一個窮書生。所謂上海的蠹胥也太可惡！逼得他逃了，白白使上海損失了一個名書家。上海在未立縣以前，本屬於華亭，爲華亭縣中之一鎭，故董其昌混稱爲華亭人，華亭的大衆也不至於拒而不納。然非在「連捷」以後，恐華亭的大衆也不肯承認其爲華亭人咲！

八　南社在上海

南社成立於民國前三年冬季，其第一次集會雖在蘇州虎邱，而民國前一年春季集會卽在上海愚園。

忽忽二十餘年，當時集會情形，即社中人亦已記憶不清。頃檢舊報，見有關於南社的記載一段，雖不十分詳細，但比我們記憶中的情形要詳細得多。今照錄如下，亦可說是一種珍聞。

「昨日正午十二時，南社開會於愚園。到者三十餘人。午膳後開會，由柳君亞盧（編者按即柳亞子），報告新入社員及收支社金詳數。繼社友暢敘衷曲。合攝一影。晚復開讌大慶樓。彬彬雅雅，極一時之盛云。」（清宣統三年廢曆正月十六日申報）

以後每年兩次春秋開會，大概總是在上海，不是在愚園，便是在徐園。至民國六年以後，才中途停頓。今愚園已廢，久已變爲平地，僅僅存下一條愚園路，留下一個紀念。徐園也改爲禮堂，專租與人家辦喜慶事用。我輩回想當年，真有無限的感慨。

民國十七年，南社舉行二十週紀念，開會於虎邱。到會的人很多。民國二十三年三月四日，臨時雅集於上海北四川路新亞酒樓。那天到會的人有一百零八個。第三天，上海各大報上都有記載。

那天我雖到會，却因事早退。後來作了一首歪詩，算是一種紀念二十週在虎邱開會時，我也有詩紀事。那天過着下雨，我們是冒雨登山的，倘不是詩中說到下雨，恐怕多過幾年，我便也忘記了。今把前後兩詩一幷附錄如下：

南社二十週紀念雅集虎邱

一笑相逢蓋欲傾，都言天雨勝天晴。本來載酒尋詩客，只合拖泥帶水行。夷夏興亡關此會，江山終古證

吾盟。他年採作龍門史，難寫今朝浪漫情。

二十三年南社臨時雅集上海新亞酒樓寫示亞子及諸社友

高樓百尺集羣英，二十年來證舊盟。老友於今半生死，（舊社友謝世者甚多）初心終不負幽明。曾如草向春前綠，（謂當年南社）仍得松留雪後青。（謂今日南社會）文藝復興方有待，吾人責任莫言輕。

九　宋高宗南渡與上海文化的關係

上海的文化，和宋高宗南渡有很大的關係，我們只看當時候跟着高宗南渡，居住上海，因而便成為上海人的有多少

（一）瞿霆發，其先世為汴人，跟高宗南渡，居下沙。（今南匯境）霆發曾為下沙鹽場副使，兩浙鹽運副使。霆發幼聰穎好學嘗捐田助上海縣學（見縣志）

（二）王迪，宋靖康進士、通經學，熟悉累朝掌故隨高宗南渡，遂終老於鶴沙（即下沙）（見縣志）

（三）王垂裕，隨高宗南渡至建康，後居青龍鎮（今青浦縣境）（見縣志）

（四）何中立，從高宗南渡，居黃浦南，後移居青龍鎮（見縣志）

（五）董宜陽，其先世汴人南渡時徙居上海吳會又徙居沙岡於書無所不讀，尤留心當代掌故，鄉邦文獻，著有雲間詩文選、近代人物志、雲間百詠、松志補遺等書。（見范濂雲間據目抄）

（六）施起濱，名于民，上世從南宋徙喆溪，再徙黃龍浦（按，即今黃浦）之東，遂爲浦東人。（見李延昰南吳舊話錄）

（七）徐光啓，字子先，號玄扈。相傳先世籍中州，譜亡倭燹，無由稽核。高祖竹軒，自姑蘇徙滬瀆（見李杕徐文定公行實其先世遷移當亦在南渡之際）

（八）其他疑是者尙多，暫不列。

總觀上表，可知在南渡時，由中原遷到上海的人很多，同時將中原文化帶來，增加在華亭原有的文化裏，（上海舊爲華亭之一部份）便能使上海文化更爲發達，明淸以來名人輩出，非無故了。

一〇 自由談的始末

申報上的自由談，是上海一切日報副刊歷史最久的一種，但今已停刊了。停刊的原因，我們不得而知；但是他的歷史，我們略略知道一點今將自創刊日起，至停刊日止，二十四年餘以來的變遷，略述如下，以供留心該刊者之參考

一九一一年八月二十四日（淸宣統三年七月一日）起，申報創刊自由談，由王鈍根編輯。內容皆爲滑稽小品。

一九一五年（民國四年）三月十七日，王鈍根辭去自由談編輯之職，在申報上登一啓事，謂其通信處爲中華圖書館編輯所。次日，「自由談」登一徵文廣告，徵求軍人詩稿，略謂俾激發國民尙武精神云云

繼任編輯人姓名未發表，實際上爲吳覺迷。

一九一六年（民國五年）三月十一日，吳覺迷辭去自由談編輯之職。

一九一六年（民國五年）四月一日起，由姚鵷雛繼任編輯。內容偏重於文藝，多載南社同人詩詞。四月五日起，於該欄中另闢「自由談之自由談」一類。

一九一六年（民國五年）十月三十一日起，改由天虛我生編輯。其第一篇遊戲文章，爲天虛我生自作，題曰「召請投稿家」，每段第一句爲「一心召請某某」。第二篇爲詩話，第三篇爲小說，全部份皆天虛我生自作。十一月一日所載三篇，亦皆天虛我生自作，二三兩篇續前，第一篇爲「瓜子落花生合傳」。

一九一六年（民國五年）十一月十日起，於自由談原有篇幅之外，增刊「新自由談」。

一九一六年（民國五年）十二月十二日起，開始登載「家庭常識」，其中常說到家庭日用品製造法。

一九一七年（民國六年）一月八日起，「新自由談」時刊時停，漸漸取消。

一九一七年（民國六年）一月二十六日起，開始另闢「老申報」欄，首載緣起及申報開辦日第一次的攝影，（鋅版）並有「別琴竹枝詞」等。「老申報」的內容，皆取材於淸同光間申報所載小品文字。

一九一七年（民國六年）十一月八日起，「老申報」停刊，至次年二月十四日，又續刊一天。

一九一八年（民國七年）二月十六日，家庭工業社開始登報招股，是時天虛我生已兼營工業。

一九一八年（民國七年）七月十七日十八日，又續刊「老申報」二天。此後時刊時停。

一九一八年（民國七年）十月十日申報新屋落成紀念，自由談第一篇爲祝詞署名「景，」小說「雙十節」亦署名「景」復刊「自由談之自由談。」署名「不冷。」「老申報」併入本頁「雜錄」內，註明「老申報」以代署名。按「自由談之自由談，」自姚鵷雛離職後久已取消，今又復刊。「景」及「不冷」似皆係當時申報館總編輯陳冷血的筆名。此時天虛我生已辭職，自由談卽由陳冷血兼辦。

一九二〇年（民國九年）四月一日起，自由談改由周瘦鵑編輯。該日「自由談之自由談，」署名「鵑，」雜錄內有「花生日瑣記，」署名「紫蘭主人，」爲瘦鵑別號。

一九三二年（民國二十一年）十二月一日起，自由談改由黎烈文編。作風完全改變。第一篇爲「幕前致辭」此外有葉聖陶、謝六逸、冰瑩、星子四人的小品文各一篇。冰之翻譯短篇小說一篇。張資平創作長篇小說一種，名「時代與愛的歧路。」（按此小說後來未登完卽半途停止。）

一九三三年（民國二十二年）一月十日起，另闢「春秋」一欄，由周瘦鵑編輯。內容與原有自由談相似。

一九三四年（民國二十三年）二月七日登徵文廣告，謂將新闢「婦女園地」一欄，每星期日，在自由談地位出版。

一九三四年（民國二十三年）二月十日有黎烈文啓事，謂「婦女園地」另有人編輯。

一九三四年(民國二十三年)二月十八日起，「婦女園地」實行出版。

一九三四年(民國二十三年)五月九日起自由談改由張梓生編輯。黎烈文脫離關係，是日有黎氏啓事。

一九三五年(民國二十四年)十月三十一日宣布停刊，十一月一日起實行停止出版。

計自創刊至停刊，首尾共二十五年實得二十四足年又約三個月。

二 上海的戰爭文藝之一

——關於鴉片戰爭的詩歌——

對於上海史有準確認識的人們，都很明白鴉片戰爭和上海是怎樣的關係。如今舊事重提，我們都不免爲清政府的顢頇無能而歎恨。雖然這樣那吳淞之戰的經過實是一段悲壯的史實。那些流傳下來的詩歌，描述當時事態的波動，我們現在讀起來還感覺得那「民族英雄」的偉大呢。

一八四二年六月九日(清道光二十二年五月初一日)，英國兵艦開到吳淞海口附近；制台牛鑑駐節寶山城裏，江南提督陳化成駐守西砲台，徐州鎮總兵駐守小沙背，蘇松鎮總兵周世榮駐守東砲台。到十二日(五月初四日)，英軍連檣而進，我軍嚴陣以待，那時緊張的情景眞如楊晉階所說：

『雲昏朝灑千夫淚；
月冷宵沈萬灶烟。』

又如蔣敦復在「潁川將軍行」裏說：

『峨峨巨砲東西臺，樓船橫海風烟開，
此是江南金鎖鑰，紅羊萬里唱檣來。』

十六日（初八日）戰事開始，陳化成對壘開砲，敵軍都受重大創傷。後敵軍向東砲台、小沙背攻打，小沙背兵先退，東砲台兵接着潰敗，牛鑑棄城而逃，寶山城遂入英軍手，但這時西砲台卻還是竭力抵抗，至死不屈，結果陳提督等八十一人殉難。

貝青喬，有名的蘇州文士，曾諷咏其事說：

『海蜃妖氛逼幟竿，爭看仗鉞舊桓桓。
睢陽毅魄能爲厲，請劍應先斬賀蘭。』

蔣敦復氏也說：

『豈有龍韜稱節制，漫勞虎僕說軍籌。
萬事從來悲掣肘，如此雄關偏失守！』

對於稱爲「制台」的牛鑑，都表示不滿；而宣揚陳化成的壯威和勇敢，貝氏在「滬瀆謁陳忠愍公祠」詩裏更加有力的了，如下：

『一戰甬江口，督臣死，提臣走。再戰吳淞口，提臣死，督臣走。三戰乃及金陵城，江濤寂靜噤不聲，陳將

軍後誰敢兵。君不見，走者棄諸市；死者長如生。長如生，尸祝徧我海徼氓。』

原來，英軍自經攻下吳淞、上海以後，便得溯江而上，打下鎮江，進窺南京；於是淸政府忍辱議和，江甯條約訂定，上海開闢商埠、租界。蔣敦復氏的詩裏，表示十分感慨，說：

『江頭告敗日紛紛，死事流傳尙未眞。霸上棘門等兒戲，蕭娘呂姥各全身。聞道今年已通市，朝廷自爲蒼生計。蠲租詔下萬人歡，可憐六郡良家子。』

此役，除陳化成等外，上海地方官死難的只有典史楊慶恩一人，浙省也只有縣丞李同陽、典史余福，以及總督裕謙而已。貝靑喬另著一首詩說，

『唱徹臨江節士歌，歌聲流憤滿關河，如何爲國捐軀者，祇是聾丞醉尉多。』

他是對於當時士氣的消沉，官場的卑怯，都罵盡了。

這些詩歌，將永久的流傳，流傳民族的幽光。

一二　眞正老上海及其藝人

『控江而淮浙輻輳；

連海而閩楚交通。
……………………
市廛雜夷夏之人；
寶貨當東南之物。
………………』

上面所引的，是宋代詩人應熙青龍鎮賦文中的兩句。古人筆端帶着情感的文字就算不免誇大，讓我們來打個對折吧，也得有百分之五十的對。那麼，這青龍鎮似乎不很平凡的了。但是青龍鎮到底是一個什麼所在呢？

却說，這青龍鎮，原來正是老上海。

相傳吳孫權曾造青龍戰艦，置其地，故名「青龍」。七四六年（唐天寶五年）始設鎮。宋代，爲華亭縣地。元代，上海立縣後，分屬上海。明代，屬青浦。

志乘上告訴了我這老上海的粗糙的輪廓，中間並特別提出來說：

「……在宋時，鎮爲海舶輻輳地，有三亭、七塔、十三寺，烟火萬家，人稱小杭州。』

老上海還有小杭州的芳名。看起來，雖然沒有現在的上海得到「東方巴黎」榮譽的震赫一時，但在千年左右以前，老上海的青龍鎮的繁華，却是無疑的了。

據說，那時靑龍鎭人有個李甲別號景元的，能畫；並善作詩，塡詞，爲蘇東坡所稱賞。東坡曾題李的喜鵲圖詩云：

『開說神仙郭忠恕，醉中狂筆勢瀾翻。
百年寥落人何在？只有華亭李景元。』

原籍並非靑龍鎭而寄寓靑龍鎭的，有個李無悔，別號行中。他過着閑適生活，寄情詩酒，並自己起築了一所幽雅的園子。他並不做官，也不拿津貼，但很被那時名宦推重。蘇東坡曾代他的園裏一座亭題名「醉眠」；並作詩送給他。和韻的，有蘇子由、秦少游、張子野等人。

當時往來靑龍鎭的，有個名詩人梅聖兪，除靑龍雜記外，他還做一首靑龍江上觀潮詩，略云：

『百川倒蹙水欲立，不久却迴如鼻吸。老魚無守隨上下，閣向滄洲空怨泣。……幾年養就奮血軀，一日翻爲漁者給，無情之水誰可憑，將作尋常自輕入。……』

靑龍江早就湮沒，江潮已經不見，現在上海人要觀潮，却要到海甯去。我們眞想不到能在這位老詩人發洩牢騷中會發見古代靑龍江潮的偉大。

還有一位在靑龍鎭做監官的，叫米芾，別字元章。米老先生的書畫，大家都知道是爲當時、現在以及將來的人所宗仰的。他在老上海地方，却留下了兩項寶貴的品物：

一　隆平寺經藏記(書)

二　滬南翻翠圖（畫）

這些藝人，在志乘上就成爲老上海的藝人羣。

一三　上海最幸運的書家

明代上海的書家，要算陸文裕（深）和董文敏（其昌）最享盛名。陸文裕官至太常寺卿，董文敏官至禮部尚書，但是二人都由進士出身，並不是從書法上得到這樣大官的。此外上海還有一位大書家，憑了一手好字，居然不從科甲出身，也做到卿貳的地位。他的幸運不但陸董二人不及，除了明朝永樂時的二沈學士（沈度沈粲）以外，恐怕歷代的大書家都沒有這樣幸運的了。

這一位書家便是嘉靖朝的張電。他字文光，號賓山，書學李北海，有烟飛霧結的姿態；楷書便以二沈學士作模範。他本是布衣，跟了陸文裕到北京的。忽然倖運來了，他所寫的字偶然給那時候相國夏言看見，深加稱賞，於是就請他寫了一篇嘉靖御製的集禮序，獻給嘉靖，不料嘉靖也是大爲贊賞，從此便由儒士薦入國史館供事。過了不久，嘉靖在大內建築了一所貯藏列聖御筆實錄祕典的藏書室，名爲皇史宬，又命張電題寫門額，大稱旨，一面賞賜金幣，一面更升遷他做鴻臚寺序班，嗣後官星高照，扶搖直上，從序班而中書符丞，太僕少卿，太常卿，兼司經局正字，改通政司使，擢工部右侍郎，遷禮部左侍郎，卒於官。

張賓山受命所寫的字，有太廟額、金殿額、仁壽永禧宮額、睿宗獻皇帝銘旌及慈孝獻皇后神主、恭上皇天冊表、皇天上帝玉冊、九廟神主、九廟災詔。又有聖諭字式、御製碑文寶軸、平邊告祖文、庚戌科進士題名記，

都石刻而頒布中外的。世所傳消痞帖、王雅宜詩和千字文帖，不過是小品罷了。總之，嘉靖朝的大制作，大都出自賓山的手，他人所寫，往往不足以稱嘉靖意的。有時賓山不在朝而需要寫字的時候，也都保留下來，等他來了再寫。

賓山服官一生，得力處在於恭敬善藏，所以受眷最深，知遇最厚，每有元老學士所得不到的曠典，他竟獨蒙恩賞。例如駕幸承天命扈行；崇仁殿奉慰，仁喜宮瞻拜，永禧宮進香，命得與輔臣偕入到禁苑命與游；燃燈命與宴；泛海命入龍舟；東嶽廟祈禱命行禮；至永明殿命代拜等等：在專制時代都算是一種異遇。此外他所受到的賞賜尤其多不勝數：如賜御製詩、平安字、勤慎忠誠字、道德經、斗母像；賜茶、賜牽羊，賜上尊，賜衣白雲雁麒麟飛魚，賜銀瓢繡衣袋，以上各一次；賜曆六次；賜祭品脯醢二次；賜御前品物五次；賜錢鈔三次；賜如意、丹、生脉散、香薷飲各四次；賜金十兩以至五十兩，賜幣一表裏以至四表裏共三十七次。又如服玩器用的不時賞賜，酒飯的不日賞賜，端午除夕等節品的按歲賞賜，次數的多，更難於計數了。此外恩寵：如寶訓實錄告成，賜宴謹身殿；母死，賜祭葬；又賜驛歸；內殿竣工，得蔭一子；考績又蔭一子，孫卒，又移蔭於次孫；改給三代誥命並推及前母。偶患疾病，不時賜藥，更諭內閣時視寢食狀況上聞。張賓山死後，嘉靖尤懷念不置，追想到生前侍從的長久，又特贈禮部尚書。憑書法從布衣致身通顯，被異數享榮名的，除二沈學士稍可抗衡外，古今來很少有人獲得這樣好的幸運的。

當賓山沒有從陸文裕入京之前，原是傭書自給而資生活的。南吳舊話錄載賓山嘗偕二庠生訪一風

鑑者。先相甲生說：腰橫金帶本是君等分內的事又相乙生說：怎麼竟使龜鶴笑起人來！意思便是指他的壽命不長。最後看到賓山的相說：將來腰圍犀紋帶的人物，至今纔算相到了一個。後來果然甲生貴而乙生死，賓山做到左侍郎。景船齋雜記上也載着有同樣的故事，說張賓山起初在沈水南先生處傭書。一天沈先生帶着幾個門弟子和賓山同走出郊外，在亭橋上遇到一個看相的和尚，因即請和尚相一相各人的終身。和尚相水南說：先生不是科甲中人，也不是科甲中官。次相門弟子王百谷和顧中孚顧中立兄弟，都說官可以做到兩司同行的人以爲三人的前程，無論如何決不會如此相同，不覺都笑了起來。繼相張白灘說：此君非道郎科。又相到徐階便聳然動色的說：這位將來要做宰相。那時候徐階纔祇十六歲，還沒有知名，同學中都不大看得起他，於是衆人又訕笑起來了，因即指賓山向和尚說，且請相一相此君怎樣？不料和尚也居然聳着肩說：這一位的名爵，不過比宰相稍低一二級罷了。衆人由是大笑，以爲和尚滿口胡說；但和尚說：諸君且勿笑，我所相的，後來定準會應驗。其後沈水南以應貢官郡丞，晉階中順大夫，服金緋袍，王百谷官至副憲，顧中孚官至浙江參政，顧中立官至山東按察使，張白灘官至給事中，徐階由鼎甲而成嘉靖朝的名相，張賓山是左侍郎，果眞一一應驗不爽。

一四　老上海的藏書家

現在的上海，是全國文化的中心地，出版家都集聚在此間，收藏家也多於過江之鯽。古代的上海，和出版家是沒有多大緣份的；而藏書家則比之當時的臨安與姑蘇，却未見得讓步很遠。這也許是可以供給本

地的圖書館參考的，所以我們來談談老上海的藏書家。

可考的第一個上海藏書家該是莊肅。他是宋末人，曾經做過祕書院的小史。當時的祕書院就等於現在的國立京都圖書館，小史就是典藏員由於這種職務，我們能夠斷定他的性情是愛書的。宋亡後，他棄官歸隱，住在青龍鎮。（其地在新江鄉四十五保，縣治之西，吳淞江之南，明代把其地劃歸青浦縣。）私家收書至八萬卷，這也眞很厲害了。陶宗儀的輟耕錄說：「江南藏書家多者止三家，莊其一也。」又可見當時莊氏藏書的威名。到了元至正年間，政府因修宋遼金三史，特派學士危素到他的家裏徵集圖書，那裏知道他的子孫不中用，恐怕政府是來查禁書的，就此放一把野火，糟糕！八萬卷圖書都被六甲拿去了。

杜元芳，字玉泉，宋祁國公衍九世孫。時代較莊肅略晚一些，嘗做德清縣主簿，老年退隱杜村（在青龍鎮西南，白鶴江畔。）構翡翠碧雲樓，庋藏圖書萬卷。

到了明代，上海的藏書家就更多了，我們現在祇提出幾位和學術界發生過重要關係的來說：

陶宗儀的說郛，不是一部很偉大的古代說部叢書嗎？其中搜羅的小種零件，多數是現在沒有別處可以找的了。這部說郛最初的刊行，是郁文博的力量。都是上海人，家有萬卷樓，藏書甚富。他刊印說郛，着實費了許多精神去替它校勘。七十九歲的老人了，還是丹鉛不去手。但是我們從旁面看，可以知道他自然是有了豐富的藏書，才能够把內容博大的說郛來校訂。

郁文博自賦詩云：「白頭林下一耆儒，終歲樓間校說郛；目力心思俱竭盡，不知有益後人無？」你看，他

不是風趣得很嗎！

陸深是明代的名宦，藏書極多，并且很著名。所以這裏不多說他，而要說他的外甥黃標。黃標不祇是能够收書，而且善於讀書，紬閱經史無間寒暑，對於各種書籍的內容都很熟悉，陸深做文章有疑義時，總是請黃標來考訂。陸深的兒子陸楫嘗輯古今說海，是一部極著名的古小說選本，書凡一百四十二卷，而其底本向黃標借的竟有三十卷之多。陸氏兩代藏書應該是很可觀了，但是孤本秘笈還讓黃標多呢。陸楫輯說海時，又屬黃標爲總校勘。

黃標藏書的下落是很令人悲憤的！就是在倭寇犯上海時，他的書籍都被燬光了。

再說王圻，就是那位赫赫有名的編續文獻通考的先生。他於官陝西參議後，歸家築室吳淞江濱，種梅千樹，名爲「梅花源」。老於其中，著書爲樂。他的藏書很豐富，和施大經、宋懋澄、俞汝楫並爲萬曆間松郡四大家。

清代的藏書家是愈多且愈偉大了，最著名的有李筠嘉，梅益徵，郁松年，徐渭仁等數家，另述於「清代的上海藏書家」篇。（一九三四七，二三）

一五　清代的上海藏書家

清代的學術是籠罩在考據學的大氣之下，所以清代的藏書家亦多帶有考古的氣味，校核經史，考索金石，和宋明時代的藏書家風尚有所不同，而上海亦不是例外。

李筠嘉，字修林，號筍香，嘉道時人，這時正是清代學術的日中時代，李氏也能追蹤婉夫時賢。他把已治東明代朱察卿的慈雲樓故宅購得，收書六千餘種，藏於其中一八二六年（道光六年）龔自珍給他的藏書志做序，說「上海李氏藏書至四千七百餘種，論議臚注至三十九萬言。承平之風烈，與鄞范氏、歙汪氏、杭州吳氏、鮑氏相輝映於八九十年之間。」今天乙閣、振綺堂、瓶花齋、知不足齋、合慈雲樓放在一起講，可見當日的氣概自是籠蓋海隅的。

說到李氏的藏書志，又令人佩服他治學之精了。他是能夠藏書又是能夠讀書的，故嘗輯所藏書爲目錄八卷，且筆記讀書的心得在裏面。他嘗說：惠棟著的易大誼，用中庸來解釋周易，這不是漢學家應有態度；江聲著的尚書集注音疏，一概把今字改寫做古體字，眞有點泥古不化。這些意見，人家都認爲是很準確的。

李筠嘉的孫子名鍾慶，工詩，收藏的書畫有許多佳本，如小李將軍春江圖，山谷老人書千字文，張擇端清明上冢圖詩卷，都是從來少見的東西。喬重禧輓筠嘉詩注說：「君身後藏書盡散，」這還是他的兒子不行呢，還是他去世時兒子太小了呢，不可得知。咸同之間，甘泉鄉人著的曝書雜記，說李筍香舊藏的金刻孔氏祖庭廣記，爲同時人馬笏齋所得。

梅益徵，字復齋，他性情愛書，遇有善本，手自讎校，積數十年，成得一閣藏書志四十二卷。他和李筠嘉是同時人，但是沒有李氏著名。

說到清代的藏書史，總離不了蘇州府的關係，因爲在明末清初，所有宋元舊本書籍，差不多都歸了錢

謙益毛子晉二家由二家散至季振宜，復歸於黃蕘圃，再歸於汪閬源，總是沒有越出吳「門」。但是汪閬源的藏書分散時，却有一部份流入滬瀆而為郁泰峯所得。泰峯名松年，字萬枝，一八四五年（道光二十五年）恩貢生，松年饒於財，好讀書，時値太平軍規復江南，吳中藏書盡散，上海因在軍事區域外，郁氏乃乘此機會保存了許多舊版書。但是他的藏書，不久就散了，大部份為廣東豐順丁日昌所得（丁氏時任上海道）。後丁氏書散，又有一部份流歸上海涵芬樓（就是後來的東方圖書館）。

和郁松年同時的徐渭仁，也是一位大收藏家，又是一位金石家。他字文臺，號紫珊。鑒別碑帖，時人推為巨眼，他嘗得到隋開皇時董美人碑，這是非常珍異的古刻，因此他自號「隋軒」。

隋軒很留意搜集本地的文獻，孤本嘉靖上海縣志和極難得的萬曆上海縣志，均曾暫寓於徐家。（萬曆志上有「曾為徐紫珊所藏」朱文長印）現在「嘉志」已由傳眞社影石流通，「萬志」則藏於徐匯藏書樓。

過了這個時代，讓我們注意的是集團文化的圖書館了。而我們回憶那往昔時代之個人精力的雄偉，自是要表示敬意的。　（一九三四，七，二七）

文廟沿革

文廟的地址，現時是在文廟路，但從上海初有文廟起始，直到現在，總共六百多年時間，廟址已經遷移了五次。至於還到現在的地址，還是上海開闢商埠以後的事，算來不過八十年光景而已。茲將文廟的創建

和經過，約略敍述於次。

上海在十一世紀設市舶提擧司及榷貨場，成立上海鎭以後，鎭上並沒有文廟的設置。到了十三世紀中葉（宋度宗咸淳年間），鎭人唐時措購買韓姓的房屋，改建梓潼祠，圖孔聖遺像於祠中，並請鎭監董楷建築古修堂，作爲諸生肄業的地方，於是上海始有鎭學，始備文廟的雛形。至於韓氏房屋的地址，據康熙松江府的記載，及滬城備考的附圖，當在方浜的長生橋東北，便是現在天官坊街的左近。

到了一三〇四年（元世祖至元二十八年）分華亭縣的東北境五鄉設上海縣，過了二年，知縣周思楫使偕同教諭執事等在縣署的東首，營建縣學。其時因征賦孔亟，未能完工，次年浙西廉訪僉事朱思誠按巡州縣，適來上海，乃委鄉貢萬戶長費拱辰建築完成。於是有正殿，有講堂，更買鄰地造齋舍，而廟制大體粗備。一三〇二年（元成宗大德六年）松江判官張紀倡議增拓，縣丞范天楨首先贊成，並自捐俸爲衆人倡，於是又添築殿軒，增設大門和學門，重新至聖先師像，再繪先賢像於兩廡。知縣辛思仁又爲築垣一百三十尺，前通津水，架橋其上。從此文廟的規模具備，彷彿和古諸侯學宮之制無異，不過祭器書籍等設備還是闕如，而學田也僅祇七頃，地址便在現時敬業路一帶。

到了一三一〇年（元武宗至大三年），廉訪僉事吳彥升按巡上海，看到文廟的規制還嫌着隘陋，頗想加以擴新，同時邑紳兩浙都轉鹽運使瞿霆發，收買民田五百多畝捐入學宮，並捐鉅貲備修建學宮的費用。於是在縣署西首相度得官地十五畝，建築新學宮，而命府同知帖木兒海牙負責興建。這便是在現今淘

沙場一帶的上址。

新文廟的存在不過四年光景，縣丞王埵又把他遷回原址。遷移的原因，已不可考，不過在遷回以後，廟制愈增宏大。廟有天光雲影池，池中有芹洲，洲上有止庵，更有杏壇、盟鷗渚、舞雩橋、洗心亭、酸窩、古井、和焦石堂等勝，並植青松梧竹無數，於是文廟不僅是一邑學子肄修之地，兼可爲勝遊的場所了。一三五一年（元順帝至正十一年）知縣劉輝、創建教諭廳、講習堂；監縣凡奴漢、縣丞張義重建廟門齋舍；知縣何緝另於廟左闢建明倫堂；僧覺元更捐田蕩六百多畝，作爲修葺的費用。嗣後修費有着，廟舍便得久遠保持。

終明之世，文廟歷有興修和葺治，但是地址始終在原處，沒有移動過，至於歷年增修情形，因爲太覺瑣碎，姑從闕略。滿清入關，下定江南以後，對於文廟頗加崇敬，所以順治三年有令天下有司以時修葺廟學的詔諭；其後歷代滿洲皇帝更代頒匾額，表示他對於聖教的信仰，而歷任知縣亦復仰體懿旨，不時修治。直到一八五三年（清咸豐三年）小刀會匪佔領縣城，劉麗川便借文廟作他發號施令的大本營，迨咸豐五年清軍復得上海城時，文廟中所有殿閣堂祠大半燬壞。同年上海士紳以舊址無可收拾，請巡道趙德轍等詳准大府遷移於西門內南偏右營署的舊基，這就是現在文廟的所在地，也就是明代海防道署的舊址。新廟的興建，自五年七月開始，到六年七月竣工，計時一年零一月，佔地十七畝三分有餘，費工款七千緡，概由邑中紳士捐出。

新文廟建成以後，到一八六〇年（咸豐十年）太平天國大軍壓境，地方官商請英法兵入城協防，便

將文廟作爲外兵駐屯的場所。一八六四年（同治三年）大局平靖，外兵撤退，廟內已毀損大半，由巡道應寶時，知縣王宗濂等倡捐修葺，並添置祭器，增備舞樂，開拓月臺，始得光復舊觀。到了一九三一年（民國二十年）更由市政府闢爲文廟公園，廟制規模，悉仍舊狀。

附　上海祀孔講話

一九三四年（民國二十三年），中央爲提倡孔子行述，以資崇仰起見，特提出第一三二次中常會，決定八月二十七日爲先師孔子誕辰紀念日，通令全國各地黨政機關籌備紀念。是日本市市黨部將聯合市政府召集各界代表在南市「文廟」大成殿舉行紀念會。另一方面國府爲示隆重，特派專員葉楚傖氏前往曲阜於當日主祭，並由五院及內教兩部各派員陪祭。——原來，祀孔的「丁祭」是又見於今日了。

說到上海祀孔的典禮，向以文廟丁祭譜做標準。這個譜是根據邑紳王慶勳所得醴陵丁祭譜而成。一八六八年（同治戊辰），蘇撫丁日昌刊印於省垣，連版匯申，藏於尊經閣上，後來就由灑掃局重印。一九〇八年（光緒末年）丁祭升爲大祀，部頒武舞譜，其儀節、祭品及樂舞方面，稍與以前不同，上海縣「未遑改易」。一九一四年（民國三年）北京政事堂禮制館頒祀孔典禮及服式圖樣，儀節及服式更與以前不同。於是由當時公款公產經理處總董丁熙成會同文廟保管員林曾裕等，酌古準今，規劃損益，祀孔典禮，乃燦然大備。到一九二四年（民國十三年）上海孔子廟樂舞主任范隱深鑒於勢移時易，舊有文廟丁祭譜已不完全適用，（而且其版燬於民初兵燹，僅剩一二孤本）爰參照祀孔典禮着手編輯「上海祀孔譜」半

年成書於一九二五年（民國十四年）夏出灑掃局刊印。

按照這本「上海祀孔譜」我們來看看上海的祀孔典禮樣式：

（一）通贊——正獻官、分獻官、陪禮官先後就位，糾儀官升階糾儀。闔戶迎神，舉迎神樂，參神跪拜四拜。於是奠帛爵行初獻禮，舉初獻樂，跪拜四拜。武功之舞退，文德之舞進；行亞獻禮，舉亞獻樂。行終獻禮，舉終獻樂，跪拜四拜。司祝者捧祝，司帛者捧帛，司爵者請爵，司饌者請饌，恭送燎所，闔戶禮成。

（二）合樂節奏——將祭，先擊晉鼓三百六十數以警戒（分三次擊各一百二十聲）。等樂舞主，齊列階下以後，就鳴轉班鼓（鼓譜十有三節）。歌生執笏，樂生執樂器，魚貫隨麾；舞生執干戚，魚貫隨節，由樂懸兩旁依序以進，各就位。迎神。大成鐘鼓齊鳴，然後合樂。樂凡六章：迎神奏昭和之章；初獻奏雝和之章，舞雝和之舞——第一成；亞獻奏熙和之章，舞熙和之舞——第二成；終獻，奏淵和之章，舞淵和之舞——第三成；徹饌奏昌和之章；送神奏德和之章。每奏一章，麾生舉麾，高唱道「樂奏某某之章」。聲音要勃然而起，上兩字一讀，下四字分排，欲勻長韻，漸大舂容和雅，尾聲悠長，再擊柷三聲以起樂。

（三）大成殿祝文——有一定格式，總是：「維先師德參化育，道貫古今，集羣聖之大成，炳前知以垂憲。天下為公，中國一人之量；生民未有，六經千載之心。循宮牆而瞻富美，入室升堂；陳俎豆而奉馨香，先明後法。茲當上丁……」

（四）大成殿的陳設——祭器有九種：爵、籩、簠、簋、豆、鉶、篚、俎、登；祭品除太羹、和羹以外，有三十二樣；陳設位

次分六排，裝在「登」裏的太羹在四排正中，六排「俎」裏的牛羊豕，遙對頭排三個玉爵。

（五）樂舞生冠服——冠色黑絲質（或棉質）紕緣均用黑地片金（各省地方樂舞生的紕緣不用片金）；青纓無緌；覆版用方式，前後左右均以尖角相向平置冠章方形，縱橫徑一寸，銅質鍍金上鑿篆書陽文「樂」「舞」。衣用籃色絲質（或棉質），長及踝，寬窄各如其身；袖長過手；袖口六寸爲率，兩襟相掩爲直領領及下端均黑緣，寬二寸，領襉從翻捲式；腰襉後面，隨身圍肥瘦約之以組紐；通身繡小葵花（各省地方樂舞生無繡）。

不知道這一次祀孔的儀節，和以前有什麼不同的地方沒有？

再說上海的文廟，在一九三一年（民國二十年）十二月十四日實行改做了市立民衆教育館。該館爲推廣民衆的見識起見，特呈請市教育局允准，將原來珍藏在灑掃局的祀孔器服，接收過來，加以整理，於一九三三年（民國二十一年）八月，即在孔子廟開放「祀孔樂器陳列所」，內列祭器一百四十件，祭服十件，樂器六十件，舞器十三件，任人觀覽。

現在這些祭器、祭服、樂器、舞器，大概不再僅僅乎展覽，怕要眞的用得着了吧？

（一九三四年八月二十六日）

書誌

滬城備考提要

一

滬城備考六卷，清褚華撰。褚的事蹟見於嘉慶上海縣志人物志文苑傳：「字秋萼，號文洲，廩生。性傲睨，自放於詩酒間。詩本六朝，長於古風；樂府沈博絕麗，而骨氣深穩。生平留心海隅軼事及經濟名物」——照文苑傳排列的次序看，知道褚是乾隆至嘉慶初時候的人。

褚華著的書，除詩文——寶書堂集八卷——外，有海防前事錄、木棉譜、水蜜桃譜、大小山房筆記、和現在提及的這部滬城備考。

二

滬城備考一書，在褚華生前，未曾刊印；原稿則塗改甚多，還是一部未經「寫定」的稿子。留到後來，數經傳鈔，所以本子不一，名稱也弄得不同。今爲略考如后：

甲「原稿本」 褚華死後，其書盡歸楊藻江，這部稿子亦在楊處。凡二冊，係未卒業：一冊名澤國紀聞，增刪塗抹，尚是初稿；一冊名滬城備考，從初稿分類謄出而易其名，然所謄尚未及半。

乙「陸秀農抄本」 借楊氏所藏原稿本過錄，並加以釐正，又改書名爲上海志備考。

丙「梅益徵抄本」 亦借楊氏所藏原稿本過錄，時爲清嘉慶十八年十一月。梅氏細尋初稿——即題名澤國紀聞者——塗改之迹，融會參訂，而照謄本——即題名滬城備考者——的體例足成之，計分五門六卷：核實一卷，補遺兩卷，訂誤一卷，策要一卷，雜記一卷。書名則照原稿的謄本題爲滬城備考

丁〔五卷本〕　嘉慶上海縣志藝文史部地理類「澤國紀聞五卷，褚華撰。」同治上海縣志藝文史部地理類「滬城備考五卷，褚華撰。前志作澤國紀聞。」按兩志所著錄的均爲五卷本和梅益徵抄本之分爲六卷者異。

戊〔另一抄本〕　上海縣續志藝文考證，滬城備考條下云：「今見抄本滬城備考三卷澤國紀聞五卷合訂一厚册，無序跋，紀聞卷首有圖二。」這一個本子的來源，我疑它也是從原稿本抄錄，而是直錄未加釐訂的，備考祇有三卷，紀聞則有五卷，正是因爲褚華自謄的稿子尚未卒業的緣故。不過這祇是一種推測，現在還無法可以確切證明。

至於我們現在看到的一本，乃淵源自梅氏抄本。梅益徵是嘉道間上海大藏書家之一，精於校讎，此書當他傳錄時，曾費了很多的苦心釐正；所以他的這一個本子應該是此書的一個最好的本子了。

這部書的名稱共有三個，即澤國紀聞、滬城備考、與上海志備考。稽其原則「澤國紀聞」係褚華寫初稿時用的，「滬城備考」係褚華在進行寫定稿時改用的，末了一個則僅爲陸秀農代爲僭題者。照這樣看來，梅益徵抄本選題名稱爲滬城備考，最是符合褚華的本意。

三

褚華著滬城備考的目的是在校正他那時候新輯的縣志的錯誤和脫漏。凡書中所稱「邑志，」就是指乾隆四十九年出版的范廷杰領修皇甫樞主纂的上海縣志。乾隆志編得很草率，脫誤甚多，是如梅益徵

所說的「邑之志蕪穢莫甚焉。」但是有許多不完備的地方，原來上面幾版縣志就是失載的，錯誤也大半是沿誤；褚氏之訂補，當然是全盤地爲地方史的信實打算，而他批評時根據的本子實爲乾隆四十九年版的縣志，下錄滬城備考卷四裏的一則，可作一簡單的證明：

『乾隆四十三年，松太兵備道盛公保既修治靜安寺之湧泉諸勝，欲改寺名，僉以爲不可；乃以東隅僧居爲報恩院，其實與靜安舊址無所分別，亦無所增損也。乃邑志於靜安寺後，又增報恩寺一條，仍註云，在靜安寺東隅，殊可發粲。』

按，此段訂正縣志所述乾隆四十三年的事實，則該志必爲乾隆四十九年所修者無疑。

他爲了訂補縣志，有時候也連帶訂補及於府志；凡書中所稱「府志，」是指清康熙二年出版的郭廷弼領修周建鼎主纂的松江府志。

四

其次，要說到滬城備考一書的價值了。褚華寫這本書時，博覽羣籍，刺取本邑掌故，用功着實勤敏；又據見聞敍述軼事（補遺和雜記兩門裏有許多條都是屬於記載性質的，）所以辨正與保存的掌故，可謂豐、富之至。自清嘉慶十九年所重修的上海縣志，就已根據這本書，把舊志的誤者訂正，闕者補敍；下逮同治七年再修的縣志，民國七年的續志，無不取之以爲主要的參考書籍。凡是翻閱過嘉慶及同治上海縣志或續志的，都會對於這部書有一個熟悉的印象了。

現在是有一個問題，就是滬城備考既已被後來修的縣志多所採用及引證；則牠本書尚有獨立的價值存在否？回答是「仍然有的。」因爲嘉慶志迄續志雖已迭次引用牠，但是還沒有把牠的精華取盡，略舉一兩個例如下：

（一）舊時用的救火的水龍，原爲清順治時本地人唐某仿倭人法所創製，久而他處漸傳其技。滬城備考卷二於此有一百六十餘字的記載，同治志引用之而祇縮剩了五十五字。

（二）姜氏保珍膏是老上海所產的名貴成藥，滬城備考卷六於此有一段記載：「東北州郡用此尤極效驗，每歲所市必數萬，商旅出關者，無不挾以爲奇貨。滸墅一關，至定有稅額焉。」亦爲縣志所漏取。

這兩段文字，前者有關工藝史料，後者有關商業史料，豈止僅爲一邑掌故而已？中國的舊書向來輕忽於工商業的記載，如上所述，真屬鳳毛麟角，這自然是今日不能再忽略的。再如前引滬城備考訂正乾隆志增報恩寺的錯誤，嘉慶同治二志都仍舊沿前志之誤，而漏依備考訂正。所以這書中的豐富的資料，俯拾皆是，迄今而不損其價值。

五

嘉慶上海縣志出版後，邑人陸慶循作「嘉慶上海縣志修例」，評議其體例；同治上海縣志出版後，邑人秦榮光作「同治上海縣志札記」，是正其脫謬；其先，則有褚華的「滬城備考」之於乾隆四十九年版上海縣志。備考、修例、札記三書，實爲鼎足而立的三部邑志副籍。

近頃上海通社所印行之上海掌故叢書中，亦將滬城備考收入。依據的本子，爲梅益徵本，而以家藏抄本（即編上海縣續志者所見之本）參校，凡梅本所誤者，均已補入，抄本中有兩闕，亦添印於卷首，洵爲此書的最完善的本子了（一九三五，七，二九）

滬游脞記提要

滬游脞記一卷，清黃楙材著。材一作裁。楙材字豪伯，別號千頃波漁者，江西上高人。所著尚有西輶日記、印度劄記、遊歷芻言、西徼水道各一卷，彙刻爲「得一齋雜著」。又有和林考一種，刻於靈鶼閣叢書中。他是當時的一位洋務人材，所以脞記中所記泰西各國制度習俗很詳細，這些，都是他在上海從西籍友人那兒聞知的。

他在一八六六年四月（清同治五年三月）從南昌來滬，次年六月歸家；在上海共住了一年另兩個月，隨時寫下一些劄記這些劄記的稿本，當他於一八七四年（清同治十三年）春天帶了游湖北的時候，在途次被偷兒竊了去，這年九月（舊歷八月），他從湖北歸家，乃把游滬時的劄記憑記憶重寫一遍，定名爲「滬游脞記」。

這本書到了一八九八年（清光緒二十四年），才由湖北沔陽李世勛氏把它刻在鐵香室叢刻續集裏、鐵香室叢刻裏所收的書，都是涉及洋務的。一八九八年爲康梁新政奮發的時期，這部叢書當然極迎合

時尚。滬游脞記也正因爲內容多述泰西情形，才有了被錄取的資格；這和我們現在來看這本書的眼光全然不同，但是我們却很欣幸因彼之故，這本書才有了流傳的機會。

滬游脞記所述雖大半非關上海的事情，但勝下的一小部份却是有點價值的上海史料。因爲這些是他親目所見的一八六六——六七年上海情況之記錄。我們起初知道的最早的上海游記是葛元煦的「滬游雜記」，成書於一八七六年（清光緒二年）；現在這本脞記是比雜記早上十年了。

但是有一點地方我們得留意，就是黃氏在一八七四年重寫此稿時，曾用了一八六六——六七年以後的上海狀況去修改或增補他先前寫下的上海所見。現在找到兩條證據，其一：

第一葉云：「中外交涉事件，則在會審公堂中委員及外國同聽之。」查會審公堂是在一八六九年一月七日（清同治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才成立的。該公堂設立之根據——上海洋涇浜設官會審章程，也是一八六八年（清同治七年）才訂定，前此租界中祇有名稱「洋涇浜北首理事衙門」的會審機關（參考上海市年鑑G一頁）。這顯然是他重寫時把「會審公堂」去掉了「理事衙門」的包。

其二：

第七葉云：「上海電報公司造成由上海至日本長崎電線，復從長崎轉通至黑龍江口，與俄國之電報相連，可由俄而達於太西各國。此上海東路之電報也。又由上海達香港，由香港達安南之塞港塞根（今爲法國馬頭）以逕達於歐洲。由是一日之內，幾可繞地球一匝矣。」

按，所云上海電報公司即丹麥商大北電報公司。滬崎海線及滬港海線都是一八七一年（清同治十年）佈設的。所以這是一八七四年（清同治十三年）上海的實況，在黃氏祇以為增改後可以使人不感覺他的記載為陳腐，然而漫不加聲明，却損害了他的著作的歷史價值；幸虧尚有一序，述及全稿是一八七四年補寫的，才使我們能夠恍悟其故。

鐵香室刻滬游勝記，版框高十六又十分之七公分，寬二十二公分，每半面十行，行二十四字。正文三十五葉，序一葉，估計總約一萬五千字。（一九三五，五，二〇）

彙考錄提要

彙考錄不分卷，清俞世才編。世才字樹玄，浙江上虞嵩城鎮人。此書專輯晉吳郡太守袁山松事蹟，因為袁山松防禦孫恩嘗在上虞築嵩城，後來山松在滬瀆戰死，嵩城居民追念他立廟祭祀，歷久不替。俞世才因生長當地，感念先烈，因有此輯。書成於康熙四十一年壬午五月，次年刊行，至乾隆中年，書版散失，俞氏族人（失名）重刊之。今見重刊本，但序跋都有缺葉，所以重刊者的名字不詳。

俞世才的原本並不分類。重刊本則「重加考訂，條分縷晰」，計分十類，其目如左：

1. 採徵史鑑（錄資治通鑑綱目，晉書帝紀及本傳并孫恩傳。）
2. 散見志乘（錄開封府志、太康縣志、紹興府志、上虞縣志、海鹽縣志、江甯府志、蘇州府志、吳縣志、松江府志、上海縣志、青浦縣志、太倉州志、嘉定縣志、廣輿記、一統志。）

3. 陽夏名宗（錄陽夏袁氏各名人事迹。）
4. 蘭臺遺響（錄袁山松著作。）
5. 靈佑明徵。
6. 羣書附考（錄萬姓統譜等。）
7. 後人記識（錄陸深崧宅辨等。）
8. 兩夫人姓氏。
9. 求簽略。
10. 崇祀全案。

全書連序跋在內凡九十餘葉。這一部書的內容，不外是把關於記述袁山松的資料輯在一起，但陽夏名宗一節却和袁山松毫無關係。其中最荒謬的莫如靈佑明徵、兩夫人姓氏、求簽略各節，把託夢求籤所得也堅信爲事實，錄入書中。其兩夫人姓氏一節云：「俞世才曰：壬午七月之初一夜，予舟次黃河，夢忠介公晉巾便服，笑示余曰：汝欲知我左右兩夫人之姓氏乎，左夫人姓姜，右夫人姓宋，我後裔皆宋所出。」錄此以見其可笑的一斑。

按，袁山松雖爲上虞人所敬祀，實則他是和古上海的關係最密切。本書中有袁山松詳傳，敍述山松事蹟翔實而有系統。對於彙考錄，特作一提要如上。（一九三五，九，九）

上海掌故叢書提要

上海掌故叢書第一集十册，上海通社輯刊，民國二十四年八月出版。收錄元明清三朝有關上海發展之文獻十四種，都三十一卷，以中國海月箋精印。柳亞子先生題簽，胡樸安先生題書衣，陳陶遺黃任之二先生製序、所收各書，或則散佚已久，或則從無刻本，且每書均有獨立之價值，茲爲述其大要如后：

熬波圖一卷　元陳椿撰。元統中，椿爲下砂場鹽司，因前提幹舊圖而補成之，爲圖四十七，圖各有說，說後繫以詩，凡曬灰打滷之方，運薪試蓮之細，纖悉必具。下砂鹽場，其地今屬南匯，而舊隸上海，此圖故爲上海最早掌故之一、今以嘉慶朝御書院繪本影印，精美絕倫。又據康熙松江府志補錄陳椿自題序詩一章，益見完善。

吳淞甲乙倭變志二卷　明張鼐撰。紀嘉靖甲寅乙卯二歲倭擾松江事。上卷爲總敘、紀兵、紀捷、紀殲渠、紀周防五目；下卷爲忠義傳記，凡十三目，得寶日堂集本補其二，共爲十五目。

閱世編十卷　清葉夢珠撰。是書所記，大而郡國政要，世風升降，小而門祚興替，里巷瑣聞，旁及水旱天災，物價低昂，無事不書，有聞必錄，而於松江一郡之沿革建置爲特詳。向無刻本，今據松江圖書館藏鈔本校印。

滬城備考六卷　清褚華纂。分核實、補遺、訂誤、策要、雜記五類，爲訂補乾隆四十九年上海縣志而作。華生平留意海隅軼事，故彈駁多中肯綮。今以梅益徵編寫本付刊，又據舊鈔本校正，並補輿圖兩幀（古上海

鎮圖及上海未築城古蹟圖）錄其失刊之六條，分載前後，爲卷首及卷末，遂爲是書之最完本。

木棉譜一卷　清褚華纂。棉布爲上海特產，衣被天下。斯譜自播種以至成布，靡不備載，徵引舊籍，亦極豐富，名雖云譜，實一部上海棉業史也。今據藝海珠塵本校印。

水蜜桃譜一卷　清褚華纂。水蜜桃爲上海土產佳果，名聞四域。褚氏剖晰種類，體驗生植，作爲斯譜。陳文述稱其簡而有法，質而不俚。今據嘉慶十八年李氏吾園刊本校印。

淞南樂府一卷　清楊光輔撰。凡樂府六十章，調寄夢江南，專詠上南兩邑風土習俗，各繫以說，詞旣清雅可誦，自注復爲故實之淵藪。今據藝海珠塵本校印。

滬城歲時衢歌一卷　清張春華撰。凡七絕百二十首，自歲朝以至歲除，按節序列詠滬上習俗，兼附本事，備資考證。淞南樂府成書於嘉慶中，衢歌則爲道光十九年之作，皆在上海開埠之先，考上海舊俗者，舍此兩書莫屬也。

夷患備嘗記一卷附事略附記一卷　清曹晟撰，記道光二十二年五月英艦犯滬事。是月十一日，英兵陷城，曹氏以先廬所在，守而弗去，以是干戈擾攘情形，知之較悉，因將城陷前後十三日中耳聞目擊之事，按日誌之。附事略附記一卷，爲雜記體裁，凡四十五條。

紅亂紀事草一卷　清曹晟撰。咸豐三年，小刀會占領縣城，凡十有七月始退。曹氏處圍城之中，就身之所親歷者，一一著之於歌詠，可稱詩史。今據舊鈔本付刊，以奪訛過甚，請柳亞子先生校訂一過，始斐然可誦。

覺夢錄一卷　清曹晟撰，歷述上海兵事而詳記小刀會事變之起因與佔城之情形，係一卷長篇紀事文。

皋林小史一卷　清黃本銓撰。以綱目體裁紀小刀會佔領縣城始末，自咸豐三年八月起至五年正月止，敍事頗詳，蓋逸史之流亞也。

星周紀事二卷　清王萃元撰。紀咸同間上海兵禍，溯咸豐三年小刀會之役，迄同治三年太平天國覆亡，計十有二年，是以名曰星周，謂歲星一周也。當咸豐十年太平軍圍攻上海時，邑宰劉郇膏創辦團練，萃元曾主近橋團練局事，故於軍情頗悉，而紀事亦有條理。

上海曹氏書存目錄不分卷　清曹驤撰。著錄曹氏十代藝文，按四部分類，首冠以作者名字，編次家庭書目，此為軌範，所輯頗多邑志所未備，又為考鏡上海藝文之要籍（一九三五，八，一）

宗教

龍華講話

龍華塔

塔的建修

古龍華塔，相傳在二四七年（吳赤烏十年）由三國吳主孫權所造的。當時因爲西竺康居國的僧和尙請得了五色舍利，孫權命人造了十三座塔，龍華塔就是十三座中的一座。至於造塔的經過，在龍華寺舍利記上曾有一段比較詳細的記載：『……時聞康僧會道德高重，路過龍華蕩，神龍讓宅，結茅修行，王詔僧見，勸奉佛法。王曰：「佛生西國，入滅久遠，無可取信。」僧乃進曰：「有佛骨舍利，神耀無方，求之可得。」王曰：「舍利可得，當爲塔之。」僧卽請期封室，以瓶加几，洗心哀求，哭出血淚，經三七日，見瓶中出五色光，王大歡喜，自手執瓶，瀉出其一，當卽化二，凡得十三顆，於光明中現大蓮花，照耀宮殿，王勅建塔十三，龍華其一也。……』

上面這段紀載，雖然跡近怪誕，並且那舍利記是在一八九四年（清光緒二十年）由龍華寺的主持立的，對於史實可以說絕無根據；不過歷來的志書都同樣的記載着塔是在赤烏中由孫權建造的，那末我們也不妨將造塔的經過，當故事一樣的聽着。

到了八七五年（唐乾符二年，）黃巢作亂，由鎮將張郁的後代將龍華塔燬掉了。（按八七五年（唐乾符二年）黃巢作亂，至八八〇年（唐廣明元年）犯湖湘江浙等處，龍華塔的被燬，大約就在這個時候。）這樣過了九十多年，直到九七七年（宋太平興國二年）才由吳越忠懿王將它重建起來。所以現在存着的龍華塔，想來就是那時候留下來的。吳越忠懿王重建這座塔的時候，也有一段神怪的傳說：當時因爲吳越忠懿王夜間泊在浦上，遇到了風雨，見草莽間祥光燭天，鐘梵隱然，問旁邊的人知道是古龍華寺的遺址，於是命大盈莊務將張仁泰重建起來。

一八四一——五〇年（清道光末年，）龍華塔着手修理，當時有張姓匠人擔任這件工作，在塔的四週搭了架修理，可是修了半年仍沒有成功，後來請了香山的匠人來，才將它修成。一八九二年（清光緒十八年，）龍華塔忽然着了火，幸兒祗燒去下面的一層，當時就由竹禪和尚捐書畫資，由龍華寺主持授源和尙將它補修好了。一九二〇年（民國九年）十月，陸軍第十師團長張慕韓曾修過一次，到現在已經十多年了。

關於龍華塔建修的記載，已備述如上，現在發覺有幾個疑問，第一個是塔的名稱，我們現在都知道這座塔稱爲「龍華塔」，但是塔門匾額（民國九年張慕韓題）却明白寫着「報恩塔」，據寺裏的和尚說，以前早已這樣稱呼。（按歷來的縣志，對於塔的名稱，並不寫明，祗在龍華教寺條中說「寺前有塔，」直到同治縣志，才寫明爲「古龍華塔。」）那末孫權建塔的時候，究竟是喚那一個名稱？報恩塔？龍華塔？一般人

的推測，孫權當時極孝順他的母親，因為母親信佛，所以建造這座塔以報養育之恩，而這座塔自然該稱為報恩塔但是照龍華寺舍利記說，康僧會路過龍華蕩，結茅修行，那末龍華塔因地而得名，亦能解釋得來，不過先有地名後有塔名，抑還是先有塔名後有地名，仍然是一個問題，因為歷來的縣志，都明白的說龍華地名，是因塔而得名的，所以在沒有其他確切的證明以前，我們祇能留着將來再考證。

第二個是修塔的問題。據歷來的縣志和各種的記載，這個塔自從九七七年（宋太平興國二年）重建以後，直到一八四一——五〇年（清道光末年）方始再修，查其中相隔的年份，共有八百多年，在這樣長的時期裏沒有修過一次，於情於理似乎有點說不過去，這或者是縣志和各種記載遺漏了也不一定。不過也可以這樣說：塔既然在寺前，修寺的時候，或者也帶便的修塔，祇是沒有說明能了。至於歷來龍華寺的修建，已詳龍華寺史中，恕不多述了。

塔的神通

講到這座龍華塔的神通，我們在各種記載上可以找到三點，(一)塔能放光明，(二)塔能聚神龍，(三)塔是文筆峰。明萬曆上海縣志，「……前有寶塔時時放光，至今存焉。」龍華寺舍利記說，「舍利鐵塔不壞，每放光明而常存，年遠莫記，近於咸豐五年，尚放光明，經一日夜，人共見之。」又說：「經云，大地濁毒，皆歸於水，非龍吹之人飲病生，蓋因佛慈廣大，惟此舍利寶塔能聚無量無數神龍，變化隱形，遶塔而為樂，共飲此方濁毒而為食，故五方人民來到此地，皆能服其水土，百病不生，利人利物，誠為一方之寶塔也。」雲間志略說：

「塔爲文筆峰，修之則邑中多中式者。」

塔的傳說

關於龍華塔的傳說，也有一件事值得我們記載的，毛祥麟的墨餘錄說，塔巔有一盤，盤裏養着兩條鯉魚，時時跳躍，水珠飛濺，憑天氣如何旱燥，盤水總是不乾，人們不時可以見到，所以都稱之爲鎭塔的寶物，到明嘉靖間，有一位挪猊和尙住在龍華寺裏，平時坐着整天不說話，有一天半夜裏，忽然大叫道：「那一個敢盜寶物！」於是拿着一根杖從房裏趕出去，到了庭中，就騰空而去，隔了許久才回來，向侍候他的人說：「有妖人來盜我們的塔寶，一直追到泖水（按泖水在松江，有上泖、中泖、下泖，稱爲三泖，皆發源於太湖，流入黃浦江。）被我的杖打着了，纔棄了寶物逃去。」到第二天去看，果然塔頂的盤不見了，後來有一個泖水的漁人說「泖水淺時，可以在水裏見到這隻盤，但是要想拿出來，雖然費了幾十個人的氣力，還是不能動它。」

（二十三年四月寫）

龍華寺史

始建及重建考（公元六八七——九七七）

1. 龍華塔是三國時代的古蹟，同治上海縣志稱它和赤烏碑同爲孫吳遺迹。至於龍華寺呢，山門上也標着「古刹」的字樣，雖則創建的年代是傳說的渺茫得很。我們把各種志書上記載龍華寺的話，按照成書年代的先後排列如下，就會發現一種「累層倒砌事實」的傳說公例的現象：

(甲)紹熙雲間志及至元嘉禾志：「空相寺，張仁泰請於錢忠懿王始建，舊稱龍華寺，治平元年改今額。」

(乙)嘉靖及萬曆上海縣志：「龍華教寺，相傳吳越忠懿王嘗夜泊浦上，風雨驟至，草莽間神光燭天，鐘梵隱然。詢其地，古龍華寺基也，遂命大盈莊務將張仁泰重建。」

(丙)康熙及乾隆上海縣志：「龍華教寺，相傳寺塔爲赤烏年建，殿宇創於唐垂拱三年，廢於黃巢時鎭將張郁之後，吳越忠懿王嘗夜泊浦上……（後同嘉靖志）。」

(丁)嘉慶及同治上海縣志：「龍華教寺，相傳寺塔建於吳赤烏十年，唐嗣聖四年（即垂拱三年）創殿，後廢，吳越忠懿王夜泊浦上……（後同嘉靖志）。」

這裏，雲間志說寺始建於吳越錢忠懿王；到嘉靖志加上一段神話，並且說明是重建；到康熙志說是吳赤烏時建的；到嘉慶志又肯定了是赤烏十年。它們所昭示於我們的現象，是書愈出得遲，講寺的始建年代愈早，經過的狀況愈詳細，愈敲得穩。這正同中國的古史及傳說一樣，累積着倒砌上去，愈說愈圓的。處理這種的史料，應該用抽絲剝繭的方法，握住它的核心。但是這裏又有一種不同的情形，就是有一個證據，使我們相信龍華寺是唐垂拱三年始建，後廢，吳越王重建，而不是吳越王始建的：

2. 唐皮日休夜泊龍華詩：「今市猶存古刹名，草橋霜滑有人行，」這分明是說他到龍華時，從前有過的龍華寺現在廢了。皮日休是咸通前後時人，據尹師魯做的大理寺丞皮子良墓誌說到皮日休避廣明之

難奔錢氏，（廣明之難，就是黃巢之亂，）那麼他哼的「今市猶存古剎名」一句詩，正和志載「寺廢於黃巢時鎮將張郁之後」若合節符。又上海縣志的歷代兵事卷也說到廣明元年有海寇竄上海，上海的鎮將嘗調動兵事，可證寺被鎮將毀壞是可能的事。

不過，還有問題：皮日休的那首詩自雲間志至萬曆志都沒有載，又查十卷本皮子文藪亦找不到。一直到康熙志才著錄。這個證據却和當事人同出一門，不免令判斷者仍不放心。

3. 其次，康熙志說「相傳寺塔爲吳赤烏年建，」這句話說得含糊得很。龍華塔爲孫權所建，大致不成問題。要說寺建於彼時則無佐證。

4. 龍華指南說「寺之由來，或謂自南朝勅建四百八十寺中，龍華居其一也。」此說也沒有證據可以證明。

5. 結論：如果皮日休的詩可靠，龍華寺一定是唐初建的，廢於黃巢時，至吳越王重建；否則，還是雲間志的話確實，即龍華寺根本爲吳越王錢鏐所建也。

中世紀的變遷（九七七——一六四三）

1. 吳越王錢鏐把龍華寺建起後，由僧鈞做開山祖（見嘉靖志。）
2. 到宋治平元年（各志均作治平初，此據雲間嘉禾兩志）賜額叫做「空相。」
3. 元末燬，明永樂中重建（據嘉慶志，）就恢復龍華寺的名稱（潘恩記云「至國朝復今名。」）

4. 明成化十六年修，黃瑾爲之作記。此記今未見。

5. 明正德末嘉靖初該寺收併延恩寺（見嘉靖志）延恩寺是元代延祐間僧德建的。（同治志說：「延恩寺，今無考。」不知道它在明代已被龍華寺吸收去了。）

6. 明嘉靖間，大雄殿「日就圮傾，上雨旁風，莫之覆蔽；加以島夷之患，又值歲侵，罔能修復。」（據潘記。按，嘉靖三十二年至三十五年倭衆迭寇上海）至嘉靖四十一年秋初，僧一眞募款重建，至次年六月落成，一眞就請進士潘恩做了一篇記。

7. 萬曆志說：「舊有山門，燬於倭，近僧慧林重建。」但是這回我們去辨別現存山門上的字跡，中爲龍華二字，旁款是「正德丙子（十一年）歲季冬。」如果不是重建時倒塡年份，那麼萬曆志的話就靠不住。康熙志抄萬曆志這一段話，改作「明嘉靖間山門燬於倭，僧慧林重建。」僧上省去一個萬曆志所說的「近」字，慧林的年代便落空了。到嘉慶志索性說殿宇是「嘉靖四十三年僧苦林（苦字乃是慧字之誤）重建，潘恩有記。」潘恩那裏給慧林重建的殿宇做過記呢？這簡直不知纏夾到那一隻牛角尖裏去了。上海縣續志復爲之曲解，說「一眞或又名慧林，」他們定歸想把嘉靖時修殿宇的一眞和萬曆時建山門的慧林，兩個扯做一個，實爲糊塗之舉。

8. 明萬曆間詔頒佛藏於諸名山，僧達果就上呈文去請。皇帝特遣中涓齎勅詣寺，頒藏經七百十八函，並勅賜爲「大興國慈華禪寺。」還有許多好的賞賜：

萬歲爺賜達果金環紫衣護藏　皇太后賜達果的徒弟張理圓銀環紫衣護藏　又賜範金千葉寶蓮毘盧佛一尊〔請注意這一尊佛現在尙存，供在該寺三聖殿的後面，龕旁刻「常寂常照密嚴土，無量無邊法性身」者卽是也〕　金彩綃旛十丈　日月錦旛二丈　鏤銅器五樣

9. 後來，正殿頹圮，萬曆四十六年重修，方伯張所望倡助成之。

10. 明末，善士陸謚復捐金修葺。

近代的修建（一六四四——一九三四）

1. 淸順治四年，僧韜明復新（據同治志。）康熙間重修寺基（據乾隆志。）康熙志云：「韜明禪師住持，梵宇鼎新，復成偉剎。後法嗣大壑、澄淸、古溪、霜林相繼接席，宗風得以不墜。」

2. 後來年久傾圮，淸咸豐三年，僧觀竺募建。他就被該寺奉爲中興祖師，今有畫像祀於客堂中。〔我們已將畫像攝影。〕

3. 淸咸豐十年，該寺燬於太平軍。事平之後，由觀竺的徒弟所澄，法孫靜再、月溪、文果，和其他住持，努力募建，逐漸地完成了今日龍華寺的京觀。他們的工作是：

大悲閣樓房五楹　同治九年所澄募建。

大雄寶殿　光緒元年所澄靜再等募建，三年七月開工，四年十二月落成。係就大殿三間舊址起建，而

繼長增高，雄偉勝於舊殿。計高五丈一尺，闊八丈二尺，深六丈六尺。（據光緒三年五月二日新報）

方丈室及樓房五楹　光緒元年靜再建。

金剛殿　即天王殿，光緒六年月溪建。

三聖殿　光緒九年文果建。

彌勒殿　同上。

伽藍殿　光緒十二年迹端建。

客堂和齋堂　同上。

觀音祖師地藏三殿　光緒十五年志拱建。

鐘鼓樓　光緒十八年授源建、

羅漢堂　光緒二十一年功極建，並塑像。

新三聖殿　光緒二十四年本泉建。

星宿殿　同上（法華志作二十五年建。）

4. 法華鄉志說：「光緒二十五年春，建星宿殿，殿前隙地忽裂，探掘之，得石箱一，中函全身釋迦佛三尊，玉質；三事件一副，均高尺許，古錢兩緡，文曰崇寧崇通，係北宋徽宗年號，想金人作亂時所埋也。遂為方丈什襲而藏、所裂之地，開荷花池。」這口荷花池後於民國十年填平。

5. 民國九年十月，陸軍少將張慕韓將寺重修過。

6. 後來因歷次戰事寺中常常駐兵，門窗毁壞不堪，所有寺產又被前任住持變賣殆盡。民國二十三年春，由佛教會聘請峨嵋山老僧性空爲該寺方丈，將全寺門窗重行修葺，布置一新。四月十四日即廢歷三月朔，國民政府主席林森特贈以「龍華十方」匾額一方。此額懸於大雄寶殿之前。（一九三四，四，一六）

康僧會考

今上海龍華之塔，論者咸謂創建於吳赤烏十年。然相傳如是，亦無確據也。今塔下有龍華舍利記碑，略云：

『時聞康僧會道高德重，路過龍華蕩，神龍讓宅，結茅修行。王（孫權）詔僧見，勸奉佛法。……王勅建塔十三，龍華其一也。』

是雖明言康僧會曾居龍華，此塔爲紀念會所居處而建；然此語亦不知所本，不能取信於人。

今從佛藏中讀康僧會傳，略謂：

『康僧會，其先康居人，世居天竺。其父因商賈移於交阯。會年十餘歲，二親並亡，出家爲僧。時孫權已制江左，佛教未行，會乃杖錫東游，以赤烏十年達建業，營立茅茨，設像行道。權召謂會曰：「若能致舍利，當爲造塔。」會潔齋禮請，果獲舍利。權大驚服，卽爲建塔。以始有佛寺，故號建初寺。名其地爲佛陀里。會於建初寺譯出衆經。晉太康元年四月寂。』

按傳謂會自交阯（今安南北部）至建業，（今南京）其必由海道東來無疑。則或在上海附近海口登陸，曾結茅於龍華。傳謂「以赤烏十年達建業，營立茅茨。」實則達建業爲一事，營立茅茨，設像行道，又爲一事。傳未明言結茅之處。蓋彼時上海僻遠未有地名，故未詳言。然今之上海既在所謂江左範圍以內，則安知其結茅處不在上海！

建初寺、佛陀里等名，後世無考。姑從闕疑。惟會既從交阯由上海至建業，則謂爲在今上海附近海口登陸，似無不可；當時建塔以爲紀念，亦在情理之中也。

竊謂初所建塔必簡陋，故未見於前人記載及吟咏。以余見聞所及，以唐末皮日休過龍華詩爲最早。詩云：

「今寺猶存古剎名，草橋霜滑有人行。尙嫌殘月清光少，不見波心塔影橫。」

細玩首句之意，此時剎已被燬，（按，剎與塔非同時建，）故云「猶存古剎名」也。若其「不見波心塔影」之句，似指無月而言，與塔之存廢無涉，然意亦甚含混。

今査舊志言塔之興廢於宋以前亦多未詳。宋太平興國二年重建以後，始有明確之記載。若今日所見之塔，則係屢次重修者矣。惟依康僧會東來之道而推測之，則謂會之足跡曾至上海，塔之創始爲紀念會所居處而建立，亦可備一說也。

「佛法非僧不揚」龍華寺的和尚，倒也值得來記載一下。自從性空和尚做了龍華寺方丈後，方丈室中的長几上，便供奉十四個龍華寺以前的方丈牌位，用黃色紙寫着的。居中的牌位是「第一代開山僧會律師」兩傍左右，就有「觀竺、所澄、諦閑、文果、節端、功極、月谿、志拱、深意、本泉、同透、槐卿、靜再」這十三個名字。照普通的觀察，居中既然寫着第一代開山僧，那兩傍左右，自然該是第二代，第三代……那樣推下去？但是事情往往會出乎意料之外，後來問了寺裏的和尚，才知道這是供的還不久，沒有次序，更沒有來歷，祇是憑着幾個人的記憶而寫成的。（按作者最近往龍華寺，這些牌位已經不見。）自然我們不能輕信幾個人的記憶，須得好好地考查一番。下面的三十一位和尚是從歷來的縣志和各項紀載上摘下來的，雖然沒有整個的系統，但是比憑空的記憶總强得多咧。

會　康居國大丞相的長子，路過龍華蕩，結茅修行，後來請得五色舍利，由孫權造了龍華塔，因塔建寺，所以奉為龍華寺的開山僧。

筠　宋太平興國二年重建龍華塔和寺以後，又奉他為開山僧。

一眞　明嘉靖四十一年重建大雄寶殿。

慧林　明萬曆間重建山門（按歷來上海縣志均稱慧林，上海縣續志稱苦林，而康熙江南通志稱惠林。）

達果　明萬曆間方丈。

理圓　達果的徒弟。

性清　明萬曆四十四年方丈。

宗泐　明僧。工詩文，曾爲曹迪作龍華古村居詩。

天童　明代方丈。

密雲　明代方丈。

圓悟　明代方丈。

雷淵　清初僧，著有龍華詩稿。

韜明　清順治四年方丈。

上機　在康熙間修過百步橋。

大壑　韜明的徒弟。自從龍華退院以後，又募建了一所西來禪院，他就卓錫在那兒。（按西來禪院於清道光年間廢。）

澄清　大壑的徒弟。俗姓劉，是明代大將劉公岸的兒子，從小就精通武藝，跟着他父親鎮守在海上。滿清入關，他還隨着父兄和清兵在錢塘江上大戰一場，後來兄戰死，父航海，他知道大勢已去，就到龍華寺做了和尚。

古溪　澄清的徒弟。

霜林 古溪的徒弟。
觀竺 在清咸豐三年募建大雄殿，同治十三年，又由部領到藏經全部，現在奉爲龍華寺的中興祖。小天臺和普同塔院，都是他募建的。
所澄 觀竺的徒弟。在同治九年募建大悲閣。
靜再 所澄的徒弟。在光緒元年募建大雄寶殿。
月溪 所澄的徒弟。
文果 所澄的徒弟。在光緒九年募建三聖殿和彌勒殿，後來又修百步橋。
迹端 光緒十二年募建迦藍殿。
志拱 光緒十五年募建觀音殿、祖師殿和地藏殿。
授源 光緒十八年修大佛殿和寶塔，又建了鐘鼓樓。
功極 光緒二十一年募建羅漢堂和塑像。
本泉 光緒二十四年募建新三聖殿。
元通
嘉禾 字玉田，坐禪關於龍華寺中。
照上面的記載，我們可以知道龍華寺方丈室裏供有的而各種記載上沒有的，有諦閑、節端、深意、同透、

槐卿這五位；各種記載上有而方丈室裏不曾供的，有筠一、眞慧林、達果、理圓、性情、宗泐、天童、密雲、圓悟、雷淵、韜明上機、大壑、澄淸、古溪、霜林、迹端、授源、元通、嘉禾二十一位。這件事我們希望現在的方丈性空和尙努力一點，或者會有一個更有系統的記載也不一定。

此外還有在龍華寺駐錫過的拙猊、竹禪、了昱這三位異僧，却也不能將他們遺漏了。

拙猊和尙，明代人，從小就讀書，通音律，善象緯岐黃學，及長尤喜方外交，能妙解禪理，嘗寄食江湖，後來遇到異僧韜老人，就祝髮做了和尙。晚年到上海，住在龍華寺，平時獨坐一室，從不說話；在寺裏住了十多年，家裏人來看他亦不接見，每年祇有三月十五龍華寺的香會日，纔到方丈室和家裏人見一次。龍華塔上的一件鎭塔寶，就是他追回來的。化的時候，有一個和尙到他家裏報信，說「和尙已經圓寂，需要錢造龕。」他家裏人急忙穿着孝衣來弔，到了寺裏，見他的臉向了壁，嘴裏念着往生偈說：「去得乾淨，去得乾淨，莫負山僧忙報信；懸崖撒手蹈虛，那有塵緣些子牽！來得好，來得好，前日是前生，今日是今生；大地一輪紅日曉，和尙們吃飯飽，休論閑是閑非，却把光陰錯過了。」念完了以後，就瞑目而逝。

竹禪和尙淸代人，四川梁山籍，俗姓王，因避難出家，駐錫龍華寺。能繪水墨的人物老樹，隨意抒寫，城鄉的寺院裏多有他的手蹟。淸光緒十八年，龍華塔忽然着了火，由他捐畫資修補。光緒二十六年春天，他和福田庵的和尙說：「我的世緣快滿了，應該從來的地方回去。這裏不久會有恐怖的事發生，但是不妨事的。」於是就回四川去了。這一年冬天，果然在四川死去；後來北方義和團起事，各地來上海的人，差不多搬遷一

空,本地人亦着急得了不得,可是結果却沒有事。他的說話,果然都應驗的。

了昱和尙,亦駐錫在龍華寺,平時不輕易見人,形容很瘦,像一位有道行的和尙。整天誦經枯坐,不妄言笑,亦不墮文字禪,所以知道他的人很少。曹雉山到龍華寺去,曾送給他一首詩說:「雲房方十笏,香龕小一粟,中有苦行僧,終年一甌粥。」後來年老化去,滿屋子都是旃檀香,隔了三日還不散。(二十三年四月寫)

龍華寺藏經考

一九三五年(民國二十四年)六月十二日,滬上各日報均刊登龍華寺整理明萬曆朝欽賜大藏經新聞一則,略謂:

『本埠龍華古寺,建自三國時代,該寺藏經閣,向藏有明萬曆間欽賜大藏經全部,該寺住持性空,以該經攸關我國文獻,殊非淺鮮,爰加整理,第經初步檢查結果,已散失參半,茲分誌其情於後:考大藏經全部每十三卷為一函,除經目不計外,共七百三十函,此次經該寺住持性空延請曼陀法師加以初步整理,卽檢點之下,計完整無缺者三百五十九函,殘缺不全者三百一十九函,完全散失者五十三函。……此次應請擔任龍華寺整理藏經之曼陀法師,於藏經整理工作,經驗宏富,當民國十九年重慶華嚴寺曾向北平請來大藏經一部,卽由曼氏擔任校閱工作,該經亦為明本。……至龍華寺住持性空,擬俟該部藏經全部整理完畢後,關於散失及殘缺部份,決加以補抄,俾成完帙。……』

以上所述,作者因內中情形,與史實不符,爰作是篇考證訂正之:

關於龍華寺的藏經，翻一翻清代康熙、乾隆、嘉慶、同治各朝縣志的記載，確實在明萬曆間頒給過一部，大略說：當時皇帝下詔頒佛藏於諸名山，龍華寺的住持達果和尚就疏請頒給，得皇帝的允許，特遣中涓齎勅詣寺，頒藏經七百十八函並且還賜了達果和尚金環紫衣護藏。但是再翻一翻上海縣續志，它又說在一八七四年（清同治三年）也曾請過一部藏經，由當時龍華寺的中興祖師觀竺和尚向部裏頒到的。在王韜的瀛壖雜志裏，也曾說：「……甲戌夏間，寺中住持觀竺由部領到藏經，備儀仗迎之入，護從僧約百餘人，兵燹之後，象教日昌，此其徵也。」由此我們可以知道龍華寺先後一起頒給過兩部藏經。那麼事實就得轉到題目上面來，龍華寺現在整理的藏經，究竟是明萬曆年間頒給的？還是清同治年間頒給的？據住持性空和尚的斷定，以為是明代頒給的無疑了，而那位由性空和尚請來的被稱為「經驗宏富」曾經在重慶華嚴寺整理明本藏經的曼陀法師也並不否認；新聞是那樣登載，讀者也就那樣相信着。但是據筆者考證的結果，龍華寺現存的藏經，絕對不是明萬曆朝頒給的萬曆版，而是清同治朝頒給的「龍藏版」

先拿藏經的函數來講。據那位曼陀法師初步整理藏經的結果，說大藏經全部每十三卷為一函，除經目不計外，共有七百三十函。檢點之下，計完整無缺者三百五十九函，殘缺不全者三百十九函，完全散失者五十三函。如果是明萬曆版，那末照縣志的記載應該是七百十八函，現在却除經目以外有七百三十函，可知決不是明萬曆版，而是龍藏版，因為龍藏版的總數是七百三十五函。這是一。

次拿版式來講，明萬曆版的藏經，是在一五八九年（明萬曆十七年）由密藏、幻余二禪師發起刻的，

當時憨山、紫柏諸大師，以及袁了凡、馮夢禎等，都竭力贊助，就在徑山楞嚴寺彫版，隔了數十年才刻完。當時的式樣是方冊式的，每頁十行，每行二十字。至於龍藏版，是在一七三五——一七三八年（清雍正十三年至乾隆三年）這個時期裏刻成的，以「北藏版」（北藏版刻於一四二〇——一四四〇年（明永樂十八年至正統五年）共六百三十六函六千三百六十一卷）做底稿，形式是梵篋式的，每頁五行，和「蜀版」（蜀版爲我國刻藏的權輿。依佛祖統記四十三所載，九七一年（宋太祖開寶四年）勅高品張從信往益州彫大藏經版。經十三年，版成進上。）形式相同。龍華寺現在的藏經，作者也曾見過，確是梵篋式而每頁祇有五行，所以斷定不是明萬曆朝頒給而是清同治朝頒給的。這是二。

再次拿龍華寺本身的歷史來講。照同治縣志和瀛壖雜志的記載，在一八六〇年（清咸豐十年）太平軍進攻上海的時候，龍華寺曾被燒燬。關於明代頒給的藏經，雖然並沒有說明也曾被燬，但同時也沒有說過不曾被燬。所以照我們現在的猜想，除非那時龍華寺的住持，預先得到消息將藏經搬走；否則，就是和尚以佛典爲重，不惜犧牲性命，情願與佛典同歸西方樂土，在臨時拚命帶着藏經逃避，但是那麼多的一部，就是要帶着逃亦是不可能的事。因此我們可以知道，明萬曆間頒給的藏經，多半是在那時候燒掉了；而現在的一部，自然是清同治朝頒給的。

末了，作者對於性空和尚的整理藏經的舉動是很欽佩的，但是希望不要故意將史實弄錯了，變成上海人所謂向人家「賣野人頭！」（二十四年六月寫）

龍華訪古記

因爲是春寒料峭的緣故，龍華道上的桃花還躲在樹枝裏，沒有放苞。可是揹黃布袋的朝山進香客，和觀光客在龍華道上已不少了。一個雨後初晴的下午，龍華道上的行人中，却也混着我們一行人，爲的是我們要記述龍華。關於龍華，在圖書館裏，我們已搜集了許多書本上的史料。從一五二四年的嘉靖上海縣志，一直翻到一九一八年的上海縣續志。旁及至元嘉禾志、松江府志等。可是只翻死書，我們覺得總還不够的，便決定到龍華去實地考察。所決定的要解決的問題是(一)訪百步橋及龍華港，(二)訪孤兒院，(三)縣志中所說的山門外兩口龍井，今已圈入人家屋內，應該去找得看看。

一行五人，沿天鑰橋路南下，迤邐行來，到血華紀念園中休息。議定純康前去孤兒院訪問，餘人均到寺裏去考察。

龍華寺百步橋訪名蹟

四個人在寺內細細的記錄，權且做了寺裏的賬房，把裏面的家當，一一搬到我們紙上來。在進香的善男子善女人眼中看來，頗覺我們有點奇形怪狀。寺的裏面一部份，現在駐了兵，游人不敢過去。我們覺得非闖過去看看有什麼古蹟不可，一闖進去，果然發見了一塊光緒十四年重建百步橋碑嵌在壁上，一查縣志漏載，馬上拔筆就抄。但是我們出來時疏忽了一件事：那幾枝爲我們效勞了大半天的自來水筆，被忘了加墨水，不由得它們不怠工了。幸而還有一枝鉛筆，就一折爲二，兩個人執以同時分抄。將完畢時，純康滿意地

抱了一把調查的成績來聚義了。

我們又闖進揭貼着「修道重地行人止步」的藏經樓，抄着了堂前供的該寺歷任住持牌位而出。但是藏經，却不見陳列於藏經樓中，不知道那裏去了也。

從寺裏出來，沿途打聽龍井的所在，不得要領。就沿龍華鎮路東行折北去訪百步橋。起初我們都笑「百步」兩個字有點誇大，一到那兒就笑不出了：這條純粹中國式建築的石橋，確是長得可以，工程很偉大，形式亦壯麗，志上稱爲「海邑諸橋之冠」，實在當得起。對於這條精美的古代橋樑的遺物，我們認爲留心建築術及美術的朋友，都應該去看一下。

在橋上，東望龍華港黃浦江會流處，使我們瞭然於此港在歷史上所佔形勢的重要。志上說「淸初建砲臺於此」，確實不錯，它眞是防護縣城及西南鄉的要隘。這是愼吾的史料。他特別審愼地爲自己考察。

朝北下橋，看到橋堍有一所小廟，進去張張，原來是臥龍庵，靖江王施相公坐鎭在此。這所小廟裏，也有一點寶貝，是一塊嘉慶九年重建百步橋碑記，在左偏屋裏，可惜上半段字迹模糊，下半段給新造的神座攔腰砌去一半，無法抄錄了。

回轉來整理材料，覺得很滿意，但是龍井還沒有找着，寺產亦有許多問題待查，這非去見寺裏的方丈不可。我和孝先就決定了利用三月二十九日的休假期再去訪問。

龍井發現在人家牀下

隔宿是大雨。到黃花岡紀念日的清晨，天却好得很。我們先上街去買了一點文具，並且爲了要寫紙上的指南針，而買了一口磁石的指南鍼。我們笑說這是不惜工本。到得寺裏，先見知客師大芬和尚，說明來意。大芬說，現在的方丈性空和尙新來不久，對於寺的歷史也不甚瞭然，但是有一位落髮於此的老和尙，法名性觀，可以介紹給我們諮詢。今天進香的人多，他沒有空，約我們明天早晨去談。我們又問龍井的所在，他說亦不知道。

我們想，龍井既圈在人家屋中，而且不知道在那一家，這樣東問西問，決不會生效力，總得使一個法子才行。孝先主張到公安局分駐所裏去，請托一位巡士陪着找，因到六區三所去見所長，所長不在，劉巡官來會客，他很和氣，允許派一位楊巡士伴我們去看古井。首先是找到龍華路（新街）二八七七號屋內，竈間裏有一口井，尙在使用，但此地並非在山門旁，而且祇有一口，決非龍井可知。便問導我們進去的學徒，這井有沒有名稱？是否龍井？他說這口井並沒有名稱，龍井則聽說在龍華鎭路（老街）山門旁的鞋子店裏。我們想這地位不錯了，於是再勞楊巡士陪我們去看。那爿鞋店在山門東偏，規模不大，是一家舊式的商店。老闆在睡中覺，給三個不速之客打攪起來要看龍井，殊爲抱歉。他帶我們到裏房，原來一口龍井是在他的床底下。井上蓋了木板，床就擱在上邊。據他說，井水仍未乾涸。我們問他還有一口呢，他說在山門西偏的鮮貨行裏。原來兩口龍井，分鎭山門左右的。現在補說一句，鞋子店的門牌是一一一號，鮮貨行是一一五號，那座山門亦得到一塊門牌，是一一三號。

山門猶是正德年遺物

龍井是找到了，我們的注意力，又集中於山門了。那座山門的上端，前面（朝南）有龍華兩個大字，背面有古刹兩個大字。形狀很古，舊字上積的塵灰已結成了凝固物。我們想龍華兩字旁，一定還有小字，非把灰塵拭去，讓它重現不可。就向鞋店裏借了楔子，鮮貨行裏借了掃帚，抹掃一番，果然辨出右上角有「正德」兩字。於是這座山門的建築年代敲住了。但是下面的字，任憑怎麼揩擦，總是看不出來。一不做，二不休，索性幹一下，在鎮上湯糰店裏借了一架竹梯，舀點冷水上去給山門洗臉；這才叫兩行小字顯出了一大部份：

「正德丙子歲季冬」

「當山比丘口口口」

其下三字實在漫漶太甚，無法辨識。依我們的推測，末一字當爲動詞，看不出也沒大關係；比丘下二字一定是一位和尚的名字，看不出到是一宗史料的損失。

第二天，孝先和我踐大芬和尚的約，去看那位性觀和尚。我們說起已把龍井找到，兩位和尚不勝驚訝。大芬和尚對性觀和尚說：「呀！怪道龍華的市面不興了，原來龍的眼睛給人家遮煞了呢。」性觀和尚對於寺裏的情形極熟悉，我們提出十六個問題，他大致答復得很圓滿。明代的銅佛、荷花池、星宿殿的故址，都指示給我們看。我們又問同治十三年觀竺和尚所請的大藏經，今尚存在否？他說已經燬了一半，餘賸的並不陳列在藏經樓，而在三聖殿的樓上。

登臨危樓請下大藏經

我們就要求上三聖殿樓上去看一下，但是三聖殿的樓梯早已毀去，成了一個可望而不可卽的樓閣。這怎麼好呢？頑强的我們故智復萌，又去借了一架長竹梯來爬上去，這裏比山門要高一倍，沒有學過走牆翻屋本領的我們，上去時着實有點擔心。然而因希望之光燃着，畢竟我們把龍華寺裏的藏經看到：一捆捆的睡在橱裏是幸運的；有許多經葉脫離了夾板，散在地上，眞可惜得很。壁上還貼着革命軍的畫報。大芬和尙先曾允許我們取幾本經下來攝影。我們就請下了經律論各一夾：

(一)大般若波羅蜜多經。

(二)羯磨。

(三)續集古今佛道論衡。

一個上半天已駛去，我們吃過午飯又去訪黃贅頑先生。事情的動機是這樣的，上一天孤兒院寄了一本黃先生舊作「龍華指南」給我們，書中曾引用「龍華里志」這正是我們偵騎四出要找的一部古志，想來黃先生是看到了，因此去詢問他。途中，我們惴惴地怕他說這部志是在前東方圖書館中看到的，如果是這樣我們就失望了。結果，我們是失望的，然而不是我們想像的一個失望的方式。黃先生說，龍華里志是從他朋友瞿君那兒看到的，薄薄的一本，明代刊印；現在瞿君已過世，這本書沒法再追究了。

迻去神座刷拓嘉慶碑

對於臥龍庵裏的嘉慶百步橋碑，我們頗不以因神座的擋駕而甘心。現在，我們有了餘暇去向它進攻了。數日之後，我們從城內老天主堂街（卽梧桐街）寶漢齋裏僱了兩位拓碑手，一同去龍華里拓碑，先從龍華寺及龍華塔下手，叫他們開始搨塔下的「光緒十八年龍華寺舍利記」和寺內的「光緒十八年重修百步橋記。」一面，孝先和我，又開始活動，再謁劉巡長，請他派一位巡士陪我們去臥龍庵交涉暫行拆去神座，以便搨碑事宜；劉巡長就指定了陳巡士伴我們前去。到得庵裏，一經打聽，知道這廟的管業人是沈慶林，住在附近陸家堰二〇號。也不管大雨初晴，泥地潤溼，我們又循踏小徑，趕到沈慶林家裏去同他談判。商議之下，決定由他雇一名泥水匠，將神座拆去，等我們把碑搨好了，再將神座砌造還原；我們則擔任三塊錢的工費。臥龍庵左偏屋裏的神座就此被拆動起來。我們則趕到龍華寺裏找了拓碑手們來工作。

神座既已拆去，古碑洗刷一新。細讀碑文，才知道當嘉慶四年，有善士徐思德倡募重建百步橋，鳩工庀材，不辭勞瘁，經始於是年五月，落成於九月，規制加侈於前，經久於後；工竣後四年，思德逝世，而未有勒石之文。至嘉慶八年，錢唐何琪作客上海，言於中翰朱縵園，謂思德是舉不可沒；朱乃屬何爲之記，並書而刊於石焉。碑額云「重建龍華寺百步橋碑記，」落款云「嘉慶九年歲次甲子孟春錢唐何琪撰幷書。」文字清雅，書法遒麗。全文未爲嘉慶上海縣志所載。現在此碑居然被我們所發現並通過障礙而把它搨了下來，眞是欣慰莫名。這一天的奔波，並非勞而無功了。

石史可徵研索曹湖廟

在舉行搨碑之前幾天，我和純康到龍華里西南去搜尋古蹟。在漕河廟裏找着了四塊碑：乾隆五十一年陸錫熊撰重修漕河廟記，在正門內；嘉慶十八年陸綸撰漕河廟重併廟界記，在正殿前；道光二年張惇訓撰重修漕河廟城隍行祠碑，在東嶽殿前；還有一塊是嵌在東嶽殿前壁中，半已損毀，其另半亦模糊難以辨認，但是石質奇古，規制亦異尋常。我們乃竭力辨認字蹟，並根據那三塊較為完好的碑來推測。良久，看出這方殘碑中有「張道用」三字，復聯想到陸錫熊碑中有云：「玆口口安勸募重修，口口示以明萬曆初碑文一道，碑為張道用所撰。」那末這一方殘碑莫非即是張道用撰的碑嗎？一時疑喜交集，然因廟屋晦暗異常，我們又沒有多帶工具，欲再辨認，勢所不能，乃怏怏而歸。

這天，我們在龍華寺、龍華塔、臥龍庵拓碑告竣之後，又到漕河廟來拓這四方碑；心中固慮那一方殘碑的希望是很少的。後來一經洗刷，把宣紙貼上去，敲拍不久，我首先注意到上面顯出的「我朝承天啓運，劃革蒙古之陋規」兩句，就欣然斷定這碑確為明代之物。後來刷拓完全，除了左面半部份因石已損毀無法拓出外，右半部可認的字還很多。連綴讀來，才知此廟在明代原來是稱做「曹湖廟」，創建年代，則碑中僅云「其來尚矣」。至嘉靖間，里人張道用不忍古廟之湮廢，乃倡募重新，於嘉靖四十三年甲子七月十二日建成；迨隆慶三年，復由道友某某等拓地二畝餘……。以下泐，不可辨認。上段和陸錫熊碑中所節引的張道用碑符合。據陸碑知下文大概為「至萬曆再修，道用為之勸石。」又陸綸碑云：「前明嘉靖隆慶年勸修，落成之後，於萬曆元年立碑誌事。」那末這一塊確是明萬曆元年張道用所撰的碑記了。

漕河廟的歷史也不可謂不久了。然迄至民國七年所修的上海縣續志才有記載，其記載卽根據陸綸、張惇訓二碑；且將陸綸碑誤讀。至於萬曆、乾隆二碑，竟未爲編續志者所見。今幸被我們一律發現，才得補正續志之闕誤（詳見本書龍華羣祠志篇）。一場龍華訪古，至此圓滿結束。（一九三四，四，一五）

靜安寺講話

靜安寺大淸一統志作靜安敎寺，初在滬瀆，名滬瀆重元寺。秦榮光上海縣竹枝詞詠靜安寺有句云「寺從淞北徙淞南，陳檜吳碑故老談……」是說起初的寺原在吳淞江北岸的。據楊潛紹熙雲間志說「按寺記，吳大帝赤烏中建。」考吳地有寺廟，始於二四七年（吳赤烏十年）其年有一位康竺國的僧人，名字叫作會的，首先走到吳地，孫仲謀爲立寺於建業，寺名建初，表示江東初有佛寺的意思。滬瀆重元寺，或者就在那時候相繼創建的了。如其果眞有楊潛所說的寺記，那末靜安寺的存在，已有一千六百八十多年的歷史，不但是上海的一座最古的佛寺，同時也是全吳地最古佛寺之一。

寺在唐朝曾一度改名爲永泰禪院，見景筠石幢記。至於改名的原因，現已無從查考。

到一〇〇八年（宋大中祥符元年）因避宋太祖諱改名靜安寺，一直到現在，廟額仍舊。

一二一六年（南宋嘉定九年）因舊寺地址逼近江岸，波濤衝激，屋舍有傾圮之虞，於是由寺僧仲依遷移至蘆浦旁的沸井浜，就是現在的寺址。

元明以來，屢修屢圮，到一七七八年（淸乾隆四十三年）歙人孫思望又倡捐重修。光緖初，大殿又圮，

僧鶴峯募捐改建，迨動工拆卸後，因捐資不繼，停頓多年。一八八〇年（清光緒六年）本地紳士姚曦，浙商胡雪巖等復倡捐資助工程始告完竣。一八九四年（清光緒十年）寺僧正生重建兩廡，並飾治全寺，廟貌煥然一新。一九二一年（民國十年）僧常貴及紳董姚文棟等，將寺產積餘資金增建三聖殿。

寺基共二十五畝，乾隆元年免科。

寺舊有二石像，釋迦方志云：「西晉建興元年，有二石像浮於吳淞江口，吳人朱膺等迎至滬瀆重元寺，像背題曰維衞曰迦葉。」松陵集載：「建興八年，漁者於滬瀆沙際獲石鉢，以爲臼類，葷而用之，佛像見於外，漁者異之，乃以供二聖。」後俱遷於吳門開元寺，即現時俗所稱的北寺。考梁簡文帝石像碑記及元周弼靜安寺記，與以上所記大致略同，但讀唐陸廣微的吳地記，似石像直接載至吳郡，未嘗迎置滬瀆，這一段公案，祇好留待以後再考了。

寺又有毗盧遮那佛像，爲吳越王瑜珈道場中所供，其五臟皆書錢氏妃嬪姓名，在周弼作記時，佛像尚完好。

靜安寺的赤烏碑、陳朝檜、講經臺、蝦子潭、湧泉、綠雲洞、滬瀆壘及蘆子渡，稱爲靜安八景。赤烏碑相傳在重元寺，嘉定中寺遷而碑未及徙，遂爲江水齧沒，惟紹熙雲間志及至元嘉禾志俱不載有此碑，故後人頗疑其爲烏有，現時亦難考究了。陳朝檜有二株，亦在重元寺，今亦無可考，講經臺是嘉定中僧仲依所築的土臺，爲聚徒講習之用，在靜安寺，遺址亦不存。蝦子潭原在靜安寺前，宋寺僧智儼啖蝦一斗，後漁者索錢，乃吐蝦

於潭，鰕仍活但少芒，自後潭中遂產無芒鰕。民國八年工部局將沸井浜塡塞，鰕遂絕迹。湧泉在靜安寺前，俗呼沸井，亦曰海眼，同治十三年重築石欄護持，有胡公壽題天下第六泉字様，今尚存。綠雲洞是元僧壽寧棲息之所，外植檜竹桐柏，有趙子昂題額，今亦不存。滬瀆壘爲晉虞潭防海寇所築，袁崧復加修輯以禦孫恩，共有東西二城，東城在元代沒於江，西城又名蘆子城，今亦不見。蘆子渡就是滬瀆壘旁邊的津渡，今廢。靜安八景現時有遺跡可尋的，不過湧泉一景罷了。

天主教講話

天主教勢力在徐家匯的創始

凡是到過徐家匯的人，誰都不能否認那兒天主教勢力的偉大；徐家匯確是和天主教有相當的關係，徐家匯實是賴有天主教堂的存在而繁榮。

徐家匯的徐家名稱，據說是因徐光啓而得名；徐光啓本人是天主教徒，就是上海天主教的開教，也是由徐光啓請了西教士郭仰鳳來辦的：那時是一六〇八年（明萬曆三十六年）的冬季。

徐光啓的洗禮，是受於天主教耶穌會教士羅如望的，而來上海開教的郭仰鳳也是耶穌會的修士，所以上海的天主教是和耶穌會有特殊的關係。

在十八世紀時，耶穌會在歐洲曾遭過一度的解散，但不久又復活了；中國的天主教徒乃紛紛請求教皇，再遣耶穌會修士來華傳教；計自一八三二年（清道光十二年）要求起，直至一八四〇年（清道光二

十年，）始獲允准，派了法國巴黎省的耶穌會會士南格祿、艾方濟、李秀芳三人先來，至一八四二年七月十二日（清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初五日）方到上海。

南格祿神父此時已受任上海地方耶穌會的會長，因鑒於來華傳教的會士，要越來越多的；而做教士臨時寓所的橫塘，是離開上海太遠，並且也太不衞生，實有遷地爲良的必要。

在當初時，南會長原欲選定佘山，設個修士療養院，但終以離開上海太遠而罷。

一八四六年十月六日（清道光二十六年八月十七日），梅德爾（Lemaitre）修士，在董家渡天主堂西偏，租了一家房子，正謀做個神父們寓所的基礎……但是此時的主教羅伯濟，却要選定董家渡做主教駐節大堂，所以耶穌會修士的寓所，只好另覓；而且主教有令，不准在城內設立寓所，所以祇好在城外找覓相當的地點。

在距上海城外八公里的地方，有個徐光啓的墓，這墓便落在徐氏生前所建的大別莊裏；墓旁尙存着幾家徐光啓的子孫，仍舊保持着對於天主的信心，河濱並建有小敎堂一所，作爲瞻禮祈禱之用。由是南格祿會長乃決定在徐家匯設立耶穌會會士的寓所了。自然的，這個地方，是上海開敎功臣徐公的紀念地，而且前面有條肇家浜，可以通達上海和松江的；這在交通下，自是便利無比！

梅德爾受了擔任在徐家匯建設的事宜了。一八四七年三月（清道光二十七年二月），他在小敎堂旁，買了一些地，開始建築……恰好在此時，有個常熟姓劉的，施了許多錢財，便用以充建設經費了。

現在我們所見到的徐家匯天主堂底房屋，是何等的巍峨；但是當初的建設，原幷無預定的計劃，只是隨時添設而已；所以在徐家匯堂中的房屋錯落不整，足以代表各個時代的屋型。

在開始建設時，曾有八十到一百的非天主教徒，在一個惡教徒指導之下，前來工場恐嚇；當時的知縣，也曾因此出過一張布告，保護此項建築的進行，並經嚴令當地的地保，取締破壞運動。

到了一八四七年七月（清道光二十七年六月），徐家匯的耶穌會會所建設已告完成；遂由橫塘實行搬家……但是在橫塘的教徒，却不願教士們離開那兒，因而失却若干物質的好處；在天主堂物件，裝舟待發的時候，橫塘的教徒，集衆實行武力干涉；但是西教士的態度，亦是異常强硬，終於贼退了叛衆，而遷移完畢。

這就是天主教耶穌會在徐家匯創業的經過。

潘國光與老天主堂

西濟利亞國人—— P. Franciscus Brancati 華名潘國光，號用賓，於一六三七年（明崇禎十年）來華，不久即來滬。

一六四〇年（明崇禎十三年）得徐光啓第四孫女瑪爾第納（許門徐氏）之助，於北城安仁里明潘方伯充庵的世春堂舊址，購地基建築一天主堂，堂名敬一堂。高四丈六尺，闊四丈八尺，進深三丈六尺。堂爲中國廟宇式。堂旁爲司鐸住舍。國光嘗於其中築觀星臺，研究天文。臺高二三丈，湖石疊成，極玲瓏嵌空之

致，盤旋上之，彌迂遠，前鋪紫石爲階，刻黃赤道及經緯躔度，淸乾隆間廢；但嘉慶間石砌猶有可識。

一六四五年（淸順治二年），當滿淸入據上海時，國光曾協助義兵領袖之一潘復謀抗拒。

國光著有聖體禮儀一卷，天神會議一卷，十誡勸論聖蹟一卷，聖敎四規一卷，未來辯論一卷，以及天神會課，瞻禮口鐸、天階等，都係宣揚天主敎之書籍。

一六六〇年（淸順治十七年）上海縣知縣豐城涂贄曾爲文記國光所建之敬一堂，甚爲詳盡。茲特鈔錄其全文如下，以供文獻學家之參考：

『今皇帝膺圖御宇，敬授人時，首重憲天之學，特詔欽天監，依西洋新法，造時憲曆，頒行海內。又以西士湯道未先生辭旨淵深，不時召對，所言皆驗，寵賚有加，錫以通微之號，於宣武門內建天主敎堂，宣揚正敎，猗歟盛哉！聖主昭事上帝之忱，與賓賢柔遠之典，亙古今而首出矣。緬惟明萬曆九年，泰西利瑪竇以神穎之資，挾七克之業，偕同輩航海而至，晉見庭陛之間，備極宴勞之禮，餼廩居舍，眷賜至殷。其所論列天文、地論以及製品利用之學，靡不精詣於時，朝端卿尹，咸切景從；而海上徐文定公信服特甚。蓋文定學術弘邃，其生平講求，皆裨實務，故崇奉獨先。於是天下始知天主之敎，格物窮源，守誡潔己，不與圓虛詭異者等矣。故都省鄉井皆構堂處禮，而文定於居第之右，新輪奐以對越者幾三十年。若黎、畢諸君，則皆敷敎茲地者也。其後鞮譯往還，潘先生國光與今通微敎師，及賈先生宜睦繼出，潘先生獨留於此，敎鐸所開，人心嚮悅，復建堂於安仁里，丹雘聿新，威儀自肅。其以答於穆而嚴奏格者，功豈渺小哉。文定外曾孫許孝修太史

讀中秘書，精西學，暫出蒞敝鄉以余令茲邑，欲介余一言以垂示來學。余惟唐肅代之間，有西士佶和入朝，詔靈武五郡立天主景教寺。彼其時如房僕射郭令公等實羽翼之，相侈為盛事，豈若熙朝至尊特隆欽若之思，而敷天之下，咸知戴天德以戴聖者之為教尤宏遠也。於是乎書。順治庚子二月。」

一六七一年（清康熙八年）國光卒於廣東，歸葬於上海城南陸家浜上。墓地係楊氏別業基址，即由潘國光所購者。一六七五年（清康熙十四年）祔西士劉迪我，一六八一年（清康熙二十年）祔西士金瑪諾。

一七三一年（清雍正八年）敬一堂被沒收而改建為關帝廟，廟西於一七四八年（清乾隆十三年）設置申江書院；天文臺始廢。

一八四五年（清道光二十五年）天主教西人索回潘國光所建天主堂產業，滬道宮慕久因其已改為關帝廟，許以董家渡一處地基相償。

一八六一年（清咸豐十一年）天主教西人以中法互訂之追加條約為根據，又索回已改為關帝廟之天主堂幷及申江書院（其時已改名為敬業書院。）

一八六二年（清同治元年）關帝廟與書院遷讓。天主教乃重行建設天主堂，俗稱為老天主堂，簡稱曰老堂。老堂所在之街稱天主堂街，即最近正名梧桐街者是。所以名梧桐街者，據因關帝廟——老天主堂——中多梧桐樹之故云。

董家渡天主堂創立史

董家渡天主堂的地盤，是由我國政府讓與天主教會的。

在一八四二年（淸道光二十二年）我國因禁止鴉片問題，被英國戰敗以後，乃有上海等五口的通商……至一八四四年（淸道光二十四年）法國的嘲格納（Lagrene）來華訂立黃埔條約，更獲有准許人民自由學習天主教道理之上諭。

一八四五年十月十七日（淸道光二十五年九月十七日），嘲格納到上海來，便向滬道進行收還康熙時所沒收的教產「失地」交涉，終爲我國當局所拒絕。

嘲格納失敗後，重返廣東，再向耆英交涉，因此獲得道光二十六年正月二十五日（卽一八四六年二月八日——或謂二十日）的上諭說：

『……所有康熙年間各省舊建之天主堂，除改爲廟宇民居者，毋庸查辦外；其原有房屋尙存者，如勘明確實，准其給還該處奉敎之人。……』

此項上諭公佈後，上海方面的天主敎首領羅伯濟和南格祿，乃謀乘機收復失地；……但是依據一八四六年（淸道光二十六年）上諭，原有『外國人概不准赴內地傳敎』的限制，又不便親自出來交涉。

由是乃託由新來上海一個梅德爾（Lemaitre）神父，因其與我國官吏尙未晤面，便隱去傳敎師的資格，而假冒着是法國派來專門交涉『收復失地』的敎使，以與我國官吏進行談判。

這位梅神父到滬後，即乘任敎會的帳房；因此，便與英國領事阿利國，丹麥領事加爾澤（Calder），很有良好的關係；他們三人便用巧妙的手段，向我國官方表演一齣小小的喜劇。

他們當時所謀收回的失地，是指在明朝郭居靜神父時代所造的上海城內老天主堂和公所，以及大南門外的聖墓堂；但在此時，老堂已改爲關帝廟，公所已改爲學宮，所餘者只有一個聖墓堂可還了。

對於上述的三處「失地」他們並不能提出任何足以證明土地所有權的執業證；而所依據的，只是一般人口頭上的傳說而已，但是梅神父仍據之以向英丹二領事，提出書面要求，備向我國滬道交涉。

當日交涉的情形，據南格祿神父在一八四六年十二月三日（淸道光二十六年十月十五日）報告耶穌會會長的信上說：

「……這一天早上，加爾澤先生，偕同英領事和他的譯員——一手拿着梅德爾的呈文，一手拿着道光的上諭，見了滬道之後，劈頭即要求收回那已改爲關帝廟的老天主堂。

「——你們來和我說的事情，去年已和法國欽差大臣，討論了十日，還未能獲到一些結果的。

「——就是因爲你們一些沒有結果，所以法國欽差，回到廣東後便弄到了這個上諭。

「——這個上諭，我也曉得的；上諭裏是明說「改爲廟宇民居者免爲查辦」的。

「——關於關帝廟，這是眞的；但在那廟後，有個大花園，並不是上諭所定爲除外的。

「——這是眞的！

「——在廟宇的旁邊，有個大廈，尚未爲民衆所佔領；所以這也該在皇帝上諭所許歸還的場合之內。

「——這個房子，我不能够送還的；我將激起民衆來反抗着我。

「——在這兒，原是個公道的行爲；具有權威的人，正該表示個模樣來！若是此事，是屬於英國政府的，那麼在第二天便該解決了！現在有個法國司令，已到中國，他定要在這兒，借若干鮮明的偉績，以顯耀他對於他國王的忠誠；若是他到上海來，他知道了你們對於由法國代表所訂定的條約，並未切實履行的時候，那麼他將怎樣對付你們呢？總而言之，我們對於此項事件，並無任何的利益；而且我們和那班神父，並不是同教的呢。

「——這個事件很重大，是要給我以相當考慮時期的。

「——請你考慮吧！這原是值得考慮的事件啊！……」

受了恐嚇的我國道臺，終於往蘇州省城去請訓，過了兩日之後，復返上海，便回復英領，允許歸還聖墓堂，並且另給他地以爲關帝廟——老堂地盤的補償。

當時另給賠償的地盤，計有三處，而董家渡現在天主堂的地址，即是其中之一，初期只有一公頃左右的面積，在一八四七年五月六日（淸道光二十七年三月二十三日）由宮慕久道台移交於羅伯濟主敎了。

過了幾個月後，忽有兩艇法國的兵船，名叫勝利號(Victorieuse)和榮耀號(Gloire)，在高麗海邊遭難

了；其中有一百八十名的水兵同着他們的司令戴努意（Rigaultdes Genouinlly），由一英國船，救到上海來；而戴努意謁見我國當局之後，竟獲得將董家渡的賠償地盤擴大起來，一直延到江邊的黃浦灘。

董家渡以傍江的關係，便有許多天主教民來託蔽於外人勢力之下，而做其生意因此之故，羅伯濟主教便選定這個地點，來做其主教的大堂。

在一八四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淸道光二十七年十月十四日），羅伯濟主教舉行了奠基禮之後，那天晚上便回羅馬去了。

董家渡天主堂的建造工程陸續由馬蒙（Massa Maugieri）利黑（Helot）等神父和相公，相繼進行監工，一面更由趙方濟主教（Mgr Maresca）力向歐洲募緣助建……但是，恰值此時，江南一帶大饑，天主教會因此在慈善方面用款不少，影響到建堂的經費；所以這董家渡的天主堂，建築得不十分考究。

到了一八五三年三月二十日（淸咸豐三年二月十一日），建設完成，董家渡天主堂乃舉行開幕禮；由法國兵船賈西義（Cassini）號，派了兩隻武裝小艇，直駛到董家渡的江邊防護，因爲此時天主堂的儀仗是一直排到黃浦灘上來的。

當時來觀禮的，不下有一萬餘人，法國領事敏體尼，以及法艦上的武官等，亦在其內；黃浦江上，佈滿了一堆中國天主教徒的船隻，船上都掛着小旗，或是藍十字的白旗……法艦在江中也發炮致敬。

這座董家渡天主堂，乃定名爲聖沙勿略天主堂；在當時，確是上海，而且是中國，第一座巨大的天主堂。

基督教講話

聖式式座堂

——獻給在黃昏時分坐第十七路無軌電車經過了江西路大禮拜堂時跌入了鐘聲幽懷中的人們——

「照着英格蘭教堂的方式和紀律，」有過第一所教堂，就是建築在現在大禮拜堂位置上做禮拜的事實。

最早的公衆注意找一塊清爽地方爲上海外僑社會舉行祈禱的紀錄，是一八四九年四月六號執行的一個集會。此時此間約有二十五家商號，和一百以上居民——其中有七位是太太們——的外僑社會。已往的日子，祈禱禮是在英領署裏舉行。

風雨撼破寺

一個教堂於是建立起來。那末惡劣的建築，所以在一個很短的時期內，因爲一陣異常大雨的效果，牠的屋頂翻了下來；修理耗了很多的錢，比原先造的時候還要「出送」一八五一年五月四號重新開幕。可是牠依舊是如此般破壞，叫做「雨自屋脊而下，風常飄瓦以去。」這樣的指示，顯然地叫教堂的董事們應該做點事情了，這事情的方式是：搬到一個暫時的屋子裏住一回，等候適宜的教堂建造起來。爲了這個，這社會是因爲所費的太厲害而退縮起來。眞的，他們起先計劃之偉大是好好的比他們的錢袋能够拿得出

的更其盡義務呢。於是，許多年這個建築物保持着沒有牠的塔尖。史諾德先生，在他那時代之最偉大的哥德式打樣家，曾被請繪這所建築物的圖樣；有的地方又由此間的工程師凱德納修改了一下。包給番漢公司承造。

哥德式建築

在十三世紀哥德式下布置的這隻教堂，有一個禮拜堂本部，兩個耳部，兩個側堂，和一個聖壇。牠的廣袤是一五二×五八又二分之一×五四尺。

葛雷東寫的北華規矩會史，說到那天這教堂舉行奠基典禮的時候，義勇隊、海員、水兵、音樂隊和所有的重要的居民，幾乎統統出席。下面是基石上的銘刻：「聖三一堂基石，上海。照了規矩會的禮儀，在中國規矩會會長指導與監督之下，奠基於一八六六年五月二十四日。英領文察斯德；派克，規矩會會長。董事：克倍生、凱絲威。司庫狄更生。建築師：史諾德、凱德納。承造者：番漢公司。領事館指派牧師：般區。」

隨後，葛雷東對於這所建築物寫了一段簡短的回憶：

塔尖之光輝

告訴怎麼這地皮是貝爾先生送給此間社會的一件禮物；怎麼那第一所教堂是葛蘭翰先生所造而完成於一八四七年；怎麼第一個指派的牧師是路德，隨後溺死了，而好博遜牧師繼之；怎麼那屋頂翻下來；怎麼這屋子在一八六二年經宣布不安全而拆卸，一所臨時的教堂因之建立起來；風琴是史金納先生的

禮物；而且，怎麼般區牧師替代了好博遜之任。

一八七五年五月，牠得到升高品級的光榮，變做了北華教區的「座堂。」雖然，仍舊保留管理權於非教士的董事們。那掛在會議室裏的證書簽上了這些名字：祿賜悅，北華教區僧正；洪卑，勳爵；般區牧師；凱萊司和裴爾董事。上面的日期是一八七五年五月二十四日。

座堂的外觀曾大爲增進，自從增加了塔尖之後。沒有了它是一個痛苦的不完全的情狀；內部雖然是特別的明亮，牠布置之美是永遠地顯著的。

花窗的滄桑

裏面有一個很可觀的數目的染色的玻璃，每隔一年或二年裝上一扇窗，不久這所建築物將要沒有純色的玻璃了，除掉假樓而外。這些花窗雖然悄靜地，但是含了許多的閱歷，每一面玻璃負着牠紀念的使命在西邊祭壇之上，是紀念費受祿的，他過亡於一八六八年。在南面耳部風琴對過的是紀念好博遜，英國的指派牧師，卒於一八六九年。在風琴背後發出一個很悲惨的聲音：「提獻母親的愛紀念樸立佳，金蟲號海艦少尉。」在南側堂，一扇窗紀念李一德；另一扇紀念幾個香港棒球家，他們沉沒於不幸的布喀剌，一八九二年十月十日。這是上海棒球總會立的；第三扇是紀念潲朋，一八七八至一八九七年之工部局祕書。在北側堂有四扇花窗，其中之二是紀念私人的，他們死於近年內，一扇是給白蘭德的，第四塊是給費婉儀女士的，她是往日著名的美國聖公會的女教師。末一塊顏色玻璃窗或者是其中最精緻的，牠在進口的東端，

紀念勞倫絲，死於一八六七。

餘音繞人間

新一點的玻璃照例是比早的那些的顏色要淡些。觀覽後者之佳，需要在黃昏的陰影減少了太陽明亮的光的威力的時候。當正午日光照耀着牠們的顏色是十分的炫耀和强烈的反射。紀念窗而外，有嵌在壁上的碑刻石質的或銅質的，紀念許多早年的居民。這些在門廊內。但是沒有理由可說爲何這建築物的內部一直沒有裝飾。

注意到那一架風琴，早日用的是史金納先生所贈的，是一具小小的兩鍵樂器；牠盡職至一八八三年止，在那一年這現在用的一架風琴從倫敦送到了，牠是華克公司的造物。

在送到上海之前，爲了試牠的動作、音調等，這架風琴在倫敦奏過兩次曲：一曲爲衞明司脫修士院布呂治博士所彈，另一爲基督堂葛蘭石博士所彈。芬頓先生，是那時候座堂裏的琴師，許多居民仍舊保留着暢朗的回憶對於他的奇異地準確的奏出莊嚴之曲。他離去後一兩年內沒有專家執行奏琴的事務，而由西童公學的校長蘭能先生代理，直至凱洛浦來。（一九三五，一，二一）

慕爾堂的縱橫觀

——牠的歷史和事業——

教堂之在上海，成千成百，但是慕爾堂特別惹人注意，這緣故該說是那一座壯麗的宗教建築物矗立

在跑馬廳畔是顯得莊嚴美觀，而其背影的九江路漢口路西端之匯集點的西藏路，又是一段帶有羅漫的克氣氛的街道吧！對於這個謎樣似的宮殿嘗使人熱情的督促我們給以敍述現在讓我們試述該堂的經過和現狀，剖視了這原來是很平凡的謎吧：

監理公會在滬之活動

現在，請恕我們從遼遠的基督敎派別說起。

基督敎在上海有英美德三國的敎會，美國敎會又分爲十餘種，而監理公會爲其中之一。監理公會和美以美會本來是同派的，不過在美國爲南部與北部之分而已。

監理公會在上海的活動，始於一八七六年（淸光緖二年，）藍柏博士創建三一堂。到一八八六年（淸光緖十二年，）中華監理公會年議會在三一堂組織成功。其次年，監理公會又在上海設監理會堂，就是後來的慕爾堂，而第二次年議會就在監理會堂裏舉行。

從李德到安迪生

監理會堂（Methodist Church）是李德博士於一八八七年（淸光緖十三年）手創的，其次年，共有敎友一〇九人。其最先的牧師是李德博士、史子嘉先生、周志鳳先生。其外並有女傳道二，歸太太爲其中之一。

一九〇〇年（淸光緖二十六年，）步惠廉牧師爲主任傳道，堂名卽於此時改爲慕爾堂（Moore

Memorial Church)用以紀念慕爾君的襄助。步牧師又於一九〇一年（清光緒二十七年）在雲南路轉角添設閱報室一間，希望已受教育者能隨時來此閱讀，這是一個很適中的地段，宜於闢爲公衆讀報的處所，而現在這個所在是變做揚子飯店底理髮部了。

一九二九年（民國十八年），慕爾堂在於「各人對弟兄說壯膽罷」的口號之下，把新堂建設起來，時安廸生任牧師。一九三〇年（民國十九年）秋季，如今之建築物就映於每個往來西藏路者的眼簾前。

學校和童子軍

慕爾堂是一所社敎禮拜堂，詳言之，就是它不單是做傳敎的工作，並且兼助一切社會事業的發展，其最顯著的表現是辦理學校，現在該堂中有學校四所：

（一）民衆夜校（原名惠工學校）　這是義務的補習學校。

（二）慕爾堂夜校　這是業餘學校。

（三）女子高等專修科　初中以上程度之專修科。

（四）婦女科　爲失學婦女設，程度自初小至高小。

該堂又有一團童子軍，團號二七〇，團名「羅浮」，在一二八事變時，慕爾堂童子軍的活動是頗爲著名的。

慕爾堂的龐大的軀殼，營使我們想像其內部布置之豐富，現在我們有機會來介紹它內部廳室的安置，可是原來的一張詳細表格太多了，所以此刻祇好約略介紹一下其重要部份：

〔空地〕運動場　容一、〇〇〇人。

〔中部〕禮堂　容一、〇〇〇人（正廳五六〇，樓座三八〇，唱詩班六〇。）

〔西南部〕第一層婦女會堂，第二層女子教室，頂樓音樂室。

〔東南部〕第一層兒童科，第二層女童軍會所，第三層女寄宿舍。

〔西北部〕第一層牧師辦事室，第二層男青年科集會所，第三層女校及夜校課室。

〔東北部〕係舊屋，男童科在是。（一九三四，七，三〇）

金融

上海的華爾街

誰都知道紐約的華爾街,(Wall Street)是美國金融組織集合的區域。那裏不單是有成林的銀行、信託公司、交易所;尤其是高入雲霄的大樓,凸肚子的資本家,發光的金元,成疊的紙幣,使人羡慕不置。

上海是我國金融的中心,這是誰都不能否認的;但是,上海的華爾街——金融組織集合的區域,又在何處?我們不妨從黃浦灘路、九江路、北京路、寧波路、天津路、河南路,慢慢地說下去:

黃浦灘路俗稱外灘,是上海公共租界的發源地。因爲沿革和交通上的關係,已成爲上海全埠最繁華的所在。這條路上的金融組織完全是銀行,除中央、中國、交通、通商四家是本國銀行以外,其餘的都是外國銀行。計由英商設立的,有麥加利、匯豐、有利、大英四家;由法商設立的,有東方匯理和中法工商兩家;由日商設立的,有正金和台灣兩家;由美、比、荷商設立的,有友邦、華比、啢囒各一家;由比法合辦的,有義品放款一家。

九江路的東面一端是和黃浦灘路相連成功丁字形的。這條路上的繁華固然趕不上黃浦灘路;但是能夠影響世界標金市況的金業交易所,和獨攬全國證券交易的華商證券交易所,却都在這裏莊嚴的站着。其餘如本國銀行,有華僑和聚興誠兩家;外國銀行,有美國的花旗、大通、運通,日本的三井、三菱、住友、朝鮮,荷蘭的安達,德國的德華等九家。銀號有中源、仁德、順興、雙盛等四家。

北京路是銀行銀號和信託公司羣聚的地方；本國銀行，有浙江興業、鹽業、上海煤業、中國實業、中國墾業、中華商業儲蓄明華商業儲蓄嘉華商業等八家；信託公司，有中央和通易兩家；銀號有元豐惠泰永增合三家；錢莊有福泰一家。在未曾廢兩改元以前，鑄造寶銀的聯牲、萃泰、生源、泰亨源、同牲、志慶、鼎泰等銀爐，亦都設立在這裏，但現今都已先後停業了。

寧波路是上海錢莊的大本營，幾十家較大的匯劃莊，幾乎全部設立在這裏。如五豐、永興、永豐、安裕、存德、同泰、同慶、承裕、和豐、恆祥、恆巽、恆賚、恆興、益大、益康、寅泰、敦餘、福康、福源、慎源、賡裕、滋豐、衡九、衡通、鴻豐、寶大裕等都是。而公議上海銀洋輔幣行市的錢行，亦設立在這條路上。此外如銀號有中實、永立、永餘、永豐、同和裕、信義、恆興、恩慶、永泰和、興匯、昌裕、新裕、豐榮、春肇、源德、盛昶十餘家；本國銀行有上海商業儲蓄、廣東、永亨、通和、大來、華東至中、五華實業信託、華安等九家；信託公司有上海一家。

天津路亦是銀行錢莊羣集的地方。本國銀行，有大陸、市銀行、太平、民孚商業儲蓄、安徽商業儲蓄、亞東商業儲蓄、東萊、惠中商業儲蓄、惠豐儲蓄、統原商業儲蓄、民信商業儲蓄、松江典業等十餘家；錢莊有大德、大賚、元盛、生昶、同安、同春、均泰、怡大、信裕、益昌、振泰、順康、惠豐、瑞昶、聚康、榮康、德昶、滋康、慶大、慶成、鼎康、鴻祥、寶豐等二十餘家；銀號有元泰、天源、弘達、利通、和豐、保記、信源、溢泰、豐益、亨敦、昌華、豐源、達福、安福、康肇、華謙、生、寶生等十餘家；信託公司，有恆順一家。以前鑒定寶銀的上海公估局，亦設立在這裏。

河南路是直貫九江路、天津路、寧波路和北京路的，設立在這條路上的金融組織亦極多。本國銀行，有

中國農工、國華、恆利、大中、中國儲蓄、寧波實業六家；錢莊有仁昶、同餘、志裕、志誠、信孚、信康、恆隆、益豐、義生、鴻勝、寶昶等十一家；銀號有大昌成和源裕兩家。

照上面的記載，單是設立在六條路上金融機關的總數，已有一百八十餘家。上海全埠的金融機關，總計不過三百家左右，而這六條路已經佔了十分之六，那末稱之曰上海的華爾街，誰曰不宜。雖然這些路上的大樓的高度，資本家肚子的周圍，金元的光亮，和紙幣疊成的厚度，都不如紐約的華爾街。（二十三年二月寫）

內國銀行史話

中央銀行概況

已往的歷史

我國最初有國家銀行，是在一九〇四年（清光緒三十年）。當時戶部奏定試辦銀行章程，即授以中央銀行的特權。一九〇八年（光緒三十四年）政制變更，戶部銀行改為大清銀行，頒布則例，規定特權，簡直是大規模的中央銀行了。同時郵傳部設立的交通銀行，因為經理路電郵航的收支，亦授以發行鈔票及代理國庫的特權。到民國成立，大清銀行改為中國銀行，於是此後提起國家銀行，往往就是指中交兩行而言。

至於國家銀行叫中央銀行的，自一九二四年（民國十三年）八月十六日在廣州開幕的中央銀行

爲始。當時國民政府尙在廣州，由孫總理規劃創辦。開幕的時候，總理的訓詞中曾反覆的說「現兌」是銀行最高的信用，由此可以知道當時中央銀行設立的宗旨了。一九二六年（民國十五年）第一期北伐成功，國民政府遷到武漢，又在漢口設立中央銀行，後來到國民政府遷南京，武漢共黨施行現金集合令，結果漢口中央銀行的鈔票和軍用票無從兌現；而漢行也就沒法再維持了。一九二七年（民國十六年）政府籌議在上海設立中央銀行，以上海華俄道勝銀行舊址爲基地。行長最初爲周佩箴，其次爲王文柏，到一九二八年（民國十七年）一月，又派陳健庵爲行長，但都在籌備時期，未曾開幕。這一年夏天，經濟會議和財政會議先後召集，關於金融問題討論的結果，以爲非設立强有力的國家銀行，不能使金融安定，而北伐成功以後，重在經濟建設，尤其非有强有力的國家銀行不可，所以經濟會議曾將銀行制度案的原則通過。財政會議雖曾經保留原案，但審查的結果，亦認爲有從速成立的表示。後來國民政府訓政時期開始，五院成立，就在十月五日通過中央銀行條例，決定在金融短期公債內撥二千萬元爲資本，中央銀行就在十一月一日正式開幕了。當時的總裁是宋子文，業務局總經理是顧詒穀，發行局的總發行是李稱蓮，總稽核是朱博泉。

歷年的營業

中央銀行的資本，照條例的規定爲二千萬元，但因業務上的必要，須增加資本時，得經理事會議決，監事會同意，由總裁呈請政府核准，擴充資本總額。一九三四年（民國二十三年，）該行爲擴充業務起見，曾

決定增加資本總額，當由行政院核准，所以中央銀行的資本自去年起已增到一萬萬元。至於中央銀行的業務，照條例的規定共有七項，但最近中央銀行組織已經變更，業務範圍亦比較以前擴張得多了。現在將中央銀行歷年的業務報告作成統計表列在後面，看一看它幾年來業務進展的情形：

中央銀行歷年營業概況表

資產類							
年份	庫存現金	各項放款	有價證券	兌換券準備金	營業用房產器具	其他資產	總計
1928	7,963,242	15,517,791	9,990,000	11,712,923	2,037,215	249,625	47,470,796
1929	14,398,412	44,224,621	8,501,000	15,379,862	3,310,535	1,055,082	86,869,793
1930	15,172,137	79,971,310	755,290	22,669,228	3,319,229	2,449,051	124,336,245
1931	15,772,652	97,953,665	480	25,173,349	3,573,139	2,858,535	145,331,820
1932	89,332,511	97,741,867	330,460	39,995,360	5,004,099	16,882,646	249,286,943
1933	121,708,334	142,843,709	226,866	71,063,301	5,497,597	22,221,372	363,561,179
1934	109,091,600	86,163,825	155,414,118	86,048,617	13,492,576	29,029,509	478,240,245

負債類							
年份	實收資本	公積金及盈餘滾存	各項存款	發行兌換券	其他負債	本年純益	總計
1928	20,000,000	——	15,518,513	11,712,923	——	239,360	47,470,796
1929	20,000,000	239,360	49,797,248	15,379,862	——	1,453,323	86,869,793
1930	20,000,000	1,352,231	76,165,968	22,669,228	1,422,477	2,726,341	124,336,245
1931	20,000,000	3,496,456	90,587,668	25,173,349	1,203,943	4,870,404	145,331,820
1932	20,000,000	7,405,559	153,981,388	39,995,360	15,942,703	11,961,933	249,286,943
1933	20,000,000	15,847,223	227,154,808	71,063,301	18,761,602	10,734,245	363,561,179
1934	100,000,000	3,698,535	249,485,830	86,048,617	24,185,758	14,821,505	478,240,245

內部的組織

中央銀行的組織，照一九二八年（民國十七年）頒布條例的規定，設理事會及監事會。理事會由政府特派理事九人組織之，在理事中指定常務理事五人，又在常務理事中遴選總裁及副總裁各一人，任期均爲三年，期滿得續派連任。監事會由政府特派監事七人組織之，七人之中，應有代表實業界、商界、銀行界者各二人，代表國民政府審計機關者一人，監事的任期，除審計機關代表由政府隨時選派外，其餘的六人，均爲二年，每年由政府在各界代表之中改派一人。理事會監事會以下，設業務發行二局，分掌業務發行事務。業務局設總經理一人，發行局設總發行一人。一九三五年（民國二十四年）三月二十八日，國府令派中央銀行理監事，五月九日，立法院通過中央銀行法，於是中央銀行的組織，亦和以前稍有更改，照中央銀行法的規定，由政府特派理事十一人至十五人組織理事會，其中應有實際經營農工商銀行業者至少各一人；又由理事中指定常務理事五人至七人，任期均爲三年。設總裁一人，特任，副總裁二人，簡任。至於監事名額，與以前同相，並未變更。理監事以下，設業務、發行、國庫、信託等局，分掌業務發行國庫等事務。現在中央銀行的組織是如此。

重要的職員

中央銀行的重要職員，是指理事、監事、總裁、副總裁、各局的總經理、總發行、總稽核、和總祕書等而言。現在爲明白起見，特列表於左：

理事　孔祥熙、宋子文、葉楚傖、張嘉璈、陳行、葉瑜、王寶崙、唐壽民、錢永銘、陳輝德、榮宗敬、周亮、唐有壬、徐堪、宋子良、監事　林祖溍、李銘、貝祖詒、秦祖澤、徐寄廎、謝銘勳、虞和德。

總裁　孔祥熙。　副總裁　張嘉璈、陳行。　業務局總經理　席德懋。　發行局總發行　李覺。　國庫局總經理　胡祖同。　信託局籌備主任　葉琢堂。　稽核處總稽核　陳清華。　祕書處總祕書　謝霖。

分支行的地點

外灘的中央銀行，原來是它的總行；但最近中央銀行法規定中央銀行總行設於首都，那末將來總行當然得遷往南京。至於分支行和辦事處，照目前情形而論，共有分行七所，支行十一所，和辦事處十七所。現在將它的分支行的地址列在下面：

分行　南京、漢口、天津、杭州、廈門、南昌、重慶。　支行　青島、濟南、蕪湖、開封、揚州、蘭州、北平、鄭州、福州、九江、新浦。　辦事處　鎮江、蚌埠、下關、徐州、洛陽、紹興、甯波、石家莊、衢縣、安慶、三都、延平、泉州、漳州、吉安、南城、板浦。（二十四年六月寫）

中國銀行概況

沿革

中國銀行，為國民政府特許的國際匯兌銀行，係由前清政府設立的大清銀行改組而成。當一九〇四年（清光緒三十年）戶部因我國以前向無銀行之設立，雖各省富商所設立的票號錢莊，其經營業務，大

致與銀行相同；但政府如不創辦銀行與之聯絡，則不能酌盈劑虛，以資挹注；且當改革幣制之時，尤亟宜設立銀行，以為統一幣制的機關；故先由戶部籌集資金，採取各國銀行章程，斟酌損益，設立中央銀行，以為貨幣流通總匯之所。因即編訂章程，奏蒙清帝裁可。定資本四百萬兩，分四萬股，由官民兩方募集。嗣後因商股應募者甚少，乃請於戶部，繳納官資四分之一，即五十萬兩，以張允言為總辦，瑞豐為副總辦，總行設於北京，於一九〇五年九月（清光緒三十一年八月）成立；上海分行，至十月始行開辦。是為我國設立國家銀行之始。一九〇八年（清光緒三十四年，）度支部釐訂銀行則例時，謂國家銀行由國家授與特權，凡通用國幣，發行紙幣，管理官款出入，擔任緊要公債，皆有應盡的義務；現在戶部已改為度支部，以前所設戶部銀行，擬改為大清銀行，遂將以前的戶部銀行則例，稍稍修改；一面增加資本金為一千萬兩。所增加的六百萬兩，分為六萬股，每股亦為一百兩，由官民各半認購，這是中國銀行前身大清銀行的歷史。

辛亥革命事起，大清銀行各地分行因被民軍沒收其財產，相率休業，當時上海大清銀行分行，因股東會的維持，并且又托庇租界，未曾受外界的干涉，所以虧累不多，損失亦少，還能繼續維持，於是由商股聯合會呈請大總統，略謂「……自大清銀行開辦後，官商資本各五百萬兩，總分行號推行五十餘處，基礎雄厚，滿清政府承認為中央銀行，授以發行紙幣特權，許以經理國庫暨發行公債事務，外國公使有詢及者，度支部以確係中央銀行相答，且於現在發行之鈔票由國家名義為之擔保，股東等有鑑於此，以大清銀行享種種特別之權利，故不惜踴躍附股，輾轉購買，爭相投資。今者民國維新，而商民固有之權利，自未可稍加損失，

應請就原有之大清銀行，改定名稱，從新組織，作爲新政府中央銀行……股東等連日開會集議全體請求擬一面停止大清銀行貿易實行清理，其原有之官股五百萬兩，即行消滅，備抵此次戰爭地點各銀行所受之損失，及一切之濫帳；一面組織中國銀行，以大清銀行房屋生財等項，統歸接收應用。股東等原有之大清銀行股份五百萬兩，仍承認爲中國銀行股份……」同時擬定清理大清銀行辦法大綱六條，及中國銀行實行開辦辦法大綱三條。一九一二年（民國元年）一月二十四日，財政部批示謂：「……奉大總統諭：新政府既已成立，凡商民已得舊政府正當之權利，自宜分別准予繼續。所謂……各節，大致尚屬妥協，着即准行。至中央銀行，約法及辦事招股等項細章，應由監督會同該股東會代表商訂，呈請本部核准，分別送交參議院議決，由大總統批准後，再行飭知遵照。」一面委任吳達銓及薛仙舟爲正副監督，上海中國銀行，即於二月五日草創成立。但當時銀行制度，尚未確定，監督一職，又無所根據而產生，加以界限不清，處理未當，結果大清銀行的債權債務無從清理；而中國銀行營業又無從進行，於是財政當局，又另設國家銀行籌備處，不久又由財部合併，即以中國銀行爲主體，附設籌備處，以主持行務；歸併清理處，以了從前的糾葛，俟清理完竣，再將名稱消滅。這是一九一二年（民國元年）中國銀行內部的情形。

一九一三年（民國二年）四月十五日，中國銀行則例公布共三十條。然當改組時代既無實在資本以資週轉，當局又意見紛歧，莫衷一是。即以股本而言，有主張完全招集商股，有擬先由政府墊款開辦。至於資金究何所恃，有主張撥三千元公債，以充基金，有定先撥七百五十萬元現款，從事開業。所以在則例未頒

布以前，其事權的紛擾，可想而知。到熊內閣時代，湯明水任該行總裁，這時候政府鑑於各省金融秩序的混亂，亦感到國家不可沒有一個强有力的中央銀行，以資調劑金融，藉收回各省濫發紙幣，及實行全國金庫統一的計劃，故對於該行進行之扶助，不遺餘力，以前大清銀行原有的各分行號，均次第舉辦，其他商業繁盛地方重要區域，亦均陸續推廣。政府又委託代理國庫，經收關稅；兌換券亦漸得人民的信用，發行額亦逐漸增加。所以草創時代的中國銀行，湯明水的功勞是不能沒殺的。一九一四年（民國三年）財政部呈請將中國銀行改由部轄，以薩福懋為總裁，即將內部改組。第二年，李士偉任總裁，添派趙椿年為會辦。李氏到任不久，即請修改則例，並請增加資金，召集商股；同時擔任公股籌設民國實業銀行，及兼辦貨幣交換所的計劃，可惜袁氏帝制發生，政局變動，不能有充份的時間使計劃完成。一九一六年（民國五年）停止兌現令下，該行全體大受影響，京行牽累尤甚，但未停兌各行，猶能堅樹信用，營業不曾減色。一九一七年（民國六年）梁任公為財政總長，王克敏為中行總裁，滬行副經理張嘉璈升任為副總裁，張氏對於中國銀行的改革，久有具體的計劃，因於是年十一月呈請財政部修正則例，當由財政部轉呈大總統，請縮小股額，確定股本，並請將總裁一職，由董事中選舉，政府任命，不得任意更換。二十一日，該項修正則例奉命公布。十二月十七日，該行第一次股東大會將章程通過，董監事亦依法產生，於是中國銀行的基礎大定。一九一九年（民國八年）四月，安福派議員欲破壞一九一七年（民國六年）的修正案，推翻董事會及總裁副總裁，提出恢復中行舊有則例，經當時新國會通過，於是京鈔跌價，北京經濟社會頓成恐慌，全國商會及中行股東

均發電力爭，一般輿論又大肆抨擊，嗣由大總統聲明，風潮始得平息。一九二一年（民國十年）該行又增收商股而官股亦次第改為商股。是年冬上海發生信交風潮，該行影響所及，遂釀成京津擠兌風潮，歷一月之久始告平息。一九二七年（民國十六年）北伐軍抵定江浙後，該行總管理處應時之需要，亦於次年遷來上海及中央銀行條例公布，該行條例亦由財政部改訂，規定資本總額二千五百萬元，內官股五百萬元。於是一變其原有的性質，而成為國際匯兌銀行，經政府特許，有下列四項特權：(一)代理政府發行海外公債及經理還本付息事宜；(二)經理政府在國外之各項公款並收付事宜；(三)發展及扶助海外貿易事項；(四)代理一部份之國庫事宜。並經財政部之特准，得發行兌換券。

一九三五年（民國二十四年）三月，財政部增加該行官股本二千五百萬元，合以前資本共為五千萬元，同時修正條例。該行即於三十日開股東總會通過條例。原有總經理張嘉璈呈請辭職，當即推舉宋漢章繼任，董事長一席，則由財政部派定宋子文充任。現該行內部除原有設立的國外信託部以外，又呈准財政部增設儲蓄部，會計獨立，業務較前更為擴張。此外如總管理處附設的經濟研究室，因主持得人，出版月刊年鑑等，亦殊多貢獻。

資本

事業的經營，資本是唯一的要素，銀行營業，雖以信用為前提，無關資本的多少，然信用與資本，實有連帶的關係，資本大信用鞏固，資本小信用薄弱。中國銀行在成立時，實為當時的中央銀行，及一九二八年（

民國十七年）國民政府公佈該行條例，始一變原有性質而成爲國際匯兌銀行，故其歷年資本情形，實有說明的必要。

當一九一二年（民國元年）中國銀行成立時，對於資本問題，始終未曾論及，到七月二十二日，始由監督吳達銓函致財部，聲明在則例未經衆議院通過以前，中行資本由政府暫墊七百五十萬元，先行開辦，但實際上財政部至一九一二年（民國元年）底，僅交到二百六十六萬餘元。次年四月十五日該行則例公布，定爲股份有限公司，資本總額定爲六千萬元，計分六十萬股，每股一百元，政府先行認墊三十萬股，餘數由人民認購，認購總額超過三十萬股時，得由政府酌量情形，將認墊股份，分期宣布售與人民。又定由政府先交所認股份三分之一，即一千萬元以上，得開始營業。然至是年年終，前後共祇收官股二百九十三萬餘元。一九一四年（民國三年）六月一日，總裁湯叡函財部謂：該行自開辦以來，奉撥資本，不過法定額二十分之一，擬請再行撥給六釐公債券一千萬元，照七折計算，作爲七百萬元，併計前次奉撥之數，湊足一千萬元，爲部撥資本，俟將來資本撥到時，再將此項債票繳還，當由財部於七月間照撥。合之一九一三年（民國二年）資本數，按照一千萬元原額，尙短六萬餘元，即以應付官股股利補足。一九一五年（民國四年）九月，總裁李士偉發布招募商股章程，開招商股一千萬元，並請財部續撥官股一千萬元，適値帝制風潮發生，金融停滯，以致招股不能足額。故至是年年終，共招得商股二、三一二、五〇〇元；至政府應續撥官股一千萬元，本擬由清理官產項下，陸續撥交，嗣以政局變遷，未能照計劃實行，雖由大清銀行清理處移交京

滬各行屋基生財等合價一百二十八萬一千元，但一面仍抽還公債之一部。一九一六年（民國五年）商股續繳十九萬七千三百元。一九一七年（民國六年）亦有陸續認股者，故截至是年九月底，前後共收有商股三百六十餘萬元，是與則例規定相差甚遠。是年十一月，該行呈請修正則例，縮小股額，以利進行。因改則例第二條為先招一千萬元，計十萬股，政府得酌量認購，以資提倡。其官股五百萬元，除實繳過三百萬元，合房屋生財抵價之數一百二十八萬一千元以外，所差七十一萬九千元於是年年底撥足；至於商股所差之一百三十餘萬元，因收股時准以中交鈔繳納，認股者極為踴躍，結果遂致逾額二百二十七萬九千八百元，計實收共為一二、二七九、八〇〇元，內商股共七、二七九、八〇〇元。此後自一九一八年（民國七年）至一九二〇年（民國九年），實收資本均為一二、二七九、八〇〇元。一九二一年（民國十年）開招商股，計增加七百九十餘萬元；一九二二年（民國十一年）又增加一百四十餘萬元。一九二八年（民國十七年）十一月，中央銀行成立，該行條例事先由國民政府於十月二十六日公布，將股本總額改為二千五百萬元，分二十五萬股，每股國幣一百元，除由政府認購五百萬元外，其餘由人民認購。是年實收資本亦由一千九百餘萬元增至二千四百餘萬元。一九三五年（民國二十四年）三月，財政部鑑於金融枯竭，市面周轉維艱，特於二十八日以滬錢字第十三號訓令該行，增加官股二千五百萬元，以民國二十四年金融公債如數撥充，故該行最近實收資本合之原有之二千五百萬元，已收足五千萬元，如與一九一二年（民國元年）草創時實收資本相較，誠不可以道里計。茲將該行成立以來資本總額及實收資本比較

表列左，以見該行資力增厚之情形。

中國銀行歷年資本總額及實收資本比較表（單位元）

年別	資本總額	實收資本
1912	7,500,000	2,663,339
1913	7,500,000	2,930,582
1914	60,000,000	10,000,000
1915	60,000,000	12,366,355
1916	60,000,000	12,366,285
1917	60,000,000	12,279,800
1918	60,000,000	12,279,800
1919	60,000,000	12,279,800
1920	60,000,000	12,279,800
1921	60,000,000	18,278,600
1922	60,000,000	19,760,100
1923	60,000,000	19,760,200
1924	60,000,000	19,760,200
1925	60,000,000	19,760,200
1926	60,000,000	19,760,200
1927	60,000,000	19,760,200
1928	25,000,000	24,710,200
1929	25,000,000	24,710,200
1930	25,000,000	24,710,500
1931	25,000,000	24,711,700
1932	25,000,000	24,711,700
1933	25,000,000	24,712,200
1934	25,000,000	25,000,000
1935	50,000,000	50,000,000

營業

中國銀行在一九一二年（民國元年）成立的時候，雖然沒有正式明定它是中國的國家銀行，但實際上誰都承認它是含有國家銀行性質的銀行。所以到第二年該行條例公布，除規定營業種類有下列七項以外，（一）國庫證券商業確實期票及匯票之貼現或買入；（二）辦理匯兌及發行期票；（三）買賣生金生銀及各國貨幣；（四）經收各種存款，並代人保存證券票據，及其他一切貴重物件；（五）代素有交易之銀行

公司商號及個人收取各種票據之款項，(六)以金銀貨及生金銀作抵押為借款；(七)以各公債證書或政府發行證券或政府保證之各種證券作抵押為定期或活期借款。其餘又有(一)得買賣公債證書，但須經財政總長核准；(二)得發行兌換券，但須遵守兌換券則例；(三)得受政府之委託，經理國庫及募集或償還公債事務；及(四)有代國家發行國幣之責四項特權。以後，該行條例於一九一七年（民國六年）第二次修正，對於七項營業是不曾改變，但第四項特權却已經刪去。到一九二八年（民國十七年）該行條例經國民政府重行改訂，正式明定為國民政府特許的國際匯兌銀行，於是該行營業範圍，亦與前稍異。照條例的規定，該行受政府的委託，得辦理下列各項事務：(一)代理政府發行海外公債及經理還本付息事宜；(二)經理政府存在國外之各項公款並收付事宜；(三)發展及扶助海外貿易事項；(四)代理一部份之國庫事宜。又經財政部的特准，得發行兌換券，但須遵照兌換券條例辦理。至於營業種類，則有下列八項：(一)國內外匯兌及貨物押匯；(二)商業確實期票及匯票之貼現或買入；(三)買賣生金銀及各國貨幣；(四)經收各種存款並代人保存證券票據及其他一切貴重物品；(五)代素有交易之銀行公司商號及個人收取各種票據之款項；(六)有確實擔保品為抵押之放款；(七)受政府委託募集或經理內債事務；(八)酌量營業情形得買賣公債證券。最近自財政部增加該行官股以後，該行又呈部設立儲蓄部，撥資金五百萬元，於六月一日起正式經營儲蓄事務。故該行營業範圍，較前益形擴張。

至該行歷年營業概況，可於下列兩表中見之：第一表自一九一二年（民國元年）起至一九一七年

（民國六年）止，第二表自一九一八年（民國七年）起至一九三四年（民國二十三年）止。該兩表本可合併爲一，因一九一八年（民國七年）以前，各項科目，極難統一，且又有銀兩銀元之別，故根據徐滄水氏在銀行週報中刊載之統計加以改編。第二表則根據該行歷年業務報告編製而成。

中國銀行資產負債表一（1912——1917）

資產類 年別	庫存現金	定期放款	貼現放款	活期放款	有價證券	兌換券準備金	營業用房產器具	其他共總計
1912	1,937,467	900,667	——	——	——	1,113,226	3,568	7,071,023
1913	1,888,262	6,419,043	——	——	53,921	6,020,995	18,619	27,143,740
1914	10,970,391	12,389,947	1,079,796	36,498,052	7,139,218	16,398,178	1,805,635	86,281,220
1915	20,258,656	29,498,674	4,076,164	53,371,878	11,854,673	38,449,228	2,718,643	160,527,919
1916	15,108,323	23,917,149	2,512,882	75,460,641	10,096,559	46,437,234	3,769,110	177,211,891
1917	18,347,075	28,860,023	3,035,746	107,606.973	4,093,433	72,984,307	2,410,892	238,767,054

負債類 年別	實收資本	公積金	定期存款	活期存款	發行兌換券	本年純益	其他共總計
1912	2,663,339	——	209,116	1,812,247	1,061,636	125,432	7,071,023
1913	2,930,582	11,531	7,060,884	4,246,641	6,020,995	300,016	27,143,740
1914	10,000,000	113,068	8,909,379	49,482,306	16,398,178	1,368,719	86,281,220
1915	12,366,285	818,068	18,386,821	86,973,218	38,449,228	3,534,227	160,527,919
1916	12,279,880	1,892,564	10,362,856	103,213,488	46,437,234	2,939,461	177,211,891
1917	12,279,880	2,714,948	20,320,360	128,394,605	72,984,307	2,073,032	238,767,054

中國銀行資產負債表二（1918——1934）

	年別	庫存現金	活期放款	定期放款	有價證券	兌換券準備金	保證	營業用房產器具	本年純損	總計
資產類	1918	14,557,980	110,079,813	33,352,248	10,487,658	52,170,299	——	3,855,169	——	224,503,167
	1919	8,980,876	142,909,421	41,142,672	10,632,517	61,680,088	——	4,365,398	——	269,710,972
	1920	15,615,492	132,125,160	46,304,104	20,967,000	66,884,104	——	4,479,847	——	286,375,707
	1921	7,668,075	118,856,177	53,441,942	22,882,951	62,493,341	——	5,455,303	——	270,797,789
	1922	6,326,340	127,329,947	56,420,270	25,977,625	77,766,030	——	5,223,804	——	299,026,016
	1923	9,717,447	128,352,319	51,742,927	17,004,454	80,986,712	——	5,486,440	——	293,289,299
	1924	11,521,376	146,583,845	55,224,204	15,147,649	89,978,582	——	6,133,739	——	324,589,395
	1925	11,480,772	190,652,885	75,876,048	11,836,740	127,091,462	——	6,929,779	——	423,867,686
	1926	28,454,328	236,132,110	75,212,587	21,459,767	137,421,345	——	7,135,025	——	505,815,162
	1927	17,141,647	231,079,207	81,570,420	29,971,767	159,001,102	——	7,127,888	1,568,412	527,460,443
	1928	22,741,567	265,422,528	93,759,650	32,600,359	172,304,027	——	7,033,861	760,667	594,622,659
	1929	20,849,639	313,653,708	96,453,425	33,210,590	197,728,287	——	8,021,518	——	669,917,167
	1930	22,961,482	362,533,537	110,350,044	65,085,114	203,847,444	——	8,304,497	——	773,082,118
	1931	36,248,358	306,120,253	223,242,158	72,024,498	191,749,139	8,239,784	8,585,898	——	846,210,088
	1932	118,206,102	180,066,273	223,473,870	64,544,446	184,426,936	26,124,950	8,150,459	——	804,993,036
	1933	192,659,981	235,267,893	225,544,033	32,018,846	183,726,997	40,212,442	899,200	——	910,329,392
	1934	147,916,493	322,875,188	227,764,740	25,364,331	204,713,465	45,747,708	1,268,435	——	975,650,360

負債類

年別	實收資本	公積金及盈餘滾存	活期存款	定期存款	匯款	發行兌換券	保付	本年純益	總計
1918	12,279,800	5,338,486	122,540,400	28,384,171	—	52,170,299	—	3,790,011	224,503.167
1919	12,279,800	7,796,023	145,796,145	35,663,715	3,038,868	61,680,088	—	3,456,333	269,710,972
1920	12,279,800	8,607,678	149,265,709	40,986,588	4,145,707	66,884,104	—	4,206,121	286,375,707
1921	18,278,600	10,213,615	136,312,588	30,887,398	3,063,045	62,493,341	—	549,202	270,797,789
1922	19,760,100	9,684,345	155,454,969	31,524,829	3,477 126	77,766,030	—	1,358,617	299,026,016
1923	19,760,200	9,721,338	143,167,777	34,882,285	3,260,702	80,986,712	—	1,510,285	293,289.299
1924	19,760,200	9,864,398	162,120,121	37,823,416	3,759,081	89,978,582	—	1,283,597	324,589,395
1925	19,760,200	7,388,636	215,801,752	43,916,315	8,562,244	127,091,462	—	1,347,077	423,867.686
1926	19,760,200	7,353,999	277,204,759	51,276,252	11,342,568	137,421,345	—	1,456,039	505,815,162
1927	19,760,200	7,428,324	281,192,814	49,304,135	10,773,868	159,001,102	—	—	527.460,443
1928	24,710,200	5,071,504	335,257,456	52,431,332	4,848,140	172,304,027	—	—	594,622,659
1929	24,710,200	2,277,817	382,785,585	55,311,006	5,141,858	197,728,287	—	1,962,414	669,917,167
1930	24,710,500	2,510,517	465,731,258	69,721,896	4,511,017	203,847,444	—	2,049,486	773,082,118
1931	24,711,700	2,830,268	433,921,905	174,242,664	8,677,200	191,749,139	8,239,784	1,837,428	846,210,088
1932	24,711,700	2,937,877	322,564,931	234,632,047	7,746,645	184,426,936	26,124,950	1,847,950	804,993,036
1933	24,712,200	3,056,007	437,506,995	211,200,849	7,989,927	183,726,997	40,212,442	1,923,975	910,329,392
1934	25,000,000	3,250,128	433,497,322	251,884,334	9,624,086	204,713,465	45,747,708	1,933,317	975,650,360

（二十四年七月寫）

交通銀行概況

歷史

交通銀行，是前清郵傳部奏請設立的銀行。當一九〇七年（清光緒三十三年）郵傳部奏請設：「……本部所管輪路郵電四政，總以振興實業挽回利權爲宗旨，即如借款所辦各路存放款項，向由分儲，各立界限，此盈彼絀，不能互相挹注；且由歐匯華，由華匯歐，又不能自爲匯劃，而傍虧之折耗，猶其顯者也。京外各商埠銀行，合羣競進，度支部雖設銀行，勢力尚難悉敵，自應聯合官商，廣設銀行，以爲中央之助……近據各埠股實華商，迭請規仿日本興業銀行，集資設立，以期利不外溢，核其辦法，尚合機宜，擬由郵部附入股本，設一銀行，官商合辦，股本銀五百萬兩，招募商股六成，先由部認股四成，以應開辦之用，名曰交通銀行。將輪路郵電各局存款，改由該行經理，就本部各項散款，合而統計，以握其經劃之權……將來擴充郵政，凡郵便滙兌，郵便儲金，實爲本部專責，及聯絡海外華僑遞信匯兌諸事，調度較靈，愈足以堅人信。故輪路電郵四者互爲交通，而必資銀行爲之樞紐，即中央銀行劃一幣制，得鐵路、車站、電報、郵政各局所，爲之經理匯兌儲金，使國幣推行內地，而鄉曲沿用生銀之習，亦可漸次改良，是輪路郵電，實受交通利便之益，而交通利便，實不僅輪路電郵實受其益已也。謹就各國普通商業銀行章程，擇其合於本國程度者，酌擬三十八條，呈候訓示。」十二月八日（十一月初四日），奏請的章程批准施行。交通銀行就在第二年正式成立，總行設於北京，同時設分行於上海、天津、漢口、廈門、鎮江、廣州六處。開業以後，郵傳部因爲有官股的關係，凡該部所屬的款項及

匯兌等事完全由該行經理，並且有發行鈔票的特權，所以營業尚稱發達。辛亥革命事起，金融阻塞，該行極受困難。到一九一四年（民國三年）四月七日，交通銀行則例公布，除原定經理路電郵航四政款項以外，並得分理國庫，和掌管特別會計之國庫金，而發行兌換券，仍由國家特許，交通銀行在這時候幾踏進平坦的路途。以後，交通銀行當局，因為接近政權的關係，利用此時機，竭力推廣，所以在一九一五年（民國四年）起，業務有蒸蒸日上的趨勢，可惜一方面因為墊借政費太鉅，終於在一九一六年（民國五年）釀成了一次空前的停兌風潮。不久袁世凱帝制失敗，交通銀行的內部簡直混亂得不可收拾；上海分行自從一九一六年（民國五年）五月十三日遵命停兌以後，紙幣始終未曾開兌，直到第二年二月向日本興業、朝鮮、台灣三銀行借款成立，纔將上海和各地的分支行陸續復業；同時交行原有舊勢力，亦為新勢力所驅除。一九一八年（民國七年）到一九一九年（民國八年），交通銀行始終沒有新的發展，關於內部設施之值得敍述的，就是改革會計組織，採用新式帳簿。一九二二年（民國十一年）該行又設立分區發行總分庫，專管發行事務，而發行獨立準備公開，亦就在這時起始。一九二八年（民國十七年）十一月，中央銀行成立，該行條例亦於是月十六日由國民政府公布，改組為發展全國實業銀行。北京總行，就在這時候遷到上海；一面依照條例改定業務，變更組織；推定錢新之、盧鑑泉、胡孟嘉、王子崧、陳光甫、李馥蓀、周作民、談丹崖、楊蔭森、陳贏生、張公權、李茀侯十二人為董事，梁定薊、葉崇勛、賈果百、于志昂四人為監察人；由財部令派顧詒穀、徐寄廎、唐壽民三人為官股董事，許修直為常駐監察人；復由董事互推錢新之、盧鑑泉、胡孟嘉、顧詒穀、李

茀侯五人爲常務董事，又由常務董事互選胡孟嘉爲總經理；董事長，則由財部派定盧鑑泉充任。一九三〇年（民國十九年）該行又呈部核准添設儲蓄及信託部，營業獨立，會計公開，於是交通銀行不但基礎穩固，業務也日漸擴張了。

組織

交通銀行的組織，照一九〇七年（清光緒三十三年）奏定的章程，設董事四人，監事二人，均由股東中公舉；但當時最大的股東是郵傳部，所以最高行政機關，也就是郵傳部堂官。董事監事以下，採用總管理處制度，設總行於北京，置總理、協理、幫理各一人，總協理由郵傳部選派，專管總分行事務，幫理則由部令派管理鐵路人員充任。總協幫理之外，又由部派總稽查一員，隨時赴各分行專司稽查。一九一四年（民國三年）三月，交通銀行呈請修改的則例公布，內部組織，稍有變動。據則例的規定，設董事五人以上十一人以下，由股東總會就二百股以上的股東中選出，呈報財政交通兩部存案，任期四年，期滿得連選連任。設總理一人，就四百股以上的股東中選出；協理一人，就三百股以上的股東中選出，任期五年。期滿得連選連任；幫理一人，由交通部委派路政局局長充任。一九二八年（民國十七年）十月，中央銀行條例頒行，交通銀行的條例，亦於是年十一月由財政部改訂，規定設董事十五人，監察五人，由財政部指派董事三人，監察一人，其餘董事十二人及監察四人，由股東總會商股股東在一百股以上的商股股東中選任；董事任期四年，監察人任期三年，期滿部派董事監察人得連派連任，商股董事監察人亦得連舉連任。董事之中又設常務董

事五人，由常務董事互選，設總經理一人，由常務董事互選，設董事長一人，由財政部於常務董事中指派。交通銀行這時候的組織是如此。一九三五年（民國二十四年）四月，交通銀行因增加官股一千萬元，舊有條例，即加以修正，而內部組織，如董監事的名額，及總經理的產生，亦和以前略有不同。據條例第十三條的規定：「交通銀行設董事二十一人，監察人七人，由財政部指派董事九人，監察三人，其餘董事十二人，監察四人由股東總會商股股東在百股以上之商股股東中選任之。董事任期四年，監察人任期三年，期滿均得連任。」又第十四條的規定：「交通銀行設常務董事七人，由董事互選之，並由財政部於常務董事中指派一人為董事長。交通銀行設總經理一人，由董事長商同常務董事，於董事中選定，提經董事會同意聘任，呈報財政部核准備案。」

資本

交通銀行在前清開辦的時候，定資本庫平銀五百萬兩，分五萬股，每股一百兩，由郵傳部籌款認購二萬股，計二百萬兩，其餘三萬股，由官紳商民人等認購；但當時商股卻不曾招足。一九一四年（民國三年），則例頒定以後，股本總額改為庫平足銀一千萬兩，分十萬股，每股仍一百兩，除由前郵傳部附入的四萬股為固定資本外，其餘六萬股由商民認購。一九一九年（民國八年）將銀兩股本折改為國幣七百五十萬元。一九二二年（民國十一年）二月五日，交通銀行臨時股東總會議決又改訂股本總額為二千萬元，分為二十萬股，每股一百元，然當時股本總額雖大，而實際上已繳的資本尚不到股本總額的半數。一九二八

年（民國十七年）交通銀行則例更改資本總額，亦於是時起改爲一千萬元，分爲十萬股，除由政府先後認購二萬股以外其餘由人民承購，然五年以來，仍未足額。最近政府爲救濟金融，增厚該行實力，特於一九三五年（民國二十四年）三月增加官股一千萬元，規定資本總額國幣二千萬元，分爲二十萬股，每股一百元，官股十二萬股，商股八萬股，均一次繳足。交通銀行此後資力的充實，也可想而知了。

業務

交通銀行的業務，照前淸奏定的章程分析，特別營業共有三項，即（一）京漢贖路時，凡存款、匯款、消息、磅價、預買佛郎等事，均由該行總司。（二）贖路債票股票，俟章程奏定後，由該行經理收發。（三）郵傳部管理之輪路郵電各局所的存儲匯兌揭借等事，均由該行任之。至於普通業務，照該行章程第十四條的規定，凡商業銀行經營的事務，一律辦理。一九一四年（民國三年）交通銀行則例公布，關於營業總類，有下列七項的規定：（一）國內外匯兌及跟單押匯；（二）各種存款及儲蓄；（三）各種放款；（四）國庫證劵及商業妥實期票之貼現；（五）兌換外國貨幣及買賣生金生銀；（六）經收各種票據及保管貴重物件；（七）其他匯業銀行及實業銀行應有之營業。此後交通銀行條例曾修改兩次，關於業務範圍，屢有擴充。茲將該行最近十四年來資產負債表列後，以見其歷年業務的進展：

交通銀行歷年資產負債表（一九二一年——一九三四年）

	年份	庫存現金	各項放款	有價證券	兌換券準備金	營業用房產器具	本年純損	總計
資	1921	16,279,033	96,699,298	11,649,960	30,143,233	2,160,664	587,268	157,519,456
	1922	13,917,818	92,737,297	9,504,900	32,523,840	2,032,055	897,658	151,613,598
	1923	15,736,363	96,594,394	11,162,672	38,517,613	2,281,895	—	164,292,937
	1924	18,562,206	108,491,926	13,147,866	41,613,418	2,154,867	—	183,970,283
	1925	24,082,547	111,588,509	11,633,110	48,337,133	2,203,715	—	197,845,014
	1926	28,303,202	124,239,635	11,939,639	57,136,466	2,209,081	—	223,828,023
產	1927	24,099,840	135,744,766	11,665,317	65,096,889	2,339,715	—	238,887,027
	1928	7,797,466	148,125,040	8,561,704	68,026,714	2,884,416	—	235,394,740
	1929	6,164,085	159,395,136	8,602,075	69,221,512	2,829,630	—	247,212,338
	1930	9,494,907	162,983,479	13,260,061	82,893,785	5,747,789	—	274,380,021
	1931	10,180,221	169,319,204	19,499,905	81,098,080	6,237,132	—	286,334,542
	1932	51,687,941	147,069,425	22,596,704	94,500,925	5,930,115	—	321,785,110
	1933	72,231,901	158,878,941	26,161,615	93,004,611	6,135,036	—	356,402,104
類	1934	69,026,805	198,394,612	23,371,747	112,512,472	6,911,711	—	410,217,347

	年份	實收資本	公積金及盈餘滾存	各項存款	匯款	發行兌換券	本年純益	總計
負債類	1921	7,500,000	3,912,523	115,963,700	—	30,143,233	—	157,519,456
	1922	7,578,950	—	111,510.808	—	32,523,840	—	151,613,598
	1923	7,691,225	—	117,554,653	—	38,517,613	529,446	164,292,937
	1924	7,711,350	67,272	134,018,975	—	41,613,418	559,268	183,970,283
	1925	7,713,300	5,157,119	135,270,282	769,632	48,337,133	597,548	197,845,014
	1926	7,713,625	5,689,660	149,797,622	2,873,323	57,136,466	617,327	223,828,023
	1927	7,714,600	5,985,972	158,311,269	1,229,458	65,096,889	548,839	238,887,027
	1928	8,715,150	5,638,261	150,914,448	1,493,072	68,026,114	577,695	235,394,740
	1929	8,715,225	6,285,138	160,543,513	1,795,613	69,221,512	651,337	247,212,338
	1930	8,715,525	6,429,448	173,631,561	1,990,838	82,893,785	718,864	274,380,021
	1931	8,715,575	6,625,462	187,785,631	1,339,991	81,098,080	769,803	286,334,542
	1932	8,715,600	6,870,371	209,812,732	1,484,675	94,500,925	400,807	321,785,110
	1933	8,715,600	6,855,936	245,097,233	1,828,284	93,004,611	900,390	356,402,104
	1934	8,715,650	7,233,390	278,711,134	2,137,514	112,512,172	907,187	410,217,247

（二十四年七月寫）

上海第一家內國銀行

前言　時候正是三十六年前的一個初夏，外灘路廣東路朝北的路傍，歇着的轎子比平時特別多，九點鐘的模樣，路傍屋頂上的旗桿，飄起了一張新製的旗幟，接着「中國通商銀行」六個字，很明晰的閃耀在人們的眼前，這就是上海第一家內國銀行開幕。但是事兒並不這樣簡單，須要從頭說起：

一本奏章　光緒二十二年，政府陸續向各國借的外債已經不在少數，全國的人民誰都感到外人經濟的壓迫是受不了，知道「非振興實業不足以圖存」但是實業怎樣振興呢？就有一位太常盛宣懷主張，要振興實業，非將以前那些資本薄弱範圍狹小的金融機關——錢莊、票號、銀號，改革一下不可。於是就擬定奏章，向朝庭請示，說爲通商興利起見，想仿外國銀行的辦法，設立銀行，以挽回利權。這一年十月初八日上諭下來了，算是允許了他的請求。

二十二條章程　上諭下來以後，接着就在上海設立籌備處，由楊文駿、葉成忠、張振勳、嚴信厚、劉學詢、施則敬、陳猷、嚴瀠、楊廷杲、朱佩珍這十位指定的總董先生，在二十三年正月，公議了二十二條章程。其實這幾十條章程除了特有的以外，幾乎完全是抄匯豐銀行的。如雇用美得倫（A. M. Maitland）做洋大班，陳笙郊做華買辦……完全和外國銀行相同。最滑稽因爲想管事人免除官場的習氣，連匯豐銀行業務的發展，都引證在二十二條章程裏面。

三項特權　中國通商銀行因爲是盛太常提議倡辦的，所以當時朝廷是特別優待，給予三項特權：第

一項是撥存官款。當時由戶部撥存官款一百萬兩，議定週息五釐，第一年到第五年祇付利息，第六年起開始還本，平均每年還二十萬兩，五年還清。第二項是發行紙幣和鑄造銀錢。第三項是經理國家證劵。所以照上面三點看來，通商銀行名義上雖說是商辦的私立銀行，但是它的權力簡直和國家銀行沒有分別。好在以後三項特權祇實現了一項半，代理國家發行證劵和鑄銀錢都沒有實行，並且撥存的官款，也在光緒三十三年完全還清了。

四月二十六日　在招集股本延聘大班這些事都將要完成的當兒，朝廷覺得這種能夠挽回利權的正式金融機關，怎麼還不誕生，就由戶部來一個電報催促開辦。於是上海的幾位董事先生急忙翻曆本，細細地、恭敬地選定了一個吉日——光緒二十三年四月二十六日，將中國通商銀行開了幕。而上海——或者可以說中國——從這一日起，開始有了銀行的設立。

五百萬兩資本　因爲那時候上海的許多外國銀行資本都很雄厚，所以通商銀行的資本亦不得不定五百萬兩這個較巨的數目。（現在的銀行，二十萬元已經可以開設了。）分作五萬股，每股一百兩，先收一半。當時由盛宣懷認招一百萬兩，楊文駿等各總董認招一百萬兩，其餘的五十萬兩由各地商民投資。

六所分支行　民國以前，通商銀行在天津和漢口，曾設立過兩所分行，但是時運不通，在庚子和辛亥兩次風波裏都收束了。據最近的調查，它一起有六所分支行，在本埠的有南市分行，虹口分行，和愛多亞路支行；在外埠的，有南京分行，寧波分行，和漢口分行；此外，還有一所辦事處設在定海。

七位重要職員　通商銀行的董事長是傅筱庵，常務董事是徐聖禪、孫衡甫、謝光甫、和朱子奎，事務局理事是厲樹雄，業務局理事是俞佐庭。這樣湊巧是七位最重要的職員。

八個英文字母　說起八個英文字母，却也是通商銀行歷史上重要的一頁。當辛亥革命成功以後，一般國家設立的銀行——大清、交通都在改組清理，通商銀行因爲以前有撥存官款的事實，爲了避免外界誤會起見，特地在報上登了一條廣告聲明：「……開辦時商部尚未設立，雖經奏明，而股本全係商資，並無絲毫官款，亦向不歸各部管轄，純乎商業性質。……」誰知不作聲尤可，一登報却引起了一部份人們的懷疑說：如果完全商辦，怎麼英文名稱上有八個英文字母「Imperial」呢？於是在民國元年三月，特地開了一個董事會議，決將「Imperial」，改爲「Commercial」。

九月來的發行額　通商銀行在開辦的時候，即發行鈔票，分爲銀元票和銀兩票兩種。自從廢兩改元以後，銀兩票已經開始收回，所以現在發行的大都是銀元票。下面是它最近九個月以來的發行額，我們可以知道，除了去年十一月的發行額稍減以外，其餘都是增加的。

檢查年月	發行數額（單位元）
民國二十二年五月	一〇、七二五、三〇〇
六月	一〇、八七〇、三〇〇
七月	一〇、九三六、九〇〇

八月	一一、一〇二、八〇〇
九月	一一、一七七、九〇〇
十月	一一、七二九、一〇〇
十一月	一一、六一八、六一〇
十二月	一四、八一三、六〇〇
二十三年一月	一五、三四三、三〇〇

（註）上項文字包括銀兩券以七一五折合

十一年來的存放款　如果將通商銀行近十一年來的各項存款放款的數額來看，我們就知道這一家老大的銀行還是「老當益壯」地前進着，它並不因年已古稀而頹喪。不信嗎？看一看左邊的數字。

年份	各項存款（單位千元）	各項放款（單位千元）
民國十年	七、一四六	一〇、〇六四
十一年	五、一八四	八、三五九
十二年	四、九九七	七、八四七
十三年	六、三九七	八、七六二
十四年	七、六八九	八、八九五

十五年	七、八六九	一〇、一三九
十六年	七、九五七	九、二六七
十七年	六、〇三二	九、四五九
十八年	六、八八三	九、一九二
十九年	一四、〇四八	一四、八六一
二十年	二三、三四四	二〇、八九六

後語　通商銀行從成立到現在，已快到三十六個年頭了，雖然它沒有擺起「老前輩」的架子，仍然挺着胸部和一般後起者相爭逐，但是我們希望它以後更加努力：分支行由本埠而外埠，由外埠而全世界；存款放款亦由千萬而萬萬萬，這樣才符合「通商興利」「挽回利權」這幾句話呢！（二十三年三月寫）

外灘的外國銀行講話

英商銀行

上海現存的英商銀行共有六家，而五家卻是設立在外灘的，這果然事兒有點湊巧，但也足能證明黃浦灘路英國人的勢力是怎樣。

外灘英商銀行的業務，以匯豐爲最大，但是資格卻是有利銀行最老，麥加利次之；至於大英和沙遜，都是開設不久的。現在將各行的歷史敘述如下：

匯豐銀行　匯豐銀行，(Hongkong and Shanghai Banking Corporation)原名香港上海銀行有限公司，總行設於香港，創設於一八六四年（清同治三年）。係英國的怡和、仁記、美國的旗昌等洋行和德國波斯等商人所發起。開設的時候，華商亦有股份加入，所以它的性質原採國際合作，後來華商的股份陸續出讓，而美、德等商人亦因利害衝突，分道揚鑣，所有股份，依次歸於英商，結果大權遂爲英人所獨佔。上海分行，在一八六五（清同治四年）開辦，最初行址在現在的南京路匯中飯店，隔了十年以後纔搬到外灘的。該行資本總額，原來定爲港洋五百萬元，分爲四萬股，每股一百二十五元。以後屢次增加，資本總額改爲五千萬元，分爲四十萬股，到現在實收資本已經二千萬港洋。它經營的目的，在期英國東方貿易的振興，故以匯兌及存放款項爲主要業務；其餘如我國賠款金的輸送，鐵路借款的收付，以及關稅鹽稅的存放，都是該行特有的經營。

有利銀行　有利銀行，(Mercantile Bank of India, Ltd.) 原名 Chartered Mercantile Bank of India London and China，是英國海外銀行之一。總行設在倫敦，上海爲分行，在一八五四年（清咸豐四年）已經開辦。一八九二年（清光緒十八年）變更組織，照公司條例登記，就改爲如今的名稱。後來因爲倫敦總行議定裁減計劃，縮小營業範圍，將上海的分行改爲代理處，附設在怡和洋行裏面，直到一九一五年（民國四年）因爲營業發達，於是又改爲分行。該行的資本總額定爲三百萬英鎊，到最近已收足一百零五萬鎊。行址原來在外灘二十六號，現在卻已搬在外灘六號了。經理是 Thorougood, F. 買辦是席

聚星。

麥加利銀行　麥加利銀行、(Chartered Bank of India, Australia and China) 又稱喳喇銀行。係股份有限公司組織，在一八五三年（清咸豐三年）由英皇發布勅令准它設立。所以有皇家特許銀行之稱。總行設於倫敦，一八五七年（清咸豐七年）十一月，始在上海設立分行。當時第一任總理爲麥加利，所以稱爲麥加利銀行，該行在上海開設已經七十多年，是在華外國銀行的領袖。資本總額三百萬英鎊，分六十萬股，每股五鎊，已完全收足。它設立的目的，係便利英商在印度、澳洲、中國等處經商貿易，所以它的業務以存放款項及匯兌爲主，而性質亦是純粹的商業銀行。現在經理是 Murray, R. D. 買辦是王憲臣，助理買辦是王叔麟。

大英銀行　大英銀行，(P. & O. Banking Corp. Ltd.) 是大英輪船公司所組織，開辦於一九二〇年（民國九年）。總行設於倫敦，上海爲分行之一，在一九二二年（民國十一年）三月十六日開幕。預定資本爲英金五百萬鎊，分五萬股，每股十鎊，現在已收足二百五十九萬四千一百六十鎊。經理是 Moir, J. E. 買辦是徐懋棠。

沙遜銀行　沙遜銀行，(E. D. Sasson Banking Corp.) 是上海沙遜洋行所主辦。總行設於香港，上海爲分行之一，在一九三一年（民國二十年）成立。資本收足英金五十萬鎊。經理是 MacKwan, A. K. Meager, C. J. Paramor, A. L.（二十四年六月寫）

日商銀行

如果調查一下上海現存外商銀行的家數，你可以知道不論英商、美商、法商、或者其他的外商銀行，總比不過日商銀行的家數那麼多。數目多了，分佈的區域廣了，被尊為「上海華爾街」的黃浦灘路，自然也該有它們的蹤跡，現在的橫濱正金銀行和台灣銀行，就設立在黃浦灘路二十四號和十六號。

講到日商銀行在上海發展的歷史，橫濱正金和台灣兩家銀行倒都是最先成立的。台灣銀行上海分行成立，離上海光復的日期祇有六個多月；橫濱正金銀行却在一八九二年（清光緒十八年）早就分設了。現在將它們的歷史摘點緊要的寫在下面：

橫濱正金銀行　橫濱正金銀行，是上海日商銀行資格最老的一家，英文稱為 Yokohama Specie Bank, Ltd.。係股份有限公司組織，創辦在一八八〇年二月二十八日（清光緒六年正月十九日）是日本人中村道太等發起組織。總行設在橫濱；上海分行至一八九二年（清光緒十八年）纔成立。開設的時候，原不過經營國外匯兌及存放款項等業務，到中日戰爭以後，就移轉它的目標而專注意如何在我國發展金融勢力。日俄戰爭以後，又擴張它的實力於東三省，在那裏發行很多的鈔票，勢力更加膨漲。上海分行在一九〇二年十二月一日（清光緒二十八年十一月初二日）也曾發過鈔票，流通額亦很多，以後因為屢次發生排日風潮，就全部收回。該行的資本，原定為六百萬日元，分六萬股，每股一百元，後來加到一萬萬日元，到現在已如數收足，可見它資力的雄厚了。現在內部經理人員是矢吹敬一、河村二四郎、和小野長三。

台灣銀行　台灣銀行（Bank of Taiwan, Ltd.）開業在一八九九年（淸光緖二十五年。）是中日甲午戰役以後由日本官商合辦的股份有限公司。設立的目的，完全在開發台灣的富源和輔助台灣產業界以及公共事業的設施。總行設在台灣的台北；上海爲分行，成立於一九一一年四月十日（淸宣統三年三月十三日。）一九二七年（民國十六年）四月，台灣總行因爲與鈴木商行墊款關係，曾引起日本內閣與樞密院的爭執，該行爲和緩政潮起見，就通電全球分行於十九日起一律暫停營業；上海分行，亦一律照停，直到五月九日下議院通過關於墊款由日本中央銀行輔助二萬萬日元以後，才開始復業。該行資本總額是一千五百萬日元，現在已收足一千三百十二萬五千元。經理是平野藤三，副經理是岡本彌市，華買辦是周文瑞。（二十四年七月寫）

其他外商銀行

東方匯理銀行

東方匯理銀行（Banque de L'Indo-chine），爲法商開設的銀行，創辦於一八七五年（淸光緖元年，）由法國諸大銀行聯合設立。總行設於巴黎；上海爲分行之一，於一八九九年（淸光緖二十五年）分設，爲法國經營印度支那的金融機關。資本最初僅八百萬法郞，以後營業發達，資本亦逐漸增加。一八八五年（淸光緖十一年）天津條約成立，安南歸法國保護，遂設總機關於安南西貢等處，發展地域，逐漸推廣，自從中日戰爭以後，我國門戶洞開，列强競爭投資我國，以攫得鐵道礦產及其他權利時，法國卽以該行當

此任務。現該行資本已收足一萬萬二千萬法郎，各項公積金及預備金，亦有六千九百餘萬法郎。總經理是 P. Baudouin。

華比銀行

華比銀行（Banque Belge Pour L'Etranger），是比商出資設立的銀行。上海比商銀行，就是它一家。所以如果調查上海比商銀行的歷史，也就祇是調查它的歷史。華比銀行是比國人欽利波（King Leopold）發起創辦的，成立在一九〇二年（清光緒二十八年）。總行設在勃魯塞爾；上海分行在一九〇二年（清光緒二十八年）已經分設。開設時候的資本僅一百萬法郎，分一百股，由二十七人全部承購，後來因為營業發達，將資本總額增加到二萬萬法郎。它的重要營業，照章程的規定是：（一）辦理匯兌存款等事；（二）兼辦比法特別匯款，但對華貿易的目的，卻專在經營鐵路，所以我國歷次向比國借款建築鐵路，幾乎完全是它經營的。現在總經理是 Straetmans, L. 經理是 Lafontaine, J. 華買辦是胡筠秋。

和蘭銀行

和蘭銀行（Netherlands Trading Society），荷名為 Nederlandsche Handle Mastschappi，是荷蘭貿易會所發起組織的。得荷政府特許，於一八二四年（清道光四年）開設。總行設於阿姆斯特丹；上海為分行之一，在一九〇三年二月十一日（清光緒二十九年正月十四日）開幕。上海的荷商銀行，以該行分設最早。該行設立的目的，以發展南洋羣島及荷屬地產業為主，所以是南洋荷蘭殖民地的金融機關。以

後因爲上海與南洋各地交易頻繁，所以業務頗爲發達。該行資本已收足八千零零三萬荷盾，公積金已達二千餘萬荷盾，現在該行的經理是 Stokkink, A. 買辦是虞洽卿，副買辦是邱文彬。

友邦銀行

友邦銀行（Underwriters Savings Bank for the Far East, Inc.）是美商設立的銀行，爲原有友邦人壽保險公司儲蓄部所改組，係該公司以前的總經理史帶（Starr, C. V.）所創辦的，曾在美國康乃蒂克省政府立案，專營儲蓄業務。總行設於上海黃浦灘路十七號，開幕於一九三〇年（民國十九年）七月五日。資本定華幣五十萬元，已一次收足。其儲蓄存款一九三〇年（民國十九年）祇有七十四萬三千餘元，但至一九三三年（民國二十二年）已增至四百二十萬另七千餘元。現該行總經理是 Yakoomikoff N. N. 華秘書兼收支主任是張守卿。

義品銀行

義品銀行，又稱義品放款銀行（Credit Foncierd' Extreme Oreint），爲比法兩國商人合資組織。創設於一九〇七年（清光緒三十三年），總行設於勃魯塞爾，滬分行設於黃浦灘路十八號，於一九一二年（民國元年）成立。其業務以經營房地產押款爲主。據一九三二年（民國二十一年）報告，實收資本及公積金，已達八千一百六十萬法郎，故勢力極爲雄厚，現總經理爲 Molines, E。（二十四年九月寫）

閒話新希臘式的匯豐銀行大樓

當這一個標題出現在你們眼簾的時候，一部份的讀者一定會猜想這是匯豐銀行歷史以後的一點餘興，所謂告訴你們一點關於大樓建造的歷史，或者式樣等等。要是眞的那末想着那你讀完了以後一定會失望，並且在失望之餘也許還得發生感慨不信嗎？你試一試！

匯豐銀行上海分行自從在一八六五年（清同治四年）成立以後，因爲上海商業日盛，進出口交易漸繁，它業務的進展，可以說是一日千里，因此到一八七四年（清同治十三年）就感到原有在南京路現在匯中飯店地方的行屋是狹窄不堪，不敷應用。這一年，它就在黃浦灘路用六萬兩代價買了一塊地基，又耗費約七萬兩的代價，造了一所三層樓的磚屋。那時候上海離開埠祇有三十多年，別說二十二層的四行儲蓄會大樓和二十四層的百老匯大樓，上海人沒有做過那樣的夢，就是現在普通四層樓的住屋，也不曾有得，所以在黃浦灘路有那樣一所三層樓的磚屋豎着，無怪當時的人們要說「……計高三層，每層俱高大之至，其內房屋亦皆高敞廣闊，迥異尋常。房外磚柱涼台，皆雕飾壯麗，幾至陸離滿目，此誠爲浦灘上所創見也。」

後來從一八七七年（清光緖三年）起，匯豐銀行不單與上海金融界結不解之緣，就是和當時政府，因爲經理借款的關係，也發生密切的關係。所以歷年的淨利，總在一百數十萬到幾百萬元港洋以上。到一九二一年（民國十年），當時稱雄黃浦灘路的三層樓磚屋，因爲經過四十多年的風吹雨打，已經破舊不堪，於是又設計改造，好在它有的是從我們這裏盤剝到手的錢，就預備了一千萬元的錢來重造這一座大

樓。五月五日，大樓舉行奠基禮，整整造了兩年一個月零十天，到一九二三年（民國十二年）六月二十三日這一所新希臘式的大樓是正式落成了。當時曾由英使馬克來舉行落成典禮，中外的來賓，倒也到的不少。故先由該行總董藍恩起述歡迎辭，但是你們知道他的歡迎辭究竟說些什麼呢？現在可以約略摘一點，看一看當時那位總董先生的心理：

『……本行所以不惜巨資造此華廈者，實因深信中國將來甚有希望，其商務必發達至無可限量。今日中國政治及社會情形，雖多可悲，致受外人之干涉……倘至必需之時，則外國雖以武力爲後盾，亦無不可。蓋非此不足以恢復中國秩序之安全；且此乃大多數受害之中國人所歡迎。鄙人深信今日可憾之情形，惟各國可以救濟。……』

玩味上面一段歡迎辭，匯豐銀行對於我國的野心是很明白的，它不單已經左右我國的金融，同時還想更進一步預備干涉我國的政治。固然歡迎辭中的打算，現在並不曾成事實（？）但是提起那所巍然豎立在黃浦灘路的大樓，無論怎樣總該記得大樓落成時候那段歡迎辭裏的警句。

匯豐銀行大樓的建築材料，完全是用的花岡石，因爲是新希臘式的緣故，在外而看去，除了蹲伏在門前的兩只銅獅會使剛來上海的鄉下人嚇一跳以外，其餘那簡樸的外表，至多使我們感到莊嚴而已。至於內部的裝飾，却十分華麗；並有冷氣的設備，在炎熱的夏天經過那裏，到值得進去參觀一下，要是你將胸部挺得出一點的話；否則你如果不願意，或者竟是沒有膽量，不妨找一位銀行或者錢莊的老司務，問問他關

於內部的裝飾，那末我相信或者會給你一個滿意的答復。在這裏你或者會說我們「賣關子，」好在我們聲明在先，如果要知道建築和裝飾一定會失望的。（二十四年七月寫）

上海的標金和股票

上海金市的歷史

上海的金業，實肇端於清光緒初年。當時所設金號，有大豐永、同豐永、天昌祥、恆孚、大豐恆等數家，然並無相當組織的。迨後金業漸盛，於一九〇五年（清光緒三十一年）始有金業公所的組織；後又於所中附設金業商會專作金貨買賣市場。自後由公所而公會而交易所，於是上海金市，亦正式成立。

上海金業交易，最初漫無一定。到一九〇二年（清光緒二十八年，）纔賃屋於仁記路?而集合始有一定的地點。一九〇五年（光緒三十一年，）金業因謀同業利益起見，發起組織金業公所，稟部立案，於是金業始有正式團體。當時加入的公會的金號，凡三十餘家。所址設於山西路北無錫路鑄范里。自後上海金貨的市價，遂由公所議訂。一九〇七年（光緒三十三年，）印度發生罷工風潮，銀價暴落，上海金號，因做定期買賣（當時稱空盤交易）受其影響而倒閉者極多。當時滬道瑞澂因金業買賣空盤，有礙市面，遂詳請兩江督憲轉咨農工商部立案；一面於商會總匯之處，勒碑永禁。茲將滬道於九月間照會總工程局禁止買賣空盤的照會錄後：

「照得上海金業，常有買空賣空情事。其買進者名曰多頭，其賣出者名曰拋盤。至期非真實買賣，並

不各交現金現銀，但以金價高低，核其輸贏之數，互相找給。前數年此風雖有，尚未大長，上年逐漸放大，卽有金店倒閉，夥伴逃亡，並聞有因此自盡者。本年愈做愈大，近日金價陡漲，聞一人有輸贏至數十萬金者，核計通市輸贏，不下數百萬兩，非僅關一人一家之身家性命，實於上海市面大有掣動。查買空賣空，大干例禁，本道訪查得實，亟應嚴行禁止，以維市面，而保身家，爲此諭飭金業董事，以後如實買實賣，無論中外商人，均不禁止；其餘買空賣空，以前概不追究，自本年十一月初一日起，一律永遠禁絕……除分別移行照會暨詳請南洋大臣轉咨農工商部立案外，合就備文照會貴總董請煩查照，希卽一體查禁施行。』

以後金業同業，又附設金業商會，專爲買賣金貨的市場，而以公所爲會議之處，立於監督的地位。金業商會的會址，最初設於麥加利銀行；以後又遷入道勝銀行；旋又賃屋於九江路。當時關於買賣的手續，已有詳細的規定，內部的規制，亦已完備。一九一七年（民國六年）農商部頒佈工商同業公會規則，金業公所卽依據部章重訂規程，改組爲金業公會，當時入會金號，共三十八家。至於金業商會，則依舊繼續。

一九二〇年（民國九年）上海各交易所相繼成立，金業公會，亦遂於是時改組爲金業交易所，當時交易金貨市場，先後發起組織者極多，如金洋物券交易所，萬國物券金幣交易所，滬商標金交易所等均是。然自交易所風潮以後，僅存上海證券物品交易所及金業交易所兩處。證券物品交易所，僅以標金爲買賣物品之一部，其交易遠不如金業交易所，故上海金市，仍以金業交易所爲中心。自一九二九年（民國十八年）十月三日交易所法公布以後，關於交易所設立的區域，已有「買賣有價證券或買賣同種物品之交

易所，每一區域以設立一所為限」的規定，故金業交易所與證券物品交易所的金業部，即須合併，經過多時的籌劃，截至最近——一九三四年（民國二十三年）九月十五日始將證券物品交易所金業部，實行合併於金業交易所，所以上海金業交易所已成為上海唯一的金市場。（二十三年九月寫）

上海買賣股票的起源

上海證券買賣究竟在什麼時候開始，這個問題很難回答，許多有關係的記載，都說一八九一年（清光緒十七年）上海西商組織的上海證券掮客公會（Shanghai Sharebrokers Association）成立，那時才有股票買賣。其後於一九〇五年（清光緒三十一年），又有西商組織的上海衆業公所（Shanghai Stock Exchange）開辦，從事買賣證券，至於華商買賣股票，直到民國成立，始逐漸發達，所以上海股票買賣的祖先，該是上海證券掮客公會，但是，事實正錯誤得利害，我們不妨將它來校正一下。

在上海證券掮客公會成立的九年以前——一八八二年九月二十七日（清光緒八年八月十六日，）上海申報載着一段上海平準股票公司敍文，原文是很長，現在將緊要的錄後：

『自當路諸鉅公振興洋務以來，至今日而明效大驗，無人不見矣。他不具論，即如公司一端，人見輪船招商與開平礦務獲利無算，有是風氣大開，羣情若鶩，期年之內效法者十數起。每一新公司出，千百人爭購之，以得票為幸，不暇計其事之興衰隆替也。然積而久焉，其弊有不可勝言者。今設一平準股票公司以維持之，其利有五可得而言：大凡票價之低昂，視乎買票之多少，多則日漲，少則日跌，漲固足生各公司

之色，跌實大賠各公司之羞。……今有平準公司以確訪底蘊，廣采輿評，持平定價，務使漲則實在宜漲，跌則實在宜跌，則人人有探討眞實之處，浮論自息。……初來滬上者，人地生疏，欲買股票，苦無門路。……今平準公司逐日懸牌，定出眞價，如兌換錢洋之聽衣牌然，可一見而知。……」

上面這些斷片的摘錄，已經很明白的說出上海平準股票公司，是買賣股票的機關，它能夠議決股票市價，同時將這項市價懸牌公布。所以上海股票買賣的起源，是華商組織的上海平準股票公司，而不是西商組織的上海證劵掮客公會。

上海平準股票公司，開幕於一八八二年十月二十四日（清光緒八年九月十三日），其資本據章程的規定，爲規銀十萬兩，分爲一千股，每股一百兩。內部組織，設董事數人，正副執事二人，常川駐紮，綜理公司一切事務。此外聘帳房二人，跑街二人，繙譯一人，書記一人，庶務一人，學生二人。除正執事以外，均須殷實保證，書立保單。各種股票市價，每日公決後，即寫掛水牌，並送登申報。至於買賣的手續，凡買進賣出，均由該公司給與發票一紙，三個月後，遞發票至公司扣還佣十成之二。門莊買賣，要買何種股票，須訂期限價，書立合同：定價如到期照限價兌進，不得毀議。如遠處函託買賣而素不相識者，則須先付定銀一成，所以照當時的情形，不單對於股票行市有嚴密的議定，就是對於保證金和佣金，亦有相當的規定。（二十四年十月寫）

上海流通的外國銀元

雖然時候隔開那樣久，但是流傳下來的名稱，始終還是沿用着。現在稱銀元爲「洋錢」，就是一個極

明顯的例子。

「錢」是我國貨幣的名稱，所謂「圜函方好（好卽錢孔）之品。」但是古代稱「錢」的範圍，並不這樣狹小，「布」、「刀」、「貝」這些鑄貨都可以稱為「錢」。至於將「錢」字上面冠以「洋」字，而拿它來稱呼銀元這自然有它的理由，正像外國輸入的火柴、煤油、煤油燈、布，我們稱它為「洋火」、「洋油」、「洋燈」、「洋布」。依此類推，「錢」之所以冠以「洋」字，自然因最先是由外國輸入的關係了。

現在，眞正由「洋」流入的「錢」是早已在上海市面絕跡了，流通的完全是些被稱為「洋錢」的本國自鑄的銀元；不過追憶過去那些「道地」的「洋錢」在上海金融市場的勢力，我們是不肯輕易放過的。現在將上海流通的外國銀元，依其種類而分述於後：

（一）西班牙銀元　又稱「本洋」，亦稱「雙柱番餅」是西班牙查理王一世佔領美洲中西各部後所鑄。重量四〇二·五喱（Grain troy），直徑一·五六吋；形式一面是國王肖像，一面是兩根柱子，當中夾着王冕和王室徽章。所以我們稱為「雙柱番餅。」到查理的兒子斐律王二世，佔領斐律賓羣島以後，就與中國往來貿易，（一五七五年（明萬曆三年）西班牙商人才來中國）西班牙銀元或者就在那時候開始流入我國。至於上海開始行用西班牙銀元，當在一七七五年左右。（清乾隆四十年左右）一八六〇年（清咸豐十年）太平天國革命以後，西班牙銀元市價大漲，竟高於本値十之七八。當時商場交易都用這種銀元，銀行所開匯價亦以此為根據。但西班牙銀元在一八四〇年左右（清道光二十年左右）已中止

鑄造，來源既竭，市價亦較前更高，最初不過漲數文，以後漸加到數十百文。到一八七六年，（清光緒二年）上海本洋已絕無僅有，雖然錢莊店舖當時還掛着本洋的行情，但都是虛懸着作爲解剝的工具了。

(二)墨西哥銀元　又稱「鷹洋」，是墨西哥脫離西班牙領土以後所鑄。重量四一六喱；形式背面鑄一「自由帽」，帽的四緣，有日光三十二線，下面刻幣值造幣廠的標記和發行年份；正面鑄一只飛鷹，嘴裏銜着蛇作側視狀。這是墨西哥的國徽，也就是我們稱做「鷹洋」的來由。在上海開始流通的年份，是在一八五六年，（清咸豐六年）因當時上海本洋的來源已竭，價值益高，不得不以鷹洋代替。以後因其成色劃一，輸入數額較多，竟將這種銀元作爲貨幣的本位。像上海各外國銀行發行的紙幣，在一九一九年（民國八年）以前，還都用這種銀元作兌換的準備。一九一九年（民國八年）六月，鷹洋與我國自鑄的銀元市價劃爲一律，一般錢莊及烟兌業因鷹洋的成色較我國自鑄的銀元高，於是運動銀爐，將鷹洋化成銀兩；而鷹洋從這時起就逐漸減少，直到現在，幾乎絕蹤了。

(三)美國銀元　共有兩種：一種是在一七九二年（清乾隆五十七年）所鑄，與西班牙銀元同時流行我國。當時上海是否有它的蹤跡，已不可考。一種是在一八七三年（清同治十二年）所鑄，又稱「美國貿易銀元」(Trade Dollar)，於一八七四年（清同治十三年）在上海流通。重量四二〇喱，成色九成。一八七八年，（清光緒四年）美政府停止鑄造這種銀元；同時美商又在我國收買大批銀元歸國，要求政府兌換。一八八七年，（清光緒十三年）美國會議議決許政府收回貿易銀元約七百七十萬枚，因此這種銀

元就不再在上海流通了。

(四)日本銀元　又稱「龍洋，」亦稱「龍番。」因幣面鑄有蟠龍花紋。鑄於一八七〇年。(明治三年)上海於一八七四年(清同治十三年)與美國貿易銀元同時流通。重量四一六喱，成色九〇〇。一八七五年，(明治八年)日本政府又改鑄一元新銀幣，重量四二〇喱，稱爲「新貿易銀。」當時上海亦有流入。一八九七年(明治三十年)日本以我國賠款，確定幣制爲金本位幣制，遂限制銀元鑄額。於是這種銀元流入上海者逐漸減少，所以現在早已沒有它的蹤跡了。

(五)英國銀元　共有印度幣、香港幣和貿易銀元三種。印度幣曾流通於威衛等處，上海並未通行。香港幣有一八六六年(清同治五年)香港造幣廠和一八九五年(清光緒二十一年)印度造幣廠所鑄兩種。重量均爲四一六喱，成色九〇〇。其幣面花紋有數種：或爲英王肖像及英后肖像，即俗稱「鬼頭洋；」或爲不列顛女神持戟盾站立，即俗稱「站人洋。」這些銀元，在上海流通的極多，尤以「站人洋」更多。貿易銀元是一八九五年(清光緒二十一年)印度的孟買和加爾各答兩造幣廠所鑄。形式重量以及成色，均和其他英國銀元相同，但鼓鑄的數目却有限制，以便將來改爲兌換金本位制。這種銀元，亦曾和其他的英國銀元流入上海。

此外還有安南、玻利維亞、智利、祕魯等各種銀元，在西班牙銀元和墨西哥銀元流入的時候，亦附帶流入；不過因爲流通的數額極少，時間又很短，在事後要將它們考究明白，是不容易的。(二十二年六月寫)

上海外國銀行始祖考

提起上海的外國銀行，誰都知道英國有滙豐，美國有花旗，法國有東方滙理，日本有正金，比國有華比。……但是如果問一聲，那一家銀行是最先在上海設立的呢？那却有點難以答覆了。

打開周保鑾編的中華銀行史，張家驤著的中華幣制史，賈士毅編的民國續財政史第六編，朱彬元編的貨幣銀行學，楊蔭溥編的上海金融組織概要，神州編譯社編的民國二年世界年鑑，商務印書館編的民國十年中國年鑑，以及最近出版實業部編的中國經濟年鑑，他們都異口同聲的說：上海最早的外國銀行是麥加利。（成立年份有的說一八五三年，有的說一八五七年。按一八五三年爲該行總行成立年份，一八三七年爲上海分行成立年份。）但是麥加利銀行究竟是不是上海外國銀行的祖宗？如果以普通的眼光來看，可以不必再多講廢話，有了八種很正式的相同的記載難說還會有錯？不過既然稱爲「祖宗考」，僅憑着這幾種相同的記載是不夠的。

據徐愚齋著的上海雜記內篇說：「上海首創之銀行爲麗如銀行，於道光二十九年（一八四九年）交易生理：惟於一二年前已成立矣。」又據銀行週報五二五期可注意之英國在華銀行勢力和五二七期在華外國銀行資力之比較兩文，都說上海最早的外國銀行，是東方銀行(Oriental Banking Corporation)，設立於一八四八年。（清道光二十八年）那末上海最早的銀行不是有三家？承認麥加利的最多，東方銀行次之，最少是麗如銀行。後來看到一本一八五七年的上海歷書(Shanghai Aimanac)後面附錄的行

名錄，知道麗如銀行的原文是 Oriental Banking Corporation，那末徐愚齋上海雜記裏說的麗如銀行，就是銀行週報所說的東方銀行。後者是譯意，前者却不知怎樣譯成的，正如香港上海銀行（Hong Kong and Shanghai Banking Corporation）我們偏稱它做滙豐銀行，所以上海外國銀行的祖宗是東方銀行，它的誕生是在一八四八年，（道光二十八年）並不是麥加利銀行。幸兒這位祖宗因倫敦的總行營業虧耗，而它也就在一八九二年六月九日（清光緒十八年五月十五日）上午身故了。否則活着的祖宗都認不清，却有些不孝呢。

至於現存着的外國銀行究竟是那一家最早，那倒亦値得來記載一下的。如果仍是打開以上這八種書，那是不消說依然是麥加利銀行最早。不過，要知道現在外灘路二十六號的英商有利銀行，它在上海的成立年月，却比麥加利銀行還早咧。

八十年前的上海洋價

洋價的漲落，大抵和社會經濟有關。現在的兌價，每元可換三千餘文，十年前不足二千文，二十年前不過一千一二百文，三十年前還不到一千文，頃以翻閱道咸間所出的北華捷報，發見當時的銀洋兌價如下：

西曆日期	中曆日期	兌價
一八五〇年九月十三日	道光三〇年八月初八日	一五三〇文
一八五〇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道光三〇年十月十九日	一四六〇文

一八五〇年十二月十二日	道光三十年十一月九日	一四六〇文
一八五一年一月四日	道光三十年十二月三日	一三二〇文
一八五一年一月十一日	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十日	一二八〇文
一八五一年一月二十四日	道光三十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一三〇〇文
一八五一年二月一日	咸豐元年正月初一日	一三三〇文
一八五一年二月二十一日	咸豐元年正月二十一日	一三五〇文
一八五一年三月八日	咸豐元年二月六日	一四二〇文
一八五一年四月四日	咸豐元年三月三日	一四五〇文
一八五一年四月二十六日	咸豐元年三月二十五日	一四七〇文
一八五一年五月九日	咸豐元年四月九日	一四七〇文
一八五一年六月二十一日	咸豐元年五月二十二日	一五〇〇文
一八五一年九月十九日	咸豐元年八月二十四日	一五〇〇文
一八五二年三月二十六日	咸豐二年二月六日	一五二〇文
一八五二年四月二日	咸豐二年二月十三日	一五〇〇文
一八五二年五月十四日	咸豐二年三月二十六日	一五〇〇文

一八五二年九月十六日	咸豐二年八月三日	一四六〇文
一八五五年四月七日	咸豐五年二月二十一日	一八〇〇文
一八五五年五月二日	咸豐五年三月十七日	一八〇〇文
一八五五年六月一日	咸豐五年四月十七日	一八五〇文
一八五五年六月二十七日	咸豐五年五月十四日	一九〇〇文

按北華捷報是上海最早的英文報紙，本係週刊性質，每星期六出版一次，一八五〇年八月三日（道光三十年六月二十六日）創刊。在七期上開始登載物價及洋價報告，不過那時候刊登這一類消息，近於補白性質，既不按期登載，又不登在一定地位，所以從第一期起到二百六十二期止，整整五年時期中，祇有三十二期有洋價報告。爲節省篇幅起見，凡同月中洋價相同的，僅列其一，餘概從略不贅。

查上海縣志祥異志，一八四九年（道光二十九年）發生大水災，越二年又遇淫雨；再查兵防志得知一八五三年（咸豐三年）小刀會佔領上海城，以後便是太平天國的亂離時代。當天災人禍兵荒馬亂的時候，經濟狀態的出於常軌，自然和承平之世不同，那麼洋價的高漲，也是在情理之中，所以在咸豐五年的五月，竟會漲到每元兌一千九百文。可惜北華捷報未曾將當時商情逐期刊載，否則我們研究那時候洋價漲落的因果，當可格外便利。

工商業

上海物產叢談

一 顧繡

顧繡出露香園明顧會海妾繆氏開其端。相傳繡法從內院得來，擘絲細過於髮，鍼刺纖細如毫，配色的精妙，尤其別具心裁。所繡山水人物花鳥，無不氣韻生動，工緻無匹，當時就稱爲畫繡，得到顧家繡品的人們，也莫不什襲珍藏，視如異寶。嘗繡八駿圖一幅，被董其昌所見，以爲雖趙子昂用筆，也未必能過，極讚爲當代一絕。又有停鍼圖一幅，窮態極妍，擘絲了無痕迹，甚至觀者傾一邑。後爲維揚巨商以漢玉連環及周昉美人圖易去。

顧家婢妾衆多，大多工於刺繡，以致會海的名望反爲顧繡所掩，會海嘗在醉後拍案說：「吾奈何一旦寄名汝輩十指間，作冷淡生活」，其憤慨可知。

毛祥麟墨餘錄載，露香園主人顧名世，有曾孫女一人嫁與廪生張來，年僅二十四便寡，有子方一歲。顧女守節撫孤，以傳授刺繡博生活，繡法的神妙尤較露香園出品爲勝，於是顧繡之名更噪一時。

上海刺繡既因顧繡出名，遠近爭購，由是家學戶習，成爲紡織以外的唯一女紅。在清代中葉以後，店肆中出售的繡品雖仍用顧繡的名稱相號召，但是由男子繡的居多數。直到現在，蘇州也有顧繡出品，而人們

對於上海的老牌顧繡，反似不甚注意了。

顧斗英字仲韓，號振海，是顧名世的兒子，能詩，工奕，善書畫，兼精於古器圖書的鑒別。平生文采風流，和華亭縣的莫廷韓並稱雲間二韓。

二 顧振海墨

振海得有造墨的祕法，用松烟和油腦、金箔、珍珠、紫草、魚胞等材料，合擣兩萬杵成墨，每一錠上印着「海上顧振海墨」六字。據他的自誇，以爲他所製的實勝於方于魯程君房兩家。振海家本富有，所以製成的墨祇送不賣，但是最多每人贈送一錠，決不肯多送。

據說顧振海另有一種製墨，係由倭墨重新製造的，表面作松皮文形式取圓柱狀，不加款式的，尤較上述一種爲妙。不幸兩種製法後來都不傳。

三 談箋

南吳舊話錄載：「談仲和性尚精雅，嘗別造箋紙題詠其上，人競購之，至今吾郡猶遵其製，四方號曰談箋。」箋名的出處如此。

考談仲和名尙都，是明朝崇禎時人。少年時代嘗落拓江湖，聚諸少年從事孫吳兵略，後以戰功官至游擊，因其短小精悍，膽力雙絕，軍中有「談短」的諢號。嗣後棄官歸混藉箋業遨遊於公卿間。

談箋的造法，據稱不用粉造，係取荊川連紙褙厚砑光，用蠟打各色花鳥，所以堅滑極類宋紙。相傳他的

搗染祕法，還是祖上談倫在天順年作侍郎的時候，從宮中得來。仲和便應用了這種祕法，造成好幾種箋紙。最好而最出名的，要算玉版、玉蘭、鏡面、宮箋等幾種。陳眉公對於談箋的評論，說他是姸妙精潔，在古人所造玉香冰翼兩箋之上。董其昌尤極端稱許，嘗說：「談箋潤而綿，下筆瑩而不滑，能如人意之所致，」甚至不得談箋，不妄下筆。箋紙的受人推重如此，仲和也很足以自豪了。

談箋的優點既多，需索的人自然不少，仲和有家僮二十餘人，竟至晝夜趕造，猶虞不給。忽然有一天仲和止令僮僕停工，並命將餘料焚燬，還說：「大丈夫豈暇與浣花女子同涉人齒牙。」這或者便是談箋製法不傳的原因。

至於後來紙店中出售的談箋，來源多出自松江，係用他種紙張塗刷五色膏粉而成，歷時稍久，粉常脫落，祇可視爲一種僞造品罷了。

四　濮刀

濮刀是廚房裏切菜的工具，各處都有製造，但上海的濮刀，尤其名馳遐邇。考刀得名由於濮姓，所以稱爲濮刀。

濮名元良，淸初上海土著，世居南城，善於製鋼。他製售的鋼具種類極多，惟有所製的切菜刀最受大衆歡迎，不但鋼好，並且式樣也和別家製造的不同。別家所製，大都背薄有刃，利於刺而不利於割；濮元良將刀式改成背厚無刃，極便宰割批切。因此濮刀便風行一時，遺製至今不變。

五　瞿壺

在清朝道光年間，上海有一位性好古雅的瞿姓應貢生，自出心裁，製造各式茗壺，名爲月壺。因爲製作精雅，字畫篆刻詩題無一不妙，最適於風雅士子酒後茶餘的淸賞，所以大受當時歡迎，特別稱它爲瞿壺。當瞿壺出而問世的時候，庶乎盡人想得一壺，以爲異寶，其盛可知。可惜瞿姓死後，製法不傳。

考瞿姓應貢生名應紹，字陛春，號子冶，素精書畫，師法南田草衣，但用筆放逸之至，並不以踏襲前人爲工。晚年所畫蘭竹，尤爲世人寶重。

他所製的月壺，先自製成各式模型，次在家中延請宜興陶工多名，使用宜興陶土照式範成茶壺，再在壺上親自畫竹題詩，更由他的友人鄧符生篆刻，後寄至宜興入窯燒煉，然後再運回上海。他一生所製的壺很是不少，並有月壺題畫詩一卷行世。

上海開埠以後，搜羅古董的日本人，偶然覓到一把瞿壺，送回本國售賣，往往可賣好幾十元。卽此一端，可以想見瞿壺的價值。

六　銅鼎

松江府志說：「上海有王懶軒，古色爐瓶，製皆精雅，今效之者遠不及。」案王懶軒名當，明嘉靖時江右人，係中書羅龍文的兒子，因故避地來上海，改姓爲王，居住在城內虹橋南。

王懶軒做的詩，寫的字，都稱佳妙，此外還兼能摹古，製造銅鼎尊彝一類東西。他所鑄造的銅鼎，都成三

足式，有方耳，腹大的可容一升，小的祇容五合許。鼎面的文有雲、有雷、有饕餮，概不燒斑染色，質淡的好像初柳，濃的彷彿熟杏，人們都稱為老黃銅。鼎上就是不加款識，一般識貨的人也能够辨別出來。

懶軒製的鼎，古樸精雅，宜於陳列在閒齋靜几的幽雅場所，供給人們淸賞，所以他的鑄品極受時人寶重。不過他的鑄法，從沒有傳授過別人，因此後來雖有人仿效，總沒有成功。

七　銀器

淸張善六名肇周，人們都稱他為張六官，他本是外科醫生，但又善於製造銀器，買到他製品的人，以為貨品的精緻，可與元代的嘉興朱碧山和平江的謝君和相匹敵。

六官所製的酒器和指環等物，工巧並非人意所及，所以每一器出，人們都不惜出重價爭購。相傳他製的百舌能的鈎子，每一具需要朱提銀一斤，而本質還是白銅的。就這一點上看，可見六官的製品，在當時是怎樣的受人們推重了。但是他的生性異常孤僻，絕對不受任何人促迫，頗有王右丞畫山水的氣概，不肯粗製濫造敷衍應酬。這或者也是受人推重的一端吧！

八　錫器

五金之中，錫最柔軟，做成器具以後，也最不耐久，淸代上海高橋鎮有一個姓葉的錫工，得有製造錫器的祕法，他自己誇說他的製品可以經好幾百年不壞。因為沒有事實證明，他的話並不受人重視。

後來恰好遇到有人請他製造酒壺兩把，他費了一個多月時期，纔做成了一把。人家便催促他，請他趕

快做成，好供使用，他就說：要快不難，就是兩三天工夫也可以完成一把的。但是當第二把造成以後，葉錫工便請了壺主人來，一面將兩把酒壺並列的放在桌上，拂令墜地，速成的一把竟是破碎了，而先前所造的一把居然絲毫無損。從此當場試驗過後，葉錫工的名居然大噪，葉錫工所做的錫器，也大為社會重視了。

九　宋嵌

用金銀絲嵌在烏銅和鐵器上面，本是宋代的遺製，所以名為宋嵌。在清朝時，上海有紫梨筆筒、界方、香盤和硯匣等，用銀絲嵌成回文邊或香草邊，中作八分小篆銘贊，精雅工緻，價值極貴，一般人也都稱為宋嵌。實則這種製法是松江人孫克宏（字雪居）創造出來的，不過一時文人名士相率仿效，而上海所製，尤其極精巧的能事能了。

秦榮光上海縣竹枝詞：「回文小篆八分書，創嵌銀絲孫雪居，吾邑有人傳得法，筆筒硯匣價璵璠。」可見創造的雖非上海人，而確是當時上海的一種高貴名產。

十　鴿鈴

鴿鈴可以說是一件小玩意，不登大雅之堂，不該放入名產之列。可是上海曾經產過製作極精細的出品，而且價值的昂貴也是空前未有，所以還值得一說。

大約在清朝嘉慶道光年間，有一位姓康號鎮卿的藝術家，忽發奇想，製造了許多精巧而又奢侈的鴿鈴。他用紫檀或粗大鵝毛作鈴管，刻象牙板作簧，每一管上不但刻着款識，並且還題了名稱，如晴雷、九天環

佩等，都是他手製的鈴名。在生活程度低廉的當時每一具康製鴿鈴，竟要值大錢一萬。

康鎮卿名綬善作小楷兼精寫眞，是一位有名於時的藝術家，製造鴿鈴僅不過是他的一種餘技罷了。

十一　寶眞膏

清初，南門外居民有一位名叫姜廷九的，存心極爲慈善。他常常想到一般貧苦的人們，一旦患病，往往無力延醫買藥，無法脫離苦海。因此他便叫子弟學醫，開設藥店，以便對於貧病的人得有施醫給藥的機會。他的第三個兒子，名世耀，字賓遠，後來遇到一個老人傳給他一張配製藥膏的祕方，按穴貼用，得以袪除寒溼。姜賓遠照法修合起來，果然靈效無比。他遵守着先人的垂戒，不論藥本怎樣昂貴，從不加價，所以姜氏寶眞膏（一作寶珍膏）的信用，幾乎有口皆碑，一直到現在，子孫仍得世食其利。

據滬城備考的記載，姜氏寶眞膏在東北州郡尤見靈驗，每歲銷售於那幾省的常有好幾萬以上。因此，東北商人到滬採辦貨物，多視寶眞膏爲奇貨，甯可別種貨物少辦，姜氏藥膏務必儘量捆載。在交通狀況不發達的前代，東北商販陸路多取道蘇州北上，由於寶眞膏運銷的衆多，滸墅關的關吏甚至特地規定出稅額，其盛可知。

十二　水蜜桃

上海所產的桃，種類不一，有五月桃、鷹嘴桃、半斤桃等名色。另有鮮桃一種，松江府志謂「如以絳紗裹甘露，」已盡稱道的能事。但顧氏露香園和黃泥牆所產的水蜜桃，皮薄汁甜，入口即化，絕無一點酸味，尤爲

桃中上品。露香園種中有名雷震紅的一種，每過一次雷雨，輒生小紅暈一點，其味更非他種桃所可同日而語，說見張所望閱耕餘錄惜種已不傳。

水蜜桃花係單瓣，顏色亦較他種桃花爲淡，實並不甚大，熟後微帶黃色，但潤澤可愛。水蜜桃樹例於秋分時削枝接種，必須經過五年以後，結成的桃實纔得佳妙，不過易受蟲蛀，大約最久祇是七八年時期，就衰退了。向在城西一帶稱爲眞種，設使遷種別處，滋味便見減色。

露香園桃種，據張鳴鶴谷水舊聞所記，說是出在大同，相傳昔有中丞某氏，偶然嘗着露香園水蜜桃的美味，便無限度的向上海縣需索起來，縣官爲巴結上司起見，也每年進獻數萬枚，後來中丞的幼子竟因食桃而得蟲疾，終至夭死。當時每逢桃實將熟，恆以官票封園，不准任意採摘，而一般奸胥猾吏又多借此高抬價格，出售漁利，所以在露香園桃樹最盛的時代，一桃的代價也非百錢不辦，平常的老百姓當然是享受不到的。

自從露香園荒廢以後，南門外望達橋沿黃浦迤西一帶的地方，種植桃樹的事業漸見發達，花時桃紅十里，掩映於烟波帆影之間，最稱三春雅觀。桃熟時購買的人絡繹成市，利息實較種穀爲優，鄉民也稱爲一熟。不過這一種南門桃色樣雖比了舊種進步，味道是相差遠甚。近來植桃區域已移至龍華以南，所以街頭巷尾，祇聽得小販喊龍華水蜜桃的叫賣聲音了。

十三 蕭梅

上海西北舊有梅源市，明王圻植梅樹數千株於此。每當早春花開，眞是晴雪千村，暗香十里，游人往往比之於蘇臺鄧尉，一時稱爲邑中勝境。但是這一處所結的梅實，並沒有什麼特點，祇是一種平常的果品罷了。在浦東沈莊的蕭氏廢園中，有幾株異種的梅樹，所開的花不見得和普通的梅花異樣，不過所結的子確是大過常梅。因爲出產在蕭姓的園裏，而所以俗稱蕭梅，別名也叫作雪梅。

蕭梅的顏色是淡如水綠，蕭梅的性質是着物便碎，蕭梅的風味是甘脆鮮潔，入口便化。所以採取的時候，不能讓它墜到地上，一碰到地，就立即粉碎了。這一種梅子因爲出產很少，自然很覺珍貴，但是價值却不十分很貴。

自清雍正二年析上海縣長人鄉置南匯縣後，沈莊已劃歸南匯隸屬，從此蕭梅也就不能視爲上海的特產了。

十四　李氏牡丹

牡丹自宋朝以來，始盛栽於吳下，而清代乾嘉間法華鎭李氏灇溪園所植，異種尤多，爲雲間一羣之冠。相傳其種來自洛陽，每年在八九月間，剪取小枝接於芍藥，更取本地土壤培植，便可繁茂豔麗，倘取別處土壤栽種，雖花不榮。因法華鎭的土壤，適宜於牡丹的生長，所以法華一鄉種植極多，一時竟有小洛陽的稱號。

灇溪園是貢生李炎的產業，園內有水亭花榭，佈置頗稱佳勝。他所栽的牡丹，五色間出，每本祇着一花，而大如盤盂，一花須値萬錢。當花開的時節，游賞的人遠近咸來，園主人也時常延請當道和縉紳，張筵欣賞。

園內所植的牡丹，細品有瑤池春曉、平分秋色、太眞晚妝、燕雀同春、綠蝴蝶、猩紅嬌、潑墨紫、范陽紅、清河白、雪塔、祁綠、姚黃、紫磬、及霞光等數十種，而紫金球和碧玉帶兩種，尤爲名貴。

園在道光年間拆毀後，當地居人仍有栽花販賣爲業的，但僅淡紅深紫兩種，價値也就極賤。近來種花的人固然寥落無存，就是花也不易在法華鄉裏看到了。

十五 潘家白

「菊花上海最名聞，粗細園中兩種分。一種獨推城裏有，潘家白品貴超羣。」這是秦榮光詠上海菊花的一首竹枝詞。據他自己註釋，引松江府志學圃雜疏條說：「菊至上海，變態極矣。有長丈餘者，有花大如盌者，有作異色兩色者，皆名粗種。各色剪絨、各色幢、各色西施、各色狼牙，謂之細種，極貴。」又說，潘家白是上海一邑的專產。

考潘家白是一種白色帶綠暈，瓣簇如球的菊花。至於從什麼時候起源，從潘家那一位栽培而出名，還須留待以後再考。

十六 顧菜

上海出產一種細莖扁心葉細如蒿的芥菜，名爲銀絲芥，亦名佛手芥。這一種芥多在秋季下種，冬季食用，味極辛芳。本地人每將它製成菹供歲首辛盤，俗稱芥辣。在明代露香園顧氏別有製菹妙法，能夠經年不變味，因此世人盛稱顧菜。後來顧氏製法，大家爭相仿效，顧菜也就不能獨自稱珍了。

王韜所著的瀛壖雜誌裏，載着有一段顧菜的製法：先要將芥菜寸寸切斷，再和醯醬入煮，不可使熟，然後貯於甕內，過一兩日後取出供食，便成爲俗稱的芥辣了。王韜又說：這一種東西味道芳烈，在酸鹹以外別有異趣，眞是江鄉一種佳品。

府志和縣志都說：銀絲芥是上海的特產，倘然移到別地方種植，多不能繁盛。所以這一種芥大都出產在上海及其附近。

十七　丁娘子布

在舊日手工織布業發達時代，上海三林塘一帶出產一種極細的棉紗布，名爲飛花布，亦稱丁娘子布。這一種布的起源，由於松江府東門外雙廟橋地方，曾經有過一位善於織布的丁氏婦人而得名。凡是經她所彈的棉花，片片飛起，異常純熟，收集了這樣所得的飛花，織成布疋，恆較別人織的來得精細軟熟，所以當時候便出名爲丁娘子布。三林塘本是布業極發達的區域，因此也有同樣品質的布出產。

松江詩鈔說：「丁娘子善織布，相傳墓在西郊外，今無有能指其處者。」上海人曹樹翹的織布行一首詩裏有「斜飛九寸出油墩，娘子道婆重滬邑」兩句。關於丁娘子的一切，作者所知道的祇此而已，連她生長的時代，也覺無法考究出來。

十八　其他產物

舊時上海的著名物產，上面所舉的已經有十七種了，其餘如玩好品的金魚，出名「上海種」的蘭蕙

果中的西瓜、哺雞筍、塌科菜、吳淞江的蟹和鱸魚，戈慶餘堂的戈製半夏，蘋蘭雪堂的集成梅花散，史國公的藥酒，飲饌品中的薛糕，三牌樓圓子，徐三的糟蹄頭等等，都是曾經有過盛名的，但因比較上面幾種要稍次一點，所以不再詳細敍說了。不過關於上海所產的布，關於產業方面甚爲重要，自當另文敍述。

上海的地價和物價

上海地價的今昔

自從有了所謂地產公司以來，上海的地皮價值，是一天一天的繼漲增高，要值幾千塊錢到幾萬塊錢一畝了。租界區域地價的昂貴，尤其出乎意料之外，聽說竟有值到幾十萬塊錢一畝的。但是在九十年前，上海租界初創的時候，英國商人在黃浦灘一帶購買的地土，每畝不過出價五十千至八十千文罷了。其後，法商甯米洋行在洋涇浜南畔租到田地二畝三分八釐五毫，每畝作價一百六十千文，外加佣金雜費等項，統共化了四百五十七元又三千七百五十八文。當時爲的賣給外國人，價錢已經算是很高，可是和現在比較起來，恐怕還不到幾百分之一呢！倘使再向前追溯到淸初和明末，看一看那時候的地價怎樣？

上海地瀕海濱，夙號斥鹵，田產的價值在松江府屬下最是低賤。因爲華亭、婁縣、青浦等屬的田地，每畝收穀可三四鍾，都是石外起租，甚至有一石五六斗起租的，而上海的地畝收成較少，最上的田不過徵租石一二斗，下等的祇六斗起租。所以在崇禎年間，華亭和青浦的良田，值到十多兩紋銀一畝，上海的田最多僅值三四兩銀子一畝。富紳巨室並不以田多爲倘，有幾千畝的，已算是很多了。

順治初年，米價騰貴，於是有力的人家爭相置產。其時華靑兩縣的田每畝需銀十五兩，而上海六七斗起租的田也就値到三四兩銀子了。在淸朝起首的五六十年中，田價要算這時代最貴。後來到康熙二三年間，米價賤到紋銀五六錢一石，而徭役的差派非常緊重，雖祇有三畝五畝田產的，也都要派着一點賦役。一且被官府僉派着賦長的差事，中人之產可以立刻化爲烏有；加以胥吏衙役朋比作奸，追呼不絕，從此人們視田畝爲畏途，相戒不敢置備良產了。這時候上好良產，每畝祇値銀三錢至五錢，稍次的簡直一文不値。甚至有怕受賦役的累，親自寫好了契劵，奉送給縉紳先生，而請求他們賞收的。同時紳富大戶也都敬避不遑，堅拒力却，好像人家嫁禍於他似的。最後田是沒有人肯要，差役的累又實在受不了，祇好棄家逃到別處去生活。

二百六十多年前，白送給人都沒有人要的地產，那裏知道到了現在，竟會値好幾萬或好幾十萬塊錢一畝的呢！

淸初上海物價一斑

淸朝初年的上海人，日子眞好過極了。那時候除掉幾種外省來的東西，因爲幾種特別的原因，有時價値異常昂貴外，凡是土產的貨品，幾乎無一不賤。茲就考查出來的幾種物價，分別寫在下面，以便讀者得和現在的生活程度相互比較。

（一）米　在崇禎末年，上海連歲遭逢旱荒，米價曾經一度貴至每石紋銀五兩。到了順治六年，秋成大

熟，糯米每石祇值一兩二錢，粳米更賤至每石九錢。其後因水旱天災，價值也不時有升降，直到康熙即位以後，連歲豐收，米價頓賤，最賤的一年，要算康熙五年，米一石祇值銀二錢，甚至儘田裏的出產還抵不過完納國家的賦稅。那時候雖是百貨充斥，竟然無人過問，號稱富有的人，儘管家中粟米盈倉，只好委棄而逃，因此當時號稱熟荒。

（二）麥　麥價也是在康熙初年最賤。大抵新麥初熟，官吏就開始嚴追完糧，農民因急需糶麥換銀，繳納國課，所以有三四錢銀一石，也祇好忍痛糶去了。像康熙九年的小麥每石銀七錢，圓麥每石銀六錢，已算是善價而沽了。

（三）豆　豆價本較米價略低，豆一石只抵得米八九斗。在崇禎十四年大旱的一年，豆多米少，糶米一石可以購豆二石；到了順治六年，米價是每石銀九錢，豆價每石反值一兩八錢，正好是二石米換一石豆了。康熙二年，上好的豆每石不過值銀五錢，以後也常在六錢到八錢之間，十多年沒有大改變。

（四）棉花　上海自宋末時始，便有棉的種植，到了明代，棉田的多正和稻田可以等量齊觀。在崇禎初年，棉價每擔值銀四五兩。崇禎末年流寇猖獗，刀兵四起，道路不通，販運的人無從來滬，所以順治二年的市價，每擔祇值銀五六錢罷了。後來商運漸通，棉價也就逐漸高漲，到順治八年曾經見過每擔值銀九兩的紀錄，但是通常值到三兩已算很貴了。

（五）棉布　棉花布是老上海的主要工業產品，銷路遠及山、陝、甘肅等地。明季崇禎年間，三林塘標布

每疋値銀約二錢。明社覆亡的時代，也因爲商販不通的緣故，布價跌到一錢銀子以內。到順治八年，布價大漲，每疋需銀三錢三分，但其餘年份總常在二錢上下，漲落並不很大。

（六）鹽　上海地臨海濱，原是產鹽的地方，崇禎年間的鹽價最賤，每擔不過値銀一錢五六分。在順治年間，每斤便要紋銀一分。順治八年四月後，因遇大水，曾經賣過紋銀六七分一斤，可算清初上海鹽價的最高紀錄。

（七）柴　上海的柴薪，本較附近各縣爲貴，因爲柴的供給，全靠蘆葦和稻草，絕無山林可資樵採，而柴的需用，除家用外，還要取來煮鹽。所以柴百斤普通要抵得米一斗，有時竟會不多幾斤的一束柴也要値米五升，如順治七八年柴貴米賤的時候，便是這樣的。柴價最賤是在康熙二十七年，每十五斤不過値銀六七釐。

（八）茶　最好的茶葉，在順治初年，每斤要値銀二兩，即如徽州產的松蘿，也要售一兩，順治十年後，茶價漸廉，到了康熙年間，最好的價値不到一兩，松蘿等祇値二錢了。

（九）肉　明末上海猪肉的售價，每斤常在二分銀子上下。當清兵下江南的一年，戎馬倉皇中，肉價漲到每斤銀一錢二分。終順治之世，始終沒有恢復明末的原價，直到康熙十二年，纔又售每斤二分五釐，價値稍稍復舊。此後便是常在三分上下。荳油、菜油等市價，向來隨肉價而升降，價亦彷彿相等。

（十）糖　上白蔗糖，在明季每斤要値銀三四分，順治間海疆多故，價至每斤紋銀四錢，直到康熙中，糖

價始復舊狀，康熙二十年的冬天，白糖每斤值銀三分，赤糖祇值一分上下；康熙二十五年更賤至每斤二十文，合銀還不到二分。

(十一)瓷器　江西瓷器本極珍貴，崇禎時最上精品值三五錢銀子一隻，下劣貨品大約三五分銀可買十隻。順治初年江南方定，兵事未息，瓷器不能運來上海，於是價驟昂貴，即是極惡劣不堪的碗，也要值四五分銀一隻。這時候上海的富家，便改用銅器錫器，貧民祇好用竹木製碗。康熙初年瓷器曾一度大賤，最上等的不過值銀一錢。康熙十三年因吳三桂的起兵，江右各地盜賊蜂起，瓷器又復太貴，和順治初年無異。到二十七年後方又回復康熙初年的廉賤。

(十二)葛布　葛布多從浙江、廣東、江西等省販來，在明朝本供縉紳士大夫服用，不是一般平民的衣料，所以三丈多長的一疋，要值銀三兩。到了清朝，葛布品質漸劣，價亦日跌，自康熙二十四年上海設立江海關，開放海禁以後，商船羣集，葛布愈來愈多，最上的每尺不過值銀一分五六釐，粗劣的每尺祇值七八釐而已。

(十三)繭綢　繭綢大多來自山東，以產於椒樹上的爲最佳，明季價值異常昂貴，每尺值銀一兩上下。清初嘉、湖、蘇、松俱有仿織，價值於是大賤，上等的不過一錢銀子一尺，次等的有三四分銀子就可以買一尺了。

(十四)眼鏡　眼鏡從明朝起，就有西洋貨品到來，每副價銀四五兩，但貨極少，不是大有力的人家不

容易購到。順治以後，蘇州、杭州已能仿造，所以遍地都有販賣，上等的只要七八分銀子一副，最次的不過值二三分；可是西洋的近視眼鏡還是要二兩銀子，纔能買到一副。

（十五）海味　清初上海商肆中販賣的海味，有價錢可考的，祇是燕窩一種。明末每斤價需紋銀八錢，順治年間也不甚上下，康熙後大貴，每斤值銀四兩，從此不是極盛的筵席便不大用了。

（十六）文具　竹紙每刀七十五張，崇禎時值銀二分，順治初和康熙十三年，因福建多事，價漲至每刀一錢四五分。康熙二十六年後，又成每刀二分的老價，但張數祇有七十張了。硃標在順治初每匣重十四兩，價紋銀八九兩，康熙初不過值二錢五分。圖章石最上等的青田凍石，每兩祇值紋銀一兩多些。蘇州觀音山石製成的硯，每方可值銀二三錢。

（十七）藥材　藥材多非本地所產，康熙初年，因川廣兵事未息，有幾種要藥的市價，曾經意外地飛漲。例如附子每隻要售銀好幾十兩，鬱金每兩值至二百多金，肉桂每斤也需十二三兩。到了康熙年間，四方平靖以後，附子一隻不過值銀一錢，鬱金一兩不過值價八分，肉桂每斤也不過值五兩了。

（十八）香料　明季檀香每斤值銀四五錢，降香每斤尚不到一錢。順治初價俱貴至四倍以上，不是大有力的人家幾乎不大輕用。康熙十八年，傳聞宮內用檀香作滌器，於是市價大跌，特跌每斤祇值紋銀二錢，而道家設壇建醮，猶多禁止不用。降香因海市大開，販運的踵至，價值也就恢復到明季的原狀。

以上是明末到清初四五十年間上海物價的大概，記載散見於上海縣志，董含的三岡識略，葉夢珠的

閱世編，姚廷遴的紀事等書，可爲研究清初上海社會經濟狀況的極好史料。

八十年前上海物價一斑

近來物價騰貴，生活程度與日俱進，上海居大是不易，但是當上海開埠的起初幾年，物價的低廉，遠非現時住居上海的人們所能想像，下面的一張表便是一八五〇年九月十三日（道光三十年八月初八日）英租界西人伙食舖中各貨的售價。

貨品	售價	貨品	售價
新鮮牛肉	每元十四磅	猪油	每斤一百三十文
新鮮犢肉	每元十二磅	雞	每斤九十五文
新鮮羊肉	每元十二磅	鴨	每斤一百十文
新鮮羔肉	每元十磅	鮮魚	每斤五十六文到七十文
新鮮猪肉	每斤一百廿文	中魚	每斤八十文
鵝	每隻四角	生梨	每斤二十文
新鮮雞蛋	每個六文	蘋果	每斤四百八十文
麵粉	每斤二十四文	胡桃	每斤二百八十文
上等燈油	每斤七十六文	潔白精糖	每斤八十四文
各種菜蔬	每斤十文	冰糖	每斤一百二十文

芋艿	每斤二十四文	赤糖	每斤六十文
番薯	每斤十八文	粗糖	每斤五十六文

同時在上海城內市場上各物的售價另表如下：

上等火腿	每斤一角四分	普通砂糖	每斤五分
中等火腿	每斤一角三分	鹹魚	每斤三分半
次等火腿	每斤一角二分	鮮魚	每斤四分半
雞	每斤七分	牛奶	每斤四分
鴨	每斤七分	綿羊	每隻三元
蜂蜜	每斤一角一分	山羊	每隻一元半
麵粉	每斤二分半	猪	每隻一元
冰糖	每斤九分	鴿子	每元五對
鷄蛋	每百四角	上等棗	每斤三角
葡萄	每斤六分	次等棗	每斤二角
胡桃	每斤六分		

以上兩表悉見於一八五〇年九月十四日出版的北華捷報（現在字林西報的前身）第一卷第七

期。

當時上海通用的錢幣，僅有俗稱爲本洋的西班牙銀元，及制錢兩種，當天銀元的兌價，是每元可換制錢一千五百三十文，表內所用的角與分，那時候還沒有這種名稱，不過因敍述上的便利，改用現在的幣制單位而計算的。

上海火油池的創設和發展

說到上海火油池，當推德商瑞記洋行第一家首先建造，時間是在一八九二年（光緒十九年）那一年的四月（三月）裏，該行在浦東陸家渡二十四保十七圖相近招商局華棧地方購地一區，從事工程，預備儲藏從外洋運來的火油於其中。該處居民，雖屬二三十戶，以爲有礙地方水利，會同圖董，上稟招商局，轉詳滬道聶緝槼，札縣查勘。上海縣黃承暄便於五月四日（三月十九日）奉命前往查勘屬實，稟報聶道。聶道以上海洋商在浦東地方設立火油池，事屬創舉，有背商約，大拂民情，一再與該管領事商量禁阻。該管領事以該池業已開工，所費資本甚鉅，不允所請。聶道又查得該項油池係俄國所產，英人所販，德商經售，是三國商人合力來營運，因而除再與各領事商辦外，一面稟告江督劉坤一、直督李鴻章請與洋官商禁。劉、李二氏據稟轉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向各國駐京公使駁阻，但上海油池工程，却依舊進行，到一八九四年一月（十二月）裏，竟將告竣，聶道乃即於一月二十八日（十二月二十二日）偕同津海關道盛宣懷、（其時正在上海清理織布局事務，經李鴻章電派會辦）上海縣黃承暄、會審公廨讞員蔡匯滄、書董堂

事朱吟香渡江勘視。到場時，見四周工匠正在工作，聶道即喝令停工。聶道等指勘一周後，由該行買辦設筵招待，「華筵既撤，佳果紛陳，清話片時，與辭而別。」

聶道回署以後，將勘查所得情形，報告劉、李云：「該棧基北臨浦岸，南東西三面均屬田疇，地極空曠，相距鎮市亦尚遙遠，附近有居民二三十戶，均非貼鄰，民情亦尚相安。該棧外築圍牆，內設圓桶三，其高約三丈有奇，圍圓二十丈有奇，悉用鋼板製成，即係儲油之具，名雖為池，實則形類札桶。各桶之下，塡築塞門泥土，以防漏滲。桶頂蓄水，桶旁設桿，以避日照電觸之虞。桶外設有鋼管機筒，備油船抵埠用以吸油於桶，三桶之外，復設小桶一具，為澄淨油渣之用。一切做法均尚周密堅固。」一面並電出使英、美、法、義、比大臣薛福成，出使日本大臣汪鳳藻，探詢各該國設池情形。薛覆云：倫敦十餘處做法相同；汪亦謂東洋油池，自設立以來，尚無危險之事。可是當中國當局尚在酌核情形，議設防險之法，以示範圍而杜流弊時候，德商即於是年三月（光緒二十年二月）裏將火油裝運來滬。未到之前，德領照會聶道，望迅速妥辦。聶道因於三月十七日（二月十一日）再飭上海縣黃令傳集陸家渡圖董鄉耆到普育善堂會商此事。僉謂此事關礙地方非淺，務請設法阻止。黃令本交涉情形，婉謂：現在池中尚未貯油，究竟有害與否，無從察知。本縣之意，不如姑任其存貯幾時，倘果於田稻有害，或溝渠內有火油流出，居民飲之致疾，然後稟請道憲申詳通商大臣（即江督、直督）設法禁止，諸君意下如何？」鄉民不依，黃令於是祇得照情稟報聶道詳核。聶道轉詳劉、李兩大臣，當經飭令乘油船抵口之際，一面禁止進口開艙，一面與之切實籌議。交涉之下，德商始允存銀十萬兩於匯豐，並將

存單送道，以備不虞賠卹之處；並由聶道等與地方紳董詳細討論，轉商德、美、俄各領事議定章程十條，凡油船必須出海洗滌，嚴防滲漏油池，儻有滲漏，礙及汲飲或有失愼殃及居民，確有明證，除賠償外，卽由地方官會同領事飭令將池拆毀，不得再行建造。此項章程第二條爲設限一節，卽上海浦東一處，暫行通融辦理，以後他處不得援例私設，如欲仿辦，必須稟由領事官照會關道，查明於地方居民有無險害，稟報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照會飭知。除此條與美國稍起一點交涉，當經允准後，聶道卽與在滬各領事照議簽押。

從此，凡後來各國陸續在上海建築油池，如美商美孚等，均依照章程辦理，必須存銀十萬兩爲擔保費，不過該項款銀，往往由領袖領事代爲保管。

一九三〇年（民國十九年）上海特別市政府鑒於本市工商業日臻繁盛，各種油池在各區域內任意建築，旣違市區路線之規定，並礙浦江岸綫之發展，此種漫無限制的現象，亟須糾正，爰劃定浦東高橋區老鼠沙（卽高橋沙）爲建築油池區域。

交通

吳淞鐵路

寫下這個題目，並不想來敍述此路交涉的始末，不過要來談談當時鐵路告成，火車開行的盛況而已。這條吳淞鐵路，可說是中國第一條鐵路，係由英商怡和洋行集資組織鐵路公司，收買自上海租界以北（卽從現在天后宮橋或稱鐵大橋起）到吳淞一帶的田地而修築的。路基動工，是在一八七四年十二月（同治十三年十一月）裏。到一八七六年二月初旬（光緒二年正月初），鐵軌已經舖到當時徐氏花園的附近了。

說到鐵路，在中國本屬創見，大家以爲新奇，所以一聽到鐵軌已經舖到徐氏花園附近，而且有一輛運輸小火車在上面往來運輸木石，於是大家都來看看這倒究是怎麼樣的一種東西了。據當時的申報看來，不但是本埠的人歡喜看，就連幾十里，甚至百里以外的人也都高興來看。每天總有千把人或者駕了馬車，乘了大轎，或者坐了東洋車小車那樣的趕來，買水菓的，擺點心攤的，也就像趕市一樣的來做賣買——可說是一種不大有的盛況。

上海到江灣的一段，是在那年七月三日（閏五月十二日）正式通車，車票分上中下三等，每天開行六次。其第一天的盛況頗可觀：

「到下午一點鐘，男女老幼，紛至沓來，大半皆願坐上中兩等之車，頃刻之間，車廂已無虛位，儘有買得上中之票仍坐下等車者。迨車已開行，而來人尚潮湧至，蓋皆以從未目睹，欲親身試之耳。」

那時候，「遊鐵路」當作一件大事，所以就是住在城內幾乎終年不出門外半步的人，一聽到了這種好看東西也必定攜了家眷來一游。停車旁邊本來冷寂，現在馬車小車往來不絕，竟一躍而爲熱鬧之區了。

當時申報記者另有一段紀遊，說得更加有趣：

「予於初次開行之日，登車往遊，惟見鐵路兩旁，觀者雲集，欲搭坐者，已繁雜不可計數，覺客車實不敷所用。尤奇者，火車爲華人素未經見，不知其危險安妥，而婦女以及小孩竟居其大半。先聞搖鈴之聲，蓋示衆人以必就位，不可再登車上，又繼以氣筒數聲，而即聞哼哼作響者，即火車吹號，車即由漸而快駛矣。坐車者盡面帶喜色，旁觀者亦皆喝彩，注目凝視，頃刻間車便疾駛，身覺搖搖如懸旌矣。

「此時所最有趣者，莫如看田內鄉民。查上海至江灣一帶，除稻田數畝外，餘則半皆花地。當花桿已長，鄉人咸鍬以治地，但此處素稱僻靜，罕見過客，今忽有火車經過，既見烟氣直冒，而又見客車六輛皆載以鮮衣華服之人，鄉民有不詫爲奇觀者乎？是以盡皆面對鐵路，停工而呆視也。或有老婦扶杖而張口延望者，或有少年倚坐而癡立者，或有弱女子觀之而喜笑者，至於小孩或懼怯而依於長老前者，僅見數處，則或牽牛驚看，似作逃避之狀者，然究未有一人不面帶喜色也。及甫近江灣，氣筒復鳴，火車漸慢，又見兩旁人立如堵牆。」

鐵路生意是好，可是這條鐵路，中國官廳因爲主權關係，本來早就向英方交涉收回，等到八月三日（六月十四日）火車在江灣北首往來試演，無端壓斃兵士模樣一人，鄉民大恐，官廳方面也就再行積極力爭收回，終於雙方派員會議於十月二十四日（九月初八日）在南京議明買斷，不過再准火車歸英商鐵路公司駛行一年，從一八七六年十月三十一日（光緒二年九月十五日）起到一八七七年十月二十一日（光緒三年九月十五日）爲止。中間因爲這段關係，所以全路通車直到十二月一日（十月十六日）才實行。全路通車的第一日，或許因爲是天有雨意，大半或許還是受了交涉的影響，乘的人不大多，下午二點鐘第一班開行，華人搭車的不過百人，而且都是搭的「下等」大都到蘊草浜就下來，到吳淞游玩的，不過十多人。四點鐘第二班車，車客也不過三十多人，不過此後生意却一天天好起來，到一八七七年二月裏（光緒三年正月裏），從上海乘車到吳淞游玩的，多到不敷座位，本來六輛客車的加到九輛，並且用兩個火車頭來拖。據鐵路公司後來發表，算到是年八月二十五日（七月十七日）爲止的統計，不滿一週年內，共有搭客十六萬一千三百三十一人。然而這條鐵路終於在該年十月二十日（九月十四日）收回拆毀了，要想到吳淞游玩的，祇好再坐馬車或者轎子那類的東西，直到二十一年以後，才有現在這條淞滬鐵路，然而此係後話了，玆不詳說。

馬路講話

公共租界

話馬路名字

一、中區

如果我們生在七十年前的上海，對於馬路的名字，因爲許多咭咧呱啦嘰哩咕嚕的外國人的尊姓大名還沒搬到路上，記起來固然要容易得不知多多少少，可是在別方面仍會有困難遇到的。原來當時在英法美三國租界中算是頭兒腦兒的英租界，雖面積甚小，馬路又少，可是馬路的名字十分混亂，既無相當的系統，又多類同或近似。租界當局早有計劃，想以所有界內從南到北的馬路都用中國省名稱之，所有從東到西的都用中國主要城市的名字；但這計劃一直到一八六五年（同治四年）年底才通過嚴格照行的議案而後實行的。這樣實行之後，舊英租界，亦卽現在公共租界中區的那些主要馬路，才得了它們現在的名字。

現在把那些馬路名字的變更列表於下，最初的中文路名是記者從英文翻譯出來的，應該聲明一句。

橋街 Bridge Street ——後名江蘇路，又改四川路。

教堂街 Church Street ——改名江西路。

界街 Barrier Street ——改名河南路。

廟街 Temple Street ——改名山東路。

老閘路 Louzar Road——改名山西路。

閘路（或「石路」）Shackloo Road ——改名福建路。

蘇州路 Soochow Road ——南京路以北一段改名浙江路，以南一段改名湖北路。

西克路（或依 Sikh Policemen 泛譯為印度巡捕的例子譯作印度路）Sikh Road ——改名廣西路。

蘇州河灘路 Bund on the Soochow Creek ——改名蘇州路。

領事館路 Consulate Road——改名北京路。

寬克路 Kirk's Avenue ——改名寧波路。

球場弄 Fives Court Lane ——改名天津路。

花園弄（或公園弄）Garden Lane ——改名南京路。

繹道路 Hope Walk Road ——改名杭州路，又改九江路。

海關路 Customs House Road——改名漢口路。

教會路 Mission Road ——改名福州路。

北門路 North Gate Road ——改名廣東路。

洋涇浜灘路 Bund on the Yangkingpang Creek——改名松江路，後又成為愛多亞路之一段。

二、東區

公共租界東、北、西、中四區之中，路政的發達，怕是要以東區為最遲緩且差吧。包括黃浦江以北橫浜河以東地帶的這東區靠西南的一小部份屬於舊虹口租界或舊美租界，東北的那大部份是一八九九年（光緒二十五年）租界擴充時才劃入的。說起馬路名字來，東區也有一個特點：許多都是取自印度地名的，頗難譯成中文，叫起來又實在太不容易。到一九一五年（民國四年），工部局才因為怕它們永遠不會流行於華人之間，取消那許多路以及其他幾條（也有不在東區以內的）的名字，另訂一批，重立路牌。現在把這些改變列表於下，舊名仍是記者所譯。

愛根路 Aigun Road——改名濟寧路。

朋卡路 Bangkok Road——改名福甯路。

倍耐爾司路 Benares Road——改名海州路。

孟買路 Bombay Road——改名河間路。

加爾各答路 Calcutta Road——改名黑龍路。

康樸爾路 Cawnpore Road——改名桂陽路。

科隆布路 Colombo Road——改名廣州路。

但里路 Delhi Road——改名廣信路。

客勃爾路 Kabul Road——改名涼州路。

剛達哈爾路 Kandahar Road ——改名臨青路。

剛狄路 Kandy Road ——改名黎平路。

客拉契路 Karachi Road ——改名眉州路。

賴霍爾路 Lahore Road——改名甯國路。

勒克諾路 Lucknow Road——改名甯武路。

麥特拉司路 Madras Road ——改名平涼路。

密索爾路 Mysore Road ——改名平定路。

浦那路 Poona Road——改名鄱陽路。

開答路 Quetta Road——改名松潘路。

西貢路 Saigon Road——改名丹陽路。

三寶瀧路 Samarang Road ——改名騰越路。

山達剛路 Sandakan Road ——改名定海路。

辛拉路 Simla Road ——改名洞庭路。

東京路 Tokio Road ——改名武定路。

從華德路監獄所在之處起，向北，稍稍偏西，可以一直通到岳州路東端，靠近公共租界界線的地方的，是愛而考克路。

這愛而考克路並不是一條說得上有相當長度的路，而且剛剛相反，應該算是一條無關緊要似的短短的路，可是從租界歷史上看也有一點不無可說的地方。原來它和塘山路相接處以南的一段是屬於一八九三年（光緒十九年）舊美租界擴充的區域以內，而以北的那一段，則是一八九九年（光緒二十五年）新闢所謂國際公共租界時劃了進去的。

路是如此，路名所紀念的那個人，却更多歷史的意義，說是租界歷史上最重要的人中之一，是一點語病也沒有的。

愛而考克(Alcock)，在比較老一點的中文書上，譯作阿利國，最初字旁還都多一個口字，表示譯音的意思。他的名字叫羅善福特(Rutherford)。後來因為他在中國的工作得到英國政府的讚譽，受賜了爵士(Sir)的頭銜；雖然在另一方面，中國作者稱之為「與華商感情最惡之英領。」

是的，羅善福特愛而考克是中英五口通商之後，英國駐上海的第二任領事。他在一八四六年（道光二十六年）接任領事之後，做下的事真是寫不勝寫的。

現在黃浦灘上英領事署的基地，雖然「永租」的事情發動於第一任英領巴爾福(George Balfour)，可是繼續磋商，終於得到他們本國政府核准的，是在愛而考克手裏。與滬道麟桂交涉，將英租界從八百三

十畝擴充到二千八百二十畝的，也是愛而考克。

這擴充英租界面積的實行，是在一八四八年（道光二十八年）。同年，青浦發生英國教士與當地人民及糧船水手衝突的事情。受傷教士回到上海，英領愛而考克便親訪滬道台咸齡，要求懲兇賠償。滬道說：「鬥毆細故，不足深詰。」愛而考克聽了大怒，不僅語侵道台，而且，手中剛持有長柄摺扇，便舉扇打道台的頭。道台拂衣而入，對上海縣知縣金咸說：「華洋雜處，平民鬥毆，這是極小的事，要我去壓迫本國的百姓，獻媚洋人，我是不會的。」然而不僅道台的頭是白白的給打了一下，並且後來因爲愛而考克派人去南京向兩江總督李星沅申訴的結果，終於將青浦水手十人在黃浦灘加枷示衆，又賠款二百兩。

愛而考克之爲人，其潑辣有如此者。而等到後來太平天國興起以後，租界採取所謂武裝中立的政策，自行改訂地皮章程，組織工部局——這些使租界開始轉變爲現在租界的畸形狀態的重要歷史事件，愛而考克又實在是一個主動者。也許就因爲是這樣的一個人，他升任了英國駐華公使。做了公使之後，他又主動了一件與上海租界關係重大的事。原來在太平天國時期內，上海租界當局的種種行動，爲駐華英公使布魯司 (Sir Frederick W. A. Bruce) 和美公使蒲林蓋 (Anson Burlingame) 所十分不悅，不惜「以教訓小學生的態度」訓示其上海領事，無效，乃又提出於公使團，通過改組租界的原則五條。這是一八六四年（同治三年）的事。後來，租界納稅外人修改地皮章程，將那五條改組租界的原則之一，即在工部局中加入中國諮詢委員一層，訂入章程草案。但到一八六九年（同治八年）經公使團批准的，地皮章

程中，却删去了那種規定了。依照了公使團意見而訂入章程的規定，怎麼又會被公使團删去的呢？却是因爲相當以中國主權爲念的英使布魯司和美使般林蓋那時已先後去職，而那樣一個愛而考克做了英使了。

到愛而考克路去跑一跑，整部的租界歷史不是會在您的心中翻了開來的麼？

蓬路講話

假定偶然在電車上遇到一個多年不見的老朋友，正是談得暢快的時候，但目的地已經到了，不得不匆匆問了個住址，下了電車，而那朋友說出的住址却是在「蓬路」。再假定眞的有一天得空專誠去拜訪那位住在「蓬路」的老朋友，而却巧那一帶地方平日不大走動，未免有點生疏，那麼事情也許就得稍稍麻煩了。因爲走遍上海，即使連最小的弄堂都跑個一條不賸，也還找不到那「蓬路」兩個中國字的路牌的。人家說：這條便是「蓬路」。粗心的人許會還不相信，因爲路牌上明明是「文監師路」四個字；細心一點的念一念路牌上的英文字——Boone Road，聲音果然是「蓬路」，一點沒錯！

文監師路英文叫「蓬路」，說句口頭禪，這眞是天曉得了！然而，不過這究竟不是天所曉得的事，只要翻一翻關於租界歷史的書便得。

這歷史要一直翻到英租界初闢，美租界還沒創立的那時候，上海美國聖公會有一個主教，他的美國原姓叫蓬 Boone，名喚惠廉 William；但因爲在職務上常須和中國人發生關係，所以他另起了一個道

地的中國姓名曰文惠廉。此人說起來，來歷可眞不小，原來據說上海道台在一八四八年（道光二十八年）泛指虹口一帶爲美僑居留區，就是由這位主教文惠廉交涉的結果，所以他簡直就是公共租界前身之一的美租界的創設者。對於這樣一個租界歷史上重要的人物，他們自然非把他的姓氏搬到路上以作紀念不可的了。紀念的路，英文就叫「蓬路」，而中文則把主教換了個說法叫作監師稱之曰文監師路。但終於因爲這中文名字在現代人看來多少有點莫名其妙似的，又遠不及英文名字叫起來簡便，於是大家在口頭上跟着英文名字喚作「蓬路」了。一路電車或一路公共汽車的賣票，便也在到了文監師路站口的時候，報告乘客道：「蓬路！蓬路到了！」

克能海路講話

同樣從界路開端向南發展，在北浙江路和北山西路的中間的，那一條馬路叫克能海路。這克能海路，名字既不順口，而路旁房屋和市面也較遜色，所以在人們的口頭上，遠不如它左右那兩條平行的馬路來得常被提及。

然而這克能海路所紀念的克能海，如果給租界的歷史聯起來看時，却是一個十分重要的人哩。

克能海（E. Cunningham）是來滬經商的美僑，旗昌洋行的最早的主要人物之一。一八五二年年初（咸豐元年，）他做了美國駐滬副領事，代理領事職權。那時候，因爲一八四五年（道光二十五年）上海道台宮慕久所公布的地皮章程，規定在英租界內租地，必須獲得英領事的許可，克能海的前任美領葛

列司活（J. A. Griswold）已在進行提出交涉，不過未見成功。克能海就任美代領之後，便以租界契紙三張直接送請上海道吳健彰鈐印發還。道台請他依據地皮章程規定，先得英領許可。克能海於是以「極端手段」對付，致迭哀的美頓書與道台，以美國船隻進出不復納稅，及呈請美當局派遣戰艦來滬為恐嚇。不知為什麼只會對法國人強硬，見了英美人便沒辦法的滬道吳健彰，自然就此答應了美代領克能海的要求。英租界內的外僑租地手續，也就此取銷了必須先經英領許可的辦法了。

太平天國革命運動興起以後，克能海在上海租界的種種活動之中，也處於一個相當重要的地位。一八五三年四月一日（咸豐三年二月二十三日）太平軍克鎮江之後，上海除英僑組織義勇隊外，英美官商又成立一協防委員會，美代領克能海便是協防委員會五委員之一。同年九月小刀會佔領上海縣城，次年四月英美僑民在城中小刀會亦出兵參加的事前密約之下，發生了攻打駐於今西藏路西側的清軍的事件。這時克能海雖已卸却美代領職務，但他有一個小砲，也由美僑拿去參加轟擊。這一年七月，工部局組織成立，克能海便是第一屆董事之一。

如果記着歷史，那麼租界裏的許多馬路眞頗有「行不得也」之慨。您說，克能海路不便是這樣一條麼？

麥特赫司脫路講話

公共租界一路二路電車沿着靜安寺路向西駛行，中途折入了愛文義路之後，在過了卡德路站口，還

沒到戈登路站口這中間停下來的地方，斜對面有那租界惟一的工部局女子中學的便叫做麥特赫司脫路。這一條麥特赫司脫路，名字是公共租界馬路中頂長的了，可是從路的本身的長度上說起來，卻只是許多短路裏面的一條。南面的一端雖說從威海衞路起，但一直到靜安寺路那一段，與其說是馬路，無寧說是弄堂的好，所以應該說從靜安寺路起，那麼曲了兩曲，向北穿過愛文義路、新閘路和武定路，一到康腦脫路便告了終結，因爲對面的那條是以曲折著名的麥根路了。

這是以麥特赫司脫作爲名字的馬路。

如果我們再從街頭跑回書齋，翻翻上海學校的名字，那麼便可發現一所叫麥倫中學的。這麥倫中學是英國倫敦教會在民國紀元前二十一年創辦的，初名華英書院，設在山東路麥家圈。紀元前十二年，學校遷到了兆豐路現在的地址，校名也便改爲麥倫書院。直到民國十七年，纔遵照私立學校規程，把意義欠明的書院兩字，改爲兩級中學。可是教會學校的名字，是要看它原來的外國文的，而所謂麥倫中學者，英文卻正是「麥特赫司脫學院」。

喝！又是一個以麥特赫司脫作爲名字的學校。

卽使曉得麥特赫司脫是人名吧，我們難道不想再問問究竟是怎樣的人呢？

然而說起了麥特赫司脫，卻不免有纏夾的危險。原來上海的外國名人，有父子兩個，姓氏果然都是麥特赫司脫 (Medhurst) 而且名字的縮寫也是同樣的 W. H. 這兩個字母。雖然因爲父親是個教士，神學

博士，西文書中說起他的時候，可以加上「多看透」（Doctor）這個頭銜，以與其未曾「多看透」的令郎相別，可是還儘多把老子的頭銜加到兒子身上去或者把老子去掉頭銜變成了兒子的。免得纏夾，還是看他們的中文姓名吧。父親叫麥都思，把他原姓中的H這個字母不讀出來譯音而成。兒子叫麥華佗，麥當然是譯他原姓的第一個音，華佗則是他的教名（Christian Name）Walter的音譯。

這父子兩個英國人，都是著名的「中國通」。父親麥都思是傳佈上帝福音的基督教士。上海開埠之後，他便在上海四週作宗教的活動。道光二十八年（一八四八）青浦不是發生過糧船水手與英國教士衝突的事情，結果因為駐滬英國領事阿利國的老虎外交，非但交出「肇事人」和賠償教士損失，而且蘇松太道王紹復亦因而調任他處的麼？那三個教士，麥都思便是裏面的一個。咸豐四年（一八五四）外人組織工部局，麥都思便是工部局第一屆董事之一；這簡直是做了官了，不過不拿薪俸而已。

兒子麥華佗則不僅做官，而且又拿薪俸的。他於道光二十三年九月十七日（一八四三年十一月八日）跟了英國駐滬第一任領事巴爾福同來上海，以中國通的資格充任領署翻譯。咸豐同治之交他做了駐滬領事。光緒初，又回任了一次。

所以為澈底正名起見，實在應該把紀念父親的麥特赫司脫學院改為麥都思中學，把紀念兒子的馬路叫做麥華佗路的。您說該不該啦？

庇亞士路講話

什麼，庇亞士路？這可不大熟悉啊！——您看了題目之後，也許會這麼說了。是的，一條不大熟悉的路，這庇亞士路。一個在上海住了十年的人，還沒到過這庇亞士路，或者甚至還沒知道這路名，那是一點也不足爲奇，無損於「老上海」的頭銜的。因爲路是在那麼一個偏僻的所在，連郊外馳車也不大會去到。好，我來講講這一條路吧。

庇亞士路是公共租界越界所築道路裏面的一條，在上海的西郊。西郊的越界道路，大家知道，是以南北而行的碑坊路爲終極，碑坊路南端，從飛機場那邊，向東蜿蜒而迄於海格路的，是較爲聞名的虹橋路；庇亞士路便是和虹橋路平行，從碑坊路北端開了頭，可是，雖然路身的寬度足有虹橋路的一倍，卻不見得怎樣長，尤其是跟那麼長的虹橋路比較起來；它只等於三條江灣路那麼長，到羅別根路的北頭，北新涇那邊，便告了終結，再東便是白利南路了。對啦，我說得未免太嚕囌了，實在是從兆豐公園那裏向西而去的白利南路，過了羅別根路，路名便改叫了庇亞士。

公共租界的越界道路一共有三十九條之多，其中有十二條是民國十四年築的。庇亞士路便是這十二條之一。可是民國十四年發生了五卅慘案，越界道路的築造是受了影響，不能像租界當局所預想那麼順利進行。於是庇亞士路始終只是一條泥路。路旁洋房還沒一座座地造起來，會享樂的富人們的郊外馳車，也不大會去到，所以我們可以設想，當日一些把路身的地基情願「租」給工部局造路，希望路旁的地皮大大漲價的地主們，眞該不免失望了。不過，當然，我們也不會忘記還有一部分地皮的變成路身，該不是

土地所有人的心願吧。

然而我們不能那麽講下去了，我們還得說說庇亞士路所紀念的那個人。那是愛特華・查爾斯・庇亞士（Edward Charles Pearce）。他雖然是近時的，可是在租界史上實在也是一個十分重要的人。請想一想，他從宣統三年（一九一一）起到民國八年（一九一九）止，一共做了九年的工部局董事，而且除了最初兩年，他還始終是個總董。這樣長期的董事和總董沒有第二個可以趕上的。而況在任職期間又做下了許多叫人不能忘記的事情。

在這些叫人不能忘記的事情裏面，我想提出一件來說一說。在上海住得比較久長，或者一向留心租界事件的人們，不會忘記在五四運動發動的民國八年，因爲工部局加捐，租界華人一面拒納加捐，一面要求華人參政。那種壯烈的氣概，至今仍在我們的心目之中。但外僑是站在不同的地位和立場上的。下一年四月七日，租界納稅外人開會的時候，作着工部局總董的庇亞士，便以一個拚命反對工部局中加入華董的角色出現了。他的演說辭眞是够長的，立論的奇妙，非一般人所能想像。我們隨便舉出一段來看一看吧：

他說民國八年「華人所付房捐是一、二二四、〇〇〇兩，外人八一一、〇〇〇兩。假定華人人口是七〇〇、〇〇〇，……外籍人口三〇、〇〇〇，……那麼算起來，華人每人繳一兩七錢五分，外人每人繳二七兩。諸位先生，我想我們既然比華人多繳這許多，外國人是至少應該舒舒服服在公園裏散步的了。」（原來當時租界公園還禁止華人入內的。）

您瞧，庇亞士就有那樣的本領，他甚至會把公認的華人納捐多於外人這一事實，那麼輕輕地改爲外人納捐多於華人了。眞是旣聰明而又有演說天才的人啊！

外僑方面，自然是感激他，敬重他，要紀念他的。於是民國八年的外僑納稅人會，議決宣告庇亞士爲上海公共租界的「自由人」(Freeman)，以報答他對於工部局的「長期而忠實的服務。」而到民國十四年，又有了庇亞士路。

偏僻的庇亞士路，爲了路的本身和路所紀念的人，倒也應該熟悉一下的，您說對不對？我們約定一個日子，到庇亞士路去跑一跑吧，如何？

法租界

霞飛路講話

現在有許多人，都在謳歌法租界霞飛路的神祕，繁榮，是的，霞飛路確是法租界中最有詩意的路，而且更是富有史味的路。

霞飛路是法租界裏最長而又最直的路；東自敏體尼蔭路起，接着甯波路，而經過格洛克路、麥高包祿路、維爾蒙路、李梅路、葛羅路、貝勒路、馬浪路、薩坡賽路、呂班路、白爾部路、華龍路、貝禘鏖路、馬斯南路、聖母院路、金神父路、邁而西愛路、亞爾培路、拉都路、杜美路、畢勛路、麥陽路、善鐘路、寶建路、麥琪路、亘富路、白賽仲路、居爾典路、高恩路、潘興路、汶林路、福開森路、愛棠路、姚主教路，以西止於海格路，計首尾約長五千五百公尺

左右。

霞飛路是在一九〇〇年（光緒二十五年）第二次推廣租界後，方才決定開築的。一九〇一年（光緒二十六年）間方始完成，那時長有四千公尺，算爲當時越界築路之一。

霞飛路的前身，原名叫做寶昌路。寶昌（Paul Brunat）是法公董局中一位法籍的董事，他自一八八一年起便當選爲董事了；後於一八八二年、一八八三年、一八八六年、一八八七年、一八八九年、一八九〇年、一八九一年、一八九二年、一九〇〇年、一九〇一年、一九〇二年、一九〇三年、一九〇四年、一九〇五年、一九〇六年、一九〇七年，連被推選，而且做過六次的總董；在開闢這寶昌路那一年，他正榮任着總董。

一九一四年（民國三年），歐洲大戰爆發；在一八八五年（光緒十一年）曾以工兵士官資格來過中國上海的霞飛，此時榮任法國東路軍總司令了；因爲瑪納（Marne）一戰，救了法國的危亡，法租界的當局爲表示感激欣喜起見，便把這最重要最繁盛的寶昌路，改名叫做霞飛路了。一九一五年（民國四年）八月四日，霞飛將軍於軍事旁午中，特地來函申謝道：

『總領事先生：我對於上海公董局董事會，將我的名字來做一個界內的路名，是極其感動的；所以我特託你，將我的熱烈敬意，轉達於該董事會。

『我還留憶着一個我在上海時極其良好紀念，我對於你信中所說的那一條路，還憶得很清楚。

『我求你接受總領事先生：我至好情感的保證。……』

迨至歐戰終了，霞飛上將乃於一九二二年（民國十一年）三月九日，特來中國觀光；當時霞飛路上，曾有一番盛況；而霞飛路也在此日算為正式開幕了。

因寶昌氏服務租界內市政達十七年之久而得名的寶昌路，刻已成歷史陳跡了；不過現在霞飛路、白賽仲路、麥琪路的岔路間，却有個三角草地名叫寶昌花園的，算是碩果僅存的紀念了！

這個寶昌花園是一九二〇年（民國九年）六月間建成的，凡是執有法租界公園游覽券的人，可以進這小小的園囿內去游玩。

麟桂路講話

上海的法租界是由於一八四九年四月六日（清道光二十九年三月十四日）麟桂道台的一張佈告而斷送；所以在法國人方面，對於麟桂，很是感激的。現在法租界內在蒲石路之北，巨籟達路之南，邁而西愛路之東，聖母院路之西，有一條麟桂路；這便紀念此位麟桂道台了。

在一八四九年（清道光二十九年）時，法國有一艘兵船名叫排衣育奈史（Bayonnaise）的，曾到過上海；這兵船的管帶名叫葛拉維愛爾（Gravière），他當時做過外交的後盾，而目覩法租界的告成；所以對於麟桂這人，頗有相當的認識。

他返國以後，曾做了一本『中國旅行記』，其中對於麟桂，很有生動的描寫；茲為節譯如次：

『麟桂並不是八旗屬的一個粗野的軍人，也不是那一班只知騎馬射箭而不識之無的官僚；雖然

他在那右手姆指上，常戴有玉的指環，以表示他是一個軍人；雖然他也和其他的滿洲人一樣，會知道挽着柔靱的弓，搭上尖銳的箭向空射去；到底他那氈帽上的頂戴，却是靠着他一步一步地應試由秀才而舉人以獲得的。

『孔子和孟子書中最難解的章句，在他看起來，却是非常容易的；凡是古聖昔賢的學說，他都背得出的，而且還會適當地引用了！差不多大半部的四書，都記入他的腦筋中；在他談話時，五經的精華，會不絕地自其口中引用而出，好像神父們在傳敎時，引用聖經一般。

『麟桂這個人，雖然學問很是淵博，到底他那高大的身軀，武士道般的形狀，好像是天生軍人，應該要向甘肅邊境，對回回子作戰，而不宜派在上海管理海關，徵收稅務的。在他的步驟上，在他的舉動上，在他的一切措置上，在他的情感表現上，使人總覺得有一種剛愎而凜冽的態度；使人會推想到滿族在征服中國時，所使用的手段，該當是怎樣的殘暴。

『一件寬大的貂裘，包裹着這位元代的子孫；一付皇上所賜的朝珠，柔弱地貼掛在他的胸前；在他那剃了頂的頭上，戴着好像中古時代步兵所用兜盔的氈帽；在他高貴的足上，登着厚底而廣胴的皮靴，更增助他那巨大軀幹的威嚴了。

『這樣的服裝，一點都沒有文治化的影兒，而在嚴格說起來，眞像個韃韃的戰士；但是穿在麟桂身上，却是極其合式呢。他那多筋多肉的手，不去多倫諾爾執戈以衞國，却用他那具有半透明質的長指甲

的手指，來時時撫弄着玉質的鼻烟壺！……」

法國人眼睛裏的麟桂，是這麼一副腔調！我們可以想象上海初開埠時那種滿清大官！

法租界馬路名稱考

法租界馬路的名字，最是難記，除小東門及公館馬路一帶的支路，尚存有中國式的街名外，其餘大都取法國人的姓名命名。從法文的發音，寫成中國的文字，當然不會有意義，也當然不容易記憶了。況且所定的路名，不一定都取法國的名人，所以更難使我們熟悉了。

據考查所得，法租界馬路的名字，除公館馬路（卽法大馬路）以法領事館得名，棠市路以小菜場得名，聖母院路以有聖母院得名，徐家匯路以通至徐家匯得名，及少數用中國地名及外國人名定名外，用法國人名做路名的，概可分爲八類：（A）法國特派大使及駐華公使，（B）法國駐滬領事，（C）法租界公董局董事，（D）法公董局職員，（E）旅滬法僑，（F）旅華法敎士，（G）法國名人，（H）其他與法國有關係的事物。茲分別列舉於次：

（A）公使及大使

喇格納路　喇格納（Lagrene）是法國派遣來中國的第一任公使，在一八四四年（淸道光二十四年）到澳門與淸政府訂立黃埔條約。以後法人得在上海經商和開闢法租界，都是這一次條約所播下的種子。

葛羅路　舊名嵩山路。葛羅（Baron Gros）是太平天國時代，法國派來的大使，在一八六〇年（清咸豐十年）五月間到上海的。

呂班路　呂班（Dubail）是一八九八年（清光緒二十四年）時的法國駐華公使，爲力圖推廣法租界的主持人。

畢勛路　畢勛（Pichon）路是在一九〇二年（清光緒二十八年）越界所築，其時法國的駐華公使便是這位畢勛。

慷悌路　慷悌（Conty）是法國駐華公使，在一九一四年（民國三年）藉外交手腕成功法租界第三次的大擴張。

蒲柏路　蒲柏(Auguste Boppe)是歐戰期間的法國駐華公使。

（B）法國駐滬領事

敏體尼蔭路　敏體尼蔭（Montigny）是法國第一任駐滬總領事，在一八四八年（清道光二十八年）到任，法租界便是此人所開創。

愛棠路　愛棠（Edan）是一八六〇年（清咸豐十年）的駐滬總領事。他處心積慮要擴充法租界，終於得以擴展到小東門外的河浜。

華格臬路　華格臬（Wagner）在一八六三年（清同治二年）任駐滬總領事。

白萊尼蒙馬浪路　馬浪（Brenier de Montmorand）是駐滬總領事，一八六四年（清同治三年）到任。在任內，曾解散過法租界第一任公董局董事會。

賈業愛路　賈業愛（Francis Garnier）是一八八○年（清光緒六年）駐滬總領事。

李梅路　李梅（Lemaire）是一八八四年（清光緒十年）時法國駐滬總領事。

巨籟達路　此路在一九○七年（清光緒三十三年）越界開築，所以用當時駐滬總領事巨籟達（Ratard）的名字名路。

甘世東路　甘世東（Gaston Kahn）是一九一三年（民國二年）到任的駐滬總領事。次年和江蘇交涉員楊晟簽訂界外馬路協定，從此顧家宅以西至徐家匯以東的一大塊土地便圈入法租界範圍。

愷自邇路　愷自邇（Kraetzer）也是法國駐滬總領事，年代不詳。

（C）法租界公董局董事

皮少耐路　皮少耐（Buissonnet）是旅滬經營絲業的法商，在一八六二年（清同治元年）充任法公董局第一任董事。

麋鹿路　麋鹿（Millo）是一八六六年（清同治五年）時，法公董局第一次選任的董事。

茄勒路　茄勒（Galle）是一八七二年（清同治十一年）時的法公董局董事。

華成路　華成（Voi in）是一八七四年（清同治十三年）時的法公董局總董，因堅決主張開築甯

波路及自來火行西街的馬路，引起四明公所流血的慘劇。

安納金路　安納金(Hennequin)是一八七四五年（清同治末年光緒初年）的法公董局總董。

平濟利路　平濟利(Bluntschli)在一八八一至八三年（清光緒七年至九年）任法公董局副總董。

奧利和路　奧利和(Orion)是一八八四年（清光緒十年）法公董局總董。

維爾蒙路　維爾蒙(Vouillemont)是一八八五年（清光緒十一年）法公董局董事。

薩坡賽路　薩坡賽(Chapsal)在一八九〇年（清光緒十六年）任法公董局總董。

白爾路　白爾(Eugène Bard)在一八九七年（清光緒二十三年）任法公董局總董，因提議延長寗波路及自來火行西街的路線，肇四明公所第二次慘案。

祁齊路　祁齊(Ghisi)是法公董局一九〇四年至一九〇八年（清光緒三十年至三十四年）的董事。

（D）法租界公董局職員

望志路　望志(Wantz)是法公董局總工程司，任職期間約在一九一〇年左右。

藍維靄路　舊名肇州路，一九一五年（民國四年）因法巡捕房總巡藍維靄(Rabier)在歐戰中陣亡，所以改用他的名字作紀念。

白賽仲路　白賽仲（Gustave de Boissezon）在一九二一年至二十七年（民國十年至十六年）間，充任法公董局總工程司。

（E）旅滬法僑

雷米路　雷米（Remi）是法商，以前在廣東經營鐘表及洋酒營業。至一八四八年（清道光二十八年）來滬，首先呈請法領事敏體尼蔭租地開設洋行。法租界的開端，雖由道台麟桂的庸懦昏瞶，但沒有雷米的請求租地，法租界勢須待有其他機會纔得開闢。

麥賽爾蒂羅路　麥賽爾蒂羅（Marcel Tillot）是一九〇七年（清光緒三十三年）時，上海中法新彙報主筆。

蒲石路　蒲石（Bourgert）在民國初年時，是法租界的著名律師。他的事務所後來經逖白克律師收買。

麥底安路　舊名工部局路，後因旅滬法僑麥底安（Vincent Mathien）在歐戰期間被徵回法戰死，所以法公董局特取他的名字作路名。

陶爾斐斯路　在一九二〇年以前舊名軍官路，後因紀念歐戰中回國戰死的法僑陶爾斐斯（Dollfus），所以改為現在的名字。

福履理路　福履理（J. Freiupt）也是一個在歐戰中犧牲的旅滬法僑。一九二〇年（民國九年）

十月二十五日，法公董議決用福履理的名字代替舊時的靶子路。

西愛咸斯路　西愛咸斯 (Herve de Siéyès) 是法國郵船公司的職員，歐戰時徵召回國戰死，與福履理同時爲法公董局決定取爲路名。

拉都路　拉都 (R. Tenant de la Tour) 也是法國郵船公司的職員，同是在歐戰中戰死的旅滬法僑。

巨福路　巨福 (Louis Dufour) 是法商尼爾洋行職員，歐戰爆發，徵調回法從戎，因以陣亡。

麥尼尼路　麥尼尼(Maginy) 是上海東方匯理銀行職員，也是在歐戰中戰死的。

鐵士蘭路　舊名台斯脫郎路，其實鐵士蘭 (Picard Destelan) 和台斯脫郎同是一個人的名字，不過是譯成兩個譯音罷了。鐵士蘭曾任中國郵政總辦多年，國民政府成立後，始退職返法。

(F)旅華法教士

趙主教路　趙主教名瑪勒斯卡，(Mgr. Maresca) 在法租界未成立前就來上海。當法國第一任總領事敏體尼蔭到滬所設領事署的房屋，便是向這位主教租用的。他在小刀會佔領上海城的時代，正充當董家渡天主堂的主教。

姚主教路　姚主教(Prosper Paris)是耶穌會的主教，任期從一九〇〇年至一九二七年（清光緒二十六年至民國十六年，）繼任的主教便是現在的惠良濟。

孟神父路　孟神父(Pére Meugniot)是天主敎首善堂住持，當一八八一年(淸光緒七年)後九年間，又是法公董局的董事。在一八九一年時，曾以現時甯興街西段的地產贈與法公董局，以便展長甯興街的路線。

金神父路　金神父(Pére Robert)是天主堂神父，在一九〇一年(淸光緒二十七年)時曾任法公董局董事。

勞神父路　舊名天文臺路，以徐家匯天文臺主任是法敎士勞績勳(Pére Froc)神父，所以改名勞神父路。

杜神父路　杜神父(Pére Dugout)是天主敎耶穌會神父，向在南京傳敎，一九二七年(民國十六年)第六軍入南京，死於兵亂中。

薛華立路　薛華立(Stanislas Chevalier)是徐家匯天主堂神父，今爲佘山天文台名譽主任。生平關於天文氣象方面的著作極多。

(G)法國名人

高乃伊路　高乃依(Corneille)是法國著名詩人，生在十七世紀。

莫利愛路　莫利愛(Moliere)也是十七世紀的法國詩人。以上兩路都是一九一四年(民國三年)越界開闢的馬路，又恰相隣近，所以同用詩人命名。

古拔路　古拔(Courbet)是法國海軍中將，在一八八四年(清光緒十年)中法戰爭時，統帶法國遠東艦隊侵襲我國東南沿海數省，次年在澎湖島附近中礮陣亡。

杜美路　杜美(Doumer)是法國的越南總督，在一九〇〇年(清光緒二十六年)曾派安南巡捕二十九名來滬，這是法租界用安南巡捕的開端。

環龍路　環龍(Vallon)是法國飛行家，曾於一九一一年(清宣統三年)春間來滬表演上海人得見飛機，這是第一次，嗣於五月六日重飛，不幸機墜而死。

霞飛路　舊名寶昌路，寶昌是一九〇〇年時法公董局總董。後因歐戰告終，協約國戰勝，以紀念法國陸軍元帥霞飛(Joffre)的功績，所以改名霞飛路。霞飛曾於一九二二年三月到過上海。

福煦路　初名大西路，又名長浜路，係由北長浜填塞築成，是法租界和公共租界間的一條界路。因紀念法國陸軍上將福煦(Foch)在歐戰中的功績，便改名為福煦路。

辣斐德路　此路在一九一四年越界開築，用歐戰時法國陸軍名將辣斐德(Lafayette)的名字命名。

貝當路　貝當(Petain)是歐戰時法國名將。

(H)其他與法國有關係的事物

賈西義路　賈西義(Cassini)是一隻法國兵艦的名字，曾於一八五三年(清咸豐三年)春間到

上海。時值太平天國軍隊進攻南京，上海道吳健彰便欲借以開赴南京為清兵助力，終因法領事敏體尼陰不允而罷。

麥高包祿路　麥高包祿（Marco Polo）也是法國兵艦的艦名。當一八九八年（清光緒二十四年）四明公所發生第二次慘案時，該艦正停泊上海，曾派水兵一百五十名上陸幫凶。

善鐘路　此路在一九〇二年越界所築，因其處本有一家善鐘（Say Zoong）馬房，所以用馬房的招牌作路名。

以上都是用法國人名或物名作馬路名字的。至於用外國人名定名的，便有以下的幾條馬路：

愛多亞路　此路由洋涇浜填塞築成，是公共租界與法租界間的一條界路，從一九一四年開工填浜，到一九一六年方告完成。路名用英皇愛德華第七世（Edouard VII）的名字，因照法文的發音和拼法，所以成為愛多亞了。

亞爾培路　舊名寶隆路，在清末越界開闢。歐洲大戰時，比王亞爾培（Albert）加入協約國方面力戰不屈，所以改用其名，以垂紀念。

愛麥虞限路　愛麥虞限第三（V. Emmanuel III）是現時意大利國王。當歐戰發生時，脫離了聯盟的德奧，加入英法俄三協約國與德奧作戰，因而獲得法人的感謝，所以用他的名字作路名。

海格路　此路築於太平天國時代，由華爾所率的常勝軍築成，目的蓋在便利軍用。迨兵事告終，公共

租界工部局不時加以修理，便定名爲徐家匯路。一九一四年法租界擴展至徐家匯，這條路的南段便成華法兩界的界路。後因紀念英國名將海格（Haig）在歐戰時所建的功績，便自一九二一年（民國十年）一月一日起改成現在的名字。

潘興路　潘興（Pershing）是美國名將，歐戰時率大兵渡大西洋援法。

福開森路　福開森（Fergusson）是美國人，曾任南洋公學總理，在十九世紀末（淸光緒二十五六年）對於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的擴充，頗曾出力幫助。

普恩濟世路　普恩濟世（J. Prentice）是居留上海極久的外僑，又是在遠東著名的造船專家。他在公共租界住居有五十多年，到一九二三年（民國十二年）四月三十日纔病終於滬寓。

靈桂路　靈桂便是一八四九年（淸道光二十九年）時的上海道台，也是第一個允許租地給法國人開闢租界的人。他的名字叫麟桂，是旗人，假使他不答應租地，根本就不會有法租界。所以法公董局特地將巨籟達路和蒲石路間的一條短路定名爲靈桂路，但是不用「麟」字，而用「靈」字罷了。

朱葆三路　朱葆三是定海人，在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二〇年（民國七年至九年）間任上海總商會會長，對於法租界有過不少的助力。

此外法租界的馬路用人命名的，尙有二十餘條，其詳當俟續考。

法租界外灘的第一條馬路

法租界外灘的第一條馬路，是創造於一八五六年（清咸豐六年）間。

這時恰在上海縣城內小刀會覆亡之後。法國駐防的海軍便即開始建設的工作，而首次着手者，厥爲沿着法租界範圍內的黃浦灘一段道路。

在一八五六年七月（清咸豐六年六月，）由葛必達(Clavelin)神父，帶領有二百家左右的天主教徒，分乘十二隻帆船，從太平天國轄下的南京逃避到上海來，寄碇於法租界的江面，以求法國威力的保護。這一批難民大半是苦力；愛棠(Edan)總領事，乃以工賑的辦法，應用此輩教民擔任碼頭上塡上鋪石的工作，而使之成爲「在雨天」仍可以行走的道路；到了晚間，更由法租界當局，裝上反射式的油燈，以照行人。

這時法租界外灘馬路，是不包含十六舖在內的；——因爲十六舖一帶，是在一八六一年十月三十日（清咸豐十一年九月二十七日，）方才擴張爲法租界的；——所以其時這段外灘的長度，僅是南起舟山路，北達洋涇浜——即現在的愛多亞路；而洋涇浜上接連英法兩租界外灘的橋，亦於此時創建的。

因爲洋涇浜上英法兩租界外灘橋樑的構造，引起了法租界第一次地主大會的召集，以公攤此橋工程的費用；而且由這一次地主大會席上，決定組織一委員會，推選愛棠、雷米(Remi)、魏貝(Webb)二人爲委員，擔負對中國包工交涉簽訂造橋合約之任。

造橋的包工合約，是於一八五六年一月十九日（清咸豐五年十二月十二日）訂定，而橋樑則於同

年三月二十五日（二月十九日）完工。

這座接連英法二租界外灘的橋，是用新嘉坡木料造成，長達六十九英呎，寬達三十英呎；橋洞計有三個，最大的計有二十五英呎的闊度；而橋的兩頭，是用花崗石礎築成的：全橋共值洋二千元。

此橋費用的公攤辦法，依當時地主大會的決議是：凡坐落外灘和洋涇浜附近的地產，每畝抽銀八兩五錢；凡是離得遠些的地產，每畝抽銀五兩五錢……。

在當日法租界建設外灘的馬路和橋樑時，我國道台也曾津貼二千元的經費。

龍華

龍華街市講話

以龍華寺得名的龍華，古時本叫龍華村，歷代上海縣志俱有紀載。元代至元嘉禾志裏則有龍華鋪的名稱，鋪字係古代郵遞交通的一個站頭的意思，可見龍華在那時已經不單是風景線的龍華，並且是交通線的龍華了。當時的紀載由龍華鋪起，向西，經過錢墳鋪、蟠龍鋪、張涇鋪，以達松江府前鋪；向東，經過淡井鋪，以達上海鋪。接着，我們翻開明代萬曆上海縣志，便十分愉快的讀着「龍華鎮在二十六保，縣治西南十八里」的一段紀錄。

由村而鋪而鎮的開展，自有交通發達人口集中等原因，不須詳說。但我們把握了這個史實，對於龍華街市建設的起點，便不至於十分模糊了。

當時龍華鎮的中心，是在現在可看到的龍華古剎牌樓之前，一條東西路約半里的街，古名龍華鎮現在稱爲龍華鎮路鎮人通稱爲老街。路面鋪着石版和石子；兩旁錯綜的開列不滿三十六行的店家，如所謂「太白遺風」的酒店，「集賢居」的茶坊，「鍾靈毓秀」的藥號之類。

從此路中段折北，穿過龍華古剎牌樓，即係現在的一一三弄，沒有幾步，我們走到一座橋梁。橋下河道現已填塞，很像水閘模樣。該項河道在未填塞以前，規度形勢，應和惠民橋、龍華橋下水合流，入龍華港以達浦江。橋身並不很高，上下成斜坡形勢。橋頂和橋塊兩旁俱有店鋪。這就成爲它的建築上之特殊的風格。據上海縣續志，這叫寺橋。但是除了清乾隆上海縣志載稱龍華閘橋外，其他志書未見紀載。據我們考據，所謂閘橋即係寺橋，有兩件史實可以證明：

(一)據清康熙江南通志：龍華寺舊有山門，門外有二井，俗呼龍井，明嘉靖間，燬於倭，僧惠林重建。所謂山門，當係現在龍華古剎牌樓；而寺橋係在山門以內，應本屬寺有。

(二)據龍華塔下端龍華寺舍利記碑文，有「新造水閘而利僧得一方之敬仰」等語。所謂閘橋，當爲寺橋無疑。

大概古代的龍華寺和現在龍華古剎牌樓當中未曾截斷時，該橋只是寺內的一座橋而已；後來，填河築路，該橋改築水閘，故有閘橋名稱。等到河道填塞已久，兩旁俱有人家，橋亦失去水閘的作用，而龍華寺的山門已改換面目，恰在橋後，故該橋有寺橋的名稱。

走過了寺橋龍華寺在望，我們恰好到了龍華路和中山路啣接的所在。

龍華路係一八九一年（清光緒十七年）由製造局開築的，從南市製造局路起而到龍華寺，本係煤屑路，現自第五師紀念塔起至龍華寺一段，已爲瀝青路。這條路上，最近的一條支路可達龍華寺東面的，係從斜徐路的謹記橋起點，叫謹記路。該路本名東廟橋路，又名豫豐路，一九一四年（民國三年）由上海工巡捐總局開築，將橋放闊，並改易名稱，現爲柏油路。

中山路係最近上海市政府開築，完工未久，從閘北青雲路起點，折向西南到龍華寺西端，路線拉長約八十華里。最近的一條支路可達龍華寺的，係從斜徐路的天鑰橋起點，叫天鑰橋路，也是一九一四年（民國三年）由上海工巡捐總局開築的。由天鑰橋南至斜土路一段，已鋪石子。

總括一句說，現在大上海核心已經完成，南市閘北直接交通將次實現，打破了從前必得經過租界地的慣例。而龍華的街市彷彿係主要脈搏所在，其特殊性必然要尖銳化起來，係毫無疑義的了。

我們在寺前東西兩端稍許流連一下，重復折回龍華鎭路來。這回向東行，走過了明張正宗建築的香花橋（今惠民橋）約數十步，卽到達後馬路。龍華鎭路東端到此爲止。這條路，係北從龍華橋起，接龍華路迤東折南到龍華車站止，接水泥公司路。路線很短，路面上全鋪石子，係一九〇八年（清光緒三十四年）由蘇路公司（卽前滬杭甬鐵路局）和龍華橋同時開築的。因在車站後，故名。沿後馬路南行，穿過車站，我們的視線，首先接觸了廣大的飛機場。這裏是水泥公司路的起點，不用說，那邊的終點，就是水泥公司所在

地了。在這路上走到了守望庵路，又折向東面去。這條路和中山路一樣，路面還鋪着煤屑。

龍華街市東端，具有現代典型事物，如飛機場、水泥廠、車站等建築物；而西端的街市，恰彷彿是詩意的，從古典的到浪漫的而寫實的……風格無不畢具。

一座古代建築式的財神殿，像泰山石敢當似的坐鎮在龍華鎮路的西端終點，一九二四年（民國十三年）鎮人陸普生於此設救火會。從這裏起折南，叫周家灣，兩旁係小鎮市式的人家。路面的寬度，比龍華鎮路又稍狹一些。走不多遠，又須轉向西行，沿着漕河涇前進，這才到了眞正的農村。在漕河廟旁，折南走過漕河廟橋（本名漕河橋，改造木橋後，改今名。一九三三年（民國二十二年）九月二日，風潮大作，橋毀，市政府重建）到了瓜豆園路。這條路的名稱，實在雅得很，據云係一八九四年（清光緒二十年）瓜豆園主人陸雲僧所築，長里餘。經過潘家宅鐵路軌道，到終點鄭家橋。在這條路上，我們所見到的，除「瓜」「豆」外，名園係不止陸家一所，如霞園、惠家花園、許家花園、周家花園等，俱在附近。此刻春天還有東一簇桃花，西一簇桃花哪。

在歸途中，我們沿着鐵路自西往東，經過龍華車站，便到龍華港。這港係天然的具有軍港的形勢，成就了龍華的偉大。橫跨港上的幾座橋梁，除小牐橋、新木橋、龍華橋外，有一座百步橋，倒値得一談的。

據明萬曆上海縣志「邑人祖餞多於此」，可見百步橋和上海人有怎樣的歷史關係。創建何時，已不可考，但易木而石，則在明萬曆丙辰，由張雲程倡建。清康熙年間，舉人張泰和龍華寺住持上機重修。乾隆四

十五年周國楨等重建。嘉慶九年徐思德倡捐重建。光緒十一年定海韓之鵬和龍華寺住持文果倡修，十二年七月動工，改建於十四年四月完工。（一九三四・四・一六）

碼頭及橋樑史話

金利源碼頭外交史話

招商局的創設，實始於一八七三年一月十四日（清同治十一年十二月十六日），而於法租界外灘設置碼頭等，則始於一八八〇年（清光緒六年）。

考法租界之設立，乃依據一八四九年四月六日（清道光二十九年三月十四日）麟道台的諭示，原是專供法國人及其他外國人作爲居留地的，而中國人在租界內，當初並無「所有權」的權利。但是一八八〇年（清光緒六年），招商局購得法外灘地冊第五十五號地產時，法國駐滬總領事署覺於一八八〇年三月十六日（清光緒六年二月初六日）命令核准之其所持的理由，則謂：

「……照得就中國輪船招商局所經營的事業而論，可以與其他外商公司一視同仁，自可准其設在法租界內。……」

因此之故，招商局繼於一八八一年及一八八二年間（清光緒七八年間），陸續購買法外灘地皮於一八八一年五月二十八日（清光緒七年五月初一日）及一八八二年一月七日（清光緒七年十一月十八日），經法國駐滬總領事署先後核准。

然而法國外交當局，對於法領容忍我國人在法租界取得土地所有權，竭力反對，當時曾由外交部訓令法國駐滬總領事費列處（Flesh）說：

「……據來呈說「招商局之獲有購得法租界內土地和房產所有權的權利，乃因若干政治上之理由，而奉到核准的；……但是你所說的核准，在本部無案可稽合仰即便呈報在何種機會，由何項機關，在何日期而准許招商局在法租界有購地的權利；因為此種權利的准許，足以危害上海法租界的運命，而且在文字上精神上也違反中法條約。

「所以在我等候你報告的時期內，我竭力囑咐你，以後不許中國人在法租界有伸張土地所有權的權利，因為這塊土地原是由中國政府保留與法國人和及其他外國人住的。……」

一八八三年六月二十一日（清光緒九年五月十七日）法外交部部長費利（Ferry）又訓令駐滬法領事說：

「……三月二十一日來呈：關於招商局在法租界購地的要求，和你與北京法國公使署往來公文的抄件統已收到。

「我在這兒只能夠依據我去年九月二十一日的訓令和十二月三十日的電文上所持的主張，贊許你去駁那華人公司的購地要求；因為這個要求是違反中法二國條約的精神的。

「查當初歐西各國，所以要求中國在各口通商地內另定外僑居留地者，正因為外人不能到內地

去，而中國人也不該，無論何種場合，獲有租界上的所有權之故！

「所以，招商局雖和中國有密切關係，你對於他們的要求，也要依本訓令的意思，嚴密婉拒，切勿因此而引起中國當局的反詰，和外國有關係方面的刺激。……」

招商局方面雖因法國政府的固拒，不能在法租界外灘上，擴張其土地所有權；但却與法郵船公司，法租界不動產公司，天主教三德堂等租賃法外灘一帶，以起造碼頭、棧房等等。

在另一方面，我國政府因握有黃浦江沿岸漲灘的升科權，便給予招商局伸張地盤的機會。

一八八三年三月三日（清光緒九年正月二十四日），上海道台邵友濂照會法領說：

「……案據光緒八年十二月二十日（一八八三年一月二十八日）上海縣呈稱：

『……自若干時以來，職縣派有委員多人，討論組織一機關及一紳士委員會，以便測量稽查黃浦江沿岸一帶，自大東門至小東門間第二十五保第八圖所有新漲灘岸地面；且此項機關，更負有造地冊，徵地稅，以裕稅源之任務。……』

「現今此項工作，在華界方面已完全結束；而自東門起，沿法租界、英租界、美租界，乃至虹口、黃浦灘，漲灘亦屬不少，自當同樣辦理，等情……。』

『據此：除已令知各該段地保，以及華洋理事同知陳福勳，法租界會審委員翁秉鈞，并分函英美各國領事查照外，合特函請查照。

『……現正由上海縣黎光旦，擬定章程，設置專司，以便拍賣此項漲灘……』

迨至一八八四年初（清光緒九年底），法租界外灘沿岸的地主：法國郵船公司和天主教三德堂，同時向法國駐滬總領事李梅(Lemaire)，提出承購漲灘的要求，并請由法領向滬道請發道契。

這項要求是於一八八四年四月十四日（清光緒十年三月十九日）提出，經由法領李梅卽於次日，轉達我國道台；當時卽由滬道邵友濂函覆說：

『……三月二十日（陰曆）收到來信；——關於法國郵船公司請領灘地，懇發道契事。

『你在信中要求我派一官員，重新會同貴領署委員，執行檢勘是項新地；我已允遵來意派上海縣及黃委員，進行檢勘工作。

『近據上海縣呈報稱：查得法郵公司所要購的灘地，計達二十一畝五分，早已於光緒九年三月（陰曆）間由招商局登記承購；因此自無執行第二次檢勘工作的必要，所以我求你就將這個情形，卽使示知法郵公司……。』

對於天主教三德堂的要求，邵道台亦於一八八四年五月十五日（清光緒十年四月二十一日），照覆法領李梅說：

『……四月二十一日（陰曆），收到來信，稱天主教三德堂神父們，要購小東門附近的黃浦漲灘，懇發道契；因此你就求我，指派委員，進行測量此項新地。

『我因此便派上海縣和局委員，進行測地工作，同時並函覆貴領署在案。

『今據上海縣呈報稱查得天主敎三德堂神父們所要領之地計達二十五畝五分，早已由招商局購領；因此，自無進行第二次測量的必要；我用是敢請卽便將此情形，告知該關係人罷！……』

按光緒九年三月（陰曆）就是西曆一八八三年四月，而邵道台當初寫給法領，通知測量黃浦漲灘的信，都是一八八三年三月三日；在一個月之間，招商局便獲有漲灘的所有權，可謂神速之至了。

但在法領李梅方面，自然不服如此辦法，他隨於一八八四年六月二十五日（淸光緒十年閏五月初三日）向邵道台提出抗議說：

『……我玆向貴道聲明：這是惟有天主敎三德堂神父，才可有權利獲得漲灘的所有權，因爲這漲灘，原是該堂地產的接壤地；所以我已令仰該堂神父卽便與上海縣交涉，取銷其所非法給與招商局的土地執業證。

『所以我特來請求你，卽速派員，會同本領署委員，再行前往勘驗該項灘地，以便該堂神父，得以從速收到正式契證，依法執行產權。

『至於法國郵船公司所要求的二十一畝五分漲灘，亦應照此辦理爲是，卽希查照……』

此時，法領的態度非常堅決；他曾於是年七月十八日（閏五月二十六日）寫信報告法外部說：

『……若是過了若干日以後，我不收到上海道台方面滿意的答覆，我將限定時日，勒令中國當局，

派員會同執行測量，若中國方面，沒有人來，我卽將自行辦理測量工作，而同時更給與合法的各地主以臨時執業證，同時更以呈繳中國地捐的款項，送存領署祕書處，以靜待中國當局前來具領……」

招商局因已握有地產的關係，所以，在事實上極占上風；因此雙方交涉，竟拖延至七年之久，而當時中國方面所提的理由，據龔照瑗道台致法領德查塘(Dejarain)的照會中，有云：

『金利源碼頭新漲灘，乃在法租界範圍以外；而且依據中國法律，漲灘所有權，不一定必屬於原與該灘連續的土地地主，而是應將該漲灘收爲國有，再由國家發賣與第一個前來承領此灘的人……。」

中法二國對於金利源碼頭漲灘所有權的交涉，終於在一八八九年末了結了。當時由法領華格臬(Waguer)和滬道龔照瑗雙方換文如下：

法領華格臬致滬道龔照瑗函——一八八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清光緒十五年十一月初五日)：

『我於十月二十九日向你要求的圖樣，現已由你代表交到了；核得該項圖樣，和公董局工程師所製的地圖，確是完全適合的。所以，現在已沒有別的理由再來挨延解決這段法租界外灘金利源碼頭的懸案；而解決的方法，我在今年五月二十三日的信中，已詳細述及我們所同意的各節了。

『五月二十三日信中所定辦法，我已呈報法國駐華公使備案，想法公使也該卽通知貴國直隸總督查照罷。

『爲着更明白起見，我再將我們所規定的辦法，在這兒重述一遍：

『……中國當局，在將這灘地測定面積之後，就發出道契，給與我所指定的法外灘沿岸的地主，而這道契即在法領署登記。

『這項手續完備之後，我就可將所該中國政府的地價，送與貴道。……

『嗣後法外灘地主，對於這漲灘的地稅，仍是以每畝一千五百文照繳；且在法國領事署方面，更當下令着由該漲灘的地主，直接將地售與招商局；其賣買條件，自應由雙方自由商洽之。

『因此收買手續，招商局乃得成爲金利源碼頭的地主，其情形當如一八八一年購買法外灘地冊第五十一號的地皮一樣。

『我特請注意在今年年底以前，乞將此案了結；因爲我想實無其他理由，再使這個懸案拖延下去的。……』

滬道龔照瑗覆法領華格臬函——一八八九年十二月二日（清光緒十五年十一月初十日）：

『……十一月二十七日，收到大札，關於金利源碼頭地產問題。

『經考察以後，我核得外人從來沒有向知縣購買地產和由知縣發給執業證的先例；所以還是由我承辦此事，這是更合於舊習慣，而且也可免去許多麻煩。

『關於金利源碼頭計有二十三畝以上的漲灘，上海知縣前已收有招商局所繳的地價；所以我可以不須代價，發給關於此段黃浦漲灘的道契與該處地主，再由該地主轉賣或租賃與招商局。

「我寫這信給你，希望你同意於這個辦法，而迅將這項歷久的懸案解決………」

如此，招商局遂得購進法租界外灘地冊第六十四號的地皮。

這就是招商局在金利源碼頭上獲得若干所有權的一段小史。

法租界外灘的第一個碼頭

最初在法租界外灘，第一個建築碼頭的便是法國火輪船公司；那是一八六三四年間（淸同治二年間）的事，而現在所謂的「法公司」碼頭，便是肇基於此時的。

一八六四年十月十日（淸同治三年九月初十日），法公董局董事會，與英籍工程師茀利門（Freeman）訂約，包造自洋涇浜起至新開河止的碼頭，計其工價，每英尺碼頭的造費，應爲八兩半。

依雙方合約的規定，總計工價爲二萬二千七百四十兩，分三次交付：第一次的三分之一應於工竣後交付，第二次的三分之一應於工竣後的第一年末交付，第三次的三分之一應於工竣後的第二年末交付，當時這碼頭的長度，計爲英尺一千六百四十九呎十一吋。

此外尙有塡土築堤的工作，則由三個中國包商承辦，分做三段工作：第一段自新開河至新永安街；第二段自新永安街至公館馬路；第三段自公館馬路至洋涇浜。此項工費，計共一萬四千五百兩；所以建設碼頭的工費，總共達三萬七千三百四十兩。

這碼頭建造的工程進行很快；至一八六五年五月間（淸同治四年正月間），已告落成了。

碼頭造成之後，爲便於裝卸貨物起見，公董局又造有木質浮橋二處：一在洋涇浜碼頭；一在新開河碼頭。這二處的浮橋也是由菲利門英商所承辦。

至於旅客上落的浮動跳板，也經造有二處：一在公館馬路對面；一在新永安街對面。……

這是初期造成的碼頭，其情形到底是怎樣呢？據法國白萊尼蒙馬浪總領事在一八六七年十二月三日（清同治六年十一月初八日）報告法國外交部說：

『……我們的碼頭……在三年以前，只是個不甚平坦的地面，而陰溝的排水，也極不通暢；大雨之後，便積水盈壑，阻斷交通了。在退潮時，往往滯有一大堆的沙礫，尤其是夏季，每由日光烘出惡臭來！而且沿江邊一帶，尚有若干的草屋，參差不齊地臚列着，沒有一點美觀的外景，反越發增加碼頭上的醜態。日間，碼頭上是荒漠而陰沉的；夜間，碼頭上僅有若干設備不佳的燈火照耀着，越發顯出蒼涼的境況來了！……』

外白渡橋

像一個神話中的巨人，橫跨了吳淞江兩岸，扼守住它流入黃浦江的出口之衝，把那小小的外灘公園，彷彿只當作一個被保護者似的，安放在脚邊，用了看不見的怪眼，莊嚴地監視着黃浦灘和它的一切——這是近代的怪異，上海的珍奇之一，外國人稱爲 Garden Bridge（公園橋）中國人叫作「外白渡橋」的那鋼造的大橋。

「外白渡橋」這名稱，應該是從「外擺渡橋」轉變而來的。從上海開埠之初，多少年來，吳淞江南北兩岸的來往，原來都只靠渡船，沿江從東到西設有渡頭若干，其最靠出口處者叫作「外擺渡」，橋之所在，正是那附近，於是便跟着叫作「外擺渡橋」了。

那麽，本來叫作「外擺渡橋」的這「外白渡橋」，既然並不一向都有，到底幾時才造起來的呢？我們不是可以談它一談的麽？

這說起來可遠着啦。原來自從吳淞江南北兩岸先後劃作英美租界以後，接着，到一八五三年（咸豐三年）小刀會佔據上海縣城，租界人口大增，特增吳淞江兩岸的交通便頻繁了起來。當初只把自已當作充軍似的來到上海的那些外國人，是時刻在找尋生財之道，只希望早一天發了橫財，回到他們的祖國去；所以現現成成可以賺錢致富的機會，怎麽也逃不過他們老是張大着的眼睛的。於是，有一個英國人叫威爾司（Wills）的，組織了一個「蘇州河橋梁建築公司（Soochow Creek Bridge Company）（按蘇州河卽吳淞江之俗稱）到一八五六年（咸豐六年）在「外擺渡」地方，便有了一座橋，名字就叫「威爾司橋」（Wills Bridge）。橋拱闊四百五十英尺，中有吊橋，船過時開放，建築費據說有一萬二千元。

橋主聲言他們造橋是得了上海道台的特許，准其專利二十五年。凡是過橋的人，都得納費錢，是賺了許許多多。後來，有人發現中國人過橋每次要付費二文，而外國人却不必付，大爲不平。一八七二年（同治十一年）申報創刊，於是申報上就有了中國人不平的記載，說是各公所派人向工部局理論，如果不能中

外一律待遇，那麼預備添置義渡五隻，以便華人來往，可以不再過橋。據外國人方面的消息，則說是外國人過橋原來也出錢的而且出得比中國人多，每人每次要十五文；不過外國人跑來跑去，往往不帶零錢，而且在上海的外國人都有實數可查，所以外商議決關於外國人過橋費用由工部局總付，這大約是從一八七〇年（同治九年）才開始的，云云。

總之，橋主是賺了許多許多錢。一八七一年（同治十年），橋主着手另建一座鋼橋，可是因為工程上的疏忽，竟塌掉兩個柱，橋身一部分便沉到吳淞江裏去，未曾造成。另一方面，工部局也許因為中國人方面的不平之鳴，以及私人添設義渡和渡船，彷彿覺得不大妥當，終於在一八七二年（同治十一年）於「威爾司橋」西數十步之處另造浮橋一座，往來無須納費，於九月中旬開放。接着，因為價錢講不下來而收買未成的「威爾司橋」，也終於被工部局收買了。

可是那「威爾司橋」只是一座木橋。一八八九年（光緒十五年）工部局工務處主任換了新人，叫梅恩（C. Mayne）。他一上任，便想着手幾件驚人的大事，其一便是改建「外擺渡橋」為鋼橋。為了計算橋面的載重力起見，特地在那年六月十四、十五、十六那三天，統計過橋車輛人馬之數。這是一個很有趣味的統計。據說那三天之內，從上午八點鐘起到下午八點鐘為止，過橋的有：

馬車　一、六三三輛

黃包車　二〇、九五八輛

貨車	二二輛
小車	二、七五九輛
轎子	二七乘
馬	三八匹
步行西人	一、六四五名
步行華人	三三、六六六名

（按當時還沒汽車電車。）

然而改建鋼橋，直到一九〇六年（光緒三十二年）才開工，次年才完成的。橋的鋼骨是英國克蘭佛蘭橋梁公司（Cleveland Bridge Company, England）所製造。

這便是我們現在所見的「外白渡橋」。在入口的輪船上，您見了它，不覺得被它所吸引，因而在頭腦中構成了對於陌生的上海的一個模糊的概念的麼？如果有誰願意化三整天的時間，到橋頭去統計一下過橋的各種車輛行人，拿來給四十六年前的比較一下，那會是一個非常有趣的對照吧。

建築

上海的城

上海縣城以外的城

上海的設縣，始於一二九二年（元世祖至元二十九年）而縣城的建築，則始於一五五三年（明世宗嘉靖三十二年。）但在縣城建設以前，上海境內早已有過不少的古城，特以年代久遠，遺址無存，人們很少注意罷了。

據舊籍所記加以考證，上海境內城垣要算闔閭城爲最古。漢書地理志注着：婁縣有南武城，闔閭所築以備越。太平寰宇記和吳郡圖經續記俱說：袁崧城東三十里，夾江又有二城相對，闔閭所築備越處。紹熙雲間志便引以上二說，作爲雲間名蹟之一。關於城址的所在，大清一統志說：「南武城在上海縣東南六十五里，亦名闔閭城。」皇朝通志以爲在華亭縣南六十五里，而嘉慶上海縣志更直捷地指出闔閭城在上海境二十七保。除通志所指較難置信外，依太平寰宇記，城址應當是在浦東洋涇區，或竟在南匯縣境；依大清一統志便當在周浦的東南；依嘉慶縣志又當在現時的高昌漕涇法華三區境。至於牠的確實所在，因時間相隔已有二千多年，漢唐以上的紀載又極缺乏，當然不易確定了。但吳郡圖經續記以爲該城原係防海盜而設，那麼太平寰宇記所說的，可信程度自當比較稍高。

滬瀆壘俗呼蘆子城，太平寰宇記作袁崧城，吳地記和吳郡圖經續記俱作袁山松城。紹熙雲間志謂「滬瀆江側舊有東西二城，東城廣萬餘步，有四門，今徙於江中，西城極小，在東城之西北。」據晉史虞潭傳，潭在成帝永和中正官吳國內史，因饑荒和兵亂的緣故，便修滬瀆壘防備海寇。又通鑑「晉安帝隆安四年冬十一月，吳國內史袁山松築滬瀆壘以備孫恩，明年恩自海鹽進陷滬瀆，山松被害。」由此可見城的開築，猶在晉代以前。其後因受江水衝激，到唐代便已稍有毀損，宋代就半毀江中，紹熙年間東城祇剩西南一角，元明尚有遺址可訪，清初早成兩岸平疇，舊跡盡淹，但壘旁東西兩蘆浦的水，依然滔滔北流而入於吳淞江罷了。自上海開闢租界，外人塡河築路，就是東西兩蘆浦也變成了斷流殘溝了。按現在的地址考據東西兩城的所在，當在公共租界西區小沙渡路附近以東，閘北太陽廟南一帶區域以內。

袁山松除修滬瀆壘外，還在華亭縣東三十五里的地方，築起一座高七尺，周圍三百步的小城。通志名爲袁公城，大清一統志依雲間志舊名稱爲築耶城。築耶二字的意義已不可考，士人並城東的袁山松廟，也呼作築耶將軍廟。今城廢而廟尙存，在上海縣閔行區沙岡附近。

以上五城都築在上海設縣以前，明代因備倭寇的侵襲，曾築堡城三處，今南匯川沙兩堡，已分屬南匯縣及川沙縣，而高橋區的寶山堡城，亦已淹沒入海，無從查考他的遺跡了。清初兵部尙書蘇宜巡歷沿海各地，於順治十七年奏請在黃浦東滿北岸築一土城，名爲寨城，內設官署營房，配置相當兵力，藉以警備海盜的入犯。因海疆後無事，土城不久圯傾，未曾重加修築，設防兵卒亦皆盡數裁撤，今惟熟悉地方掌故的人們，

知道那一處地方曾經一度有過一個土城而已。

上海築城始末

一 築城的原因

當一二九二年（元世祖至元二十九年）上海鎮升爲上海縣後，歷時二百六十一年並未建築縣城。原因由於當地土人，向來藉海洋營生活，武事素當習練，就是沒有城，海盜也不敢輕易來侵犯再加設縣不久，戶口較稀，庫藏空虛，要想造城也無從籌措經費。到了明代中葉，商業繁盛，戶口稠密，殷實民家都遷縣治所在地方居住。一五五三年（明嘉靖三十二年）倭寇縱橫海上，在四月十九日連衜華橋戰敗後，知縣俞顯科遁走，縣市大受倭寇蹂躪。五月初七日水軍再戰於高昌渡，又被倭寇打敗，市民逃散，聽其恣意搜刧十二日倭寇牽船三百餘艘，從周浦及海口兩路大舉入寇，指揮武尙文、縣丞宋鰲俱戰死，兵民殺傷極多，民居縣署咸被火焚，縣市半成焦土。二十七日又來焚掠縣治的西境，鎮撫吳賢戰死。六月二十七日賊首蕭顯自金山駕巨艦來滬，指揮黎鵬舉鎭撫胡賢竭力抵抗，黎傷胡死，焚殺擄掠尤較以前爲慘，幸得都司韓璽監生梁家棟力戰，擒殺倭寇八十多名，方始退去。在兩個多月的時期內，連遭五次寇禍，於是官吏士民知道沒有城是不易防守的，因此就籌議立時要築城了。

二 工程的大概

在嘉靖三十二年以前，上海早就遭着幾次海寇的光顧，所以邑紳顧從禮先已奏請開城築垣，不過未

及工部審度倭寇的騷擾已來。這時候松江知府是新城人方廉，眼看到地方創鉅痛深，百姓橫受慘掠的情形，便毅然建議興築城垣，一面糾衆籌議，一面徵集田賦，附以庫藏的羨餘，以充經費。隨即相度基址，並令通判李國紀監工，差幸那一年入秋以後，倭寇沒有光降，所以就從九月動手，晝夜趕築，到十一月便全部完工了。潘恩有築城記載其事。

新築的縣城周圍有九里，高二丈四尺。城門分六處：東門名朝宗，南門名跨龍，西門名儀鳳，北門名晏海，小東門名寶帶，小南門名朝陽。水門祇設三處：在東西的都跨在肇嘉浜上面，在小東門的跨在方浜上面。城上有雉堞三千六百多個，敵樓兩座。城濠長一千五百餘丈，廣六丈，深一丈七尺，環抱城外，通接潮汐。

自從城垣建築成功，第二年的正月，倭寇的兵居然就直逼城下，可是這一次有了城牆掩護，加以按察司僉事董邦正的攖城固守，寇兵始終沒有侵入城池以內。其後又遭遇着好幾次攻擊，也同樣未被攻破，築城的功效便藉此表見出來。

三　邑人的贊助

當籌議築城的時候，發生過幾點嚴重的困難：一樣是費用不足，無從籌抵；一樣是富家巨室，因房價頗高，不願撤屋捐地，因此竭力反對。幸而本地紳士庶民還不少明白大勢，急公好義的人們，首先捐資撤屋，力贊其成，於是一班反對的人也祇可服從羣議，忍痛贊助了。這許多熱心公益的人們中，值得一記的，如王相堯是首排異議，拆屋捐地，傾囊助役的一人，城完，他就從富有而變爲赤貧了。又如桂林太守邑紳倪邦彥，首

先說：「卜式不過是個買人，尙且知道輸粟納官，何況吾輩」因捐巨貲，力助工程的進行。再如貢生張泮，不但盡散家財助役，並且親持畚鍤躬自參加工作，甚至積勞致死，實屬難能可貴。更如首請築城的光祿寺少卿顧從禮捐粟四千石，助築小南門；陸文裕公夫人梅氏捐銀二千兩，並毀市房數千間，更助築小東門以便行旅，她的見識和器量，在巾幗中尤屬不可多得。此外助資助役的人，多不勝舉，除少數頑固而不識大體者外，公衆無不熱心從事，祇看九里周圍的一座城池，能夠在極短期間內告成，便可概見贊助的踴躍了。

上海拆城始末

一　動議的波折

上海縣城的拆除，係辛亥革命以來一件大事；但拆除的經過，並不是順利的進行了的，先後也曾經幾度的波折。

先是，在清代時，於一九〇六年（清光緒三十二年），縣紳姚文枏等因城垣阻礙，商埠難興，聯名具呈上海道台袁樹勛，請援天津成案，專奏政府准行拆除，改造馬路以利交通。當時，袁道台非常同情，奈因另一部份較保守的紳董反對，終未得兩江總督周馥的批准。

次年，乃由曹驤等作改良式的建議，由拆城而改為闢門，經幾度和官方籌商，竟得政府許可。於一九〇九、一九一〇兩年（清宣統元年、二年）間，先後有尙文門、拱辰門、福佑門的開闢。總算除了原有的六個城門以及太平軍事時代添闢的障川門（註一）外，上海城又添了三個城門了。

辛亥革命以後，上海各方面情況突形轉變。封建式城堡的保留，止令人感覺累贅，多餘。於是，姚文枏等又乘機重申前議，分別呈請蘇滬兩都督以及上海縣民政長，乃准予實行。

二　實行的糾紛

迭經官紳會議，僉以工程浩大，亟須組織專管機關，以便籌劃一切。於是，城濠路工事務所成立。縣民政長吳馨擔任所長，市長莫錫綸爲副所長，並設總務、工程、地畝、交涉等科及評議員全部工程，估計約需三十萬元，先籌得五萬元，從北半城拆起。

事先由城濠租戶組織的保產公會（註二）這時藉口城濠爲軍用地，又紛紛反對，始則抗命不遷，繼則要求改狹路線，早定租價；並由該會召集各租戶全家大小人口開會，揚言將與主持拆除者爲難，聲勢凶洶，不可一世。

幸賴當局冷靜對付，除決定路線自小東門沿城根往北至丹鳳樓一段酌與改狹外，城濠的所有權問題，經與蘇督程德全和調查江蘇水陸合營公產分局長朱大斌分別商定歸縣署管理，風潮始漸平息。但拆除工程却因此就擱許久，到一九一二年（民國元年）七月間，方纔動工。

三　交涉的解決

北半城的城根，原有英國兵士義塚。當進行拆除時，因塚地阻礙路線，經外交當局一再商請英領擇地遷移，照會公文往返延宕，結果，終於允納我方請求以「讓路換地」辦法解決。（註三）

又，北半城地段原與法僑居留地毗連。當拆除工程於該年十一月已告一段落，繼續修築路面時，關於路權問題，經縣知事（由民政長改稱）吳氏與法領簽訂南市市政廳與法公董局管理華法馬路聯絡辦法七條，並附件說明，又續訂附件四條。對於界線的劃分以及管理問題，均經我方詳細審愼，加以個別的規定。

此外，在城濠基地召領期間，爲預防私售外人，滋生交涉起見，由事務所轉請縣署函致交涉使，轉行會丈局，不准城內地產轉換道契，並通諭書保遵守。

城濠基地的召領，原爲籌劃經費計，由吳知事呈准省方，將塡濠築路餘地一百四十餘畝，由地方自治團體繳價承領。但到一九一四年（民國三年）五月，財政部令，設城濠官產丈放局，該局總辦陶湘、會辦朱鈞弼竟實行變售；並將路工事務所裁撤，已經承領地產同時取銷，另發還繳價。

幸而，這時，南半城的拆除工程也告完成了。

北半城的路面，計長八百五十丈，早於前一年，即一九一三年（民國二年）六月工竣，即名民國路。南半城的路面繼續興築，於一九一四年（民國三年）冬竣工，長凡八百九十丈，即名中華路。

迨至一九一六年（民國五年）一月，丈放局裁撤，計收入地價銀一百二十餘萬元，除工程費用外，上海鎮守使鄭汝成曾以工賑名義提用三十萬元，餘款悉解財政部。

上海縣的拆城事件，於是結束。

（註一）障川門係因當時中西聯軍會防爲軍事上的利便，臨時闢成，事後，上海道台應寶時未行堵塞，並有增築工事。

（註二）保產公會於淸末倡議拆城時即行出現。當時在縣屬自治機關城自治公所和駐防綠營爭奪城濠公產中，該會也充分發揮作用。至於城濠公地，慣例雖由防營管理，召人承租，以濟軍用，但在總工程局時代，早經收回。

（註三）英領本堅持改直路線，事幾決裂。後經市政廳查得工部局成都路北築路交涉案，稟請縣署轉達交涉使酌議，經議定：英兵塚地讓出一分七釐四毫地皮，以大通路路線上的中國坟地一分七釐四毫調換。

上海的紀念建築物

黃浦灘路的紀念建築物

當你從外白渡橋向南走上黃浦灘路的時候，千萬不要以爲高聳的發亮的沙遜房子是了不起，將頭抬得高高的望着，須知左右前後的汽車電車都會取你的性命！再說得怕一點，黃浦灘路的銀行林立，萬一大批的强盜去搶銀行，那印度阿三向四面亂開槍的時候，你那伸長的脖子，不是有被流彈正中咽喉的可能嗎！如果你頭不抬得高高的，那末不但汽車電車駛來你能看到，不但流彈飛來有你的下頦骨可以擋住，幷且在南京路口黃浦灘路，還能看到一個面西背東站立式的銅人。（這「銅人」兩個字並不是侮辱，是有根據的，因爲我們乘市渡輪到高橋海濱去玩的時候，就在這銅像前的碼頭登輪的，而這碼頭是被稱爲銅人碼頭。）這是英國駐華公使巴「公」夏禮（Harry Parkes）的銅像（這巴公的「公」字並不是恭維，亦是有根據的，因爲像基的銅牌上是那樣鐫着。）在一八九〇年四月八日（淸光緒十六年閏二月

十九日）建立的。

巴夏禮最初在北京英國公使館做參贊，一八六二年初（清咸豐十一年底）到上海來，那時正是太平軍進犯上海，江蘇巡撫薛煥商借英法兩國軍隊會合進勦，就是由他代表英國接洽的。一八六四年，（清同治三年）他曾做過上海領事。租界會審制度的開端，或者可以說租界內我國法權的喪失，他就是罪魁禍首之一。一八六五年，（清同治四年）他調到日本去做公使，做了十八年，在一八八三年（清光緒九年）又調到中國來做公使，但是做了僅僅兩年，在一八八五年三月二十二日（清光緒十一年二月初六日）就在北京死了。這時候他的年紀是五十七歲。外國寓華官商因為仰望他的政績，就在黃浦灘頭立了這個銅像。

沿黃浦灘路朝南，如果你帶着錶的話，可以在江海關的鐘上校一校，那鐘樓是很高的，所以當你抬頭看鐘的時候最好快一點，那汽車電車和流彈實在可怕呀。當你校準了錶將頭低下來的時候，在江海關前面又可以看見一個站立式的銅像，你不要小看他低着頭背着手那副垂頭喪氣的神氣，他却是一位總握我國海關行政權四十八年的總稅務司赫德（Robert Hart）呢。你不相信我這句話吧？那末你走得近一點去看一看像基上銅牌的字：

前清太子太保尙書銜總稅務司英男爵赫君德，字鷺賓，生於道光乙未，卒於宣統辛亥，享遐齡者七十七年；綜關権者四十八載，創辦全國郵政，建設沿海燈樓，資矜式於邦人，備咨詢於政府，誠慤謙忍，智果

明通，立中華不朽之功，膺世界非常之譽，爰鑄銅像，以誌不忘。

你或者會懷疑他那中西合璧的頭銜吧？這倒並不是膺鼎的，他一方面在中國做太保尙書銜的總稅務司，一方面在英國做男爵。不過下面那些頌揚他的話，我也有點懷疑是英國人倒的鬼，因爲他雖然獨攬大權使中國的海關直到現在還保守着嚴密的紀律，不像其他財政機關那樣混亂，但是他訂立了海關募用外人幫辦稅務章程二十七條，使海關行政權全入外人之手，站在中國人的地位，至少他是我們的仇敵。

赫德是英國人，於一八三五年二月二十日生於英國亞瑪革州密爾城。十八歲在貝爾發司脫（Belfast）的王后高等學校（Queen's College）畢業。一八五四年（清咸豐四年）就派到中國充領事館翻譯學生。最初在甯波副領事署，以後調到廣東，在海關做總巡。一八五九年，（清咸豐九年）粵海關改組，他就做稅務司。一八六一年，（清咸豐十一年）總稅務司李國泰（H. N. Lay）請假回國，就派他代理總稅務司。隔了兩年，李國泰因專擅免職，他就正式升了總稅務司。

赫德能通中國言語和文字，人極精明幹練。當時英政府很信任他，在一八八五年（清光緒十一年）曾特任駐華公使，他不願做；不過英政府始終看得他起，訓令歷任駐華公使，如有疑難的事，可以和他商量。因爲在中國住的時候久了，所以他對於東方文化是極爲佩服。他曾聘請「翰苑名宿」來敎他的兒子學習八股文，想照朝鮮人金簡的例，納監應北闈試，但當時政府以名器攸關，沒有允許他的請求。

一九〇八年，（清光緒三十四年）他那時已經七十四歲了，因爲年老多病，就請假回國，當時中外人

士都道他不會再來中國，果然，隔了三年，在一九一一年九月二十一日（清宣統三年七月二十九日）死在英國，中外人因念他過去的勞績，就於一九一三年（民國二年）在海關前面建立了他的銅像。

你或者已經聽得疲倦了吧？不過，如果再向南走去在愛多亞路外灘，你還可以看見一個和平女神的、銅像，不與其說是和平女神銅像，不如說是歐戰戰勝的紀念碑，因為建造的主因，是為紀念歐戰勝利的。上面的和平女神像，不過是一種象徵，一種裝飾，使這一塊碑不致太平直，太孤獨。你不高興再過去也行，黃浦灘路確是非安樂土，好得那塊紀念碑你祇要知道他是一九二四年（民國十三年）二月十六日落成的，其餘不過是一種強者對弱者的示威行動罷了。

上海的紀念建築物

總理銅像（市中心區）

這是上海各團體為紀念　孫總理而建築的，立於市政府新廈外。模型由美術家江小鶼雕塑，連座共九英尺高，全體作棕色，衣馬褂及長袍；右手持呢帽，垂及膝際；左手握手杖；足登毡鞋。精神奕奕，莊嚴偉大，令人觀之肅然起敬。

總理紀念碑（江灣）

是　總理奉安時，江灣民衆籌委會所建築者，以留紀念的。高三丈餘，周圍約佔三分之一畝的地基，正面有譚延闓題「獨有千秋」，蔡元培題「俟聖不惑」各文；另一面則為碑誌。一九二九年（民國十八年

）雙十節舉行落成大典，江灣民衆均提燈參加。

一九三二年（民國二十一年）燬於一二八之役。一九三四年（民國二十三年）本市七區黨部重建。

陳英士紀念塔

開工於一九三〇年（民國十九年）五月十八日，紀念着陳英士先生的遇難日；落成啓幕於同年十一月三日，紀念着辛亥上海光復日，並陳先生規劃光復上海之功。建築在西門方浜橋三角形的方地上，既爲南市交通的中心點，易使民衆觀瞻，又以紀念陳先生提倡拆城之功。塔高八十尺，內佈鐵梯，可達頂端，外表極崇巍之致。塔下用大理石鐫篆文「陳英士先生之紀念塔」九字。後壁有一門可以通出入，兩旁均鐫陳英士先生紀念塔記。

塔的四圍電桿上，經市工務局裝設返射電燈四具，光度極强，共達一千華特，由市公用局滬南路燈管理處司啓閉，規定於下列各日的晚上開放：（一）一月一日，中華民國成立紀念；（二）一月二日三日，慶祝新年；（三）三月二十一日，國民革命軍光復上海紀念；（四）五月十八日，陳英士先生殉國紀念；（五）十月十日，國慶紀念；（六）十一月三日，辛亥起義光復上海紀念；（七）十二月五日，肇和兵艦舉義紀念；（八）十二月三十一日，慶祝新年。放時光華四照，蔚爲奇觀。

一九三一年（民國二十年）五月，市公安局公布英士紀念塔開放規約八條，大要爲：每逢到星期日

及國民政府各例假日的上午九時至下午五時，可任客登塔眺望，惟須注意幾點：登塔者須先向門崗警察領取竹籌；下塔時交還；同時登塔者祇准八人，故竹籌僅八枝，次到者須待前上者退下後方得領籌登塔；不得攜帶任何物件或食物上塔；下塔時應向後退，以一手扶樓梯欄杆，一手扶鐵梯級。上塔者並不取任何費用。

市公安局歷屆殉職紀念碑

在閘北寶山路鴻興路口市公安局建立，一九三四年（民國二十三年）六月二十六日揭幕。基盤用金山石砌成，碑體用黑色大理石，係四方形式，高約丈餘。上端刻市長吳鐵城所書「上海市歷屆殉職警察紀念碑」字樣，下端三面爲殉職警官姓名，一面則刻紀念碑文，係上海市通志館館長柳亞子作。

四烈士紀念碑

一二八之役，童子軍羅雲祥、毛徵祥、應文達、鮑正武四人因赴前線做救護工作，爲敵軍所戕，國人哀之，醵金建碑，立於市商會大禮廳前。位向東北，高約二丈，方約一丈，十九路軍軍長蔡廷鍇題「爲國犧牲」四字，頂端綴以童子軍徽章，形式甚爲悲壯。

一九三二年（民國二十一年）十二月十一日啓幕。

紅石紀念碑

在北京路駐滬英國領事公署前的草地上。當二次中英戰爭中，一八五九年（淸咸豐九年，）英國額

爾金爵士（Lord Elgin）派巴夏禮帶兵士一小隊，赴通州晤淸廷所派欽差大臣歸途被執，監送北京。在九月十八日（舊歷八月二十二日）捕去的二十六人中，僅巴夏禮等十三人生還。於是旅華英僑特自英國製花剛石十字架運華，紀念被難諸人。因不能運往北京，遂立於上海。

十字架的基石上銘刻着下列五個人的姓名和他們的生年卒月，其姓名爲：（一）威廉瑙門，（二）羅勃脫安德生，（三）約翰斐浦司，（四）洛克勃來白來查，（五）湯姆斯鮑爾倍。

「紅石紀念碑」是中國人對於它的通稱，原名譯文應爲「英領署地上十字紀念碑。」建立的日期，據徐潤說記得是在一八六一至六二年間（淸咸豐十一年至同治元年間）見他所著的「上海雜記。」

馬加禮紀念碑

馬加禮（Augustus Raymond Margary）係英人，嘗爲英政府派遣至中國西南區域開闢商路，於一八七五年二月二十一日（淸光緒元年正月十六日）被人暗殺於雲南。上海英僑集款爲他建立紀念碑於蘇州路與黃浦灘的交叉點上。一九〇九年（淸宣統元年）道路擴張，馬加禮紀念碑乃移進外灘公園，置在公園的北面進口處。

常勝軍紀念碑

外灘公園內南端的紀念碑，是致敬於「常勝軍」（Even Victorious Amy）將校的。他們死難於服役一八六二——六四年（淸同治元年至三年）在江蘇省進攻太平軍。

伊爾底司紀念碑

一八九六年八月二十三日（淸光緒二十二年七月十五日），德國砲艦伊爾底司（Iltis）於暴風雨中沈沒於山東洋面，死難者七十七人。上海德僑得怡和洋行之助，在外灘公園旁建立紀念碑，並且把該船的破船桅豎立在碑上，有不勝悽愴之概。

一八九八年十一月二十日（淸光緒二十四年十月初七日），伊爾底司紀念碑啓幕。

歐戰中，上海協約國人仇視德人，俱樂部中德人除名，商業取引斷絕，對此紀念物亦視爲「眼障」。一九一八年（民國七年）十二月二日的晚上，這塊紀念物就被一些人——也不知道是那一些人，推翻倒在地上。

後來經德人修好遷至赫德路，最近又移到大西路海格路西南轉角德國總會前的草地上。

川邨紀念碑

在勞勃生路小沙渡路轉角口。高凡四五丈，四圍成方，頂嵌大鐘一座，一九二六年（民國十五年）四月落成。這是日商內外棉紗廠捐款二十萬元於公共租界工部局，請其繪圖建築，以紀念其前大班川邨者。

川邨當一八九六年（淸光緒二十二年）間游歷中國，就起心欲在華創辦紗廠。至一九〇九年（淸宣統元年）他計劃在上海開一紗廠，因經多人反對乃中止。一九一一年（淸宣統三年）他畢竟在上海西區試辦一廠，就是今日的「內外第三廠」，成績很好，於是陸續經營第四廠、第五廠。由於中國人工原料

價賤，及市場廣大之故，川邨氏榨削之利潤日益增多，從而用爲擴張復資本，推廣紗廠至十三廠之多，成爲侵略華南紡織工業的中心。一九二四年（民國十三年），川邨逝世，內外棉紗廠於是造塔以紀念其功主，而在我們看來，這紀念塔確爲一示威物也。（一九三四，九，一七）

新聞事業

上海新聞紙的變遷

一　從經營方面觀察

迪倍兒說：「新聞紙的變遷，由個人時代到政治機關時代，最後到了股份公司時代。」這是說，一切新聞紙的起初，都是獨資經營的，進一步則集合了極少數的人經營，可是這時代的事業的規模是很小的，所投的資本也不大，正因輕微的資本就足以應付，所以成為個人經營的事業乃是必然的現象。新聞事業逐漸地進展與擴張，影響於資本方面的，就是像從前小資本是無法存在了，於是不得不傍賴於不為營業而存在的發言機關的助力以資維持，政治機關時代的報紙遂形成了。末後，那政治色彩的報紙，因記事偏抑之故，怎麼也無法擴張其業務，以獲得普遍的讀者，不得不由言論機關轉向到報道本位，向着大衆辦一個為一般服務的報紙；這樣，一切費用都增加起來，而新聞紙的經營，亦不得不流向於股份組織去了。股份公司的再進一步，就是公司與公司合併，新聞社與新聞社聯合，結果乃成為「報業托拉斯」或「報業辛狄卡」，一切單獨組織均落入一二巨頭之手。

自然，要用迪倍兒那樣清晰地劃期分段的來觀察各處的新聞紙的經營的變遷之現象，是不可能的；尤其在說上海時，因為這裏是商業的中心，如同迪倍兒所說的「由個人時代到政治機關時代」很不容

易完全證明出來；不過除了這點以外，其餘基於社會經濟底循軌現象，我們借他那一種觀察的結論來做骨幹，却是所差不遠了。

現在檢視上海最初報紙的創業狀況：字林西報的先行者北華捷報是奚安門（Shearman）獨資創辦的，到一八六〇年（淸咸豐十年）其股權爲愛德溫·壁克所收買，仍然是個人經營。申報是美查（E. Major）創辦的。文匯報是開樂凱和李闓登（Clark and Rivington）合夥創辦的。祇有新聞報在一八九三年（淸光緒十九年）創始時就組織了公司，不過這一公司之組織，也僅是「集合了極少數人的經費」而已。

總之，是由於新聞紙服務方向的擴張，本身業務的發展，使它對於資本之增長有了要求，於是個人的營業勢必至於改組爲股份公司。上海主要的報紙顯示着上述情形的是：

字林報及北華捷報　一八八一年（淸光緒七年）由個人營業改組爲公司，一九〇五年（淸光緒三十一年）又改組爲有限公司。

申報　一八八九年（淸光緒十五年）由個人營業改組，屬於美查有限公司事業之一。至一九〇七年（淸光緒三十三年）公司將申報股權售給華人後，又改爲華股公司。

文匯報　一九〇〇年（淸光緒二十六年）由個人營業改組爲有限公司。

新聞報　一九〇六年（淸光緒三十二年）由無限公司改組爲有限公司。

時事新報　一九二七年（民國十六年）由政治機關改爲商營報紙，同時改爲公司。

由於公司資本的發展，托拉斯也逐漸形成；固然中國是商業資本落後的國家，可是在上海這一資金的集中地點，大企業也不是不能出現。新聞業在此種影響之下也有了這樣的傾向：一九二八年（民國十七年）冬傳聞申報館主史量才有合併新聞報大部份股份的企圖，而在先又吸收了時事新報的許多股份，有形成「申報系報紙」的趨勢。一九三二年（民國二十一年）時事新報、大陸報、大晚報、申時電訊社在報界巨子張竹平的總經理下聯合爲「四社」，又爲一新興起的報紙企業的組合。

目下又有一新的變遷在演進中，就是當今金融資本主義水銀瀉地，無孔不入之際，被視爲有良好營業把握的報紙亦作爲投資之地。在一九二八年（民國十七年）冬新聞報的大股東福開森出讓全部股票時，即爲「一個中國的銀行集團以金城銀行經理吳蘊齋四行儲蓄會經理錢永銘爲主腦所收買」（North China Herald, Vol. 170, P. 68.）最近，申報館總經理史量才被暗殺後，傳聞該報館「將改組公司，由史子讓出股票若干，有言銀行界錢某吳某加入爲新董事。」（十一月二十日大日報，又轉載於記者座談第十三號）這一種現象的形成配合着今日上海的經濟狀況，並無疑義，不過成熟還待着下一頁的揭開，我們且留心看以後的事實吧。（一九三四，十二，二一）

二　從機械方面觀察

自從科學進步工業發達以來，整個社會的旋律是按着輪機的膊躍而跳動的，牠在文化上的表徵是

迅速，急切，一致；在此時代的新聞紙之製作，也必然因需要發揮其本有的現代文明之特質與適合現時的社會之一般的動態，儘量地利用一切與牠直接間接發生關係的機械，幫助牠達到目的。主要地說來，通信的工具，印刷的工具，運輸的工具，鐵鍊似的布置在新聞社的內部與外部，有機體的構成了這一種血液流行的脈絡。當我們展開一份日報，想到新聞信息如何由各地從有線電報，無線電報，長途電話中迅捷的紛至沓來，集中在新聞社中，又如何地在高速率的輪轉印報機中，複製了瀑布似的傾瀉出來，更以最便捷最節時的運輸方法送到我們手中。啊！這不能不歌頌機械的偉大！但是，正因機械的發明是逐漸在進步的，運用者也是逐漸在增進的，於是檢視歷史的過程，顯豁地表明了新聞紙在不同的物質環境下的變遷。試將我們所知道的，上海這地方，此種的感應寫在下面：

（A）通信的工具　上海初有現代新聞紙，是在十九世紀的中葉；那些日子中國境內沒有一根陸路電線，沿海的魚類也頗爲平安，從沒有因人類要安置海底電線而擾及了牠們。可是那時代要搜集新聞消息，唯一的方法是靠人工的傳遞，而水陸兩路的交通工具，更沒有今日方便，航空自然更談不到。北京是彼時全國的政治中心，簡單的政聞極快亦要六七天才能從海路或陸路送到；歐洲通訊，要那一月一度繞麻彝士河的汽船駛來始能帶到。倘使在今日，這是會焦急煞人的事情。直等到一八八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清光緒七年十一月初七日），中國才開始完成第一條陸地電線，從上海通到天津；而北京消息始得由天津以電報發來。一八八三年（清光緒九年，）英國大東電報公司的海底電線從香港延展至吳淞，於是

國際電訊乃通國內陸線既遍布各地，海線亦增加而聯絡，在新聞播送的立場看來，眞是世界一家了。

國際無線電應用於新聞的傳達，起始於法國里昂發電至上海顧家宅電台（屬法人）時爲一九一八年（民國七年）九月二十五日。那時候是歐戰將終之際，時傳達國際新聞的工具的海底電線時有損毀，消息極其遲緩，而無線電則解除了此種困難。

（B）印刷的工具　在十九世紀的初葉，印刷界中始有鐵製的手操簡單印刷機；上海最初的報紙就是用這種手搖機（Handpress）印刷。一八六四年（淸同治三年）冬，上海才有了供應煤氣（Gas）的公司；到一八七九年（淸光緒五年）文匯報出版，才開始用煤氣引擎的印報機。

在手搖機發明後不久，就有人製造滾筒機（Roll），卽版面裝置於極平的鐵版上，用圓筒壓於其上而旋轉之，中間放紙張而行印刷的印刷機。自發明以後，印刷速度着實增進許多。恰好在這個時候，法國又發明能製長而薄的造紙機械；這時候許多人想把版子裝在圓筒上面，以期印刷速度增加，因爲裝版困難，這種理想終於沒有實現。及至一八六〇年（淸咸豐十年）紙型告成，能使紙型彎曲鑄版，圓筒鉛版至是始告解決，同時實用上所必需的紙型的滾筒機也告成功。以後世界上各大報館都採用這種高速度的印刷機供印刷報紙之用。

圓筒鉛版的高速度印刷機（卽所謂輪轉機 Rotary Press），上海報界首用此種機械——其實也更是全國報界的起始——的是新聞紙，牠在一九一四年（民國三年）購巴德式二層機一架，同年七月

十五日起用這架印機出報。（我們曾檢閱從前的新聞報，見牠自一九一四年七月十五日起，每頁的兩旁都有齒痕，所以知道牠自此日起用輪轉機印刷了。）

現在，上海的主要日報，沒有一家不是用電力發動的輪轉機印刷的。而且，機械的速率，比以前更厲害了。

（C）運輸的工具　報紙印成之後，怎麼樣能夠儘快送達於讀者之前，是聯繫着整個社會的交通網的問題；遼廓的中國，素日以交通的困難和不便名，邊界遠地的人們要讀本埠的報，可以使他養成長頸的習慣，即使是普通的內地，情形也未可樂觀。自然，自從鐵道公路加緊修築和密切聯絡以來，有一項新的交通建設，便使新聞紙的運輸迅捷一點，是不必多講了；尤其讓人注視的新時代工具之運用，是民用飛機航線的增闢，而新聞紙以飛機運輸，就解除了一切的空間的限閾。服務於這一目的有一家「上海航空新聞社」，創辦於一九三一年（民國二十年），牠代理輸送報紙，照現在已開的航線經營如下的範圍：

（1）能將當天上海各種報紙於本日寄到滬平、滬漢、滬粤三線通航各埠；

（2）次日寄到漢渝、渝蓉、西北三線通航各埠。

這樣的迅速，自然是標準化現代交通工具使用之功；可是在此日既覺運費過鉅，且飛機載重的份量也有限，那裏能使遠地的讀報者個個享受此種幸福？在此，我們得報告一個令人驚歎的運輸方法的巧妙運用的事件，他是匯合了現代印刷工具交通工具聯用成的奇蹟；雖然，此說我們也是得之傳聞，但已夠一

說了。據說，上海的一家銷數最鉅的報館，他每晨把紙型多鉛一副，日升之際，就交由滬漢機飛送漢口；在漢口，他設了一個印刷部，接得了紙型，立刻翻成鉛版印刷。於是輕巧的一副紙型，就變成可以任意多少的報紙；同時，長江上游各埠及內地的報紙，既由該報的漢口印刷部分送，抑且由該報獨佔了。這是多麼的善用現代機械，多麼的有益於讀者，又有利於報館本身的辦法！

三　從紙面方面觀察

新聞紙之昭示於人的，即在其紙面；經營與夫機械，不過是新聞紙的後台而已。七十年來與社會相會見的新聞紙的紙面，而有何等差異與轉移乎？

(A)紙張　我們先從新聞紙所用的紙張說起。一般都以為上海的新聞紙起初都是用中國竹連紙以及賽連紙、油光紙印刷的，迨至一八九六年（清光緒二十二年）蘇報始改用白報紙。但是上海最早的一種報紙却是例外，即一八六一年（清同治十一年）創刊的上海新報，自始即用白報紙印刷，出版十年，未有異動。申報及滬報創刊時，均用中國竹連紙，同時之滙報、彙報、益報、新報均然；新聞報的創刊時亦然；到蘇報創刊時，才興起一種變革。申報之改用白報紙印刷，自一九〇九年一月二十五日（清宣統元年正月初四日）起。

「上海新報」紙張的開數是特別的，牠每一號發行一張，這一張紙高約四十公分，廣約二十九公分，差不多是和現在的半張小報那麼樣的。申報草創時代的各種報紙的開數，有了一個定型，即每張高約二

十七公分，廣約一百零四公分，成爲橫長的形狀；分爲四版，每版廣約二十五公分，餘在每兩版之間中摺，成書冊式。蘇報始用白報紙印刷，每天發行二張，合計之和現在的對開紙一樣大小。牠依然是採用當時的橫長式，每張高約二十七公分；但是廣度減至七十八公分，而祇分作三版，每版則依然廣約二十五公分，餘正反兩面得六版，二張合計得十二版。申報改用白報紙印刷時，模樣亦如蘇報。同時之神州日報、民呼、民吁、民立等報，則已將此二張白報紙合併一張而用直長式印刷，每張分四版，每版高五十六公分，廣三十九公分，和現在的大報形式無殊。申報至一九一二年（民國元年）乃採用當日的神州日報等式而成了與現在相同的樣子。

和對開紙的大報相對待的是四開紙的小報，牠也用直長式印刷，也是每張分四版，惟每版高約三十八公分，廣約二十七公分。所謂小報，不僅是每一紙張小於大報一半而已，並且是內容專載逸聞瑣事與小品文的。不過在今年已有了一種變遷，卽有所謂「小型報」者出，如立報、小晨報、早報等，均係採用四開紙，但內容則係依照大報，有電訊要聞及一切記載。此雖自今年始盛行，但在一九三三年（民國二十二年）華文大美晚報已自試之，該報在是年一月創刊時卽用四開紙印刷，但至同年九月仍改用對開紙印刷。

（B）分欄（The Column） 在起初的三十餘年中，上海各報紙都不分欄。因爲所採用之紙張爲橫長式，版框高度不過二十五公分，且係用四號字印刷，不分欄在當時或以爲無礙；可是照我們現在看起來也已經很不便當了。一九〇五年（清光緒三十一年），申報始分兩欄排，每欄高十二公分五。迨一九一二年

（民國元年）採用直長式印法後，勢非增加分欄不可：此時每版分爲六欄，每欄高八公分五同時各報均然。其方式維持至十多年之久。

時事新報爲分欄改革的先導者。在一九二四年（民國十三年）或其前，即將每版改成八欄，每欄高約六公分四。至一九二九年（民國十八年）或其前，又將每版改成十二欄每欄高約四公分三；每二欄合全版六欄之一欄，每三欄合全版八欄之二欄。這十二欄的方式，今已爲多數報紙所採用。

申報和新聞報在一九二九年（民國十八年）都將向來的六欄改爲八欄每欄高約六公分四。

現在，各報的分欄，可別爲兩種：

甲、八欄　申報　新聞報　民報　新聞夜報

乙、十二欄　時事新報　時報　晨報　中華日報　大晚報　新夜報　大美晚報

至於小報及小型報的分欄：或爲八欄制，每欄高約四公分四，如早報是；或爲十欄制，每欄高約三公分四，如小晨報及社會日報是；或爲十二欄制，每欄高約三公分，如立報是。

(C)字型及標題　最初各報均用四號字排版，題目和正文是一樣的；並且題目不另列行，祇是空一格而冠在正文之上。一九〇五年（清光緒三十一年）以後的申報，要聞改用二號字排，而奏議章程及社會新聞等則用五號字排。此種排法，風行多年。迨近數年，標題技術興起後，新聞本體所用字型，乃成一定的格式，爲全部五號字或全部新五號字；不過視其新聞本質的重要與否，而定其標題的大小。可是逢着特別

重要的新聞時，也許仍將全文用異於一定的字體印出；時事新報及大晚報等更嘗以四號方頭黑字或五號方頭黑字印新聞全文。此際，各報所通用字體均爲五號字或新五號字，獨時報以四號字爲通用體，遂在上海新聞紙界中成了一個特色。

標題字爲現在各報館所通用者爲：七行字、五行字、四行字、頭號字、二號字、三號時、四號字。四行字亦稱初號字，五行字亦稱大號字，七行字亦稱特大號字。標題所佔之欄數狀況如下表：

報名	最要新聞	緊要新聞	普通新聞
申報、新聞報	三欄	二欄	一欄
時事新報	四欄至六欄	三欄	一欄至二欄

(D)編制　新聞紙的內含，約爲評論、新聞、廣告及副刊四種。「上海新報」祇有新聞和廣告；申報創刊，才有評論。最初申報的編制，係首列報館自己的告白，次論說，又次爲本埠新聞、外埠新聞，以及選錄香港新報、西字新報、京報、宮門抄等，末爲廣告及各貨價值表格、輪船進口日期等。有時亦將當時文人所寫的詩文筆記刊於新聞與廣告之間；此爲副刊之雛型。一八八二年（淸光緒八年）滬報創刊，牠因爲在新聞方面不能與申報競勝，乃致力於副刊：(一)多收詞章，在報中特闢一欄名「花團錦簇樓詩集」者載之；(二)刊載長篇小說「野叟曝言」，每日印一頁，隨報附送。但是這時候的副刊的範圍尙隘，和現在每報有一個

或一個以上的固定名稱與固定地位的副刊，專載各種小品文字的，還是不同。而現行副刊的始形成，則始於一九〇〇年（清光緒二十六年）之同文滬報的副刊「同文消閑錄。」

初期申報型的編制，至一八九八年（清光緒二十四年）時務日報出版而始打破之。其特點即在增加材料和分欄編輯；更其是因爲該報是有主義的，故評論極銳利。一九〇四年（清光緒三十年），時報出版，在編制方面更告進步。牠在論說、紀事兩大主體之外，添設以下各欄：

時評（對於每日出現的事實，以簡短雋利之筆評論之。這種短小的時評，每天刊登數段，十分引起讀者的興味。）

小說（每日附印小說兩種。）

報界輿論（採錄全國及海外所有華文報紙的評論。）

外論攝華（採錄東西文各報有關大局之評論。）

介紹新著（每週介紹新刊書籍，並加評論。）

詞林（載詩文詞。）

插圖（刊中外名人畫像、各國風景及地圖、諷刺畫等。）

商情報告表（專員採訪上海各行市價，列爲統計。）

照上面這情形看，我們可以知道時報是在十分地發揮新聞紙的功效，而使讀者感覺至上的興味。尤

可注意者，即時報之增設插圖。上海各報，在以前除了廣告中或有插圖外，是不能找到無字新聞的趣味的。中外日報（即時務日報的後身）才略有諷刺畫刊入新聞之間但是木刻不精，並且數量也很少。迨至時報，乃始多用畫圖，以鼓勵讀者的興趣及助其理解。各報由此踵行，到了一九〇九年（清宣統元年）時，銅版圖亦開始在報紙出現，名人與時事照片，更勝畫象與繪寫一籌。

上述的插圖，是指嵌印在新聞紙之中的。既而讀者對於時事圖畫的興趣日增，藝術賞鑑力亦日高，他們更希望以精良紙張印刷的畫刊專版出現，以供鑑閱了。時報在一九二〇年（民國九年）始創「圖畫週刊」用銅版紙印刷，隨報附送。該報印刷機與製版機本甚精良，發刊圖畫專版，甚告成功；並且創啓了上海報界紙面方面的新局面。時報的圖畫專版，從那時候起迄今未嘗停頓，不過從前是週刊，每星期一出四開紙一張；今則改爲每日發刊，用十六開銅版紙印行。

一九三〇年（民國十九年）五月十八日，申報亦創刊「圖畫周刊，」每星期日發行，用對開銅版紙印刷。同年，新聞報亦繼起出圖畫專版。一九三二年（民國二十一年）一月，滬變突作，各報縮小範圍，致力於前線情報，申新兩報的圖畫專版都停刊。到一九三四年（民國二十三年）三月十五日，申報復刊「圖畫特刊，」以繼承前圖畫周刊，但改爲每星期一、四各發刊一次，每次用四開銅版紙印一張。新聞報則從一九三五年（民國二十四年）起，在新聞紙中每天加闢「時事寫眞」一欄，刊登照片四五幅。

晨報自一九三二年（民國二十一年）創刊時起，即有圖畫周刊，逢星期日用四開銅版紙印一張。

國際關係，降至近日而日益密切。國際新聞在報紙中的地位也日益着重了。往時報紙所載外國消息，往往爲「海客談瀛洲」之類。對於消息報道的迅速也是絕不注意的。其來源，不過是從本埠的西文報或原版西文雜誌上譯下一點，並非直接自獲之或自購之的。到了一九一二年（民國元年）路透電訊社本埠分社總主筆考克司氏（Mr. C. J. Cox）組織向中文報發稿事宜完善，本埠各大報均向之訂電訊稿，月納資一百元，各報國際新聞始見迅捷而完備。不過當時讀者還很少注意。一九一四年（民國三年）歐洲大戰爆發；綿延四載，我國亦牽入旋渦，更以世界經濟關係，我國國民幾無不注視於此重洋外之大戰禍。此時路透社稿價增一倍，各報仍極歡迎。這是國際新聞爲上海新聞界特別注意的第一次。

自一九一二年（民國元年）以後十餘年間，上海新聞紙上的國際新聞是幾乎全爲路透社所壟斷供給的，除了日本的新聞的來源是由東方、電通二社外。迨一九三一年（民國二十年）十月，法國哈瓦斯通訊社在本埠設分社；一九三二年（民國二十一年）三月，蘇俄塔斯通訊社步之。國際新聞供給的源泉既更豐富，表現於紙面方面亦更有生氣。不過，這些源泉都是操在外人手中，中國報紙的刊登國際新聞，往往不免替源泉所屬之國家宣傳。所希望中央政府能協助本國新聞界，組織一堅强的國際電訊社，分配通訊員於各國大都市，並與各國主要的通訊社合作，務使自給國際新聞，而能達到自我宣傳之目的。

（E）專版　現在我們找一份編制良善的報紙看，即可注意到牠的新聞是大概分成下列各版：政聞版、國際版、教育版、經濟版、本埠版、社會版等，每版專司本職。專版的制度，是由分欄制衍進而成的。我們知道，

一九一二年（民國元年）以後的報紙，所有新聞，大概分以下三欄，卽（一）國內要電與要聞；（二）特約路透電與國外要聞（三）本埠新聞。今日的敎育、經濟、社會等版在昔均納於本埠新聞欄中，而國際雖佔一欄，却也無整版的地位。分版制之創行，並非一蹴而成；其首先脫穎而出者爲經濟與敎育二種新聞報實爲此項改進之前鋒。牠於一九二二年（民國十一年）四月十五日始創「經濟新聞」欄，一九二三年（民國十二年）三月十五日又創「敎育新聞」欄，將此二種專門的新聞自本埠欄中提出，自成區域，爲分版制之先導。各報追踵而起，均有經濟、敎育專版之設。稍後，時事新報使國際新聞得一獨立的地位；不久，又大革新編制，新聞紙第一面採取混合編輯制，其他各版一律有專司職，於是時事新報遂告最先完成專版制於上海新聞紙界。

（F）專刊　新聞紙之使命，不僅在報告新消息，抑且有供給新智識與探討各科學術的義務。欲使後一目的實現，必須添出各種專刊，敦請各科專家主持，搜集專門著述發表，以餉讀者。上海各報創行專刊，始自歐戰結束後。時報首增實業、敎育、世界、婦女、兒童、英文、文藝等週刊，以及前面提及過的圖畫週刊。申報亦添加星期增刊、常識、平民週刊、藝術界等專刊。然專刊風氣之極盛，則始於一九三二年（民國二十一年）上海事變以後。滬變結束後，上海新創報紙數家，均有新鮮潑剌的精神，不過這時候在新聞與副刊兩方面，幾張老報紙已造成了很有信仰的勢力，欲從此方與之競爭，未能立操勝算。於是利用專刊作爲報紙之一種特色，乃成了一條新的路徑。此時各報專刊，往往多至十餘種，或每週一回，每半月一回，每一月一回，排日

附在報中發刊；有時候一天有兩個或以上的專刊附在報中。而各老報亦未甘默視，不久便隨蹤而起，增闢多種增刊，如申報現有經濟專刊、國貨週刊、汽車新聞、醫藥週刊、建築週刊、電信特刊、讀書界、文藝週刊等。

(G)本埠增刊　「本埠增刊」的內容，以紀本埠社交事件爲主；其性質介於新聞與專刊之間，所以提出另加敍述。此制係一九二四年（民國十三年）春申報所創，每天加印「本埠增刊」一大張，內載學校會社交誼、新聞、商店消息、電影介紹等，並以其餘地位專供本埠電影院、游藝場、百貨商場等刊登廣告；這增刊祇送本埠讀者，而不寄至外埠，因爲外埠讀者鮮有閱讀的必要，而多寄一紙至外埠勢必增重郵費之故。新聞報於一九二六年（民國十五年）春起，亦添闢「本埠附刊」，一切情形，都和申報相似。這兩張報紙的本埠增刊，到了一九三一年（民國二十年）以後，內容很有變動，即成爲專載小品文的地位，和各該報的副刊是成了同性質的東西。最近，才又以電影游藝新聞插入，但仍多載小品文。這和本埠增刊創建時的原意頗相逕庭。

時事新報在一九三二年（民國二十一年）七月十四日添闢「本埠增刊」，內容爲戲曲、電影及無線電。至一九三三年（民國二十二年）三月十五日改名「本埠附刊新上海版」，專載社交事件的特寫與新聞報道。這是完全符合於本埠增刊設立的意義的。

(H)特訊與特寫(Special Correspondence and News Feature)　新聞紙也有過以意見（社論）相競爭的時代，也有過以事實（新聞）相競爭的時代。自從通訊社的組織發達以來，報社之新聞競爭，乃

幾減至最低的限度。通訊社以搜集新聞之專責，將整個組織的全力繫於一點；所得新聞則供給於各報社。這固然是使各報社以至小之消費而獲到最大之效果，可是每個報紙的新聞報道，將至千篇一律，牠有什麼方法可以表現出自己的特徵來？本國通訊社的發展，約有十五年以上的歷史，但是以前各通訊社的組織規模都沒有很弘大的，故牠能够輔助報社，而報社自己訪員的活動餘地仍極多。自從中央通訊社於一九二七年（民國十六年）成立，上以黨國予以之輔力，下以服務人員之努力，迄於一九三二年（民國二十一年）以後，組織健全，報網密布，不僅是成爲政聞的集中與散發的機關；其本埠分社對於本地新聞的採訪也臻於純煉的地點。在最近的一二年中，報社顯著地在尋覓另一方式以表現新聞報道的特徵在自己報紙中的動態中，即因尋常軌道的新聞已因通訊社的進展而失去了競爭餘地之故。

所謂另一方式，就是「特別通訊」與「特寫」，這兩種新聞報道的文體已證明是今日報紙中最引人注意的物質。前者偏於報導外埠消息的，後者偏於本埠的，無論如何，牠們都是成爲一種文體的，就因爲牠們是需要以零星新聞的實質，經過記者以觀察力組織之而以文藝的技巧寫成的緣故。

特別通訊的歷史較久，幾張著名的報紙亦嘗有過以聘得幾位駐外名記者寫特訊而引起讀者興味的時期。但是特訊之要點，固在記者能率之優越，而尤在報社通訊部組織之完善，新聞網布置得廣闊，交通線安頓得完善，務使四面八方的新聞，息息相繼的由無數的特派記者報告而來。對於這一點，大晚報自創刊時起，就告了成功。牠之在晚報中佔着權威的地位，特別通訊數量之密與通訊地點之普遍化是把握

利的原因之一

「特寫」的盛行，自一九三五年（民國二十四年）始。導行者爲晨報；牠在前一二年即已嘗試，至本年夏季而努力進行。我們試列本年六月上半月晨報所載特寫文的題目，以視其情形的一斑：

中國銀行儲蓄部開幕記（六月二日）　第四版

附插圖「中國銀行儲蓄部」

年年舊端節今年格外舊（六月五日）　第五版

附插圖「鄉童肩負葛蒲叫賣」

錫滬公路視察印象記（六月六日）　第四版

附插圖「嘉定太倉交界之葛隆鎮」

上海形成世界第四大海口（六月八日）　第四版

附插圖「愛多亞路口之外灘」

晨光熹微裏訊問「花市」（六月十日）　第四版

全國公路計劃之驚人進展（六月十二日）　第四版

附插圖「新式的旅行家庭車」

申報自一九三五年（民國二十四年）十一月起，亦注重特寫。第一篇特寫爲「自由農場參觀記，」

四日發表於該報第十一版。我們再列申報的特寫文的題目數篇於下：

正泰橡膠廠參觀記上（十一月八日）　第十一版

附插圖「做回力球鞋的情形」「把製成的膠鞋送到蒸缸間去」

正泰橡膠廠參觀記下（十一月九日）　第十二版

華菲烟草公司參觀記上（十一月十一日）　第十一版

華菲烟草公司參觀記下（十一月十二日）　第十二版

附插圖「烘烟機」「捲烟機」

中央化學玻璃廠參觀記（十一月十五日）　第十三版

泰康罐頭食品公司參觀記（十一月十八日）　第十一版

此外，新聞報及時事新報也注意於特寫文。各個小型報中也有許多特寫。牠們是把一件事實的來龍去脈詳細的描敍出來，把有關係的參證事件都引證進去，牠的趣味因此就較尋常的新聞寫作顯見了優點。

（I）雜誌文　通常見於雜誌中的文章，牠是以解釋與分析的態度來處理一個問題的。這種雜誌文，在最近也隨着「特寫」一同侵入報紙中了。報紙的特刊中所載的文章，本來就是雜誌文，那末何以說牠是現在才侵入報紙中呢？這是說牠現在是和「特寫」一樣的取着了新聞版中的地位，作為解釋時事的

輔助大晚報裏國際新聞版中常常譯載（Current History）裏的文章，就是雜誌文侵入新聞紙之始。申報自一九三五年（民國二十四年）十一月一日起也大登其雜誌文與特寫之刊載共爲該報的兩項新改進。

「怎樣使讀者覺得我這張報是最舒適閱讀與有益的，」這一個問題是使新聞紙的紙面時時刻刻處在進展的改變中而報社與報社的競爭和報社受了通訊社的刺激更增加了遷移的速度。上海新聞紙面變遷的過去七十年的後半期，是愈加證明上面所說的話了。

上海雜誌講話

一九三三年的上海雜誌界

雜誌年

好些日子以來，報紙上的巨幅雜誌廣告是每天刺激着觀衆的神經；許多的書店裏也專闢着雜誌部，搜集了全國重要的定期刊物陳列着經售。愛看雜誌的人，每天早晨翻報紙找新出雜誌的廣告，宛如像電影迷找新影片的廣告一樣；走過書店，更像有要公似的必需往雜誌部去瀏覽那像萬花鏡般陳列着的新刊物。然而這種事情發生得並不久，雜誌在中國被編輯者、出版者、發賣者、讀者一致熱烈擁護着迅速的發展，實在是今年的事情，尤其是上海，似乎這大都會裏又捲起一種新潮了。

下面有兩種數字統計部份的表現今年雜誌的盛況：第一是雜誌所登廣告的面積和單行本書籍的

比較，材料是八月份的申報：

	第一日	全月
雜誌	五九〇英方寸	二三三五英方寸
書籍	三二〇英方寸	二三七〇英方寸

（註）書籍的統計，教科書不在內，因為八月正是開學的日子，教科書的廣告多極了，如果也算進去，就無法比較。

就這個數字看來：（一）每個月初是大部份雜誌的出版期，（這天應該叫雜誌日）所以它的廣告，幾乎可敵書籍兩倍。（二）全月的統計，雜誌似乎比書籍遜色了，但也相差不遠。並且有些書不是新出版的，不過再來登登廣告，所以若就實際出版的數量比較起來，書籍怕已就敵不過雜誌；尤其是往常雜誌的廣告比起書籍來相差太遠，所以將來雜誌定然超過書籍，這個現象不是偶然的，這個預言也不是信口開河，所有的理論根據和事實證明，保留在後邊說。

第二個統計是全國主要雜誌的出版地分佈表，材料是生活書店的「全國定期刊物一覽」第五號和「現代書局經售全國定期刊物表」八月號，兩者間重複的刪去不計：

上海	一七八	南京	三九	杭州	一〇	北平	九
廣州	三	武昌	三	天津	二	鎮江	一
安慶	一	濟南	一			共二四七	

上海坐着第一把交椅，不是近來的事情，好久好久已這樣了。因爲在全國中它是最擁有多量的印刷工具者：又是對內對外交通最方便的一個口岸，故輸入紙張等原料便利低廉，而印成的東西更容易分送到各處去。再有一個歷史的原因，就是因爲上述兩種緣故的綿延，使上海出的雜誌都帶有普遍性而不是地方性的，於是尊重了上海出版物的地位。

在這個雜誌年頭，我們就來講講上海的雜誌吧。

萬花鏡的展列

上面的比較表中曾寫着上海有雜誌一七八種，但是還不止此數，根據上海市通志館對於上海方面雜誌的單獨調查，目前繼續在刊行的實有二一五種，這二一五種的類別如下：

普通	三八種	人文科學	一〇二種	自然科學	三種
應用技術	三二種	文學藝術	四〇種		

（註）人文科學包括社會、經濟、法律、教育、歷史、宗教和學術研究一切在內。

這麼許多雜誌，眞是形形色色都有；文藝的雜誌，前進思想的很多，回留在前一世紀意識的也不是沒有，淸談的（Gossity）的也有；談經濟學的，經院派或社會主義派都可找到，純粹供給統計資料的也有；講政治，更有各派政論都有專門的；技藝如工程、農業、醫藥等，都有許多獨立的雜誌，任便各種不同生活的讀者們予取予求。還有好些更專門的科學的雜誌，如「優生」「工業安全」也在上海出現了。

對於這些雜誌要說幾句話，大有一部十七史無從談起之概，頂好偷懶的辦法，就是請它們自己出來陳列。

先看名目，現在有一種借舊書名來做名字的風氣。自從去年九月出了「論語」，後來接着有「中庸」，最近又出了「大學」一部四書祇三缺一了。（最好有什麼姓孟的人來湊局）此外還有「春秋」「聊齋」「中外新聞第二號說起羅隆基還預備出「戰國策」」

再看版本，尋常都是十六開本或三十二開本，然而也有獨標一格的，如十日談、國防論壇都是八開本。有人問十日談的編者：把版式縮小些好嗎？以便在路上或電車上看。編者回答道「市上十六開本多至一百餘種，今用八開本，所以表示區別也；電車上讀或者有些不便，但似更宜在書房中，枕頭邊讀。」

裝幀方面更見得別出心裁，無論那一種風格都有。即使是舉例也還說不完，現在隨便點兩種吧：論語的古色古香的簽條，國際文化的刺目的不調和的色彩，這都是最惹人注目的；文學的封面繪着輪、火車、汽笛、躍馬的象徵圖案，這是很有意義的。

再看份量，幾種主要的普遍讀物，如東方、大陸、申報、現代、文學等月刊都是十六開本每期一百頁至一百四十頁；生活、華年等週刊則十六開本每期二三十頁之譜。裝訂最厚的，怕是讀書雜誌月刊了，有好多期約有五百頁至七百頁（三十二開本）。

二一五種雜誌的發刊期限，如下表：

刊別	種數
月刊	一〇一
半月刊	三九
週刊	三一
季刊	一七
年刊	八
半年刊	八
旬刊	五
兩月刊	四
半週刊	二

倘使從寬估計每種雜誌平均每月出十六開本五十頁，則每個月的總產量已在一萬頁以上了。

什麼人在經營

上海二百種以上雜誌的發刊，是些什麼人在經營呢？

第一要數到書店。書店是印刷工具和資本的擁有者，發行雜誌自然就成不了大問題。上海書店林立，每家都有一種至數種雜誌出版，這數目就不少了。還有許多雜誌名義上是由什麼團體經營，可是除了編輯以外，印刷發行方面往往是和書店合作，由書店負責的。

第二是報館。各國的大規模報館，除了每天發行朝刊、夕刊外，總有週報、月報等附屬刊物。上海的報館現在祇有申報和中華日報各有一個月刊；大陸報有一個週刊，則是英文的。

第三是團體。上海的學藝團體及職業團體很多，大都各有一個或數個機關刊物，發表研究文字及互通消息。雖然有的銷行供外界閱讀，有的祇供社員看的，合計起來約近百種。

第四是學校。情形和團體差不多。不過上海的學校雖多，公開於社會的並著名的發刊物却很少，數量和團體比起來祇及十六分之一。

第五是個人純粹的個人辦雜誌，經費是很大的問題。但在上海個人組織的雜誌社却不少，數量幾與書店所出雜誌相埒。當然有好多是實際上有政治關係或職業關係（如一部份的醫學雜誌）的津貼，但爲了興趣或信仰而自己挖腰包的也不少。尤其是靠筆桿吃飯朋友的苦幹，你看袁牧之辦「戲」月刊發刊宣言所說的話吧：「如其同志們能付以同情，就挨着餓苦幹我也是甘心的。」

客人的雜誌

除去自己人辦的本國文字及外國文字雜誌外，在上海還有外人辦的外字雜誌，——以前還有外人辦的華文雜誌，如協和報等——其中的北華捷報（North-China Herald）創始於一八五〇年，是上海的第一個雜誌。

上海的主要的客報都是討論遠東政治經濟工商的，因爲它們是對於祖國負有使命的。文藝風趣的客報亦時有之，如以前的藍燈雜誌（Lantern Magazine）現在的圖畫週刊（Weekly Graphic）都是。但數量很少，因爲客人們要看普通的雜誌，可以從本國送來。

現在上海的客報，計廿八種，分佈情形如下：

屬於日人的　半月刊一　月刊三

屬於英人的　週刊六　月刊三　年刊二

屬於美人的　週刊四　月刊一

屬於法人的　　月刊二年刊三

屬於德人的　　週刊一半月刊一

屬於猶太人的　　月刊一

客報的銷數不祇限於地方，常是國際的。北華捷報、密勒氏評論報（China Weekly Review）在英、美、日本都有很大的銷場，遠東時報（Far Eastern Review）在紐約、倫敦、巴黎、柏林、東京等處均設有分社。

前途的瞻望

雜誌漸奪單行本書籍之席，這是出版界普遍的現象。因為雜誌有兩大優點：(一)每冊內包含許多的東西，使讀者不覺單調；即使是專門性質的雜誌，內中仍有許多人的文章；尤其是一冊普通的雜誌，自莊嚴的論文至諧謔的小品都有，自然比看一本整個系統的書有興味。(二)雜誌是定期出版的，每期可載着最近發生的事情，論文中也便於利用最新的資料。再用事實來證明：一九二〇年美國的調查，美人每戶每月的購讀數量，約合日報一種，週刊雜誌二種，月刊雜誌三種，單行本書籍則每三月一種。（見喜多壯一郎著新聞展望台）一九三〇年美國出版物的調查，計單行本一〇、〇二七種，定期刊二一、三九八種。（見「國勢格蘭佛」一九三三年四月號中國經濟第三號轉引）中國現在也有這種趨勢，雜誌前途的希望很遠大。

固然現在上海的雜誌種數也不算少了，但是有件極可慮的事，就是銷路很窄，遠不能與外國的雜誌比擬。美國的星期六晚郵報（Saturday Evening Post）每期發行二百七十萬部，集評週刊（Literary Digest）每期發行一百四十三萬部。（見中華書局圖書月刊第十三號）上海最好銷場的雜誌是生活週刊，但每期發行部數即比之於集評週刊尚相差十二倍，然而在國內已經是了不起的了。

茲根據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上海郵政局掛號雜誌的銷數記錄，製表如下：

銷數	種數	附記
十二萬五千部	一	生活週刊
四萬左右	二	機聯會刊　良友
二萬左右	九	其中大都爲商務印書館所出版者
六千至一萬	二一	
一千至五千	七二	

（註）基督教宣傳雜誌十五種，銷數二十四萬五千部，未列入上數內。

因此，發展銷數是雜誌事業進行中必要的任務。可是這是和社會的各部門發生聯繫的。譬如第一需要教育的普遍，文盲的減少以及文化水準的提高，——這是說使現在的看連環圖畫者成爲雜誌的新觀衆——這才能讓雜誌顯出巨大銷行額的奇蹟。再有是廣告的問題，中國的雜誌的廣告太可憐了，以致一

切的消費都要讀者來擔負日本新聞紙的廣告收入常占全部消費百分之四十五，故如 King 雜誌普通道林紙印每期五百餘頁插圖二百餘幅，祇售五十分，如果在中國印出，不知要買多少錢呢？上海的讀書雜誌本來是較爲價廉的，但是不叫讀者過於負擔而由出版者拚命賠累，畢竟弄到現在不得不半下休息了。密勒氏評論報主筆 J. B. Powell 謂中國新聞紙的發達有待於廣告的互助，這是很對的，但該說明這僅是「當在資本主義的制度的時代」此外交通運輸事業等的發展，也直接影響到雜誌的推廣。總之，中國雜誌的前途是要伴隨着社會的各部門同時進展的。

希望有一部「雜誌彙典」

看了書報交易所（現代出版界開設）的生涯鼎盛，令人想起應該趕忙要製一個詳細的雜誌目錄。一二年前出版的雜誌，尙有人急於徵求，年久絕版的可不知有多少被人丟在腦後了；但這是文化過程的一種痕迹，理應有一個紀錄，不能讓它埋沒了。並且眼前刊行的，也需要記錄，免得來日麻煩。燕京大學新聞學系於去年年底曾出「一九三三年中國報界交通錄」一書，搜羅名目甚富，可惜記載尙嫌不詳。本屆中華圖書館協會年會（八月二十八日）有調查全國期刊的提案，足見這問題已自成爲問題了。

一方面在巴望着雜誌更飛躍發達的人，一方面也正在希望有一部完美的「雜誌彙典」出現。（一九三三，一〇，一〇）

一九三三年參迦朝聖記

我們常常聽見住在上海的外僑們抱怨沒有什麼讀物好讀，他們或她們的意思是說上海的定期刊物太少了。但是有幾多人知道上海是有着二十個月刊，十九個週刊，和約莫着六個雜類刊物支拄着呢。這些都是用英文印刷的，在此之外，還有許多的刊物是用法文、俄文、德文和別國文字印刷的，而無量數的中國文雜誌還全未計及哪。「上海是證實了是主筆們的天堂了，」布許門先生說，「牠是雜誌的麥迦呢。如果我們起始就編一個本地方出版的雜誌的目錄，那是一件很簡單的事；可是一天一天的過去這目錄就會長得大而又大因爲新刊的雜誌是經年激月的在不斷地出現呵！」

在一九三三年（民國二十二年）十二月，布許門先生替這個雜誌的麥迦寫了一篇 News Feature，他告訴我們上海的英文雜誌是如此的熱鬧：

讓我們先從上海新出的雜誌說起。有幾種就是本月份創刊的。「都市與運動，」盧西主編，這是一本彙合「紐約」、「浮華世界」、「城市與鄉間」三種雜誌優點的上海版。這本雜誌的印刷和文字在此間可說是無雙的。

「東方時報」是一本月刊，專門討論遠東的藝術與政治。這本雜誌是吳德海主編的，其中有許多言論是顯然袒護日本的。

本月份還有一本新出的雜誌，名叫「遠東旅館新聞，」是一個專門報告旅邸飯店商業的月刊。

米耳士做了「遠東婦女周刊」的主筆，他貢獻興味與遠東的高貴婦女。

新刊物之羣

鋼筆尖潤濕着，繼續說本年前一些時候創刊的雜誌，雖則一九三三年的新刊物是還未講得周到呢。

「大陸報周刊，」是如同牠的名稱所昭示的，爲大陸報之星期版。牠有一週間要聞的總述，特別注重於中國及東方的時事。

「東方」是大美晚報發行的週刊，牠的格式是顯着地在摹倣「泰晤士報星期版。」「東方」出版方數月之久。

「觀察者」是一本新的月刊由鄧恩主編。以評述體論記最近時事。牠是依賴了我們的敵人而存在的。

「旅行顧問」是一本季刊，克拉克主編，專載東方旅行事件。

「東華運動報」是一本兩月刊，傾重於中國人運動的記載。

「聲色新聞」是史登漢主編的一本月刊。牠有許多頁是印着五彩的時事畫。

數述老前輩

現在讓我們來說那些老雜誌。

「北華捷報」創始於很早的一八五〇年（清道光三十年，）這時候上海商業區域還是大半陷在泥灘裏呢。牠是字林報的前行者。「北華捷報」至今尙出版，作爲字林報的星期版。

「教務雜誌」是一本閱歷已久的月刊。創刊在六十五年之前，現在由樂靈生主編，專門論述中國教會工作。

「猶太月報」是上海猶太人協會的機關報，創刊於一九〇四年（清光緒三十年）在同一年「遠東時報」第一號出版。現在是一個月刊，由李布蘭主編。牠祖護日本的氣息在從前或較現在淡一些。

羅愛德是「航業週報」的主筆。牠於一九〇九年（清宣統元年）始和讀者行見面禮。跳過本世紀的第一個十年我們進至一九一七年（民國六年）在這年，「密勒氏評論報」開始出版。現在由鮑惠爾主筆。牠成爲最優越的高級新聞報道的代表。

「金融商業報」是白里克史比亞主編的，每週出版，創刊於一九一九年（民國八年）

週刊的衆多

由此說到較爲近時創刊的雜誌。這許多週刊現在正繼續在出版。

「中國評論週報」，柱中樞主編，是一本評述中國時事的雜誌。

「上海呼號」是中國播音協會的喉舌，且爲中國唯一的無線電雜誌。

「民視週刊」的管理者是白蒙德，他老是愛用大號字做新聞標題，在過去的三年中他提供了不少的美國式的刺激於上海。

「體育時報」由史東主編，供給你以種種的本地體育新聞。

鄧恩又是一本很精采的週刊叫做「繪寫報」的主筆，這本週刊已出版了三年了。

在過去的五年中，「嘩啦嘩啦」曾爲美國駐滬海軍之言論機關。現由羅嘉德主編。

龍德是「集評周刊」的主筆。這本雜誌包括着許多關於上海生活與中國生活的有趣味的故事。

李炳瑞編輯的「民國周刊，」是一本政治的與新聞的週報。

「商務週報」是愛來格主編的，是一本流行於本地商業金融界的刊物。

「上海婦女雜誌」是卡爾生女士主編的。牠包括許多有興趣的文章對於上海的外僑婦女，特別是美國婦女協會的會員。

流行的月刊不似週刊那麼的很多。「中國雜誌，」沙韋佩主編，創刊於一九二三年（民國十二年，）內容有普通性的科學趣味的文章。

「實業工程」是中英合璧的刊物，盧西主編，專門論述工程學與實用的工業。

上海還有一個「警務公報」白爾登主編。牠包括警察的新聞，並且滿面是圖畫。

供讀綽有餘

這樣的敍述離完備還很遠，因爲這裏還有別的刊物。「民衆論壇」是一個半週刊，是國民革命的思想與意見的報導者。

有一個色彩濃厚的革命刊物，是「中國論壇」，伊色克主編，用中英文合印，是被禁止發賣的。

除了上述的雜誌之外，尚有會社刊物、學校雜誌、和官廳的報告——並有一個新出的猶太雜誌，以及別國文字的刊物都未提及，然而你已經可以得到一個「上海出版的刊物是何其豐富呵」的印象了。

上海英文雜誌表

原名	譯名	編者
Town and Sportsman	都市與運動	A. E. Lucey
Oriental Affairs	東方時報	H. G. W. Woodhead
Far Eastern Hotelman's News	遠東旅館新聞	
Far Eastern Woman's Weekly	遠東婦女周刊	Hal P. Mills
China Press Weekly	大陸報周刊	
East	東方	J. A. Coughlin
The Observer	觀察者	Edward Dunn
The Travel Adviser	旅行顧問	Seth W. Clark

Tung-Hwa Sports Digest	東華運動報	T. U. Loh
Colourtone News	聲色新聞	W. J. B. Stoneham
North-China Herald	北華捷報	Edwin Haward
Chinese Recorder	教務雜誌	Frank Rawlinson
Israel's Messenger	猶太月報	S'hai Zionist Association
Far Eastern Review	遠東時報	G. B. Rea
Shipping Review	航業週報	G. T. Lloyd
China Weekly Review	密勒氏評論報	J. B. Powell
Finance and Commerce	金融商業報	O. T. Breakspear
China Critic	中國評論週報	C. H. Kwei
Shanghai Calling	上海呼號	China Broadcast Association
Shanghai Spectator	民視周刊	A. W. Beaumont

Sporting Times	體育時報	V. E. R. Stone
The Graphic	繪寫報	Edward Dunn
Walla-Walla	嘩啦嘩啦	Rogord
China Digest	集評周刊	Caroll Lunt
Chinese Republic	民國周刊	Edward B. S. Lee
Capital and Trade	商務週報	D. Arakie
S'hai Woman's Bulletin	上海婦女雜誌	Miss H. E. Carlson
China Journal	中國雜誌	A. de C. Sowerby
Commercial Engineer	實業工程	A. E. Lucey
Police Gazette	警務公報	F. Burton
The People's Tribune	民衆論壇	L. L. T'ang
China Forum	中國論壇	H. R. Issacs

從「法文上海日報」回溯上海的法文報紙

有一個組織使此間的法僑社會得到公正的榮譽，就是「法文上海日報；」牠被認爲是遠東的官式的法國語文之新聞紙。

牠組成於一九二七年（民國十六年）以繼續從前的「中法新彙報，」這「法文上海日報，」在短短的數年之中創造了自己在東方的外人報紙中高級的地位。在一九二九年（民國十八年）牠的銷數統計爲每天三百五十份。現在每日賣出超過兩千份，證明了兩位主筆的技能：正主筆馬利賽和助理主筆樂倫司——樂倫司現在是該報的實際經營者。

唯一法文報

法文上海日報除了是上海唯一的法僑之中介的印刷物外，牠籠罩了法屬印度支那，全中國的各個法國僑民社會，而且現在伸張牠的勢力到了日本。確然的，這張報紙的前途有着光明的將來。特別可以注意的是牠起始的時候缺乏着足數的人材和機械；「但是這種種刻已完全變易了，」馬利賽宣布。說到馬利賽，他是新近才成爲主筆的。他繼續黃德樂，黃爲著名之小巴黎人報的遠東通信員，在法文上海日報初組織成時他就做了牠的主筆。

七歲的年紀

法文上海日報有一段長的歷史。那麼長的事實和那麼地顯明使牠要求一些地位來給牠訴述。

法文上海日報和上海的法國居民行見面禮是在一九二七年（民國十六年）十二月十日。那是大約經過六個月在舊的中法新彙報停版之後。這張新報的出現使本城的法僑着實的歡迎。隔了五個足月沒有一個新聞.中介物，是一個不愉快的感念，特別是在這個日子跟世紀！

中法新彙報，即法文上海日報的前行者，是本埠法國三德堂教會的產業，出現於遠東報壇遠在一八九七年（清光緒二十三年），牠主要地把地位專門供給與教會問題，棄了世界的和地方的新聞，而以本範圍以內的新聞自給。雖則，在早的時候，他亦曾服務過一個重大的意義。

經過了一個長期的和繼續的保持，三德堂決定停止中法新彙報之發刊。政治已經爬進了這張報紙，而教會的掌權者切實不喜歡那樣。混合了政治和宗教，他們覺得是一樁困難的而且不討好的事情。牠的地盤，於是在一九二七年（民國十六年）七月十日消失。

難產與成功

法文上海日報的降生並不是很易產的。這件事情最後是交在法僑社會的人民手裏。他們極力的要求這一張新的報紙「要沿了另一條路線創始」，於是法國旅華商會說「准定這樣。」一個報業公司就此組織起來，而黃德樂先生，從前的駐遠東記者，此刻被派到巴黎去物色一位受過新聞學訓練的助手。他在一九二七年（民國十六年）十二月回來，於是這張報紙就開航了。

成功的到來是十分的超常：一年之內，這張新報矜誇着牠有一次一千四百五十份的本埠銷數；外埠銷路，亦所注意。印度支那和日本兩地現在都駐了特派通信員。

上海的法國的新聞紙眞眞的有着牠的開端，是較中法新彙報早二十年就起始了。第一種新聞紙名字叫做「上海新聞」，始現於一八七〇年十二月五日（淸同治九年閏十月十三日）執筆者是比埃牠的背景是法租界公董局；當時公董局董事會嘗決定將每次常會的會議錄交給牠發表。

口角之激烈

「上海新聞」之創始帶來了競爭者。在一八七一年三月二十一日（淸同治十年二月初一日）闢璧茜，一位年老的巴黎天文臺的助理員，又任過前北京同文館的教授，創始一種新聞紙，名曰「進步」。這種新的報紙的進行的趨向完全是針對着「上海新聞」的，於是一場鬬口相隨而來。劇烈的鬬嘴被引到甚深的程度；雖然，他們是常常開玩笑勝於實際傷害的。其結果是「進步」退了位，牠造成一個最後的紀錄於一八七二年一月二十三日（淸同治十年十二月十四日），離開牠的創始尙不足一年。

「上海新聞」在「進步」消滅後不久也間斷了出版。第三個努力於創始一種法文報紙在上海者，繼武而至，在此可以說這種繼武而至的新聞紙是保持着最短的生命紀錄在全部的近代新聞事業的編年史上。這種新報名叫「上海差報」週刊，牠只印了三回。

移權於教會

上海的法國新聞紙在「差報」噩耗之後就瀉掉了。一直將到一八八六年（清光緒十二年）才又有別的新聞紙開始，這是叫做上海回聲報，牠只出了十個月，以後十多年過去，法國人不曾再有過一張新聞紙。到一八九六年（清光緒二十二年），中國差報出現，牠的事務所設在福州路，主筆是卡史退拉和雷墨爾，印刷管理者是克銀瀚。在同年九月十一日（八月初五日）中國差報改名中國通信，雷墨爾做着單獨的主筆。在一八九七年四月五日（清光緒二十三年三月初四日）中國通信改成日報以代週刊。同年七月一日（六月初二日），牠已為法國三德堂所收買，而把名稱改為「中法新彙報」了。

後來有好幾個企圖開始與「彙報」競爭，但是都失敗了。現在，法文上海日報是此間唯一的，牠的目的是在增進良善的意念和健全的意念。一個大哄敬重的目的使這張報紙的聲音播傳於四方。

上海法文報紙表

原名	譯名	主筆或經營人
Nouvelliste de Shanghai	上海新聞	Mr. Beer
Le Progres	進步	Mr. Emile Lepissier
Courier de Shanghai	上海差報	Mr. Beer
Echo de Shanghai	上海回聲報	

Courier de Chine	中國差報	Messrs. R. de Castella, E. Lemiere, A. Cunningham
Messager de Chine	中國通信	Mr. E. Lemiere
L'Echo de Chine	中法新彙報	Mr. E. Lemiere
Journal de Shanghai	法文上海日報	Messrs. Fontenoy, Moresthe, Laurenz.

（一九三四，一，三〇）

開樂凱及其「水星」

一八七五年（淸光緒元年），開樂凱先生（Mr. J. D. Clark）從日本到上海來經商，做轉運北貨的生意。這位浪游者的少年時代特別富於冒險性。

他在一八四〇年（淸道光二十年）生於英國薩福克十餘歲時，就隨同意大利加力波從軍於歐洲大陸。後來服役於英國海軍，再後又投身於南美共和國的海軍。一八六一年（淸咸豐十一年）開始到遠東，在日本又身經下關鹿兒島之役。六年後，他不願意再在軍界裏混了，就登在日本經商。

好動性又驅使他跑到上海來。一種機緣使他獻身於新聞事業，很穩定地悉心經營了。

當他到上海來的時候，這裏的英文晚報僅有一種名叫「上海差報」（Shanghai Courrier），由名記者費烈德・巴爾福做總編輯；到了一八七九年（淸光緒五年）巴爾福已被北京同文館聘去當外國

文學教授，上海差報改了人做總編輯，同時預備把夕刊改爲晨刊。開樂凱知道了這個消息，忽然引起他辦報——辦那時將要沒有了的夜報的雄心來。

他的夜報名叫"Mercury"這個字的含義非常的有趣：牠是解釋做水星，又解釋做商業之神——羅馬神話裏的；——若是把牠當普通名詞用，牠又解釋做「報紙」或「賣報者」這個字用爲一種新聞紙的名稱，可眞妙極啦。開樂凱先生又把這張報題了一個中文名稱叫做「文滙」

文滙報在一八七九年四月十七日（清光緒五年三月二十六日）傍晚出現。上海差報被激了一下，頗有點「來來看」之意，就打消了改晨報的計劃，而跟文滙競爭起來。結果竟是文滙贏了。到了一八八九年（清光緒十五年，）上海差報的館主死了，無人繼續經營，牠的招牌和印機於是都被文滙收買去併在一起了。

開樂凱對於新聞事業特別地有興趣。他以館主兼總編輯在任四十多年。流動的個性，竟永恆地獻身於這樁社會公益事業，也是一件怪事情哪！

我們相信，在今日這樣的時代，新聞業技術之如此突飛猛進與趨於專門化，經營者必需受過特定的訓練方能愉快勝任無疑；在昔日雖非如此，可是以開樂凱那樣富於經驗的人來辦報而成功，也決不是偶然的事情。

一九二〇年（民國九年，）開樂凱因年老多病，辭退館務，而居於報館的顧問的地位。一九二二年（

民國十一年）十月二十六日下午三時，病逝於上海。

第二天這位冒險的英雄，蜚聲於上海外僑社會的言論家，創造上海外字晚報的歷史者，就安眠在靜安寺路底外國公墓裏。

後來文匯報的營業卻不行起來，然而牠的牌子是依舊燦然發光的。這樣，到了一九三〇年（民國十九年）牠的股東們不想把牠再辦下去了，就讓牠歸併給大美晚報。

現在，這顆水星就綴在 Post 的後邊，閃閃地發光（大美晚報吸收文匯報後，英文名 Shanghai Evening Post and Mercury）。（一九三四，一二，七）

文匯早報之發現

上海的水星，自一八七九年（清光緒五年）起，在晚空照耀了五十多年，留心看報的人誰不知道「文匯」的名字？雖然牠現在是歸併給大美晚報了，但牠在獨立時代的光榮歷史，也不為人所忘記。

文匯晚報在早年曾經發刊過晨版，這件事卻已被人家忘記了。多謝卜內門洋鹼公司裏的西員楊生君（Mr. A. Youngson），他新近遷入一家公寓，給他發現了一份一八八五年八月十日（光緒十一年七月一日）的文匯早報（Shanghai Mercury, Morning Issue）的遺物，他立即送去給大美晚報館保藏。大美晚報得覩自己的韶年的身軀，那是多麼高興的事呀！現在這張早報第一版的化身——攝影——已印在一九三四年（民國二十三年）二月二十二日的大美晚報上，其內容並被述及於一短文中，茲譯載

於後：

「在前頁看到的是那季節中特別需要的貨品如礦泉水——一種酒精製成的晶亮的夏季飲物——蚊香和進口的蔬菜果子紅葡萄酒之類的廣告這些店舖有電話而電話號數很容易記——七八和四〇，和同樣簡短之數相連。

「一個「甜宮」在背頁登着冰結漣的廣告別發洋行，少數自彼時迄今健存的洋行之一家，供應一本「世界政治歷史古典地文聖經的地圖，附索引與圖解。」

「以二角五分公道的價錢，文匯印書館出售聖典同樣的公道供給「捷報，每天無論什麽時候可送達租界內住戶，在六十字內收洋一元，」——一種公布的方式今仍運用於瞌睡着的商埠如福州或者中國其他各處。

「新聞印在裏面兩頁，而且大半是從別的報紙上剪取下來的。舉一個例，「一個通信」投寄「下面的新奇戲術之敍述到日本郵報。」同樣的，我們在文匯早報上讀到：「約在半個月之前孟買地方長出許多像黍粟的榦子，是某一個魔術團裏的奇妙手術者弄出來的。日本郵報，今已改名爲日本泰晤士報與郵報。

「顯著地展開着的是一條「通告。我們的晨版比上海任何報紙有絕大的銷數。五百份免費送出於每晨十時至十時半之間。」

「但是也許有一點編輯之困難的輕微的暗示在一段項目中讀着。

「畢林啓事（Josh Billing Remarks）經過多年之不熟慮，我已經斷定一生中三件最困難的事情，是——一、帶一把活的鰻鱺上峻峭的小山而不濕掉一條；二、扮演一個公正人於一場狗鬬時而不發瘋；三、編輯一張報紙。而後者較前兩者爲尤難。

「對於這些的重述，見得這張存在的老報紙內容和別的一樣完美，人家能夠斷定那時沒有多少變還在上海。」（一九三四，二，二二）

從黃浦灘說到字林報

一

黃浦灘畔的氣候，常常是很好的。譬如像這樣熱的天，太陽落下去月亮升上來了，大地上還是一樣的不安甯，屋子裏、衖堂裏、街路上還是吹不到幾點風；那麼黃浦灘牠就成了一座獨一無二的冷氣公園，不費一文，祇要你高興就去蹓蹓，不妨帶一身涼爽回來。

黃浦灘的岸線雖然不很短，散步與夜游卻也有一個範圍，不是有人限制你，卻是你自己會選擇的。無論是閑步於黃浦灘的，或是新到上海而於黃浦灘有一面匆促之緣的，對於公共租界和法租界沿灘景色的分明不同，總具一種刺激的印象。就是，法租界的沿灘已被商業攫了去，火輪船成了行列地排在那裏，貨船和碼頭工人滿街都是的，這個地方怎麼好容許你愉快的散步？公共租界的外灘則是一片爽朗

的、開闊的空地，祇有少數的小汽油船和貨船下錨在那裏。牠的柔軟的青草地和走道，和一無障礙的跨過水面的眺視，到了夏天冷然的清風從海面上飄浮而來，使得游人們說不出的適意。如果這帶地方被商業佔領了去，讓火輪船排長在那裏，黃浦灘路還能夠誇張說是世界上的一條俊美的通衢嗎？爲了使浦濱岸前從商業的環境裏解放出來，那些爲此作戰的勝者不是很可尊敬的嗎？李德立先生（Mr. Robort Little）就是作戰的前鋒。有人說李先生和那些努力於獲得這空闊的地段於今人的，應該是有一塊紀念碑豎在黃浦灘路上反正那兒的地段上又是不准再建造碼頭的了。

二

巴柏叔是喜歡在黃浦灘上散步的。

一八八九年（清光緒十五年）李德立先生在字林報當主筆。在夏天裏，每逢進餐之前，他總是跑出辦公處，在綠蔭下的浦江畔頭作一回小小的散步。他招呼熟識的朋友，就是不認識的人他也招呼，小談一會，他就得到許多新聞，這在他的公務上成爲一種奇蹟。

李德立先生在黃浦灘上散步，人家都容易認識他，因爲他的一頂古怪樣子的草帽是很好的記號。人家叫他「巴柏叔」（Uncle Bob）。

巴柏叔在上海做過的事情很多。一八八〇年（清光緒六年）任工部局總董。做過茶商，又做過上海電力公司的祕書。A D C 劇團裏，他是一根台柱。

當航業資本者打算用外灘去實現他們的目的時，巴柏叔正是在做工部局總董。他領導着爭論反對此種損害自然美的企圖，因之留下了這爽朗的浦濱到現在。浦濱的布置，如今是愈益美麗了。巴柏叔要是現在能夠看見的話，不知道他要怎樣的驚異呢。

隨便散步到字林報館門口，我們想起了這夜的工作者。

字林報從前在漢口路，後來搬到九江路，一九〇一年（清光緒二十七年）才搬到黃浦灘路，這時，巴柏叔正在做主筆。

三

在字林報館出現於黃浦灘路之前四十一年，字林報已以上海現代新聞紙的先鋒的資格顯身了。溯字林報的起源，原來是在一八五〇年（清道光三十年）的殘夏，有一位英僑名奚安門（Mr. Henry Shearman）的，他是一家商店的駐滬代表，忽然有興趣到新聞事業方面來；一個週刊，題名爲「北華捷報」（North-China Herald）在他一手主持之下，八月三日（舊歷六月二十六日）開始出版了。奚安門在那一個四頁的週刊的第一號上寫道：「如果可能的話，它的結果不是短促的、消滅的、或旋作旋輟的。」是了，他的預言並沒有失敗。

一八五六年三月（清咸豐六年二月），即奚安門獻身於報業的五年後的第七個月，他「拋下最後的一張紙在床上」而死了。但是「北華捷報」依然健存，它始終有着熱心新聞事業的人來努力維護它

的生長。

上海的商業地位日益增長，北華捷報的新聞資源也日益澎湃；一個週刊已不能够容納這許多切時的要聞了，因此它另外發行一張日報，名稱是「航務商業日報」。到了一八六四年七月一日（清同治三年五月二十八日），航務商業日報改名「字林報」（North-China Daily News），這就是今日最享盛名的英文報紙的起源。

航務商業日報及其後身字林報都是每天發行的，北華捷報則仍舊每星期出版一次。「捷報」本來是字林報的先導，但是現在反而變做字林報的附屬刊物了。

一九〇五年（清光緒三十一年，）「字林報及捷報有限公司」在香港註冊。一九二四年（民國十三年，）浦濱自建新舍落成。當它在黃浦灘路自已建築的館舍造成之前二十三年，即一九〇一年它已經占據在黃浦灘路了。所以，字林報和黃浦灘的關係，也很够密切了。

在黃浦灘路（九江路稍北）一七號的那一座八樓大廈大理石的門額上有獅馬爲記的，即一九二四年造成的字林報及其捷報的新家。（一九三五，九，一六）

日本與上海的英文報紙

一九三四年五月二十四日報載日本利用本埠猶太人，鼓吹亞細亞洲民族的大同團結，將發刊英文日報，向上海的西僑方面宣傳，傀儡主筆大約由愛士拉氏充任云云。按愛士拉（N. B. Ezra）向在上海

主辦英文「猶太月報」出版迄今已有三十年之久。如果他的確是「與日本官民頗爲融洽」的，到很能够賣力扮一齣好戲。但是，「亞洲民族的團結」固爲日本所希冀之最後的目的，可是他們目前所最迫切需要收效的，恐怕還是想取得各國對於「滿洲國」的承認能。

日本每逢遠東事件牽涉於世界關係時，就愛托出傀儡來，或是出錢津貼英文報紙，做他們的廣播喇巴。如上海之一遠東的國際城市，他們更不會放過。在一九〇四年（清光緒三十年）日俄戰爭時，日政府的謀士就插足進了上海文匯報。文匯報起先是英國人開樂凱個人的產業，適於一九〇〇年（清光緒二十六年）改組爲股份公司，置股票於市場拋售，就被鷹眼瞄準，一喙啄去，毫不落空。文匯報是本埠有歷史的英國報紙，故既受日人操縱後的言論，或仍以英人的意見目之，可見這野心的宣傳家的好手腕！

一九二一年（民國十年）華盛頓會議開幕，日本的宣傳使者特爲活躍，又注力於收買美國人的輿論。於是本埠的又一有歷史的英文刊物「遠東時報」，改變了面目。

密勒氏評論報嘗於華盛頓會議後，刊一大連通訊，述及日本政府在會議舉行時，以下列之五種手段取得華北、華中、華南的八種英文刊物的指揮權：

(一)按期的津貼，每月或每季；

(二)不按期的津貼，補足其入不敷出之數；

(三)授賜與模樣忠於日本帝國政府的著作家；

(四)授賜與傾向於日本的出版家;

(五)非直接的幫助。

固然,一個野心家欲假其宣傳的手段掩飾其作爲,決不能就讓人家看起來是一個好模樣,故以外人之反華派首領吳德海氏尚不免說:「日本人誠無愧爲世界上最劣之宣傳家」(一九三二,三,一八,大美晚報。)然而其蠻幹的精神是可怕的,而效果亦是有的,不然,爲什麼中國在國際間的印象迄今是怎麼的惡劣呢?

回顧日本新聞政策之一貫的手法,使我們當憬然於注視愛士拉新創的英文日報的出現。(一九三四,五,三〇)

國際新聞的故事

「世界在你的家中」——善鐘路霞飛路口的上海泰晤士報廣告牌上這樣的寫着。是的,當我們翻開每天報紙的國際版看時,豈不是隔昨的世界消息都聚到了家裏麼?在現代的時候通訊的工具充分的運用着,傳播消息眞是容易不過的事。最近,國際無線電話也和上海接通了,任憑你什麼地方有了事故發生,馬上可以通報。然而我們亦想到若干年前交通困難的時代,那些負收集與傳播消息的國際通訊社是戰勝了許多障礙而發展來的故事麼?下面將述路透社在本市活動的歷史和里昂上海間通報的珍聞。

上海最早辦理國際新聞的通訊社是英國的路透社。該社本部的創始在一八五八年(清咸豐八年,

）而來華東方面的活動，則始於一八七一年（淸同治十一年，）在上海設了一個代理部。這時候祇有字林報購用它的新聞稿，而該社的目的，是要搜集中國各地的消息供給於本部。當時海底電線尙未接到吳淞，中國內部也沒有安置陸線。路透社於一八七一年三月嘗發一通啓宣言該社擬接收中國各方的新聞消息，先由郵訊達新嘉坡再以有線電報轉發倫敦。通啓內並述及有一位格蘭脫君，做了許多貢獻很大的事，便是在上海搜集了新聞消息，由海路寄往天津，由天津經過很遠很危險的陸路送往西比利亞哈克圖的大北電報局，再由電報轉達歐洲。這樣，比較由蘇彝士河經過每月一次的歐亞航程，可以減少了若干時日，這種努力的精神顯然是令人佩服的。

一八八三年（淸光緒九年，）英國大東電報公司海線展接至吳淞，並獲得登陸權，於是依照下列的線程，上海就可以與歐洲直接通報了：

吳淞至川石山——川石山至香港——香港經關島、新嘉坡至歐洲。

自此以後，歐洲的電報通訊，在上海當天就可以收到，至遲也不過隔了一天。路透社藉英國海線的專權在上海保持了許多時候國際通訊的權威，直到歐戰將終時，才遇着法國無線電的勁敵。（其間雖有德國大德和電報競爭，但能力是薄弱的。）

法京無線電社嘗在上海法租界顧家宅（環龍路呂班路附近）設無線電臺，一九一八年（民國七年，）調電信專家博羅爾曼（Mr. Broleman）由廣州灣來滬主持該臺。博氏將電機改良，增進接電的力

是，於是該臺能接收六千餘英里以外的電信。當博氏佈置剛完畢時，就接到法境美軍司令裴興將軍致華盛頓政府報告的電報。後來博氏和巴黎議定每天由里昂發電傳至上海。發電時間在歐洲爲夜間十時，而在上海則爲清晨六時。因此，往往戰訊在歐洲未發表之前，就已傳到上海，於是上海人就能夠和歐洲人同時讀到戰報。不久，休戰消息迅捷地從無線電傳來，久爲大戰所困的中外商人，是怎麼樣子的高興呢！

歐戰時，路透電因海線時有阻斷的緣故，傳至上海常需三四日之久，自然是不及法國的無線電的，然而當時法通訊社並沒有利用上海電臺來和路透競爭，不過將所收電訊作爲官報分送各報館而已。近來法國哈瓦斯社在本埠發稿，顧家宅電臺乃得到充分的應用了。（一九三四，七，一三）

上海世界報紙展覽會參觀報告

一九三五年（民國二十四年）十月七日至九日，上海復旦大學舉行三十週紀念慶祝，世界報紙展覽會同時在校中舉行，作爲慶祝的 Features 之一。會中陳列本國報紙包括三（省市，外國報紙包括三八單位，種數在二、〇〇〇以上。上海通社爲關心本市新聞事業，及此次展覽會中展開的本市新聞事業的景象，特派記者前往參觀，就其中所陳列之本市新聞紙，作報告如左：

陳列室狀況

世界報紙展覽會之陳列，共分四部：（一）新聞教育展覽部，陳列品爲統計表格、通訊稿、照片等，而本國的有歷史價值的珍貴的報紙亦列在此室內；（二）本國報紙部；（三）外國報紙部；（四）印刷電訊機器展覽

部。

上海所出版的新聞紙，均陳列於第一及第二兩部中，所以現在祇述這兩部分。

舊報與訊稿

新聞教育展覽部中所陳列的上海的有歷史價值的報紙，凡：

(一)申報，清同治十一年三月二十三日第一號眞本一份，光緒十二年五月初三日一份，光緒三十三年×月×日一份。

(二)新聞報，清光緒十九年元旦日第一號影印本一份。

(三)京報，新聞報之附屬出版物，光緒二十年三月至四月一冊，光緒二十一年九月一冊。

(四)時報，清光緒三十年四月二十九日第一號眞本一份。

(五)外交報，第一號一冊。

(六)國粹學報，第七號一冊。

(七)時務報，第廿七號一冊。

(八)昌言報，第八號一冊。

(九)圖畫日報第一號一份，宣統元年七月初一日出版，環球社印行。按，報學月刊第三期卷首所翻印之民吁報館案一圖，其源卽出於此報。

（十）輿論時事報館所出版之圖畫新聞，宣統元年五月七月各一冊。但是釘得並不純粹，故有四月及六月數葉夾釘在內。

又陳列之通訊稿，屬上海者爲申時電訊社稿，申時電訊社經濟情報，世界電訊社稿，外論社稿，中國時事通訊社稿，新新通訊社稿，實業通訊社稿及通電影片公司新聞稿等。

壁上懸掛的統計圖表甚多，皆復旦大學新聞學系同學所製，甚精美；其中「民國二十四年四月三十日上海各報輭硬性新聞比較表」一幅，尤爲觀衆所稱譽。

壁上又懸有寫像多幅，係德國通訊社（想係德國海洋通訊社？）駐滬通訊員潘女士（Miss L. Perevoschikoff）所繪。潘女士善於寫像，寓金神父路一一三號。

一二八與報

本國報紙部所陳列的上海市報紙計一百五十種左右，包括早報、晚報、小報等，或爲現時繼續刊印的，或爲已停版者所陳列各份之年期均甚近；但其中卻有兩種值得注意，記者鄙意以爲可以有陳列於新聞教育展覽部之價值，即：

（一）宣統二年×月×日之神州日報一份。

（二）民國七年三月二十八日之誠報第三十六號一份。按誠報爲歐洲大戰中上海英僑所辦之對華宣傳之華文報，以鼓吹中國政府與民衆傾向於協約國爲目的，故此紙至富歷史之價值也。

本國報紙部的陳列，除各省市縣單位外，另有畫報、特刊、滬戰號外三組。畫報之上海出版者約十種。特刊是指元旦日及雙十節的各報特刊，屬上海者約十四種。滬戰號外爲民國二十一年一二八滬戰時上海所出版的各大報號外及臨時報道，共計四十三種。這末了兒一組的四十三種報紙被搜集在一起，確爲一大時代中新聞事業的精神的表現，望復大新聞學系善保存之。

獅子吼「破迷報館案」索隱

【介紹獅子吼】 獅子吼是滿清末年時代陳天華烈士寫的一本小說，其目的在灌輸民權學說和鼓吹民族革命。所取的資料都是當日滿清政府的腐敗情形和革命志士活動排滿的實事，不過照着一般寫小說的辦法，人物都是影射的罷了。此書的第七回下半段到第八回所寫的「破迷報館案」就是當日發生於上海而震驚國際的「蘇報案」那件事。

【介紹蘇報案】 蘇報是革命黨在上海租界中設立的排滿宣傳機關，清廷啣之甚，用盡了心力取得租界當局的同意，才把它封閉了；又由租界當局拘捕了志士章炳麟鄒容二人。時清廷必欲引渡章鄒置之死地，卒遭國際間的嚴重反對而止。

【介紹索隱登臺】 獅子吼影射蘇報案事甚詳，說明國際干涉的因果亦清楚。現在把牠影射的人物事態，一一揭曉，亦一快事。祇是其中所說清外部以國權作交換章鄒的條件，和西太后對於各國公使夫人行賄一段，尙無考證。假使果有此事，當事者對於公開的報告當然是守祕密的；所以我們雖不能找

到正式記載來證實這件事，反而要藉着這段小說來刺探消息了。

【原文】　留日學生提倡排滿，滿洲政府沒法，祇得叫各省停派留學生，封閉學堂，即有幾個官辦的，用滿洲人做監督，嚴密查察學生的動靜，嚴禁新書新報。那知壓力愈大，抵力愈長，學生和教習監督衝突的，不知有多少，每每鬧得全班退學，另組織一種共和學堂，書報越禁，銷數越多。

共和學堂，射愛國學社。一九〇二年（清光緒二十八年）章炳麟、蔡元培等在上海倡中國教育會，自春徂秋，經營頗久。時駐日清公使蔡鈞正奉滿廷之命遏抑留學生，吳敬恆等適東渡，就被迫回國抵滬。吳等深爲憂憤，因與中國教育會人士相商，自立學校，培植人才，復得羅迦陵女士助款，於是就在上海成立了愛國學社。同時，南洋公學學生貝壽同、穆湘瑤、何靡施、胡敦復等，南京陸師學堂學生章士釗、林礪等，都因學校當局干涉言論自由，相率退學，投入愛國學社。愛國學社則一反官立學校之所爲，社內師生都議論時政，放言無忌，於是滬上革命高潮，遂震盪東南學界。

那時上海有一個破迷報館，專與政府爲難；所登的論說，篇篇激烈。中有一篇「革命論」，尤爲痛快。此論一出，人人傳頌，「革命革命」「排滿排滿」之聲，遍滿全國。

破迷報館，射蘇報館。蘇報先係與日本政府有關係的中國人胡璋在上海設立的華文報紙，一八九六年（清光緒二十二年）創刊，到一九〇〇年（光緒二十六年）給陳範出資購得。陳本係江西鉛山縣知縣，因教案落職，移居上海，憤恨清廷腐敗，欲以輿論來喚醒中國民衆，故接辦了蘇報。陳氏本傾向於康、梁

的維新派，繼而覺悟欲救中國非先以激烈的手段推翻滿清政府不可，乃轉至革命派旗下，於是他請章士釗等來做蘇報的主筆，汪文溥等爲記者，這就是蘇報和愛國學社師生的鼓吹革命的大作因此都隨着蘇報飄送四方了，時在一九〇二年之冬至一九〇三年之春（光緒二十八年冬至二十九年春。）

報館開在租界內，中國不能干涉，所以該報館敢如此立言。看官，你道怎麼不能干涉呢？通例：外國人住居此國，必守此國法律；外國人犯了罪，歸此國的官員審問，領事官祇管貿易上的事情，一切公事不能過問；也沒有租界之名，警察祇可本國設立，外國不能在他人之國設置警察。惟有中國許外國在中國有領事裁判權：在租界內，不特外國人不受中國官員管束，即是中國的罪人也惟有領事審得。領事若是不管，中國官員是莫可如何的。各國在中國有領事裁判權，於國體上是大大的妨礙。那些志士，幸得在租界，稍能言論自由，著書出報，攻擊滿洲政府，也算不幸中之一幸。

蘇報館設在公共租界漢口路二十號。按外領在中國有裁判權，始於一八四四年（清道光二十四年）中美望廈條約第二十一款、二十四款及二十五款的明文規定，後來各國就援例均沾。上海租界內由外人設置巡捕（即警察）及界內華人訟案被外領奪取華官的司法權，則始於一八五四年（清咸豐四年）小刀會佔領縣城之時期中。後來上海道和英領商妥辦法，在租界內設立會審公廨，受理華人訟案，由中國委員和外領會同審理。照「洋涇浜設官會審章程」第三款及第五款的規定，租界內中國人犯，

公廨委員得派差巡提，不用巡捕。但實際上因領事團侵權之故，這種條款已完全等於具文，即提拘界內華人之票，如未經領袖領事簽字，並交由巡捕房執行，必遭强項的干涉，捉到了的人犯也非安全释放不可。所以說「領事若是不管中國官員是莫可如何」了。

獨是滿洲政府，各國要他割多少地方，出多少賠款，無不唯唯聽命；即是要挖他的祖墳，也是敢怒而不敢言，哭臉改作笑臉。誰知只有在租界內的報館，日日非難他們，他們倒容忍不得了，在各國領事面前，屢次運動懲辦。各國領事原先是不准的；後來見他們苦求不已，祇得派了巡捕，封閉破迷報館，把主筆二人拿到巡捕房，懸牌候審。

一九〇三年（清光緒二十九年）夏，蘇報的議論更形激烈。時日本留學生鄒容以事返滬，見愛國學社成立，遂爲之奔走甚力；因俄人强逼改約，而清政府甘心賣國，就發憤草「革命軍」一書，在滬印行，章炳麟爲之作序，蘇報又爲之介紹，並發表讀者的意見，這就是鄒容及其「革命軍」和蘇報發生關聯的地方。革命潮流在他們一夥人推動之下怒漲不已，清吏失色驚魂，江督魏光燾即封章密奏。清廷聞之大怒，即電令查禁愛國學社，封閉蘇報館，提辦主筆人等。然而「欽犯」都在租界上呵，江督蘇撫祇好派了候補道俞明震來滬協助上海道袁樹勛去和領事團交涉，並且再四叮囑俞袁二道，必須要糾纏得領團答允捉人、移送、封報才休。交涉良久，領團始允簽拘票，惟以「所拘之人須在會審公堂中中外官會審；如果有罪，亦在租界之內辦理」爲條件。俞袁二道因別無良法，就這樣的答應了。

拘票既簽，乃交由工部局巡捕房派警赴蘇報館及愛國學社拿人。六月三十日（舊歷閏五月初六日），這一九〇三年（清光緒二十九年）革命史上的重大事件就發生了：捕房分派中西警探赴愛國學社，捕去章太炎一人，吳敬恆等外出得免；繼赴蘇報館，捕陳範，範亦外出。鄒容聞訊自首。陳範走日本，蔡元培走柏林，吳敬恆走倫敦。愛國學社亦被解散。

被拘的章炳麟和鄒容，都非蘇報主筆。「獅子吼」却說是主筆，下文且派爲正副主筆，不過爲了行文的便利而已，並非事實。

法治下之租界，凡罪案必定讞後始能執行，所以章鄒的罪名尙未審定，蘇報館當無封禁之理。不過在那種草芥人權慣了的清吏看來，却看不慣，怎麼人已捉了，報館到還在開着？（蘇報由章士釗等維持着，議論仍然銳利）而且朝廷有令在上，於是再行努力向領團交涉，至以停止公廨會審爲要挾；領團也就遷就清吏而違法起來，在案未定讞前，會簽封條，交由工部局巡捕房於七月七日（閏五月十三日）執行，蘇報遂被封。

到了審日，各國的領事官，帶了翻譯，坐了馬車，齊到會審公堂，公推美國領事作領袖。各領事中坐；滿洲也派了一個同知做會審委員，坐在底下一傍。巡捕將兩比人證帶到，都站在廊下，計開原告滿洲政府代表江蘇候補道余震明，年四十三歲，所請的律師四位；被告破迷報館正主筆張賓廷，年三十二歲，副主筆焦雍年二十一歲，所請律師二人。

七月十五日（閏五月二十一日）開審，會審委員是孫建臣，陪審員是英領署繙繹官迪理斯(B. Giles)，余震明射余明震張實廷射章炳麟，焦雍射鄒容。章時年三十六歲，鄒十九歲。滿洲政府所請律師是古柏、哈華託二人，被告所請律師是博易、雷滿二人。

各國的領事官命將人證帶上堂來。就有印度巡捕和中國巡捕把一干人證帶上。各國領事先將各人的年貌履歷問了，由翻譯傳上去。然後原告的律師，替原告將情由訴出，說張焦兩個人在租界內設立報館，昌言無忌，詆毀當今皇上，煽動人心，希圖革命，實在是大逆不道，求貴領事將人犯移交中國地方官，按律治罪。被告的律師駁道：「請問貴堂上各官，今日的原告，到底是那一個？」余震明猛聽得此言，不知要怎樣的答法：若是說清國皇上，面子太不好；若說是自己的原告，這個題目，又擔當不起。躊躇了好久，尙答話不出。被告的律師又催他說，原告的律師代替答應道：「這個自然是清國政府做原告。」被告的律師道：「據這樣看來，原告尙沒有一定的人。案件沒有原告，就不能行的。況且破迷報館並沒有犯租界的規則，不過在報紙上著了幾篇論說，這著述自由，是咱們各國通行的常例。清國政府也要干涉，這是侵奪人家的自由權了。據本律師的意見，惟有將案注銷，方爲公平妥當，不知貴堂上之意以爲如何？」這一篇話，說得原告的律師無言可答。美領事道：「據原告律師之意，說要將被告移交清國地方官，無此道理。被告律師說要將案子注銷，也使不得。好歹聽下回再審。」巡捕將人犯仍復帶下，各領事仍坐着馬車回署。

被告律師詢問原告是誰一節，確是這回原告當衆吃癟的一椿笑話。事情眞相如下：二十二日（閏五月

二十九日）續審時，博易律師起問：「現在原告究係何人？其為北京政府耶？抑江蘇巡撫耶？上海道台耶？請明白宣示。」讞員孫建臣謂章鄒等犯係奉旨著江蘇巡撫飭令拘拿，本分府惟有遵奉上憲札諭行事而已，遂出札文出示。博律師乃得意言曰「以堂堂中國政府，乃訟私人於屬下之低級法庭，而受其裁判乎？」孫讞員不能答。博又要求將案注銷。結果是中西官決定訂期再審。

余表明同着上海道，打聽各領事的消息，沒有移交被告的意思，不過辦一個極輕的罪了事，即打電報稟明兩江總督；兩江總督打一個電報到外部，請外部和各國的公使商議。外部的王爺大人曉得空請是不行的，就向各國公使聲明，如將張焦二人交出，情願把兩條鐵路的敷設權送與英國，再將二十萬銀子，送與各國領事、各國公使各打電報去問各國的政府，各國的政府回電，都說寧可不要賄賂，這租界上的主權萬不可失。

清廷預計對於所獲蘇報及愛國學社諸人，「一日逮上海，二日發蘇州，三日解南京，四日檻京師。」然格於上海道與領團所訂條約，竟不能從租界引渡章鄒。時清廷無名火高升，大有非親將章鄒加以慘刑不能出氣之概，因囑上海道交涉甚力。後來領團幾乎為之搖動原議。獅子吼所說清外部以國權為賄物之事，在當日是很可能實現的。

各國公使據此回復外部，外部沒法，祇得據實情奏明西太后那拉氏。急得那拉氏死去活來，說道：「難道在咱自己領土內辦兩個犯人，都辦不成功嗎？這才氣死人呢！」有一個女官走上奏道：「奴婢有一個頂好的

妙計。」你道此女為誰，原來也是一個旗女。她的父親名叫玉明，做過俄國的公使，娶了一個俄國夫人，生下此女，通曉幾國語言文字。那拉氏教她做了一個女官，與各國公使夫人會見之時，命她做翻譯傳述言語，十分得寵。那拉氏聞他所奏，即問道：「你有什麼好計？」玉小姐說：「洋人女權極重，男子多半怕了婦人的。老佛爺明日備一個盛筵，請各國公使夫人到頤和園飲酒，多送些金珠寶貝，順便請她們到各公使前講情，教各國在上海的領事，把犯人交出，豈不是好呢？」那拉氏道：「這計果好，依你的就是了」忙命太監將頤和園修飾得停停當當，四處舖氈掛彩，安設電燈，光焰輝華，如入了水晶宮一般。時將向午，各國公使夫人帶領使女，也有抱着小孩子的，乘坐大馬車，由交民巷向頤和園而來。那拉氏親自迎接進殿，各公使夫人分兩傍坐下。所帶的使女小孩，也宣進殿來，個個都有賞賜。那拉氏親安了各夫人的坐，傳旨贈送各公使夫人每人大磁瓶一對，嵌寶手鐲子一雙，金鋼石時表一個，其餘珍玩數件。各公使夫人受了，向那拉氏道了謝，女官奏請入宴。宴畢，引各公使夫人到那拉氏臥房裏，玉小姐便將那拉氏的本意表出。各公使夫人聽了，作色答道：「敝國雖重女權，國家政事，婦女卻干涉不得。即是你老若在敝國，也不過是皇族中一個人，朝中大事，議院與皇帝擔任，做太后的，一點不能干與。何況咱們呢？這卻應不得命。」那拉氏半響說不得話，忽又回轉臉來笑道：「老身不過說來頑頑，沒有一定的。各位夫人不應允就算了。」各公使夫人也起身告辭，回轉交民巷。那拉氏費了三十幾萬，空空揄些白，慪氣得很，卻又沒有出氣的地方，祇將太監痛打，一連打死幾個，打得各太監狗血淋漓，無處躲藏。有一日，總管李蓮英奏道：「喜保有機密事，要見老佛爺。」那拉氏道：「叫他進來。」

」喜保跪見了那拉氏，即道：「現在有著名革命黨匿藏京城，被奴才查知住所，特來請旨定奪。」那拉氏喜道：「好好！咱到處找尋他不着，如今居然送上門來了！快傳旨九門提督帶領二百人馬，將逆犯拿交刑部治罪，不得有誤。」喜保領了那拉氏的旨意，向九門提督衙門，點了二百名兵丁，在西河原聯陞棧拿獲了一個人，一直送交刑部。那時刑部六個堂官以及司員，不知爲着什麼事情，慌忙接了懿旨。懿旨上寫道：「逆犯審血誠，前在湖北謀逆，事敗之後，潛逃來京，着喜保拿交刑部，嚴刑拷訊，欽此！」

審血誠射沈克誠，沈克誠之被捕與慘死，在淸廷是借此聊以出蘇報案的一口氣；不料沈克誠遭慘刑後，却引起各國擁護文明的表現，一致主張不能將章鄒交與凶惡的西后，以致再遭野蠻的刑罰，所以章鄒卒未移給淸廷。沈克誠案雖發生於北京，却是和上海的蘇報案互爲因果的。

沈克誠，湖南人，資地絕高，痛於漢族沉淪於滿族者二百餘年，因以革命爲己志。一九〇〇年（光緒二十六年）夏，參與唐才常漢口起事（即所謂湖北謀逆案）其年八九月，竟隻身往北京，遊於滿淸老巢之中，乘機宣傳革命。其膽力不可謂不大。沈克誠在京時改名沈藎。一九〇三年七月十九日（光緒二十九年閏五月二十五日）爲友人吳式釗所賣而被捕。

堂官領旨之後，即同坐大堂，把犯人帶上。問案官問道：「你是不是審血誠？」答道：「我不曉得什麼審血誠。」問案官道：「你到底名叫什麼？」答道：「我名叫審不磨。」問案官道：「你爲何要入革命黨呢？」答道：「我不是革命黨，是一個流血黨。」問案官道：「這『流血黨』三字，從沒聽見講過，甚麼叫做流血黨呢？」答

道：「現在國家到了這樣，你們這一班奴才，只曉得貪圖求榮，全不想替國民出半點力，所以我們打定主意，把你們這一班狗奴才殺盡斬絕，爲國民流血，這就叫做流血黨咧！」問案官對着喜保講道：「好了，近來爲着那些革命黨，已弄得咱們慌手慌脚，爲何現在又弄出一個流血黨來了！這都是你弄出來的是非。」喜保道：「不要着急。」即在堂下帶上一個人來。你道此人是誰，原來就是審血誠一個同學朋友，姓吳名齒，點過翰林，那年攀附康梁，得了一個新黨的招牌，康梁敗事，他的翰林也丟掉了。正在窮得很，又酷喜賭博，向審血誠借銀子，審血誠沒有借與他，因此懷恨在心。審血誠自湖北走到北京，一連幾年，無人知道他的眞名。恰好喜保也因事革職，想圖開復，沒有一條路徑。吳齒把審血誠改名在京的事，告知喜保，並說他現在當破迷報館的訪事，如今老佛爺聽着李總管（即李蓮英）之言，打算把東三省切實送與俄國，和俄國訂了七條密約，也被那廝登在報上發露，老佛爺正找這班人呢，如果由你奏聞拿獲，這樁功勞豈不大得很嗎！喜保不勝大喜，因一五一十的告知李蓮英，李蓮英帶他見了那拉氏，拿獲審血誠。

喜保射慶寬，吳齒射吳式釗。慶寬是漢軍人，以貪緣入內務部，甲子年爲御史鍾德祥所劾，籍其家，慶寬乃日謀所以復其官。吳式釗是湖南人，和沈克誠本相熟，庚子年因事落檢討職，遞解回籍，復仍潛來北京，欲有所謀。這兩個同病相憐的小人聚謀一處，沈克誠遂落下他們的陷坑中了。

獅子吼所云審血誠爲破迷報館訪事，現在也找不着旁的證據，未能定其爲事實否。但清俄密約，確係沈克誠以非常手段取得，供給天津的英文新聞報發表，這使西后甚爲震驚、憤怒，而且恐懼。

可巧審血誠的口供，與喜保所指的一毫不對，喜保因此把吳樹喚來當面認識，吳樹上堂，將審血誠一生的事蹟，一齊說出。又對審血誠道：「你別要怪我，我的前程要緊呢。」審血誠大罵道：「你這奴才！悔我當時瞎了眼，結識了你。」問案官道：「案情定了！據實奏聞就是。」把審血誠打下天牢，聽候懿旨發落。那時正値那拉氏盛怒之下，命將審血誠亂棍打死，即有七個如狼似虎的獄役，各執竹條，縱橫亂打，打得血肉橫飛，足足打了四個小時，方才斃命。

讞案既上，西后乃紊顧自己的生辰，不欲行刑，遂命杖斃。迨旨達刑部，刑部官相顧瞶眙，而卒以西后之旨不敢違，乃抶沈以竹鞭捶之至四時之久始死，血肉橫飛，慘酷萬狀，時爲一九〇三年七月三十一日（清光緒二十九年六月初八日）。

因這一樁告密的功勞，賞了喜保一個道台，吳樹也賞了一個知府，就令他兩個，四處偵探革命黨。清廷對於封賞告密者的事情也是不欲外揚的，但據英文文匯報（S'hai Mercury 英人之報）的揭載，慶寬得道銜，吳式釗也陞了官。

這一樁事傳播出來，人人危懼，外國各報館都論說那拉氏這樣的殘酷，眞眞是文明之公敵，各國政府，切不可把破迷報館主筆交出，致遭惡婦人的毒手。

江蘇雜誌云：「沈藎既遭慘戮，海上各西報言論激昂，皆言滿洲政府之殘虐。各國輿論，亦頗不謂然，僉決心不將滬上蘇報諸人交滿政府，蓋恐復遭其毒手也。」當時英國政府也特將蘇報案交議討論，上海泰

晤士報（S'hai Times 美人之報）記其事云「沈藎被殺，舉國熱誠諸君子，咸憤悒不平。近日北京外部，又接駐各國使臣贅報，謂各國執政大臣，觀於此事，逆料中國居大位者將有不得久安之勢。日前英外部大臣藍斯唐曾於上議院論及此事之非，而擬慎重於蘇報一案，亦甚洽輿情，而自此言傳說以來，蘇報諸人得以免移交之患。」

因此破迷報館的案件益發鬆了。各領事把張焦二人，在租界內監禁三月之後，聽其自由。

英外部既主張不能將章鄒移交，清廷也不能再孤行己意了，即同英國公使商得轉圜辦法，仍在租界中審訊及執行，惟由清廷派上海縣會審。至一九〇四年五月二十一日（光緒三十年四月初七日）始以外務部會同各國公使名義判決鄒容監禁二年，章炳麟監禁三年。由上海縣宣讀判詞。後來鄒容在出獄之前一月病死獄中，章則於一九〇六年六月二十七日（光緒三十二年五月初六日）期滿出獄，即由同盟會派同志迎往日本，爲民報主任。

這一場官司，可算是滿洲政府沒有佔到好多的便宜，是爲漢族與滿洲政府立於平等地位的第一次。

【閉幕致詞】　本案隱稿於一九三四年十月在上海通發表後，曾由金世德先生的紹介，送於此案的當事人之一章炳麟老先生親自校閱一過。因此，這樁革命史上的偉大事件的考案，已由在場人的審定而更確定其徵實性了。

體育·娛樂

歷史的上海運動事業

——本文爲紀念市中心區上海市體育場落成暨第六屆全國運動大會開幕而作——

(1)上海市運動史概要

A 軍人中心時代

我國以前的傳統制度，把文武的界限分得過於清楚，所以運動競技的事情，唯有屬於武的方面的將士去練習它。當時國家所辦的操場，即所謂演武場和演武廳，也祇供給軍士們應用。至於一般民衆呢，既無人去鼓勵他們學習健身運動，也沒有共同競技的機會與地點。

上海處於這種制度之下，所表現出來的方式自然也是一樣的。但是這種以軍人爲中心的運動事業，在舊時代的上海確是很發達的，在上海城內有兩處演武場，在吳淞有水師操場，各場中均有演武廳。如果說句笑話，演武場好像現在的運動場，演武廳好像現在的體育館，水師操場也勉强可以比做游泳池。而且吳淞水師操場地基，在新體育盛行後，就改做了公共體育場，爲民衆之用。這一種轉移，自然見得上海運動事業的進展，但亦可以證明上海從前也有運動設備，不過使用的範圍太狹，功效無由顯著而已。

演武場一覽 (一)上海縣演武場，一五一四年（明正德九年）知縣黃希英闢，場內演武廳，一七五

五年（清乾隆二十年）游擊戴超，守備顧起龍建。(二)上海縣小演武場，在九畝地內有演武廳，十八世紀末葉（清乾隆嘉慶間）闢。(三)吳淞外海水師六營操場，中築演武廳，一八八七年（清光緒十三年）提督滕嗣林建，每屆春秋二季，六營水師，恆於此會操。

B 學生中心時代

一八四三年（清道光二十三年）上海開闢商埠以後，基督教傳教士紛紛東來，各種新式的學校，相繼創立，新體育及運動因之輸入，於是運動事業的中心移到了學生方面。一八九四年（光緒二十年）中日戰爭後，我國教育界革新圖强，學校課程中都有兵式體操一門，然方法不良，影響甚少，另一方面基督教青年會在中國建立後，因以促進四育為目標，對於體育運動事業亦極力提倡，在智識階級中所播種的效果頗多。

教會學校的提倡　一八八九年（清光緒十五年）李藹門 (Mr. S. E. Smalley) 由加拿大來駐聖約翰書院（今大學）次年，組織運動競賽會，在學校禮拜堂前的曠場上舉行。那時候深根固蒂的傳統觀念尚熾，以這種舉動為鄙恥，所以學生們起先都規避參加。但是從這一年起，校中每年舉行兩次運動會。我們可以相信，第一個注意引導運動競技組織到中國來的就是聖約翰大學。

中日戰爭後，人人思習武自衛，適顧斐德(Mr. F. C. Cooper)於一八九四年抵聖約翰，就創兵式操直至一九二〇年（民國九年）始廢止顧氏在校任職凡二十年，學生特建顧氏體育室以紀念之。

青年會的提倡　一九〇八年（清光緒三十四年），厄克斯南博士（Dr. Exner）由美國青年協會派來中國，開始訓練體育班，次年，上海青年會的健身房落成，行落成典禮時，厄氏以其訓練的體育班表演運動，觀者數百人。同時，青年會在施高塔路設置運動場後，就舉行了一次大規模的運動會，有十五項運動比賽。一九一〇年，又指導開第一次全國運動大會。

遠東運動會的影響　一九一一年（清宣統三年），非律濱體育協會發起組織遠東體育協會，邀我國及日本加入，每隔一年，在東亞的各大都市擇地舉行運動大會，以促進三國的國交和國民的體育為宗旨。第一屆運動會於一九一三年（民國二年）在菲島舉行，我國健兒由青年會領導參加。這雖是我國第一次參加國際體育競賽，但一般國民尚未加以注意，漠不關心。迨一九一五年（民國四年）二屆遠運在上海舉行，我國得了足球、排球、游泳、田徑賽四項錦標，民衆既親見國際體育競賽的意義，又喜我國之獲勝利；政府和教育界對於運動事業也注意起來，於是有開辦體育傳習所和普設公共體育場的舉動。

遠運在中國的第一次影響如此，以後更有極大的效果，阮蔚村氏說得很對，他說：「在二十年前，體育運動在中國幾乎無人過問，自遠運創始以來，因為要每次籌備參加大會，所以各地便紛紛舉行分區預賽。」

體育傳習所　一九一五年（民國四年）八月，江蘇巡按使注意到民衆體育的重要，就委託在上海的江蘇省教育會開辦體育傳習所；一面令江蘇省六十縣，每縣派兩人來所受訓練，畢業後回各縣任公共

體育場場長及指導員。省教育會推張謌為傳習所主任，聘麥克樂、史溫克拉克（C. H. McCloy, Swan, Crocker）為教授，在同年十一月下旬開課。一九一六年（民國五年）三月下旬畢業，學員一百四十人，得畢業證者一百三十人。

一九一五年（民國四年）十月，江蘇省公署令各縣籌辦公共體育場。上海縣立時籌辦，至一九一七年（民國六年）落成。上海之有民衆公用的運動與競技場所自此始，而這一所體育場對於民衆體育的影響也很大。

全國體協會成立　中華全國體育協進會成立於一九二四年（民國十三年）八月，中華教育改進社在南京開年會的時候。事前，本市體育界蔣湘青、馬崇淦等屢次商討，以為提倡體育，必須先有組織，即在報紙鼓吹；至是乃乘改進社年會的機會，發起組織體協會；南京及其他體育界均熱烈贊助，遂正式成立。初設會所於本市申報館內，後接收勞神父路運動場，就在會場內建辦公室。一九三四年（民國二十三年）又遷至申園足球場。

體協會成立，全國始有最高的業餘體育領導機關。以前我國每次參加遠運，都由外國體育家代為籌備並領隊，當然有損國家體面；但是從第七屆起，因體協會已成立，都由我國自己辦理了。

體協會因設在本市，所以歷次主辦上海運動會及球類賽，以及規模偉大的國際運動會等，都足以引起市民對於體育的觀感。

C　民衆中心時代

新體育和運動的輸入中國，是從學校入手，故最先接受的祇是學生。但是一般的民衆都是需要體育和運動的，不過以前政府沒有去極力促進，體育團體也祇注意於學校運動罷了。自國民政府成立後，實行三民主義教育，一九二九年（民國十八年）四月十六日公布「國民體育法」，特規定：「中華民國青年男女有受體育之義務，由父母或監護人負責督促。」各地方的教育行政機關，依法實施，對於普及體育運動於是格外努力。

市教育局的體育行政　上海市教育局對於普及民衆體育的施政，首從整頓和增闢公共體育場入手。上海市區廣大，自宜於各區都設公共體育場，以符國民體育法中「各自治之村鄉鎭市必須設備公共體育場」的規定，而便利民衆。但是經費一時不易籌措，因先將各適宜的市立學校的體育場公開，作爲簡易公共體育場，於課餘時間，任民衆入內運動。行之已見成效。此外，主辦各種運動會，對於學校和民衆一律注重，以鼓舞人民對於運動的興趣，並使收觀摩之效。計市教育局主辦的各種運動會爲：

「學校方面」　小學聯合運動會（第一屆一九二八年舉行）；中學聯合運動會（第一屆一九三一年四月二十四日至二十六日舉行）。

「社會方面」　全市運動會（第一屆一九三〇年三月十三日開幕）；民衆業餘運動會（第一屆於一九二九年五月十九日舉行）；上海市長程賽跑會（第一屆一九三一年四月十九日舉行）；上海

市競走會（第一屆一九三四年十月二十八日舉行）。

國術的復興　我國固有的技擊拳術，既足健身，且有益自衞，惜向來祇有一部份人學習，其術日趨消沉，自一九〇九年霍元甲氏在上海設立精武體育會傳習技擊，國術始民衆化。一九二八年，張之江氏主張提倡國術，恢復中華民族立國的精神，首立中央國術館於南京；各地聞風響應。上海市國術館於同年五月三十一日成立。現在館址在民國路新開河，館長是吳市長（鐵城）。該館自開辦以來，如設教練場，參加全市運動會，代表本市出席全國運動會等，成績卓著。

上海市體協會成立　全國體育協進會辦公處雖設於上海，但究爲全國機關，不能叫它專門辦理上海的體育事宜。華北、香港、青島、華中、北平、天津、武漢等各地都已成立地方單位的體育會（詳細名單請看全國體育協進會出版之體育季刊第一號），上海却反是未有。本市體育界及社會教育界同人因於一九三五年（民國二十四年）一月發起組織上海市體育協進會，籌備半載，於六月二日在市立第一公共體育場舉行大會，宣告成立。潘教育局長（公展）等十九人當選理事，陳公素等七人當選監事，聘請吳市長等十五人爲董事。

空前偉大體育場的落成　一九三三年（民國二十二年）十月二十日教育部體育委員會第二次會議議決第六屆全國運動會定於一九三五年（民國二十四年）雙十節在上海舉行。那時候上海固無適當的運動場所，故吳市長即籌備建築規模宏大的體育場，以供市民日常鍛鍊體魄，並備運動大會之用。

指定在市中心區建築，並定建築費爲一百萬元。一九三四年（民國二十三年）八月，這空前偉大的運動事業建築就開工了。

上海市體育場佔地三百畝，包括運動場、體育館、游泳池、網球場、棒球場五部獨立的大建築。前三者先築，後二者緩築。運動場、體育館、游泳池的狀況，後面另有詳述。

上海市體育場於一九三四年（民國二十三年）十月一日由吳市長行奠基典禮。工程進行極速，一九三五年（民國二十四年）八月下旬造竣，三十日移交六屆全運會籌備委員會接管，俟運動會閉幕，再由該會移交市立體育場專管機關接收管理。

在先一九三五年（民國二十四年）四月，吳市長以市體育場完工在卽，一切規劃，在在需人，爰特聘請王正廷、沈嗣良、貝淞蓀、黎照寰、容啓兆、俞鴻鈞、潘公展、沈怡、蔡增基等組織臨時董事會，並以王正廷爲董事長，沈嗣良爲副董事長。

今天開幕的第六屆全國運動會，就是市立體育場開始生命時的第一件光榮大事。

希望產生在世運爭光的健兒　從上面看來，我們可以知道上海運動事業的範圍，是從狹小的軍人演武而逐漸擴充至於一般民衆各項新運動的。現在傳統觀念已消滅，國家政府正在努力提倡民衆體育，大規模的運動場所亦已具備，唯望大家努力訓練，踏入國際體育界之林，能在世界亞林匹克運動會裏爲祖國爭光！

(2)全國運動會述略

第六屆全國運動會從今天起在市體育場舉行了。回溯全運始於一九一〇年（清宣統二年）由上海青年會體育指導厄克斯南博士發起，是年十月繼南洋勸業會之後在南京勸業會場開幕，當時定名爲「全國學校區分隊第一次體育同盟會」。參加者計分華北、武漢、吳甯、上海、華南五區（按吳甯指蘇州及南京）比賽項目計分田徑、足球、網球、籃球四種。再分高等、中等學校三組比賽。

第二屆在北京天壇舉行，由北京體育協進會主辦。本屆競技單位，分全國爲東南西北四部。比賽項目較上屆增棒球排球二種。

第三屆在武昌公共娛樂場舉行。大會各項職員除游泳棒球有三四西人外，其他主辦人員，均屬國人。參加者計分華東、華南、華中、華北四區。比賽項目再增游泳一種。本屆的特徵（一）馬尼剌華僑有一籃球隊來會，（二）華東之上海及華中之湘鄂，均有女子代表前往，參加籃球及棒球表演比賽。

第四屆由浙江省政府主席張靜江建議於國民政府在杭舉行。全運之事由政府主辦者此爲第一次。各項職員已無西人在內。競技以各省市區和華僑團體爲單位，參加者計二十一單位。比賽項目：男子較以前增加全能一種；女子分田徑、籃球、排球、網球四種。章則之詳細，項目之完備，競爭之劇烈，觀衆之踴躍，爲歷屆所未有。

第五屆在南京中央運動場舉行。國府並決定以後全運每兩年開一次。此屆大會，各方面更見進步。參

加者計三十二單位。比賽項目：男子較以前增加國術一種，並分田徑賽為二，共為十大錦標及總錦標一；女子較以前增加壘球、游泳、國術三錦標，共為七大錦標及總錦標一。

屆次	會期	地點
第一屆	一九一〇年十月十八日至二十二日	南京
第二屆	一九一四年五月廿二日至二十四日	北京
第三屆	一九二四年五月廿二日至二十四日	武昌
第四屆	一九三〇年四月一日至十日	杭州
第五屆	一九三三年十月十日至二十日	南京
第六屆	一九三五年十月十日至二十日	上海

(3)遠東運動會綱要

遠東運動會對於我國的運動事業影響至巨，已如前述；而輪到在我國舉行的三次，地點都在上海，故關係上海尤大。茲列歷屆遠運綱要表如下，以見大概：

屆次	地點	會期	優勝國
第一屆	馬尼剌	一九一三年二月一日至八日	菲律濱
第二屆	上海	一九一五年五月十五日至二十二日	中國

第三屆	東　京	一九一七年五月八日至十二日	日　本
第四屆	馬尼剌	一九一九年五月十二日至十七日	菲律濱
第五屆	上　海	一九二一年五月三十日至六月四日	菲律濱
第六屆	大　阪	一九二三年五月二十一日至二十六日	日　本
第七屆	馬尼剌	一九二五年五月十六日至二十二日	菲律濱
第八屆	上　海	一九二七年八月二十七日至九月五日	日　本
第九屆	東　京	一九三〇年五月二十四日至三十一日	日　本
第十屆	馬尼剌	一九三四年五月十二日至二十一日	未裁定

(4)上海的運動場

青年會運動場　上海青年會在最初立會的時候（一九〇〇年），就在老靶子路租了一片空地做操場；每年都舉行比賽。一九〇九年（清宣統元年）五月，在施高塔路購地一方，計二十五畝，闢為運動場。這是上海最早的運動場。

公共體育場　（一）一九一五年（民國四年）十月，江蘇省公署令各縣籌辦公共體育場，上海縣知事沈寶昌委託縣教育會會長吳馨主辦此事。吳氏從事規劃，籌集經費，租借斜橋北堍上海慈善團公地二十六畝有奇，建築辦公樓房二座，健身房一座，佈置三百公尺跑圈一，足球場一，網球場二，室內籃球場一，排

球場一。一九一七年（民國六年）三月三十日開幕。共需開辦費二二、二六〇元四角。一九二八年（民國十七年）八月改歸市立，定名為「上海市立第一公共體育場」。場長王壯飛。

（二）一九一六年（民國五年）十月寶山縣教育會呈縣轉詳督軍省長核准撥吳淞鎮北外海水師六營操場舊址闢為該縣縣立公共體育場。地共十八畝四分一釐，後劃出西南區一畝四分六釐三毫歸吳淞商會。開辦費自縣教育經費項下撥給五百元，在場內築跑道及購置運動器械。一九二八年（民國十七年）七月，吳淞歸本市接收，八月，該體育場改隸市教育局，易名為「上海市立第二公共體育場」。一九三〇年（民國十九年），縮小範圍，改名「上海市立第四簡易體育場」。

（三）市教育局欲使一般市民都有參加運動的機會，特將市立各校的運動場公開，作為簡易體育場。其辦法於各校課餘時間開放任市民進內運動。場主任由校中體育教員兼任，教育局於每場每年撥給經費三六〇元。自一九二八年（民國十七年）十月起實行。今已有簡易體育場六處，茲列表如下：

次序	管理者	區別	場址	地畝	球場數	器械數	資產約數(元)	開幕期
第一	王福良	滬南	市立農壇小學內	一畝五分	四	七	二四〇〇	一九二八年十月
第二	競濟寬	洋涇	市立震修小學內	三九畝八分	三	五	二八〇〇	一九二八年十月
第一	朱頤廣	塘橋	市立塘南小學內	三畝	四	八	二、七五〇〇	一九二九年四月
第四	程寬正	吳淞	市立吳淞初級小學內	十六畝九分	九	九	一〇、三〇〇〇	一九三〇年

第五	宋家玉	洋涇	市立洋涇小學內	八	六	二、七〇〇	一九三〇年十一月
第六	士德恆	眞如	墅帝殿後	四	四	九〇〇	一九三二年十月

中華運動場　上海以前缺少我國公立的大運動場，故第二及第五屆遠東運動會在上海舉行時，均借虹口公園爲場所。五屆遠運時各方於此已注意及之，故我國曾撥五屆遠運餘款一萬元，專充此用，並希望能募足二十萬元。

勞神父路有空地一三七畝，係美國煤油大王洛克菲樓的產業，一九二四年，經遠運中國委辦兼名譽幹事葛雷博士(Dr. J. H. Gray)向洛氏基金團租用，卽以遠運餘款在該地闢網球場、籃球房、田徑場及足球場四處，結果尙虧出數千元。又有西人格洛潑與別爾斯彼二人，以私款在該地闢棒球場。當時該運動場稱爲「先鋒場」(Pioneer Field)。

一九二五年（民國十四年）十月，中華全國體育協進會向熱心體育之程貽澤氏捐得巨款，償還葛、格、別三人的虧債和私款，乃將上述五運動場收歸協進會辦理，統稱「中華運動場」。協進會又向洛氏基金團商得無條件租借該地皮若干年。

中華運動場成立後，曾爲提倡體育與運動之重要地點：第八屆遠運卽在此舉行。至一九三四年（民國二十三年）該地皮經洛氏基金團收回，捐作醫藥事業之用，中華運動場及體育協進會因之必需遷移。

申園運動場　協進會於一九三三年（民國二十二年）冬，曾與上海西人足球聯合會租延平路申

園，合資建造足球場。此時自勞神父路遷讓，即將會所及場中器物置申園。惜申園地仄，祇四十畝，不容展施，故僅加建跑道及籃球房，而不能完全恢復舊有場地所有之設備也。但足球場建設日久而完備，爲上海所有數者。

上海市運動場　該場爲市體育場三大建築之一，連看臺所佔地位總寬一七五公尺，總長三三〇公尺。場地面積約三七、五〇〇平方公尺。中央是足球場、排球場、及跳高跳遠、擲鐵餅、國術等場地，周以環跑道，長五百公尺。環跑道東西兩邊都設直跑道，各長二百公尺。跑道外南北兩邊設網球場、籃球場各三處。看臺周圍長約七六〇公尺，寬約十七公尺，可坐四萬人，立二萬人。

看臺下砌成房屋，大部份爲宿舍，可容運動員二千五百人，以應舉行大運動會時的需要；餘屋設置商店、公廁、售票房。

上海市運動場正門向東，採用中國形式，極爲壯麗。正門內設大廳、休息室、辦公室、陳列室、訪事處、無線電播音站、餐室等。其布置之完備，即全世界運動場中亦鮮有較勝者。正門外有宏大的曠地，預備作爲停車場，門樓上兩旁有兩根突出的圓石柱，中間是空心的，在全運開幕時，預備放火燄，正如亞林匹克運動會的火燄一樣。

(5) 上海的體育館

上海最早建立的體育館，當稱青年會的健身房，該健身房於一九〇九年開幕，在青年會四川路會所

的後部。此後各學校多有體育館的建設，如

學校體育館 （一）滬江大學體育館，在校之東北部，建於一九一七年，是館爲紀念美國海司克爾將軍(Col. Edward H. Haskell)其中設備亦海氏所捐助。又女生體育館(Edmunds Hall)，在體育館之西北，落成於一九三二年。建築費爲愛德門司氏所贈。（二）聖約翰大學體育館，一九一七年由同學會及在校學生創議籌築，館內附設游泳池，建築費凡銀三萬五千兩，一九一九年十一月十五日啓幕。因紀念顧斐德，故稱顧氏體育室(Cooper Memorial Gymnaium)。（三）交通大學體育館，在校之中部，爲三樓之建築，佔地一萬五千平方尺。第一層分爲浴室、鍋爐間、應接室、陳列室、檯球室、儲藏室、辦公室、游泳池等；第二層定爲健身之處，內設各種運動器具，並有籃球場等，南部並設有戲臺；第三層用爲跑道。（四）復旦大學體育館，一九二七年在校同學捐建，板壁平屋，建築費一萬餘元，佔地七百六十平方尺。中爲廣場，設籃球場、排球場、戶內棒球場各一；旁爲體育部辦公室、運動器具儲藏室等。（五）大夏大學體育館，一九三五年九月二十四日開幕。館內除運動場所外，尙有管理室、器械室、更衣室、淋浴室等。看臺爲摺疊式，不用時可以收藏。

上海市體育館 該館爲市體育場三大建築之一。除應市民各項戶內運動之需要外，兼供集會之用，並可舉行展覽會及演劇。館屋總寬四十六公尺，長八十二公尺。運動廳設於館屋之中央，地面用楓木鋪蓋。寬二十三公尺，長四十公尺，排設普通籃球場三處；四周設看臺，座位容量爲三千五百及立位一千五百。從館屋正門入內是門廳，兩旁設售票房。再進是大廳，兩旁設男女廁所及通達看臺的階級。再進是穿

堂，直通運動廳（即籃球場）和後面的健身房，旁達會客室及辦公室。又由兩邊各另經一門，分達男女運動員的更衣室及淋浴室，由此可通運動廳健身房和運動器械儲藏室。健身房兩旁設廚房和鍋爐間。屋頂是用鋼骨建成弧圓形，上覆玻璃，故室內十分明亮。熱氣設備採用低壓式。

上海市體育館於一九三四年八月起建，一九三五年八月落成。建設美備，爲市民室內運動及健身之唯一優良體育館。

(6)上海的游泳池

A 游泳池的開展

游泳池在上海各種運動事業建設中年齡最幼，然發展至速，魅力亦最大。因爲游泳是一種全身運動，又十分適合於實用，且優遊水中也正是人類最大的理想之一，所以游泳技術與設備之需要的傾向乃極熱烈。上海游泳池的歷史，迄今不過四十四年而已，四十四年之前，若使有人是耽於游泳的，那末他們祇得「迫不得已地浸到黃浦江中去滿足需要，然而在此中一浸所獲得的不過是某一種不可避免的危險」。因此，游泳池建設的呼聲日高，繼之以實現；但是這初期的活動是屬於外僑方面的。

上海第一游泳池建築於一八九二年（淸光緒十八年）在跑馬廳內，爲游泳總會所有，享用者僅限於此會的股東；所以希望用這游泳池的除非買它一份股票，做個股東。第二游泳池爲划船總會所有，成立於一九〇五年（淸光緒三十一年）。這兩個最初的游泳池都是團體私有的性質，非以供公用者。

一九〇七年（清光緒三十三年），公共租界工部局在北四川路底所建設的公共游泳池開幕，始爲上海第一公用游泳池，但初時並不允國人入內游泳，而當時國人對於游泳也是很少注意的。

一九〇九年（清宣統元年），上海青年會的健身房正式開幕，內有游泳池一個，供會員練習之用，我國人之受現代游泳技術的訓練，就從此開始了。

一九二二年（民國十一年），工部局所設第二游泳池即虹口公園露天游泳池開幕。前此，聖約翰大學游泳池於一九一九年（民國八年）落成，爲上海第一學校游泳池，以後，中等以上學校裏面建置游泳池者續有多起，游泳運動日見其展開了。

會社與學校的游泳池，受用者的範圍是不十分廣大的。迨一九二八年（民國十七年）夏，工部局的兩個游泳池經宣布對於中外人士一律平等待遇，習游泳者的數量和範圍乃更見廣泛。葉爲怡、陸禮華、俞斌祺等發起的中國游泳會於一九二八年成立，李文釗等發起的女子游泳會於一九三一年（民國二十年）七月成立，組織也從此有了。但是上海的公開游泳池僅此兩個，每逢游泳季節，不免人滿之患，因爲需求的殷繁，營業的游泳池乃繼之出現。

一九二八年（民國十七年），西人青年會的室內游泳池落成，該池在冬天時，水是經過一個熱的膛管注入池中，故該池能一年四季供給運用。一九三三年（民國二十二年），中國青年會游泳池仿照其法，於是雖在冬天，游泳者可以不間斷他們的練習。

游泳一天天地普及，公用游泳池增加的需要也日益迫切。上海市政府有鑑於此，爲力謀民衆的福利及提倡水上運動事業起見，對於游泳設備就力事建設：先於一九三二年（民國二十一年）布置高橋海濱浴場；繼於市中心區建築規模偉大設備完善的市游泳池，以供市民游泳並作舉行游泳比賽之用。市游泳池於一九三五年落成，雄姿鶴立，堪稱舉國無雙，遠東獨步。吳市長對於這池的工程認爲滿意，並且爲鼓勵市民對於游泳運動的興趣，特於九月八日舉行隆重的揭幕典禮，親自剪綵，請本市游泳冠軍陳寶璇女士行下水禮。又於九月十二日在該池舉行國際游泳比賽，二十二日舉竹全市公開游泳比賽，以資提倡。池之設備既完善無比，又經如此熱誠提倡，本市游泳運動的蒸蒸日上，與人才的造就，自然不卜就可知了。

B 游泳池的分類

本市游泳池共有二十餘處，就其設立者的性質而言，可分爲市立的、租界當局設立的、學校的、會社的、營業的五種。茲爲製一覽表列後。上海雖亦有私人所築游泳池爲個人之用者（如醫士刁信德有家池等）今以其與公衆無關，不復列舉。

池之已停辦者加括弧爲記，已有建築之計劃而未落成者加以周框爲記。

市立的
- 上海市游泳池
- 高橋海濱浴場

- 租界當局設立
  - 公共租界工部局
    - (公共游泳池)露天游泳池
    - 西區露天游泳池
  - 法租界公董局
    - 游泳池
- 學校的
  - 約翰大學游泳池
  - 東亞體育師範學校游泳池
  - 滬江大學游泳池
  - 兩江女子體育學校游泳池
  - 交通大學游泳池
  - 東南女子體育學校游泳池
  - 清心中學游泳池
  - 東亞同文書院游泳池
- 會社的
  - 中青會游泳池
  - 游泳總會游泳池
  - 划船總會游泳池
  - 西青會游泳池
  - 拍球總會游泳池
- 營業的
  - 明園游泳池
  - 麗娃栗坦天然游泳池
  - 體育花園游泳池
  - 莉朵游泳池
  - 浦濱花園海水游泳池

游泳池的建築，有露天式與室內池之別，茲將本市各池分析如下：

〔露天式〕　市游泳池　高橋浴場　露天游泳池　滬江　清心　東亞　兩江　東南　游泳總會　明園　莉朵　麗娃栗妲　體育花園　浦濱花園

〔室內池〕　公共游泳池　交通　約翰　划船總會　拍球總會　中青會　西青會

(C) 各游泳池的概況

下文將敍述本市各游泳池的姿態及簡短的歷史。照美國大學游泳競賽規則的規定：游泳池的池面至少應該是長十八公尺（六十英呎），寬六公尺（二十英呎），池的深度在較淺的一端至少應該是九公寸（三英呎）在較深的一端至少應該是一公尺半（五英呎）。特錄此數於前，以資與本市各游泳池的實際尺度作比較。

上海市游泳池　這池是市體育場三大建築之一。池為露天式，四周圍以看臺，用鋼骨水泥製成，可容座五千；看臺下設更衣室、淋浴室、休息室、店房、公廁、鍋爐間、濾水機間等。看臺的北邊，設宏麗的正門，門內設辦公室、客廳、大廳、售票房等。看臺下東西南三面，建寬大的走廊，以應觀衆避雨之需。池長五十公尺，寬二十公尺，最淺處為一・二四公尺，最深處為三・三八公尺。池身用鋼筋混合土構造。池底及池邊鋪白色瓷瑪克，四壁砌白磁磚。容水量為二千二百立方公尺（即六十萬加侖）。濾水設備甚為完善：置有濾水鍋三大隻，濁水入鍋，先用梳打及明礬消毒，繼入鍋內濾清，再回出池；循環不息，池水永遠清潔，無須乾池換水，實為

游泳池中之最新式者。

池內燈光設備，也是採取最新式的，即於水面下裝置强光壁燈三十二盞，使燈光水色，打成一片，而成整個光源，在夜間觀之，至爲悅目賞心。燈光如是設置，既不眩游泳者之目，並利意外時之救護，誠爲一舉兩得。

池的盡頭處設跳水臺一，跳水板二。其他之一頭，另建一個簡單的兒童游泳池，最深處僅〇・七六公尺（二・五英呎）供兒童及不諳水性者游泳之用。

市游泳池工程於一九三五年七月中旬完竣，七月二十五日起正式放水，九月八日由吳市長正式開幕，九日起完全開放。開放時間爲每日下午二時至六時，入池券價二角。九月十日召開第一次管理會議，議決以後每逢星期日全天開放，並聘請俞斌祺、張榮光、孟夢等駐池專司管理指導救護各事項。

高橋海濱浴場　該場係屬沙灘，廣袤無際，地勢平坦，水位深淺都備，實爲海浴及游泳的天然勝地。每屆炎夏，中西人士搭乘市輪渡前往遊覽泅浴的爲數甚衆。祇以由高橋鎭通至浴場僅有小路，場旁又無任何設備，未免不便。前市長張羣於一九三一年命公用局辦海濱浴場設備，因經費無着，暫未進行。吳市長接視後，乃於市輪渡盈餘項下，撥出二千元，作爲第一步設備費。一九三二年五月十七日，工務、衛生、公用三局舉行代表會議，擬定設施辦法：道路由工務局加以整治，設備歸公用局布置。呈奉市政府；令擬詳細計劃。是時夏令已屆，公用局爲適應臨時需要起見，即擬呈「開辦高橋海濱浴場應急計劃」如下：

(一)劃定範圍　將高橋「壹」「體」兩字號塘外沙灘全部劃爲海濱浴場地位，於二端豎立木樁，連以鉛絲作爲界限；在此界內，專由本市政府經營布置，其他方面一概不得闌入，以免紛歧雜亂之弊。

(二)救生設備　在平潮時水深一公尺三公分之處，豎立水誌木樁八根，上插紅旗，兼作深水及淺水分界標誌，以便不善游泳者知所警惕，又樁邊停泊救生小艇一艘，油紅色，內備救命圈救命繩等，以防萬一。

(三)更衣設備　在塘外草地上裝置更衣室八小間，附男女廁所各一間，門上均備鎖鑰，編列號數，專設一人以司其事，俾便浴客更換衣着，置放換下衣服物品及在內洗濯等用。計每間大小〇・九公尺×一・二公尺，可供一行四人同用。

(四)休息地帶　在草地及沙灘適宜地點，鋪置細沙，裝遮陽傘八九頂，另備帆布躺椅二十只，小矮桌八只，以供浴後休息坐臥。〔按後來實行時係裝遮陽傘六頂，備帆布躺椅二十只，小矮桌六只。〕

(五)冷飲設備　建造酒排間一大間，大小爲六×一二公尺；另附廚房一小間，大小爲三×六公尺，以洋松爲柱，架頂及四壁均用帆布，以便不用時可以拆卸；另備桌椅器具，以爲發售冷飲之用。

以上計劃一一實行後，即於一九三二年七月十六日開幕。

後該場曾一度包給商辦，但商方資本薄弱，未見發展。一九三五年起，仍收歸市辦，由興業信託社市輪渡管理處主持整理改善，不遺餘力，成爲本市唯一美善之海水游泳場，是年六月二十二日正式開幕。

公共游泳池　一九〇五年八月二十六日上海運動事業基金董事會代理幹事庇亞士(E. C. Pea-

rce）致函工部局代理總辦李唯遜(W. E. Leveson）說：

「先生，在昨天舉行的運動事業基金董事會會議裏，命我致函給你提起以下的建議。

「因爲上海十分需要一個公共游泳池，基金會願贈款銀三千兩給工部局作爲在虹口運動場建一所此種建築物之用，假如工部局願供給所需建築費的餘額，指定一塊適宜的地基爲此目的，並監督建造，負以後管理之責，收取最低限度的入門費以供常年支出之用，以及對於西童公學學生予以游泳之特權。

「這筆贈款，我可以通知你，在今年可以付給你銀一、五〇〇兩，明年再付另一半。

「基金會考慮過假使這池因任何理由經工部局停閉，出售或轉移主權，或用其他方法停止作爲一個公衆的游泳池，那末這池的材料及其他財產相等於現在提議贈與之數應爲基金會保留，這是說基金會對於這池的建築和設備有三千兩的財產置留權。

「希望工部局能接受這建議，而這池能儘快的造起來，可使公衆在明年去用它。」

工部局允准上項提議，並決定接受三千兩的贈款，即指定在北四川路底創建公共游泳池（Public Swimming Bath）由工程處設計建築。九月間，計劃製好，預算亦領到。起初是預備造露天池，後來又領得增加的預算，爲供應屋頂之用，於是成爲戶內池。

公共游泳池於一九〇六年造竣，一九〇七年五月二十五日開幕。池而長一〇〇呎，寬三三呎，深度由

三・六呎至六・〇呎。池身以水門汀製成，平均一・六呎厚。置備更衣室三十間；在北部留有餘地，以備需要時加造二十間。水緣的走道寬五呎。跳水板、高跳臺、及淋浴室、便所、毛巾架、侍役室等均備。總建築量為一二四・四×五六・四呎，造價一八、五〇〇兩。池水由上海自來水公司供給。一九〇八年，在池之北部添建看臺，跟池面的長度一樣長。

一九三一年，工部局因該池設備已不合現代衞生法則，即停止開放。其房地旋以銀五六、一〇〇兩脫售，上海第一公用游泳池遂告消滅。

露天游泳池　(Open-air Swimming Pool)工部局建，在虹口公園北部，是該公園的特徵物之一種。池身以鐵筋三和土築成，長一七五呎，寬七五呎。池的西部築一亭屋，內設男女更衣室、淋浴室、便所、毛巾架等。一九二二年八月十四日由工部局總董西墨司(H. G. Simms)正式啟幕。

學校游泳池　(一)聖約翰大學游泳池，長六〇呎，寬二四呎。一九一九年十一月十五日啟幕。(二)滬江大學游泳池，在該校體育館後，落成於一九二二年。池由該校教職員學生集資建造，以紀念當時校長魏馥蘭博士(Dr F. J. White)。(三)交通大學游泳池，一九二四年六月興工，十一月造成。池長二五公尺，寬七・三公尺，最深處二・五五公尺，最淺處一・三五公尺。容水量六萬八千加侖。跳板、跳架、小看臺咸備。調水設備有抽水電機，自流井及沙濾器。總建築面積三九・〇×一三・〇公尺。(四)清心中學玉麟游泳池，該校校董張蟾芬為紀念其公郎玉麟捐資建設。池身用水門汀及瓷磚建造。長四〇呎，寬二〇呎，最深處八

呎，最淺處五呎。裝置抽水機一架，建築浴室一間。共需銀四千兩。一九二八年九月落成。(五)東亞體育專科師範游泳池長二五公尺，寬八公尺，最深處八公尺，最淺處一公尺。容水十萬加侖。池旁附建浴室、更衣室、休憩室等。建築費一萬四千元。一九三一年六月中旬落成。(六)兩江女子體育學校游泳池，池長二五公尺，寬一○公尺。一九三四年九月一日開幕。(七)東南女子體育師範學校游泳池長二五公尺，寬一○公尺。附建更衣室、淋浴室、筒衣架、洗脚池等。一九三五年七月落成。

上述七學校游泳池，前四者專供本校員生練習之用。後三者於暑日均對外開放，可以購票使用。

游泳總會池　一八九二年春，却利·麥尼(Charles Mayne)在上海外僑社會中發起建築一所游泳池的計劃，辦法是組織一個游泳總會(Swimming Club)，集合參加者的入會費以供建池的資金，而此池也祇供參加者之用。復向跑馬廳內公共運動場租地一方，建池於斯，每年納租地費銀五兩。池長一○○呎，寬三二呎，深處六呎，淺處三·六呎。容水九萬五千加侖，由上海自來水公司供給。池身全用水門汀三合土建造，其組合之成分爲：三部份碎塊花綱石，三部份海沙，一部份波蘭水門汀，由日本沃拿代水門汀公司供給。池底二呎六吋厚，一呎六吋是石灰三和土，一呎是水門汀三和土。池牆自二呎至二呎六吋厚。跳板凡三副。附建更衣室、淋浴室、洒排間、熱水浴室、便所。總建築價，除出水管及用具，凡四千九百兩。餘昌營造廠包造，麥尼親任義務工程師。一八九二年七月十六日開幕，爲上海的第一個游泳池。

會社游泳池　(一)划船總會游泳池。一九○五年落成，長一○○呎。(二)上海青年會(即中青會)

北四川路會所內游泳池，長六〇呎，寬二四呎，最深處七呎，最淺處爲二·五呎。一九〇九年開幕。該會敏體尼蔭路會所內將來也要建游泳池(三)西僑青年會（即西青會）游泳池長七五呎，寬二五呎，一九二八年五月一日開幕。

(7) 西僑運動組織

一八四三年（清道光二十三年）上海闢爲商埠，西僑來居者日多，運動事業在他們的社會中就日漸盛行起來；而那時國人對於新體育及運動事業固尙未接觸也。西僑最早之運動及遊戲，如蕩船始於一八五九年，第一次板球比賽在一八五八年四月二十二日舉行，划船比賽出現於一八六三年，足球總會組織於一八六七年，拋球場成立於一八五七年，撤紙賽馬起於一八六四年。然而最堪注意者，是「上海運動事業基金」和「公共運動場」的組織。現在走過靜安寺路跑馬廳的，可以看見跑馬圈內的一大片場地，那就是西僑的「公共運動場」。由於此場曾產生「上海運動事業基金」。玆述其歷史如下：

上海運動事業基金　一八六〇年（清咸豐十年）時，浙江路有一個跑馬場，場內有一塊空地。有四位外僑——恩都本士、麐爾、希爾德、鄧脫 (R. C. Autrobus, J. Whiall, A. Heard, H. Dent)——因爲看見租界內地價漲得極速，想起應該把這方地做公共運動場 (Public Recreation Ground)。地共三十四畝五分，他們在一八六〇年按法收購之，接着就召集一次西僑居留民會，由他們轉移了這場地的產業權，選出董事去管理它，將它作爲公共之用。首先闢板球場於其中。地價是銀五、三六五·六〇兩，股東

們從出租一部份地給各運動總會及畜牧所得的款子來償還股本。

一八六二年，上海地價增漲愈劇，跑馬場就賣出了浙江路的地產，而搬到靜安寺路去，就是現在的跑馬廳。次年，公共運動場董事也議決賣出原有的運動場地，而在新跑馬場中買下一方更大與更適宜的場地。舊運動場地售得銀四九、四二五兩，這一筆款子就組成上海運動事業基金(S'hai Recreation Fund)。基金的第一個用處就是在新跑馬場內購地四二〇畝，用銀一二、五〇〇兩。購地人的名義是上海運動事業基金董事會。上契七〇八號，英領事館地產註冊七一五號，日期是一八六三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上海運動事業基金自用了買地費及布置運動場費以後，餘下來的數目就以出借或其他方法幫助上海社會中運動事業及各種公益事業。上海總會、板球總會、棒球總會、划船總會、外灘公園、虹口公園、公共游泳池、上海圖書館、上海博物院均曾受其幫助。

基金董事會的組織是：每年由西僑社會公舉四人或五人就任董事職；聘請幹事一人，奉董事會之命，執行會務，每年薪水銀三百兩。該會的經常收入為運動場的租金和借款的利息。

按一九〇二年十二月基金清單云：「此基金現能有固定的年入上海通用銀元二、五〇〇元，此款用於有效地提倡運動事業，而不損及信託的資金。」該會的資產估計為八二、〇一〇・四二兩。

公共運動場地跑馬廳內共有兩個跑圈：外圈是草地的，屬於跑馬場股東；裏圈是泥地的，連同裏圈以內場地（即公共運動場）均屬於上海運動事業基金董事會。

在公共運動場中，左面的建築物是游泳池，是游泳總會所有的。它旁邊的門是板球場的入口處；右面的屋子是高而夫球總會，牠有一個九洞的球場在這裏。又右的屋子是板球總會的。板球場是公共運動場中最早布置的場地沿邊是一個棒球場，是較後布置的。繞着右面走可見草地滾球會的球場（一九一三年布置）及運動總會會所。上述各總會及其球場，租用公共運動場場地，都按年納租金。在這些總會和跑馬場之間的廣大地畝，是免費的分給許多網球板球及足球會用。

(8) 職業運動場地

賽馬及回力球在上海是著名的職業運動，但一方面成爲博注的器具，全失運動的本意。然因利之所在，商人投資甚巨，故其運動場地或場所建築亦頗偉大美觀，在市民生活中也占一相當地位。今附述及之，以明其歷史的存在，固無提倡之意也。

跑馬廳　西僑所組織，成立於一八五〇年。第一次場地在花園衖（今南京路）界路（今河南路）轉角處，佔地八十畝，作爲賽馬及別種運動之用，人稱之爲老公園（Old Park）上海第一次賽馬即在其中舉行。一八五四年，因地價高漲，第一場地即出售，另在浙江路與護界河（今西藏路）之間購地，闢上海騎馬場（The S'hai Riding Course），作爲騎馬與賽馬之用，人亦稱之爲新公園（New Park）。

接着，因東段地價日增，又嫌第二場地作爲運動場之用過於浪費，於是在一八六二年，由二十四位股東購買靜安寺路以南、西藏路以西的廣大地畝，布置今日的跑馬場，其名爲新賽馬場（New Race Course），

我國人一向稱它爲「跑馬廳。」跑馬廳內共有兩個跑圈，外面一個草地的是屬於新賽馬場股東的；裏圈則屬於上海運動事業基金董事會。草地跑圈的長度爲二、二四四碼。

跑馬廳每年於五月及十一月舉行賽馬各一次。我國人早已有參加該場賽馬博注的。一八七六年出版之滬游雜記云：「賽馬日，觀者上自士夫，下及負販肩摩踵接，」又云「似因講武開場圃，却把輸贏鼓舞來。」可爲證明。

萬國體育場　在江灣殷六圖、十圖、十一圖、推七圖，拓地千餘畝，浙商葉貽銓集股創辦。中有跑馬圈三；外圈鋪成草地，長度凡二、六四〇碼。一九〇八年創始。賽馬大約每月舉行一次。

遠東公共運動場　此爲華股所組織的又一賽馬場。資本國幣一百萬元，分爲十萬股，每股十元。一九四年，在上海二十三保六圖引翔鄉羌字圩內購地八五六畝一分六釐六毫五絲，呈請淞滬護軍使公署批准，二六年一月三十一開幕。該場近年賽馬停頓，有支無收，董事會提議「劃分地畝作價發還股東」案，於一五年舉行的股東會中付決；因多數股東主張復興恢復賽馬，故該場並未解散。

中央運動場　(法名Parc des Sports 英名 Auditorium) 在亞爾培路。一九二八年秋，中法商人合股組織。該場主要目的爲引入古代巴斯克的回力球戲，兼提倡闘拳。球手自埃及、西班牙、巴西、古巴等地聘來。一九二九年二月七日開幕。

準確的評論　上海市體育場奠基之日，吳市長演說有云：「上海向來祇有跑馬廳，沒有運動場；跑馬

應祇是少數特殊階級業餘運動娛樂的場所，對於普通一般人的娛樂與運動，尤其是對於我們中國青年的體育運動場所則付之闕如。」評述上海過去畸形作用的運動場地的狀況，至中肯綮。現在市政府爲民衆健身而設的六規模運動場已告完竣，此後上海的運動事業自然步入大道，不復容畸形產物的存在了。

公園講話

民衆教育館和「文廟公園」

民衆教育館是南市居民的恩地，他們業餘的時間，都願意消磨在這裏面。民衆教育館的布置完全像一所花園，所以並不十分嚴肅，但是說是去遊園吧，却又可以在無形中得以增進許多智識。進去又沒有什麼限制，不像外僑居留地的各公園一定要有長年票或是出兩毛錢才得進去。這一處地方真是最好的休憩地點。

許多人都稱民衆教育館做文廟公園，於是就有人出來糾正。是的，這地方現在明明是標着民衆教育館，糾正一般的喊法是不錯啦。但是那種錯誤的喊法，並非憑空來的，而是有歷史上的根據的，詳言之，民衆教育館的基地（舊孔廟）是一度預備造「文廟公園」的，後來却造了民教館，而民教館又布置得公園化，無怪許多人仍然仍着老名字誤叫的。

這件事情的起點是在一九二七年（民國十六年）。國民革命軍底定江南後，上海市政府成立，積極的進行着一切市政建設。市工務局因爲本市有了這們久的歷史，却沒有一所可以供給市民休憩的公園，

雖則現在因經濟困難，不能够就建造一所大規模的；但也應卽刻設法補救一下。這時候，就有少年宣講團等提議把文廟改做公園，開放空閑，利用荒廢，是一條最簡捷而最合實用的辦法。工務局覺得很對，就去考察計劃，當時有一個報告書如下：

「文廟位於滬南區之中心，內分南北兩部：北部係文廟本身，內有大成殿奎星閣，以及廊榭池沼之屬，約計面積二十餘畝。昔日布置固亦有相當之價值，第以年久荒閑，以致多所坍毀，甚可惜也。南部純係祭田，約計面積十四畝，其中一部份，已經改建市房，及軍事委員會借設之短波無線電臺。

「關於建設文廟公園，其南部因市房及無線電臺關係，暫置不論。北部因經費關係，約須分數期着手。內部之奎星閣，因有古建築之美，大成殿因崇聖關係，均須修葺保存。其餘或開池以植荷，或掘溝以通流。俾市民得於公餘之暇，藉此爲怡情養心之所。」

計劃既定，呈准市政府，經核准於一九二七年十二月指撥經費一萬五千元做第一期建設費用。後因市庫支絀，「文廟公園」就沒有實行建設，不過這個名字已在南市一般民衆的腦袋裏深印下了。五年之後，文廟改建的上海市民衆教育館落成。當建築之時，由教育局和工務局會商計劃，決定在「使之公園化」的標準下布置一切。當我們針對着上海外僑居留地的公園而舉出自己所有的休憩地時，必定會說出來民衆教育館來，而老百姓們說去遊逛「文廟公園」，也可以說是不忘本啦。（一九三四，一〇八）

公共租界的公園

外灘公園

這是一所著名的夏天晚上的納涼地，因爲它三面臨着黃浦江的緣故。它的地皮原來是英國駐滬領事館前面的漲灘，由於泥沙累積於一隻沉淪的破船片上而逐漸升起（當今公園中設音樂臺的附近，就是昔日沉舟的地方）按照一八五四年（清咸豐四年）洋涇浜北首外人租界地皮章程第五款推論，這種地方是應該讓給公衆用的。到一八六二年（清同治元年）上海運動事業基金董事會票決劃用規銀一萬兩來把這個沙灘布置成爲公園，一八六四年（清同治三年）英領同意這個計劃，附有一項保留權：就是若使這個花園一旦不作公衆遊憩之用時，這地皮立刻應歸還英領署。一八六六年（清同治五年）工部局交割券據後，即用洋涇浜中挖起的泥來塡平這沙灘而闢爲公園，至一八六八年八月八日（清同治七年六月二十日）開放。

外灘公園的原名是 Public Park，所以從前有人家譯爲「公家花園」。

華人公園

傍蘇州河，在四川路與博物院路之間。也是一塊漲灘。一八九〇年（清光緒十六年）由工部局遵上年度納稅人會決議案建爲公園。但經上海道交涉聲明漲灘均屬中國官地，不能由外人任意處置；不過同時答應這塊官地可以改作公用之地。另一方面，昔年公家花園落成後，祇允外人入內游覽，拒絕華人，因此屢遭抗議，工部局總以園小不能容納許多華人爲辭，現在新建之園，地皮權既生周折，於是趁此機會，規定

這個公園是對中外一律公開的，定名爲「新公園」，英名 New International Garden。次年，復改名華人公園(Chinese Garden)。

崑山花園

在乍浦路、崑山路及文監師路毗連處，一八九五年（清光緒二十一年）間工部局建這個公園是專門供給兒童用的，成人除保護兒童進內者外，不得享受權利。該園的地位是在中心地點，因此成人住戶欲往休憩的很多，至一九三〇年（民國十九年）夏季，工部局園地監督曾接有請願書一通，請求把該園自下午七時至十二時開放，凡執有公園年劵者，允許入內遊憩。當經考慮在此時間內不致因人數太多喧賓奪主，就批准試辦。

園地監督

在設下面虹口兆豐等公園之前，得先介紹工部局的園地監督。

工部局因園地日多，並且還有待於開闢的，乃覺得非設專職聘用專家管理經營不可。因於一八九九年（清光緒二十五年）設園地監督一職。一九〇五年(清光緒三十一年)聘蘇格蘭人麥克利（Macgregor）就此任。麥氏爲園藝及植物專家，臨事以後，努力進行，虹口兆豐兩公園的宏規巨模，都是他一手經營成的。在任二十五年，迄一九二九年（民國十八年）六月告老返國。當時知道他的都以他去職爲惋惜。

現在的工部局園地監督是克耳氏（W. J. Kerr)。

虹口公園

虹口公園與其說它僅爲一個花園，毋甯說它是一所運動場來得評價公允。它裏面有着高而夫球場、網球場、曲棍球場、籃球場、足球場、草地滾球場和棒球場，而各項運動者亦按着玩球的季節川流不息地出進其中。進了門是一條二十尺廣的通道，夾在木蘭花行中。當前展開着一片宏大的草地，爲遠東最精美者，它的直徑有三百二十尺，在上面散步眞是愉快之至。中間被一條小流隔斷，復被一座鄉村式的木橋接連起來。一個音樂臺置在叢林之中，到了夏天的晚上，工部局弦樂隊就在此地表奏。沿着走道種的英國槐樹，夾竹桃，開花的桃樹，和一些非本地所產的植物，以不同的角度布置，使它既蔽陰又透光。北段植着一籬笆常青和莢蒾，五月開花之時，蔚爲奇觀。東面以長湖爲界，那一邊就是靶子場了。

一八九六年（淸光緖二十二年）工部局在北四川路界外地（N. Szechen Road Extension）購地造靶子場，因面積寬大，於一九〇五年（淸光緖三十一年）加闢公園，由園地監督麥克利設計和布置，至一九〇九年（淸宣統元年）始見完備。一九一七年（民國六年）復加地三十華畝。

日本人稱虹口公園爲「新公園」（シンコエ）。

匯山公園

在華德路韜朋路銜接處。一九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淸宣統三年六月初五日）啓門；這又是麥克利氏的勝利之一。園的西端連着「荷蘭花園」，被籬笆和黃楊木叢隔開。園內主要的走道翼着青草地，這青

草地曾經允許借給楊樹浦滾球總會做球場，主要走道的盡頭處是一個成團的百合花池，當她開花的季節是一幅極可愛的景象。這個公園雖小，但布置得很費巧思。

兆豐公園

這是一個將近五十英畝——約三百華畝——的大公園，而且專門為植物之種植所獨佔，不作運動的場地。

該園的一部份本來是兆豐花園的舊址。兆豐花園是西南霍克（E. J. Hogg）的私園，於一九一一年（清宣統三年）得價十四萬，併入聖約翰大學校；而極司菲爾路南端的一部份則為工部局所購得。工部局既得兆豐花園極司菲爾路迤南基址後，展拓至數百華畝，南出白利南路。一九一四年（民國三年）三月二十日納稅外人會議由麥克李亞的提議和庇亞士的附議通過下列案：

「授權工部局使用選擇權於新近收買到的位於極司菲爾路的一方地，以及附近地段當收買得時，概應布置成一個公眾的風景園地和植物園地的核心。」

於是工部局園地監督提出報告書，計劃可以布置成三種特著的情狀：(一)一個曠野的花園，包括樹林、草地、湍流和小湖，愈是鄉村風味愈好，再要一塊理想的地點做「勞克尼克」和其他集會之用；(二)植物的園林，包括一個中國的樹木和灌木的代表的集團，儘可能地搜集使之完備，成為世界上的最大的和最有趣味的中國植物標本集團；(三)裝飾的部份，那是照我們的意念用顯著的風格，包括廣大的草地，植

樹夾陰的大道，噴水泉和適當的影像。此外也必須要一個養鳥房可使中國的鳥類能集居於此，同時亦要一個「動物部」。

這個計劃是如此之大，是一時怎麼也實現不來的，但是二十年來的經營是使兆豐公園成爲上海唯一豐富的公園。裏面樹木花草種類極多，所以一年四季都有花開着，若使一個植物家去游覽，必定感到極大的興趣。動物園部份也已收錄了許多遠東的獸類，所以喜歡廣廣眼界的朋友，都願意遊這一舉兩得的公園。

兆豐公園英名 Jessfield Park，正式譯名應作極司非爾公園，可是一般都稱爲兆豐公園，即工部局年報華文本亦如是，這是仍著昔日「兆豐花園」的舊稱故也。又有人呼它爲梵王渡公園，因爲它傍着梵王渡火車站的緣故。

司德蘭園

這是在匯山路的一個兒童遊戲場，一九一八年（民國七年）成立。

膠州公園

一九三一年（民國二十年），工部局因公共租界人口日增，曠場顯見不够，議於各區添闢公園，因爲地價高昂之故，祇在西區新加坡路膠州路成交地皮二十五華畝，新闢一園，一切布置照匯山公園的辦法。於一九三五年（民國二十四年）五月十二日開幕。

開放經過

·工部局所開闢的公園，雖在我國土地上，向來却不許我國人民進去遊覽，這是十分令我們憤怒不平的事情。交涉開放的事情，從一八八五年（淸光緒十一年）就開始，這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十月十九日，）就有顏永京、唐景星等向工部提議使浦濱公家花園對於華人平等待遇，工部局方面置之不理。到一八八九年（淸光緒十五年）夏，唐茂枝、吳虹玉等又呈道憲向英國領事交涉，結果工部局允發給執照，這種執照並不取費，但每張祇能作一星期用，且爲數甚少，日子久後，雖然有此辦法也等於沒有辦法了。此後工部局所設公園日多，但中國人均無權享受，自一九一〇年（淸宣統二年）城自治公所提議交涉起，不知費了幾許辯論與請求，直至一九二八年（民國十七年），納稅外人年會始通過公園開放案，從這年七月·一日起，外灘、虹口、兆豐三公園實行對華人開放，同時開始售票制度：年劵售價一元，零劵每次銅元十枚。

華人公園仍舊無條件開放，進去休憩的據報告多爲中國的苦力（一九三三年工部局年報）。

一九二九年（民國十八年）六月一日，零劵售價增至小銀圓二角，江蘇特派交涉公署表示反對，但沒有生效。一九三六年（民國二十五年）元旦日起，售價又改爲大洋二角（即國幣二十分。）

一九三一年（民國二十年）九月一日，匯山與司德蘭兩園也經宣布對中外平等開放。

一九三三年（民國二十二年）四月二十六日工部局董事會嘗議及增加公園年劵價至二元，經各委員研究之下，認爲不必要，所以一時尙不實行。（一九三五，一二，八）

外灘公園

一個小公園

如果您會在初春或深秋的黃昏，獨個兒到外灘公園面浦的椅子上去坐一會，那麼，我相信，您便會覺得外灘公園是有着上海別的公園所沒有的優點在。可是，如果一到天氣炎熱，大家紛紛去那裏乘涼的時候，外灘公園便會給你另一種印象了，因爲擠滿了人，您不得不更敏銳地覺得它是太小，照上海人的說法，說它「小得眞眞一眼眼」是一點也不過分。

名稱却很多

可是，雖然只是一個小公園，外灘公園——就單說名稱吧，倒是不少。除了我們現在慣說的「外灘公園」這一個名稱以外，據記者在中外各種書籍報紙上所見，還有下列六個：

一、Bund Garden。
二、外國花園。
三、公家花園。
四、大橋公園。
五、外擺渡公園。
六、黃浦灘公園。

原來還是上海第一個正式公園

您或許要問了：「爲什麼外國花園和公家花園也算是單指外灘公園而說的呢？這怕是弄錯了吧？」

我說，並沒弄錯。原來在五十多年前，上海的公園壓根兒便只有那一個。所以，外灘公園可別小覷它，卻的的確確是上海的第一個公園——不，不是上海第一個正式公園。爲什麼說是正式公園？這是因爲在外灘公園築造之前，早已有了跑馬場，場內有西人遊息散步之處，曾被稱爲「跑馬場及公園」的。

地皮是中國官地

上海這第一個正式公園，在築造的時候，曾經發生過一點糾紛。我們不妨從頭說它一說。

沿黃浦一帶，本來淤泥積成了淺灘；英領事署的前面，因爲剛是黃浦江跟吳淞江合流之處，又曾有船沉沒在那裏過，所以淤積得特別厲害。一八六五年（同治四年），工部局與工塡實從外擺渡到今北京路那一帶的泥灘，使成平地，闢爲公園。這事直到一八六八年六月（同治七年閏四月）才由英領文極司脫(C. A. Winchester)致函道台，說這一塊地已經工部局塡好，共計三十畝四分七釐三毫，作爲娛樂用處，決不造屋營利，應請道台豁免錢糧。但是沿浦漲灘，應該是中國「官有」的地皮，不能讓工部局隨便處置的；所以問題不應該是豁免錢糧與否。然而道台應覆時，大概感到實際上的困難吧，便用婉轉的話答應了，他寫給英領說：

「其地雖爲工部局所塡屯，仍係中國官有，論理須徵錢糧。惟該地位於英領署前，塡高以爲娛樂之

所，設亭建閣，不屬營利性質，故即以洋商不得或租或賃，造屋牟利爲條件准其豁，免錢糧。如不遵守，地即充公，此紙作廢，衡情行事。」（借用上海市通志館期刊第三期蒯世勛譯文）

這便是外灘公園。

一八八四年（光緒十年）及以後，工部局又屢次塡平吳淞江口的灘岸來擴大公園，雖經道台提出交涉，有過小小的糾紛，可是結果總是道台讓步，先後又一共讓與吳淞江口官地一畝八分。

華人却不許入內

雖然地皮是中國官地，塡地和造園的經費也出自中外居民所納捐稅，然而外灘公園是跟以後所造的幾個公園一樣，不許華人入內，甚至園門口還掛着極侮辱華人的牌子。這些事，雖是健忘的人，也不至於已經忘掉了吧？

現在可以去順便看紀念碑

直到一九二八年（民國十七年）起，華人才可以到公共租界各公園去玩，只要購買門票。如果您以前沒注意過，那麼現在到外灘公園去的時候，可以順便去看看園裏還有兩塊紀念碑：一在公園北面進口處，是紀念一個英國人叫馬加禮(Augustus Ragnold Margary)的；一在園的南端，紀念「常勝軍」的。（參閱本書建築類紀念建築物）不過，說不定您不會全看到，因爲尋起來不是頂容易的。

滙山公園裏的仙環

神仙的傳說

滙山公園裏北部滾球場草地內有一處，名爲「仙環。」那是一塊圓形的地面，草都是偃仆着的，但是四周都圍着照常生長的黑草，形圓如環；有着這麽一個傳說，說是夜晚上羣仙聚舞於圈內，她們踐踏着的地段，草就不能長生了，所以名它爲「仙環。」

這個「仙環」的情狀，和尋常的「車軸草環」不同，是公園裏少有的，所以遊客們見了，輒生辯論。

科學的解釋

到一九三〇年，驚動了工部局園地監督克耳先生，經他研究之下，始知此種奇異的現象，是一種通常菌類作用的結果。這些細菌們寄生在草根間，生存的時期很短；牠們死後，賸着本體的有機物質，逐漸地和泥土混合腐爛得很快，就變爲植物的滋養料，使泥土肥沃，土面的種植物滋生極富，至肥料用盡爲止。可是經過這一回劇烈的同化作用，終至該地肥料告罄，地面所有的草，再也不能夠生長了。

文藝的風趣

有了科學的解釋，奇妙的傳說自然給打倒了。但是我們處在都會裏的人們，一天到頭過着機械而迫忙的生活，什麽幽閑遠想的興趣都不存在了，幼年時代讀着 Fairy tales 時的那種憧憬的想像亦忘記光了。難道不願意偷一點工夫溜到滙山公園裏對着「仙環」坐在草地上做一場漫遊奇境的夢麽？我想，讓「仙環」保留一些文藝的風趣，克耳先生也不致於反對的。（一九三四，一〇，八）

法租界的公園

顧家宅公園——俗叫法國公園，那地皮原是在一九〇〇年（清光緒二十六年）八國聯軍入京時，由法國買下來用以屯兵的，及至一九〇一年（清光緒二十七年）和約成功以後，法軍逐漸撤退，此地遂空荒下來。

一九〇八年七月一日，（清光緒三十四年六月初三日）公董局董事會才開始計劃顧家宅公園的建築：至一九〇九年六月間（清宣統元年五月），落成同年八月（七月）初開放。

當時的公園章程，第一條第一項便明白規定：不許中國人入內；但是照顧外國小孩的阿媽，伺候外國主人的僕歐，却得特准入園，爲其洋主人服務。第二條便是許狗入園了，惟以有人牽帶和加套口罩爲條件。

直至二十年以後——一九二八年（民國十七年）四月十六日，法租界公董局董事會認定有改善辦法的必要，由是就推舉了施惠瑞(Schwyzer)、利榮(Lion)、魏定榮三人組織特別委員會，討論修改顧家宅公園的章程。

同年六月十八日，新章程起草完竣，改用門票入園的辦法，華人從此始得以一元的代價，享受常年遊玩法國公園的幸福；而同時按照該項新章第六條第五項的規定，狗却從此不得入遊園內了，即罩有口套及有人牽帶者，亦沒有入園的資格。

現在法國公園的門票，計分兩種：第一種便是每年一張，售洋一元的常年門票；第二種便是臨時門票，

每張售洋一角，可遊一次而已。

法公園的內部，緊近環龍路方面，有一座石牌，這便是紀念法國飛行家環龍(Vallon)了。在距今二十三年以前——那時是一九一一年，（清宣統三年）環龍氏攜了山麻(Sonmer)式單葉和雙葉飛機兩架到滬；在上海的天空表演着第一次的飛翔。不幸在五月六日，（四月八日）從江灣表演到上海之際，竟在公共租界的跑馬廳跌殺了！

這樣慘劇發生之後的一年，法公董局的董事會，於六月二十日（五月六日）同意於中法新彙報的建議，方在顧家宅公園內，設立了環龍的紀念碑；碑的兩旁，鐫有中國字道：

「紀念環龍君！君生於一八八〇年三月十二日，（清光緒六年二月二日）籍貫法京巴黎；於一九一一年五月六日，（清宣統三年四月八日）歿於上海。」

「君爲中國第一飛行家，君之奮勇及死義，實增法國之光榮。」

碑的正面尙鐫有 Edmond Rostand 做的法文詩讚道：

「有了死亡，才有了產生；有了跌，才有了飛：法國是身受了這種痛苦，使得牠認得命運是在那兒！」

「榮福呵！跌爛在平地的人或沒入怒濤的人！榮福呵火蛾似的燒死的人！榮福呵一切亡過的人！」

（關於此詩，請再看後面的「公園詩話」。）

法租界的公園，除顧家宅外，尙有凡爾登(Verdun)公園；此園當初原是叫做德國花園(Otto-Meuser

Garden），坐落在霞飛路邁而西愛路轉角處。一九一七年（民國六年）三月十七日，我國宣布對德絕交，此園遂爲法人所沒收，於是年六月十一日改爲公園，當時開放的時間，是每年四月十五日至十一月十五日，自早八時至夜十二時止；十一月十五日至四月十五日，自八早時至夜八時止。

但是這公園，現在已沒有了。

此外尚有霞飛路白賽仲路麥琪路的岔路間，有個三角草地，名喚寶昌公園，到今仍在。此座公園是在一九二〇年（民國九年）六月間建成的，凡是執有法租界公園遊覽券的人，都可以進去。

自一九三五年（民國二十四年）起，法租界又有新公園出現。此公園坐落於貝當路汶林路間，原爲貝當營房，自福履理路的貝來江浦(Bevg Cambot)營房造成後，法租界的法國駐防軍完全集中，由是此營地遂空出，乃改成公園，名之曰貝當公園。

公園詩話

（一）

法租界顧家宅公園，通稱爲法國公園，其北面近環龍路處，有一紀念碑，爲紀念法飛行家環龍而作。環龍於一九一一年（清宣統三年）五月六日，試演飛機於跑馬廳，因失愼而跌斃。法人紀念他，於一九一二年將公園北面新闢的馬路，題名爲環龍路，並在園中建立此碑。

碑的兩旁，刻有中國字道：

『紀念環龍君！君生於一八八〇年三月十二日，籍隸法京巴黎；於一九一一年五月六日沒於上海。

「君爲中國第一飛行家，君之奮勇及死義，實增法國之光榮。」

碑的正面另有法文詩一首。此詩已由友人譯成華文如下：

「有了死亡，才有產生，
法國是受了這種痛苦，
使得他認得命運是在那兒！
「榮福呵！跌燬在平地的人，
或沒入怒濤的人！
榮福呵！火蛾似的燒死的人！
榮福呵！一切亡過的人！」

這詩是根據原文直譯的，譯得很忠實而且很好。不過中西文字根本組織不同，倘然依照中國的古詩的習慣譯出來，可以如下面的譯法。

不死何由生？能墮始能飛。身經此患難，方知命所歸。壯哉敢死者，千古有令徽！

這樣的譯法，照字面看，是不完備的；但重要的意思都已有了，不知讀者以爲如何。我再聲明，我把此詩這樣的譯出來，不過是偶然高興弄弄，並不是有意主張這種譯詩法。

（二）

又有某西人做的一首兆豐公園的英文詩，照原文直譯是如下：

『陽光兒吻着園兒，小鳥兒唱着快樂的歌兒；

你在這園兒裏假着上帝的心兒，

不拘在那一地段上兒。』

我們若把他照中國的古詩譯出來是如下：

明旭發和照，時鳥流清音；於此縱徜徉，默契造物心。

照字面看，實在相差得太遠了，但是意思是不差的。三四兩行，由英文譯成中文，尤必須倒置才對。

外僑娛樂史話

「蘭心」六十年

——Lyceum Theatre——

是可憐也是應欣幸的事，我們在上海要找最完善的現代式的劇場，僅能舉出蘭心戲院來。可是雖則祇有這一家，然而以其規型之美備言，在遠東是罕有倫匹的；何況牠有着長長的歷史，而最初的一頁就是這麼光亮的？

上海西人愛美劇社(Amateur Dramatic Club of Shanghai)是「蘭心」的獨家租借人，也是「

蘭心」舞臺上的主要出演者，所以在說「蘭心」時，先提及了牠：

燬了的記錄

八十多年前那時西人僑居上海不久，荒涼的環境沒有什麼可以滿足他們的社會生活，愛美的演劇就成了當時普遍的娛樂。這固然是當時還沒有職業劇團要到東方來，而僑民們在他們自己當中找出演員和一切，也是一種愉快的生活「浪子」和「好漢」兩個愛美劇社(Ranger and Footpade)就是那時候的活動者，每次出現於那些舊而空着的貨棧裏的臨時舞臺上。

不幸得很，牠們的記錄在一八五〇年燒掉了，所以牠們早年的情形就不能夠詳細說了。

第一個蘭心

到了一八六六年，「浪子」和「好漢」兩社合併了起來，加入了新進的同志，組織成「ＡＤＣ」——上海西人愛美劇社；同時，一所木建的蘭心戲院就着手造起來（它的主人是上海運動事業基金董事會）一八六七年三月一日，ＡＤＣ的第一次演劇啓了牠的門，後來有十九次扮演在這所建築物內舉行。牠的地點是在所謂「諾門路」(Gnaomen Road)與「上圓明園路」(Upper Yuen Ming Yuen Road)口，最近纔知道上圓明園路就是現在的博物院路。——另有一異說，說牠是在閔行路。

這所戲院不愼於一八七一年三月二日起火，燒燬了平地。牠沒有保險，據ＡＤＣ的記錄說，因爲牠是木建的而僅有貧乏的水量供給，所以被保險公司拒絕了收受。

再生之磚屋

ADC的委員會決意要戰勝環境，他們印刷一個宣言，說是要募集一筆公債來造新的蘭心戲院。在一八七二年五月二十日上海納稅西人舉行會議時，通過下列之一案「舉一筆基金去買一方在外人租界的便利地點的土地在上面建築一所堅固和避火的磚製戲院。」這筆錢是很容易的集齊了，就在博物院路，臨近英國領事館，得了一方地，造成了一所完美的劇院，在一八七四年一月二十七日伴隨了ADC第三十七次演劇啓了門。

從這時到一九二九年四月、前，ADC在牠裏邊演過了不下一百八十七次戲，有時職業劇團亦借用了牠來上演——漸漸的職業劇團來訪上海租界的多起來了。

卜居法租界

這裏證明了「蘭心」建築的堅固。一九二九年一月五日，「蘭心」的原主以規銀十七萬五千兩的代價把它賣給一位中國人，而於四月間遷出。此時「蘭心」的建築已為五十五年的舊物，可是據報告其狀況仍為良善。

這位中國人買了「蘭心」，「蘭心」是預備改造一所大而且新的戲院；ADC則擬於西區覓地另行建築新的蘭心。

同年十二月，新蘭心纔找着蒲石路邁而西愛路口的一方地，牠將卜居於法租界了。圖樣是建築家單

維思和蒲六克(Davies anel Brooke)所繪：在聰敏的布置下使主要的門戶在那兩條路的角上，廣而長的觀覽場和舞臺於是就獲得了，觀覽場兩旁的輔助的太平門都通到兩旁的路上。

外表與內觀

內設七百二十三座，四九〇在正廳，二三三在樓廳；每座的視線都適中於舞臺；座位的本身都寬暢和舒適，較普通戲院的椅子容積爲大。舞臺的尺寸和舊的蘭心一樣的大，置布景的地方開列於舞臺的西面，通至一倉庫，其東面有一間大的更衣室，在樓上走廊前，有一間大的演習室。

穿堂是富麗的廣闊的和透氣的。樓座的平面上有着美麗的走廊，白色水泥粉刷着和美麗的磚石嵌砌着，外部的門面，不論裏面和外面一律是侈費地經營。全院是幽靜、清爽和現代化，完備與舒適的設置。

一九三一年二月五日，簡單的啓門典禮由英國駐滬總領事白利南(I. F. Brenan)，同時也是「蘭心」的董事，執了一個特製的鑰匙舉行。

電影處女映

「蘭心」演劇的時候並不十分多，因此牠決意兼映電影。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八日，凱菲蘭茜絲的「女兒經」(Kay Francis in "Girls abont Town") 就啓了蘭宮銀幕的繡帷。

一九三三年十月，牠爲放映電影又裝置了西電公司的廣波有聲機。截至目下止，中國電影院裝此種發音機者僅二家，蘭心爲其中之一。

現在，牠爲了片子來源缺乏的緣故，或許是賣座不好的緣故，暫時並不開映電影。（一九三四，一二，一七）

德國總會小史

當我們由仁記路走到外灘，祗要擡頭向左一望，就可以依稀看见一所已經卸落了「倫敦中國藝術預展」的橫牌的房子的吧？這所房子，現在和沙遜大廈與江海關列在一起，看起來，當眞是矮矮的，渺乎其小了，但在二十八年前，當初造的時候，却可以說是名震一時，當得起「大廈」兩個字。然而時光無情，經過二十多年，不但外觀上顯出灰敗落拓的樣子，而且在其生命上，也已三度滄桑了。莫說人事無常，即一所房子，就如此樣子。

原來這所房子，最初就是有名的德國總會。

德國總會有它悠久的歷史。上海的德僑，在一八六六年，就有德國總會的組織，取名 Concordia，會員有九十光景，會址係租借一個名叫濮洛勃斯脫(Probst)的房子，在福州路南，福建路和山東路之間。到一八八〇年，因爲想實行設立總會圖書室的計議，於是搬了家，在四川路與廣東路轉角地段，另租了一所房子，這樣，一直到了一九〇七年。

到一九〇七年，才在仁記路外灘自建新屋。（就是上面那所「大廈」）自建新屋的計劃本來在一八九六年的會員大會上就已經提出，但未通過。過了三年，總會會員覺得房子非造不可，乃舉出了一個建

屋執行委員會來專門計劃這件事，總會會長斯丹泊海列厄斯(Stepharius)更是不遺餘力地主持進行，可是終因厄於經濟的緣故，建屋計劃，仍不得不暫時放棄。次年，龍特脫(Lundt)繼任爲總會會長，重提這建屋計劃。這時，經濟上的困難已經克服，全盤計劃亦經會員特別大會核准，但對於選擇地址一事，却又煞費苦心，不容易解決。最後，始在仁記路口外灘，獲得老行Messrs Gibb, Livingstone and Co. 所在的一塊地。該地當時爲上海地產公司的產業，地買好，就設了頭、二、三名的獎額，招請建築師設計新屋圖樣，估計建築工程。第一名獎爲一個叫做倍荀(H. Becker)的建築師所得，總會就採用了他的圖樣，叫他在所買的地上造一座三層樓德國文藝復興時代樣式的房子。工程馬上開始，由普魯士王子阿特爾勃脫(Adalbert)於是年八月二十二日親臨豎立基石。經了二年半的建築，總會新屋方始於一九〇七年二月四日完工。

這新屋內外兩方面的構造，都異常富麗堂皇。外部方面，不說別的，就那一級級闊大的大理石石級而說，在當時的遠東，已經可說再沒有比它更瑰麗的了。內部方面，以酒巴間、禮堂、膳廳爲最好。酒巴間就在進門的底層，裝飾一端，堪稱一時無兩。壁上面描以柏林和布勒門風景的美麗的壁畫，裝了布勒門人民所造的精美的電燭臺，還掛着一口宏大的鐘(Grand Father's clock)。天花板的裝飾也特別，椽子上並且刻着精選的德文引句。房間的主要顏色是藍色，以乳色和杉樹的棕色爲背景，相連的是彈子房、閱書室。禮堂裏，敷了一種深的土色，另外拿銅青和象牙的色調來調劑。廳柱粗腿，拱形相交，成了一種立角的頂，其本身

卽是一種藝術的製作，向每一個進去的人撲上一陣壯嚴偉大的氣度來。膳堂在二層樓，寬大精雅，一端有奏音樂的樓座，內中的器具設備在在顯示出精緻合適。光線方面因爲有無數彩色玻璃窗，非常之柔美；窗子上，還描着幾乎一切國家的徽章。

總會新屋開幕的一天很熱鬧，甚至有向街上散錢的盛舉，有照爲證，可惜不能附刋在這裏。當時會員，已增至五百四十，內中的二百二十，係不住在上海。從此以後這巍然的新屋（德國總會）不僅是變成了一個德僑的中心，而且同時也是含有世界性質的一個交接聚樂的所在，因爲它自認擁有不少別國人來做會員。

可是歐戰發生，刧難繼來，一九一七年八月十四日，中國對德奧宣戰，八月十七日，上海交涉員薩福懋奉令封閉此黃浦灘二十二號之堂皇的德國總會，並於是年十二月內會同駐滬荷蘭領事，啓封估價鑑定接管。

黃浦灘頭的德國總會就這樣消滅，存在該所「大廈」，旋經中國銀行收買，作爲行址。

中國銀行在這所收買來的「大廈」裏，營業了多年，去年（一九三四）鑒於房屋趨於陳舊，不適應用，擬計劃改建，乃覓定漢口路五十號房屋，作爲遷移之所，於今年（一九三五年）一月二十八日實行搬遷。

中行搬遷以後，這幢房屋，在不久以前，曾一度作過倫敦中國藝術的預展的會所。現在呢，是空着，正等

待着它最後的運命。(一九三五年六月)

古貝斯克球藝風行上海

中央運動場　回力球　鬥拳的敍說

回力球，古時貝斯克人(Basque)的一種球戲，從西班牙輸入上海不過六年之久，現在已成爲上海最普遍的室內運動之一。

一九二八年之秋，有一個股份公司，名叫中央運動場的——法文名 Parc des Sports 英文名 Auditorium——是爲了輸入回力球及提倡鬭拳的目的而出現。股子招足和會場構成之後，就從埃及的開羅，維基尼亞的亞歷山大里亞，西班牙的巴塞羅納募集職業回力球家。

古回力球的比賽，在一九二九年二月七日，顯其第一次景象於中央運動場的觀衆之前，那晚上有二十四個比賽者參加這場大啓幕的節目。

競賽速率之高，是回力球最吸引學習者原因之一，但上海的運動家很難去學會它，所以直等到一九三〇年十二月新募的藝者從海外來，球賽方始能殼充分地繼續舉行。

新的回力球家自古巴、巴西、西班牙而來，回力球在上海乃告一定之成功。在一九三一年八月二十日，中央運動場爲募救濟水災捐，表演一場特別節目，所得純淨的賑濟水災被難者的款子凡四千元。

一九三二年一月，因閘北中日之戰爆發的緣故，中央運動場暫時停閉。三月一日，重行開幕；那時候的

起賽時間是下午七時，俾觀客們能彀在十點鐘戒嚴時間以前回到家裏。

中央運動場的總經理兼回力球隊長是鐵沃陶洛(Jauregui Teodoro)，經理是海格(A. Haig)，幹事及廣告主任兼拳師的介紹者是沙福理斯(T. D. Sofoulis)。

鬥拳的比賽，時時以雄偉的人身防禦的技藝爲上海觀客的娛樂而出場，但是吸引力却不大。在過去數年中的多次比賽中，最佳的上海拳師曾獻過他們的本事。

雖然回力球在上海主要的是一種職業運動，但中央運動場總經理對於業餘運動家鼓勵這種古貝斯克競技亦有相當的成功，時時舉行業餘比賽，並授給優勝者以精美的獎賞。

中央運動場的背景是一個强有力的金融家們的集團，以鮑維爾(F. Bouvier)爲首領。鮑乃該場董事部之主席，滙原銀行的經理，及法商賽跑會（跑狗會）的理事。

董事部副主席是貝蘭德拉司(C. Ballandras)，其餘各董事係素凡乃、沈長賡、白包德、尼可爾、及也可維里夫喬治係監察人。（一九三五，一〇，一六）

電影史話

露天電影場回憶錄

又是一年一度的時機，跑馬場影戲院，花園電影場，滄洲飯店花園影戲場，相繼爲點綴這個大都會的夏令而出現了。這裏分析了一件事，這三處露天電影場可別爲兩類：第一類是花園電影場，它今年是按例

開放，因爲前幾年的夏天它亦出過場的；第二類則是另兩處，大概一般愛跑新鮮去處的遊客們，對於它們是留下了一九三五年的特別印象了。

於是搦來了一個小小的問題，前些年代的露天電影場是些怎樣的分布情形，如果提起來也許使今日的夜遊者驀地憶起舊遊的境地來吧？上海通社於是翻開羊皮書，用鵝毛筆寫它的答案——

一九二四年是上海開始有露天電影場的年份。「消夏影戲場」在靶子路，是這新鮮玩意兒的開路先鋒。同年，有聖喬治露天影戲院開幕，在靜安寺路底聖喬治飯店的花園裏；這時候，蕭漢生氏經營的公共租界內唯一路線的公共汽車的起點就在聖喬治門口，想留心交通情形者尙能追憶。聖喬治露天影戲院的後臺老板是那時赫赫有名的愛普廬影戲院，實力雄厚，選片精審，消夏影戲場吃不住它的壓迫，到了第二年就沒有影踪了。然而現在聖喬治飯店既已易主，愛普盧亦久已落伍而消滅，往事前塵，徒令人惘然追憶而已。

市場上永遠競爭着。一九二五年的夏天，聖喬治方以戰勝消夏影戲場的姿態重復出現，大華露天影戲園亦挾了以上海大戲院爲後臺老板之浩蕩陣容來成爲它的勁敵了。這一處新的露天銀宮是在戈登路大華飯店內的意大利花園裏；環境比之於聖喬治花園，殆爲銖錙悉稱。大華飯店的地方原來是麥邊花園，素以偉麗有聲海上，一九二四年爲人買去改作旅店，錫名大華。迨一九三一年秋，大華飯店出售拆卸，基地待價而沽，却是至今未有問津者；地面經工部局乘時開闢大華、麥邊兩路，成十字形，倒已成名了。從大華

飯店的啓幕以至拆卸之先，大華露天影戲園是年年夏令準時開放給觀衆的。

花園電影場開在霞飛路拍球總會的一大片草地上，是法租界唯一的露天電影場，今年也做開着歡迎人們進去。牠的開始是在一九三二年，可是拍球總會草地上有露天銀宮，却非起源於一九三二年；當一九二六年的夏季，這片草地曾爲凡爾登露天影戲院用過。追溯根源，拍球總會這一處所，本是德國花園，歐戰中被法人沒收，改爲公園，名字叫凡爾登，到了一九二六年，才又變做了法國拍球總會的新會址。有人稱那兒叫法商新球場，是這個緣故；一九二六年的那個影戲院叫凡爾登，也是這個緣故。

明瞭過去的艱難與繁榮，知道了現在的價值，上海通社於是闢起它的羊皮書了。（一九三五，七）

新聞影片

「世界的耳與目」：開末拉、斐膜、映片機、銀幕，聯合起來在新世紀裏雄踞了時事報告的寶座。

一九二一年六月，第五屆遠東運動會在上海虹口公園舉行商務印書館活動影片部商得該會同意，與青年會影片部主任比德博士(Dr. Peter)合作，在場攝取新聞片，共成三卷：第一卷是健兒們入場情形和開幕禮節，第二卷是各項運動決賽，第三卷是女生會操和童軍會操。這三卷東西啓開了中國新聞影片的製作。

明星影片公司忝居中國影業界老大哥之位，因爲牠設立較早，而是迄今健存者。您亦記得牠的處女作是那一張片子否？「孤兒救祖記」，也許您這樣回答。但這是牠的第一張正片，而並非第一次的製作。「

那末，滑稽大王遊滬記是吧？」不，明星公司的出品不是以滑稽片起始，而是以新聞片起始的。一九二二年三月八日，法國霞飛將軍來滬觀光，他是在歐戰中以瑪納一役救了法國的危亡而成名的將軍，上海法租界當局曾於一九一五年將區內最繁盛的寶昌路改名霞飛路，以誌感激，此際霞飛訪滬，霞飛路上燈彩迎接，盛極一時；正是這時候，明星影片公司組織成立了，就將歡迎霞飛將軍的情形攝入鏡頭裏，作爲試片。這一號試片在四月初曾假座青年會公映，而滑稽大王遊滬記則係於同年八月十五日公映於夏令配克影戲院，孤兒救祖記於次年（一九二三年）十二月公映於申江大戲院。

新聞片雖於一九二一—二二年已有攝製，然而牠的重要性尙未被注意，所以偶有製作，却未見發達。一九二七年以後始稍盛。

一九三〇年，聯華影業公司成立，對於新聞片頗注意攝製，平均每月能出版一號，名爲「聯華新聞」。至一九三三年五月，共出三十號；時中央黨部宣傳委員會鑒於新聞影片傳達時事的力量偉大，特令中宣會電影股和聯華公司爲新聞片之合作。先是中宣會亦有新聞片出版，曾出至十號；自合作以後，乃協助聯華派員到各地攝取新聞，範圍擴大，材料充實，改名爲「中國新聞」，下署「中央宣傳委員會聯華影業公司合製」一年中共出四十五號；以前每號祇包含一件時事，至是乃至少包含最近時事三種以上，最多時達到九種。次年五月，雙方所訂的一年合同期滿，不再繼續；十一月，中宣會電影股擴大爲電影科，又改建中央電影場。雙方仍各自進行攝製新聞片。

中國新聞片的製作，無論在質與量上，比起歐美來是相差甚遙的；但是和從前較量，却已進步不少了。祝牠努力前進吧！尤望新聞界和電影界合作，如美國的赫斯特和米高梅一樣，兩家的結晶，那眞正是「新聞」「影片」呵！（一九三五，九，一〇）

風土

祠祀掌故

城隍廟

城隍廟沿革略考

城隍廟是上海城內的一處娛樂場所，凡是住居在上海的人們，恐怕沒有一個不知道的。誠然，城隍廟不但在閉關自守時代是闔城士庶的唯一追尋快樂地方，就是在現時，也還依然保持着舊日的熱鬧。記者在遊覽之餘，嘗考究其歷來的興革，茲將考據所得，撮記要略於次，以供留意掌故者的參考。

上海的有城隍廟，當數宋朝開始，不過那時候的廟是在淡井廟，不是在現今的地方；並且那時候的上海僅僅是個鎭市，似乎還不配設立一個專管上海的城隍，所以淡井廟供奉的城隍，實在是華亭縣的城隍，因此淡井廟也就稱爲華亭城隍行殿。到了一二九〇年（元至元二十九年）後上海由鎭升縣，當然要立正式的上海城隍了，可是他的廟還沒有離開淡井廟。

現今的城隍廟，是十五世紀初年（明永樂年間）知縣張守約，就金山廟改建的。金山廟本來祀奉漢朝博陸侯霍光，所以又名霍光行祠。據吳越備史所載，金山廟是吳王孫皓建立的。自吳到明千餘年間殿宇有無興廢，我們無法查考了；但從改建爲城隍廟一直到現在，中間經歷的種種變遷，幸而記載尙多，還不難

參證。

城隍廟當然崇祀城隍神，不過上海的城隍廟，因爲由霍光行祠改造的緣故，也兼祀霍光，世俗有「前殿爲霍後殿爲秦」的傳說，就如現在的前殿仍舊端坐着金山神主像，後殿方纔供着秦裕伯的紅面神像。

廟在改建的當初，並不像現今的規模巨大。在十五世紀中葉（明天順年間）知縣李紋重修廟宇，始在殿前建亭，並將誥文勒石。一五三五年（嘉靖十四年）因廟門過小，司廟的人向市井鄉落募集財帛，建造牌坊一座，請新到任的知縣馮彬題字，因題「海隅保障」四字，而令善作大字的永嘉幼童書寫其上。（見萬歷上海縣志）一六〇二年（萬歷三十年）知縣劉一爌又加重建；僅四年即燬，知縣李繼周再建；一六八三年（清康熙二十二年）知縣史彩捐俸倡修，由眞君祠道士楊兆麟募化興工，並建鼓亭二所。（俱見康熙上海縣志）一七一〇年（康熙四十八年）本地人士在廟東構建東園，鑿池造亭，堆疊山石，栽種花草，於是城隍廟便成爲城內的名勝處所。那時候的廟基是十二畝六分。

一七三五年（雍正十三年）廟內住持曾經募修一次，次年廟地得恩詔免科。一七四八年（乾隆十三年）四月初三日寢宮燬，知縣王侹重建。（俱見乾隆上海縣志）乾隆中葉，前明潘充庵經營的豫園漸就荒圮，潘氏後裔也漸見式微；其時上海初通海舶，商賈雲集，潘姓急於求售，由是羣衆以賤價購得，歸入城隍廟作爲西園，並分地修葺，闢爲各業公所。從此以後，廟基又擴大了三十六畝八分九釐二毫，遊人也漸見增多，商人競設店肆，竟然成爲市集了。

廟的後樓是一七九四年（乾隆五十九年）時，道會葛文英募化建築的。一七九八年（嘉慶三年）大殿重新設道會司和列二十四司於兩廡。（見嘉慶上海縣志）一八三六年（道光十六年）西廡及戲樓焚燬，衆商集資重修。

從一八四二到一八六〇年（道光二十二年到咸豐十年，）差不多二十年中，城隍廟曾經三次遭遇兵刧。第一次在一八四二年（道光二十二年）五月，英國兵船攻陷吳淞，在十一日那天，便長驅入據上海城，將城隍廟作爲他們的臨時駐屯所，好得佔據祇有五天，便自相率引退，所以沒有多少破壞。第二次在一八五三年（咸豐三年，）小刀會首領劉麗川林阿福等率衆佔領上海城，城隍廟便變了他們的司令部，前後盤據十八個月的長久，損失着實不少。第三次在一八六〇年（咸豐十年，）太平天國大軍壓境，蘇松太道吳煦請求外兵共同入城防守，於是城隍廟又改成了英法兵的宿營所。這許多外國丘八住在裏面，就把假山摧毀，池塘塡滿，蓋造起新的營房來供給他們住宿，等到事平，經道臺交涉撤退，那豫園一部分竟是面目全非了。

太平亂後，直到一八六五年（同治四年）纔由知縣王宗濂重行修築。一八六八年巡道應寶時倡捐大修，費錢一萬八千餘緡，從三月動工至十二月始告完成，於是城隍廟又煥然一新，重復壯觀了，應道並勒碑爲文記其事。一八九三年（光緒十九年）知縣黃承暄募捐頭門二門轅門大殿以及戲樓鼓亭。次年因漕運頒懸「保釐蒼赤」扁額。這時廟內遊人日多，商店日盛，各業多以餘地出租，造屋設肆，所以一八九八

年（光緒二十四年）知縣黃承暄有「永禁隙地造屋，致毀園境」的告示。一九〇九年（宣統元年）知縣李超瓊又募捐重修大殿寢宮及牆壁。

到了民國以後，一九二二年（十一年）十月初八日，曾遭一次火災，由地方公款公産處重行修葺。一九二四年（十三年）七月十五日上午大殿失火，連金山神主的脫沙像同被焚去；同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又焚去東樓一角，並殃及殿宇。嗣後邑廟董事會協同黃金榮、杜月笙、張嘯林等捐資重建，由公利打樣公司設計製圖，歸久記營造廠翻造，一九二六年（十五年）四月興工，次年十一月工程告竣，全部用鋼骨水泥建築，喬皇壯麗，得未曾有，共計費銀五萬元。同月二十五日邑廟董事會率同諸善士陳列珍羞，循古禮致祭，並舉行開光典禮，連日所謂善男信女到廟觀光的，絡繹不絕，而廟內各商店生意興隆，也大得其利。

再城隍廟前門內東首的鄂王廟，原是康熙初年上海進士張錫懌建以祀奉岳武穆的，一七九八年（嘉慶三年）曾由當地人士重新修葺，一八一三年（嘉慶十八年）住持金液募捐增建，一八六四年（同治三年）廟圮，嗣又募捐重建。當初原和城隍廟不相通連，像現今有旁門相通，或者是後來的事。

現在的城隍廟，計本廟外，還兼領着鄂王廟、東園、西園等幾部分，所以規模宏大，屋宇連雲。早先不過供有司朔望拈香，宣講鄉約，和祈禱晴雨，兼作士民的遊樂所在；現時除遊樂外又成爲一處盛大的商場，差不多連隙地都沒有了。

上海的城隍神，據清曹一士著的四焉齋文集上海縣城隍神頌，和諸文洲著的滬城備考城隍，都異口同聲的說是明朝的待制秦公裕伯。但是他們都沒有提出確切的證據，祇是以「相傳」二字來推開了各人自己應盡的責任。至於秦裕伯怎樣會做上海的城隍，這個疑案已是不可考。曹一士在城隍神頌說：「……誥封顯佑伯制辭，自洪武二年正月（明太祖於洪武二年正月丙申，封京都及天下城隍神，各州封侯，縣封伯。）而公（指秦裕伯）於是年始為待制……豈神位之建，虛以待其人耶？抑陟黜去留，亦如國家銓曹之法者耶？溟溟事不可知。」諸文洲的城隍文裏亦說：「……考公（指秦裕伯）洪武二年始拜待制，……則前此又有何人以主之耶？宋人本立城隍祠於淡井廟，自公為神，而宋元之神受代去耶？皆不可解。」所以秦裕伯做城隍神的原因，在清初已經成為疑案了。

一八六七年（清同治六年）秦裕伯的後裔秦溫毅曾有一篇上海縣城隍說，謂「上海縣置自元至元中，至明嘉靖間始建城，而誥封城隍為顯佑伯制辭，在洪武二年正月，碑刻可考，第未著神為何人。吾家淮海宗譜景容公（即秦裕伯）傳曰：公卒於洪武六年，訃聞於朝，太祖震悼曰，生不為我臣，死當衛吾土，着即勅封為本邑城隍神，似神之位號，前特虛設，至是始封公以實之者。考古天子大蜡八，戴記列其目，有防與水庸，說者謂即後世城隍神也，是城隍本水土之神，猶周禮地祇祭法羣社耳，非有其神也；然古之祭神，索諸杳冥，恐生玩忽，故有奉一人焉為神憑依者，如天有五神，帝即以羲皞等五人帝配之，社祀句龍，稷祀柱後易以棄，皆人配也。昌黎韓子曰：古有鄉先生歿而祭於社者，其今城隍之神乎？或以公之為神，名氏未見制詔為疑，

夫安知非洪武六年別自有詔而世失之；且古之祀桐鄉立欒社者，凡以著小民嚮往之誠，非鑿鑿有詔勅也，而誠之所至，神式憑之，又幽明相感之理實然。嘗謂天壤間忠孝節烈奇偉之人生不享其奉者，歿必有所附麗焉以爲之神而食其報，所謂生而爲英，歿而爲靈，天下之城隍類然，而奚獨疑於公。公仕元明雖已遁伏海濱，然風聲氣節聳動一時，猶再來張氏之招賢，三致高皇之禮聘，誠當世一大人物也，則意英魂毅魄震古爍今，必有足與社稷同長，而不隨草木並腐者，俎豆千秋，馨香一邑，理固宜然，況當日奮身一出，爲民請命之苦衷，民實默鑒之而深賴之耶？……」照上文的記載，固然說了許多理論，但是事實的證據却依然沒有。所以在沒有其他確的證明說秦裕伯是爲了什麼緣故而做上海城隍神，他做城隍以前究竟有沒有人做過上海城隍以前，我們祇能暫時相信遺下來的「傳說」，承認上海的城隍是秦裕伯。

秦裕伯，字惟饒，又字景容，號葵齋。如果考據他的來歷，他是宋代龍圖閣學士秦少游的七世孫。曾祖天佑，祖父知柔世籍揚州高郵，因宋末兵亂，才由他祖父移居上海。父親良顥，字信甫，號迯齋，母唐氏。一二九五年七月二十五日（元貞元二年六月十二日）生了裕伯，小的時候隨父親遊大名，所以用大名籍肄業冑監。一三四四年（元至正四年，）他那時已經四十九歲了，這一年才中了進士，就做湖廣行省照磨。一三五〇年（元至正十年，）又遷山東高密縣縣尹，隔了兩年，又升爲福建行省郎中。以後元末世亂，就棄官寓揚州，不久又避到上海。這時張士誠正佔據蘇州，派人來請他，沒有去。一三六五年（元至正二十五年，）母唐氏逝世，他就在家裏守孝。一三六七年（元至正二十七年，即吳元年，）這時明太祖已起兵定亂，聽得他的

賢明，命中書省檄起之，但是他却回絕了，要他的阿弟亨伯上書中書說：「……承元帝爵祿二十餘年，今背之而起，是不忠也；身有母喪，未及終制，忘哀而出，是不孝也。……」終於沒有去。到了一三六八年（明洪武元年）太祖又去請他，他仍是稱病不出，於是太祖就手諭說「海濱之民好鬬，裕伯智謀之士，而居此地，堅守不起，恐有後悔。」他實在沒有辦法，遂拜書入朝，要他做官，屢辭不受。到了一三七三年（明洪武六年）他已經七十八歲了，就在這一年八月八日（七月二十日）逝世。夫人儲氏，無所出，就合葬在上海長壽里。（二十三年四月寫）

城隍廟內的園林

從豫園到現在的西園

現時萃秀堂所在地的西園，當明代萬曆年以後，實爲潘氏豫園的舊址。園由四川布政司邑人潘允端所建，拓地四十餘畝，竭全家財力，自一五五九年（明嘉靖三十八年）至一五七七年（萬曆五年）後，前後經營近二十餘年，始告厥成。允端築園的初意，原在侍奉其父潘恩，作老年觴詠之地，以愉悅老親的，所以取名豫園。園內勝景，有玉華、會景、樂壽、容與等堂，有醉月、徵陽、頤晚諸樓，有留影、含碧、凫佚、挹秀數亭；更有留春窩、魚樂軒、玉茵閣、及家祠和各種神祠。鑿地作池，壘石成山，池沼遍園，山石錯列。陸具澗嶺洞壑之勝，水極島灘梁渡之趣；加植名花珍木，佈置曲梁閣道，登山可便俯觀，蕩舟足以遨遊；景物的佳勝，允端固嘗自比於輞川平泉。所以在入門處的小坊題有「人境壺天」字樣；坊西的高墉，又刻「寰中大快」四字，經營的得

意，於此可見。

明社既墟，滿族入主華夏，降至十八世紀中葉（乾隆年間）潘氏子孫已見式微，豫園也早已荒廢，遂由闔邑人士集資購得，歸入城隍廟開闢爲西園。當時因廟殿的東首，已有東園，所以稱爲西園。從此重加興修築造，又歷二十餘年纔見完成，費用也達好幾萬。園基舊稱廣袤七十餘畝，但據同治七年的清丈，僅得三十六畝八分九釐二毫。園內雖仍聚石鑿池，栽花藝竹，然精舍大半變爲各業公墅。園的正中爲三穗堂，屋宇宏敞高聳，在清代向爲宣講聖諭，道縣朝賀萬壽，以及商議大事的公所。堂北有萬花深處、可樂軒、留春塢諸勝；迤邐而東，更有花神、聽濤兩閣，西北便是萃秀堂，右擁大假山。堂東有煙水舫、綠楊春榭、得月樓、玉華堂，遺花廳諸勝；玉華堂前植立的奇石，尙係豫園舊物，相傳是宋朝宣和間花石綱遺漏的玉玲瓏。西首的勝景有凝輝閣、挹翠亭、船舫廳、綠蔭軒；南首有茶牆、酒墅、清芬堂、飛丹閣、春禊閣及吟雪樓。堂前臨大池，構亭架曲梁，夏時紅蓮盛開，曉起立橋上，面面皆花，絳霞暈目。吾人現時翻讀喬鷗村西園記及王紫銓瀛壖雜誌所記各節，舊日的西園景物，猶不啻置身其間，恍然在目。嗣後又添建超然臺、回廻樓、點春堂、五老峯諸勝，並改名玉華爲香雪，萬花深處爲萬花樓，於是勝景益多，游人不絕，商賈競設店鋪，竟至成爲市集了。

一八四二年（道光二十二年）城隍廟爲英兵所佔，九曲橋頭所植紅蓮首遭厄運。咸豐三年小刀會亂事，園中室廬盡成禽獸巢穴，迨清兵入城，豫園便立遭火刼，香雪堂全成瓦礫，蓮花廳僅留白地，得月樓、花神閣等也無不同成刼灰。但是五老峯、玉玲瓏等奇石猶巍然獨存，池塘無恙，綠水依然，舊日規模尙可指認。

一八六〇年（咸豐十年）太平軍入境，英法防兵進城助守，借豫園作館舍，於是池石受殃，湖山盡廢，事後雖經巡道丁日昌交涉撤退，然而蹂躪毀傷，西園面目幾已不復可識。同治以後，再加修葺，彷彿另起爐灶，從頭建築，所以現在的西園，已經不是原來的西園了。

園中景物，歷經滄桑，現在惟有香雪堂前一片石，還是豫園玉華堂的玉玲瓏舊物；九獅亭畔的奎星石，也還是乾隆時西園的遺物；此外恐怕都是兵亂後添設的了。

城隍廟內園的小靈臺

城隍廟有東西兩園；西園原是由豫園舊址改造而成，那是乾隆年間的事；東園又名內園，建築的時代還在康熙四十八年，當時固由上海人士集資鳩構，但現在則歸錢業管理。內園向爲一城勝地，其中曲檻修廊，花木幽深，臺沼樹石，俱饒古趣。園內最勝處，名小靈臺，係邑中進士曹一士所題，當時並系詩四章紀勝，茲附錄於下：

其一

神祠北際名園闢，
寢廟東偏別殿開，
更擬登高望雲物，
人間重築小靈臺。
何年丹詔起孤臣，

雲樹蒼茫舊隱淪，
東去題橋有遺跡，
固應忠孝作明神。其二
引水爲山十畝間，
祈年宴罷此中閒，
石壇夜靜神鴉集，
海上雲旗乍往還。其三
斥鹵桑田縱目初，
萬家耕織雜樵漁，
赤氛黑祲年來有，
憑仗登臺一掃除。其四

據曹一士自序說：「臺高可十餘丈，廣僅容宴豆，而浦之東南北三面之美咸在，」可見其臺很高，頗足登臨眺遠。又據乾隆上海縣志的記載說臺「前在東園東隅，今廢，」而現時的臺則在西南隅，高祇數丈，瀛壖雜志和同治縣志紀載相同，想來是嘉慶前後重新建造的了。

城隍廟歲事雜識

上海在開闢商埠前，城隍廟是闔城民衆唯一的遊樂場所，所以一年中盛事獨多。茲依考證及聞見所及，關於廟內各項歲事，拉雜記述如次。

城隍廟內園和萃秀堂點春堂等處，向例祇有朔望兩日開放，得以入內遊覽。但在新年開正初旬，長日重門不掩，青年士女熙攘往來，幾於肩摩踵接，道路爲塞。元旦那一天遊客尤形擁擠。

正月初三日內園例開梅花會，於是遊客又多一種遊賞。

正月十五日是舊俗元宵節，廟內各處火樹銀花，管絃若沸，爆竹連聲，遊人羣集，北門管鑰，終夜不鍵，大有金吾不禁，歌舞昇平的景象。在元宵節前多日，還有所謂燈市，自東園以至後門外一帶，羣販脊聚，備有各色各樣的彩燈出賣，此風至今未絕。

二月二十一日相傳是城隍神誕日，例由羽士設壇諷經，並有新江、長人、高昌及財帛四司，照世俗例晉謁拜壽。

三月清明節前一日，由縣移牒城隍神，於清明日到厲壇，賑濟各義塚及幽孤，名爲祭壇會，俗名也叫三巡會，因爲七月十五日和十月一日，也要同樣舉行的緣故。當城隍神出巡時，四司每隨同遍行城廂內外，早先祇有儀仗輿從，士民執香花擁導。後來每有小家碧玉，曲巷煙花，濃妝豔服，披枷帶鎖，或坐無頂小轎，或竟徒步參加遊行，名爲女犯。由是浮薄少年，不免追逐調笑，直到同治年間，知縣葉廷眷出示嚴禁，此風纔告禁絕。

三月二十八日俗傳爲城隍奶奶生日。廟內燈懸掛綵，熱鬧遠過於城隍神誕日。舊時傾城士女，如醉如狂，日夜前往參觀，雖到夜深，依然燈明如晝，滬人稱爲燈市。

四月立夏日，舊俗例須進奉新麥上供。

四月下旬西園有蘭花會。滿堂羅列佳種，互相爭奇鬬勝，盆上各粘紅紙條，寫明花主人姓名。最佳的一種多列在首座，同人中看見列在首座的，往往嘖嘖稱羨，呼爲狀元。會期凡三日，在三日中，不論男女老幼，文人墨士，以及肩挑負販等人，無不爭赴觀賞，所以也是熱鬧異常。

六月六日是舊俗的天貺節，城隍廟在那一天有曬袍會，大都由全城的衣工舉行。

七月十五日名叫中元節，城隍神帶同新江、長人等四司，照例要出巡和賑濟孤魂，所有手續形式等完全和清明一樣。

九月中旬廟內有時舉行菊花會，但不是每年例行的故事。凡與賽的菊花，先要經識者品評甲乙，計分新巧、高貴、珍異三項，每盆也標列藝菊主人的名字。菊花會的最初一次是在四美軒舉行的。

十月一日照清明及中元例，舉行三巡會。

以上所舉的盛事現在大半成爲過去的陳跡，爲保存風土研究資料起見，特爲記出，以備查考。

外國人眼中的城隍廟

Native City 之謎

▲宗教家留意神話▼

遊歷了上海邑城的逆文德前新天安堂主教說：

「我們去訪著名的茶屋——湖心亭——邑廟和小的神龕，沿着兩片特色的中國花園——東園和西園，它們在華歷的每月初一和十五開放，其餘的日子進門需要一點小費。故事是這樣的，這全般的建築物和花園的起始是一五三七年嘉靖帝御宇時一個居心甚大並且富有的華官建築的一座宮殿，他野心地要有一座宮殿像皇帝的那麼好。這計謀鑽進了皇帝的耳朵，龍心不悅，而華官爲保全生命起見，就讓了他的宮殿給這城作爲廟宇茶屋和花園而公之於衆。

「其一園需要有點身份才訪得着。祇有好一點兒地方，可是玲瓏的假山，曲折的小道花亭，古怪形狀的門和進出道布置得應有盡有。茶亦有得喝。這全串卓越的建築物到處惹被藝術家注意。牆上的瓦片作成波形的龍。

「其次去訪湖心亭那茶屋。不幸的是華人讓它和四周的可入畫的建築物去墮入殘壞，什麼緣故是沒人說得出。這眞是一樁扼腕的事。圍着它的池子裏頭亦沒灌滿水。仍然是一幅可繪畫的好景緻——池中的石柱，臨近於蜿蜒的橋。那直的柱子將會不幸。因爲中國人相信凶神旅行經過正直的東西就會遭遇曲的挫折。因此中國人的屋角是曲的；而華人反對鐵路之一理由，正爲它直而且長。圍繞着這池子是好多適宜取爲景緻的茶屋，藝術家在這兒可以找到豐饒的目的物。池子外面的廣場是研究華人

生活的好資料——鑲牙匠、郎中、賣小玩意的、廚子、變戲法的盡都很忙。靠近池子有三起禽鳥市場，精列着道地的南方鳥種。接近湖心亭是一所新的半西式娛樂場所，同新世界差不多。這些情形暗示的說明了中國人疏忽他們古代藝術的遺產。

「其次去訪文昌帝君，他是文學之神，大熊星座裏的一個星宿。文昌曾轉輪迴十七次，他最表異的變形是一條蛇，曾吃掉一匹馬以報它前世的仇，此後遇着佛祖文殊，原諒了它的罪愆，許他拋棄蛇的捲殼回復爲一個人。他是孔子三位一體之一，同時又是戰神。據說文昌能隔離瑕疵，縱使你怎麼學習，亦得通過他才能得到科第。

「我們走近邑廟了。在一條狹而鬧的彎曲疑迷之路，列着許多舖子，捲軸、刷子、羅盤、眼鏡、陶器、賭具、剪刀、鳥、家禽都有得買。假如我們從大東門進去，得經過蛇王廟。若使有人在他家宅內發現了蛇，就得去繕修蛇王廟。逢着初五的節期，老百姓們在小孩子的頭上寫個「王」字，並且在腿上畫道黃色的符，以禦蛇和百脚。

「亦許我們由三皇廟走進去，他們有時是被稱爲三元大帝：天皇、地皇、人皇三個傢伙的御宇期堆積起來有一萬八千年。沿牆列着六十隻偶像——二十六隻在一邊，三十四隻在又一邊，六十隻的每一隻代表周甲中的一年。這廟極其民衆化，逢着節日，大群的禮拜者在偶像前燒香，當其時假如有一個企圖要經過此地準會被爐子裏噴出來的熱力勒迫着緩緩地退軍。

「現在我們跑進邑廟就是城隍廟了。它建築於一五三七年。此地有一個大的中庭，放着一口古的香爐和一座屋角雕刻得極其藝術化的神龕。午後這庭子是一個市場，看到的人便想到耶路撒冷寺中的賣買者，這兒有小吃鋪子、賣玩具的、香店和玩把戲的。

「城隍列在大殿東角屋子裏。這名字的意義是說護持城的神。中國一千六百個城裏都有他們的城隍，十萬個市鎮都請求一個神。他有兩個幫手助他在另一個世界上審理案子，到了節日這廟裏擁擠得很。自一九一四年的陰歷新年所有的中國宗教儀式有了一個强烈的復興，於是所有的廟特別的熱鬧，推測起來這是對於一九一一年革命時的歐化狂的一種反動。這偶像是掩蔽在幕裏不容易看得到，外面是圍繞着木製的欄杆。」

▲文學家冷眼譏誚▼

日本文學家芥川龍之介於一九二一年來遊上海，對於城隍廟亦寫了好些話在他的遊記裏。這位先生起先大約看了些中國的舊小說，甚不舒服，此刻在城隍廟身上一古腦兒發作了：

「通過了骨董街，到了一所大廟宇，這是在繪信片上也曾見到過的城隍廟。廟內有許多參拜者擁擠地叩着頭，上香的燒紙錢的，其多至於在我想像之上。大約是煙燻太重了的緣故罷，梁上的匾額以及柱上的對聯，都奇怪地帶着油煤，或者廟中不染油煤的只是上面錯落吊着的金色及銀色的紙錢與那螺旋狀的盤香也未可知。

「……在富於鬼狐之談的中國小說裏，自城隍起以至手下的判官皂隸，都不甚空閑，什麼城隍替在廡下過夜的書生開了好運，什麼判官把村中著名的竊賊嚇死……以前在書中讀到這些時，總有些不能承認，現在親眼看見了城隍廟，覺到中國小說雖出於荒唐無稽，但其想像的因緣——可以點了頭叫「原來如此」的。

「到廟前去遊各種攤肆，鞋襪玩具甘蔗貝扣手巾花生——此外還有許多不乾不淨的食物。人們的聚集，和日本的「緣日」相似。那邊走着穿漂亮的洋服綴着水晶的領袖定針的中國時髦人，這面走着戴着銀項圈的小脚三寸的舊式婦人。金瓶梅中的陳敬濟，品花寶鑑中的奚十一，在這許多人裏面，這類的豪傑似乎也有着。」（錄夏丏尊譯）

▲內園比美金字塔▼

但是另一位文學家，西班牙伊本內茲，却是能夠賞鑑東方的建築的文化的。他的遺著「一個小說家的週遊世界記」中曾讚美過上海城隍廟裏的九曲橋、湖心亭。他又讚歎那座「老爺花園」（Jardin du Mandarin），說是在中國人的目中視為名建築，正像西方人心目中的埃及金字塔和華盛頓的白宮一樣。（見張若谷寫的「上海城隍廟」）

▲政治家斥乏公德▼

法國領事梅蓬遊城內的印象，是「中國人多是不喜歡安靜的，甚至都似怕安靜的，」街上嘈雜得非

常的煩囂；他們做出鬧聲去引動善神，同時也做出鬧聲去驅逐惡神。

▲記者不忘於餌魚▼

字林報的記者有一回給湖心亭的照片做說明，他到沒有多饒什麼舌，祇是說：「到茶屋去的遊客愛給自己預備兩個銅子的米餅，去丟給池子裏的魚和龜吃。」（一九三四，四，二作；次年訂補。）

天后宮考略

一 神的來歷

話說天后宮裏供奉的神道，大家都知道是女神。但是，古人說得好，「生而爲英，」「死而爲靈。」這位女神生時，是怎樣的呢？大明一統志和徐葆光的中山傳信錄裏，都說到過，而且非常詳細。說她生前，原是福建省莆田縣林願的第六個女兒，當九六〇年（宋建隆元年）時，林願正做「都巡檢」的官，她便於風光明媚，草木繁榮的春天裏誕生到人間來，日子是四月十九（三廿三）。過了幾年以後，她漸漸長大，偶然一次，照井梳粧（註一），就有二位神道出來，給她一樣東西，叫作「銅符」。她自從得到這件神物，她的行動便神化起來了。有一天，她正在家裏做紡織的女紅，忽然臉色癡呆，像打瞌睡的模樣，靠着織布機，閉上眼睛，坐在那裏不響。她的母親王氏，看見很詫異，便問她是怎樣了。停了好一會，她才睜開眼，看着她的母親，哭起來，說道：「父親帶着哥哥過海，現在，父親僥倖平安出險，哥哥却遭刦了。」過了許時，訊息來到，果然不錯。原來她的閉目面坐，大概就是通俗小說裏所說的神遊。她的父親，是得救了；而她的哥哥，她想救，已經來不及，

被波濤吞沒，所以她心中感覺悲哀。她在人間一共活了二十七年，到九八七年（宋雍熙四年，）就在十月四日（重陽節）那天昇化。（註二）

二　神的封號

初封「靈惠夫人」，到一一二三年（宋宣和五年，）她纔被勅封為神，並受賜「順濟」廟號。是為民間奉祀之始。一一七四——一一八九（宋淳熙中，）晉封「聖妃」。一二八一年（元至元十八年，）乃有詔令海外諸蕃宣慰使福建道市舶提舉蒲師文册命為「護國天妃」之舉。迄至一三六八——一四二四（明洪武永樂）年間，兩次加封，稱為「護國庇民妙靈昭應宏仁普濟天妃」。到了一六八一年（清康熙二十年）除原有「護國庇民妙靈昭應宏仁普濟」的稱號外，加封「天后聖母」，列祀典。這就是現稱「天后」的來源。自此以後，歷年都經加封，其所加封號按次排列於下：

一七三七年（清乾隆二年）　福佑羣生
一七五七年（清乾隆二十二年）　誠感咸孚
一七八八年（清乾隆五十三年）　顯神贊順
一八〇〇年（清嘉慶五年）　垂慈篤祜
一八二六年（清道光六年）　安瀾利運
一八三九年（清道光十九年）　澤覃海宇（註三）

一八四八年（淸道光二十八年）　恬波宣惠（註四）
一八五二年（淸咸豐二年）　導流衍慶
一八五二年（淸咸豐三年）
一八五五年（淸咸豐五年）
一八五七年（淸咸豐七年）
　　靖洋錫祉　恩周德普
　　衞漕保泰　振武綏疆　（註五）
一八七二年（淸同治十一年）　嘉佑

原來，天后的封號，截至一八五七年（淸咸豐七年）止，係「護國庇民妙靈昭應宏仁普濟福佑羣生誠感咸孚顯神贊順垂慈篤祜安瀾利運澤覃海宇恬波宣惠導流衍慶靖洋錫祉恩周德普衞漕保泰振武綏疆天后之神」等六十八字寫上神牌，眞長得可以的了。所以，到了一八七二年（淸同治十一年）那一年加封的時候，當經禮部核議，以爲「封號字數過多，轉不足以昭鄭重」只加上「嘉佑」兩字；並經規定：「自此次勅封號後，應於各該處神牌一體繕入，卽以此次爲限制；嗣後續有顯應，聽各該督撫另行斟酌核辦。」這樣的辦法，奉旨准行，此後，天后的封號便不再加。到了一八九四年（淸光緒二十年）改爲頒賜扁額的辦法，當時扁額有「澤被東瀛」字樣。總之，淸代中葉，上自皇帝下至官民，對於天后可謂尊崇至極。不但天后的封號係這樣隆重，就是她的父母和「護衞將軍」都「受享殊榮」。一八〇一年（淸嘉慶六年，）詔封天后父爲「積慶公」，母爲「積慶公夫人」。到了一八四三年（淸道光二十三年，）又加封「衍

澤」兩字。一八六八年（清同治七年，）又勅封天后左右神將爲「金將軍」和「柳將軍。」

三　神的膜拜

就以上文字研究，人們對於天后的膜拜，當然起源於宋代。其因由說係「時顯靈異，護庇海舟，」字面雖屬簡單，且近於神秘，但實際上，關係倒很重要。因爲原書在那樣因由說了以後，接連來一句「自是海疆皆虔奉之」的說話，這令我們引起這樣的想像，就是當時沿海一帶凡建有天后廟宇的地方，似應有「海舟」和商賈的往來，而那時的海上交通和商業貿易，也似有相當發展的情況。到了元代，雖然有「甌粵商賈風濤之險，藉帆應」的話，作爲加封「護國天妃」的因由，似乎仍舊脫離不了神權的關係，是相當的對，不過，那因由本身却不能充分解釋加封的所以。實際上，因爲那一年，就是一二八二年（元至元十九年）開始海運。由政府命上海總管羅壁、朱清、張瑄等，造平底海船六十隻，運糧六千餘石，由海道至那時所謂京師的北平。此項航線，尙屬初次創行，而國家供奉關係又極重大，自不免仿照海商習慣，祈求天后的神祐了。到了明初，海運還是舉行，所以封號還是依舊。但至一四一五年（明永樂十三年）以後，會通河成，廢止海運，當時除一般海商照常虔奉外，皇帝對於天后也不很注意了。清代初年，朝廷對於天后，也很淡漠，直到開放海禁的前幾年，纔感覺海上交通和商業貿易的重要，而那時「四海」已經「昇平，」「八方」同時「拱服，」天后的値得尊崇，當然爲一般官民所體念到而建議實行。自從一八二六年（清道光六年）恢復海運以來，天后之神，越發交上好運，封號連三接四的賜下來，而大部份和海運有關，以「安瀾利運」和「

衞漕保泰」字樣最爲明顯的了。據姚公鶴上海閒話載：「凡海船舵樓上均設有小神龕，龕中除安設天后牌位外，並且備木製之小斤斧鋸鑿等物。過海洋中大風浪傾折之際，舊法必先斫斷桅木以免招搖；若倉猝間力斫不斷，則由舵工向神龕虔誠拈香，然後取出木製之小斤斧作形式上之斫伐，則其桅自斷」又據鄒弢游滬筆記載：「天后誕，粵閩各商及海船皆演劇伸敬，」其熱烈膜拜情況如此。

四　神的廟宇

講到神的廟宇，當然不止上海一處，不過我們現在還是就上海來談。上海的天后宮，前前後後統括算起來，名稱固然有三次的不同，所在地也搬過了兩次，據宋渤記略：「前有神，故號順濟，……松江郡之上海爲祠，歲久且圮，宋咸淳中三山陳珩提舉華亭市舶，議徙新之……」則上海在「宋咸淳中」以前的時代，早就有天后的廟宇可知，不過始建的年份以及廟宇的名稱，還不能斷定罷了。另據明嘉靖志古蹟載：「南聖妃宮，順濟廟南，順濟又名聖妃宮，人呼此爲南聖妃宮」，清嘉慶縣志也載謂：「郡邑諸舊志（載）有南聖妃宮在縣治北，今無考。」按元明清三代所謂縣治，即係宋代的上海鎮治的所在，而最先的天后廟，推想起來，該距鎮治不遠，則「南聖妃宮」或即係最先的廟址亦未可知。這且擱起不談，卻說上海鎮市舶司提舉陳珩發起改地建築天后的廟宇，是在一二七一年（宋咸淳七年）當時，他囑咐僚屬費榕籌劃此事，禮聘道士黃德文來奉香火。工程快要完竣，陳的市舶司職務由趙維良代理，建廟事宜，仍繼續進行。到了一二九〇年（元至元二十七年）上海立縣的那一年，正式落成。這當中經過了十九年，工程期限似乎太長，但

是，我們倘是一想那時正當宋末元初兵荒馬亂的時候，建築的情況，是斷斷續續的來做，而前後拖拖沓沓到十九個年頭，也就不足爲怪了。那時廟名順濟廟，又叫聖妃宮。廟址是在相當於後來所謂小東門外的面浦地方。元代以來，神的封號既明著天妃，那末她的廟宇當然叫「天妃宮」了。到了明代，因屢遭兵禍，僅存荒址。當一五五三年（明嘉靖三十二年）時，上海纔築城，爲了佔用張鶚翼的私地，官方就將廟基抵補。又過了幾年，張姓復將廟基歸還道士錢轀貞，於是重行募建。清代改稱「天后宮」，自康熙年間加賜封號時起始，一七七二年（清乾隆三十七年），由知縣清泰重建。以後，屢經增修，到了一八五三年（清咸豐三年）小刀會事變時，燬去，一八五五年（清咸豐五年），縣城克復，有郁松年、郭長祚等紳商集資重建，工程未經告成，又復燬於兵火，原來那時就是太平軍攻打上海的時候了。接着，到一八六〇年（清咸豐十年），法租界第一次擴充，佔用小東門外地面三十多畝，天后宮的基地也就包括在內。當時，未遑改地建築，官商每年祀祭，多在商船會館內舉行。直至一八七九年（清光緒五年），始有出使大臣崇厚奏請清廷，於上海地方重建天后宮並出使行轅一所，經北京總理衙門咨行兩江總督，劄飭滬道劉瑞芬轉飭知縣莫祥芝籌議興建。查勘一八二六年（清光緒二年）收買吳淞鐵路交涉舊案內官地起造。於是相度於現在地址（舊屬二十五保頭圖）以基地五畝餘築造出使行轅，四畝餘築造天后宮，建築經費，俱由官商捐助。於一八八三年二月（清光緒九年正月）開工，迄次年六月（清光緒十年閏五月）完成。當時宮內建築，中央爲大殿，前有頭門戲樓，東西爲看樓，後有寢宮樓。後來，舊美租界擴充，天后宮雖被劃入西北界線範圍，但當時章

程明白規定，不受英美工部局的節制，並不繳捐，和三官堂、下海廟、魯班殿、淨上庵等一律。現在天后宮仍然存在，但自一九一二年（民國元年）以來，天后宮旁的出使行轅就被上海市商會（原名上海總商會）呈請前北京農商部撥作會址，改建新屋了。

（註一）原書只述「妃嘗照井」，照井二字，或指稱梳妝之義，因古時小兒女有臨流梳洗之習俗也。今引用之。

（註二）姚公鶴云，「天后之歷史，言人人殊，」似天后之來由，尚有種種不同。但姚又言：「以后爲閩產之說較可信。」本文係據明一統志，姚當時或未暇考證，僅憑傳聞耳。

（註三）其時，另有冊封「琉球顯應」字樣，但與「妙靈昭應」似犯重複。咸豐七年天后神牌並未列入。

（註四）上海縣續志稱「恬波宣威，」「威」疑係「惠」之誤。同治志稱「惠，」語義較妥，茲仍之。

（註五）按此爲三年內四次加封，究係何年加封兩次，待考。

春申君廟

「浦以姓名傳　吾不爲魚終古賴」

上海在戰國時，原是楚相春申君黃歇封邑。浦江卽相傳爲黃歇所鑿，因爲當時治水松江，要導流入海，

所以開掘了這條水道，後來便因黃歇的姓而名為黃浦江，亦稱黃歇浦，又稱春申浦，或稱春申江。於是上海乃有春申江的別稱，或竟簡稱申江。

流域達二百五十里，逶迤入海的黃浦江，對於上海生民，不論農田水利交通和商業方面的貢獻，都是非常巨大。上海人士對於春申君自然感謝不淺，要立廟致祭的了。況且在太平天國時代，浦西有警，百姓便逃往浦東，浦東失陷，百姓又避到浦西，賴有江水的阻隔，全活生命不少，所以後人有「一水賢於十萬兵」的稱頌，歌功頌德，不但牲醴致祭，並且竟形之於歌詠了。可是那個春秋祭祀的春申君廟，為的屢經變遷的緣故，現在一般老上海也有點模糊不清了。研究上海租界的人，看到上海洋涇浜北首租界章程第一款內，關於不受工部局管轄的條文下，有春申君廟在內，就要發生疑問，要問春申君廟究竟是在那兒呢？

現在我們就來談談春申君廟，想也非無益的吧。

春申君廟原來就是三茅閣。王韜的瀛壖雜志卷二裏說：「三茅閣在北門外，其側向有春申侯祠，即邑志所謂延真觀也。土人呼為長人司。司神無可考證，俗因以春申君當之，春秋致祭維虔……」可知三茅閣側的延真觀就是春申君廟。三茅閣建自一四〇八年（明永樂六年）地為唐姓所捐，內祀三茅真君，故名。至一八〇二年（嘉慶七年）由潘啓仁改建其東偏的斗閣，易名延真觀，曹洪志為之立碑撰記。後於一八五三年（咸豐三年）燬於兵，廟址又經西人租去，邑人於是移建於城內穿心街，專奉春申君，三茅真君便被廢去。

我們現在從靜安寺路乘九路公共汽車，經洋涇浜到河南路口時，車上賣票的便要叫喊：「三茅閣橋到了！三茅閣橋到了！」這賣票的叫喊，就提醒你在這河南路相近的地段，便是那三茅閣的春申君廟所在之處。至於確實廟址，雖則遺跡難尋，但據葛元煦的滬游雜記上說：「春申侯祠在北門外三茅閣橋西北岸，」可見廟址一定是在洋涇浜的北岸，且在三茅閣橋的西北了。又據同書上說，在同治初年，洋涇浜河干，還有一座「春申古蹟」的牌坊，到了光緒初年連牌坊也不見其踪跡了。照此看來，春申君廟的地址，一定是在現時山東路以東，河南路以西，沿着愛多亞路北首的一帶地點，而靠近於河南路一邊，因爲上海縣志上明明載着三茅閣橋在三茅宮前的緣故。春申君廟既在三茅閣的東邊，而橋又在閣的前面，可見廟地不會很大，或者竟是一面臨着現在的河南路也未可知。另有一說，謂三茅閣在橋的南畔，似屬不確。

龍華羣祀誌

那一天我們請了拓碑手到漕河廟去工作，那位拓碑的藝人看了看碑文，太息着說：「這廟到是出過風頭的呢！」是的，眼前的那副磚消瓦散，蓬門半掩的景象，能叫人對於頑石說的故事不感傷麼？但是頓使我聞言感覺到的，却是一幅凄清的農民生活的反映之圖：廟宇祠祀的存在，原是有其社會根據的，在樸素的農民的觀念裏，「民依於神」是天經地義的道理，祇要他們聚居了一個小邨落，他們就會想到去報答禦災捍患保祐豐登的神，規模簡陋的小祠宇於是就林立起來了；果然是逢到天時好，人事太平，像清代康熙到嘉慶時候的樣子，民力格外的充裕，祠宇也增修得格外像樣，雖說是人叨了神的光，事實上却是神叨

丁人的光了。夢樣似的黃金時代溜轉過去，資本主義的洪濤來衝蕩着農村，數十年來未經修葺的古廟，望着可憐的人們，自己也豎不起腰了，雖然愚民仍然是怎樣的在祈求保祐呢！更其是新時代的思潮繼續打進來，就只些破牆斷垣的命運還在風雨飄搖中，但是這足為前一時代社會生活反映的彌留史料，我們不能讓它有一點記載麼？為了這個動機，我願意先把龍華里的祠祀素描下來，留個影子吧。

鄂王廟

祀岳飛，在龍華寺彌勒殿西側，始建年代無考，但嘉慶上海縣志記鄂王廟的別廟，說「一在龍華寺。」那麼嘉慶時已有了。其後殿圮，僅存瓦礫，故同治上海縣志沒有記載。到光緒三十二年四月，龍華里人吳紹基會同寧波信士鄔鳳松稟縣立案，募捐重建。現在這屋子做了公安局的區分所，廟貌一些兒都不存了。

財神殿

小小的一進房子，大概是請的一位窮財神，坐落在龍華鎮路西梢周家灣。現在改做了救火會，剩着紅漆的牆垣是唯一的廟宇的遺徵，同時卻是 Fire house 很好的標識。

臥龍庵——施相公廟

在百步橋的北堍。創建的年代也不清楚。嘉慶志載施相公殿的別殿計有四隻（城隍廟西、虹橋、學士橋南、積善寺西），卻沒有說到龍華的。其中供的是施相公。考至元嘉禾志云：「施府君名伯成，宋人，九歲為神，景定五年，敕封靈顯侯。」周浦紀略云：「明敕封護國鎮海侯，今則稱為靖江王。」因為是靖江王，所以坐

鎮在龍華港畔。據廟祝說：「小孩子初次要過百步橋的，都得來拜施相公，就可以免了驚嚇。」這是因爲龍華港在今日已不是水路要道，所以施相公也不得不屈就管橋的職務了吧？

施相公的塑像，面是紅的，一隻手是金的，一隻手是紅的。那隻金手據說能够醫毛病；殿的東偏有一條椅子，供着小小的馬夫與其馬，是預備給施相公騎了去出診的。

橋神亭——福德祠

和臥龍庵隔橋相對有一隻福德祠，供的是土地神，建於光緒十四年四月，就是龍華寺僧文果修竣百步橋的那年和那月。在那年以前橋堍沒有廟，而神是供在橋的中央的亭子裏的，所以又流傳下「橋神亭」之名。可是名爲橋神爲什麼供的是土地神，他們兩者間有關係麼？抑或是供在橋上時的並非土地神麼？

福德祠的殿門口嵌着一對石柱，鐫的對聯道：「百步跨虹梁氣象重新資衆力」「一亭如鳥翼雨風小憩便行人。」神堂基石上的儷語是「金繩開覺路，寶筏渡迷津。」這都是指着橋和橋神說的。

漕河廟

龍華里的寺宇除了龍華寺外，最古的便是漕河廟了，這廟在舊志上都沒有說起，一直到民國七年編的上海縣續志才有記載，而且又是說得一團糟。這回我們在廟中搜得舊碑四方（萬曆、乾隆、嘉慶、道光），整理之下，才看明白一些眞相。這四塊碑，編上海縣續志者祇見到後面的兩塊，而且有一塊又是被解釋錯了，所以無怪他們說得牛頭不合馬面了。現在讓我們根據四塊古碑，抽繹出事實來敍其眞相：

漕河廟的始建年代不詳，明嘉靖四十三年，龍華里人張道用募款修新，於是年七月十二日完工。迨隆慶三年，又增大規模，迄萬曆初完成。廟的名稱是因地而得的，那時候漕河涇是寫作「曹湖涇」，所以萬曆元年立的碑是稱做「曹湖廟。」這時正殿是供的東嶽，城隍行祠則供於東偏；到清乾隆五十一年，住持聖安重修，因爲那時候物力充足，所以修理得很堂皇，就從這時起，城隍和東嶽對調了位置。

漕河廟城隍行祠所屬的地界，是十併十三圖、十四圖、十五圖及二十二圖，到嘉慶十八年時，十五圖的居民「欲另立章程，分疆劃界，」因此起了許多紛爭，復經該圖圖董唐超搴、張德培、施萬明、孫成瑞等的調停，公議這四圖地方都是漕河廟城隍福庇的境域，各當供奉，各受其祐。事後，就請陸綸撰重併廟界記勒石，留爲永徵。（這塊碑祇是說明調停分界別立祠祀的事實，而編上海縣續志者，誤讀了這塊碑，以爲是說的修廟，故云「嘉慶十八年里人唐超搴等重修，」錯了。）（一九三四，五，一四）

民俗瑣話

六十年前的上海

舊帳簿中的掌故

一　引言

帳簿中的記錄，無非是零零碎碎的日用帳，用過以後，不是擱置着聽其霉爛蟲蛀，便是視爲廢物抛進字紙簍，任何人未嘗注意到這種簿籍的重要性。實則舊帳簿儘有文獻的價值，也儘足和其他的古籍互相

妮美，設使將簿中的記錄稍加整理和分析，最低限度，那時候的生活程度和社會狀況總可以看出一些。作者新近從舊書攤上得到兩本上海縣署的舊帳簿，邊上已經蛀爛，但裏面還大體完好，內容是記同治十一年七月到光緒元年四月的雜用帳。帳簿內雖沒有注明知縣老爺的姓名，但從夾在簿內的一個信封上面，得知這位上海縣姓葉；再從寄遞東西的一筆帳上，得知他是廣東人。檢上海縣續志，知道這位知縣就是葉廷眘。作者試將帳簿內記錄稍加分析，頗能看出當時的官場習慣，和當時的物價工價及洋價；再參考縣志和各家記載，更可考出葉廷眘政績及家庭狀況的一斑。以下所寫的，便是我整理所得的結果。

二 關於葉知縣的一切

據上海縣續志職官志說：「葉廷眘字顧之，廣東香山人，有膽識，能任事。同治初，巡道委辦會捕局，訂中外會捕章程，盜匪斂跡。六年署縣事，旋調南匯，十一年回任。法人擴四明公所義塚地，謀築馬路，旅滬甬商羣起力拒，法人集軍隊鬨之，將用武，廷眘單騎至公所，令甬商無暴動，而理論法人各守界址，法人亦懾伏。治尚嚴厲，犯法者懲之不少貸，胥吏悚息，奉命唯謹。大修水利，捐廉資助，邑人咸感頌之。」這是縣志上所記的葉廷眘。

再據松江府續志和南匯縣志的記載，葉廷眘是監生出身，會辦會捕局以後，曾兩任上海縣，兩任南匯縣，一任松江府海防同知。同治四年，初署南匯，六年調署上海，七年改署海防同知，八年重授南匯，十一年調授上海，至光緒元年滿任。後來洊升至道員，加二品銜，似曾做過招商局總辦，惜未得有確證。

讀同光間滬上寓公的筆記，和初年的申報，葉廷眷一到任便革除吏役填宅的惡習。所謂填宅，就是新官到任，署內一切器具什物等件，概由胥吏備辦，因此差保人等便向行鋪及茶坊酒肆派借勒索。葉知縣到任的第一件政績，即出告示諭禁填宅，聲明署中用具，概由自備，不煩衙役費心，違者重辦。隨後又嚴禁花鼓戲。不准婦女進戲館看戲，禁止婦女裝扮犯人參加城隍會的行列，並痛懲優伶楊月樓，維持舊禮教下所謂風化，頗屬不遺餘力。他對於河工也極注意，不但親自要去督察驗看，還捐出一千一百千文俸給補助浚河的工費。此外廣肇會館組織的成立，他是發起人之一，也捐過一千兩銀子，而且是會館中第一任董事。同治十三年三月十八日四明公所事件發生，葉知縣曾到過擾事地點踏看，並出告示一通，見於第二天的申報，和四明公所大事記。

府志、縣志以及各種記事，都記的比較巨大而重要的事情，至於家庭瑣碎情形和他個人的嗜好等便可從舊帳簿中考察出來。現在先說他的家庭，再說他的生活。

葉廷眷有老母，有兄弟，有妻妾，有子女，還有一位舅老爺和一位姪少爺，都隨同住在署中。他是同治十一年七月初六日到任視事，家眷人等是初九日搬進縣署，他的母親遲至八月初一日纔進署的。這位老太太年紀已近古稀。每年逢九月二十五日的生辰，葉廷眷必要替她做壽慶祝，尤其是同治十三年那一次，老太太七旬大慶，熱鬧風光遠勝於以前的兩年，下文當另行敘述，這裏暫且不表。

舊時官僚娶幾位姨太太，彷彿是應有的排場，葉廷眷自然也不會例外。從帳簿上考察，他最少有五位

太太，那第二位太太還是同治十二年五月中旬死在衙門裏的。少爺有兩位，二少爺是剛從陶姓的先生上學；小姐祇一位還沒有出嫁，婆家大約是吳姓，但不能確切斷定。實際上少爺小姐恐不止這幾位，不過在帳簿上可考的，祇這三位罷了。那一位姪少爺在衙門裏倒是個重要人物，葉廷眷有許多事情，恐怕都由姪少爺代辦的。二老爺、三老爺和舅老爺的事蹟，記載得極少，怕祇照顧家事，吃吃便飯，支幾個錢零化而已。

葉廷眷還有老兄，也有姊妹。都在廣東原籍居住，在同治十二年都到上海來過。他老兄的名字無從查考，自六月初七日到署，住到十月二十五日纔回去。當到署的第二天，葉廷眷曾備了一桌魚翅席，五斤紹興酒，替老兄接風。那時候六大六小十二碟四點心的魚翅席，每席四千二百文，紹酒是每斤四十文，算來接風一次，祇費了四千四百文。兄弟做知縣官，老兄自然很有風光，衙門中一概稱呼作大老爺，一班仰慕的人不免有送酒席送禮物和他周旋的。他高興時就到租界上玩玩，那時候的戲院如山鳳園、金桂軒和丹桂園等，自然要走進去觀觀光，有時也要聽聽廣班戲，或吃一回小館；不高興時便在衙門內抽大煙解悶，和他作伴消閒的，便是帳房先生、舅老爺、姪少爺等一班人。在十月初，大姑太太也來了，少不得又是魚翅席一桌，洗塵接風的歡鬧一回，可是姑太太祇住了一個半月就回廣東了。

在同治十二年正月二十四日的帳上，記有老爺合疝氣丸，錢一千八十一文一筆，想來葉廷眷有小腸疝氣的毛病的。他會抽雅片煙，又愛喝高粱酒，雖然有時也喝五加皮或外國的香檳酒，但高粱的消費，却大有可觀。統計在任三十五個月中，共買二十八罎高粱，另外還有人送了四罎，那時一罎足裝四十多斤，三十

二罈約有一千三百多斤，平均每天怕要喝一斤五六兩的樣子。葉廷眷又宰過兩回鹿，一回麐，是爲了自己，還是爲了老太太宰的，那就不可考了。

三　縣衙門一瞥

前清的縣制，各縣設知縣一員，正七品；縣丞一員，正八品；主簿一員，正九品；典史一員，未入流。因爲縣丞兼理管糧，所以也稱糧廳；主簿兼管水利，也稱水利廳；典史理巡捕事務和看守監獄，也稱作捕廳，這是一縣三廳制。上海的一縣三廳，各有各的衙門，但同在一處，而又不同一大門出入。糧廳在縣署的東儀門外，通常也叫作東廳，水利廳和捕廳都在西儀門外，前者在北，後者在南，再南便是監獄。在葉廷眷任上，糧廳是周恭先，水利廳先是丁志相，後是趙承恩，捕廳是許古梅。這位許捕廳大約很會獻殷勤，帳簿上不時見着他送長送短的記錄。

單就縣衙門一處說，每月要開支二百五六十千文的伙食費，每天要燒七百文的煤炭，每夜要點六十七盞的油燈。據燈油項下的帳目，燈數的分配是錢漕六，稿案八，簽稿房帳房各六，發審局三，花廳二，值堂一，執帖和差門四，書票和掛號處二，跟班六，宅門二，打掃夫一，剃頭一，成衣匠一，護勇房三，管庫一；路燈計二，堂一，花廳過路三，簽押房後門一，簽稿房前門一，廚房六，茶爐二，此外書房、姪少爺房和知縣老爺的上房所點的，還沒有計算在內。照以上的各項數字看來，衙門中辦事的人數着實有不少。其中最難查考的要算帳房和書房裏的一班師爺，不但名姓難考，連人數也不易查明。就帳簿中所見的，有溫純翁、陶韻翁、陳小翁、錢琴

翁、阮蘭翁、黃堯翁、陳贊襄、朱柳門、程敬吾、吳見心等十多人。湜陶二人大概是重要的師爺，有許多事情，棄延眷自己不去便是這兩人代表着做程敬吾或者是主要的帳房先生，因爲他經手備辦東西的帳，特別多的緣故。

其餘的人物，從老太太做壽的帳，和伙食項下批准的名數，大概都能看出來、統計衙門內的胥吏，有承發房十人，刑房十三人，禮房五人，吏房兵房各六人，簡房二人，總庫戶書八人，櫃書五人，戶三科，錢糧科，唱比書各一人，又捕役十二人，護勇三人。僕隸計門稿、錢漕、跟班各二人，簽稿、用印、差門、執帖、值堂、管庫、書禀、値花廳、內跟班、雜務各一人。雜役計有廚房五人，茶爐三人，打掃二人，水火夫和打雜十二人，轎班頭一人，剃頭一人，成衣二人。這許多胥吏的名姓，自然卑微不足道，帳上是不會有的；僕役因經手購買東西的關係，帳上倒大半留着有名姓，不過知道了名姓，還是不知道他當的那一項差使。所能看出的，祇是在書房裏當值的是徐喜和許升兩人，跟帳房的是黃松、周昌、陳貴三人，還有徐榮和貝升。大概是親信幹僕，每逢送禮到松江和蘇州去，總是差這二人。此外，捕頭叫陸勝和柴標。護勇叫王士太、徐安定、陳永康，轎班頭叫張古董，成衣姓黃，剃頭姓韓，茶爐姓張，帳上却還可考。

四　例行公事一斑

未開化的民族，迷信的心理最爲發達，所以古代有「國家大事，惟祀與戎」的古訓。祀神和戰爭看得同樣重要，信仰神權的觀念也算充乎其極了可是這種風氣，一直傳到同治年間，還保留着不少每年有一

定的月日，要舉行各式的祭典，並且還要地方長官親臨主持，否則就覺着不鄭重似的。從舊帳簿中所記的這類動作看來，知縣官一年中倒有一個多月要耗費在祭祀上面。作者姑且作一總括的敘述。

每月朔望兩天，知縣老爺例須躬臨城隍廟拈香，除非因事公出不在上海，否則是必不可省的。其次每月便各有應祀的神祇，也例須按時一一致祭，而二八兩月正值春秋兩祭舉行的時期，知縣老爺尤其大忙特忙，現在按月排列於下：

正月有祭海的典禮，日期大概臨時擇定，由海防同知主持，知縣官可以不去，但胙肉總是有分的；葉廷眷也僅在同治十三年正月十九日的一次，親自去過罷了。二月初三日祭文昌，初四日祭呂祖，十九日觀音誕拈香；二十一日城隍神誕拈香；這都是有定期的。還有文廟、武廟、天后宮、社稷壇、神祇壇、海壇、風神、龍神、土地祠、羣忠祠、黄婆祠、周太僕祠、袁公祠、吉公祠和陳公祠，都是擇日設祭的。二月底到三月初，先農壇和城隍神墓也有照例的祀典。三月十八日的龍王誕，二十八日的城隍夫人誕，是祇要拈香不必要設祭的。四月僅有十四日的呂祖誕拈香，五月也僅十三日的關帝誕須要拈香。六月十九日的觀音誕，二十三日的火神誕，都照例拈香，二十四日的雷祖誕要祭祀。七月無事。八月所祭的和二月完全一樣，而且都擇日祭祀，不像二月中有許多祭有定期的了。九月祇是十九日的觀音誕要拈香，和月底的祭掃城隍神墓，過了這兩節，祭的事情大概完了，須待明年再來照樣演習。

其次是皇帝和皇太后的萬壽聖誕，每年須照例到萬壽宮向着萬壽牌行禮朝賀。倘使臨時舉行什麼

特別大典，少不得也要向萬壽牌來一回三跪九叩首。查同治的生日是三月二十三日，慈安太后是七月十二日，慈禧太后是十月初十日，每年逢到這三日，帳簿上都記着有拜牌或萬壽拜牌字樣。此外在同治十一年九月十五日、十月初八日、十二年正月二十六日、二月初十日也都記着拜牌。查同治朝東華錄，原來第一次是同治帝大婚，第三次是同治帝親政，第二第四兩次都是恭上皇太后徽號的緣故。還有每年十一月冬至日的拜牌朝賀，也是一件照例的公事。

滿清時代的衙門生活，怕是在十二月二十日到明年正月二十日的一個月中，最是逍遙自在。這個月內衙門裏是封印的，一切政務概行停頓，並且還有吃喝，確是得其所哉的時候。葉廷眷做上海縣，每年十二月二十日封印，正月二十日開印，都備有魚翅席燉宴，還要放全紅鞭二千；除夕和正月初一初二等三日，也是有魚翅席和魚翅便飯，每年逢到這三天，總要消費紹酒一百多斤。立春日、端陽節、中秋節、例有同樣的盛席飲宴。元旦要放鞭二千或四千，表示迎喜神、接財神和拜年的意味；三月中上忙開征，八月初一日下忙開征，也要放鞭礮一千或二千，並舉行祭庫典禮，希望可以多收一點錢漕。這也是每年的照例公事。

五　官場陋習的探索

舊式官場習氣多端，例如逢迎上司，藐視下屬，討好外國人等等，從帳簿上也可以看出不少。直接的上司簡直是每月要有孝敬，每節要送禮物，每次徵收忙漕要分潤。葉廷眷在任三十五個月，計過端陽節兩次，中秋節、年節各三次，在每次節上，都有派人到松江和蘇州送月敬、節禮、漕敬的紀錄。所送的東西和數量，帳

上雖沒有記出，但看同治十二年五月初六日的送禮帳上，有匯松江洋一千六百念元一筆；次年十一月十三日又有補礮船去年十二月護送年禮等船到松江，賞錢二千文的一筆；禮物的多而貴重，也不難想像而知了。以上是有定期的孝敬，或者算是正規的禮物，此外還有臨時的殷勤，像送時鮮土產品，或別種禮物，帳上也記的有。收受禮物的上司，在松江當然是知府，在蘇州便是藩司和巡撫了，可是知府、藩司、巡撫收了許多次的孝敬以後，却從沒有還敬一次，想來下屬對於上司的孝敬，在那時視爲應當的吧！

不相統屬的長官，雖不必按時送禮，但在蒞境或過境時，碼頭差仍是免不了的，甚至長官的眷屬過境，也須送酒送菜的周旋委蛇。這一類帳，簿子上很有不少記載，不過是否爲普通應有的酬報，還是有別種私人關係，却屬難以查考了。

雜用帳裏面送禮的紀錄最多，逢着歲日令節，送到縣衙門的禮物，眞像潮水一般的湧進：我們看他開支的使力，在多寡之間，高下低昂很有差等，第一看送的人的身分，其次看禮物的輕重，再次看收受的多少，現在舉出幾個例來，以見一斑。

(一)對於下屬吏員：

糧廳周恭先送年禮收花八統使力四百四十文

水利丁志相送節禮收棕子一盤使力一百文

捕廳許占梅送年禮收饅頭使力三百文

黃浦司袁受卿送節禮收月餅十盒使力一百四十文

吳淞司潘仕祺送年禮收於朮使力一百四十文

眼線鄧姓二名送年禮收年糕代茶二百文

舊吳淞司袁承恩送年禮八色收三色使力六百文

(二)對於同鄉熟友:

鍾仕良送節禮收枇杷粽子使力二百文

陳文朝送廣鞋小籃茶葉點心使力二百文

黃國光送茶葉及酒收酒一桶使力五百文

梁寶鑑送鮮荔支二盤使力四百文

陳桂堂送禮收茶葉廣橙梨布使力九百文

依仰雲送年禮收火腿食物使力三百文

劉光廉送年禮收福橘蜜餞使力二百四十文

司徒釋送皮褥二條木耳二盒使力五百文

張培基送香油點心及粉代茶四百文

(三)對於本地紳董:

陝西布政王承基送志書二部使一元力一百文

同知葉佳鎮出都送禮收五加皮墨盒使力五百文

知縣賈勛出都送禮收帖袋一只使力四百文

補用知縣蕭楨出都送禮收二色使力三百文

董事龔蓉坪新年送燈及點心使力四百文

(四)對於同級官員：

儒學韓鴻飛送年禮收蠟梅二盒使力三百文

海防沈壬昌送年禮收佛手茶葉使力三百文

海運委員朱其昂送節禮收高粱使力七百文

海運津局總辦楊峴送禮收京靴使力五百文

會審同知葛繩孝送麞一只酒及野鷄使力三百文

會審同知謝國恩出都送禮收口蘑杏仁使力五百文

會審同知陳寶渠送年禮收洋磁酒杯使一元力二百文

法界會審員孫士遠送年禮收筍橘使力三百文

前任知縣朱梧岡出都送禮四色使一元力一百四十文

（五）對於高級官員：

本道代日本公使送來東洋文緞一疋代茶二元

杭州將軍希元送禮收被面一條使四元力四百文

道員盛宣懷送建蘭四盆土物四種使一元力四百文

浙江糧道如某送禮六色收菊花茶葉使一元力二百文

廣東副主考周冠送對扇代茶一元

殿撰陸潤庠送對使力三百文

翰林樊恭煦出都送禮收京靴等四色使力五百文

（六）對於外國人：

稅務司送年禮八色收甜果無花果各一盒使力二元

德領事送年禮八色收巧格力糖一盒使力二元

俄副領事送年禮收旱煙漆盒使二元力六百文

主教朗懷仁送年禮八色收四色使二元力一千文

日本領事送年禮八色收針松一盆使二元力五角

日本繙釋送年禮八色收茶花一盆使二元五角

奧領事年節送自鳴鐘一架使力四元

法領事送年節收酒十八瓶使力四元

荷蘭領事送年禮八色全收使力六元

以上不過就關係可考的隨便舉幾個例，下屬和同鄉自然無需用其客氣，使力可以比較輕微；地方紳董便和本人的身分大有關係；同級官員就看平日交情厚薄；高級官員看勢力的大小，狀元和翰林不比現任的將軍道臺煊赫，只好馬虎一點了；外國人的送禮專使，卻是不能怠慢，或者也算是輯睦邦交的一道吧！

舊官場本來是勢利的，這裏還有一點證據。從老太太做壽的帳上考察，道憲親來拜壽，有了不得的風光，道憲送來的壽禮當然原物奉璧，還要外加敬使四元。此外跟班、頂馬、隨役、護勇、各色人等，都得請他們吃一頓，不吃必須贈送席費。道憲是吃了一頓燕菜席還不算，必須再備燒烤席送去，好讓他在自己衙門裏舒舒服服的吃。可是對待縣衙門的一般胥役怎樣呢？原來禮簿上寫得明白：某人送的重禮，某人送的輕禮，送重禮的是每席三千八百文的魚翅席。比了刑錢師爺和帳房先生已經相形見絀了，送輕禮的祇是每席二千四百文的海參席而已，平等的待遇，舊官場中本找不到的，只此一點，可見其餘。

六　老太太做壽的排場

兒子做上海縣正堂，老太太自然很風光，夠得上俗語說的有福有壽了，那末每年做一回生辰，熱鬧地慶祝一番，也是未可厚非的。這位老太太真是生來的多福多壽，葉廷眷在上海縣任三年，祝壽的人們是一

年多似一年，做壽的排場也一年大似一年，有下面的總帳爲證：

同治十一年做壽燒烤二席，魚翅十三席，次等魚翅十二席，消費紹酒一百七十斤，上麪二百廿六碗，中麪二百十四碗，小麪千碗，共費洋二百六十六元，錢八十七千八百九十八文

同治十二年做壽燒烤二席，燕菜二席，魚翅十四席，次等魚翅十席，用酒二百斤，用麪上三〇九碗中一九二碗小一一三四碗，共費洋二百七十九元，錢一百七十八千六百四十九文

同治十三年做壽燒烤二席，燕菜十席，魚翅二十一席，另送同鄉二十席，中等魚翅五席，次等魚翅十三席，海參十二席，用酒十八罈，用麪上三八二碗中四〇三碗小二〇五〇碗，共費洋一千〇八十八元，錢四百十一千八百十五文

原來同治十三年的一次，正值老太太七旬大慶，人生七十古來稀，自然是有特別慶祝的必要，老太太生辰是九月二十五日，但從二十三日起，衙門裏已形熱鬧，大堂、二堂、花廳、簽押房、帳房、上房等處，都張掛燈彩，晚上是請知賓；二十四日是預祝，二十五日是正壽，這兩天還備有茶擔和清音客串；二十六日是謝客，二十七日纔告圓滿，前後熱鬧了五天，拜壽的人物，除本地紳董，同僚熟友，本衙門師爺書吏隸役外，上海道沈秉成，製造局總理馮焌光，道員趙瑞芬、吳大廷，總兵蔡金章也都來了；還有南匯的官紳書差人等，因秉廷曾做過兩任南匯知縣的緣故，拜壽是每年必到的，這次來了五十多人，當二十五日那一天，上中兩等麵席，共列九十六席，統由衙門內廚房辦理；其餘如客轎隨役、廚夫、茶夫、打雜、更夫、禁子、監押、枷賊犯、看役等，也都賞

給二十八文錢的小麵一碗，總數共二千又五十碗，是城內的上珍館備辦的。

監獄內的監犯押犯，靠着老太太的福，除了賞麵之外，每次壽辰總還要賞幾斤肉，這一次更加每桌一千文的中桌十席半，老太太的逾格恩賜，自然格外令監犯們感念了。一班跟隨雜役，也靠着老太太的福，可以尋一點例外的賞錢，送禮有答賞，叩喜也有賞，沒有正式壽酒吃的還有折吃，每個人最少總有一二千文的進益，所以二十五日這一天，不僅是本衙門的隸役都來拜壽，就是別衙門的號房、茶房、背役也會跟隨着各人的本官前來祝壽，甚至管倉的夫役，垃圾局司事的家人，洋槍隊的什長，看土地祠的香火道人，以及官媒婆、官匠頭、轎夫頭，守汛的巡捕等，也都趕到衙門裏來了。

據帳上的記載，這次共印請帖六百張，謝壽帖五百張，領謝帖四百張，另備八十頁的梅紅簿一本，作爲送禮的登記簿。可惜這本禮簿沒有和帳簿一同發見，否則一定還有更好的資料。

七　同光間的生活程度

衙門裏員役的伙食費，知縣老爺是規定每天四百文，其餘分爲上中下三等，上中兩等，每天每名八十文，下等每天六十文，臨時僱工如拔草掃垃圾夫等，每天只有五十文。那時候最講究的筵席是兩紅兩白的整燒烤席，價十二千文；次一等的是十六高裝八大八小的燕菜席，價五千六百文，若是不用高裝，改爲十二碟四拚盆，祇要五千文錢就夠了；再次的是魚翅席，十二碟六大六小四點心的，每席四千二百文，減少大碗一件，還可以省四百文或六百文；最次的是海參席，內容也有十二碟四大四小四點心，價祇二千四百文；至

於款待隨役下人等飲食的中桌共設六大碗，價值不過一千二百文或一千文罷了。就帳簿內所夾的一帳菜單，更使我們得以知道當時實在的菜價，現在轉錄於左：

四拚盆　六百四十文　　四水果　三百二十文
四乾果　二百八十文　　兩點心　二百文
青燉鴨子　五百六十文　　紅燒羊肉　二百四十文
火腿黃芽菜　三百二十文　　海參　一百文
小碗鴿蛋　二百八十文　　燴蜎蛾　一百八十文
炸蝦球　二百四十文　　鷄粥明骨　一百四十文
江瑤柱　一百四十文　　蝦子冬筍　三百四十文

這是同治十一年十月請客的菜帳，共計三千九百八十文，其他的物價，在雜用帳裏也可以找出許多，不過生活所必要的柴米油鹽醬醋茶等項，想來多記在伙食帳上面，雜用帳上却找不出來。現在把帳上所記，並確切注明單位價值的，列舉如下：

筆每枝自三十二文到八十文　　墨每錠四十二文
連史紙每張八文　　毛邊紙每張六文或四文
洋皮紙每張二文半　　洋藍每兩八十四文

銀碟每兩九十六文至一百四十六文
洋紗每尺三十八文
糊窗洋布每尺二十六文
線香每股七文
紮燭每斤一百八十八至二百四十文
煤油一箱二元
燈籠每盞四十二文
門燈一盞一百八十文
燈臺一只八十文
大洋燈罩每只一百四十文
錫痰盂一只二百二十文
便桶一只七百五十文
水搶繩一付八十三文
風爐一只一百文
烏木筷十雙三十六文
洋布每尺五十文
本色綢每丈三千四十文
氈毯每條二元二角半
葷燭每斤一百四十至一百六十八文
鞭爆每千三百八十文
如意手提燈每盞四十文
高燈一對二百五十文
鐵絲幡燈每盞二百八十文
洋龍用高燈每盞五十文
雞毛帚一只四十二文
洋鎖一把二百文
弔桶一只二百八十文
棕棚一張二千三百文
煤鉗一把二十一文
貢緞夾帽每頂四百九十文

緞靴一雙一元八百二十文　魚翅每斤銀二錢四分
肉每斤一百念五至一百四十文　皮蛋每個十二文
冬筍每兩十三文　高粱酒每斤七十六文
紹酒每斤四十至四十四文　香檳酒每瓶三角一分半
車釐酒每瓶三角一分二　青豆酒每瓶二角五分
龍井茶每兩八十四文　鴉片煙每兩銀一錢八分
炭每簍八十四文　樹柴每擔四角六分
荔支乾每斤一角六分　月餅一斤六十四文
饅頭每個四文　麵每碗二十八文
邑廟泡茶每碗十文　丹桂戲院正廳每客八角

據同治十二年的申報，那一年春間的米價，每石是三千二百文，在六月間因天旱不雨，一度漲至五千文。後來葉廷眷出示嚴禁米商擡價居奇，加以雨水隨後就來，米價也就平了。

八　工價和洋價

同治年間的生活眞是簡便極了，一個人有幾十文錢就可以過活一天，所以那時候的工價便極低廉，單就投送公文的跑夫說，無論送到嘉定、太倉、青浦、金山、川沙、南匯、周浦、下沙二三場和閔行，官價都規定是

五百文，松江是五百或六百文，送到蘇州是一千二百文，寶山、吳淞、三林塘、虹橋、沙岡，都是三百文。僱船有時論距離的遠近，有時也論船的大小，大概到松江去每站要四百八十文，到蘇州每站便要六百文，四個艙的船一天是四百八十文，七個艙的船每天是八百四十文，平均約一百二十文一艙。脚划船到蘇州，大約要三塊錢，船金還要外加幾百文的酒錢。小轎自縣衙門出發，到城內各處每肩都是二十八文，來回加倍；到老閘每肩四十文，到新閘、新衙門、虹口都是五十六文；出大東門四十文，出西門五十六文，到製造局一百十二文；全天是一百七十文。全天長路每名一百十二文。中轎照小轎加倍。挑夫到大東門輪船碼頭要二十八文，到老閘四十文，新閘和虹口都是五十六文，價值大概和小轎相同。其餘工匠雜役如溝泥匠、拔草、掃垃圾等，供給飯食的大約每工五十文，但木匠稍爲昂貴；茶爐夫每月工錢一千文，廚夫每月工錢三千二百文。

自同治十三年七月到光緒元年四月，洋價常在一千二百文左右，最高一千二百九十，最低一千一百六十，祇有一百三十文的漲落，不過年下的洋價比較平時要稍低，在那時候已經有這樣的現象了。下面的表，爲節省篇幅計，僅列每月月底的洋價：

同治十一年

月	洋價	月	洋價
七月	一二八〇	八月	一二七〇
九月	一二八〇	十月	一二九〇
十一月	一二七〇	十二月	一二七〇

同治十二年

一月　一二八〇
三月　一二七〇
五月　一二八〇
閏六月　一二八〇
八月　一二六〇
十月　一二六〇
十二月　一二一〇

同治十三年

一月　一二二〇
三月　一二三〇
五月　一二二〇
七月　一二〇〇
九月　一二一〇
十一月　一二〇〇

二月　一二八〇
四月　一二七〇
六月　一二八〇
七月　一二六〇
九月　一二六〇
十一月　一二四〇

二月　一二四〇
四月　一二一〇
六月　一二二〇
八月　一二一〇
十月　一二〇〇
十二月　一一七〇

光緒元年		
一　月	一一七〇	二　月	一一八〇
三　月	一一九〇	四　月	一二〇〇

帳簿上所記的洋價，或者比實際的市價有擡高一二十文的情事，因爲以上所根據的是每月月底所付的伙食帳，而從其他的雜用帳中又往往見有較低的洋價的緣故。

九、餘言

關於藥廷眷個人和衙門中情形，以及當時的生活狀況，以上說的已經不少，現在再將帳簿中可以看出而上文沒有提到的，簡單補充一下，藉作結束。

上海在同治季年，租界上早已有相當的繁華了。戲館有丹桂園、金桂軒、山鳳園，有時還有廣班戲和外國戲。著名的菜館有同新樓、復新樓、新新樓、明慶館等幾家，是大老爺和到上海拜壽的南匯官紳們時常光顧的。那時候租界上馬路已經闢得不少，東洋車也經出現，不過轎子還是主要的代步，到別處城市去仍得利用民船。至於輪船，沿海到寧波、廣東，沿長江到南京、漢口，內地到嘉定、蘇州，都已通行。本國自辦的製造局、招商輪船局也都成立。英文的報紙有字林報，中文的報紙有申報，雜誌性質的刊物有中西聞見錄和萬國公報。綜觀上海的情形，確帶着近代化的氣象而成爲十九世紀的上海了，但是城內的狀況和官民的習慣，還是過着好幾世紀以前的生活。

上海剪辮史話

一　滬都督剪辮佈告

上海在一九一一年（辛亥年）剛剛光復的時候，發生了兩件怪有趣味的事。一件是各商家趕緊把市招中滿漢首飾、滿漢酒席、滿漢茶食的「滿」字刮去，然後又在那刮去的所在，添上了一個「新」字，變成新漢首飾、新漢酒席、新漢茶食等字樣了。另外一件，就是剪辮運動的緊張與熱鬧。

剪髮是上海軍政分府出示曉諭的，文曰「自漢起義，各省響應，凡我同胞，一律剪髮，除去胡尾，重振漢室。」

軍政府既出示曉諭於上，民間於是有強迫剪辮的行動。這行動的地點起先大都在城廂內外，後來才擴展到上海的各處。執行這種強迫行動，將人在路上攔住拖住，硬剪掉人家垂於腦袋後面的髮辮的，以兵士爲最多，間有「好事之徒」附和風從，於是弄得人心惶惶，大有行路之難了。爲此，當時滬軍都督陳英士一方面再出勸諭的文告，一方面就嚴禁強迫，雖然知道這種強迫剪辮的行動，原也未可厚非。

陳都督的勸諭告示，說得很沉痛，尤以「除此數寸之胡尾，還我大好之頭顱」兩句，最叫人痛快。全文如下：

「照得結髮爲辮，乃胡虜之殊俗，固地球五大洲所無之怪狀，亦歷史數千年來未有之先例。滿清入關，肆強迫之淫威，使我同胞於胡俗。試披髮史，凡我同胞之乃祖乃宗，因此而受慘殺屠戮者，不可勝數！固吾

同胞二百六十餘年來所痛心疾首忍垢含辱，欲復斯仇而不得其機遇者也！今幸天福中國，漢土重光，凡有血氣者，追念祖宗之餘痛，固莫不恐後爭先，剪去髮辮，除此數寸之胡尾，還我大好之頭顱。而一般下流社會無智識之輩，猶復狃於積習，意存觀望，迭據各團體或個人來府稟請嚴申禁令。本都督深不願以強迫之命令干涉個人身體之自由；但長此因循，殊非正體，且不足以表示萬衆一心渴望共和之至意，爲此，出示曉諭，仰各團體苦口實力，輾轉相勸，務使豚尾悉捐，不惹胡兒蹧臭，衆心合一，還我上國衣冠。本都督實有厚望焉。望諸同胞其各勉旃！』（十一月初十日）

陳都督固然另一方面移文民政長、警務長分別查拿強迫剪人髮辮的人，但終於說了上面髮辮之仇以及它與共和有關的話，來勸告人民自剪。

租界華人方面，初未踴躍參加自剪運動，外交總長伍廷芳以爲臨時大總統已經舉定，共和政體成立在卽，漢族人民均已將髮辮剪去，惟公共租界工部局並法公董局勢力範圍以內之華人尚未一律剪辮，未臻完善，乃函商該兩局董事允准租界內華人自由剪髮，不稍阻止。

二　義務剪髮一斑

剪髮一事，既是刻不容緩，於是義務剪髮就風起雲湧。首先起來的是小南門內的羣學會，於十二月二十八日（十一月初九日）開了一次義務剪髮大會，南城一隅，人民因而剪去髮辮者不下數百人；後來又於三十一日（十二月十二日）上午十時至下午二時假座榛苓學校再開了一次，剪的辦法是分兩種：剪學生頭

的，概不取資，由各同人分任義務：要剪成美觀而分頭路的，那就取資一角，特請文明理髮匠執行其事。有志剪髮的，就大家聯袂而去了。

還有通俗宣講社聯合東南城地方會，於三十一日（十二日）在大東門火神廟舉行「剪辮綏易服」，到者千餘人，先由發起人袁頌豐報告，既而大家一番慷慨激昂的演講，結果三百多人就剪了髮辮，由會場中義務剪髮處擔任。

閘北方面，有個自治公所在三十日（十一日）設立個義務剪辮團，並稟請警局派警會同團員沿路去勸人剪辮。

然而最有趣的，是徐志棠個人的剪辮義務會了，他在公共租界會審公廨隔壁暢園茶館內附設了一個剪辮義務會，期限規定三天。三天之內，有自願入會剪辮的，不但分文不取，而且另贈大肉麵一碗，以助興趣。開辦的日子是十二月三十一日（十一月十二日）。這天成績很不錯，去剪的有六十多個，內有七人為酬答雅意起見，並各贈髮辮一條，變價助餉。三天工夫，總計剪辮者二百五十四人，有髮辮五十條助餉。

三　光復實行剪辮團

同義務剪辮團體相對立，大模大樣來幹剪辮運動的，有個叫做光復實行剪辮團，由陳瑞、吳鼎、程廷晉等三十三人所發起。他們發了一張宣言，內有「本滿腔之熱誠，盡開導之義務，語言須求其和平，手段不形於激烈，總期洗清腥臭，剷絕奴根，以達實行剪辮之目的，增我民國之光輝」的話；訂了十條簡章，宗旨是本

團痛恨辮髮爲韃虜之醜制，世界之怪狀，實行剪除，以揚國光爲目的；組織是本團以滬軍招待所同志組織之；職務是本團員分途四出，實行逢人開導勸剪，決不稍用强迫；團員團費規定以一元爲備剪基金，入會手續，則由團員介紹，經會認許。

剪辮大事，竟然會有這樣一個團體來「柔聲低呼，」倒也是件令人欽佩無已的事。

四　剪辮趣話數則

現在應該來說幾樁剪辮的趣事了。

一樁是有個城內周德昌磚灰行主周頌清到警局去報告：說是有多人闖進店內强迫剪辮，而結果搶去水煙袋一只，請爲查緝。

其次，有個小東門崗警，將髮辮盤於帽內，掩人耳目，却被商團窺出了破綻，逼令該巡士將制帽除下，於是眞相畢露，看衆大譁，說你們勸人除去胡尾，（警務長在十二月三十日（十一月十一日）刊就簡示，令東西南各區巡士勸諭人民剪辮）自己反倒來掩飾欺人，實屬可惡！說罷，將該巡士的油髮大辮揪住，要代他剪去。經該巡士再三懇求，請寬假一天，准於次日自行剪除，「衆始散去。」

還要有趣的，要算周延齡不但給人家剪去髮辮不算，而且連手上的戒指也被人搶去，憤而去投稟警局的一回事。警務長穆湘瑤批復得妙，頗爲幽默：

「查結髮重辮，滿清特制。茲值川嶽效靈，河山光復；倘念入關之令，痛澈祖先，滿奴豚尾之譏，騰笑萬

國，亟應親自剪除，豈容意存觀望？今該生以途遇民軍，險遭意外，撫指尖之金戒，居然不翼而飛；搔頭上之青絲，竟已及鋒而試。投詞控訴，措語離奇，在該民軍固不應以強迫手段為剪辮之人；在該生亦不應以奴隸心腸，為保辮之舉！且所遇是否民軍，究難臆斷，倘所失者果係金戒，亦復誰尤？所請追究，礙難照准！』

當周延齡看到上面的批駁，臉上現出的那種懊痛可憐的形相，我們不難想見。

至於因強迫剪辮以致衝突起來，鬧到公堂上去的事也很多，很有幾樁「幽默得很」的，姑舉一例，以結束本文罷：

『洪子昌扭控張德勝、張克仁、孟朝山等強剪髮辮一案，一九一二年一月四日（十一月十六日）經會審公堂提訊。張等供因勸洪剪髮不允，故代剪去。中西官以張等已在押數日，從寬釋放。』

同光年間上海官場眼中的上海

上海地方，各種各樣的人有各種各樣的認識。那末，我們來談談清代同光年間上海官場對於上海的見聞，許是一件有興味的事。

以著名的「海寧世家」子弟的身份來做上海知縣的陳其元，在他著的庸閒齋筆記裏說：

『上海自泰西通商後，環北門外十餘里奏明給洋人居之，洋人歲輸其租，謂之租界。租界為英、法、美三國分踞，一切公事歸華洋同知暨三國領事會同辦理。除命盜案外，地方官不復與聞焉。』

這是說租界情況，雖然只是簡簡單單的幾句話，但他分明說開闢租界為通商以後事；他也很知道開

埠和開闢租界不能混爲一談的了。同光年間，上海地方官對於租界法權的關係情況，正如他所說的，沒有兩樣，不過當時情形極其繁複，他是太愛惜文字，不肯多說罷了。接着他又寫下去說：

「夷夏揉雜，人衆猥多，富商大賈及五方游手之人，羣聚雜處。娼寮妓館，趁風駢集，列屋而居，倚洋人爲護符，吏不敢呵，官不得詰，日盛一日，幾於花天酒地矣。余攝縣事時，欲稍稍裁抑之，而勢有不能，嘗飭洋租地保密稽之，蓋有名數者，計千五百餘家，而花煙館及鹹水妹、淡水妹等等，尚不與焉。」

照以上所說，租界自一八五三年（淸咸豐三年）華洋雜居以來，到一八七一年（淸同治十年）陳其元做上海縣時，經過差不多二十年光景，單是娼妓，就有一千五百餘家，其他尚不在內，其畸形的繁榮，無疑的已經具體化了。

他接着又述說道：

「女閭之盛，已甲於天下，乃自同治紀元後，外國妓女亦泛海而來，騷頭弄姿，目挑心招，以分華娼纏頭之利，於是中外一家，遠近裙屐冶游之士，均以夷場爲選勝之地，彼洋人之漁中國財者，亦可謂無所不至焉耳。」

原來西洋賣笑婦人的到達上海，乃同治年間事。他所說的「中外一家」一句話，確够當時文人所謂幽默的了。

其他，有一個安徽休寧人，叫余本愚的，在上海當浙江海運局總辦，候補道臺的班子。在他寫的「游

黍西花園記」裏曾經寫到虹口和英租界，雖爲古董文字，當時上海租界的剪影，卽所謂「夷場景緻」，尙可想見。茲摘錄如下：

『乙亥孟春（按卽淸光緒元年正月），匝月無旬日晴，偶値天霽，又須從事江干，以故春到人間，猶未覺也。隆愷臣司馬由皖中來申，假館於局，局在邑南門外，殊嫌湫隘，愷臣每思北游，以海上精華咸萃於此，遠方來者，莫不耳逐神馳也。……予偕卿雲、皖生，並拉愷臣、藜閣，同肩輿至老閘。……各舍肩輿乘馬車，縱轡以行，約十餘里至虹口屯糧處（按卽海運局附屬辦事處）。樓三楹濱江而築，輪船漕艘，喧鬧在浦，無足留連，因再登車，……西適，自是則一望平原，園林櫛比。……遠瞰春申江，白舫烏篷，亂如飛鳥。陌上車塵馬跡，華夷雜沓，電掣星馳。愷臣目所未經，不禁拍掌叫絕。忽於碧樹灣環處，車爲之停下，視同人皆踏莎而立。一時香車寶馬，錦簇花團。……路旁有方井一，又有靜安古寺，以紆道不果游。（以下述游園事從略）』

六十年前上海官場的接印儀節

誰都知道，現在行政官的就職，在古時，叫「接印。」可是，當時，這顆印是怎樣去接？現在一般人對於一般官員的就職典禮雖數見不鮮，但要說起從前上海官場的接印儀節，只怕我們靑年大衆都不十分知道的吧。……………

喝！你在冷笑！你說這是廢話！我可要說你不懂事吶！往常，我們說從前官場太封建，是不是？你說他們到底是怎樣封建的，給我聽聽呢？

好，你搖頭，你說這話長得很。這對！我介紹你這個簡單的……。

是一八七七年五月二日（淸光緒三年三月十九日）吧，上海那時有位劉道臺，名字叫瑞芬的，繼馮焌光以後任職，在這一天的夜裏接印。那「儀節」你聽着吧！

（一）封印　晚間十點，道縣書役備齊一切儀仗執事，候舊任道臺解印後，即將關防印信兩顆封供彩亭，委上海縣糧廳賫送新任道臺住所，即縣東的釐捐總局內。

（二）紫氣東來　隨後，劉道臺由該局動身，當然是坐轎子，從東面往西走，過了縣衙門，還得一直去，轎子要四平八穩，那叫「紫氣東來」。

（三）太平無事　轎子過了三牌坊，就兜走太平街，再往東行，以取「太平」之義。

（四）兜青龍　到了道臺衙門的西轅門口，並不進去，仍就往南又折北，由東轅門進署，這叫「兜青龍。」

（五）將軍令　這時夜闌將半，街道肅靜無譁。所有隨從執事，很爲齊整。當時有提標右營防城守兵，以及護軍營的洋槍小隊迎接，用西式大鼓吹奏將軍令，一路按節徐行，威儀很覺凜凜。

那末進了衙門以後呢，還有儀節。其程序如次：

（一）祭門　（二）謝恩　（三）拜印　（四）公坐

這時，係正十二點。陰陽學稟報子牌時分，文員武弁兩班伺候；礮聲樂聲，一吹一響；於是衙門內外，鬧忙

非凡，接印儀節完成。

到了次晨，道臺就忙着以下各事：

（一）查庫　（二）點卯　（三）謁廟點香　（四）拜會領事　（五）考錄代書　（六）懸牌放告……

你看，這不是和現在大不相同嗎？

一八六六年之上海

一八六六年，現代上海的初期發展在奔騰沸躍中。

二十三年前上海根據南京條約被開闢爲商埠；兩年後，始有外僑居留區域的劃定。這些，雖使上海激烈地改了舊觀，但是還未足影響牠成爲中國最主要的具有世界性的商業重鎮。七八年過去，情況狠是平淡的。可是整個的中國，在此七八年中，却因內受滿清政府的剝削，外受帝國主義國家的侵略，加以連年災荒，遂迫使羣衆展開了偉大的民族鬭爭的歷史——太平天國起義，自一八五一年至一八六四年，佔領了江南全部地域。由此影響到上海，有一八五三年的小刀會克復上海縣城，一八六〇——六二年的太平軍規劃上海，兩次上海變故，使上海縣城及四郊居民，甚至江浙一帶富戶，都避居於上海外僑居留地。於是打破了外僑居留地內禁止華洋雜居的規定，使外僑居留地的人口激增，遂造成了牠特別發展的機會。

一八六四年，太平天國既遭滿清政府借助洋人兵力施以壓迫而覆亡，時勢復轉入歌舞昇平的局面；上海的外僑居留地在此後數年間，進展得更是飛速，就奠定了今日繁盛的初基。

那幾年裏上海的模樣，正是我們想知道牠的一點兒輪廓的。

一八六六年——淸同治五年卽太平天國消滅後之第三年，有一位江西上高縣人黃楙材，從南昌到上海來游歷，在這兒住了一年另兩個月。他把他的見聞寫了一些劄記，名爲「滬遊脞記。」脞記所載，雖多識小，但是無論如何總替這地方的一個偉大的進展時代留下了一點影子；所可惜的，是這薄薄的一本約一萬五千字的書中，以他在滬所聞的外國制度風俗，佔了最大部份的記載，反而所述上海的情況很少。這本書現在是很少見的，裏面所記上海事情雖少，然爲那一個重要的時代給予牠一種較高的估值，所以現在替牠摘選幾條，獻給讀者，讓黃氏所見之一八六六年的上海顯影重呈於我們之前：

（一）丙寅三月初六，自章門登舟；初七，過吳城；十八，至潯陽；十九日晡，搭婺源輪船（給水脚銀十兩；）明日食頃，過金陵；又明日，是時抵上海。滬上本商販會集之區，自道光末年西番闌入以來，海舶洋艘，八方輻湊，而財賦殷繁，風俗侈靡，冠絕東南矣。

按丙寅三月初六日，乃公歷一八六六年四月二十日。章門是南昌城章江門的省稱。黃氏抵滬的日子是公歷五月五日。

（二）自小東門弔橋外，迤北而西，延袤十餘里，爲番商租地，俗稱爲「夷場。」洋樓聳峙，高入雲霄，八面窗欞，玻璃五色，鐵欄鉛瓦，玉扇銅鐶；其中街衢衖巷，縱橫交錯，久於其地者，亦易迷所向。取中華省會大鎭之名，分識道里，街路甚寬廣，可容三四馬車並馳，地上用碎石鋪平，雖久雨無泥淖之患。

(三)海關監督分巡蘇松太兵備道，駐城中。其餘文職，則縣令學官而外，有海防同知、水利通判及丞尉巡檢等；武職則有游擊、都司等。各番酋長則有總領事副領事之目。其巡邏街市者曰巡捕，手持短赤棒。中外交涉事件，則在會審公堂中委員及外酋同聽之；華人不法，照華律科罪；番人不法，亦自治以本國之律。酋長出入未見有儀衛；聞太西諸國，自王后大臣而下，俱無儀從，出外與平民無異。

(四)洋涇浜夷人租地界，每畝歲納地租錢一千五百文。聞其徵解國帑者，每畝僅六百文，餘俱地保與縣署分肥也。

(五)城內外建禮拜堂不一而足，華人進教者匪鮮。每日午後講約，衆人環坐聽之。七日爲禮拜期，卽時憲書房星虛昴四宿値日也，一曰「安息日」，農工商賈俱輟其業。

(六)夷場人口稠密，凡賃夷屋者，房租而外，另有月捐，卽布棚攤子及測字星卜之流，每月收捐洋銀二三元不等，以故薪桂米珠，凡日用所需之物，其價較他處俱數倍。迤東爲法人租界，正北爲英人租界，迤西爲美人租界，自此至吳淞口五十里，道途俱爲夷人所買，修治車路甚平整。沿黃浦一帶江岸，用大木植樁，貫穿鐵條，排列十餘里，廣數丈。其碼頭恰與輪船相當，可用馬車運貨物至輪船，無須駁船也。

(七)夷場大小戲園，共有卅餘所，或男串，或女串，或男女合串。文班則聚美軒、三雅園最著，武班則丹桂軒、滿庭芳爲盛。園中層樓長廡，結綵鋪茵。肅客而入者曰案馬，伶俐宛轉，善伺人意。

(八)滬上人家善養蘭。每年四月初間，爲蘭花會於豫園。園在城隍殿後，一曰內園，有延淸樓、湖心閣諸

勝。茶坊酒肆及廟前東西二街，擺列闌畹俱滿，名香異種，角勝爭奇。士女遊觀雜沓，每至丙夜方散。惟朱蘭最貴，親朋相與爲賀。

（九）四月初五至初七，西番爲跑馬會，於城西二里許圈地數頃爲馬埒，周圍樹以木柵，柵外濬溝。番人番婦，則於圈內建高臺觀之，相與置金錢賭勝負。每數騎並發，衣五色服爲識別，追風躡電，亦壯觀也。至末日，則演跳溝跳圈之戲。溝廣數丈，縱馬躍而過之；以紙爲圈，人立馬上，行至圈下，忽聳身而起，以首觸破紙圈而逾之，仍立馬上如故；凡連跳十數圈而復止。

（十）丁卯夏，余將返豫章，江陰章佩翁、無錫薛霽堂擬同遊杭州。五月十六日昳，出大東門，至凌雲閣茗飲；閣臨黃浦，四顧無際。晚踏月上船。十七，待午潮未至，三人同上岸白相。十八，乘午潮解維，沿黃浦而南六七里，進小港……

按，黃氏離滬爲同治六年五月十八日，卽公歷一八六七年六月十九日。他到杭州後，就從浙西回到家裏去了。

兩門掌舊

一　東門

往日，上海還有城的時候，臨靠黃浦江的那一邊是東門。大東門叫做朝宗門，是在如今肇嘉路的東端；小東門在大東門的北面，叫做寶帶門，是在如今方浜路的東端，走過城隍廟正門再朝東跑跑就到啦。

上海老早就是個國際貿易市場，那時候當然沒有什麼現在的租界區域；市場是以縣城區爲中心，商船從黃浦江裏瀉進來，東門外就成了碼頭的焦點。大東門、小東門，可就熱鬧得了不得啦。

一六八四年（淸康熙二十三年），淸廷廢除海禁，次年上海就設海關，名稱叫做「江海大關」，牠坐鎭在小東門外東北面對黃浦，貨船進港，必得擦過牠身邊，正是扼要隘的地方。

現在民國路外，貫通太古路和舟山路間，有一條「洋行街」。說起這條街的歷史，就很長久了，考嘉慶十九年修的上海縣志卷一縣城圖及卷六坊巷，都已載了這條街名；從此可以證明洋行街決非五口通商以後才有的，而開埠之先，上海洋行的繁盛，也就可想而知了。在嘉慶時代，洋行街是從小東門外，朝北直通海關大街；而且有裏洋行街與外洋行街，兩條是並行的，現在則祇賸一條了。

一八四三年（道光二十三年）上海依據南京條約開關爲條約商埠，接着有英法居留民地在城北相繼劃定，南市商業，稍稍奪北。上海道乃在北門外「頭壩」的地方另建一所關署（一八四六年即道光二十六年立）稱爲北關，又稱新關，而小東門的大關就此變做南關或老關了。

法僑居留地初劃定時，東面的南端僅至新開河，而新開河之性質，乃等於「界浜」(Defence Creek)。到了一八六一年十月（咸豐十一年九月），法僑居留地第一次推廣，他們是看中了沿浦地域的重要性，故屢施威脅，乃獲攬充它居留地的東南，在新開河下面伸出一條舌頭，直到十六舖止；那時候，小東門竟對着法僑居留地了，洋行街也祇在那條伸出的舌頭上了。

城外十六舖以北劃進了法僑居留地後，老關怎樣啦？不要緊，老關老早就搬到大東門了，因爲小東門的關署在一八六〇年（咸豐十年）被太平天國軍隊燬去後，就改至大東門救生局內辦公的。

法僑居留地的舌頭上，後來又建築了許多條公路，用中國的地名來給它們題名，如臺灣路、舟山路、福建路。很有趣味的這些路名和英僑居留地內的路名都重複起來了。前面提到的太古路，亦作大沽路，又成爲上海的重複路名之一。

外僑居留地的路政日修，市面日盛，上海當局感覺非急起直追不可了，在一八九六年（光緒二十二年）上海縣開始把大東門外的漲灘地築成大路，名外馬路；後來又在外馬路西邊築裏馬路。通衢既已興建，市面自然也追蹤英法居留地的黃浦灘了。大東門外的漲灘地伸入江心，所以外馬路並不與外僑居留地的沿灘馬路直貫，反而是裏馬路啣接着法外灘。不常跑東門的朋友，要去找所謂「中國外灘」（Chinese Bund）時，得打聽打聽清楚啦。（一九三五，六，二九）

二　西門

話西門的時候，却是從西門外說起，更是在上海有縣城以前說起；這就是要先說那「黃家闕」。

現在西門外，有一條黃家闕路，是很有名的。論起這塊地方，該是早就有名了，原名元代黃銘是住在這裏的。他的住宅叫做西郊野趣軒，人家稱他爲西郊先生。那時候上海還沒有縣城，但已設縣，縣治正是後來建城舊地的中心所以，西郊就等於後來所謂「西門外」，而黃家闕的得名，正是因爲黃銘住過在此地。

住在西門附近的人，有一個便捷的寫意的去處，正如住在呂班路、北四川路底、膠州路……那些地方一樣，因爲他們很可以把文廟公園（即上海市民衆教育館）當做自己的家園，正如顧家宅公園、虹口公園、膠州公園一樣。說起文廟就是從前的學宮，它和西門大概是緣分很深吧，雖然從東門搬到了西門，却又搬過回去，但是結末了兒仍舊在西門。——一二九五年（元元貞元年）上海縣學始就鎮學改成，本來是在東門，一三一〇年（至大三年）瞿霆發助田，把它請到了西門；一三一四年（延祐元年）縣丞王珪又捐它回了老家。這樣，跨過了明代，又踱過了清代六朝，到了一八五三年九月八日（清咸豐三年八月初五日）那天，霹靂一聲，小刀會佔據了縣城；原來不如滿清官書那樣的對於革命者反宣傳，小刀會却是知道尊崇文化的，雖則遭清軍包圍，苦守城中，還能够廣設義塾，訓育人民。倒是清軍得了手，進了縣城，就把學宮燒得一精二光。戰事平定後，學宮復興，這回又定位於西門。倘使沒有這樣一來，現在的文廟公園怕要給住在東門的人以最大的方便，而我們也要把它放在「東門掌故」裏去閑話了。

西門內有文廟，成了儒教的中心；西門外却有一個道教的中心——就是海上白雲觀，前門在方斜路，後門在肇周路，內容很是不小。一八八二年（清光緒八年）它的起始時，原來是小小的一個雷祖殿；過了六年後，領了道藏，遵照京師白雲觀的成例，定爲「十方叢林」，才改了現在的名稱，而規模也日益宏大了。

白雲觀的間壁，是一所著名的教會女學——裨文女學，它的命名是紀念裨治文教士及其夫人 Rev. and Mrs. E. C. Bridgman。的兩位裨治文是美國基督教公理會的宣教師，在一八四七年（清道光二

十七年）到上海開敎。

裨文女學的斜對過，是一所著名的敎會醫院——婦孺醫院，它的原名譯音是「瑪格烈・韋廉遜醫院」(Margaret Williamson Hospital)，美國女公會敎士羅司耐德所創辦，專爲婦孺診疾，尤致力於辦產科事爲紐約韋廉遜女士所聞，就慨然把伊數十年的積蓄一起捐給了這所醫院，這就是婦孺醫院原名得名的緣故。婦孺醫院創立於一八八五年（清光緒十一年），今年（一九三五）五月十一日舉行五十週紀年。

走到了婦孺醫院，如果向東沿大吉路走幾步，就可以回到我們開場時所說的黃家闕路；再如果向南進尙文路，別忘記就是從前的尙文門（小西門），向北進肇嘉路，別忘記就是儀鳳門（老西門）。好了，再見。（一九三五七，二三）

申曲研究

申曲名稱的考察

現在流行的申曲，原來實在叫花鼓戲。民國初元，還是稱爲花鼓戲的。一八八四年（光緒十年）出版的上海繁華小志中，花鼓戲一詩云：

「暢月樓中集女仙，嬌音唱出小珠天，聽來最是銷魂處，笑喚冤家合枕眠。」

詩中所稱小珠天，卽係申曲劇本之一，至今尙在演唱，卽此，亦可證明申曲就是舊日的花鼓戲。

花鼓戲素來公認是誨淫的東西。表演時的情景、唱詞、賓白，有不少挑撥色情的地方。演唱者大抵因花鼓戲這名稱不名譽，所以屢次改換名稱。

申曲亦稱東鄉調，東鄉是指浦東一帶地方，東鄉調便是浦東腔。申曲劇本寶紅菱中，所謂吃子三口黃浦水，搿拉搿拉有點硬舌根者是也，而尤多鼻音。

申曲又稱本灘。本灘即本地灘簧之簡稱，亦即上海灘簧

花鼓戲、東鄉調、本灘等等名稱，也許因爲都覺得不雅緻，於是於一九一四年（民國三年）由施蘭亭、邵文濱、胡雪昌等發起振新集，就改名申曲。一叫申曲，便與崑曲相並肩，似乎是雅了吧，於是申曲這名稱竟奪去了花鼓戲等的本名了。

申曲這個名稱，到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念八日上海市申曲歌劇研究會正式成立，在上海市黨部註冊，可說已是正式的了。我們對於「申曲」兩字也很贊成，因爲他能夠表出地方性來的緣故，至於雅不雅，倒在其次。

申曲的起源

花鼓戲究竟起於何時的？這是上海風土研究的一個重要問題，要向唱申曲的人詢問，是問不出什麼來的。他們說起於唐宋，實在太早了！只有從文獻裏搜尋。乾嘉時代青浦人諸聯著有明齋小識一書，其中有一條記花鼓戲開始說「花鼓戲傳未三十年，而變者屢矣」我們就其書中別條所記年月推算，花鼓戲的

發生當在乾隆四十年前後。又就申曲劇本本身研究，如前述花鼓戲詩中所說的小珠天，乃亦係乾隆時代的故事。因小珠天中時時提到的馬劍大洋錢，正是在乾隆中所流行於上海的一種洋錢。乾嘉時代，南匯人楊光輔所著淞南樂府中，也提到花鼓戲，就這種種方面考究起來，說花鼓戲起於乾隆中葉，當大致不謬了！

花鼓戲是從鄉間發生，而後逐漸流入市鎮的。最初是在白天表演的，後來是在夜間做了。最初是由男子扮演的，後來女子也參加了。這一切的變化，還只是自花鼓戲創始未滿三十年中的變化。

花鼓戲所用的樂器，淞南樂府中有記述：男敲鑼，婦打兩頭鼓，和以胡琴笛板。一切樂器，除兩頭鼓改用普通鼓外，至今不變。至於用廣東洋琴、批霞諾，這是播音臺上的新花樣。

據毛對山墨餘錄所記，上海初闢租界時，賣淫羣中，有花鼓婆。即至一八八四年（光緒十年）出版的中江名勝圖說中聚豐園買醉擁名花一圖說明中，亦謂妓女「徐度東鄉調一曲」。

花鼓戲一致稱為誨淫，但民間却極愛好，淞南樂府中云：「……花鼓戲演必以夜，鄰村男女鍵戶往觀。」可知乾嘉時，即已為民間所喜聽。所以為人喜聽的緣故，楊光輔亦已說明，即(一)「所唱皆淫穢之詞；」(二)「賓白亦用土語」(三)「村愚悉能通曉。」現在上海各遊戲場日夜都有申曲節目，在播音臺上申曲驅逐說書、滑稽等等而獲得最多的廣播時間，也無非上述三椿理由。

申曲的改良及其研究會的成立

花鼓戲因為淫穢而常被禁止，花鼓戲雖常被查禁，因為民衆愛聽而終於不絕，所以禁者自禁，唱者自

唱。有識者也覺得禁止演唱是消極的辦法，不妥，只有改良花鼓戲，才是正當辦法，所以一九一三年（民國二年）吳馨做上海縣縣知事時，曾委李綺為上海縣通俗教育事務所主任，組織通俗宣講團，其中就有「改良花鼓」一項。一九一四年（民國三年）唱花鼓的一班領袖人物發起振新集，把花鼓這名稱改良為申曲。但是內容呢？那是另一個問題了。一九二二年（民國十一年）三月裏，上海少年宣講團正在上海城裏大施活動，改良申曲這件事他們認為是他們「職司教育」的範圍裏的事務，也就毅然地擔任起來了。他們寫信給演唱申曲的朋友，要求改良申曲。

後來邵文濱、花月英二人具名，回信少年宣講團，老實說出申曲所以淫穢的理由道：「默察世人心理，對於輕薄之態，淫蕩之歌，嗜之若命，為營業計，不得不與衆沈逐。」少年宣講團回信痛罵道：「既不作因勢利導之想，轉為嗜痂養慾之助，導淫敗法，遊藝家之罪，何堪聞問，遊藝家之肉，尚足食乎！」聲厲氣盛，虎虎然大有威風，眞是少年！

邵花二位的回信中，又提出申曲改良的三種困難來道：

一、申曲原名東鄉調，詞句粗俗，久為識者所不齒，近雖改良，本未盡善，業申曲者，又皆貧寒之士，目不識一丁字，其欲改良本非易易，難題一；

二、滬上申曲家不下數百人，心渙散，良莠不齊，難題二；

三、唱句雖屬鄉音土白，製辭造句亦不容易，改良之職，責諸數百目不識丁之申曲份子，事豈有濟，

難題三。

少年宣講團既自稱「職司教育」，對於邵文濱、花月英二人所提出的三難題，自然當爲之解決。解決辦法共二個，極好：一曰互相團結，辦半日學校；二曰速將曲本交通人審查改善，除此二辦法宣講團的回信中還有一大篇大道理云「若曰僅因餬口之計，不得不迎合社會心理，則以演唱淫穢詞曲之結果，應者偷善者盜，閨女有傷春之行，寡婦有夜奔之禍，敗人道德，敗人名節，區區飯碗問題，養成一路哭之慘事，於心安乎？即不然，以詞曲改良後，不能迎合世人心理，乏人顧問，糊口爲艱，然而一路哭，不如一家哭，避重就輕，於計亦至得也。」（按，邵文濱於民國念二年七月二十八日因設花會被人暗殺，花月英至今尚存。）

到一九三〇年（民國十九年），唱申曲者，互相團結一點果然做到，他們組織一個申曲歌劇公會，成立於該年三月十六日，不幸後來碰著一二八滬戰發生，會務乏人負責，於是就停頓下來。直到一九三四年九月三日，假少年宣講團舉行該會改選大會而行復活。但市黨部以該項公會組織與中央所頒民衆團體組織法令不合，經市黨部與教育局訓令該會改組研究會，重行籌備，並委劉子雲、陳福寶、楊敬文、陳高陞、徐鴻聲、沈孝臨、朱泉根等七人爲整理委員。十月九日該整理委員會宣誓就職。劉子雲做了常務委員。十一月二十八日上海市申曲歌劇研究會正式宣告成立。會章共八章三十二條。第五章會務，指出該會應辦之事務如左：

一、關於同人發展事項；

二、關於會員與會員或非會員間之爭議經會員請求調解事項；

三、關於黨政機關委辦事項；

四、關於會員失業介紹事項；

五、關於劇本改進事項；

六、關於本會會員其他一切有益之事項。

當該會開成立大會時，會員共計二百另六人，未入會的當然還有不少，例如做申曲歌劇公會發起人之一的丁少蘭就沒有加入。該會成立整理委員會後，第一樁事就是禁止演唱下列幾種戲：

（一）王長生　（二）何一帖　（三）渡過橋　（四）肚郎叫喜　（五）和尚看病　（六）扦木香（即逃七關）　（七）男琵河（即比漢郎）　（八）雙夢遺（即浪被單）

禁止的理由是「演詞粗俗，有礙風化」，以一九三四年（民國二十三年）十二月份起實行。但是今年我們還時常聽到「父子同窠」、「陸賣餅」，像煞就是被禁止的戲呢。

成立大會開過後，他們擬創辦一個子弟學校，今年六月該會曾假中央大戲院表演三日夜，以所得收入悉充子弟學校經費。

申曲的大戲小戲

我們曾探問申曲家，申曲劇本有多少。據說有百餘齣。我們知道本事的，約有八十齣左右，其中已得到

底本的約三十齣，像用彈詞來改編的新戲，都不在內。

申曲的花鼓戲有大戲小戲之分，像捉牙蟲、賣紅菱之類是小戲，陸雅臣賣娘子、庵堂相會就算大戲了。

今先舉捉牙蟲人物情節爲例。

人物：男——小賊
　　　女——捉牙蟲娘子

情節：一、路上相遇胡調；
　　　二、小賊請捉牙蟲娘子關亡、算命、看風水。——捉牙蟲是一本滑稽戲。

庵堂相會的人物如下：

一、陳宰廷（男主角）　二、金秀英（女主角）
三、傻興（書童）　四、紅雲（丫頭）
五、徽州汪好人（木行老板）　六、豆腐店七孀孀
七、豆腐店阿大（七孀子）　八、金學文（秀英父）
九、金老太太（秀英母）　十、小賊
十一、王家舅父母　十二、德官（王家書童）
十三、靜修庵師太　十四、水菓店南貨店員

十五、划龍舟數人　　十六、農夫數人

十七、看坟人　　十八、吹打手

其情節如下：

一、金家老夫婦上祖坟，秀英與紅雲乘機到庵堂。

二、金陳未婚夫婦於是在庵堂相會。

三、老夫婦回家拷打紅雲。

四、王家請金老夫婦看大鬧龍舟。

五、陳宰廷二次遇騙，三進金家花園。

六、金學文逼陳宰廷寫退婚書。

七、秀英黑夜到陳家。

八、遇小賊，秀英宰廷被綁。

九、秀英上吊。

十、紅雲哭小姐。

十一、小賊盜棺，宰廷自殺。

十二、天打還陽，秀英宰廷復活。

十三、丈人回心贈銀赴考；

十四、得中頭名宰廷榮華大做親。

申曲劇本目錄之一部

我們收集的申曲底本，只有三十齣左右。可是像小珠天這戲，常分為三本即(一)十八押；(二)借海青；(三)趕落葉。我們都有，却只作為一本。其餘像周老龍、男落庵等，也是這樣。現將所得劇本目錄鈔錄如左：

1 庵堂相會　2 男落庵　3 女落庵　4 藍衫記
5 陸雅臣　6 小珠天　7 周老龍　8 徐阿增
9 買郎眠　10 十弗許　11 拾打譜　12 賣冬菜
13 賣紅菱　14 賣草囤　15 賣花球　16 小分禮
17 遊花園　18 摘菜心　19 拗木香　20 扎石榴
21 雙投河　22 雙望郎　23 小姑嫡糶米　24 逃七關
25 嫂告　26 張鳳山　27 繡荷包　28 打窗樓
29 拔蘭花　30 贈花鞋

申曲每齣戲常有許多名稱，例如男落庵亦稱黃糠記，又稱欺父出家等等。一般唱申曲的又喜花巧，例如賣妹成親，又有「好妹妹」的新名稱出現。

三十本的申曲底本雖不多，却也夠作研究的資料，此後我們還當分析其內容及形式，以及和蘇灘、寧波灘簧等作一比較。

申曲的唱詞

要唱熟百餘齣戲以及表現，却也不是容易，所以上海市申曲歌劇研究會的章程裏，定出學徒至少要學習三年。如果識字的比較聰明一點的男女孩子，學習起來自然較易，因爲申曲腔調極簡單，常常是七字句，每句之末用上海人的口頭韵（這口頭韵三字是作者所杜擬的，與「手頭字」相配恰好，）例如：

「坐罷一番落起身，待姑娘毫毫燥燥轉門庭……許仔願咾身安寧，叫奴清早落起身，跑到彌陀山浪了願心……肚裏忖咾心裏論……獨養奴奴一個人……終身躭擱裏房門，未曾出帖配官人……」

、、、、、、等等，就是唱申曲的所謂韵脚，而且韵脚也像我們做舊詩一般分六厤七陽的，他們以爲這是很難的一件事，其實只要順口耳。

申曲中有多少句子，在許多戲中常用的，現在分類舉例如下：

（一）開場

『東方日出照窗紗，香閨靜坐大姐姐，忽然想起心頭事，想起堂前兩爹媽，想爹娘，勿養三男並四女，單生兄妹兩寃家。』（贈金釵）

『東方日出照高樓，香閨獨坐女姣秀，忽然想起心頭事，想起堂前兩老頭，想爺娘，勿養三男並四女，

單養奴奴女姣羞。』（寶花球）

『東方日出照窗紗，佳人對鏡插蘭花，忽然想起心頭事。』（拔蘭花）

『東方日出漸漸高，香閨靜坐女多姣，忽然想起心頭事。』（繡荷包）

『東方日出照乾坤，陸家娘娘嘆終身，忽然想起心頭事，……勿養三男並四女，單生女兒一個人。』
（摘菜心）

『影影碉樓初過梆，那旁邊走出我大妹郎，忽然想起心頭事，想起堂前爺咾娘，我爺娘勿養三男並四女，單養伲姊妹人一雙。』（雙望郎）

『坐能一番落起身，張家小女嘆終身，忽然想起心頭事，想起家務一段情，我爺娘勿養三男並四女，單養伲兄妹一雙人。』（女落庵）

『坐能一番落起身，金家娘娘嘆終身。』（藍衫記）

（二）掛燈結綵

『紅綠彩球滿門邊，肅靜架子左右分，杉木欄凳分左右，當中掛拉大門燈，二門頭浪兩齣戲，一齣武咾一齣文，武一齣特請倒串黃天霸，一齣文三審郭槐包大人。看能一番身朝裏，木香棚架滿勿過，四季花草疊層層，茶爐子一隻出泡送香茗，打唱臺擺拉當大門，打唱臺郎坐拉幾位小堂名。打唱臺郎亦掛單條畫，畫拉浪開口祖師老郎神。一付對聯分上下，寫對先生有名聲：上一聯風吹琴絃叮噹響，下一聯雨打釘

棚琵琶聲。兩邊掛拉八盞燈，八個仙人兩邊分。（此地唱八個仙人）看罷一番身朝裏，又有四盞綠紗燈，……」（張鳳山賣布嫂告等均用）

（三）十教訓

「一、孝順公婆；二、姑娘小叔和睦；三、隣舍和睦；四、親眷往來應全禮；五、大門口浪坐勿得；六、留心丈夫衣服；七、休待慢家人；八、僧道化緣行好事；九、勸學針線；十、留心言語。」（藍衫記、庵堂相會等均用）

至若形容走得快，必唱「三步改作兩步行，行一里來過一村；」形容小姑娘年紀輕，一定唱「二九挽郎十八歲」；講到人要死，便唱「閻王注定三更死，斷不留人到五更」等等，不一而足。

唱申曲的，只要順口，常常將詞句改變，有時多插幾句，有時減少幾句，隨機應變，並不照一定劇本。因此紀錄下來的劇本也依唱戲的人唱法不同而有詳有略，有新有舊。這個對於研究最初申曲形態的人固然是一種損失，但因其隨時插入風土情形，倒可看出唱這劇本時候的社會情形。

申曲中的文字遊戲與數字遊戲

中國文字因其為單音、圖案，個個獨立的緣故，可以像變戲法似的，做出種種文字的遊戲。申曲本事雖多敍男女私情，而文字遊戲却亦應用極多，例如周老龍嘆窮一劇，用了不少的對聯，當然不是正正經經的對聯，是要有趣的對聯「寫對先生才學好，」申曲裏的對聯，且舉數則如下：

1 江湖河海清波浪
　遠過逍遙達道通

2 顧繡綉花花繡鳳
　徐繊繊絲絲繊龍

3 竹子愛梅梅愛竹
　風來送香香送風

4 尿澆坑板晞篩嚮
　大解吱唔踢蹉通

5 秋海海棠唐伯虎
　茶山山茶韓文公

6 虞夏商周漢五百翰林千進士
　唐宋元明淸十三閣老九公卿

除了對聯外，還利用回文詩，例如小姑嬬糶米的開場：

「香蓮碧水動風涼　水動風涼夜日長　日長夜涼風動水　涼風動水碧蓮香」

句子裏嵌藥名、嵌茶名等雙關的花樣也很多，例如小分禮開場旦唱的，就是嵌藥名：

「冰片重重水結起　防風陣陣透寒衣　姣妻豔豔思君子　紅衣旋旋賓綉衣　同行密密成祕
挽同苦苦憐林衣　大雪飄飄雪花粉　淋漓高掛像龍鬚……」

陸雅臣裏求岳母一段，就是每句嵌茶葉名的。

因爲申曲是唱的，於是又利用數字遊戲。最普通是從一到十，或從十到一，採取漸昇或漸降的形式（所謂層遞或倒層遞。）尙有純粹應用數字顚來倒去，叫唱的人爲難。例如張鳳山賣布裏賭鬼張鳳山合不同，共合十二個不同：

么二三四五六　一個不同　　么三二六四五　又是不同　　么四二五三六　又是不同

二三么四五六　又是不同　　么三二五四六　又是不同　　么六二三四五　又是不同

么三二四五六　又是不同　　么五四六二三　又是不同　　么二三五四六　又是不同

么六二四三五　又是不同　　么二三六四五　又是不同　　么四二六三五　又是不同

小珠天裏計算所贏馬劍大洋錢，更是麻煩：

『一個銅錢青龍門上擺一記……一鈿着三鈿，馬劍四個大洋鈿……

『一鈿着三鈿，連本着四四十六個馬劍大洋鈿……

『一鈿着三鈿，連本着六十四個馬劍大洋鈿……』

從一個馬劍大洋鈿着三個，連本搭利一氣打下去，接連着十八計，接連要計算，最後連本着六千八百七十一萬九千四百七十六千七百三十六個馬劍大洋鈿。

申曲利用着這樣的文字遊戲和數目遊戲，使一般的聽衆聽得津津有味！

申曲的幸運

申曲到現在可說已十分發展了。但其發展，並不是因爲申曲本身具有什麼特別優點。申曲是完全靠上海的發展而發展的。因爲上海既成爲我國最重要的商港，上海的交通機關日益完備，上海的文化機關日益發達，三百幾十萬人講着的上海話，跟着也就日益擴大其勢力，而與北平話已並駕齊驅，（或者竟可

說已打倒北平話了，因爲上海時時刻刻在創作新話，在輸入新話，而此種上海新話，藉無線電、電話、電報、報紙、火車、飛機、輪船、汽車、書籍等等，而傳播於全國。）申曲因爲是用道地的上海土話來唱的，於是在上海話發展的今日，便成爲雜耍戲中的幸運兒。這個幸運兒，用科學來替他算命，知道他命運此後眞不差，只要上海繁榮，申曲的堂會與播音等等還要生意興隆的。至於申曲的本質能否向上，這個問題現在提出來討論，實在還是太早太早。

滬娼研究書目提要

在最近七八十年來，上海的娼妓比甚麼地方還要多。繁華的程度比甚麼地方還要高。（以上皆指在中國境內而言）以前的著書立說者，不是公子少爺，爲了捧妓女而塡花榜，寫花史；便是正人君子，以爲這些齷齪不過的事，如何能汚我們的筆墨。所以關於上海的書籍，對於娼妓，不是連篇累牘的捧，便是一筆抹殺了不提。

現在，我們知道娼妓問題是社會問題之一。最近也有些人曾經提倡過廢娼，就是舊時候的官廳，有時候也有過禁娼的事實，可知娼妓這一羣人，並不是一筆抹殺可以將他們消滅了的。我們要有更好的解決的辦法。

我們要有更好的解決的辦法，當然要從知道他們的歷史入手。要知道他們的歷史，那麼從前的公子少爺所塡的花榜，和他們所寫的花史，到是我們的研究材料，不過我們另是一種看法能了。

現在，這批書目，都是我們所搜集的關於記上海娼妓的書。（大半是徐蔚南先生收藏的）其中十之八九是我們親見過的，十之一二是只知其目未見其書的。就書的性質而言，則有十之八九是專說娼妓的，十之一二不是專說娼妓，只是涉及娼妓的。

共計得書三十八種，各書寫成的時代，從前清同治初年起，到民國二十一年止。我們將他挨着時代，編成一張目錄，並逐書撰成一個提要。如按照目錄的次序去讀原書，則對於上海娼妓的歷史，可以知道十之八九；便不讀原書，只把目錄翻一下，把提要讀一下，對於上海娼妓的歷史也可以知道一半。

滬遊脞記

滬遊脞記，一冊，不分卷。上高黃楙材著。沔陽李氏鐵香室叢刻續集本。按，黃楙材，字豪伯，江西上高人。清同光間，以知洋務著名於時。著有得一齋雜組等書。此書卷首有同治五年自序。內容記其由江西遊歷上海事，偏重於當時租界內各項情形，彙述西洋各國政教、風俗，亦述及遊冶事。書中所說到的關於娼妓的事雖然極少極少，但他卻是最早，故首錄於此。

滬遊雜記四卷

滬遊雜記。木刻四冊。原題武林葛元煦理齋編。卷首有清光緒二年錢塘袁祖志序。又同年葛元煦自序。按，祖志字翔甫，錢塘袁枚之孫。宦遊上海，罷官後，即寓居於此。是書性質略等於上海指南，亦兼及遊冶情形。今日讀之，可知過去時代之風俗、習慣。卷首有法租界圖、英租界圖、美租界圖各一幅，雖不十分正確，但亦可

略見大概。自民國以來，於城濠及洋涇浜等疊次填沒，又美租界併入英租界，改稱爲公共租界以後，地形多所改變。欲知當時租界情形，此圖頗可供參考。除地圖外，又有各國國旗、商旗圖，共二十六幅。惟第三卷體例與其他各卷不同，全收關於遊冶文字，如海上十空曲，滬北新樂府等十餘首。今錄其全書目錄如下：

卷一　上海交界里數　租界　馬路　陰溝　陰井　大橋　道旁樹木　租界例禁　上海城隍神誕日　武聖宮　邑廟東西園　也是園　徐氏未園　徐家匯花園　外國花園　外國花卉　法華牡丹　春申侯祠　青蓮菴　一粟庵　施廟　黃婆庵　靜安寺　龍華寺　紅廟　城隍會　茅山會　盂蘭盆會　蘭花會　菊花會　賽花會　水龍會　賽跑馬　賽跑船跑人　江海關　製造局會審公堂　會捕局　廣方言館　博物院　牛痘局　善堂　放生羊　放生碼　工部局　巡捕房申報館　客棧　萬國公報　格致彙編　西曆　禮拜　房捐　保險　棉花生日　救生輪船　房價教習英語英文　救食生洋煙　輪船招商局　號頭　大自鳴鐘　正午礮　洋水龍　馬車　脚踏車　東洋車　小車　灑水車　垃圾車

卷二　書畫家　牋扇　照相　油畫　時式衣履　提金爐　電報　搭輪船　外國訟師　巡捕包打聽　康白度買辦　細崽　露天通事　仙人看香頭　流氓　拆梢黨豆腐黨　放白鴿　姘頭搭脚　臺基　白螞蟻　女薦頭　野鷄　挑水夫　車夫　籮槓　掉包　翦綹白撞　轎行　舢板外國秤尺　各貨聚市　公估局　匯劃莊票　豆規平色　插息貼新貼現　拍賣（原註卽叫貨）　掮

客　京貨洋廣貨物　花市　寶珍齋　痧藥　針線機器　各式機器　外國酒店　外國菜館　酒館（原註附各國著名食品）．茶館　煙館　廣東茶館　青樓二十六則　盆湯　戲園　外國戲園
外國馬戲　外國戲術　外國影戲　東洋戲法　焰火　粵東珍禽　長人矮人　鬥鵪鶉　白鴿票
發財票　火輪車路　呂宋煙　雕翎扇　書畫燈　百靈臺　菊花山　煤氣燈　火油燈　千人震
救命肚帶氣褥氣墊　百蟲掛屏　玻璃器皿　古玩　藤器　自來風扇　城中食水　嗬蘭水　檸檬水　水蜜桃　羊城瓜果　外國藥材

卷三　洋涇浜序　冶遊自悔文　錢莊賦（原註倣杜牧阿房宮賦）　滬北新樂府　洋煙害（原註倣李太白蜀道難體）　題煙樓鬼趣圖（原註七古）　洋場四詠（原註五律）　上海感事詩（原註七律）　滬北十景（原註七絕）　申江雜詠百首（原註選存六十首）　浪遊瑣事詞（調寄戀花）　海上十空曲　滬上新詠（原註倣七筆勾體）

卷四　各國和約　駐滬各國領事官銜　書畫名家　申江潮汐　中外客商完稅章程　輪船沿海路程　輪船長江路程　輪船碼頭（原註附開輪船日期）　沿海輪船搭客價目　長江輪船搭客價目　電報　輪車價目　各洋行輪船　招商局輪船　英法公司輪船　會館　公所　租界洋行　絲棧　絲號　茶棧　山西匯業　南市匯業錢莊　北市匯業錢莊　洋貨（原註係洋布呢羽）　客棧
丹桂茶園春臺班脚色　金桂軒富金班脚色

又按，此書原刻於清光緒二年，後來到光緒十四年，又修改過一次，題名重修滬遊雜記，由申報館用鉛字排印。仍分四卷，除修改外每卷材料皆略有增加。

海陬遊冶錄三卷

附錄三卷餘錄一卷

海陬遊冶錄。三卷，附錄三卷，餘錄一卷。原題淞北玉魫生撰。清光緒四年活字排印本。卷首有光緒五年嶺南護落花人序。（此序係作於全書刊成以後，故此刊行年遲一載。）同治十年玉魫生自序。按，護落花人無考。淞北玉魫生係王韜別號。此書內容記同光間上海花事。以人爲經，以事爲緯。然爲雜記體，而非傳記體。中間多有詩詞、聯語。前三卷所記皆舊縣城內花事。附錄、餘錄，所記爲租界內花事。讀之可知上海青樓由城內遷移租界之蛻變情形。其詩詞、聯語，在遊冶詩文中最爲上乘。全書舊文人習氣太重，故所述反多溢美之詞，雖可見一時風氣，然未必一一皆是眞相。

談豔

談豔。王韜撰。編入淞濱瑣話第七卷。題作談豔上、談豔中、談豔下，想原擬分作三卷。今未見單行本，或編入瑣話後，即未另刻。內容記清光緒五年間上海花事，間亦有追憶以前事者。

歇浦芳叢志四卷

歇浦芳叢志。四卷。王韜撰。原書未見。書名見於弢園著述總目。韜自撰提要云：「近日所刻鏡影簫聲錄、

淞濱花影，但圖容貌，未及撫臉豔談，採夫韻事，一人爲作一傳，以表彰之，斯亦闕典也。余自己卯春間，重來滬上。蕉扇荔衫，獨尋故跡，綠波碧草，莫覩芳姿。歎芳會之不常，驚倩天之屢變。友朋徵逐，相識遂多。拔其尤者，萃爲一編，自信臣心之如水，敢矜老眼之無花。嗟夫！由己卯以覘乎前，既已深感滄桑；由己卯以觀夫後，亦復別饒花月。大抵世變愈急，則個中人亦愈盛，況以滬上之別有一世界哉！惜所見俱俗流，不復知風雅爲何物。誰能賦十索之歌，而題九迷之詩哉！」

紅豆蔻軒薄倖詩

紅豆蔻軒薄倖詩，笥江詞客撰。王韜編入淞濱瑣話第九卷。題作上、中、下。想原分爲三卷。無刻本，憶在民國二三年間，於書攤購得原寫本一冊，皮紙精抄，首頁有王韜圖章，頗爲精美。後因兵燹失去。笥江詞客爲何人，無可考。王韜雖稱其「生平遊履所至，於秦隴、燕趙、晉豫、齊魯，足跡嘗徧。出關從軍，佐幕府畫奇計。」又云：「己卯（光緒五年）春間，余薄遊東瀛，見君於使署，如舊相識。」又云「越中笥江詞客。」又謂「弱冠補士弟子，尋舉明經」云云。然始終未言其姓名，今已無可考矣。書中所記，不盡屬上海花事，但亦有言及上海處。

上海品豔百花圖五卷

上海品豔百花圖。五卷。清光緒十年，上海王氏木刻本。卷首有光緒五年個中人序。稱此書爲花下解人原輯，名百花榜。後經司香舊尉爲之評定甲乙，更名百豔圖。又有光緒五年三借廬主人序。按三借廬主人名

鄒弢，字翰飛。個中人姓名無考。司香舊尉亦鄒弢別號。據個中人序，此書原名百豔圖，今名上海品豔百花圖，爲王氏刊行時所改。內容記當時名妓分高品、美品、逸品、豔品、佳品，共一百人。每人題七絕詩一首，並附小傳。又擇其尤著者繪像題贊，共十幅。今錄其目錄如下：

▲高品

張少卿（梅花）　李桂卿（杏花）　張雪貞（玉蘭）　孫寶卿（桂花）　傅月仙（蓮花）　方麗卿（酴醾）　吳琴仙（秋海棠）　王繡雲（李花）　王寶珠（瑞香）　殷惠卿（碧桃）　姚小七（繡球）　姚小八（玉蘂）　吳繡琴（杜鵑）　吳銀寶（兎葵）　陳素秋（丁香）　吳吟寶（桃花）　王銀寶（萱花）　吳麗卿（木香）　周墨卿（墨蘭）　吳蘭卿（紫薇）　胡雲卿（梨花）　陳凝雲（素馨）　傅月卿（石榴）　張秀卿（蘭花）　周少卿（夾竹桃）　張書金（結香）　方婉卿（笑靨花）　胡瑞雲（荳蔻）　薛月秀（紫荊）　汪月娥（箬蘭）

▲美品

陳秀珠（水仙）　石桂卿（菱花）　張巧珠（澤蘭）　石月卿（蓼花）　彭巧珠（宮禁花）　張桂林（紫玉簪）　周二寶（木香）　王鳳珠（杜若）　張愛寶（鳧葵）　倪愛林（菱花）　沈桂生（蘼蕪）　宋南宫（蘆花）　周愛福（千日紅）　朱素蘭（剪春蘿）　朱月林（野薔薇）　朱桂林（蘋花）　譚巧林（佛桑花）　姚巧芝（合歡花）　倪愛寶（剪秋紗）　張富林（石竹花）　陳月仙（孩兒菊）　譚愛福

（雜冠）

▲逸品

王鳳林（菊花） 郁憶珊（蘭花） 朱麗貞（珠蘭） 馬瑞雲（臘梅） 花愛卿（郁李） 陸麗春（木槿） 趙大寶（茱萸） 高韻仙（木芙蓉）

▲豔品

莫桂珠（牡丹） 武琴仙（芍藥） 楊雙鳳（瓊花） 陳巧雲（玫瑰） 陳玉佩（洛陽花） 高銀寶（薔薇） 武素仙（虞美人） 紀寶琴（青鸞花） 李銀珠（凌霄） 陳巧林（蜀葵） 紀小紅（山茶）

許小翠（秋葵） 呂小紅（西番菊） 王桂卿（珍珠花） 武雅仙（海棠） 莫月娥（茉莉） 紀寶珍（金絲桃） 吳小雙（鳳仙） 秦月憐（月季） 張愛寶（錦帶花） 諸愛齡（山丹花） 徐金鳳（眞珠蘭） 楊翠珍（山躑躅） 王月卿（辛夷） 談文卿（芝藤） 張芷香（紫茉莉）

▲佳品

楊如意（夜來香） 金蓮卿（蝴蝶花） 李小寶（長樂花） 宋雙喜（梔子花） 高文卿（桐花）

陳錦雲（扶桑菊） 錢桂仙（秋牡丹） 馬瑞寶（金雀花） 劉小寶（白桃花） 金桂卿（十姊妹） 陳梅仙（仁壽花） 陳雲仙（子午花） 錢桂寶（纏絲花） 范金鳳（山礬花）

申江洋場繁華吟。木刻袖珍本二冊。不分卷。朱墨兩色套印。封面題作申江洋場繁華吟，而中縫又作洋場繁華小志。清光緒十年刊行。卷首有小玉谿生序。稱安定君以是錄示余云云。二人姓名皆無可考。此書內容係緝錄關於上海洋場之詩詞，並附花榜及上海地名雜語對等文，而以詩居多，故封面題爲繁華吟。有詩無註，於當時風俗習慣，亦不能多見。今錄其目錄如下：

海上繁華名妓嘆　　滬上百美新詠

滬上評花新錄　　壬戌花朝豔榜

二十四錢果然品味錄　　續二十四女花品

滬江豔譜

按，所謂滬江豔譜，係包括滬北雜詠、新年詞、竹枝詞、申江雜詩、滬上吟等詩。最後有上海地名雜語對一條。體裁混雜，作者似亦非一人。

申江名勝圖說二卷

申江名勝圖說上下兩卷。木刻袖珍本。每兩頁爲一圖一說，前頁陽面爲大字，標明圖名，陰面爲圖一幅，皆用紅色印。後一頁陽陰兩面爲說，用墨印。以下仿此。兩卷共四十二圖。繪刻尙精。封面題光緒十年三月開雕，板存海上揉雲館。而中縫則又刻管可壽齋四字。按，管可壽齋爲當時書肆名，或此書當時由管可壽齋發售。卷首有光緒十年香國頭陀序。姓名無可考。今錄其目錄如下：

華衆會戲拋大彈
龍華塔尋梅覓句
拍賣行定期叫貨
西國牧師口宣十字
斷是非公堂告狀
大自鳴鐘應時鞺鞳
犯人拖石修街路
白大橋邊乘涼步月
靜安寺佳人觀浴佛
一品香攜朋吃大菜
馬路中馬夫溜馬
流氓拆梢欺鄉懦
電氣燈懸光明如晝
漱芳館素卿歌俞調
打野雞往來煙館

巡捕房亂擊警鐘
閱苑樓啜茗評花
跑馬場聯騎揚鞭
東洋妓女手撥三絃
擁佳麗古道飛車
東洋車子爭路宣囂
番賈閙操奪帥旗
司徒廟裏了願燒香
大王廟西買套跑船
聚豐園買醉擁名花
輪埠上輪船停輪
巡捕沿路捉賭徒
馬車水灑纖潔無塵
天仙園桂鳳演湖船
拆拚頭喧嚷茶寮

戳巴而洋人買醉　南誠信煙客開燈

東買搜奇留心辨僞　西人救火捨命爭先

照相館名花留影　公衆園異卉爭春

祝聽桐申園設琴會　慕維康醫院募賑捐

紫陌一鞭蠻姬橫坐　碧波雙槳野艇飛行

董家渡觀潮散步　湖心亭玩月閒吟

滬上新畫百美圖

滬上新畫百美圖。木刻袖珍本一冊。清光緒十年上海王氏印行。卷首有申江捧花詞客序。內容包括滬上百美彈詞小誌、及四時詩、百美花朝豔榜、百美新詠等。正文前有圖數幅。

海上羣芳譜四卷

海上羣芳譜。四卷。申報館鉛印袖珍本一冊。原題莫釐峯顧曲詞人評花，小藍田懺情侍者寫豔。卷首有清光緒十年古越高昌寒食生序。光緒十年顧曲詞人序。內容選當時上海妓女一百人，分爲清品、豔品、逸品、秀品，各繫以詩，後附小傳。今錄其目錄如下：

▲卷一　清品

周文卿（蓮花）　姚倩卿（梅花）　李三三（牡丹）　王桂卿（桂花）　鄭桂卿（凌霄）、黃蕉林（

海棠） 花桂馥（芍藥） 朱寶玉（珠蘭） 劉芹仙（菊花） 周小翠（蘭花） 李新寶 珍珠） 花春林（水仙） 姚婉卿（長春） 沈小蘭（洛如） 張寶珍（青蘘） 朱冠青（木筆） 潘繡寶（木蘭） 蔡良卿（錦帶） 丁文珠（紫薇） 張小寶（靈芝） 周小紅（棣棠） 陳小寶（桐花） 李迦子（墨蘭） 鄭素琴（荼蘼）

▲卷二 雋品

王翠芬（繡球花） 徐雅仙（芙蓉花） 陳燕卿（杏花） 葉蓉仙（石榴花） 郁憶芝（曼陀羅） 王醉香（秋海棠） 胡月仙（蜀葵花） 顧蘭蓀（剪春羅） 李月琴（晚香玉） 王漱貞（梨花） 李黛玉（子午花） 李佩蘭（佛桑花） 謝寶韻（夾竹桃） 沈秀林（虞美人） 陳玉卿（繅絲花） 李寶寶（紫玉簪） 金翠娥（杜若花） 朱素芳（丁香） 張書玉（金泉花） 徐墨琴（紫藤花） 朱蕊卿（瑞香花） 王可卿（麗春花） 王月卿（唐花）馬雙珠（碧桃花）

▲卷三 逸品

李寶卿（玉蘭花） 孫文玉（萱花） 姚芳葆（荳蔻花） 周素城 千日紅） 林小寶（梔子花） 王雅卿（瓊花） 李鳳寶（鳳仙花） 李紅玉（洛陽花） 李蘊玉（蝴蝶花） 王蘭生（山丹花） 顧小寶（桃花） 李金珠（玫瑰花） 顧慶林（金雀花） 周寶薪（宮禁花） 李桂卿（蓼花） 李湘蘭（茉莉花） 謝月珍（臘梅花） 徐玉珍（蘋花） 朱素珍（石竹花） 花桂卿（杜鵑花） 林巧林（結香

花）　吳少琴（山茶花）　朱翠卿（牽牛花）　陸小素（八仙花）　朱素英（玉蕊花）　汪桂芳（剪秋紗）

▲卷四　秀品

黃繡君（秋葵花）　周麗卿（青鸞花）　張雲仙（李花）　殷翠蘭（十姊妹）　王愛卿（含笑花）　王佩卿（笑靨花）　黃寶琴（金銀花）　姚寶菱（合歡花）　王文林（木棉花）　黃銀寶（木槿花）　王少卿（迎春花）　吳蘊香（夜合花）　張秀寶（米囊花）　張盈盈（蘆花）　金文仙（雞冠花）　張月仙（夜來香）　金倩娥（鶯粟花）　陳金珠（木香花）　張文仙（薔薇花）　朱桂卿（山躑躅）　周斐卿（楊柳花）　朱慧仙（長樂花）　藍田仙（西番蓮）　朱巧兒（野薔薇）　美斐兒（鏡中花）　胡寶玉（百合花）

詞媛姓氏錄一卷

詞媛姓氏錄。一卷。雲間不羈生著。錄淸同光間上海彈詞女子姓名，並採當時申報所載詩詞、評語。申報館鉛印袖珍本。原書未見。書名並內容大略見申報館續書目。

春江花史二卷

春江花史。二卷。木刻袖珍本二冊。無序跋。原題梁溪瀟湘館侍者戲編。按此人卽鄒弢。可知此書係刻於光緒中葉。內容記上海花事，每人撰一小傳。計自陳玉卿至王翠芬共九十四人。附見三人。補錄王桂卿一人。

王桂卿後又有所謂東洋校書二人。一爲寳玉生，一爲三玉生。總共爲一百人。

柔鄉韻史

柔鄉韻史。詹子渠撰。原書未見。書名見於上海六十年花界史敍例，敍例謂「其書列傳者百人，而有事跡可考者什一而已」可想見其內容之一斑。

遊滬筆記四卷

遊滬筆記。四卷題金匱瘦鶴詞人著。清光緒十四年，味哦齋木刻袖珍本四冊。所記包括上海名勝、古蹟、風俗等瑣碎事，而偏重於游冶方面。按，瘦鶴詞人姓鄒名弢，字翰飛。瘦鶴詞人爲其別號。工詩詞，寓居上海約六十年。民國二十年卒。八十二歲。此書爲其早年所作。今錄其目錄如下：

卷一 英租界圖（原註待刊） 法租界圖（原註待刊） 美租界圖（原註待刊） 各國旗式（原註待刊） 城內勝蹟 陸家花園 張家花園 也是園 露香園 豫園 點春堂 萃秀堂 九曲橋 內園 老天主堂 小天竺 九畝地 清源書院 關帝廟 學宮 清蓮菴 一粟菴 施相公廟 黃婆菴 茅山殿 牛痘局 善堂 境內勝蹟 滬瀆壘 靜安寺 綠雲洞 講經臺 鰕子潭 泖泉 三官堂 雷祖殿 司徒廟 社稷壇 味蒓園 龍華寺 高昌廟 製造局 火藥局 廣方言館 格致書院 徐家匯 土山灣 博物樓 天文臺 聖母院 佘山 百步橋 中國 大橋 未園 春申祠 江海關 工部局 巡捕房 寧波會館 招商局 管可壽齋 戲鴻堂 外國技

山　楊柳樓臺　玻璃花園　公家花園　同仁醫院　仁濟醫館　婦孺醫院　石印書局　西戲園
申報館　滬報館　西園　陸德敷　小洋水龍
卷二　海上詩詞書畫鐵筆名家　申江潮汐　中外商貨完稅章程　輪船沿海路程　輪船碼頭
電報價目　中國通商各口　五洲列國名略　中外立約諸國京城名　滬北各絲棧　北市匯劃錢
莊　南市匯劃錢莊　滬南各碼頭　往來長江天津寧波溫州福州輪船價目　滬上各局各行輪船名
號　本埠各省會館　本埠各省公所　滬上各客棧　崑京徽各戲園伶人姓名
卷三　影戲　白螞蟻　女薦頭　野鷄　挑水夫　籠槓　掉包　呂宋煙（原註西名昔茄）　雕
翎扇　書畫燈　百靈臺　煤氣燈　千人震　百蟲掛屏　藤器　自來風扇　城中食水　荷蘭水
檸檬水　水蜜桃　羊城瓜果　外國藥材　花鼓戲　打彈子　神誕日　各酒館著名食品　西曆
房捐　煙館　茶館　野鷄馬車　行中馬車　東洋車　小車　會審公堂　法華牡丹　租界禁例
德律風　賽花會　水龍會　西藥　藥房　西國酒店　戒煙局　戒酒會　名妓　套圈　禮拜　保
險　外國戲術　東洋戲法　燄火　長人矮人　白鴿發財票　㕑棧　照相　油畫　時妝　提金爐
電報　搭輪船　狀師　巡捕　包探（原註俗名包打聽）　康白度　細崽　露天通事　流氓　拆
梢黨豆腐黨　放白鴿　姘頭搭脚　臺基　上海交界里數　租界　馬路　陰溝　才人月旦　盂蘭
盆會　外國花卉　著名酒館　廣東夜飯　紀事珠　德元館　飯館　徽館　跑馬　灑水車　垃圾

車　號頭　正午礮　火警鐘　洋水龍　脚踏車　剪綹白撞　轎行　舢舨船　外國秤尺　各貨市

聚　公估局　匯劃錢莊　豆規平色　插息貼新貼現　拍賣人掮客　洋廣貨　寶珍膏　痧藥　針

線機器　各式機器　附冶游備要

卷四　東洋茶館　跑船　風琴　牌九司務　小押店　吃講茶　三節會　跳戲　馬戲　琴會

蜒妓　滬上方言　箭館　鴛鴦廳　蟋蟀會　壓鬢花　女流氓　燈戲　團操　玻璃廠　開鑛局

總會　英文館　例禁補錄　廣肇山莊　別琴竹枝詞　冶游自悔文　洋場續詠四首（原註火車

火船電報電燈）　洋場本事詩四首（原註彈詞賽馬自來火更上一層樓）　送窮神　新樂府四首（

原註電線氣球自來火電氣燈）　申江雜詠六十首　申江曲三十首

海上冶遊備覽四卷

海上冶遊備覽四卷，清光緒十七年，寄月軒木刻本。原題指迷生輯。卷首有光緒十七年指迷生自序。內

容記海上冶遊門徑，自序謂意在指迷，實則指南。今錄其目錄如下：

卷一

堂名　住家　長三　幺二　草臺　私局　本家　小本家　客師　夥計　討主　父兄

官人　渾官人　淸官人　討人身體　自家身體　娘姨　大姐　外場　鑲幫　領房間　借房間

併房間　調房間　病房間　掃房間　裱房間　鋪房間　打房間　包房間　騰房間　叫局、轉

局　上局　下局　雙局　借局　牌局　偷局　戲局　酒局　天明局　過門局　回頭局　借下局

一局一夜廂　一局兩茶會

卷二

攀相好　落相好　乾相好　溼相好　恩相好　打茶圍　加茶碗　革茶碗　蕩空茶碗　堂中

茶碗　禿圓　開水　開口　燒路頭　清路頭　響路頭　收賬路頭　大路頭　擺臺面　卸臺面

撇臺面　翻臺面　大曲　小曲　京調　擠曲　上賬　借賬　搨賬　漂賬　揀客人　軋客人　丹

陽客人　爛汚客人　借乾鋪　抄小貨　砍斧頭　拔官人　贖身　硬贖身　揹贖身　絞手巾　起

手巾　移茶　篩酒　起炒　添煙　帶當　調頭　跳槽

卷三

擔盤　吃雙臺　吃總桌　吃水菜　年夜飯　吃稀飯　裝乾溼　點蠟燭　開菓盤　便夜飯

請客片　請客票　叫局票　上先生　連下去　搶三　兩杯半　大紅頂　乾稀飯　偷開包　挨城

開　借印錢　打印錢　拚戲子　坐馬車　帶琵琶　送客轎　叫差錢　茶房錢　轎飯錢　照燈錢

折菜錢　拍小照　打野鷄　賣珠寶　說因果　宣卷　賅討人　恩客　霧客　燒香　求籤　連

底凍　好牀面　回頭貨　私窠子　時髦　表記　恩線

卷四

肉衖堂　戳不堋　蚌珠頭　雙了角　趁熱被頭　拔蠟燭頭　綢紗馬甲　菊花山　玫瑰茶
玫瑰醬　被頭風　私房話　雕翎扇　油紙扇　香水　珠花　大紅裙　荳蔻盒　着衣鏡　籐睡
椅　羅漢榻　書畫燈　百靈臺　高脚盆　藍呢轎　銀煙筒　茉莉針　過房娘　姘頭　搭脚　軋
姘頭　拆姘頭　女說書　聽堂唱　叫堂唱　書場　開篇　廣調　馬調　灘簧　剪煙　老举　琵
琶仔　開廳

海上青樓圖記四卷

海上青樓圖記。四卷。題四明沁園主人繪圖，上海花雨小築居石印。卷首有清光緒十八年，蛟川紫竹山房主人序。內容半頁繪圖半頁爲妓女小傳。計卷一自卓文君至林大雪香二十六人。卷二自謝素雲至王金鳳二十七人卷三自馬巧珠至張蘭生共二十四人。卷四自林寶玉至周斐卿共二十五人。總共一百零二人。

申江勝景圖

申江勝景圖。吳友如繪。清光緒十九年，申昌書室石印。內容分上下兩卷。每卷計圖三十一幅，並附以詩。卷首有經鋤所作序，略云：「曾聞主人約吾友吳君友如，博觀約取，繪畫若干幅，並綴以詩，以供好奇者臥遊之具」

上海彝場景緻四卷

上海彝場景緻。四卷。袖珍本二冊。原題吳縣藜牀舊主重編。封面題清光緒二十年，管可壽齋石印。今觀

其字，不是手寫上石，疑是由木版縮小而付石印者。然未見原木刻本，亦不能斷定。內容記上海社會瑣事，偏重於租界方面，尤偏重於遊冶方面。體例與葛元煦滬遊雜記，瘦鶴詞人游滬筆記相同，亦多直抄其詞處。又按，書名彝場景緻，因租界初闢時，中國人多稱爲夷場，此稱在民國以後已絕無所聞，今是書將夷字改爲彝字，似有意避去字而以免觸目，可想見過度時代之情形。

申江時下勝景圖說

申江時下勝景圖說。二卷。清談瀛客編。

上海雜記十卷

上海雜記。十卷另附申江勝景圖一冊。文寶書局石印。原題吳縣藜牀臥讀生編輯，上海過眼煙雲客校字。卷首有清光緒三十一年祥符裴錫彬序。是書簽條題作「繪圖游歷上海雜記」，封面又題作「繪圖上海雜誌」，所謂繪圖，卽指附冊申江勝景圖而言。正文前八卷皆題作「繪圖上海雜記」後二卷又題作「上海雜誌」。名稱混亂，至於如此。內容與葛元煦遊滬雜記，瘦鶴詞人游滬筆記相同，亦有因襲二書之處，而蕪雜更甚。石印錯字尤多。惟申江勝景圖較佳。

滬江商業市景詞

滬江商業市景詞。四卷。石印四冊。清光緒三十二年印行。卷首有陳桐珪序，及餘姚頤安主人自序。內容除卷一之前附市景論三篇而外；其他皆爲七絕詩，一詩詠一事，除公廨、名勝、古蹟等而外，於工商業所詠爲

多，如俗語所謂「三百六十行，」無不言及。但有詩無註，終覺空泛。

滬江色藝指南

滬江色藝指南。原題公益書社編輯。清光緒三十四年印行。鉛印洋裝一冊，內容首列所謂「北里嚮導表，」即花叢里巷名稱。次列所謂「書寓名目，」即名妓姓名及其住址，依照筆畫多少排列，次列所謂「么二即堂名表，」次粵妓，次日本藝妓，次男伶。書名「色藝」故男伶亦包括在內，是指藝而言。全書一百七十五面，每面八行，每行排一人名，么二、粵妓等每行排兩人名，男伶每行排四人名。全體爲表格式。卷首有駢文序。

海上花影錄

海上花影錄，分初二兩集。民國四年新中國圖書館印行。內容除當時妓女小影外，附有「花叢逸事、」「青樓韻語」等。

海上名花時裝百美圖詠

海上名花時裝百美圖詠。石印二冊，民國四年，才記書紙棧發行。

花國百美圖

花國百美圖，原書未見，書名見於上海六十年花界史敍例。敍例略謂：「新世界花國百美圖，適辦理花選之後，故獨多訣詞，雖文章典麗，無裨事實。」今按新世界舉行花國選舉三次，第一次在民國六年，第二次

在民國七年，第三次在民國九年。此百美圖未知編印於何次選舉之後。

上海六十年花界史

上海六十年花界史。，鉛印，洋裝一冊。民國十一年時新書局發行。原題汪了翁編。卷端有了翁敍例。又有桐花、燕子兩人題詞。桐花題詞稱汪吉門序例言及章太炎處，稱「吾鄉章太炎」，可知作者爲浙江人，字吉門。號了翁。此書內容記上海花界事，自淸咸同時至民國十年間，先後六十年，取材頗爲豐富。今錄其目錄如下：

甲編　名花豔影

四大金剛林黛玉陸蘭芬金小寶張書玉合影
光復前名妓藍橋別墅梁溪李寓碧霞樓朱小二寶翁梅倩林黛玉合影
老林黛玉十五歲後之豔影
金剛張書玉豔影
藍橋別墅戲裝小影
歌妓胡翡雲小影
副總統貝錦玉影（原註共二幅）
藝部總長葵清雲玉影
小金剛張飄豔影
詩妓李蘋香小影
新世界花國第一任大總統冠芳玉影
國務總理蓮英玉影
藝部次長張瀛仙民慶里知事蓮第合影

貌部次長舜琴玉影

才部次長燕侶玉影

迎春坊都督王寶寶玉影

樂餘里花政長曼君與素娥合影

參政蘭英玉影

知事小金鐘玉影

知事翠娥瑞娥合影

副總統寶琴玉影

品部總長青鳳玉影

副總統樂情玉影

文部總長文第玉影

觴部次長荷花玉影

護花使林媛媛玉影

品部次長柳琴玉影

清和沿都督梅影軒玉影

老民和里都督花月痕玉影

參政憐愛卿花媛媛合影

參政筱文仙四路交際使高雅雲與青雲閣怡情樓合影

知事薛飛雲玉影

新世界花國第二任副總統王寶玉玉影

才部次長朱小芳玉影

香國大總統琴寓玉影

天韻樓香國大總統琴寓副總統樂情陳第總理琴樓合影

觴部總長林文仙玉影

樂部次長驚鴻玉影

新世界花國第三任大總統好第副總統曼君琴樓總理金湘娥參政院長珍珠花合影

參政院副院長徐蓉如貌部總長含媚次長錢素珍才部總長曉霞品部總長青鳳次長吟湘藝部總

詠金如意花榜見遺
贈林黛玉四絕
贈香國大總統琴寓
贈香國副總統陳第
輓蔣紅英
詠麗雲出嫁
詠日新里蔡家
贈鳳寶珠校書
聯語（原註不備錄）
薦林黛玉爲花榜狀元函
戲擬應夔丞與胡翡雲絕交書
擬某君致其夫人請吃喜酒書
戲擬懲鴇護花判
戲擬妓院打醮榜文
妓院全體籲求取消弄內晒衣禁令之公呈

贈張曼君四絕
贈葵湘雲青雲姊妹四絕
贈香國副總統樂情
贈香國總理琴樓
題蔣紅英遺影
詠好第青鳳搖珠事
爲精勤坊平江洪嫁人復出賦
詠鼎豐里鴻雲蘭遣嫁二女二絕

遊戲文

花城詞典徵文小啓
擬胡翡雲答應夔丞絕交書
招北里諸姊妹游夜花園啓
擬林黛玉吸煙被逮乞援書
禁止各妓院里弄抛晒下衣布告
戲代小花園校書舜琴上鳳凰相公書

己編　花間掌故

地獄中之脂粉　小花園鳳凰來儀　九花娘之迷魂湯
凌菊仙與王文華二十日之夫婦　青樓進花園　鑑冰學校
救國儲金時期之花界　五四運動中之花界　愛春樓之銀招牌
夜明珠牀閣中之美術畫　鷗波小榭之受欺　截髮美人
護軍使署閣瑞生謀斃蓮英案判詞　小花寶琴與新劇家偷情　小李廣之豪飲
雪鴻仙館與鳳樓善跨驢　九人同義會之今昔

庚編　花界近聞

林黛玉病中捕鬼　金牡丹遠遊瑞士　張四遊美
蔡詠春入蜀　小老爺之身世　含媚背肉重逢
珍珠花之平等自由　怡情別墅破鏡重圓　高翠玉大婚記
解說花吟詩　十里紅之豪賭　鴻雲閣嫁女記
禁閉妓院案始末記（原註附領照章程民國九十兩年搖珠名錄）壬戌年端節書寓么二一覽表

上海的一般

上海的一般，洋裝精印一薄冊，民國十九年，光明出版部印行。內容圖畫與文字並重，分「總說」、「上海史略」、「上海的人口」、「上海的文化」、「南京路」、「上海的交通與繁華」、「上海的病態」、「上

海之夜」等八節，圖畫多用當年吳友如所繪上海各項情況，與現代攝影對照排列，可見時代之變遷。

海上青樓沿革記

海上青樓沿革記作者原題漱六山房。按漱六山房主人，姓張，號春帆，清光宣間，以撰九尾龜小說得名。此書撰於民國二十年前後。無單行本，分載於萬歲雜誌第一卷第二期至第九期，似尚爲未完之稿。

上海門徑

上海門徑，鉛印一冊，王定九編。民國二十一年，中央書店印行。內容記述吃、著、行、看、遊玩、住、買、求學、謀事、戀愛、交友、生活、廣告、婚喪、寄信、演說、嫖、賭等門徑。

（以下娼妓小說）

青樓夢

青樓夢。原題釐峯慕眞山人撰，梁溪瀟湘館侍者評。內容以小說寫上海遊冶事。計六十四回。申報館排印本。卷首有光緒四年金湖花隱序，瀟湘館侍者序。按作者名俞達，又名俞宗駿，字吟香，長洲人。瀟湘館侍者，爲鄒弢別號。

海上花列傳

海上花列傳。原題雲間花也憐儂撰。內容係以小說寫上海游冶事。計六十四回。（或作六十回）此書於清光緒十八年，先載於「海上奇書」，光緒二十年，刊行石印本。今亞東圖書館有新標點鉛印本，大達圖

書供應社亦有新標點鉛印本。又別一本，題名「海上百花樂趣演義。」按，作者名韓邦慶，字子雲，華亭人。

海上塵天影

（又名斷腸碑）

海上塵天影。原題梁溪司香舊尉編。內容以小說述上海名妓蘇韻蘭事。計分六十章。淸光緒二十年石印本。按，司香舊尉，爲鄒弢別號。蘇韻蘭事，及此書名稱，亦見於鄒氏所著三借廬贅談。略云：「靑樓女子，庸俗居多。蘇韻蘭本姓汪，名瑗，字畹根，能詩。所居曰幽貞館。後嫁湖北范氏。余前爲作斷腸碑六十回者也。」

海上繁華夢

海上繁華夢。原題古滬警夢癡仙撰。內容以小說寫上海游冶事。初次刊行於淸光緒三十四年。入民國後，又嘗撰續集。按，作者名孫家振，字玉聲，號海上漱石生，上海人。繁華夢版本不一，略記如下：

海上繁華夢　初集三十回　淸光緒三十四年商務印書館鉛印本

二集三十回　初二集光緒二十九年笑林報館鉛印本

後集四十回　淸光緒三十二年笑林報館鉛印本

續海上繁華夢　初集三十回　二集三十回　三集四十回　以上民國四五年間文明書局鉛印本

夢遊上海名妓爭風傳四卷

夢游上海名妓爭風傳四卷。淸光緒二十六年，石印袖珍本。卷首有作者自序，自署曾經涉足人。姓名無

考，內容係白話小說。全書分爲三十二回。

滬上秦樓楚館遊冶記

滬上秦樓楚館游冶記。原書未見。書名見夢游上海名妓爭風傳卷末所附告白。此書想亦係小說之類。

九尾龜

九尾龜。原題漱六山房撰。內容係以小說寫上海游冶事。初刊行於淸宣統時，每集十六回，後續至二十四集。按，作者姓張字春帆，常州人。以撰九尾龜得名。入民國後，亦常有記載花事之文字散見於小報。卒於民國二十四年。

人間地獄

人間地獄。娑婆生撰。內容係以小說寫上海遊冶事。其書作於民國以後，爲同性質小說中最遲出之一部。按，娑婆生，姓畢名振達字倚虹，儀徵人。民國初年曾任時報編輯。卒於民國十五年。

人物

築城王袁山松傳

在第五世紀的初年，上海的歷史還在渺茫的時代，但是有一場極著名的兵禍發生在上海地方；後來修上海志時，在「歷代兵事」門中第一就是記着這件事：公元三九九年，（晉安帝隆安三年）孫恩作亂，從定海向北，沿海騷擾；那時候上海屬於吳郡，所以由郡太守袁山松守備，上海的滬瀆江——就是現今吳淞江的下游——在當時是直接東流通海的，袁山松因在江旁修築滬瀆壘防衛；四〇一年（隆安五年）孫恩巢寇滬瀆，袁山松遇害。袁氏在晉代本是望族，山松又是典雅的儒將，而他守衛滬瀆是如此忠勇，所以在地方上早有紀念他的祠祀，史傳上對於他也推崇備至。

袁山松守滬瀆時，在江邊共修築二壘，一東一西；又在吳會鎮築有築耶城。上虞的嵩城，海鹽的璵城，據上虞縣志及海鹽縣志說也都是袁山松築的——那末加他以一個「築城王」的頭銜，也不爲過了。

浙江上虞地方對於袁山松也是很敬崇的，縣西北六十里有嵩鎮——後於一七六三年（清乾隆二十八年）改名爲袁鎮——就是紀念他的。一七〇一年（清康熙四十年），嵩鎮人俞世才（字樹宏）邀同志數人，搜集舊籍中的袁山松遺事，彙爲一編，名「彙考錄。」但是雜錄羣書，毫無系統；且編者因各書記載不同，就到嵩城廟裏去求符徵信，居然把那些荒謬的答案也寫在書裏，這還成什麼「考」呢？

現在因袁山松的事迹和遺迹和上海的關係很密切，特輯正史和方志中的資料，整理成一篇新傳。至於彙考錄因流傳不多，見者甚少，故特另作一提要，以示其內容，見本書學藝類書誌篇。

陽夏世系譜

袁山松是袁瓌的曾孫。袁瓌字山甫，陳郡陽夏（今河南太康縣）人，魏郎中令袁渙的曾孫。袁瓌的時代，中原鼎沸，瓌與弟猷欲奉母避亂，求為江淮間縣，拜呂令，轉江都，因此一家南渡。晉元帝以瓌為丹陽令。後升至鎮南將軍，不久就自己辭職，優游會稽。三二七年（晉成帝咸和二年）蘇峻叛變，袁瓌和王舒共起義軍，討平蘇峻，因功封長合鄉侯，並被任為國子祭酒。那時侯在喪亂之後，禮教崩壞，瓌乃上疏請於京室闡明學義，「給其宅地，備其學徒，博士僚屬粗有其官」，晉成帝覽疏贊成，遂興國學。時瓌因年老上疏告退，不久就死了。追贈光祿大夫，謚「恭」。（據晉書本傳）

袁瓌的兒子喬字彥叔，初拜佐著作郎。輔國將軍、將桓溫鎮京口，引喬為司馬，領廣陵相。後桓溫伐蜀，喬領二千人為先鋒，大破蜀賊李勢，長驅至成都。進號龍驤將軍，封湘西伯。不久逝世，年祇三十六，桓溫甚悼惜之。追贈益州刺史，謚「簡」。喬博學有文才，註論語及詩，還有許多文章行世。（據同上）

袁喬的兒子方平，人極方正，初辟大司馬掾，歷義興與琅邪太守，卒。（據同上）

袁山松是袁方平的兒子，他的世系可考者如下表：

（一）（二）（三）（四）（五）（六）（七）

煥——○——○——瓌——喬——方平——山松

　　　　　　　　　└—猷（瓌之弟）

行路難作者

袁山松少時有才名，博學能文，著後漢書百篇。他又善音樂，傳時有行路難曲，辭頗疎質；山松愛好它的音調，乃「文其辭句，婉其節制，」每逢酣醉，縱聲高歌，聽的人都不禁涕泗橫流。其初羊曇善唱樂，桓伊能挽歌，及山松行路難繼之，時人稱爲「三絕」，我們且欣賞「三絕之一」的文辭，看看怎樣吧：

「行路難，行路難，行行西上多關山：虎牢函谷愁百盤，連峯更出青雲端；

朔風凜凜沙漫漫，青鞋裹足隨征鞍；江南衣薄不禁寒，肌膚凍皺骨亦頑；

日來月往走如丸，天地黯慘歲復闌；故園回首隔江關，妻孥在家無綺紈；

夜深燈火愁相看，此時憶家淚潺湲。西行萬里何嘗還！」

適在其時，張湛愛在齋前種松柏，而山松每出游，喜令從人唱挽歌，因此時人有言：「湛屋下陳尸，山松道上行殯」。（據晉書袁瓌傳，行路難詞據樂府詩集）

袁山松的著作不少，但是現在太半散逸了。前記之後漢書百篇，到了隋代，僅存九十五篇，（見隋書經

籍志）而現在原書已完全無存，不過在清代有輯佚本四種：

1 黃奭漢學堂叢書輯本；　2 汪文臺七家後漢書輯本；

3 姚之駰後漢書補逸輯本；　4 王謨漢唐地理書鈔內有袁山松漢郡國志。

此外，袁山松所著尚有宜都山川記、句將山記、西陵峽記（見秦榮光補晉書藝文志）現在僅有佚文見於藝文類聚及太平寰宇記諸書中。所作散文及詩賦，彙考錄中輯存數篇，除行路難外，有以下數篇：

答桓南郡嘯歌辨　歌賦

酒賦　詠菊

「靈菊植幽崖，擢潁凌寒飈；春露不染色，秋霜不改條！」這雖是袁山松在描寫菊花的性格，而他自己情操也何嘗不因之表現出來了呢。

山松歟崧歟

晉書於安帝紀、袁瓌傳及孫恩傳中都說及袁山松，都作「山松」字樣。宋紹熙雲間志卷上袁崧宅一節引晉史作「崧」，該志中其他說及袁山松處也一律作「袁崧」。考新唐書藝文志、藝文類聚、白孔六帖均已作「崧」，恐係作「崧」之所自起；但秦榮光以為新唐志等均誤。資治通鑑卷一百十一及十二兩卷均作「袁崧」而胡三省注，兩見之下，均注：「袁崧當作袁山松。」秦榮光和胡省三都是以晉書作根據的。

上海舊志，因沿襲雲間志，向亦作「崧」。自嘉慶志起，乃依據晉書，一律改正作「山松；」嘉慶志並於

辨證卷中加以說明。

照以上引證的看，凡修正派都是寫做「山松」的，並且晉書是正史時代又早，自宜依據。但俞世才作辨，以爲晉宋時代避諱甚嚴，袁崧的祖父瓌字山甫，「豈有祖以山甫爲字，而孫可命名山松者乎？」因此彙考錄中多作「崧」字樣，惟引晉書時仍作「山松。」俞世才的話也有相當的理由；所以「山松歟崧歟」是不易決定的。本篇則遵嘉慶志辨證及秦胡二家的例，依據晉書通稱「袁山松；」但逢引用的原書作「袁崧」時，亦祇得依照原文。

孫恩的事實

袁山松死難於孫恩的作亂，這裏要說孫恩的事迹，以溯兵禍的根源：

孫恩，字靈秀，琅邪人。他們家裏向奉五斗米道——這是一種邪道的名稱，起於後漢末張陵，能施小術——恩叔父泰，字敬遠，師事錢唐杜子恭，學會了祕術，就誘惑百姓。百姓愚者敬之如神；王珣言於會稽王司馬道子，把孫泰放逐到廣州去。但是太子少傅王雅是和孫泰要好的，在晉孝武帝前稱道他懂得養生術，因得召還爲徐州主簿，後升輔國將軍新安太守。三九八年（安帝隆安二年）王恭叛亂，孫泰起義兵爲國討恭，聲勢愈盛。會稽世子元顯也數次到泰處求其祕術。泰見各處多叛亂，以爲晉代是不會長久了，於是煽動百姓，自己也準備起事。當時朝中官吏雖已看破，但因泰與元顯交好，不敢插言。後來還是會稽內史謝輶揭發他的祕密，道子乃誅之。

秦死後，孫恩逃到海上，聚合亡命徒衆，得百餘人，志在復讎。三九九年（隆安三年）冬，元顯縱暴，生殺任意，會稽吳郡的百姓大爲不安，孫恩乘此機會從海島領其黨徒，進攻上虞，殺縣令；更襲會稽，害內史王凝之。此時東南八郡，一齊起來殺長吏應合孫恩，所以旬月之中，得衆數十萬；孫恩佔據會稽，自號征東將軍，稱他的黨叫「長生人」。晉廷震懼，內外戒嚴，遣衛將軍謝炎、鎮北將軍劉牢之討伐他。孫恩敗走，虜男女二十萬口，一齊逃往海上。

晉廷乃命謝炎爲會稽內史，率徐州文武戍海浦。四〇〇年（隆安四年）夏，孫恩復由浹口（今定海）入餘姚，進寇刑浦，巡至會稽，害謝炎，轉寇臨海。晉廷大震，遣冠軍將軍桓不才等擊之，孫恩再次逃於海上。晉廷於是遣劉牢之東屯會稽，牢之使劉裕戍句章（今鄞縣以東地）吳郡太守袁山松築滬瀆壘，緣海備恩。（據晉書孫恩傳資治通鑑晉紀。）

生前與死後

說起袁山松的履歷：先是繼承父方平爵湘西伯（據嘉慶上海縣志名宦，）官祕書監（據隋書經籍志，）猜想他著後漢書或在此時。後出任宜都太守（據桓玄與袁宜都書）最後乃任吳郡太守（按晉書袁瓌傳云：「山松歷顯位，爲吳郡太守。」）

晉書本傳裏說山松爲吳郡太守，而安帝紀裏則稱爲吳國內史。嘉慶上海縣志名官卷對於這點有考證，說應以吳郡太守爲是；原文云：

「晉制：王國稱內史，郡稱太守，見晉職官志。實一官耳。安帝時，吳郡不以封諸王。故袁山松應稱吳郡太守。」

這話講得不錯。

四〇〇年，袁山松在吳郡太守任，築滬瀆壘以備孫恩。四〇一年三月（隆安五年二月），孫恩由浹口攻句章，被劉牢之擊敗。四月，北趨海鹽，又被劉裕擊敗。於是孫恩進向滬瀆，六月，陷滬瀆，袁山松被難，死者四千人。（據資治通鑑晉書安帝紀，同治上海縣志。）

袁山松死時，部下海鹽人李祥冒刃收其屍安葬（據同治志及滬城備考。）晉廷追贈司空將軍（據吳地記及同治志。）

紹熙雲間志稱袁崧時，常加左將軍的頭銜。查文獻通考云「晉郡守皆加將軍，無者為恥。」那末，左將軍之稱，是和吳郡太守之稱並存的。

長生人滅亡

孫恩攻下了滬瀆，仍浮海向京口，被劉裕擊敗，狼狽赴船。不久，又集衆欲向京都，晉廷駭懼，陳兵以待之；恩至新州，不敢進而退，北寇廣陵，陷之，乃浮海而北。劉裕和劉敬宣合兵追蹤在他後邊，在郁州累戰，恩大敗，沿海南還，劉裕也循海截擊，仍然在滬瀆大破孫恩。恩自此遠遁海中，迨四〇二年（元興元年）桓玄專變時，復寇臨海，被臨海太守辛景討破，恩窮慼，於是投海自殺。（據晉書孫恩傳）

滬瀆壘遺蹟

袁山松為防禦孫恩而修築的滬瀆壘，是非常著名的，但遺蹟早已消滅，傳說紛紜，所以要知道滬瀆壘在什麼地方，必須先考定滬瀆在那裏，方始能得其大概。考滬瀆是今吳淞江——古名松江——的下游，起自舊青浦（古青龍鎮）的青龍江口東流入海。這樣，滬瀆壘的故址，確知是在今上海境內的吳淞江邊，現在更把滬瀆壘建置的詳細情形，縷述如下：

（一）城形和方位

紹熙雲間志（一一九三年即紹熙四年癸丑編）云「滬瀆壘，舊有東西二城：東城廣萬餘步，有四門，今徙於江中，餘西南一角；西城極小，在東城之西北。以其兩旁有東西蘆浦，俗遂呼為蘆子城。」按，東西蘆浦是吳淞江南岸的支流，西蘆浦在曹家渡南入江，東蘆浦在小沙渡東入江。由此可知滬瀆壘西城是在現在靜安寺的東北，夾在兩條蘆浦的中間；東城則在東蘆浦之東，也許近現在的黃浦灘即古范家浜了。

嘉慶上海縣志所載古上海隸華亭境圖，繪滬瀆壘故址，方位大致不錯。近代外國人研究古上海史的，也大多根據嘉慶志的這張圖（如裘西司所著歷史的上海（Jesus: Historical S'hai）一書中曾轉載此圖）所以前字林報主筆李德立在上海開港五十年紀念時，著文紀念上海，以他的推測，竟謂現在的上海英國領事館是築在古蘆子城的廢址上面。這也許不免失之毫釐，差以千里；然而這種推測，畢竟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啊。

（二）名稱

各書所載滬瀆壘的名稱，共有六種不同的稱法，列舉如下：

1 扈瀆壘　晉書孫恩傳：「吳國內史築扈瀆壘」

2 滬瀆城　晉書袁瓌傳：「山松守滬瀆城。」

3 蘆子城　見前引雲間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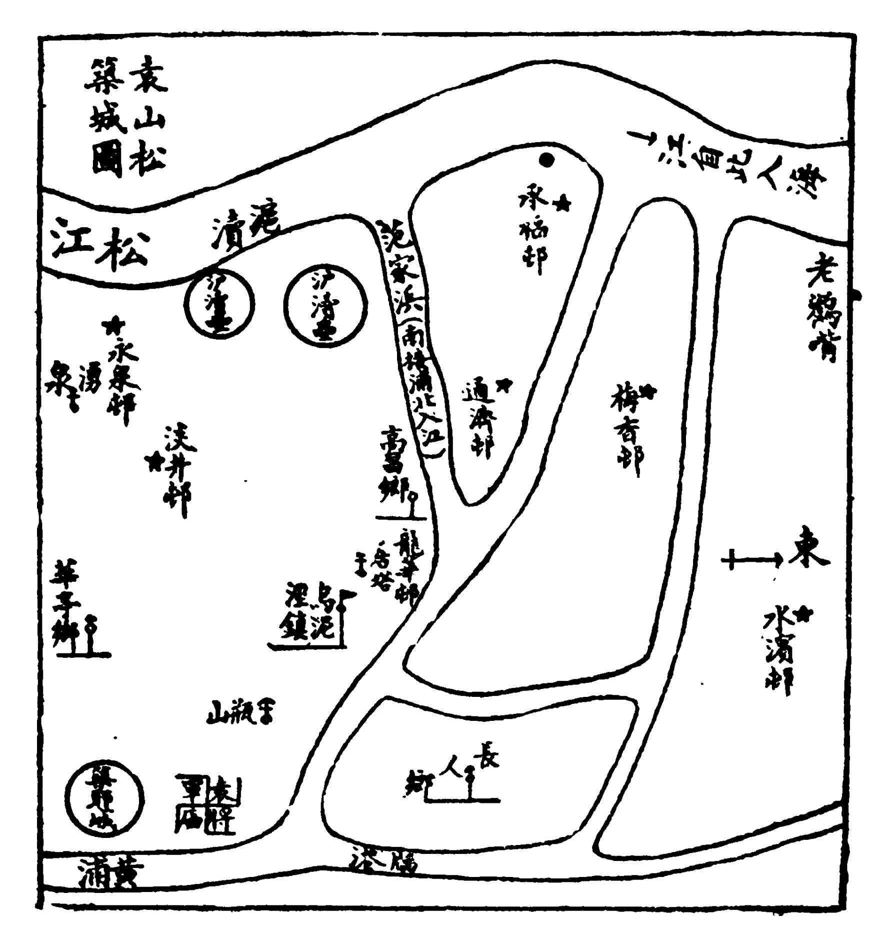
4 袁山松城　見吳地記。

5 袁崧城　見太平寰宇記。

6 滬瀆壘　見資治通鑑。

（三）功效

嘉慶上海縣志兵燹卷云：「古滬瀆江大而黃浦小，海寇來犯，皆由滬瀆進，故築兩城以防之。後黃浦大而滬瀆（入海處）湮塞，賊不能達，兩城遂爲廢地」（入海處三字係筆者所加）



(四)遺蹟的消蝕

滬瀆壘固然是因爲失去了效用而成爲廢物，但是江水衝激也是它們消蝕的大原因。太平寰宇記云：「袁崧城在滬瀆江邊，今爲波濤所衝，半毀江中。」到了十二世紀末年（宋紹熙間）東城僅餘西南一角；西城本在西北，更其近江，怕是全已浸入江中去了，雖則雲間志未曾詳言。及至十五世紀初（明永樂間）吳淞江「兩岸皆平疇茂林，無復有壘。」（見萬曆上海縣志引永樂大典）這時是連東城的西南一角也不賸了。

同治上海縣志滬瀆壘條云：「惟東西蘆浦尚存。」後來租界當局填河築路，東西蘆浦也變成了斷流殘溝，沒有整個的形態可以看到了。

(五)築壘的時代

資治通鑑云：「晉隆安四年冬十一月，吳國內史袁崧築滬瀆壘以備孫恩。」這是說滬瀆壘係袁山松築的。但晉書虞譚傳云：「譚爲吳國內史，成帝咸和中，軍荒之後，百姓饑饉，譚乃表出倉米賑濟之，又修滬瀆壘以防海抄。」查晉成帝咸和時係當公元三二六年至三三四年，早於袁山松守備滬瀆至少六十六年；而虞譚還是「修」滬瀆壘。那末壘的來歷，眞是很長久，而海寇之犯也是由來有素了。

不過滬瀆壘是因袁山松而得名，是很明顯的。袁山松修築滬瀆壘，也應該是事實，因爲此種堡壘，若干年不用，必致毀壞，一旦有事時，自當重加整葺。同治上海縣志古蹟卷滬瀆壘條下云：「晉虞譚所築（秦築

光以爲此「築」字也應改作「修」字）以防海寇；隆安四年，左將軍袁崧復修之以備孫恩。」也算是面面顧到的話了。

築耶將軍祠

袁山松除掉在滬瀆築東西二壘外，復在吳會鎮東南築有築耶城。紹熙雲間志云「築耶城，在縣（指華亭縣）東三十五里，高七尺，周回三百五步，舊經曰晉左將軍袁崧所築，今遺址尚存。」同治上海縣志云：「築耶城在十六保，晉袁山松所築，以備孫恩。通志作袁公城。今廢。」嘉慶上海縣志對於築耶城的遺蹟說得比較清楚些，它說「今已毀，其址尚高。」

在築耶城故址的東偏，有築耶將軍祠，是祀袁山松的。紹熙雲間志已載此祠，謂：「在沙岡（按：沙岡在閔行渡西）有築耶城遺址尚存，晉左將軍袁崧所築也，有築耶將軍祠，世傳祀袁崧云。」至元嘉禾志亦載該祠，稱在府東二十五里。明一統志謂正統間重修。嘉靖上海縣志把築耶將軍祠列在祠祀門士人私祀類中，並云在長人鄉。查沙岡或十六保或吳會鎮，都是屬於古長人鄉的，所以知道各書所稱雖不同，實爲一地。乾隆十五年上海縣志築耶將軍祠條云：「在長人鄉，祀袁崧，今廢。」但是嘉慶同治二志仍載該祠，沒有說起已廢或重修。嘉慶志並且說人家對於築耶將軍祠呼爲袁將軍廟。

青浦的崧澤也有築耶將軍祠，是一五八〇年（明萬歷八年）知縣屠隆所建，和沙岡古祠是兩起的。

築耶二字何所取義，向不明瞭。築耶城及築耶將軍祠最早均見於紹熙雲間志，而該志已云「築耶之

義未詳。」所以無法考究了。

嘉靖上海縣志卷六古蹟云：「城曰滬瀆東城西城，在蘆浦；曰闔閭城，在滬瀆城東；曰鄒城，在吳會；曰淡城，在海隅。」這裏沒有說築耶城，而說了吳會的鄒城，頗疑鄒城當與築耶城有何等綜錯的關係，而苦於缺乏資料去研究它。

墓宅和瓶山

袁山松在上海及其附近的遺蹟，除上述的滬瀆壘、築耶城及後人紀念的築耶將軍祠外，尚有他的住宅、他的坟墓，以及他的犒軍處。茲分述如下：

（一）袁崧宅

袁崧宅在華亭縣西北三十五里（雲間志），新江鄉四十六保（上海志圖。）其地本屬上海，一五四二年（明嘉靖二十一年）置青浦縣，袁崧宅就劃入青浦縣治。

紹熙雲間志引舊經謂：「昔袁崧居此因以爲名。」但雲間志覺得其說不妥，駁之云：「按晉史袁崧傳，崧陳郡陽夏人，則其始未嘗居華亭也；隆安四年爲吳郡太守，嘗築滬瀆壘以禦孫恩，明年，崧被害於滬瀆。或者崧之後就居於此乎？」後來嘉靖上海縣志謂：「袁崧宅在縣西北，晉以後崧之子孫居之。」就是尊重紹熙雲間志的意見。

崧宅一帶，成爲市鎮，稱爲崧宅市，一作崧澤市，或作松澤市，又稱崧宅鎮（據青浦縣志鎮市門及鎮汛

圖）當地的里名叫崧子里，水名叫崧塘（松江府志）

袁山松死難時，麾下士李祥奕白刃收骸骨歸葬。葬地異說紛紜，於是弄得好幾處都豎起「袁公」墓碑來了。現在先錄各家異說如下，然後再加評定：

（二）袁崧墓

1 陸廣微吳地記謂山松墓在橫山東二里。這橫山自然是指蘇州的橫山。但顧從禮以爲是青浦橫泖上的山。

2 嘉靖上海縣志謂在長人鄉。吳縣志亦云「將軍袁山松之墓在橫山二里，一曰在上海縣長人鄉。」

3 大清一統志謂在周浦鎮，並謂旁有小墓，相傳卽部將李祥墓。嘉慶同治兩上海縣志及南匯縣志均從之。

4 董尊鄉隨筆謂「在北橋之南，僅存坯土。」接着又說一段類乎神話的故事：「有江西人詭結草庵墓旁，夜鑿地道，取墓所有而去。鄉人毀其居，見一穴，深入數丈。探之，得磁碗二；古鏡一，大五寸許，背圖五岳眞形，翠紋剝落，能照百步外。」

5 新江鄉崧宅鎮後有土山突然高湧橫泖之北，明顧從禮以爲係袁山松墓，於隆慶四年立碑其上，題曰「晉左將軍吳郡太守袁公之墓。」

〔考訂〕袁墓地址，當以周浦最爲近情，同治上海縣志所謂「滬城與周浦相距甚近，圖殯埋骨，事或

有之。」並且周浦鎮亦屬長人鄉，故於第二說不成問題。橫山之說，和其他記載均不合；顧從禮把它解釋爲橫泖上的山，而以崧宅後的土山當做袁崧墓，尤其穿鑿附會。至於北橋南的墓，乃是元處士兪箕墓，因土人誤稱爲袁崧墓，史志一向沿譌，到嘉慶上海縣志卽已訂正了。

（三）犒軍處

北橋鎭有瓶山，項子通（明成祖時人）謂：「晉袁崧犒軍於長人鄉，酒罄，聚瓶爲山。」但淸褚華以爲該地酒瓶實係宋時酒庫所遺，見所著滬城備考。（一九三五，九，九）

潘恩的言行和政績

一　引言

說到明代上海的世家，第一要算潘氏。潘氏的盛，始於潘恭定公恩，首登嘉靖癸未進士，歷官都察院左都御史，弟惠、忠、恕又相繼出仕，子允哲、允端並由進士官藩臬，同懷兄弟四軒冕，一家父子三進士，門庭的榮顯，可稱一時無兩。其後，科第綿延，任子貲郎，聯鑣接踵，一直到淸初世澤的久長，也是別姓望塵莫及的。

考上海人士得列國史的，自元代以上，並沒有開過例，開例，還是明代的事。檢明史明代的上海人，除入循吏、儒林、文苑等傳的不計外，見有列傳的凡潘恩、董傳策、喬一琦、徐光啓、趙東曦、何剛、朱允佑、李待問八人。又明代上海人累官到尙書的，僅潘恩、徐光啓二人；得贈宮銜的，也祇是潘徐二人；歿後得蒙賜謚的，僅潘恩、徐光啓、董其昌、陸深四人。可見潘氏先祖的懋業恩榮，惟徐光啓足堪比擬而已。論官階的崇高，事業的彪炳，

是徐勝於潘;但科第的聯翩,簪纓的衆多,便是潘勝於徐。徐氏立朝大業,學術文章,現尚班班可考,而潘氏一生行誼,殊多隱沒不彰。因爲考證於次。

二 明史列傳

潘恩是明嘉靖朝的名臣,明史和周延合傳。本傳中所載的事蹟如次:

「潘恩字子仁,上海人。嘉靖二年進士,授祁州知州,調繁鈞州。鈞,徽王封國也。宗成豪悍,恩約束之。擢南京刑部員外郞,遷廣西提學僉事,署按察使事。有大猾匿靖江王所,捕之急,王不得已出之,憾恩,誣以事,按無實得免。累遷山東副使,御史葉經以試錄忤旨,逮恩下詔獄,謫廣東河源典史。四遷復回江西副使,進浙江左參政。按部海鹽,倭猝至,圍城數匝,恩與參將湯克寬僉事姜廷頤力禦卻之。俄遷浙江左布政使,以右副都御史巡撫河南。偕按臣劾徽王載埨貪虐,遂奪國。伊王典楧驕橫,恩一切裁之。河南民素苦藩府,恩制兩悍王,名大著。久之,由刑部尚書改左都御史。子允端爲刑部主事,吏部尚書郭朴,恩門生也,調之禮部給事中張益劾允端奔競,恩溺愛,朴徇私。帝置朴不問,改允端南京工部,令恩致仕。萬曆初,賜存問,卒年八十七,贈太子少保,謚恭定。」(明史卷二百二,列傳第九十。)

從明史中所見的潘恩不過如此,省志、府志和縣志所記的雖互有詳略,但事蹟大致相同。現在綜合各家記載及潘笠江集,分爲五節考證:

三 先世事蹟

潘恩的先代本是常州人，在元末爲了兵亂徙避到上海，纔入上海籍的。這位從常州遷來的上海潘氏先祖，名彥章，字子成，別號添二。添二生公樂，字肖孫，號靜庵。靜庵生麟，字應祥，號端原，是一位附監生，寫的一手好字。永樂間曾以楷書辟薦，得受山東夏津縣主簿，後遷浙江河泊所大使（同治上海縣志選舉表）。端原生慶，號默軒，多陰德，重然諾，頗得鄉里的稱道，後因恩貴，贈都察院左都御史。默軒又生二子：長名元，字用初，號鞠潭；季便是潘恩的父親，名奎，字用章，號頤庵，初充郡掾，嗣授河南項城典史，攝商水縣令，後亦因子貴得贈都察院左都御史（王世貞撰潘恭定公行狀）。

潘氏先代的行誼，大都無考，僅潘奎的事績，還稍有遺傳。玆舉二事，以見一斑。奎性仁慈愛物，當他承充松江郡掾的時候，正遇着一位御下嚴厲的太守，衙門中吏胥一開口說話，不論說的對不對，他總是要責罵的。因此吏胥無不畏懼，沒有一個敢在太守前訴說事端。其時地方上有一殘暴不仁的土豪，往往鞭撻奴僕體無完膚，甚至喪命，如其畏懼逃避，就誣爲賊盜，賄通役隸勾攝，陷諸死地。這樣寃殺的奴僕，前後已有四十多人了。潘奎的住處恰和土豪隔河相對，知道的最多最詳，雖覺得十分不平，但總沒有機會出首申訴。剛巧又逢到太守提訊那許多受屈的奴僕，且是一概無言誣服，潘奎候奴僕退出後，便趕到太守前伏地請求先受杖再申寃。太守見他老實誠懇，也就霽顏傾聽。於是潘奎便陳述土豪的種種不法，和奴僕的枉屈，並出一簿籍，載明諸奴得罪的事故和月日。太守聽後，重行提訊諸奴，果然和潘奎說的完全符合，乃捕土豪下獄，而將奴僕釋放。過了一年多，就產生這位後來做左都御史的潘恩。相傳在產生的一夜，郡守夢見許多人騎馬

鼓吹，送一個小孩子到吏胥的住舍，他醒後想着「有德者必有後」的古諺，就斷定是潘家有了孩子了。從此按月周給他一擔米，免得潘奎經濟拮据（吳履震五茸志逸卷二）。

潘奎在署理商水縣任上，也有一件値得敍述的故事。縣境一處村莊名叫南頓，先前因屢次遭遇盜刦，村民便集衆自保。恰好有一位御史帶領着兵隊夜間路過南頓，村民誤以爲又是强盜來臨，立時聚衆和官兵對敵。御史當作鄕民抗拒王師，勃然大怒，逮捕二十人帶縣，要斬首示衆。潘奎因匍伏去見御史，爲民請命，並說：「良民誤拒王師，罪固該死，但是村民的本意，原在免盜，倘因此被戮，怎樣處置爲盜的呢？」御史因將捕來的村民悉數縱歸，不再究治（李延昰南吳舊話錄卷三）。

四　潘恩年歷

潘恩字子仁，別號湛川，後改號笠江，上海人。其父名奎，號頤庵，初娶趙氏，早卒，繼妻錢氏，乃以明弘治九年（一四九六）三月二十六日產生潘恩。嗣又連舉三子：次子名惠，字子迪，由例貢生任溫州通判；三子名忠，字子蓋，嘉靖十三年舉人，官至刑部郎中；四子名恕，字子行，官光祿寺監寺。兄弟四人，論貴與壽，都首推潘恩，就是後來潘頤庵得封都察院左都御史，錢氏得封夫人，也全憑着潘恩的貴顯。潘恩的元配包氏早世，無出，續娶曹氏，生有三男一女：長子允哲，後官陝西提學副使；次子允端，後官四川右布政使；幼子允亮，官南京後軍都督府都事；女一，受南甯通判瞿講聘，未嫁而殤。潘恩貴後，包氏得贈宜人，曹氏由宜人而加封夫人。以上是家庭狀況的大概，現在再將他生平事蹟，按年排比如下：

弘治九年丙辰，三月二十六日生（申時行撰墓志銘）據王世貞所寫的行狀說：「公生而明穎凝重，離襁褓卽不妄言笑，宛若成童」

弘治十四年辛酉，六歲。父頤庵嘗敎以四聲，不過兩日，高下抑揚，過耳便能辨悉（徐學謨撰神道碑）。稍長受經術，所作制藝文妙絕流輩，嗣補博士弟子員，每試必冠（神道碑及墓志銘）嘗從城南先生張武學詩，同學有喬訓諸人（寧德丞喬君墓志銘）時鄉先達儼山先生陸深高自標許，不可一世，恩擢第後，嘗以所作贄見，儼山極加賞重，不敢以先輩自居（陸樹聲撰墓表）充諸生時，會臺試第一，例得補廩，而諸生中有當貢居喪，値除服，必須先廩而後貢的，恩見其老，因將廩生推給他遞補，一時大家都佩服他的謙讓（行狀）。以上是潘恩青年時代的事蹟，年份俱不可考。

正德十六年辛巳，二十六歲。莆田鄭洛書來令上海，讀潘恩所作的文，許以必貴，所以潘恩對於鄭頗多知己之感（上海縣志，五茸志逸，潘笠江集）。

嘉靖元年壬午，二十七歲。南京鄉試，以詩中第九名舉人（松江府志）。這一次的第一名是無錫華鑰，主考官是諭德董玘，侍講翟鑾，出的題目是「知之者不，天地之道，大人者不」三個（明貢舉考略）。

嘉靖二年癸未，二十八歲。至北京會試，聯捷成進士（上海縣志）。這一次會試中式的共四百十人，狀元是慈谿姚淶，探花是華亭徐階。潘恩雖考中甲科，大概因名次後的關係，便命他做祁州知州。冬十月到祁州任（祁州志序）。

嘉靖三年甲申，二十九歲。在祁州，秋築圖庫（祁州圖庫記。）次年舉行均賦，修祁州志，時以片言折獄兩造無不滿意而去，祁州大治。（祁州均糧記、祁州志序、墓志銘）。

嘉靖五年丙戌，三十一歲。銓司以潘恩治行報卓異，調至繁劇難治的鈞州。鈞是徽王的封地，又是著名的悍王，民俗也很強悍，潘恩到任以後，一切設施悉本寬平，謝絕居閒同時也絕不狥情，州人大服。這一年倉中的積儲冠於河南各縣，而秋收剛巧歉薄，因發倉貸衆，保全極多（祁州均糧記、行狀）。

嘉靖六年丁亥，三十二歲。調升南京刑部員外郎，和鄭質庵、龍雲東、蕭東潭等同事，後蕭官兩江兵備僉事，龍官浙江參政，鄭官永昌太守（笠江集卷二贈鄭質庵詩小引）。

嘉靖七年戊子，三十三歲。因丁錢夫人憂，返家守制（行狀）。

嘉靖十年辛卯，三十六歲。除服，補刑部員外郎。這一年正值舉行鄉試，以禮部新議，用京朝官典省試，因得河南主試命。秋八月舉鄉試，簡士得八十人，其中郭朴、劉自強、魏尙純、喩時至等數人，後來都成一二品大員，與潘恩同登八座。這一次主試，獲才的衆多，幾乎空前未有，而程式文的爾雅，也推河南爲各省之冠，後二年提督廣西學政的命令，便兆基於此（神道碑、河南鄉試錄序、行狀）。

嘉靖十一年壬辰，三十七歲。仍在北京作刑部郎中（行狀）。

嘉靖十二年癸巳，三十八歲。升廣西按察使僉事，提督學政（笠江集卷二及行狀）。他是在冬間由浙江湖富春而入江西，經宜春、萍鄉至湖南，再溯湘江入桂，到萍鄉時已近歲暮，到廣西已在十三年的春間了。到

桂以後，行部各縣，如蒼梧、藤縣、興安、慶遠、邕州、昭州、鬱林、桂林、靈川等處，都有詩文可考。

嘉靖十五年丙申，四十一歲，仍在廣西。冬十一月，因嘉靖產生太子，覃恩中外，其父頤庵與例獲封廣西按察使僉事（賀奚敬齋封給誥序）。

嘉靖十六年丁酉，四十二歲。秋取道大庾嶺，下贛江，經萬安縣返京（笠江集卷三）。潘恩代理按察使篆，大約便在這一年。因爲這年以前，他和當地的靖江王還保持相當的來往，靖江王有時要請一班高級官吏讌會，而潘恩也時常代靖江王寫幾篇文字，自從署了按察使，以勾捕靖江王所匿的大猾，於是幾大招懷恨。到秋間任滿，便離桂北上，入京覲見（墓志銘及行狀）。

嘉靖十七年戊戌，四十三歲。以廣西按察僉事考最，擢升四川布政使左參議，分守川東西北三道（行狀）。這一年春間還在北京，夏以省父返上海，秋始啓程入蜀（笠江集卷三）。一路登虎丘，過鎮江，經舒州、雍城、陽邏、黃梅，在中秋日到黃州。更西上登觀音巖，經京山縣，過鐘祥謁明獻王陵，取道荊門當陽，以至宜昌。從宜昌西經黃牛峽，謁黃陵廟，過歸州，入四川巫山縣，而至夔州衙署。直到嘉靖念一年秋間，都是在四川做左參議，常時駐箚夔州，每年不過到成都一次，間亦行部各縣，考察民間疾苦。他的政績，就是平刑緩賦，所以川人頗多感德。又因常駐在夔州，夔人尤爲愛戴（神道碑及笠江集卷三）。

嘉靖二十一年壬寅，四十七歲。調山東按察副使，巡察登萊海道。這一次是取水道東歸，沿途如岳陽樓黃鶴樓等名勝處所，都曾登臨賦詩。他出川的時候，本已到了秋杪，因十一月二十六日是封翁頤庵的八十

生辰，所以先回上海祝壽，再赴山東新任（陸深頤庵潘公八十壽序、重刻洞庭集序、笠江集卷四）。

嘉靖二十二年癸卯四十八歲。是年山東正遇到荒年，登萊飢民多流亡，及作盜搶刼等事。於是潘恩竭力設法勸募賑貸，一面招集飢民墾闢荒蕪，由官給食，一面嚴捕役擒治盜賊，於是境內太平，而百姓也都畏法懷德。這一年秋間，恰好是舉行鄉試的時期，藩司檄潘恩充監試。試畢，將試錄文上嘉靖帝，會監臨御史葉經嘗疏劾嚴嵩，嚴嵩因摘取試錄中語指爲誹謗朝廷，於是嘉靖帝便下詔逮問御史及提調監試等官，潘恩也就同樣受到无妄的災禍，被謫到廣東河源縣做典史（神道碑、墓表、行狀）。

嘉靖二十三年甲辰四十九歲。南行赴河源典史任，沿驛先到上海省父，至冬季再啓程，在途中接得調贛州府推官的命令，乃赴贛州（墓志銘及行狀、學憲唐龍江七十壽序）。

嘉靖二十四年乙巳五十歲。春在江西，夏五月二十六日，父頤庵病歿，於 延返鄉丁憂（徐階封奉政大夫廣西按察使僉事頤庵潘公墓志銘）。從二十四年夏到二十七年，都在上海守制，除寫過幾篇墓志銘和壽序等文字外，別無其他表見。

嘉靖二十七年戊申五十三歲。喪滿釋服，得授福州府推官（墓志銘）。

嘉靖二十八年己酉五十四歲。轉南京太僕寺丞，再轉南京禮部祠祭司郎中（墓志銘）。

嘉靖二十九年庚戌五十五歲。潘恩前受無妄的降謫，就資格及經歷論，部郎實無出其右，所以這一年重又擢升江西按察司副使，整飭贛州兵備，兼分巡嶺北道，又做臬憲大人了（行狀）。

嘉靖三十一年壬子，五十七歲。以平峒夷的功績，升任浙江布政使左參政，分守杭嘉湖三府（神道碑及行狀）。

嘉靖三十二年癸丑，五十八歲。五月按部到海鹽，倭寇猝來侵襲，因鼓舞吏民晝夜防守，城得不破。事平，得升雲南按察使。還沒有去赴任，又升江西右布政使（墓志銘）。

嘉靖三十三年甲寅，五十九歲。在江西右布政使任（攬秀樓記及賀顧左山參伯六秩序。

嘉靖三十四年乙卯，六十歲，還浙江左布政使。是年次子允端順天鄉試中式（行狀及上海縣志）。

嘉靖三十五年丙辰，六十一歲。以計滿入京覲見，與銓曹憲司等論人賢否，頗爲朝臣所心折，又因資歷既久，政績昭然，故於覲見後得擢升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河南。是年到任，下車伊始便詢父老疾苦，移檄斥責不職的官吏，屬吏頗有畏其風裁而解印綬去者。又發徽王及伊王罪惡，徽王削職而伊王亦斂羽戢伏。時東南倭患未平，因發礦卒遣裨將率以南下，拒敵有功，得賜金幣褒獎（墓表及行狀）。

嘉靖三十六年丁巳，六十二歲，返京任刑部右侍郎（墓表）。

嘉靖三十七年戊午，六十三歲。升南京工部尚書（墓志銘）。

嘉靖三十八年己未，六十四歲。仍在南京工部尚書任。次子允端會試不售，返家在住宅西側的隙地開始聚石鑿池，開創出後來豫園的始基（潘允端豫園自記）。

嘉靖三十九年庚申，六十五歲。八月調北京刑部尚書（明史七卿表）。

嘉靖四十年辛酉，六十六歲。三月改官都察院左都御史（明史七卿表）恩上疏辭不勝任，嘉靖有溫旨謂：「卿老成端肅，左都御史是風紀重任，故特簡用，應即承命勿辭。」嗣內官二品已滿三載，嘉靖特遣中涓賜以鈔緡羊酒，並予誥命進階爲資政大夫，封二代，錄一子入太學。會大風霾，舉行考察，黜陟允當，悉愜公議，雖嚴嵩尙據相位，不能有所阻撓，一時朝綱頗稱整肅（墓表及行狀）。

嘉靖四十一年壬戌，六十七歲。兼充廷試讀卷官。是年次子允端成進士，授刑部主事。門下士郭朴時爲吏部尙書，意謂父子不宜同居法曹，因將允端調禮部。給事中張益就疏劾郭朴徇私，潘恩溺愛，允端奔競，目的簉在郭朴，恩便上書乞骸骨歸故里。嘉靖因將允端調南京工部主事，特允潘恩致仕，並諭郭朴不問，所以潘恩在九月就致政引退（通鑑明紀，神道碑及行狀）。

嘉靖四十二年癸亥，六十八歲。恩既謝政歸上海，優游林下，一以讀書著作自娛，雖老未嘗一日釋卷（行狀）

嘉靖四十三年甲子，六十九歲。長子允哲順天鄉試，以第五名中式（松江府志）。

嘉靖四十四年乙丑，七十歲。長子允哲成進士，授新蔡縣令（松江府志）。

萬曆三年乙亥，八十歲。自恩致仕返家，臺使者無歲不薦，帝念其老不欲召用，特命進擢一級爲榮祿大夫。至是復命有司致幣饒存問，世傳以爲盛典（神道碑、墓志銘及行狀）。

萬曆五年丁丑，八十二歲。次子允端解蜀藩印歸，一意經營豫園，以備奉父觴詠其間（豫園自記）。

萬曆六年戊寅，八十三歲。萬曆大婚，以大慶覃恩，詔有司具幣帛牢醴存問於家（神道碑）。

萬曆十年壬午，八十七歲。幼子允亮卒。恩老年喪子，心中不無悲悼，但猶强自抑制。會胞弟忠又卒，因感四體已弱，其一覺有踽踽人世之感，從此忽忽善忘，尋感脚疾，經過一個多月的時光，便於十月十六日與世長辭了（行狀）。

萬曆十一年癸未，巡撫都御史郭思極以訃上聞，得蒙賜諭祭二道，並命工部遣官營葬，贈太子少保，下翰林院議謚，賜謚恭定。十二月十二日葬於陳涇的賜塋。大理寺卿太倉王世貞爲行狀，大學士吳郡申時行製墓志銘，禮部尚書嘉定徐學謨撰神道碑，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華亭陸樹聲立墓表（潘笠江集附集）。

五　潘恩的政績

祁州奇夢　潘恩做祁州知州的時候，正遇到辦理均賦的一年，因將冊籍詳加釐正，肅清積弊。於是戶無匿田，田無匿稅，並且參互新舊，折中調劑，高下都得其平（畿輔通志名宦）。夫人曹氏又躬教民間婦女紡織的方法，州民大得其利，至爲建潘母祠（章鳴鶴谷水舊聞）。允哲和允端便是在祁州任上孿生的。相傳曹夫人嘗於一天夜間，夢見有神人攜着兩個小孩子，都手執丹桂，告訴夫人說：「太守有大造於祁州，上帝特錫二子，以昌其門。」不久就產生了允哲和允端（五茸志逸卷八）。另一說，潘恩知祁州時，嘗夢有雙星從天而降，隱隱有哲和端兩字，後來便取這兩個字定爲孿生子的名字（嘉慶上海縣志遺事）。據潘允

端所寫的豫園記略，也記着有這件事，和五茸志逸所載相彷，不過所夢見的那位神人，覺是祁州土神，所以在豫園中純陽閣的中層，特地設立了祁陽土神祠，奉父命歲時祭祀，想來夢是不假，但也祇是偶然的遇巧而已。

鈞州歌謠　潘恩調到河南鈞州後，往往用謙和的態度，感化州民，因此，州人大爲感動，民間便有「毋相仇，避潘侯，毋甚口，媿太守」的諺謠（南吳舊話錄卷三）按鈞州就是後來的禹州，是明英宗第九子封藩的境域，其時正值厚爝襲封王位，藩府宗戚，驕悍不馴，潘恩頗能不畏强禦，盡力約束，州民非常感激，爲建生祠，配公孫僑黃霸（王鴻緒明史稿）。此外還有一件德政，就是潘恩到任以後，盡力積儲糧食，倉中貯糧的豐富，爲河南全省各城之冠，會逢歲饑，因發倉貨給民間，州民不至流離失所（康熙松江府志）。

藩王誣陷　廣西桂林府本是靖江王的封邑，在嘉靖年間是恭惠王邦薴襲爵做藩王的時代，這位王爺驕貴異常，不准部下衛卒的子弟去應考充當諸生，就是已經考錄了，也須先納賄賂，否則便嚴懲他的父兄。潘恩到廣西提學僉事任後，移文王府長史說，王如仍舊勒令諸生不准應試的話，我卽上疏糾劾了。諸生雖從此得以應考自由，但靖江王自不免大爲懷恨。後來署理廣西按察使時，又因逮捕一個和王相熟的大猾，靖江王更恨得刺骨了。最後靖江王因和巡按御史徐南金相訐，便在上疏中牽連着潘恩，說他有所侵冒，待遣給事法曹緹校置獄勘問，潘恩竟是一無所侵，靖江王因誣告得到削奪祿米的處分，王府官校並加罪責（墓志）。

權奸羅織　當嘉靖二十年時，嚴嵩做禮部尙書，交城王府的輔國將軍謀襲郡王爵位，又秦府永壽王的世子和嫡孫爭襲王爵，各人都向嚴嵩大送其賄賂，嚴嵩自然是答應一律幫忙。不料這許多事叫御史葉經知道了，便上疏指名彈劾，弄得嚴嵩大爲狼狽，一方面彌縫，一方面疏辯，因此大恨葉經。二十二年葉經以御史巡按山東，監臨鄉試，故事鄉試錄文多出學使手，這次葉經特乞唐順之文，提學副使呂高心懷不平，寄信到京中指斥葉經荒謬。等試錄送到北京的時候，嚴嵩便指發策文中的語句，說是誹謗朝廷，激起嘉靖帝的盛怒；尙書張璧更推波助瀾，要將考試官、教授、提調等一概懲治。於是葉經和教授張鏜，布政使陳儒都逮捕下獄。這時潘恩正充山東副使，分巡登萊，和另外一位副使談愷，也同樣受到無妄之災，隨後葉經被廷杖八十，削職爲民，因創傷過重而死，其餘諸人概謫邊方典史，潘恩是被指定了發到廣東河源縣（明史稿、通鑑明紀、山東通志）。

海鹽禦倭　隔不到十年，潘恩又做到江西副使，且進浙江左參政了。嘉靖三十二年五月出巡到海鹽，倭寇猝然臨境，圍城數周，倭船三十七艘，勢極浩大。時城中所有的兵，僅參將湯克寬帶領的邳兵、處州坑兵、湖州水兵、和縣兵、鹽兵、總數不過一千九百人。潘恩和僉事姜廷頤都微服步行城上，並和湯克寬籌議計劃，一面鼓舞軍民，和衷協力，晝夜登埤，防守不稍懈。圍凡五日，倭寇諒來不能攻破，方解圍流竄松江境去，海鹽城終得保全（采九德倭變事略及浙江通志）。後來做浙江左布政使時，又首先革除賍吏出納的弊竇，郡邑吏胥始不敢因緣爲奸，而賦藏大見充盈。又嘗佐臺使者禁斥貪墨，浙人稱便；復提調試事，所得知名士極

衆（浙江通志及墓志）。

兩王受挫　潘恩做河南巡撫時，河南有兩位藩王最是驕橫跋扈：一位便是鈞州的徽王，還有一位是洛陽的伊王。徽王載埨比他父親厚熸尤其荒唐無道，他見嘉靖帝信仰道教，也就竭誠奉道，並厚結帝所寵愛的方士，取得皇帝的歡喜。他在封藩的地方的行爲，就是毀壞民居，擴充自己的臺榭花園，庫官王章力諫，竟被杖殺，掠擄良家子女備充下陳；又嘗微服到揚州、鳳陽去冶游，被巡邏的兵卒所識破；諸如此類，不法多端。嘉靖三十五年又強奪鈞州民人耿安的女兒實後宮，耿安訴冤於北京，命下所司按治。於是潘恩和巡按御史將載埨的罪狀一一揭發，不下數十百款，九月詔廢載埨爲庶人，發往高牆禁錮，載埨及妃俱自縊死，子革爵，家屬子女發交周王約束，封國削除（通鑑明紀，康熙松江府志）。同時伊王典楧也是一位無惡不作的藩王，內有宮庭中官的奧援，外結嚴嵩父子爲爪牙，內外既都有應援，益加怙惡不悛。他的性情本極剛愎，而又貪暴，好議論地方官吏的短長，稍不如意，便加傾陷，務令失官爲快，迨官落職，又復多方折辱。就是御史過境，也曾被典楧要在路上橫施箠辱。因此，搢紳官吏都視洛陽作畏途，寧可紆道而行，不敢在洛陽城外經過。至於強奪民舍擴充宮室，閉城大選民間女子充後宮，並勒索贖金，種種罪惡，擢髮難數。潘恩在河南時，嘗盡力約束，並厲行逮捕伊王的嬖倖，依律懲治，典楧的兇燄得以少挫（通鑑明紀，乾隆上海縣志）。後來典楧終於被廢爲庶人，發往高牆禁錮，但不是潘恩任內的事了。

工部政猷　潘恩剛就南京工部尚書任，便寫了「敬義」兩字，製扁懸掛中堂，並指示僚屬說：「事君

而思，見義而思思便過半了。」僚屬無不悚然惕勵。時蕪湖龍江兩關主榷稅的郎官，苛索勒取，商民怨聲載道，潘恩便選明敏謹愼的郎官代之，並與畫法著令，務使不苛取，而國課得以裕足爲度公私稱便。又嘗督修明祖陵及孝陵，費用省而成功速，嘉靖帝極表滿意，因賜白金二十兩，綵幣二副，以酬其勞（墓志銘及行狀）。

上疏解救　黔國公沐朝弼鎮守雲南，恣肆專横，巡撫游居敬時加以法律的制裁。會東川土酋阿堂作亂，居敬請發川貴兵進勦，詔命會勦，而居敬已發土漢兵五萬人前進，阿堂窘迫自刎死。於是朝弼劾居敬違旨輕動，且有受土官賄賂事，居敬便被逮下獄。時潘恩正當刑部尙書，乃上疏救解，因得減罪戍邊（通鑑明紀，乾隆上海縣志）。又南京督餉都御史章煥嘗上疏觸嘉靖帝諱，將處以誹謗的罪名，也因潘恩的疏請，得蒙從寬發落。潘恩當左都御史時，曾條陳臺綱、吏弊、民瘼等二十條，詔俱嘉納（康熙松江府志）

好官不易　潘恩在嘉靖朝，前後歷官四十年，上面是聰明自用，威柄獨操，好用重典繩治臣下的皇帝，下面是張璁、桂萼、夏言、嚴嵩等一班權奸相繼柄政，做官實在不易。做好官更是不易。華亭徐階嘗說：「潘笠江自通籍以至懸車，跋涉瘴鄉，閒以挂誤，析楊之味，靡所不嘗，竟能保躬完名，出險就夷，爲賢士大夫所推重，歲寒之節，其殆庶幾！」（南吳舊話錄卷十七）數語可當潘恩的一篇傳贊。

六　潘恩的遺事

喜怒不形於色　潘恩的容貌廣額豐下，修眉秀目；潘恩的神態，丰度凝雅，淵停山峙，令人一望就知道

是一位大臣。生平靜重寡言，喜怒不形於面色，便是倉皇逼迫着他，也見不到他的蹶步疾辭；十足帶着古代大臣的風度（潘恭定公行狀）。

度量一斑　潘恩貴顯以後，頗有人譏他先代是郡掾，而以宋世簪纓相傲睨的。恩佯以為不聞，歸家和諸弟說：「人們端須自顧。漢家名臣多從刀筆起家，何嘗盡有穿着章縫袍的祖宗！今宋祉已冷，猶作熱面向人若是稍讀書籍，便不至有這樣的意氣。我正當用謙雅的態度應付，瞿塘三峽，設使沒有灩澦堆，便成平坦的安流了。」潘恩的度量，即此可見一斑（南吳舊話錄卷十）。

文章有定價　當潘恩二十六歲時，莆田鄭洛書來做上海縣，剛一到任，晉謁文廟畢，便要討看庠生的制藝，縣學老師因選十卷送去。鄭知縣閱看以後，叫過一個門役命他伸開手掌，把各卷分別夾入指間，第一指夾一卷，第二指也是一卷，第三指夾二卷，其餘都夾在第四指，還說：「要照這樣排定的次序送回去，不准紊亂。」後來，第一指所夾一卷的作者，便在次年聯捷，夾在第二指的，過了許多年纔得成進士；第三指所夾的，祗考得舉人為止；夾在第四指的六位，竟以青衿終老了。原來第一指夾的一卷，就是潘恩所作的（五茸志逸卷七）。

做官四十年破了一次例　潘恩做南京刑部員外郎時，嘗因父命代某生向督學使者關說入泮。後致仕家居，偶爾念及，自覺做了四十年的官，從未有片牘干求有司，僅某生事因親命難違，破了一次例。既而訪得某生家已貧寒，便立即招尋來見，並告以說：「昔年曾借用尊翁百金，欠的年代已很久了，今當奉還。」某

生一面訴異，一面卻謝，潘恩卻不顧，强將百金納入某生手中，使他持去（陸應暘樵史）。

保存上海東南半城的廟　在方浜路的廣福寺內，舊有潘恭定公祠，是萬歷十三年正月動工，十一月落成的祠凡三間，有樓可以藏經，另有二夾室，一儀門，周圍築牆垣圍繞，原來當嘉靖中倭寇蹂躪後，軍需無着，地方官紳議將東南寺觀出售應急時潘恩正在河南巡撫任上，知道了這個消息，就命次子允端帶着俸金回來，代償廟宇的價値。過不多時，軍餉還是不够用，又要議到賣廟了，潘恩仍照樣代償，東南半城的廟纔得永久保存。所以在潘恩歿後，地方人士便建築這一所專祠，在牆上畫着潘恩的遺像，藉作酬報。當建築時，長子允哲也曾率子弟相助爲理，祠有喬懋敬碑記（同治上海縣志）。

鑑別文字的眼力　潘恩曾點廣西提學僉事，鑑別文字的眼力，也不亞於莆田鄭洛書。相傳邑人喬時敏未第時，聞得潘笠江精通衡文，即持課藝請正，求決將來的榮枯，潘一看文便說，這是老進士後來時敏果然到萬歷三十八年纔登進士第，年齡已是六十歲了（五茸志逸卷四）

潘恩堂上的對聯　五茸志逸又載潘恩堂上的對聯，是「履富履貴履盛滿，如履春冰。」「保身保家保令名，如保赤子」一副，兢兢業業，潔身愛物的情態，灼然如見。考謚法，敬順事上曰恭，純行不爽曰定，潘恩賜謚恭定兩字，確是再切當沒有了。明代大臣得謚恭定的，除潘恩外，僅有年富一人，年是泰順間的中流砥柱，潘是嘉靖朝的鷄羣獨鶴，始終一節，身名兩得，同是明代紳懿一德的循臣（王弇州別集及南吳舊話錄。

壽星聚海曲　潘恩八十歲時，華亭太史徐階，嘉興冢宰吳鵬，都因同年的情誼，特地相約了到上海來祝壽，這時徐和吳的年歲也都近八十了，二老都不喜歡在城內居住，所以在南門外特建堂屋三間，顏為三壽堂，作為接待和燕息的處所，上海人趕出城去瞻仰三老的幾乎傾城（松風餘韻）。

四老堂前佳氣鬱葱　潘恩有三位兄弟：仲弟名惠，由例貢生出仕溫州通判；三弟名忠，嘉靖十三年舉人，官浙江仙遊縣令，遷刑部郎中；四弟名恕，也是例貢生，任光祿寺監寺。潘恩致政以後，諸弟也即相繼引歸，因築四老堂以便歲時讌聚，共享晚年清福。老兄弟四人友愛彌篤，里人過潘氏家門的，雖在風雨晦冥的時日，都說瞻望宅中似有鬱葱佳氣（南吳舊話錄）。

潘恩的著作　潘恩致仕以後，杜門養重，日惟讀書著作，至老不倦。詩根柢東京鄴中及開元大曆，文規摹昌黎四子以上，松風餘韻稱潘恩的詩文，冠冕斋皇，有目共覩，所著有笠江稿、近稿、世經堂集、續集等數種。歿後二子彙萃成編，名潘恭定公全集，亦名笠江集，凡十二卷：計詩五卷，策表箋序碑記四卷，說對贊誌銘祭文和雜述三卷，又附錄一卷，是上海諸生蔣叔頤編定的。原書見四庫存目，現時流傳頗少。此外關於經史方面的著作，尚有周易輯義三卷，詩經輯說七卷，詩韻輯略五卷，祁州志六卷，美芹錄二卷。

潘氏的建築物　紀念潘恩的建築物，在松江有內臺總憲坊，父子兄弟進士坊，今俱不存。在上海東門內彩衣巷舊有都臺總憲坊和兩省尚書坊，還有一座御史大夫坊，是為了潘慶、潘奎建的，一座賢科濟美坊是為了潘恩、潘忠和允哲、允端建的，現在都沒有了。又在陳涇廟的諭祭碑、誥命石刻、墓志銘等，也俱殘毀無

遺（府志、縣志、法華鄉志）。

七　潘氏的居第

宅內著名的建築　在城隍廟東北的一條東西橫街，現在叫作梧桐街，從前東部的一段本叫梧桐巷，西部的一段卻名安仁里，明代的潘氏，便是聚族住在這條里內的。潘家的房屋，東面到大官坊街，南面臨安仁里街道，西面伸展到豫園北面翡侯家浜（今福佑路）。縣志說周圍有一里多地那麼大。宅內著名的建築，有潘恩所建的四老堂，允端創建雲夔增葺的世春堂，又有允端手創的慈保堂、樂壽堂、父母其順堂，豫園內有玉華堂、樂壽堂、充四齋、五可齋、醉月樓、徵陽樓、玉茵閣、會景堂、容與堂、愛日堂、頤晚軒，其餘亭閣樓臺尤雜遝數園林的佳勝，堂構的富麗，不但冠絕一時，稱海上甲第之首，范濂且盛誇為江南土木的一奇蹟，第宅規模就可想而知了。

沈恩居第易潘恩　相傳慈保堂和父母其順堂，在潘氏舊宅的東北，北鄰福佑橋，是明四川布政使沈恩的居第。沈致仕歸滬，營建巨宅，極為巍煥，將近要落成，候擇日上匾了，偶在夜間夢見許多人鼓吹迎匾直入中堂懸掛，擡頭見匾上的姓已改作潘字，當時並不覺着奇怪。第二天早晨送客到門外，遠地看見一個眉目秀麗的孩子，挾着書包去上學，呼問孩子的姓，回答說是潘，索取書冊一看，見書上楷書着孩子的姓名，赫然是潘恩兩字。沈因瞿然自失地說，堂還沒有完工，而住的人已經有了，算來不必替旁人白盡心力了，便命停止以後的工程。後來潘恩官左都御史，二子建登進士，沈氏的子孫已是中落，果然將住宅賣給潘家（三

岡識略卷四）。

世春堂改天主堂　世春堂的建築，在潘氏住宅中最爲宏麗，後樓的木材概用楠木，塗金染釆，丹堊雕刻，極盡工作的技巧，樓上全用磚塊鋪砌，登樓和在平地無異。到天啓崇禎年間，潘氏家業漸衰，將世春堂一帶大厦賣給兵部主事范文石，范在崇禎十一年夏間遭僕隸所弒，嗣子不能守，後樓先毀，旋被天主敎士湯國光購去，重加修治，改名爲敬一堂。明清遞嬗的時期，因湯若望主持欽天監事務，海上第宅大半遭受兵刦，而敬一堂卻得無事。康熙初年，嚴禁西洋宗敎，一般流寓中國的西敎士，一律勅令離境，潘氏舊宅便籍沒入官。康熙九、十年間，又用南懷仁治理曆法，敬一堂仍舊給予西人居住（閱世編卷九）。雍正二年，因浙閩總督的奏請，外省不許私留西敎士，於是一部分在雍正八年改作關帝廟，其餘部分在乾隆十三年改建申江書院。咸豐十年中法互訂追加條約，有許還天主堂舊址一條，同治元年巡道吳煦便將關廟和書院遷移，原址仍由法敎士改建天主堂。一直到現在，那堂還是存在着，敎民都稱牠爲老堂。那一條街俗名便叫作天主堂街。

玉玲瓏舊物猶存　沈恩的舊宅後來改歸淩氏。豫園在崇禎季年也改屬張肇林，但園亭已殘毀不堪。旋因明末的擾亂，張氏並沒有修治，僅在中堂供設佛像，延請僧衆住持而已。肇林歿後，豫園更破敗到極點，除山石和池塘而外，一切都毀廢了，園址重又恢復成菜圃。康熙四五年間，張羽明守松江，一般好事的人擬就豫園地址建造清和書院，院內設張羽明生位，迨工程方始着手，張已罷去，於是工程半途中止，到乾隆初年，

地方人士幾以賤價購得，改爲西園，興築了二十多年，費用達好幾萬，始於乾隆二十五年落成。其後又經道光二十二年英兵的騷擾，咸豐三年小刀會衆的盤據，雖滄桑變更頗多，但爲邑廟的西園如故，今香雪堂前一片石相傳還是明代豫園的玉玲瓏舊物，其餘便不可問了。

陸深事蹟考證

一　引言

上海鄉賢之一，潘恩，本社前已爲文考證。茲請進而述到陸深。他的官階，他的政績，雖遠不及潘，但其居官則爲名臣，在野稱爲名士，在上海鄉賢中也是不可多得的。而文章書翰，史家備極推崇；名言德行，世人稱爲典範，陸深允堪無愧。

翻翻他的著作，我們知道他曾經做了一篇蘇軾傳。因此，後來夏言爲他做墓誌銘，就把他比擬於蘇東坡。可惜夏氏這篇文字不能見到，不過照陸氏生平看來，他似乎也以東坡行事自勉，所以筆者今天做他的傳略，也就把他看作東坡第二，而以他做東坡傳的筆法來寫，庶幾體念古人微意。另外，更有一樣令人不滿足的事，他的年譜未曾尋着，所有關於他的事蹟，只憑筆者考證所得。倘欲更詳，則請俟他日。

二　明史文苑傳

陸深是明代有名的「詞臣」，史家列入「文苑」，和王圻合傳。茲將明史文苑傳所載錄次：

「陸深，字子淵，上海人，弘治十八年進士，二甲第一，選庶吉士，授編修。劉瑾嫉翰林官亢己，悉改外，深

得南京主事。瑾誅，復職，歷國子司業、祭酒，充經筵講官。奏講官撰進講章，閣臣不宜改竄，忤輔臣，謫延平同知。晉山西提學副使，改浙江，累官四川左布政使。松茂諸番亂，深主調兵食有功，賜金幣。嘉靖十六年，召爲太常卿，兼侍讀學士。世宗南巡，深掌行在翰林院印，御筆刪「侍讀」二字。進詹事府詹事，致仕；卒，謚「文裕」。深少與徐禎卿相切劘，爲文章有名；工書，倣李邕、趙孟頫；賞鑒博雅，爲詞臣冠。然頗倨傲，人以此少之。」（明史卷二八六列傳第一七四文苑二）

以上所述陸深的事蹟，可稱文筆簡潔之至。正史體裁，大率類此，請再讀地方志乘。

三 康熙松江府志

先看康熙松江府志。該志人物也載有陸深傳，列入「名臣」目內。所載如次：

「……深，……弘治辛酉解元，乙丑進士，入翰林，自編修陞國子司業。丁母憂，釋服，廷臣薦之，不數月，起補原職，陞祭酒，充講官。一日，進講內閣易其講章。深講畢而奏云：「今日講章非臣原撰，乞自今容講臣得盡其愚。」上雖可之，而經筵面奏非故事，爲當路所忌，左遷延平府同知。陞山西提學副使。晉府一優人子入學，深斥之。又陽曲生父爲縣令所笞，下獄死，訴御史趙，反抵生罪。深與力辯，不合，即上疏劾趙；趙亦劾深。有旨差勘，趙謫外任，深得復職，補浙江副使，仍理學政。歷陞四川左布政，召爲光祿卿，預修玉牒，改太常卿兼侍讀學士。扈駕承天，命深掌行在翰林院印，侍行，御筆乙去「侍讀」二字。後致仕。一日，上問侍臣：「陸深、張邦奇才學孰優？」侍臣以陸優於張對。上曰：「陸深曾爲祭酒，桂萼欲害之，今尚在否？」方有意召用，

會卒，賜祭葬，贈禮部右侍郎，諡「文裕」。」（康熙松江府志卷四一）

以上所述該志係根據陳繼儒（眉公）所纂的府志，已較明史爲詳，但尙不及縣志。

四　嘉慶上海縣志

嘉慶上海縣志人物載陸深列傳，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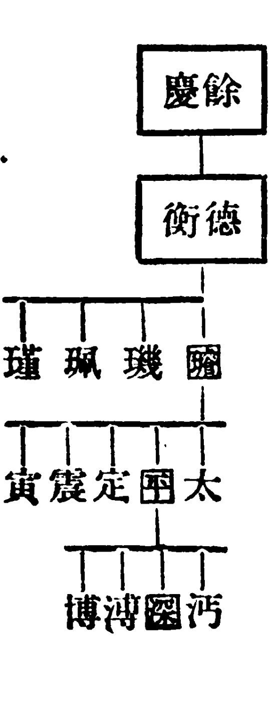
「……深，號儼山，幼有公輔器識，宏治十四年舉應天鄉試第一，十八年，成進士，官編修。劉瑾嫉翰林官亢己，悉改外，深得南京主事。瑾誅，復職。丁丑，爲同考官，得舒芬、夏言等。擢國子司業，丁父憂，旣釋服，不赴補廷臣交章薦之，起祭酒，充講筵。故事，講章先從內閣刪竄，深講畢，面奏「今日講章非臣原撰，乞自今容講臣得盡其愚。」上可之。退復上疏，極言講官宜令自盡獻納，以杜壅蔽。時世宗方向桂萼；深講章，萼所更也，遂責其欺罔，謫延平府同知。遷山西提學副使。時晉府有優人子入學，深聞之，曰「可使學宮缺一人，不可使一人汚學校。」竟斥之。陽曲生劉鑑父爲縣令所笞下獄死，訴御史趙鏜，反抵生罪，深爭之，不得，即疏劾鏜，鏜亦劾深。有旨差劾得直，旋補浙江副使，仍理學政，歷四川左布政，……徵拜光祿卿，……改太常卿，兼侍讀學士。扈巡，……御筆刪「侍讀」二字。進詹事府詹事，後致仕……」（嘉慶上海縣志卷十二）

陸深的事蹟，如該志所述，總算比較詳細，雖然還不及同治志。茲就同治志所載，參考陸氏本人著述，旁采私家稗乘，寫錄其事蹟如后：

五　先世事蹟

(1) 世系簡表

考陸深的先代，本爲汴人。南宋建炎時，由開封南遷，居華亭。明代，始遷於上海的浦東。其本身的世系，就其班班可考者，製成簡表列左：



看了上表，可知陸深的父親名叫「平」；祖父名叫「璿」；曾祖名叫「德衡」；高祖名叫「餘慶」。其他非嫡支的，如他的叔祖三人璣、珮、璡，都是庶出。璣有二子，珮早年去世，璡有一子。他的從兄弟，還有涵、瀾、淮、漸、淪、沂、溶、漢、渭、河、瀚、洲、汀、汶等十四人，這裏都從略。就是他的同父弟兄，如陸沔，係前母瞿氏所生；溥和博則係庶母高氏所生；也都不是同胞的。

(2) 陸餘慶的遭遇

陸深的先代，當住居華亭的時候，本大有資積，稱爲巨室。據說：那時，松江興聖院浮屠的基地，一半即係陸家捐出的。到了陸餘慶時，就由華亭出居於魏塘的馬橋北莊。那所房子，本係陸家的別宅，門外有十六七

株大槐樹，行路的人，都很觸目。時當元代末年，兵荒馬亂，盜賊蠭起，青天白日的時候都要搶劫，一天，有一夥賊人追搶一個人，在門外經過，看見了大槐樹，那被追的人就緊抱着它大喊救命。餘慶在門裏一張，眼看强盜聲勢洶洶，不敢開門，祇在內發聲接應。賊人心虛，漸漸四下裏散去，臨走，把那被搶的人用刀割掉了嘴吧，使他不能出聲。後來這人就受傷而死。他的兒子訪求强盜的蹤跡，知道這人慘死的情狀，馬上到南京去喊寃。那時明太祖已經統一了天下，凡民間有寃屈事，都能直接告狀，於是那些做案的强盜都提了來，連陸餘慶也以嫌疑被捕。結果强盜都訊明斬首，餘慶雖屬寃枉，但判定他犯了見死不救的罪名，罰去充軍。明初的法律，凡罰充軍的囚犯，先要在石灰山做工一百二十天，期滿，纔發放出去充軍的地方。餘慶本有他的兩個女壻，跟着到苦工期滿的時候，這兩個女壻就瞞着餘慶逃跑了。餘慶那時，身上盤費一點沒有，心裏想着逃也逃不了，就是逃得了，也是連累了兒子，不如想個計策吧。他就哄着那解差說，他要到江邊去解手，那解差也就信了他。於是他就偷空，把那解差一拉，兩個人都掉下江裏。江裏的波浪流得很急，兩人都活活的淹死，連屍骨都不知去向。原來那時明律，凡遣去充軍的人，已經派定了去充軍的地方，就是半途身死，還是不能免罪，要他的兒子替代去充軍。倘若這人死在還沒有發放出去充軍以前，同時，還沒有派定去充軍的地方，這人的兒子就不須去替代了，餘慶那時還沒有發遣，他自己知道祇有死可以免罪，連累不到他的兒子，所以就毅然的投江自殺了。

(3) 陸德衡的一生

德衡字竹居，行七，上面有六個姊姊。當餘慶被捕時，他纔有數歲年紀，家產盡被年長的幾位姊夫占據。那時，陸家簡直是有所謂「喧賓奪主」的情況，對於這個無父的孤兒誰都不放在眼裏的了。德衡年既長大，覺着這樣的家庭太使他難堪，就脫離了那夥人，自己獨身出外，過着流浪生活。這一年，他已經三十二歲了，偶然來到上海的浦東。浦東有章姓者在地方上很有資望，遇見德衡，就非常器重，說：「若旅人，視耽耽，耳偃偃，貌不雄而揚，殆有後者！」當時章家這位老者說了這話以後，便和他的妻子商量定妥，招德衡為贅壻。德衡結婚的次年，先後生了一子一女，那時他的生活也漸安定了，於是略置田宅，以此為家。魏塘的祖產，不再聞問，這就是陸家定籍上海的來由。至於陸餘慶的墓地，當時是招魂作衣冠葬的，還在魏塘。德衡不忘乃父，每年去一趟，掃祭盡禮。他性情頗嚴正，章氏也有婦道的美德，以致家業漸至小康。初卜居浦東，鄰舍還時常欺負，作無理的要挾，德衡始終善意應付，不與爭論，一時稱「長者！」（據「陸氏先塋碑」見儼山集卷八二）

(4) 陸璿小史

陸璿字鈞松，娶尤氏，生後數歲，即喪母。少時，倜儻奇偉，頗有山野秀士的丰度。其別字係自取，因其居常，喜種竹栽松，蔚然成小叢林，自己徜徉其下，常說：「古稱樹德，夫德如樹，久而後有託焉者，此之謂也。」性慷慨，能以信義自持，鄉里都很尊敬。當時地方有名賢士有金彥英、陸大用、陸有常等人，陸璿為後起者。好讀書，但粗知大義。每見後生，必敎以求學。性又好古物，每見法書、名畫、鼎彝之類，必以重價購得。家居，每天清晨即

起，夜晚，則盡召子和孫，坐滿一室之內，問問他們白天所作的事。死時，年八十三歲。其弱冠時，一度北遊，足跡曾到開封。（據「筠松府君碑」見同上書）

(5)陸平傳

陸平字以和，別號竹坡，晚年自稱「遠安老人」。初娶上海瞿氏，為贈左軍都督府經歷瞿晟的女兒，有賢德；繼娶嘉定吳氏，則係陸深的生母。據云「婦道母道，為宗黨冠。」陸平為人生有異表，身長七尺，兩目炯炯，有光彩，能回見兩耳；長長的鬍鬚，一直拖到胸口；說話聲音洪亮，健談。見到他的人，都稱贊他有「偉丈夫一氣。少年時候，從鄉里的先輩研求經學，頗有心得，不久，就完全丟開，從事遠地的旅行。他出入南北二京，北走邊關各地，南至湘沅之間，盡跟有名的士大夫交游，士大夫輩也很愛重他。他又善於理財，以此輔助陸璿興家，也能救濟窮人，在鄉里中善舉很多。居家清晨即起，指揮家人做事，井井有條。子姪輩犯過失時，立即申斥，並不稍假顏色。等到他們改過以後，又歡然如舊。倘是有一樁好處，他又十分誇獎，逢人說知。所以他性情雖屬嚴正，倒也不招怨謗。陸德衡草創的田宅，到了他的手裏，算來已有百把年的歷史。他更銳意振興，擴充不少，鑿池植柳，儼然有林泉的風致。浦東一帶本富有田家景象，當農忙時，他常常扶杖徐行，課耕觀穫，自以為樂；又常以酒果食品餉勞農作者，人人感念，竟養成勤勞的風氣。當風日妍美時，則邀請親朋，借同小宴，時殽蔌果多半取自園圃。或乘舟，或乘轎，閒行花竹之間，鄉里人士都很羨慕他的清福。早年就善筆札，眞草行書，人稱為逼近晉唐人的風格。老來用力更勤，常常燈下讀小本頭書籍；或者寫字滿紙，像繩頭那樣大。他對

於陸深，特別愛護，每當會試時，必和深同行；對於深的出處，他也多有獎勉，以致深能成名。後來，明政府推恩勅封他爲翰林院編修文林郎，制詞有稱「遠貽林壑之光，安享桑榆之樂」。他得意極了，以爲「天語」之榮如此，應示子孫，就摘取「遠」和「安」兩字爲堂名。卒時年八十四歲。（據「勅封文林郎翰林院編修竹坡府君行實」見同上書；並參考同治志）

六　陸深的幼年

(1) 祖父憐愛

陸深生於一四七七年（明成化十三年），生母吳氏爲二十八歲，這時她嫁後已經六年了。陸深的祖父、祖母都還健在。當他在懷抱的時候，德衡和他的夫人尤氏，就非常憐愛，常說陸平的貌像很好，照理，該有好好的後人的，或者我還可以看到他的發跡吧。（儼山集）

(2) 早年夙慧

後來他慢慢長大，體弱多病，父親和母親的督責都不忍過嚴，但他生小就非常聰明。當他八歲的時候，那就是一四八四年（明成化二十年）了，他的父親和福嚴寺的老和尚景夔極相好，常時夜深飲酒。一天，陸深在旁，景夔就拈出「夜深燒燭短」五字來，叫他對下聯。他立刻應聲道：「話久引杯長。」景夔非常高興，以爲他能記杜詩。其實陸深這時還未曾讀到杜詩呢。他的早年夙慧如此。（五茸志逸）

七　陸深的發跡

(1)**牡丹神話**

陸深的先世，雖然讀書但都未在科舉上得意過。到了陸深，便開始發跡了，關於科舉的神話，歷史上例子很多，說到陸深，也未能免俗。傳說他的書房門外，本有一株牡丹，每年開花，纔只有幾朵。到了一五〇一年（明弘治十四年）這一年的春天，忽然開花有百把朵之多，並且非常豔麗，人們都有些詫異。到了秋天，陸深以秀才的資格到南京考舉人，竟中了第一名。當時自然榮耀非常，大家都附會到牡丹上去了，說是先兆。（同上）

(2)**二甲第一**

那時陸深是二十五歲，同榜的，有一個鼎鼎大名的顧鼎臣。到了次年，他曾經會試，未中，迄至一五〇五年（明弘治十八年），他二十九歲，竟以二甲第一名及第，就是所謂「傳臚」的了。再過了兩年，到一五〇七年（明正德二年）做翰林編修，那時，他是三十一歲，翰林的地位，係非常的清華高貴，他的前途，正未可限量，可惜當前就遇着挫折。

八　陸深的蹇運

(1)**三個年四件事**

人到中年，哀樂各半，古來的人們，對於世俗的經驗，大都如此，我們也不必代陸深慨歎，先是，在一五〇三——四兩年（明弘治十六十七年）間，他連遭四歲女孩和兩歲男孩的早殤，那時他還在南邊，就感覺

着非常的悲哀。到了一五〇六年（明正德元年）他已經到北邊來了，又先後死了一男一女。他傷痛之餘，都曾經寫文字來紀念他們和她們。

(2) **長女之死**

可是，他們和她們的年紀還不過幾歲。故使他痛心的，要算是他十三歲的長女之死了。她名叫「清」，生下三歲，就跟着陸深在南京客居三年，又在那時北京住四年。有病的時候，她看見他的父親連遭了四位小弟妹的早殤，有些寒心，便安慰她的父母說她得了夢兆，病可以好的。陸深聽她娓娓說來，倒也爲她破顏一笑。結果她終於離開了人世。那時是正德三年（一五〇八），正在陰歷五月裏。

(3) **老母之喪**

不久，到了那年秋天，陸深的六十歲的老母又病重。當一五〇五年（明弘治十八年）時，他就把她老人家迎養到北邊來。可是她一出外就多病。雖然她在外邊得看看山水景致，自己感覺樂意，但因多病，也就常思鄉里。後來陸深做了編修官，她就很爲高興，因爲政務清閒，就想叫他請假回南一行，她預備跟着回來，那知道她到次年，就一病不起。陸深只得扶柩回南了。

(4) **謫放外任**

眞是禍不單行！當他丁憂的時候，朝廷裏的翰林官都交上否運，得罪了有權的宦官，劉瑾，統同謫放外任。陸深因此派任南京主事。他的父親得報，反而欣然和他說道：「同汝者，皆我聞天下賢者名也。抑又何辭？

」這幾句話，如今看來還是有見解的，實不愧爲陸深之父。（儼山集）

九　陸深的復職

(1) 復翰林官

一五一〇年（明正德五年），他三十四歲。時劉瑾已經伏法，明政府有詔旨到來，將他的翰林編修的官職起復。他的父親笑道：「昔年吾行湖湘間，日者許吾是歲當蒙恩，吾昨猶以爲不驗也。今曠蕩若此，豈有命耶？」及次年，他服滿進京謝恩，乃留官翰林。但這時，他的父親又疊疊的寄信，催他回來，說：「汝節之闊也，而信人太驟；其放言也輕，而力善或不終；難乎免於世矣。汝必歸，毋以累吾也！」於是，他又乞假返里。（同上）

(2) 做同考官

一五一六年（明正德十一年），他四十歲了。他的父親又以爲他年歲漸大，知道待人接物，該出去做事，就叫他進京供職。次年，他做同考官，得舒芬、夏言兩人。後來這兩人都成爲明代的名臣；舒係以直諫而死，夏後官至尚書大學士，爲嚴嵩所害。（同上並參考明史）

(3) 擢國子監司業

一五一八年（明正德十三年），他四十二歲，陞國子監司業。這時，有都憲王任（荊山）的兒子，一天講書不到，他竟加以責斥，說道：「凡稱烏衣子弟以門第見重者，因內守家法，外通典故，非寒畯可比，故可登之仕宦。汝思何人也，而驕慢至此！」王任表面只好說他對心裏總不樂意。他就寫了一封信給王，內中有這

樣的話「叨官國子，深愧菲薄，……不意令器汝梅來游橋門。自祖宗以來舊規成憲，試爲明公言之：每日坐堂、抽籤、點班；若過背書日期，堂友長捧籤率領班生，送過博士廳，挨名驗背。坐堂班生，背其所讀之書；新入監生，則按日分背。監規各官所臨，衆目共視。若因令郎一人，將遂免其一班乎？瞻仰之地，勢有不能。將自今以往，祇因令郎一人，並與其抽籤背書者，遂廢而不行乎？條教之際，法亦不敢。」可想見他的戇直。（南吳舊話錄；儼山集）

(4) 丁憂終制不赴補

一五二一年（明正德十六年），他四十五歲，遭老父之喪。回里以後，因身弱多病，他就有退居的意思，雖居服滿，也不進京赴補。一五二四年，他四十八歲，在他的舊居「後樂園」中，運土築崗，增拓不少名勝，連同其先世手澤，計有「後樂堂」、「澄懷閣」、「小滄浪」、「四友亭」、「小康山徑」、「望江洲」、「江東山樓」、「儼山精舍」、「柱石塢」等處。所因爲那土崗有「儼然山也」的勝致，他就在這時起自號「儼山」。當時他曾作詩諷詠其閒居的意趣；有「望中城郭故依依，喬木千章水合圍，風動海門聞鶴唳，鱸魚正美客南歸」的七絕一首；後來於一五二五年（明嘉靖四年）他寫給朝友一封信也有：「深今老矣，不自量力，輕犯世故，憂患頻仍，心志衰耗，賴先人之業，足以自適。近築一隱居，當三江之合流，頗有竹樹泉石之勝」等語。他的閒適的襟懷可想。不過當時倘是他就這樣恬退的話，陸深這人的傳略，也就平淡無奇。事實上，此後他還有不少驚人之舉呢。（儼山集；同治志）

十 陸深在講筵

(1) 講筵故事

一五二八——九年（明嘉靖七年八年），是陸深爲祭酒輪講經筵的時代，他的年紀已經有五十二三歲。講筵的規矩，凡係講官的講章，須預先做好，請閣臣審定。陸深的講章一共有三篇：一係「尚書」題，由楊一清審定；次兩章都係「孟子」題，分別由張孚敬、桂萼兩人審定。

(2) 講章原文

楊張和他都有師生關係，他當然不敢有異議。但對於桂萼審定的稿子，他就很不滿意。原來，那篇東西是講論孟子和萬章研究「伊尹割烹要湯」的史實有無問題。孟子固然絕對否認其事，陸深也以爲伊尹賢人，不肯做這樣事，並援引史記「伊尹負鼎」一說，以爲係戰國時代之流言，馬遷不學之過，略謂：「戰國之人，溺志於功名游說之間，以捷出於富貴利達之境，故爲此論，不過蠱惑一時之聽，以求便一己之私耳……」等語。可是這段引證文字，都被桂萼提筆刪去。他以爲這樣一來，這篇文字就失去原來面目，不成東西了。（儼山集）

(3) 講筵面奏

一五二九年（明嘉靖八年），他那時是五十三歲，在四月九日（三月初二日）那天，講完了這篇文字，就面奏皇上道：「臣今日講章，經閣臣改竄，其間必有深意。然臣愚以爲嗣後且存諸臣所見，各盡其忱。一

則盛德日新，廣延納牖；且壅蔽之患永杜」皇帝雖然同情他的意思，但講筵面奏，又打破了歷代成例。他當天夜晚借宿工部廠中，將講稿細看，自覺「感格之道未切，」又上疏謝罪。皇帝批答：「講章內閣閱看，係舊規，不必更改，若有所見，當別具聞。」他因此大爲感恩，重復上疏，暢說他的意思，有千餘言。

(4) 遷官同知

當時，桂萼在朝，很有權柄。就有人在旁慫恿他，藉以討好，說改纂講章，並非由你創始，現在陸深經筵面奏，又非從前成例，目下他大上條陳，實在欺罔皇上，非降謫不可。桂萼聽了這話，心裏當然不樂意，並且他實在也有些忌恨陸深。於是，陸深的奏疏就被發交吏部，而左遷福建省延平府同知的命令也就跟着下來了。

（南吳舊話錄，本朝分省人物考，儼山集）

十一　陸深在山西

(1) 排斥優伶子弟

那時，他只得赴部領憑上任。但是，他的朋友很替他不平，十分幫忙。到福建半年，就調爲山西提學副使。一五三〇年五月七日（明嘉靖九年四月十一日）他就前到山西，年紀也有了五十四歲了。抵任以後，他發覺有一個生員，係在晉王府做樂工的兒子，前任學使迎合晉王的意思，把他列名學額。他立刻把他除名，斥出，晉王面子上很下不去，託人前來說情。陸深婉言拒絕，說道：「藩府不榮於樂工有青衿子，雖百輩，何與？在學校，苟有一人，便足爲汙。」晉王知道，對他的樂工說道：「此公終作秀才語，不可干也。」這件事雖然還

是士大夫的階級觀念，但他不迎合藩王的意旨，這一點是有可取的。

(2) 替代生員雪冤

到了那年的重陽節，山西地方出了一件人命重案。事情的起由，係陽曲縣建立社倉，簽派正副，社首由楊奉充任；社副由劉文宗充任；而文宗因買賣不在，就被地方的鄉長王良將縣生員劉鎧的父親劉文寬朦混呈縣，經知縣余昇當堂痛打三十大板，監禁，隔了幾天，纔放出叫人擡回。文寬本已身帶重傷，出獄以後竟死。劉鎧因此就分頭到御史、按察使、學使各衙門控告知縣。陸深起先不能管，按察使也不敢管，而御史趙鎧則反聽信知縣的言語，將劉鎧革去生員，送縣打板，並發交太原府收監。陸深知道以後，便很恨恨不平，一面叫人通知太原府照顧劉鎧的性命，一面便和趙鎧當堂理論。趙說劉鎧不應糾合生員扛打知縣，他力加辯白，說並無其事，結果兩下都不歡而散。他一心爲劉鎧伸冤，便上疏給皇帝，彈劾趙鎧以爲「不諳大體，動違憲綱，知善不舉，見惡不拿，巡按一方，委的失職」，並告發余昇，說「凶虐之姿，貪饕之性，一方士民，怨入骨髓。」趙鎧知道，也上疏彈劾陸深「違慢不法。」明政府因旨令刑科給事中董進第會同巡按山西監察御史王道勘報，結果趙鎧謫放外任，劉鎧的寃屈纔得伸雪，陸深官復原職，並改浙江，仍理學政事宜。（南吳舊話錄；同治志；儼山集）

十二　陸深的晚年

(1) 經歷一斑

本來，他在山西的時候，就一度因衰病乞休。這衰病，倒是事實，無如他這時「聖眷」正「隆」，反使他放不下手。改任浙使以後，他又另有一番經歷，茲略敍如下：一五三三年（明嘉靖十二年），江西右參政；次年，陝西右布政；又次年，四川左布政，到一五三六年（明嘉靖十五年），他六十歲了，蒙恩內調，做光祿卿，預修玉牒；次年，改太常卿兼侍讀學士。一五三九年（明嘉靖十八年），詹事府詹事。此後，他便致仕了。

(2)本身殊榮

封建時代有句說話叫「天高皇帝遠」，這是普通士大夫階級的苦痛，然而陸深，爲了是「先代名臣，」世宗皇帝對他倒很尊敬。當南巡的時候，他掌行在翰林院的印，並蒙欽命爲「學士」，不以「侍讀」名。後來到一五四四年（明嘉靖二十三年）間，他雖然早經退休，皇帝還思念到他，並且很知道他吃了桂蕚的虧。可惜，他這時已經有了六十八歲的年紀，就假令他不是「壽終」，也不能再怎樣的去「効命皇家」不過，話又要說回來，身後的賜祭，葬，贈「侍郎」銜，並賜謚「文裕」，總要算是他的殊榮。雖如徐階所說「位不登卿輔，壽不滿七十，」但光拿一般文臣的身後來說，他是「死可瞑目」的了。（儼山集同治志）

(3)死時神話

傳說他死後三天，又復活，和他的兒子陸楫說道：「去拿筆來，把我的話記下。我告訴你：那天，我病得昏沉的時候，忽然覺着自己坐在大廳裏。兩個穿黃衣的，像差官模樣，在院子裏朝我跪下，說奉大王命，請我正詫異，但又忽然覺着自己已經坐在轎子裏。黃衣人在前領導，隨從者有幾十個，都是我從前的舊人，而已經

死了的。一會，我們就來到一處地方，建築高大，像是京城的樣子。一個黃衣人就走到一所大殿上，向那個像是所謂大王的人稟白了幾句。那人立起身來，向我說道：「子淵，還認得我嗎？」我道：「你莫非從前的蔣齋麼？」我說了這話，馬上就有人呵斥我，說不應直犯王諱。那人就說，「他是我的舊友，你們不必嚇他。」又和我說道：「子淵，你的官應居一品，壽應至八十，因犯三大罪，十二小罪，故官降三品，壽減一紀。」我聽了這話，很吃一驚，道：「我難道死了嗎？」蔣說「你非死，怎得到此？」他就叫人把簿籍拿來，叫我自己查閱，那本書裏，眞奇怪，我的生平行事無一不載。末了，並總結一筆功過。我因此求蔣設法延長壽命。蔣道：「這不是我能設法的，要上帝做主。我只能爲你耽待罪名，寬假你二十天，辦辦後事吧。可是你也不要太爲子孫打算啊。」說了這話，他仍就叫黃衣人送我出來。半途，他又叫我回去，說我這番來，不看地獄，怎能警告世人。於是那黃衣人又領我到各處地獄去看。景象係慘凄不堪，看都不忍看，我只得狼狽的奪路而逃。路上所見，不少冠蓋之客，都是死去的朝友，間或互相握手寒喧。以後漸漸出城，漸漸昏黑。忽然看見一燈微明，近看原是自己的軀殼。我心裏有些作嘔。忽然，那送我的人把我一推，我就不知不覺的醒過來了。』這些話，雖然不盡可信，但陸深是文人，想不會欺哄人的，看他所說，倒頗有西方詩聖但丁的風趣呢！（五茸志逸）

十三　陸深的交游

(1) 同朝朋友

打開陸深自己的著作，看他的書札，我們可以知道他的交游很廣，朋友很多，名字不勝枚舉。他和嚴嵩

也是朋友。但那時嚴尙未耑權，奸惡的面目也未曾顯露，並且他倆是同榜進士。我們倒不必這樣武斷，說他和嚴嵩來往，就算不好。此外顧鼎臣的死，他曾代做墓誌銘，可想見他倆的交誼。在山西時，那按察使潘鑑也是同年，和他很表同情，爲了劉鎧一案。其他跟他有特別關係的，更不必去說了。（儼山集）

(2) 張電・顧從禮

他還接引了兩個同鄉人：一個係張電；一個便是顧從禮。這兩人都是跟他學習書法的，但沒有「功名，」以「布衣」的身份跟着他到那時的北京。後來，經他的紹介得了夏言的援引，竟然很蒙朝廷的寵信，都授官職，以書法做內廷的供奉。兩人的結果都比陸深好。而顧則除書法外，並知醫，後來夏氏爲嚴嵩所害，只有他去代爲收屍，可見人也很義氣的。（南吳舊話錄）

(3) 徐禎卿・楊學禮

徐禎卿是陸深少年時代的朋友，但徐竟未曾得意，所以聲名也就平常。還有個楊學禮，是他的忘年交，也落魄不第。傳說楊有一件故事，是這樣：他曾經做「春興」七絕一首，道是：「薔薇枸杞滿庭栽，靜掩柴扉晝不開。蛺蝶不嫌春色少，隔牆飛去又飛來。」給本地長官曉得，長官也很稱賞。後來因訟事牽連，那長官道：「你不是做薔薇枸杞滿庭栽一首詩的麼？這樣的襟懷，怎得干與俗事。」就把他釋放無罪。（同上書）

十四　陸深的書翰

(1) 書札小品

陸深寫給楊的書札，有十五通。每通的文字，很有明人小品的神味，茲錄一通如下，以見一斑：「唐橋夜別，情感萬端，抵家不至勞倦否？深南來一行人皆賴尊庇粗適。輕舟軟輿，上下山水間，如在畫圖，不知身是還客也。入閩尤勝，大都丹厓碧潭，隨處而有。至於橫巘絕壁，倚天卓立，白雲英英，卷舒其下，剞劂點綴，疑有神工鬼斧，不可名狀，每每忘返。悔恨不強東濱（楊學禮字）來共此，為之悵然！……」（儼山集）

(2) 法書淵源

他的書法，是很有名。少時，所作小楷，就很精緻，他自許有黃庭經的意趣，但尚未脫趙孟頫的遺緒。至於行草，則宗法李北海，而依舊「出入吳興」，到晚年，更加神妙。李廸昆說，曾見他在研光綾上寫「南還」各書，風骨遒美，神采奕奕。在他的著作裏，我們看到他題跋碑帖文字，也很不少。可見他的書法是淵源有自的了。（南吳舊話錄）

(3) 軼事一則

可是，關於書法，就傳說他曾被一個和尚難倒。一次，他去遊逛北平的西山。有一個和尚問他：「聞公學書，作甚麼用？」他答道：「師不學書，又作甚麼用？」和尚道：「但能於不學處盡學之，方許踢翻羲獻！」他大加歎服，告訴他的弟子道：「吾於書法，終負此僧。」（同上書）

十五　陸深的著作

(1) 著作內容

他的著作，有儼山集和儼山外集兩種。前書係徐階作序，文徵明題跋，共一百卷，內容分：賦、歌、謠辭、行、四言古詩、五言古詩、七言古詩、五言律詩、七言律詩、五言絕句、七言絕句、五言排律、七言排律、五言聯句、七言聯句、集句、詩雜體、樂府、樂章、詩餘、詩話、册文、表、奏疏、青詞、讚頌、讚偈、文偈、頌贊、詩徵、講章、策問、議、辯、解、銘、引、序、記、史記、傳、墓誌銘、墓表、行狀、碑、誄詩、哀辭、祭文、雜文、策、題跋、書等目錄，就占厚厚的一帙，可謂洋洋大觀。至於儼山外集的內容，可於徐獻忠的序文中略見一斑。該文略謂：「輯略古義，有傳疑錄；在史館立義，有史通會要；以編修官入試院，有科場條貫；書法造極三昧，有書輯；性嗜古，有古奇器錄；考求聖祖刈夷之蹟及扈從皇上行幸山陵，有平胡錄及南巡、北還日錄；其寓游歷覽，有淮封、南遷日記，有河汾燕間、知命停驂錄，有蜀都、豫章雜抄，有金臺紀聞、玉堂漫筆；其燕私，有春和堂隨筆、願豐堂漫書、春雨堂雜抄，及谿山餘話；又有同異錄，發明格心之業，是皆可以昭世軌，敬人情，名一家言也。」（儼山集；儼山外集）

(2) 名言一斑

陸深的嘉言，載在他的著作裏的，很有可采。他談論「爲學」，則說「士貴博古，亦要通今，博古而不通今，無用之學；通今而不博古，無體之學。」這話是不能和後來晚清的中學西學爲體爲用之說，混爲一談的。關於讀書，他說「讀古人書，須從巳躬合處用工，不可如矮人觀場，隨衆喧喝。」這話是勸勉人云亦云的人。又說到文字：「文章雖小技，要自天地靈秀之氣，藉吾洩之筆端，苟不出之胸襟，何名作家？」他分明是性靈論者，後人又掇拾他的唾餘罷了。他又規勸那些游覽賦詩的人，說「登山涉水之際，專專賦詩，反礙眞樂，當

極騁攀眺，望之興罷，從燈下，或月夕追憶所遇，歷歷在目，然後發之詩文。」一（五茸志逸；南吳舊話錄；儼山集

(3)流傳佳話

傳說當時有一個廣東舉人，叫廖同野，曾經帶着卷子，來進謁陸深，請求指教。他看過後，便問廖：「賢可曾讀西廂琵琶否？」廖頗自命博雅，很奇怪他的話有些不倫不類。後來過了些時，又帶了卷子去請教他。他道：「尚未讀二傳奇，何也？」廖纔有點動心，回來便拿西廂琵琶來讀。再過些時以後，他得見廖的文字，說道：「若蚤讀之，何至眉上更有一人相鬭氣息？」這事傳出來給人知道，都說陸深勸人讀西廂琵琶，稱為美談（南吳舊話錄）

十六　陸深的夫人

(1)持家

他的夫人梅氏，持家很有道，賞罰井然。對於自己的女孩，常說，還是紡織女紅要緊，因為這樣她們纔知道物力艱難。至於刺繡工拙，無關女德，不值得去學的。

(2)築城

上海築城，她捐田五百畝，另出金二千兩，助成其事；並獨力擔任築小東門一處，用金三百。地方上人紀念她，稱為夫人門。原來在陸深生時，就有築城之說，陸深避嫌，不敢有什麼主張，曾因此有遷居之意。此一回

事、是後來發動的了。

(3) 遺言

梅夫人在將病歿時，遺言家人，叫後事不要靡費，說她平生奢儉適中，不要爲衣棺等喪事，遭人笑話。也可說是一個能識大體的婦人。（同上書）

十七　陸深的後裔

(1) 陸楫

陸深的兒子，叫「楫」，字思豫，號小山。少時穎敏，讀書過目不忘，爲文善議論，以父蔭由廩生入太學，著有蒹葭堂稿古今說海。他頗有文名，對於鄉里人士表面似乎客氣，實際上他沒有一個在眼。常說：「兄弟輒有機、雲，固當樂死。」陸深聽到這話，頗不喜歡。一天，父子兩人同到鄧尉山房，看見古松，陸深便規諷他道：「此歲寒之姿，風霜彌茂，而左右雜樹扶疏，爭相掩映，愈覺蔚然有致。大海不擇細流，通之正可懸悟。」話中有話，陸楫意會此後待人便誠懇一些。陸深又在家書裏正面訓示着說：「出口行路，亦須謙恭，若見達官長者，尤宜寡默。汝早有令名，古人以爲不幸，須防造物忌之。」這話不幸就給陸深說中，他結果是有才而不壽，年紀沒有四十，就亡故了。（同治志；南吳舊話錄）

(2) 陸郯

陸楫生來多病，沒有兒子，陸深頗爲發愁，於是置酒大會族黨，暗中物色一個承繼者。陸郯的關係，在宗

法系統上，比較疏遠，又很貧乏，最後纔到。那時，他纔十歲，布衣草鞋，飲啖自若。陸深就問他：「你能牧牛未？」鄴回答道「饑飽得時，稍不馴，揚鞭而未下，如提則已耳。惟力不欲輕用；否則，着意捶其受痛處，使服吾勞，牛雖猛，不啻雛犬也。」陸深大喜，因蓄於家。後來陸深病歿，梅夫人竟以他為嗣孫。鄴字承道，號三山，以蔭官都察院都事。那時臺長因他是世家子弟，很瞧不起。等到會議的時候，他援據典故，風發泉湧，纔改容加禮。後授官石阡守，地方羣苗雜居，徭役繁重，他仿照蘇屬一帶所行的條編法，著為令，吏民均感厚德。此外，善政也不少。死時，和他的祖父陸深並祀鄉賢。（同上書）

(3) 陸塒等

陸鄴以後，子孫簪纓不絕。他的兒子，一個叫「塒」，字舜封，以博聞強識稱；一個叫「塄」，字舜陟，書法妍秀，出入蘇米。董其昌推重他們，有「二陸詞翰」之目。「塄」的兒子，一個叫「鑣」，字元美，砥礪名行，於書無所不窺，曾輯宗譜四卷，文裕遺稿十卷，補刻儼山文集百餘篇，著有百一詩集。鑣的兄弟叫「鎧」，亦敦孝友，以詩名。此後，直到清末，陸家還是「代有聞人」。（同治志）

十八　陸深的居第

(1) 營建經過

陸深的老家本在浦東，在一五二四年（明嘉靖三年）的冬天，因為饑荒，浦東地方很不平靖，就在浦西地方，於縣城東門內撫院行臺以南，營建居第。據說，基址寬廣，堂房宏大，外門面西，臨街；內設高牆，南面臨

泗門內重堂複道，庭立三門，儼然相府規模。門題「學士第，」東有高閣，因在學宮以後，名稱「鄰黌。」其內室有叫「靜勝軒，」爲退居之所，在累土石做成的假山之下。旁有書齋兩處，一叫「知非，」一叫「知還。」在「靜勝軒」之後，還有一個「知命堂。」

(2) 題聯一斑

那門額係張電所書。堂中有對聯，寫的是：「步玉登金，十八人中唐學士；升堂入室，三千門下魯諸生。」人稱爲實錄。此外，他的得意朋友嚴嵩，在他扈駕南巡，御筆欽命爲翰林院學士以後，曾贈他一詩，有云「行朝特視詞林篆；御筆親題學士名。」他以爲也是實情實事，命他的子弟珍重裱糊，懸掛堂中。

(3) 興廢一斑

到明末時，陸家始稍衰敗，就有縣城少年子弟，在他的居第裏校武，但磚土俱幸未損。入清代以後，陸家衣冠濟濟，聚居如故，那時堂屋還宛然無缺。至康熙時，清政府詔令崇明水師二千人移上海，統率的人，叫「王光前，」預備擇大宅爲辦公之所。這時，陸家的後裔，怕被公家佔有，事先就將建築宏偉的中堂拆去，一時得免騷擾。可惜，四五年以後，清政府又聽從張宸的建議，命水師仍舊回防海口。陸家似乎就多此一舉，房屋是徒然的缺損了。雖然這樣傳說上海的大家第宅，沒有經過百年不易姓的，只有陸家稱爲最久。經過一百五十年以上，傳了六八代以下，都是合族同居，這也是陸家的特色了。（嘉慶志；儼山集；五茸志逸；閱世編）

劉郇膏略傳

（一）劉郇膏的貌像

黑鬚，紅面孔；藍袍黃馬褂；烏靴，赤頂珠。

到過靜安寺，瞻仰過天王殿旁的一座別殿的人們，大概都和這位神道有過「一面之緣」的吧。

那末，這位神道是誰呢？

看那神龕前的香案上，供奉着的牌位，寫的是：

「賜進士出身誥授資政大夫護理江蘇巡撫江蘇布政使前上海縣知縣松嚴諱郇膏劉公之神位」

原來他就是劉郇膏。

現在他的貌像真夠莊嚴，「令人起敬，」但據一九一七年（民國六年）姚公鶴上海閒話紀載着說：

「……紅頂煖帽，身穿長褂，脚踏方頭靴。頃……見……長褂已舊而污，大約係襯衫。其袍褂已失去。脚下踏兩獸，尤為奇絕……神像之旁，左有一黑面紗帽補服之像；右有二皂帽補服白面之像。大約黑面者係判官身分；白面者係承差身分。何以皆用明代服色？又不可曉。黑面之像撩牙怪狀，有籤筒供人求籤……」

這段紀載留到現在來看，頗令人們起「面目全非」之感。現在神像脚下係木做的踏板，並無所謂「兩獸」，袍褂很鮮明，並不「舊」，也無「污」迹。像旁係一女像，並無黑臉判官和白臉公差的塑像，大概一九一七年（民國六年）以後，該殿經過一度重修，一切情形便和姚公鶴所說的不同了。

（二）劉郇膏的生平

劉的面目我們已經弄清，那末他的身世係怎樣的呢？靜安寺裏牌位寫着的，就是他的官階。雖然沒有詳列年月，總算是最靠得住的他的「履歷紙」了。我們也就不必再來報告一次；以下的話只當爲補充吧。

他是河南省陝州府太康縣人。這陝州府却是漢胡鄕當時和晉朝謝安石的故鄕。鄕的豪俠，謝的淸逸，可以算是代表那地方民族性的典型人物。郇膏產生於這所在；他的性格，是不難知道如何養成以及養成爲怎樣的一種模型的了。看下面的一段紀錄：

「少時任俠喜拳棒，爲人復仇，白晝殺人，人無敢近之者。中年折節讀書，登進士第。出宰上海時，年已知命，而膂力猶强。」（鋤經書舍零墨卷二）

原來他在未入仕途前，人是頗有點豪氣的。直到後來他做上海縣，當時志乘稱他「亢直不阿」，我們仍就想像得到他的個人骨格。

三　劉郇膏的軍功

他不但豪氣，並且很機警。

在當時，他料知太平軍攻克蘇常，必然侵犯上海。在地方官的「保境安民」觀念下，他毅然決定與辦民團。得了長官的同意，紳董的贊助，終於成功了他的志願。在保衛方面，民團的「有警則集，無事則撤」是收相當的成效。

有坍橋鄉人嚴炳將發動起事，爲劉探悉，親往捕殺，事遂平息。

同時，有桂省人佘義政匿跡縣城內，將爲太平軍內應，也被他查得殺却。

這就是他的軍功。現在我們不能說他會打太平軍，會捉漢族同胞去獻媚滿洲人，算是他的偉大而來贊美他，膜拜他，不過，我們感覺得這位劉老先生當時係如何慷慨的抱着對政府對人民的負責心去幹，絕不是那時縣官臨事畏縮，一走了事的可比；也比較那時官場拚命利用洋兵來殺中國人的一般人要稍有「良莠之別」。

他有他的立場。我們只就他的立場來客觀的批評他，不要因爲他是在那時帝國强盜和家賊們勾結一起而來和我們作對的情況下做過幫凶的人，便一概抹殺。

四　劉郇膏的政績

劉的舉辦民團，係就上海城廂及四鄉分劃。城廂內外分爲十六鋪；四鄉分爲六路。上海縣的民團，固以劉倡始；而縣行政區域的規劃，亦不得不歸功於劉。劉氏以前的縣官，吃太平飯，收太平租稅；只知道這一方歸我所管有什麼區域的分劃。到劉氏以後，上海縣行政區域屢次因行政便利而重行區畫，大都以劉的經營爲標準的了。

當時地方官雖似被動的傀儡而政府賦與的特權，却係「日用百科全書」式的。逢迎上司；撫養百姓；收錢糧；打板子；天旱要求雨；大水要防炎；荒年要放賑；兵荒馬亂時候要會帶兵。縣官要具十二種以上不同

的腦筋；所以，做得好，實在不很容易。

劉做上海縣時恰值太平軍事時代因爲他本來懂得一些拳棒，「武事」是不成問題；因而立下軍功。但他的「文治」也有可取的地方。除了縣境的規書外，他做了特著的兩件工作：

（甲）上海縣的定納租稅，貧民俱有土豪包攬，歷來係如此，而到此時此風仍未袪除。劉爲釐定賦則，貧民直接輸官，減去許多勒捐敲詐的苦痛。

（乙）上海縣每逢命案發生，舉行檢驗，地方痞棍勾結衙門公差，常無端嚇詐，藉以圖財。苦主冤罪與否，不必談，即鄰近居民亦遭殃及，多致破家。劉嚴令禁絕，將一切搭棚官廳供應費用，定下章程，倡募捐款，歸地方慈善機關同仁輔元堂經辦。

這兩件看起來雖似不重要，而對於老百姓的利益，却是實際的。其他，如維持書院經費，修築河塘等等，也值得記憶。

五　劉郇膏的家族

劉氏的立身處世，可算得母氏的訓導。

他的母親係在封建社會堪稱爲「賢明」的人，劉折節讀書，承受母教，是不必說。就是他初入仕途時候，所得俸金係很微薄的；他的母親不惜賣去田產，以爲資助。囑令「毋取民間絲粟」

後來郇膏在縣任時，太平軍事緊急。劉母本住在蘇州，特爲趕到上海來，說：「吾入城，人心始定。」每次

劉氏出戰母常以「義無返顧」訓勉至再。

劉有一妾也能對劉有所幫助。在劉和太平軍作戰時，她也去參加。有下列一段紀載稱

「能開六石弓匹馬單刀迎「賊」於龍華鎮，十盪十決，殺「賊」以數十計，卒以奮勇直前馬蹶遇害，然賊鋒亦因之頓挫。」（劬經書舍零墨卷二）

我們可想她的勇敢。

她姓朱，爲南匯人，靜安寺裏劉像旁的女像，很令人懷疑就是她。但無志乘紀載，不敢斷定。

六　劉郇膏的神化

後來，一八六六年（清同治五年），劉母病歿於劉署蘇撫任內。劉告丁艱，扶柩回到河南故鄉，不久，卽死。李鴻章曾以「照軍營立功後病故例」奏請清廷賜䘏。

中國人的傳統觀念，以爲就是一個平凡的人，死後也會神祕起來。倘有些人做了「驚天動地」的事情，死後立刻奉爲神道。像劉郇膏，自然難逃此項公例咧！

我只告訴了你他在靜安寺裏的牌位。那牌位前，還有一座小牌位，是要留在這裏來告訴你的，上面寫的是：

「本寺列入伽藍
楊公大人　劉公大人　痘神老爺
包公大人　岳武穆王　胡老大仙
護法尊人之寶座」

「痘神」「胡仙」是通俗的偶像，「楊大人」不詳，俱不去說他。所謂「劉大人」者，即死後的劉郇膏無疑。他竟與岳飛包拯並列，一般平民對他的尊敬可想。

但據姚公鶴上海閒話載云：

『每年出會，名曰「劉大人放賑。」經理此事者別有一會。壁間貼劉大人會首名單，凡會首即有數十百人，其非會首之普通會員人數之衆可想。』

大概初奉祀時，原來尊敬的意思尙未模糊。到後來，劉的「神化」歷來傳說和印象已很久，一般人昧於他的生平，因其爲神，就此從而神之。這中間或許有別的作用，可是劉的身世，却更加神祕不可思議起來了。

王韜事蹟考略

王韜就是世俗傳說的長毛狀元，但事實完全不符。我們因爲他在上海居住有二十七年的長久，又是一個老上海，同時也是一個灌輸新學的先進，所以他的生平，覺得有特地考證的必要。

一　王韜上書太平天國的嫌疑

歷來著作家，凡是述及王韜的事蹟，幾乎無書不錯。例如商務的中國人名大辭典，在王韜一條下，註着「官學省以偏祖太平軍去職，遠適重洋。」又如太平天國詩文鈔載着「蘇州王畹上忠王取上海策，」並說明王畹後改名韜，字紫詮。文明書局的太平天國野史也有「王畹（即王韜）上忠王取上海策」一條。

四明柴小隱梵天廬叢錄更明白地說：「王紫詮韜上忠王書，洋洋數千言，皆致清軍死命……。」王韜初名瀚，字紫詮，一生沒有做過官，這是大家知道的，而王瀚和王畹是否是一個人，却還沒有人考證過。

王韜從道光廿九年秋到墨海印書局傭書後，一直到咸豐十一年冬，都在上海任事，絕無和太平軍發生關係的可疑。後因母病返里，又因冰雪及兵亂，道路不通，重返上海，已是次年四月。滬上官場在他未回以前，便傳其通太平軍，所以他在四月中的回歸上海，原是想當面折辯的，不過當時的官却不容他辯白，一定要認他通敵，一定要照軍法辦理。雖則有外國人竭力替他說項，然而愈說清軍愈疑，因此他最後只好逃往香港，不敢再留在上海了。

關於勾通太平軍的嫌疑，在王韜的著作中，可以發見不少的辯白，尤其是逃往香港時，在途中所作的「南行」一詩，說得最詳細。今將中間的一段摘錄於次：

「……臣韜切鄉里，悲懷曷能釋，裂眦復握拳，誓將身一擲。維時當事者，徵訪到蓬藿，謬博愛士名，每見屢側席。一言許馳驅，冒危遽捧檄，置身豺狼近，殺賊先結賊。陳平縱反間，彼自翦羽翼，當已團鄉兵，聯絡盡郤僻，人寡擒賊虛，發遲侯賊隙，謂將制賊命，反正在頃刻，豈料讒謗興，遽已疑形跡，知多止棘蠅，不少含沙蜮，心求此何因，豈以言切直，負罪杜牧書，傷時賈誼策，見者輒詆訶，追諒由忠感，今者藉有端，其禍且不測，扁舟抵死往，既聞敢避匿，誰將我辭陳，披見此肝膈……。」

原詩見蘅華館詩錄卷三，共一百韻，先說個人身世，次及傷時憂國，再說被謗及出亡的經過，直到香港爲止。

又弢園文錄外編卷十一「弢園老民自傳」中也有一段明白的記載：

「……維時賊於蘇郷遍設僞官，立董事，皆士著人，暴斂橫征，僞卡林立。老民固素識諸董事，密相結納，說以反正，言曾帥善用兵，祇以方勦上遊，未遑兼顧，今安慶已復，援軍旦夕必至，不可不自爲計。因激以忠義，勉以功名，令諸董事入賊中說頭目，結內應，皆有成說。其黠者亦從而徘徊觀望。老民密縱反間，使賊黨互相猜貳，自翦羽翼。諸內應者多急欲見功，勢頗可乘，而當事者遽以通賊疑老民，禍且不測，聞者氣沮，老民急還滬上，猶思面爲折辯，顧久之事卒不解……」

看了以上兩節，可見王韜正想施行密計，藉以邀功。至於上官的所以忽見猜疑，在「述哀」一首詩裏，有「儒生報國苦無術，欲縱奇間先結賊，彼反覆者稱梟雄，卽假其手翦羽翼，此意未先白上官，誠恐謀洩身難完」幾句，可知用計是他個人的私意，別人不知道他的眞相，那得不起疑心。關於上書忠王的事情，在弢園尺牘第六卷「與英國理雅谷學士」的信裏，也有一點辯白，中間有一段這樣說：

「……辛酉冬杪，母病在里，倉卒奔視。旋以兵阻，雪窖冰天，道途梗絕。韜里去吳門尙四十里，蓋皆民居而非賊窟，固蘇滬之通道也。壬春方擬回滬，忽聞官軍緝獲賊書，指爲韜作，當事不察，竟論通賊。忌毀者衆，百喙莫明。然而韜竟冒險往滬者，誠以區區之心可白無他。盍進甘蒙隕首之誅，而退不甘受附賊之罪；退則猶可緩死，進則必無一生，而韜竟舍生取死者，其志亦斷可識已……」

總觀以上各節「殺賊先結賊」的奇計，是在督辦諸翟郷團練時做的，而他的回里省親還是辛酉年

冬季的事。據珊瑚舌雕談的序文上說，他留滯里中三閱月，到同治元年四月纔回到上海。由此推算，他離開上海是在辛酉年的冬末已在結賊之後。我們再考究他爲何返里後不立即回上海，以便發動他的妙計呢？查同治上海縣志祥異志，和「咸豐十一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大雪，至三十日始止，門戶被封，行人路絕，黃浦冰，至正月十三日始解。」又查兵防志，知「同治元年正月，賊紮營王家寺周圍里許，僞忠王踞之，分犯寶山，直逼吳淞口；青浦、嘉定賊出屯閘北、川沙、南匯賊駐高橋，遙爲聲勢。」那時候祇有上海城和西人租界附近，還算平靖，其餘就遍地干戈了。自從會防局成立，外國兵幫忙，李鴻章率援兵於三月十一日到滬後，清軍的大勢纔見振作，又自四月初三日中西兵攻克嘉定，十四日攻下青浦城後，百姓始得暫停喘息。那麼信上所說「雪窖冰天，道途梗塞」的話，確是事實。他是四月下旬回到上海的，那時太平軍已暫退，自然可以通行了。但是去年年底，又怎樣回去的呢？原來在十一月中太平軍大部分調到浙江，進攻杭州，等到十一月念八日杭州陷落後，太平軍便沿海而東，連陷金山、柘林、奉賢、南匯及川沙，所有兵警都在黃浦左岸，滬西一帶並不十分緊張，當然還可以通得過。再查王韜上忠王攻上海策是在七寶壘發現的，（實際七寶壘就是上文所說的王家寺，離七寶還有不少里數）而李秀成的到王家寺，依上海縣志的紀錄，是在同治元年正月。王韜以督辦團練的資格，開口殺賊，閉口殺賊，又常向當道獻治平方策的人，未必敢冒天下的大險，特地敲開了河裏的冰，趕到烽煙滿地的太平軍佔領區域，向素來要殺要剿的敵人冒昧獻策，以生命博出身吧！

統觀王韜一生行爲，及其所寫的文字，絕少革命思想。就如受傭於墨海一端，在他寫給朋友的信裏，常

說西人不好，然而他並不掉頭棄去，一連做了十三年，不是誣陷事情發生，還不會脫離哩。不過他對於別人，却也不得留情，見到不合的地方，往往直言不諱，無論在他的信內詩內文章內，都可以看到。他對於當時官吏的庸闇無能，尤其痛心疾首。如詩錄卷三「賊至」云：『吏才惟見籌軍食，將略徒聞築堡碉，賊至城空兵不戰，民窮財匱盜如毛……』如文錄外編卷十二的「擇將」、「用兵」、「肅官方」幾篇，極言政治的不堪，兵將的無用。這一類指斥當時官吏的文字，散見於詩文尺牘中的非常之多，祇要有一兩篇流傳到當事的眼目，就有記仇記恨的可能。況且上忠王書的人署名叫王畹，王韜的原名叫王瀚，同是蘇州諸生，同是姓王，名字的聲音又相近，加以洋洋數千言，洞中要害的大手筆，普通文人是做不來的，而王韜的文才本早著名，又常好談時務，當然是最合式的嫌疑犯。再有記着仇恨的人推波助瀾，並發見尙有其他通敵形跡，在這樣情形之下，還有那一個否認不是王韜的呢？

王韜不是王畹，最有力的證據，是他敢親自到上海來折辯。在兵事緊張期間，殺一個無權無勢的嫌疑犯，事情太平常了，王韜不是傻瓜，如果眞有上忠王策的事，如何敢來以身試法？

還有一個證據，據親眼看見王畹策書的陳其元，在他所著庸閒齋筆記中，雖則記有這件事，然而並不將上策人姓名寫出，僅說：「蘇州諸生某某，上僞忠王書，具陳攻取上海之策……賊平後，某遁入美利堅墨海書院以死。」陳其元是同治十年時的上海知縣，同治元年正在上海李鴻章處求事，他和許多大官僚的幕府都有往來，所以能在江蘇巡撫薛煥幕中見到。（其時江南祇剩上海一隅，不屬太平軍，故巡撫及藩臬

兩司俱駐上海）商務的太平天國文詩鈔，文明書局的太平天國野史，所記上忠王攻上海策，都是從庸閒齋筆記上一字不易的轉抄而來，祇加上了王畹的名字罷了。確實指明王畹即王韜的始作俑者，是滿清末年編近世中國祕史的捫蝨談虎客，在第二編「續記咸同間用兵軼聞」第十四節就是記的王畹一條，並且聲明采自庸閒齋筆記，但在記畢了原文以後，又加上他自己的按語說：「王畹後改名韜，字紫詮。入民國後，一切出版品凡是講到上忠王策的故事，都用以上二書作祕本，而王畹即王韜便成爲一定不易無需證明的公理了。

庸閒齋筆記成書於同治十二年，而陳其元做上海縣，王韜以普法戰紀出名，都是前一二年的事。如其上忠王取上海策果眞是王韜所做的，筆記中便不應有遁入墨海書院以死的話。就從這一點觀察，王畹當另有其人，不能確定准是王韜。不過王韜的通敵，誠屬事出有因，這是他自弄聰明，想徼倖進身的一種企圖，不幸弄巧成拙罷了。至於上忠王策一事，確少實據可查。

二　王韜的家世

要考證王韜的家世，祇看弢園文錄外篇十一卷裏的弢園老民自傳，和先室楊碩人小傳兩篇，便可明瞭十中八九。倘使再看蘅華館詩錄第二卷裏的悲秋曲，第三卷裏的哭舍弟和述哀，第四卷裏的哭伯姊哭亡女苕仙及衰宗等幾篇，再從尺牘方面看他寫給許多親友的信中，對照參證，那末他的家庭狀況，簡直可以纖屑不遺地完全表露出來。下文便是考得的結果。

在蘇州城東南五十多里有一個用直鎮，鎮在唐代名甫里村，以有陸龜蒙的隱居而得名。王韜便是生長在這個鎮上的。他的祖先原是崑山籍，遷到甫里村不過兩代，就產生了王韜。據他的自傳和衰宗一首詩裏說，崑山王氏本係有明巨族，做官的很不少，明末兵亂，闔家殉難，當時僅僅逃出來一個十七歲的青年，因爲出贅別地，始得保存了王氏一脈。這個青年就是王韜的七世始祖，名字叫作必憲，必憲生晉侯，晉侯有三子：長詒孫，次繩武，幼遜修，但次幼兩子俱無後，僅詒孫留有一子，名鵬翀，字載颺，以上四世俱居崑山讀書習儒，有聲庠序。載颺品端學博，尤爲士林推重，惜早死。載颺死後，遺子尚幼，因戚屬中有覬覦他產業的，因此遷居甫里村。這個幼子便是王韜的祖父，名科進，字敬齋，以經商爲業，長娶李氏，先生淞溪，次生昌桂。昌桂字肯堂，又字雲亭，九歲已盡讀十三經，一時鄉里譽爲神童。後業儒，長於經學，家貧授徒自給，足不履城市。昌桂娶陳墓鎮朱氏女，初生三子，後因傳染痘症，十日內相繼俱死，嗣後求禱於杭州，纔又產生王韜，下地的一天，正是道光八年十月初四日。

王韜在十八歲上以第一名入縣學，後次年便在陳墓鎮處館授徒。二十歲正月娶楊雋的第三女，就是楊引傳（字醒逋）的胞妹爲室。當年的十一月便生一女，楊氏名保艾，字夢芳，嫁後改字夢蘅，夫婦間感情極洽，惜僅四年即死，其時王韜早已移家滬上，所以是死在滬寓的。死的一年王韜僅二十三歲，楊氏是二十四歲。隔了好幾年之後，王韜方纔續娶林氏女爲繼妻，時期當在從兄死後，觀弢園尺牘卷二「寄曹竹安茂才」的信，始露續娶的意思，而咸豐七年在鄉間養病時，便有寄紅蕤閣內史的詩，所以續娶一節當是二十

八九歲的事，林氏是臺灣人林謙的長女，名琳，字泠泠，嫁時祇得十六歲，嫁後改字懷蘅。這一位夫人對於他的冶遊監察極嚴，但後來曾經共歷患難，所以王韜很能聽從她的話。又在王韜寫給伍秩庸的信及哭亡女苕仙的詩裏，可知居香港時在五十歲那年，也曾娶過姨太太，不過沒有生育過兒子。

王韜自己並沒生過兒子，祇有兩個女兒，長女名婉，字苕仙，楊氏所出，在二十二歲上，王韜正居英國譯經的時候，嫁給湖州人錢徵，到三十二歲便死。次女名嫻，字樨仙，生不能言，亦不知世間一切事，後來結果怎樣，在王韜的一切著作裏都沒有提到過，簡直是不能查考了。王韜的女婿錢徵，字昕伯，是一個秀才，眼目極度近視，因此自號霧裏看花客，曾任申報館總纂。

和王韜同胞的，還有一個姊姊，一個兄弟，在他兄弟之前，曾經有過一個妹妹，不過生下來不滿一年就死的。他的姊姊名瑛，字伯芬，比王韜長三歲，嫁吳村周姓子，同治十二年六月患喉症死。他的兄弟名利貞，字叔亨，一字諮卿，比王韜小六歲，娶夏柔淑爲妻。利貞讀書未成名，兼染煙霞癖，咸豐十年便死，年齡祇得二十七歲。他的妻子夏氏在咸豐七年早就先亡了。

王韜的伯父號淞溪，從兄號竹筠，竹筠生三子：長端甫，仲拙甫，季恂甫。長子謹慎有材幹，業商；仲子殊愚魯；季子倘黠慧，但好賭博。竹筠於咸豐五年病死，端甫亦在同月內死，拙甫在太平軍亂時受刀傷不起，恂甫於光緒三年貧困而死，其時王韜年正五十歲，自己既乏子息，而從子俱已物化，所以除以詩哭恂甫外，還做了一首「衰宗」的詩，句極沉痛，載在衡華館詩錄卷四。

王韜的師友，在本鄉有顧惺、楊引傳、許起等人；在上海時以蔣敦復、李善蘭、管嗣復數人最稱莫逆。

王韜初以家境不佳，受傭於墨海印書局，嗣於太平軍縱横蘇杭時，因急求進身仕途的緣故，以致横被誣陷，幾遭不幸；後來久客香港，足跡東至日本，西遊英法。老來重返上海，充任格致書院山長。嗣一子，有孫，老境尚算不惡。

三 王韜一生事略

王韜是清代道咸同光間人，長洲縣籍，生在甫里村，死在上海寓廬，享年七十歲。生時文名極著，兼識英字，留心世事，好談時務，幾次上書當道，未能見用。同治初元以避難遠適香港，閉戶讀經著書。後更西游英法；東至扶桑，光緒十年返滬，租跑馬廳旁的房屋寄居，晚年在西城自建城西草堂，未久卽病歿。

王韜的一生事跡，半見於居香港時所作的弢園老民自傳（載弢園文錄外編卷十一），半見於蘅華館詩錄、弢園尺牘及其他投贈序跋等散文。茲將考證所得，按年排比於次。

道光八年戊子，十月初四日生。父昌桂，母朱姓，居甫里村。

道光十二年壬辰，五歲。時由母氏口授字義，夏夜乘涼，並爲講述古人節烈故事。

道光十四年甲午，七歲。弟利貞生。

道光十六年丙申，九歲。通說部，讀經書。

道光十九年己亥，十二歲。從父讀書吳村，生平學問從此開始，並學作詩。（珊瑚舌雕談序及尺牘續鈔

序）

道光二十年庚子，十三歲。仍讀書吳村，始學箋札。（同前）

道光二十一年辛丑，十四歲。仍在吳村，始學作文。（同前）

道光二十二二十三兩年，仍係從父在吳村讀書。（同前）

道光二十四年甲辰，十七歲。父授徒於家，乃返甫里讀書。（珊瑚舌雕談序）

道光二十五年乙巳，十八歲。以第一名入縣學，其文頗得提學使張小坡稱賞。他本名利賓，自此改名瀚，字懶今。

道光二十六年丙午，十九歲。在陳墓鎮處館，自此博涉羣書。秋從父及師顧惺至南京應試，不第。（豔史叢鈔序及板橋雜記跋）

道光二十七年丁未，二十歲。正月完娶，十一月育一女，字苕仙。（先室楊碩人傳）是年父至上海，在北關外授經，因返甫里村教書。（珊瑚舌雕談序）

道光二十八年戊申，二十一歲。春間侍父到滬，勾留三宿，作滬上感事詩七言律四章。（蘅華館詩錄卷一）是年仍在家教書。

道光二十九年己酉，二十二歲。上半年仍在家教書。六月父死，秋臥病，墨海印書局西人麥都思遣使再聘，乃於九月來滬傭書。臘底曾返鄉一次。（先室楊碩人傳）

道光三十年庚戌，二十三歲。春移家滬上，奉母教弟。不久，鄉間多訛言，楊家遣舟來滬，促令雙歸，乃使其妻返里；八月中旬重迎妻至滬，僅十餘日即病，九月初謝世。（蘅華館詩錄卷二悲秋曲）

咸豐元年辛亥，二十四歲。仍在墨海任編輯。春間始稍作綺遊。（海陬冶遊錄序）

咸豐二年壬子，二十五歲。仍在墨海，春間友人勸其致力時文，因而又從江駕鵬請教。十二月始識蔣敦復。（見尺牘瀛壖雜誌及淞濱瑣話）

咸豐三年癸丑，二十六歲。仍在墨海，與西人艾約瑟同譯格致西學提要。（見西學原始考跋）夏有病，杜門養痾，作海陬冶遊錄三卷；（見原書自序）又著瀛壖雜誌二卷。（見原書序）

咸豐四年甲寅，二十七歲。仍任墨海編輯，曾於臘底旋里一次。（尺牘卷二寄曹竹安茂才）

咸豐五年乙卯，二十八歲。仍在墨海傭書，春間從兄竹筠及長侄在同月內去世。夏間日與蔣敦復、李善蘭、郭友松至城隍廟東園飲酒賦詩，作消夏集。（尺牘卷二）

咸豐六年丙辰，二十九歲。仍在墨海供職。八月墨海主人麥都思返國，抵倫敦三日即歿。（尺牘卷三寄應雨耕）秋末返崑山應試，曾間道旋里，留二日即回上海。歸滬後左足生疽。（見尺牘卷三）

咸豐七年丁巳，三十歲。仍館墨海，足疾未愈。五月中母弟放舟迎歸養病，後重返上海，經西人合信治愈。（尺牘卷三及珊瑚舌雕談序）

咸豐八年戊午，三十一歲。在墨海與西人艾約瑟同譯格致新學提要，九月遊杭州。（西學原始考及蘅

華館詩錄卷三）

咸豐九年己未，三十二歲。仍館墨海。上書巡撫徐有壬，進言和戎、防海、弭盜三大端，前後凡十數通，皆蒙優答。

咸豐十年庚申，三十三歲。仍在墨海。春江南大營潰，太平軍連克丹陽、常州，四月十三日克蘇州。上書當事言平賊方策，並陳管見十條，及續陳十條。嗣又陳杜賊接濟管見十四條。（尺牘卷四卷六）夏秋間奉檄督辦諸翟鄉團練。八月弟利貞病歿於鄉。（詩錄卷三）

咸豐十一年辛酉，三十四歲。仍傭書墨海，兼督辦團練，時曾國藩屯兵安慶，上書論賊可破狀。（重刻曾文正公文集序）冬杪，因母病旋里省視。（尺牘卷六）

同治元年壬戌，三十五歲。春因道梗，留家三月餘，撰臆談四十四篇，四月返滬。三月間，中西軍隊攻克王家寺太平軍壘，獲王畹上忠王攻上海策，忌者咸指爲王韜所作。到滬後知官方不容其辯白，乃避難於外國領事館，歷一百三十五日，七月二十四日其母憂急死，未能親視含殮。時英領事麥華佗，英人慕維廉力代王韜請求官廳緩頰，並轉請駐京公使進言，事終不解，乃於閏八月十一日乘船赴香港，到後卽由英人理雅谷招往佐譯尙書。自此改名韜，字仲弢，一字子潛，自號天南遯叟，冬眷屬抵港。（自傳、蘅華館詩錄序，火器說略序，珊瑚舌雕談序，及弢園文錄外編卷十二）

同治二年癸亥，三十六歲。居香港，擬輯毛詩集釋。

同治三年甲子，三十七歲。居香港成毛詩集釋三十卷與理雅谷參考。十一月遊廣州。（尺牘卷六）

同治四年乙丑，三十八歲。居香港曾代友人黃平甫作上蘇撫李宮保書。（尺牘卷七）

同治五年丙寅，三十九歲。居香港讀書著述。

同治六年丁卯四十歲，仍居香港冬應理雅谷招至英國佐譯中國經籍，道經巴黎、倫敦。抵英，居蘇格蘭。眷屬旋滬。

同治七年戊辰，四十一歲。居蘇格蘭纂春秋左氏傳集釋。長女苕仙在滬嫁吳興茂才錢昕伯。（蘅華館詩錄卷四）

同治八年己巳，四十二歲。居蘇格蘭，仍佐譯詩書春秋左氏傳三經。冬遊愛丁堡。（尺牘續鈔卷五呈邵彼村觀察）

同治九年庚午，四十三歲。二月自英返粵，道出巴黎，謁法名儒儒蓮。到香港後輯成法國志略六卷。（自傳及法志序）

同治十年辛未，四十四歲，居香港。四月成瀛壖雜志六卷。六月輯成普法戰紀十四卷，由張芝軒代爲口譯。

同治十一年壬申，四十五歲。仍居香港著書。湘鄉曾國藩擬招其至幕府。（普法戰紀序及重刻曾文正公文集序）

同治十二年癸酉，四十六歲。香港同人集貲設印局，創辦循環日報，延韜總司其事。六月姊伯芬患喉症

死。是年著甕牖餘談八卷。（原書序文及詩錄）

同治十三年甲戌，四十七歲。仍在香港主持日報。

光緒元年乙亥，四十八歲。仍在香港辦報，著遯窟讕言十二卷。（原書序文）

光緒二年丙子，四十九歲，居香港辦報如舊，但請洪幹甫代主筆政。刊弢園尺牘。（原書序文）

光緒三年丁丑，五十歲。仍居香港，兼理報務。

光緒四年戊寅，五十一歲。仍居香港，作海陬冶遊附錄三卷，餘錄一卷，花國劇談二卷。秋彙刻豔史叢鈔。（俱見原書序文）十月長女苕仙去世。

光緒五年己卯，五十二歲。春返上海，並至蘇州勾留三宿。閏三月自滬乘船至日本，經神戶、橫濱而抵東京，前後共百餘日，日與日本人士及駐日中國使館中人游，詩酒往還不絕。七月十四日，重回上海，八月初一日返香港。重陽節至揭揚謁丁雨生中丞，並隨方照軒到潮小住。（自傳，詩錄，及尺牘續鈔卷二）

光緒六年庚辰，五十三歲。居香港，仲春後多病，作弢園老民自傳。入秋患咳，兼有咯血，冬杪復患目疾。是年五月蘅華館詩錄付印。（原書序文及尺牘）

光緒七年辛巳，五十四歲，居香港，目疾至三月始痊。冬印局以隣右失火，排印著述半遭火刦。（見詩錄卷六）

光緒八年壬午，五十五歲。春自粵返滬，至蘇州，並於四月下旬自蘇返甫里，計已二十一年未到故鄉。（

蘅華館詩卷六及珊瑚舌雕談序）七月中元節前重回香港。（華陽散稿序）秋冬之交，舊疾復發，至廣州尋醫。（尺牘續鈔卷二答管秋初少尉）

光緒九年癸未五十六歲。春忽患風痺，幾於手足拘攣。四月返蘇養病，至十一月始回香港。是年刻弢園文錄外編。（蘅華館詩序，及詩卷六，及弢園文錄外編序）

光緒十年甲申，五十七歲。三月自香港移家返滬，寄居淞北寄廬。是年成淞隱漫錄十二卷。（尺牘續鈔卷四，詩卷六及淞隱漫錄序）

光緒十一年乙酉五十八歲。居上海寓所，仲春游蘇州。四月立夏前一日回甫里掃墓。是年創辦弢園書局，以木刻活字印書。（尺牘續鈔卷四卷五，及珊瑚舌雕談序）

光緒十二年丙戌，五十九歲。居滬，秋格致書院中西董事公舉爲掌院。（尺牘續鈔卷五呈邵筱邨觀察）

光緒十三年丁亥，六十歲。仍居滬任格致書院山長。春遊西湖。是年成淞濱瑣話十二卷。（尺牘續鈔序及卷六，又淞濱瑣話序）

光緒十四年戊子，六十一歲。居滬。冬應山東巡撫張朗齋招，至山東游覽。（見鄒弢三借廬賸稿有隨弢園師次紅花埠題壁詩）

光緒十五年己丑，六十二歲。春自山東還滬，患腸紅症。是年刊春秋日食辨正等四種名經學輯存。（西學輯存序）

光緒十六年庚寅六十三歲。重訂衡華館詩，並刻西學原流考等六種，名西學輯存。（俱見原書序文）

光緒十九年癸巳，孫中山先生來滬，由陸皓東介紹與王韜相見。韜一見總理，驚爲奇才，並爲函介於李鴻章幕友羅豐祿（總理年譜長篇初稿）。是年蘇松太兵備道龔照瑗曾助資刻書。暮年在上海城內西部自建城西草堂，以爲讀書娛老計。（尺牘後序及上海縣續志）

光緒二十三年丁酉，七十歲。夏四月卒於城西草堂。（蔡爾康鑄鐵庵讀書應事隨筆稿本）

以上僅就年代確實可考的依年排列，尚有事跡重要，而年份極難確定的俱未列入，好得原書俱在，不難覆案。再上文不指明出處的，大都見於弢園文錄外編卷十一弢園老民自傳。

四　王韜的著作

王韜一生，著作着實不少。自總司香港循環日報後，他的作品便大都借報端發表。同治末葉，上海申報也轉載不少長篇如普法戰紀；短篇如言志、法國儒蓮小傳、送理雅谷回國序等，不可悉數。關於討論時務的文字，有四篇收入皇朝經世文續編及三編；敍述輿地風土的作品有七種收入小方壺齋輿地叢鈔；另星小品，載在申報館所刊寰宇瑣記及瀛寰瑣記中的，尤難列舉。據「弢園老民」自傳說生平著作凡二十六種，書名是：

春秋左氏傳集釋六十卷　火器說略一卷

春秋朔閏考三卷　乘桴漫記一卷

春秋日食辨正一卷　扶桑遊記三卷
皇清經解札記二十四卷　甕牖餘談十二卷
四溟補乘三十六卷　遯窟讕言十二卷
臺事竊憤錄三卷　老饕贅語八卷
普法戰紀十四卷　淞隱漫錄十二卷
法蘭西志八卷　海陬冶遊錄七卷
俄羅斯志八卷　花國劇談二卷
美利堅志八卷　弢園文錄八卷
西事凡十六卷　弢園文錄外編十二卷
瀛壖雜志六卷　弢園尺牘十二卷
蘅華館詩錄六卷　弢園尺牘續鈔六卷

這都是五十三歲以前的著作。自從五十七歲上回到上海居住後，又寫出不少的文字，如普法戰紀、法蘭西志、遯窟讕言等書並加改訂或增加卷數。據他六十三歲時，序吳孟霖所著的劍華堂續非言一文，曾說共有著作四十餘種，而在六十歲籌設弢園書局時，讀弢園醵資刻書啓所述書目，尚僅三十六種，書名與卷數亦與自傳中所記稍有不同。茲並錄於左：

重訂普法戰記二十卷 已刊
重訂弢園尺牘十二卷 已刊
瀛壖雜志六卷 在廣東刊
弢園文錄外編十二卷 在香港刊
衡華館詩錄五卷 已刊 另三卷未刊
淞隱漫錄十二卷 點石齋石印
春秋左氏傳集釋六十卷 未刊
春秋朔閏日至考三卷 後刊
皇清經解校勘記二十四卷 未刊
華英通商事略一卷 後刊
西國天學源流一卷 後刊
格致新學提綱一卷 後刊
四溟補乘一百二十卷 未刊
重訂法國志略十二卷 未刊
弢園尺牘續鈔六卷 後刊

甕牖餘談八卷 申報館鉛印
重訂遯窟讕言十二卷 申報館鉛印
火器說略不分卷 已刊
扶桑遊記三卷 日本報知社刊
海陬冶遊錄七卷 已刊
花國劇談二卷 已刊
春秋日食辨正一卷 後刊
春秋朔至表一卷 後刊
國朝經籍志八卷 後刊
泰西著述考一卷 後刊
重學淺說一卷 後刊
光學圖說一卷 後刊
漫遊隨筆圖說六卷 未刊
臺事竊憤錄三卷 未刊
淞濱閒話十二卷 後刊

西古史四卷 未刊　　西事凡四卷 未刊

老饕贅語八卷 未刊　　三恨錄三卷 未刊

歐洲芳叢志四卷 不詳　　眉珠盦詞鈔四卷 不詳

見於自傳而不見於刻書啓中的，有弢園文錄、乘桴漫記、俄羅斯志及美利堅志四種，合計在六十歲前的著作恰好有四十種。但弢園文錄一種，據其自述稿已全部遺失，其餘三種，或者是光緒七年印局失火時焚燬亦未可知。此外更有毛詩集釋一種已經輯成三十卷，因見陳碩甫的毛氏傳及胡墨莊的毛詩後箋，以主張相同，便棄去不作。

在六十歲以後的著作，當然還有，徒以一時不易發見，祇可保留待考了。

五 王韜的名字和別號

科舉時代的文人除了做八股文以外，倘使會做幾句弄風吟月的詩，或者更會得一點別樣的技能，往往自命是才子，棄却原來的名號不用，而另外取一個別號。王韜既在十八歲上以第一名入縣學，詩文俱都來得，後來又懂得一些新式的西學，還能稍通外國文字，所以他的自命不凡，尤較其他文人爲甚。統計他的一生，一共用過四個名，八個字，十四個別號。名是利賓、瀚、韜三個，從弢園尺牘卷十「與楊甦補明經」書裏，他還有一個名字叫蘅，不過是單名，是雙名，是乳名，是學名，苦於無法查考罷了。字是子九、懶今、仲弢、子潛、詮、紫詮、无晦、弢園八個。別號是蘅華館主、甫里逸民、淞濱逋客、滬北賓萌、淞北逸民、華鬘居士、天南遯叟、遯窟

廢民、弢園老民、瀛洲釣徒、泰東詩漁、歐西詞客、淞北玉魫生十三個，還有一個叫蘅癡菴主，見弢園尺牘卷一「與陳咏娥書」。

他這許多名字和別號，和他一生的事跡很有關係，所以從名號上考察，也略可考出王韜的爲人。他小時候的名字叫作利賓，十八歲入學後纔改名瀚，字懶今，別號蘅華館主，及蘅癡菴主。三十五歲遁跡香港後，又改名韜，字仲弢，一字子潛，自號天南遯叟。這一堆名號，無非表示遁跡異域，深藏不露，惟恐人知的意思。後來又字子詮及紫詮，那還是子潛二字的化身，取其音同字不同而已。无晦二字仍舊含着韜字的意義，想來也是到香港後纔用的。弢園是他居香港時寓廬的名字，所以五十歲後又自號弢園老民。子九是在上海墨海印書局傭書時的字，讀蔣劍人所寫的「草上餘生記」便可知道，但是後來也還仍舊應用，並沒有完全擱起。他在墨海時常用的別號，有淞濱逋客、滬北賓萌、瀛洲釣徒、甫里逸民等幾個，因爲他是甫里村人，求食海上，寄居北門外，而甫里和上海寓廬俱隣近吳淞江的緣故。淞北玉魫生是他冶游時所用的別號，所以他寫海陬冶游錄和花國劇談，以及替人家序跋香豔的作品，都用這五個字的別號。他到過英國，游過日本，所以又有歐西詞客，和泰東詩漁二個別號。在香港充任報館職務以後，常常自號遯窟廢民。五十七歲從香港返居上海，更號淞北逸民，自以爲從此安居滬地，與世無爭，爲天地間的逸民，以作終老之計了。

王韜的名字和別號，不特保持歷來文人所用名號的最高紀錄，並且他的用法尤其濫得利害，往往在同一種書內連署許多的字和別號。例如弢園文錄外編共署六個字，第一卷用子潛，第二、第七、第八、第九、第

十卷用仲弢，第三、第十二卷用无晦，第四卷用紫詮，第五第六兩卷用子詮，第十一卷用弢園，而名字則同用王韜。又如弢園尺牘一書共署七個別號五個字，濫用的情形尤其出人意外；第一卷字是无晦，別號是甫里逸民；第二卷用仲弢和瀛洲釣徒；第三、第四、第五卷字雖同署仲弢，但三四兩卷別號署淞濱遁客，五卷署滬北賓萌；第六卷用子九和華鬘居士；第七第八兩卷別號俱用天南遯叟，字則一署子潛，一署紫詮；自第九卷至第十二卷概署仲弢及遯窟廢民。在尺牘裏所以要用這許多別號，我們仔細考察起來，知道他並不是無意識的：第一卷的用甫里逸民，表示這許多信是在沒有到上海傭書以前，居住在鄉間的時候寫的；署瀛洲釣徒、淞濱遁客、滬北賓萌的，都是在墨海傭書時寫的；署華鬘居士的一卷，正是被讒受謗的一年；到香港後寫的，便署着天南遯叟；迨總司香港循環日報事以後，便專用遯窟廢民了。由此可見他在同一種書裏用許多的別號來署名，顯然有區分時期前後的意義，不是隨便亂用的。

著者索引

席滌塵